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六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坊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跕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跕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六册　目錄

第十七卷　清　代（中）

附圖（計七十一幅）

第十六册　索引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六冊

第十七卷　清　代（中）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六册

第十七卷 清 代（中）

第十二章 三藩反清復明戰役（附圖十六－六四八、六四九、六五〇、六五一、六五二、六五三、）

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清平西王吳三桂出兵攻緬甸，緬執永曆帝獻之三桂，翌年三桂弒之。鄭成功在台聞訊大慟得病卒，清靖南王耿繼茂會荷蘭兵攻鄭經於廈門克之。鄭經退守台灣。清廷以統一大局既定，意欲削藩，於是平西王吳三桂乃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約結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台灣鄭經等，舉兵北上抗清。自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至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連戰九年，均敗，中國始統一於滿清。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南明之餘燼

南明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永曆帝已由雲南逃入緬甸；鄭成功亦由閩海退轉台灣，滿清王朝實際已完成統一。平西王吳三桂，欲建不世之功，遂與定西將軍內大臣公愛星阿等，率兵進攻緬甸，澈底剪除南明之殘餘勢力。明永曆帝因在緬甸使人遺書給吳三桂曰：

「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指崇禎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

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廟之顚覆，迎立南陽（指弘光帝）。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爲宗社計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前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驚竄，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南渡沙漠，聊藉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微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示天下之不廣哉？豈天下覆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仰封王起爵之後，獨欲殛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指明太祖）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之建功所。將軍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淸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適成其愚，自以爲厚，適成其薄，千載而下，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卽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僕縱有倍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大淸，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見淸代通史卷上頁三六一～三六二）

三桂得書大怒，攻緬益力。緬人懼於滅亡，乃執永曆帝獻於大軍之前。三桂見帝甚倨，帝問其誰，聲甚厲！三桂噤不敢對。數問，始稱名。帝切責之曰：「朕欲還北京，見十三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任之」不覺感動，伏地大哭。左右挾之出，則面色如灰，汗流浹背。於是擁之還滇，嚴兵守之，薄其飲食，如對罪囚。

時有滿洲藍旗章京兀兒特，見三桂虐待永曆帝而大憤，對其左右罵之曰：「吳三桂原食渠家祿，何毫無髮恩乃爾？」因要集友朋私議之曰：「此眞命之主也，不如奉此，以爲不世之功。」衆皆願從，乃相約定期舉事。會事洩，三桂請命於清廷，弑永曆帝及其太子於滇城之蓖子坡。

明永曆太子年十二歲，臨受刑大罵曰：「吳三桂逆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而至此耶？」永曆太后聞變。大哭而呼天曰：「吳三桂逆賊，汝立志謀反，而以我家爲汝固寵計也。我張目地下，見汝之碎屍萬段也。」

吳三桂以帝屍傳視於諸軍前，並將所謀舉義之八旗將士二千人皆殺之，沒及妻子。南明從此不祀。李定國在緬邊聞報，憂憤死於猛臘。所從官兵，崎嶇輾轉散入他國。其他海外義師，惟餘佔據台灣之鄭成功，猶奉南明正朔以爲明守。

二、鄭氏之據守臺灣

鄭成功取台之後，卽以赤崁城（卽今台灣省台南市）爲承天府。置天興縣於北部，置萬年縣於南部。築館舍以居明宗室及故老之來歸者。並禮處士陳永華爲謀主，開屯墾，興農業，設職官，建學校，頒禮制，通互市，勸工商，練士卒。更大事招徠福建、廣東及浙江沿海之農民、漁民來台灣定居。於是阡萊日闢，百業振興，富强之基，燦然大備。又以海上水師往返，以與其所據之金門、廈門、南澳等島。構成犄角之勢。並準備實力，將再與大舉。

因而明之遺臣故老，昔曾起兵以抗拒滿淸新命者，風聞成功建立台灣爲反淸復明基地，奉明正朔，着明衣冠，乃皆相率遠道來歸。於是台灣蔚然成爲中原以外之海外强國。

鄭成功在台感染瘧疾甚厲，突聞永曆噩耗，頓足痛哭，悲傷憂憤，遂成重病。然猶强起治事未肯休養。永曆十六年（西元一六六二）陰曆五月初八日，自知命限將終，乃極力起床冠帶，拜讀太祖聖訓，奠爵後，以手扳覆面而呼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耶？」遂薨。諸將請成功弟鄭襲暫護台灣軍政，而迎世子經於廈門，立以爲延平郡王，繼承成功未竟之事業。

淸福建總督李率泰，聞成功死，遂以羽書請靖南王耿繼茂會合荷蘭兵，共攻鄭經據有之廈門、金門兩島。永曆十七年（淸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十月，荷蘭人率甲船十六艘入福州港與耿繼茂會師。商定條件爲事成之日，與荷蘭在浯嶼築城貿易。如香山、澳門例。於是淸荷聯軍合力進攻，與鄭經大戰。耿繼茂、李率泰、提督馬得功、海澄公黃梧率其將施琅、鄭鳴駿等，全力攻打，並屢敗屢進，誓在必得。鄭軍終於衆寡不敵，登舟撤退還台。金門、廈門、浯嶼各島全失。僅存銅山島（卽今福建省詔安東之東山島），依南澳以行聯守。不久，淸廷又令尙之信與耿繼茂會兵進攻銅山、南澳。鄭經以其內部不穩，乃放棄銅山、南澳，而全移於台灣。

淸廷以成功死後，鄭軍內部有骨肉之爭，外失金、廈各島，僅餘台、澎孤懸海外，爲明室無望之守，當然難期長久。因欲以高官厚祿招降或分化之。遂遣其大臣明珠、蔡毓榮來台，說經。經乃以琉球、朝鮮爲例，請以台灣爲屬國而不肯無條件投降。淸廷不許，經卽仍奉永曆正朔，在台灣整軍經武，準備伺機反攻大陸。

三、張煌言勢力之消滅

明魯王朱以海之部將張煌言，自成功圍攻南京失敗後失掉聲援，在蕪湖、銅陵一帶立足不牢，化裝奔回浙江天台山區。集舊部勸激義士，復擁有浙江省數縣之地。及成功取台後，張煌言即書勸成功起兵進據浙江沿海，據為基地，以便再度出師攻取南京。及鄭成功歿，煌言亦心灰志頹，盡散其衆，攜二僕逃於定海以東普陀山之范岙隱居。康熙三年即明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七月，為浙江總督趙匡臣所得。欲收降之，煌言不肯曰：「予窮海孤臣，豈至今日而復改節也。」因遂遇害。臨刑賦絕命詩曰：「海甸縱橫二十年，孤臣心事竟茫然；桐江空繫嚴光釣，震澤難回范蠡船。生此鴻毛猶負國，死留碧血欲支天，魯戈莫挽將頹日，敢望千秋青史傳。」（見清代通史卷上、頁三七五）

至此，南明勢力僅餘台灣屯居之鄭經集團，仍奉大明正朔於不墜而已，但內部不穩却欲振無力。

四、明思宗諸子案之時起

明思宗殉國，其太子及諸王，未死而逃於民間者據傳有第三與第四子。民間稱之為三太子、四太子。明之故臣遺老，為奔走其反清復明運動，自然到處尋訪，刻意追求，欲擁立之以復明室。而滿清則欲斬草除根以清亂源，當然更加注意，不稍忽，於是遂有諸太子案起。

明永曆十三年即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六月，有浙江金華二十歲男子張縉，既為僧名超福，嘗得一篆文銅印重二斤，其文為「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遂竄入義烏郭門外之伏虎庵，事僧百峯為師，自稱為崇禎帝之四太子朱慈英，本名朱盟。縣人信為眞，擬為舉事，事洩，乃棄其僧服馱印馬上逃至江寧，轉入河南，在柘城為人所執。繫送北京刑部，詢知其始生三歲，李自成破北京為賊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遯，間關過長江，匿於主事耿元度家。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為僧，居天台山中數年，不見容

於人，故北渡見執。問耿元度、何應元何在，答云死已許久。問李弁，亦不得其下落。刑部以其與妖言當棄市，奏明清聖祖，於是此眞僞不辨之朱四太子遂身首異處於北京。而民間傳說尙又有眞正朱四太子朱三太子仍留在人間，非但明之故老求而擁戴之，卽漢人不甘心受滿清薙髮之辱者，咸欲求得擁戴，以顚覆滿淸，恢復大明。

京師人有楊起隆者，自稱爲崇禎皇帝之子，更有名張子房、金玉環、鄭得勝等人結爲羽黨以輔佐之。常潛聚於降淸之明將周全斌家，全斌之子周公直，全斌家人陳益等參與輔佐，糾聚衆人以謀起兵復明，改元廣德。其黨以白布裹頭，約於京城內外，放火舉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首告其事，滿軍京師都統圖海、漢軍京師都統祖承烈等，以兵圍周公直家，生擒其黨朱尙賢等數百人，而楊起隆、張子房、金玉環、鄭得勝等逃脫，按家搜查，終無所獲。於是盛傳朝廷將盡驅逐漢民移居城外之說，因而漢民家家皇皇不安，正値此時而吳三桂自稱擁戴朱五太子反淸復明於雲南。淸廷懼於變起肘腋，亟謀有以安定人心，乃詐稱楊起隆自號爲朱三太子，除將所捕得之數百人盡磔於市外，更出布告安民。康熙帝下諭於兵部、刑部云：

「近因逆匪楊起隆，詐稱朱三，煽惑愚民，潛謀不軌。其黨相繼緝獲，俱經審明，重者正法。其牽累者，業行省釋。除首逆楊起隆、張子房、金玉環、鄭得勝，仍嚴緝外，其餘與黨，概從寬免緝。以後著改行從善，恪守法紀，勿得自干憲典。軍民人等，俱宜各安生業，不得聽信僞言自生疑懼，旁人亦不許妄行首告，借端嚇詐，擾害善良。爾二部卽出示通行曉諭！」

自此曉諭之後，漢民之在京城內者，乃稍安定。

關於朱三太子，以楊起隆終未捕得歸案之故，民間傳說極多。明史崇禎周皇后有三皇子名朱慈炯，在崇禎十四

年封爲定王，年方十歲。除定王朱慈炯外，崇禎尚有四皇子朱慈英、五皇子朱慈燁。五皇子在崇禎十七年北京淪陷時年甫三歲，爲太監抱持出宮，不知去向。據吳三桂自稱，其在大破闖賊李自成於眞定時，得遇崇禎五皇子朱慈燁，以年甫三歲，有刺服爲記，寄命託孤之意，因留養於其家，以待時機。三桂有此一說，故其反清復明之號召力立時增大數倍。

第二節　滿清內外之變化

清世祖玄燁八歲卽位，十四歲親政，太子太保內大臣蘇克薩哈奏曰：「臣才庸識淺，蒙先帝眷拔，玆遇皇上恭親大政，乞令往守先帝陵寢，俾如線餘息得以生全。」帝以問輔政大臣鼇拜謂：「不識有何逼迫之處？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鼇拜卽與匪黨班布爾善等構蘇克薩哈二十大罪以奏，必欲置之極刑。帝微知派別傾軋，堅執不允。鼇拜攘臂帝前，强爭累日，竟坐蘇克薩哈處絞，其子內大臣查克旦淩遲。餘子達器德器，孫袴克扎，弟蘇瑪喇之子海蘭等無論。其本宅已成年未成年男子皆斬，家產沒收，妻女入官爲奴。其本族爲官者悉革職爲兵。此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事。康熙帝由是心中立定除掉鼇拜之志，但他知朝中大臣無一可當得此一大任，於是康熙帝便以遊嬉態度，選定些十四五歲少年人到宮中陪其練撲擊牴角之戲。康熙八年（西元一六六九）五月初三日，鼇拜到宮中摔角場上要皇帝批詔文。康熙帝一聲令下，練習撲擊諸少年蜂湧而上，出其不意，擒綑鼇拜。然後下詔諸王大臣着議鼇拜罪狀。於是鼇拜有三十大罪，應該滅族。帝念其劾力年久，免死囚禁終身，抄其家，滅其族，其黨

羽大學士班布爾善、吏部尚書阿思哈、兵部尚書噶禧哈、工部尚書濟世、吏部侍郎璧圖、兵部侍郎邁音達、內祕書院學士吳格塞等多人，一律斬首。詔復蘇克薩哈及白爾黑圖案內各文武等原官。此一進一出，滿清朝廷上之高級官員，幾乎全數死去，可謂清朝之一大內難。鼇拜輔政專權，類於滿清入關後之多爾袞，而橫暴則過之，當時父為輔政，子為內大臣，大學士班布爾善及六部尚書皆其黨羽。威權之重，至一日之間指誅大臣數人。其敢於對已親政之十五歲小皇帝在廷攘臂，情勢洶洶，不臣之狀業極顯著，康熙帝一十六歲之髫齡，率十餘為角觝貫跤游戲玩童，於極禮敬之餘，突然捕之下獄，然後誅其黨羽於逆跡未彰之時，滅其宗族於其誅戮他人之地，克殄大憝，不動聲色，是康熙帝實為有狠有準有穩有忍之人物。肘腋間之大患既除，次一目標，自當為消耗財賦之半而又不聽從戶部監察之三藩。但以西蒙古不時有南下牧馬之可能，為懼於兩面受敵，故不敢輕於發動也。

當時蒙古部族大別為四部分：一曰內蒙古；一曰外蒙古；一曰厄魯特蒙古；一曰青海蒙古，所謂「西蒙古」即指居在新疆省之厄魯特蒙古言。「內蒙古」居今熱河省北部、察哈爾省北部及綏遠省中北部，部落甚多，最著者有七：曰科爾沁，曰奈曼，曰敖汗，曰察哈爾，曰土默特，曰喀喇沁，曰鄂爾多斯。在天聰時期(明崇禎末年)均先後降於滿清，為滿清充當開路先鋒，滿清分封內蒙古為四十八個與滿洲八旗同様之旗，更指定明代大寧、開平、歸綏各所屬屯墾衞地為此四十八蒙古旗軍區，使之定牧屯墾，坐地籌餉。外蒙古在康熙初年僅年入貢白馬八，白駝一之九白之貢，實際上未完全降服於滿清。滿清稱之為「漠北喀爾喀蒙古」。其內部分為三個部，車臣汗部居東，土謝圖汗部居中，扎薩克圖汗部居西，均為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六世孫格勒森扎扎麥爾琿之苗裔。滿清常派人拉攏此三部，使之抵禦羅剎人（俄羅斯人）之東侵。厄魯特蒙古居在漠北喀爾喀蒙古之西。新疆天山以北，元朝分之為四衞拉特

，即明史所稱之瓦剌是也。明正統年間（一四三六至一四四九），瓦剌最爲強盛，常侵掠明邊。但自瓦剌之汗也先死後，遂爲漠北之外蒙古所逐，退居於西。其族又分爲四部：居烏魯木齊（即今新疆省阜康縣）附近者稱和碩特部；居伊犂（今新疆省伊寧縣以西至巴勒哈什湖間之伊犂河流域）者稱準噶爾部；居額爾齊斯河流域（即今新疆省布爾津縣以西至東哥薩克斯坦一帶）者稱杜爾伯特部；居塔爾巴哈台附近（即今新疆省塔城縣一帶）者稱土爾扈特部。在明末清初時（一六三四年前後），其中準噶爾部強盛，逼迫土爾扈特部西遷，至於伏爾加河流域（此族人於乾隆年間遷回，被安插在外蒙古科布多西南與新疆省伊犂珠爾都斯地方）。吞併和碩特部和杜爾伯特部。又以兵征服新疆南部之喀什噶爾(當時居今新疆省疏勒縣一帶)回教部族。將欲用兵中原，來與滿清爭奪中土皇帝最高寶座。準噶爾部新汗噶爾丹立，爲瞻滿清之虛實，乃遣使者到北京進貢，奏稱伊兄僧格台吉在時，曾遣使進貢，今請照准常例遣使入貢。清廷不知其意在窺伺，乃准其所請，並示以中土武力之強。但亦防備其東侵，乃晉封察哈爾部蒙古克薩克布爾尼爲親王，位在四十八旗蒙古各王之上，使連結青海喀爾喀蒙古以備抵禦準噶爾部之東侵。以此之故，認爲準噶爾部一時不會生亂，即生變亂，亦有屏藩可以抵禦。於是清康熙帝玄燁乃乘此機會向吳三桂等三藩挑起大戰。

此時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正銳意東進，派兵遣將侵入黑龍江北邊，在滿州里（今興安省臚濱縣城）之北偏西石勒喀河北岸尼布楚河西岸，築一尼布楚城；在黑龍江中游築一雅克薩城，作爲侵略據點，徵貢於索倫土人，且四出剽掠，俄人日多，漸致隆盛。清廷以方有事南方，只有徐修兵備，作驅逐之準備。

第三節　滿清以漢制漢之政策

一、三藩之建置

明代中晚政治黑暗，國人不愛明朝。李自成以流寇之資，竟能縱橫華北攻破京師，推倒明朝，自是歷史自然之演變。吳三桂偕清兵入關擊走闖賊，亦合於國人希望太平之意圖。及入關之後建立王朝，施政開明，國人亦未嘗以異類視之。惟推行政權太峻，薙髮之令太嚴，遂引起漢人仇視，增加南明勢力不小。滿清爲削平南華，乃封吳三桂爲平西王使徇川滇；封孔有德爲定南王使徇廣西；封尚可喜爲平南王使徇廣東；封耿仲明爲靖南王使徇福建。此皆明室降將，滿清用之以攻其故主，遂成統一大功。

靖南王耿仲明於順治六年（一六四九），道死於江西，其子繼茂襲爵統衆進攻福建。

定南王孔有德與子庭訓，於順治九年（一六五二）爲南明將李定國圍困於桂林死之。定南爵號遂廢。遺一女名四貞，清室收養假名公主，嫁於孫延齡。使延齡與四貞繼領有德父子之衆。以將軍名義鎮守廣西。自是滿清所封四王、只剩其三，史家稱之爲三藩。

永曆帝既亡，鄭成功亦死（見上節）。滿清以中國一統大局告定，乃詔諸帥各率禁旅還京。惟以西南夷亂未靖，鄭經據台猶未奉正朔，於是命吳三桂王雲貴，尚可喜王廣東，耿繼茂王福建，各守封疆。以靖南服。

二、吳三桂之勢力與南明人之鼓動

初吳三桂統兵由陝甘入川滇，路途遙遠，羽書旁午諸感不易，清廷乃假以便宜行事，使雲、貴兩省督撫，皆受其節制。凡財賦兵馬以及設官用人之權，悉聽三桂。吏、戶、兵三部不得過問，三桂既獲銓選、財用特權，動輒以藩府龍鳳箋咨部委署守令參遊。各部畏其勢，雖部選已定，亦例必回易，一時號爲西選。當是時也三桂勢力强大，

隱然成爲滿清敵國。

耿、尚二藩王各統十五佐領。是時漢軍旗仿滿軍旗編制，佐領統二百甲，每甲五丁，共有正兵千人，副兵亦千人，伕役數倍於兵數。故一佐領所統殆大於今之一旅。又各有綠旗兵六七千人，丁口各約二萬。卽耿、尚二藩所擁，亦各不下十六萬之數。而吳藩所屬漢軍旗五十三佐領，綠旗兵一萬二千，其衆當倍於耿、尚而猶遠過。因三桂大破流寇，定陝、川，入貴、滇，執永曆帝於緬甸，又平水西各土司之亂，四方精兵猛將率歸其部下，其所屬五十三佐領及綠旗兵，分轄於左右都統，更設前後左右援剿四鎭，每鎭各分十營，每營官兵一千二百人。以吳應麒、吳國貴、夏國相、胡國柱等爲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爲總兵。合三藩之兵歲需俸餉銀二千餘萬兩（平均人年俸三十兩），粮二百萬石。近省輓輸不給，因而江南各省賦稅皆歸三藩提調。細則連章入告，贏則不請稽核，全國財賦，大半耗於三藩。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吳三桂自感人事上之不安，乃以目疾爲詞，將罷除官吏之權歸還吏部，然對兵餉要求則有加無已。常自遣使者至西藏，設茶馬互市，以自徵關稅；更課賦於各土司，以充實其府庫。且又散其財富以給四方將士及游宦者與京官等，北京官吏多其耳目，凡清廷細末議論，均可由羽書傳悉。其初不過貪戀權勢，企圖保其祿位而已，實無意圖反清。

時滿清已推行薙髮之令十餘年，全國人民均已薙髮穿胡服，許多漢人自顧身影，深感愧對祖宗，乃祕密聚議以作抗清復明之想。若輩人先是同情於南明宗室五王，多參與抗清復明運動，繼見明五王爲帝爲監國後，均相繼敗歿，希望已成泡影；而公認最有厚望之鄭成功，已病死台灣。於是若輩人悟到，要救民族救國家，務須及時奮起，共

同戮力。如果再同情等待，袖手旁觀，不唯成功之望渺茫，且實是良機轉瞬卽逝，有誤國家大事。因而一般人轉變其旁觀態度，悉欲自己乘時動手。然衡於當時局勢，只有三藩與滿淸政府間有大矛盾可以利用，同時也唯有三藩之實力可以對抗滿淸勢力。於是，便想出利用之策略，以孤臣孽子之用心，自然良苦而無微不至也。因而此等被人視爲漢奸之三藩王，登時被列爲進行包圍之對象。爲投其所好，則財寶、莊園，宮殿、美女、名馬，凡滿淸朝廷所求不得者，悉有人自動送上三藩之堂。卽以吳三桂在滇言之，明永曆帝五華山舊宮，一變而成爲機關重設之藩王吳三桂之王府。明故國公沐恩波之七萬畝莊園，也變成藩王吳三桂之別墅。蒙古、新疆之名馬，充實藩王之廐者不計其數。珍寶錢財流入藩王之庫者日益積多。而「四面觀音」與「八面觀音」之美女，皆進入藩王後宮，使得著名美人陳圓圓只得消極退位，自建尼庵取名「寂靜」去當尼姑。藩王愛將，便有人願以黃石公兵書，武侯陣法，傳授其將士子弟及四方賓客之資性穎敏者，以備爲將帥之選。

不料勢成而隙亦成，此本戰役之起因也。加以三桂晚年，私生活奢侈，享用日高，慾望無限，開掘礦山，鑄造銅錢、銀錢。認爲雲貴基地，亦足以自爲帝業。因而驕盈自滿，視北京皇室如無物。淸廷當然早已視吳三桂爲最跋扈之藩鎭，對之忍至無可忍，便下定決心有以除之。

三、撤藩之激變

吳三桂在雲貴厚自封殖，爲保持其權勢，便在各關隘要衝徧置私人，刺探各地消息，更就其子吳應熊在京尚淸公主之便，使用金錢以收集朝廷動靜，羽書傳報，纖屑靡不所知。及見滿淸集團不過爾爾，乃潛萌異志，而大事網羅四方豪傑，並敎授諸子弟以用兵之術，自以爲進可以取皇帝之位而代之，退亦可世守雲貴基地，如明代沐氏永爲

西南屏藩也。

清康熙帝玄燁八歲卽帝位，由內大臣四人輔政。此四內大臣卽正黃旗索尼，鑲黃旗遏必隆與鰲拜，正白旗蘇克薩哈，皆係睿親王多爾衮之敵對者，然在政策上却仍秉承多爾衮時綱領，以漢人制漢人，並收攬漢人人心歸向爲主。如撰立明崇禎皇帝碑，康熙親祭明諸帝陵，爲明朝殉難故臣建碑擬謚等。因令滿洲之勳戚各旗心懷怨望，乃有人提出順治皇帝遺詔，主張不用漢人而專用滿員，用防大權旁落者。四內大臣不聽，仍一意支持吳三桂等專兵在外。後索尼死，鰲拜計殺蘇克薩哈，康熙帝見鰲拜專橫不法，亦用計以誅鰲拜，一時起用滿人以壓制漢人之思想抬頭，滿淸皇室便蓄意撤除吳三桂等三藩。

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春，粤藩尚可喜與其子之信不相容，託詞年老，不克守邊，請准其歸老遼東，留其子之信襲爵守邊。仁皇帝早以三藩擁兵南陲，爲國家隱憂，遂卽准其父子俱還東海城故鄉（卽今遼寧省海城縣），是謂撤藩之命。

三桂初聞撤藩消息，頗爲震驚；繼思尚可喜不教子女，長子之信，淫酗姿橫，不得留鎭，自有應得之罪。而自負開國元勳，功高尚氏，實力亦非尙氏可比，淸廷方當依爲長城。況康藏回疆尚未平定，蒙俄連勢，正侵北邊，更應使已留鎭西南，穩定南部。因此，乃以邀寵固恩及要脅却疑之心理，約會閩藩耿精忠同時上疏，請求撤藩安插，藉窺朝廷意旨。淸廷王公大臣皆主慰留，惟戶部尙書米思翰、兵部尙書明珠、刑部尙書莫洛，以爲「天下財賦之半耗於三藩，天下兵員之半統於三藩，彼又私自開山鑄錢，截關稅購買蒙古馬羣，厚自封殖奢於皇帝，是撤藩亦反，不撤藩亦必反，不如從其所請，爲先發制人之計。」仁皇帝因而決策曰：『藩鎭久握重兵，猶如人體養癰，若不及

早除之，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耶？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於是乃下撤藩之詔。同時並令禮部左侍郎折爾肯、學士傅達禮往雲南催促吳藩就道；命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左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粵閩二藩撤兵啓行事宜。又因雲南處在遠疆，撤藩之後控制需人，特詔增設雲南總督一員，以鄂善任之，命統率人馬剋期赴任，由於準備不够，成行太速，遂激起三藩大亂之九年戰爭。而在三藩則名之曰反清復明北伐戰爭。

第四節　作戰謀略之運籌

一、吳三桂之作戰謀略

吳三桂本自負功高，意料清廷必不奪其分土，當以優詔慰留如明沐英世守雲南故事。故上疏聲請撤藩，實未作造反之準備。及撤藩令至，全藩震動，遂決定謀反。三桂自量，以爲清廷諸將無足當己者，惟難以有舉兵之名。欲立明朝後裔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親弑永曆又不能自解。且滇、貴阻險難進，不如撤軍行至中原而後發難。因對詔命佯爲恭順，陰事部勒，乃禁遏郵傳，屢延行期。雲南巡撫朱國治等三日一問行期，三桂恥之不能耐。乃於是年（卽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反清。先搶雲南巡撫朱國治，殺之於市。然後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蓄髮易衣冠，旗色用白，移檄遠近，謂奉思宗三太子伐清爲明朝復仇。其檄詞曰：

『原鎭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討虜（指滿淸）大將軍吳，檄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本鎭深叨大明世爵，統鎭山海關。惟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列后之賓天！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踣！文武瓦解，六宮紛亂，宗朝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勤王討賊者，傷哉國運，夫復何言？本鎭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

心痛無聲！不得已，插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逃遁。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必親擒賊帥，獻首太廟，始足以對先帝之靈，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繼承大統，封藩割地，以謝滿酋，不意狡虜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華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刺心嘔血，追悔靡及，將欲反戈北伐，掃蕩腥羶，適遇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歲，刺服為記，寄命託孤，宗社是賴。姑飲血隱忍，未敢輕舉，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興復，迄於今日，蓋三十年矣。茲者虜酋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屑之輩，咸居顯職；山慘水愁，婦號子泣；以致彗星流隕，天怒於上；山崩土裂，地怨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是誠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爰卜甲寅之年（即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寶，建元周啓。』

在此檄文中，吳三桂反清原因是復興明朝為故君復仇。其資格為受託孤寄命。其所以當漢奸乃是忍辱負重。惟其對逆弒永曆帝一事無法解說。吳三桂臨發，因找不出新君，以鼓舞將士，乃厚顏以諭其屬曰：『為故君復仇，須先謁故君之陵，以別故君。別故君，當以故君之衣冠見。』乃自指其身首曰：「我先朝曾有此冠乎？我先朝曾有此衣乎？老臣且易服以祭，諸君其預圖之。」諸將皆諾，各易漢衣冠集永曆帝陵下。三桂易方巾，着素服，酹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起。於是其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憤懣。然後三桂下令舉兵北伐。

二、滿清之作戰部署

清廷既下達其撤藩詔，以為吳三桂之子吳應熊與耿精忠諸弟等皆留質在京為宿衛，或未能為變，故亦未作戰爭

準備，僅以雲南懸遠，邊防重要，選派雲貴總督，令其剋期率兵赴任而已。及吳三桂舉兵發難，淸廷派往雲南之兵部郎中黨務禮、戶部員外郎薩穆哈，正在廣西督理移藩舟馬芻粮事務。將三桂反淸復明檄書，疾馳十二日至京告變。三桂於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兵，十二月初三日檄書到京，舉朝震恐，莫知所措。大學士索額圖請誅諸臣之建議削藩者，以謝三桂。仁皇帝不許。惟馳詔閩、粵，停止耿、尙兩藩勿撤；並命各地駐軍將領，各率精兵向湘、川馳進增防，遣荊州都統巴爾布增防常德；命武昌都統珠滿增防岳州；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部速赴四川；命直魯豫晉各地都督尼雅翰，赫葉席、布根持、穆占、佟國瑤等各率大軍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鄖陽、汝寧、南昌諸要地，聽候調遣。然後任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總統滿漢諸將以進討吳三桂。淸廷爲對吳三桂行文書上之聲討，乃明詔削其官爵，下其子應熊及其家屬於獄。並公布吳三桂之罪狀曰：

「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我世祖章皇帝（指順治）念其輸款投誠，授以軍旅，錫以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屬將弁，崇階世職，恩賚有加；開閫滇南，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異數，晉爵親王，重寄干城，實託心膂，殊恩優禮，振古所無。詎意吳三桂性類窮奇，中懷狙詐，寵極生驕，陰圖不軌，於本年七月內自請搬移，朕以吳三桂出於誠心，且念及年齒衰邁，師徒遠戍已久，遂允奏請，令其休息，仍飭所司安插周至，務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諭朕懷。朕之待吳三桂可謂禮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稱：吳三桂逕行反叛，背累朝豢養之恩，逞一旦鴟張之勢，橫行兇逆，塗炭生靈，理法難容，神人共憤！今削其爵，特遣寧南靖寇大將軍統領勁旅，前往撲滅，兵威所至，剋期蕩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賊境，或心存忠義不能自拔；或被賊驅迫懷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爲不忍！爰頒赦旨通行，曉諭爾等，各宜安分自保，無聽誘 脅

；或誤從賊黨，但能悔罪歸誠，悉赦已往，不復究治。至爾等父兄子弟親族人等，見在直隸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諭旨俱令各安職業，並不株連，爾等毋懷疑慮；其有能擒吳三桂投獻軍前者，卽以其爵爵之；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敍錄，朕不食言。爾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無之？從逆從順，吉凶判然，各宜審度，勿貽後悔！』（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五七）

又爲揭破吳三桂檄文中爲大明從仇之僞言，使貝勒尚善爲檄文以答吳三桂曰：

「蓋聞殿下以勝國爲口實，果爾，則亦人臣之所當然；惟果欲納忠於勝國舊君，則殿下不宜受我朝之爵土，不宜倒永曆之干戈，既亦使舊君無噍類，而自求利達，臣僕於我朝，疊承恩寵；今復回心轉慮，納忠舊君，果何心哉？」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五五）

又使新安處士謝四新爲詩以冷譏吳三桂之檄文曰：「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爲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吳三桂閱之，不覺爲之氣餒。（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五五—四五六）

第五節　作戰經過

一、吳三桂取得江南六省（參看附圖十六—六四八）

吳三桂既舉兵反清復明，清貴州巡撫曹申吉，提督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響應之，三桂遂據有雲、貴兩省。於是乃遣其部將王屏藩率軍由貴州北取四川；遣馬寶爲大軍先鋒，由貴州向湖南。是歲除馬寶攻克湖南沅州（卽

今湖南省芷江縣），翌年正月，三桂令張國柱、龔應麟、夏國相各軍相繼出湖南。清湖南提督桑額自澧州（今湖南省澧縣）走湖化宜昌；清湖南巡撫盧震亦棄長沙；而清將巴爾布、碩岱、珠滿等於二月初旬始率兵進抵荆州（即今湖北省江陵縣）武昌，皆畏葸不敢前。於是常德、長沙、岳州（今湖南岳陽）、澧州（今澧縣）、衡州（今衡陽）均落入吳軍之手。於是吳軍廣布箚書，四出煽動，清廣西將軍孫延齡與提督馬雄；清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清襄陽總兵楊來嘉，皆叛清響應，於是雲、貴、川、湘以及廣西五省俱歸三桂掌握。

耿精忠聞吳得桂舉兵，又得書檄及遊說，亦於是年三月據閩響應三桂，囚清福建總督范承謨（滿清開國元勳范文程之次子），約台灣鄭經出兵潮惠（即今廣東省東部）；自稱大明總統兵馬大將軍，亦束髮易衣冠，以總兵曾養性、白顯忠與都統馬九玉三人，各率一軍北伐。一、曾養性出東路，進攻浙江之溫（永嘉）、台（臨海）、處（麗水）、紹興等府縣；二、白顯忠出西路，進攻江西之廣信（上饒）、建昌（南城）、饒州（鄱陽）等府縣；三、馬九玉出中路，由仙霞關（在福建省浦城縣北）進攻浙江之金華、衢州（衢縣）、杭州等府縣。因此，福建全省與浙江，江西兩省之大部陷於耿精忠軍之手。

滿清既失雲南、貴州、湖南、四川、廣西、福建六省，而平南王尚之信猶爲滿清守廣東。惟中原動搖，當官者無守志。吳三桂在滇，聞湖南已定，乃自雲南啓行至湖南，親赴常德、澧川督戰，招苗猓土司以助軍鋒，伐湘西山木造樓船巨艦，鑄滇銅爲錢，文曰「利用」，轉川湖之粟以餉其軍，廣布羽書，號召天下，聲勢所趨，最宜進取，而三桂懼其子應熊在京受誅，欲與滿清保留講和餘地，先割江南而有之，不爲乘勝北伐之計。遣其將吳應麟作堅守岳州（今岳陽）準備，使於城外築壕三重，掘陷坑，植鹿角；並於洞庭峽口攢立梢樁以拒舟艦。至於澧州（澧縣）、

石首、華容、松滋等城亦皆布重兵爲犄角，下令諸將不許北進，託西藏達賴喇嘛向清廷說和。

時滿清各提督已率兵聚集於荊州（江陵）、襄陽、武昌、宜昌一帶，在寧南錦寇大將軍勒爾錦統帥下，各據地爲守，不敢渡長江以攖其鋒。三桂諸將有建議疾行渡江，以全力進攻畏縮之清兵，決戰而勝，北方可以傳檄而定者；又有建議以大軍沿江東下，攻取南京，以扼運河，絕清南北粮道者。三桂皆不能用，祿分軍東攻江西，西出四川，北攻陝西而已。

二，滿清之平定內蒙古及陝西（參看附圖十六—六四八、六四九）

內蒙古察哈爾部（在今察哈爾省多倫一帶）汗布爾尼，乃察哈爾親王額哲之弟後裔，嘗恥其族之爲滿清征服及虐待，久欲稱兵復仇雪恥，未得其便。及聞吳三桂反，割據南方六省，滿清大軍皆南下守禦長江，北京空虛，乃起其族人乘滿清之多難，以報其祖宗林丹汗之仇恨。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四月，舉兵反清，響應三桂，內蒙古奈曼部（在熱河省綏東縣北部）布魯特兄弟亦率族人助之，遂成滿清背後之最大威脅。

陝甘右鎮總兵王輔臣，乃吳三桂之養子。三桂傳檄至彼，輔臣卽令其子繼貞以三桂召降書入京告變。得旨嘉勉晉封其爵。旋清將莫洛征四川，欲盡調輔臣軍中之馬。輔臣因以其衆殺莫洛，是爲陝西之變。

時仁皇帝年方二十歲，處此四面楚歌之勢，能以指揮若定，有條不紊。首先認定陝西王輔臣非有意叛亂，其所以爲叛乃係莫洛調馬所逼而成。因遣其子王繼貞齎敕往諭之降。又以貝勒尙善有揭破吳三桂爲僞之謀略，足爲三桂之敵，卽命之爲安遠靖寇大將軍，率後路軍往助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以攻岳州（今湖南岳陽）。又命署副都統鄂克濟哈星夜赴西安，統制西安諸軍以應付王輔臣之變。然後命頗具機略之大學士圖海，率京師滿蒙老弱殘兵及隸

役轎伕等，假以便宜行事，准其用胡匪搶掠方式，以號召蒙古諸部，急驅北進，以討伐察哈爾布爾尼之叛。

圖海受清太皇太后孝莊之推荐，乃請選八旗家奴與伕健者爲兵，得數萬人，因無粮餉可用，乃令搶掠所過州縣村落，所得無算。及出張家口塞外，卽諭其衆曰：「前所掠，皆士庶家，不足爲寶。察哈爾之開平（卽今多倫），承有元代數百年之業，珠玉寶物不可勝計，汝等如能獲取，富貴終身矣，」其衆踴躍從命，是月進至達祿（卽今察哈爾省沽源縣東北之大城），布爾尼設伏大梁山下，以三千騎來誘，圖海率衆擊之而追至梁山下，伏發、圖海分兵力戰破其一部，布爾尼悉衆出戰，圖海致死擊之，大破其衆。布爾尼以三十騎北走，爲科爾沁額駙沙津所追斬。圖海因號召札魯特部以擊奈曼部降之。察哈爾部從此被列爲蒙古四十八旗之外，官不得世襲，事不得自專，成爲滿清皇家之牧馬廠矣。

王輔臣在陝甘殺莫洛後，是年十二月舉兵寧羌（今陝西省縣），遣人投誠於吳三桂遙爲聲援。三桂許以餉銀二十萬兩，封爲平遠大將軍陝西東路總管。王輔臣以三桂口惠而實不至，雖其勢日有擴張，而對滿淸猶未有所行動。會其子自北京帶清廷勅詔至軍，詔文不擅殺莫洛爲罪，並原其變起倉卒，情非得已等情，王輔臣遂上疏清廷表明不反。及吳三桂遣人運銀持印往撫，王輔臣遂大舉反清，攻陷甘肅及陝西之南北部。後清遣大學士圖海爲定遠大將軍，敗輔臣於平涼，切斷吳三桂與輔臣連絡，輔臣又投降與清，而陝西、甘肅始得平靜。至是滿清始得專力進攻湖南。

三、爭奪岳州之心理作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

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四月，淸仁皇帝聞吳三桂以重兵守岳州，不北上，亦不東進，有據守雲、貴，割地請和企圖，乃誅三桂子應熊孫世霖，以示征討決心。三桂聞之驚曰：「玄燁少年，乃能是耶？事決矣。」遂令王屏藩

出四川北攻秦隴，進取山西、河北而窺京師，乃留兵七萬守岳州（今岳陽）、澧州（今澧縣）；七萬守長沙、醴陵、萍鄉。而自駐松滋、調度上游，以扼荊宜咽喉。揚言將決荊州（今江陵）夾堤灌城，以掩其移兵意圖。

會清安遠靖寇大將軍尚善率大兵至荊州。探知吳三桂有移兵入川意圖，爲破壞其謀略，乃致書吳三桂曰：

「王以亡國餘生，乞師我朝，殄殲流寇，爲國雪恥，爲父復讎，感激聖恩，頃心報國。蒙恩眷顧，列爵分藩，榮施後嗣，迄今三十餘年矣。而末路晚節，復效童昏，頓喪初心，自取顚覆，竊爲王不解也。何者？王藉言復興明室，則曩者大兵入關，奚不聞王請立明裔？且天下大定，猶爲我計除明後，翦滅明宗，安在爲故主效忠哉？將爲子孫計，創大業，則公主額駙，曾偕至滇，其時何不遽萌反側？至遣子入侍，乃復背叛，以陷子戮，可謂慈乎？如欲光耀前人，則王之投誠也，祖考皆膺封賜，今則墳墓毀棄，骨骸遺於道路，可謂孝乎？爲人臣僕，迭事兩朝，而未嘗忠於一主，可謂義乎？不忠、不孝、不義、不慈之罪，躬自蹈之，而欲逞志角力，收復人心，猶厝薪於火而云安，結巢於幕而云固也。諺言：『老將至而耄及之。』王非老悖，即當輸誠悔罪，聖朝寬大，應許自新，毋蹈公孫述、彭寵故轍，赤族湛身，爲世大僇」（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五九）

三桂取道秦晉以攻北京計劃遂阻。先是三桂不知王輔臣已爲圖海所敗，仍命王屛藩、譚洪、吳之茂等由四川往援。至是退回漢中。三桂不得已乃令諸將暫緩入川。

清廷懼吳三桂與耿精忠軍在江西會合，乃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自安徽進軍江西，以擊三桂東側，使不得抽兵西進。又命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師鎭南京。更命康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塔爲寧海將軍，使由浙江以擊耿精忠。再命尚可喜、尚之信，及廣東總督金光祖，以廣東之軍西討廣西孫延齡。最後命貝勒洞

鄂爲定西大將軍，與定遠大將軍圖海由陝、甘進攻四川。

岳樂兵入江西，接奉清廷詔諭略謂：「湖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觀望。今荊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今江西省宜春縣）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荊州大兵即可乘機進攻。」岳樂於是先攻取建昌（即今江西省南城縣）、廣信（今上饒）、饒州（今鄱陽）於閩藩耿精忠軍之手，然後轉兵西向長沙，簡親王揚威大將軍喇布亦移軍江西，支援其後。岳樂分兵間道襲破袁州（宜春）然後自醴陵圍攻萍鄉，擊破三桂將夏國相軍，斬首萬餘。蓋三桂方以清軍全力爭奪岳州（岳陽），不意其襲取其右側也。今萍鄉大敗，長沙垂危，三桂怒，削夏國相軍政各職，放棄西進計劃，自松滋回軍，以援長沙。從此，三桂在心理戰與實力戰方面，皆陷入被動狀態，一切皆隨敵人之行動以爲行動矣。

四、長沙、吉安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一）

吳三桂放棄西北進兵計劃，自將大軍救援長沙。比至，方知岳樂大將軍猶在萍鄉、醴陵尚未前進。三桂乃駐兵岳麓山，使胡國柱守長沙城，令馬寶、王緒各軍營於城外爲犄角，掘重壕，布鉄蒺藜，並列象陣。盡調宜昌。松滋大軍東來以爲拘守。仁皇帝知三桂並兵守長沙，鄂岳各地守備必虛，乃以避實擊虛策略，令守荊州（今湖北江陵）、武昌各軍，渡江而南，進擊常德、岳州（今岳陽），出洞廟湖以邀長沙之側背而包圍之。

清軍之在荊州者，有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錫。安遠靖寇大將軍尙善。二人各擁重兵，却不善戰。勒爾錫率兵渡江，與三桂之游兵一戰於公安之虎渡口（即澧江水入長江之口），再戰於澧州（今湖南澧縣）之太平街，懦怯遷延，不敢進攻澧州（澧縣）、常德，以扼長沙側背之湘陰。

尙善奉詔南下，以舟師出洞庭，取君山，獲三桂戰船五十艘，攻岳州（岳陽）不能下，亦不能切斷吳軍之餉道。及三桂遣援北上，淸軍望風後退，江湖之險，復爲三桂所有。

三桂爲恢復其作戰上之主動地位，乃令驍將高大節（劉健庭聞錄作高得捷，今從平定三逆方略作高大節）率兵間道，出醴陵、萍鄉之東，欲遮斷岳樂軍之後路。高大節驍勇善戰，且有方略，先進軍江西，佔領吉安（今縣），使其黨韓大任守之，然後率選鋒軍四千人由吉安向北以襲新喩、淸江、高安、奉新，遮斷岳樂軍之後路。淸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頓兵南昌，不敢出援。淸廷屢以詔書催之，不得已始出南昌與高軍戰。高大節善能以少擊衆，岳樂、喇布之軍遇之，常被挫折。高大節嘗率百餘騎攻淸軍於南昌西之大覺寺，入斬淸將、搴旗而出；又嘗以少數兵攻淸大將軍啊布及布爾根於奉新西之螺子山，喇布及布爾根大敗棄營而走，高大節入據其營，縱兵飲食，飽掠而歸。

其後高大節病死於軍，韓大任繼領其軍不敢出戰。因而岳樂與喇布軍遂分兵進圍吉安。吉安城被圍久，食糧且盡，康熙十六年（西元一六七七）春，吳三桂遣馬寶率精兵九千自長沙援吉安。軍至吉安河西，與淸軍戰，見城中寂然無一礮相應，疑不敢進。韓大任在城中，疑淸軍使用詐術誘其出城，故不相應，以待機變。馬寶不敢進戰，乃引兵退。淸大將軍喇布遣二萬兵追擊之，却爲馬寶擊敗。

至是年四月吉安空竭，實不能再守，乃相率乘夜突出城南，步兵浮水渡河，且行且以礮反擊。淸軍以爲刼營，尙善等驚擾，天明猶不敢追擊。韓大任因得率衆東走寧都（江西省今縣）樂安（江西省今縣）間。

五、尙之信在廣東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二）

吳三桂發起反淸復明之戰，閩藩耿精忠應之，而粵藩可尙喜對於滿淸却始終無二志，執三桂使者，奏其誘降之

書。又慮其子之信不可靠，遣其次子之孝進討劉進忠於潮州（今廣東北潮陽一帶），並請以之孝襲其封爵。清廷詔授之孝爲平南大將軍，而以之信爲討寇將軍。廣東各方響應吳三桂者悉爲可喜所捕滅。之信內憤，欲響應吳三桂，却不敢驟發。康熙十四年（西元一六七五）以後，耿精忠與鄭經聯兵進攻廣東沿海；吳三桂亦遣故廣西提督馬雄自廣西進圍肇慶（今廣東省高要縣）；祖澤淸更舉兵叛可喜於內，廣東十郡已失其四，可喜東西受敵，又內制於之信，力不能支，乃乞江西清軍往援。清廷命將軍覺羅舒恕及副都統莽依圖自江西赴援。

尙之信久有叛清意，但不知復明，只求逞欲任意而已。見江西清軍入援，乃嚴兵守府，使其父不得再出一令。然後接受三桂東路招討大將軍名義，改白幟，易明朝服制，移檄遠近，反清復明而效命於吳三桂。

時尙之孝軍於惠州（今廣東省惠陽縣），清兩廣總督金光祖及將軍舒恕軍於高州（今廣東省茂名縣），覺羅舒恕與莽依圖軍肇慶（今廣東高要縣），精銳不下三萬，本足合力以制尙之信。只以兩廣總督金光祖陰受三桂密箚，牽制諸軍，使不得進。之孝勢孤，引軍退守廣州，於是之信反清復明之勢大振，擊舒恕軍破之，兩廣總督金光祖與廣東巡撫佟養鉅並降於三桂，三桂封之信爲輔德親王，趣之出師北伐。入援清軍與守在肇慶之莽依圖軍，聞風却走，還江西。於是廣東遂爲三桂所有。

吳三桂以尙之信久不出兵北伐，而兩廣總督金光祖亦不可信託大事，乃使其將董重民往代金光祖爲兩廣總督，以馮甦往代佟養鉅爲廣東巡撫。至卽分兵據衡要，限期之信出兵。之信、光祖、佟養鉅乃相與勾結，陰通款於江西清軍。莽依圖爲之申報清廷。清廷卽以莽依圖爲鎭南將軍，自贛州再回廣東受尙之信之降。之信爲策應清軍作戰，乃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六月，唆使督標兵譟餉，執三桂兩廣總督董重民於肇慶（卽今高要），率軍民薙髮以

以降清軍。

三桂聞廣東有變，急遣大將馬寶、胡國柱自湖南率大軍南攻廣東，與清軍戰於韶州（即今廣東省曲江縣）。清鎮南將軍莽依圖以韶州爲贛粵咽喉，致死守之，自七月至九月相持不下。馬寶分軍遮斷韶州運道，又據城外蓮花峯以礮瞰射城內，土牆盡壞，城將下而清援軍自江西大至，十月破馬寶及胡國柱軍，追擊之至於樂昌。

清軍在韶州戰勝，風聲所至，三桂將佟國卿以瓊州（即今海南島）降。祖澤清亦以高州（今茂名縣）、雷州（今海康縣）、廉州（今合浦縣）降。並執三桂水師將軍謝厥扶以獻。於是廣東省復入於清。

六、耿精忠在浙閩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三）

耿精忠既響應吳三桂反清復明，以其都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率兵北出浙江，西出江西以攻清軍；又誘清潮州（今廣東省潮陽縣）總兵劉進忠，使攻廣東；再約台灣之鄭經，以水師進援廣東海岸。於是沿海震動，聲勢極重。清廷數遣敕使招撫之，悉拒不受。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六月，清廷命康親王傑書爲征閩大將軍，率貝子傅拉塔赴浙江增援。是秋與耿軍東路曾養性戰於衢州（今浙江省衢縣）與浙督李之芳麾衆敗之。十四年（西元一六七五）又破曾養性於金華城外，奪回處州（今浙江省麗水縣）。傅拉塔由間道連破曾養性軍進至黃巖，曾養性走保溫州（今浙江省永嘉縣）。

耿軍中路將馬九玉據有浙西開化、常山、江山三縣，與清浙江總督李之芳數戰，相持不下。會耿精忠與鄭經交惡，鄭經出兵攻奪福建南部各府縣。精忠前後受攻、不及支援北方；清大將軍傑書等乃乘勢攻馬九玉於衢州，先截其糧道，攻取其外圍，於八月中秋擣其大營，火燒其寨。馬九玉大敗，率輕騎三十奔仙霞嶺。於是浙江省復爲清有

。

清安親王定遠平寇大將軍岳樂，進軍江西，以防耿精忠之西路白顯忠軍與吳三桂軍之會合，乃親擊吳軍於江西西部，而令將軍布爾根至東部進擊白顯忠軍。布爾根先克饒州（今鄱陽縣），繼復建昌（今南城縣），旋與清江寧將軍額楚前後夾擊白顯忠於廣信。白部多降，勢孤無援，顯忠遂降。清大將軍傑書，因督諸軍入閩境，移書於耿精忠曰：

「爾蒙累朝厚恩，世授王爵，正當遇時立功，以承先緒。乃溺於奸計，自取誅族。聖上念爾祖父之功，凡爾在京諸第，俱留原職，如舊豢養。復遣爾弟聚忠招撫，不得前進，還京。今大兵屯仙霞嶺（在今福建省北境上），長趨直入，攻破浦城。浦城乃閩省財賦要地，咽喉先塞，粮運不通，建寧（今建甌縣）、延平（今南平縣），旦夕可下。與其繫頸受戮，不如率衆歸誠，仍受王爵，保全百萬生靈，況鄭經於爾有讎，爾當助大軍，進剿立功，何久事仇人爲？」（上述文均參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六七）

耿精忠得書，齊疑未決，乃答其書曰：「自願歸誠，恐部下不從，致滋變患，望朝廷賜明詔，許赦罪立功，以慰衆心！」會傑書軍已下建陽（福建今縣），進次延平（安平），精忠震慴無措，遣其子耿顯祚詣傑書軍前，獻吳三桂所賜之總統印綬，更殺所囚之福建總督范承謨以滅口，然後出降於清軍，請隨大軍剿鄭經以立功贖罪。其東路指揮官曾養性在溫州（今浙江省永嘉縣）聞之，亦以溫州降清，於是，耿藩浙、閩之亂以平。

七、孫延齡在廣西之戰

孫延齡與其妻孔四貞在廣西，嘗爲其下都統王良臣所制。及吳三桂反清復明，以書誘延齡夫婦。延齡乃計誅

王良臣與巡撫馬雄鎭，舉兵以應三桂。三桂封爲臨江王，廣西各地皆從，惟提督馬雄據柳州不從。未幾三桂兵出廣西，馬雄却以柳州降，三桂用爲東路總管，使攻廣東。延齡竟因怨馬雄之心怨三桂。

有傅宏烈者舊爲知府，以訐吳三桂不執事，坐誣，謫戍於蒼梧（今廣西省蒼梧縣）。及三桂舉兵，知其才，使人說之。宏烈佯受三桂將軍之職，集兵招將，欲爲滿清恢復兩廣，夙知延齡與馬雄不睦，雖共事三桂，而心忌之。馬畏孫之逼己，乃擴大其猜疑而利用之，因先使人說孔四貞以朝廷恩德，然後更說延齡以利害與大義。延齡以三桂不重用己而重用馬雄，意遂動搖，乃使傅宏烈東行，聯絡清軍。宏烈率兵出廣西，即傳檄聲討三桂之叛逆，並從尙可喜規復肇慶（即今廣東省高要縣），迎清軍自江西入廣東。三桂恨其誑己，令馬雄害其家屬於柳州。宏烈乃建議清軍曰：「王師但進廣東爲聲援，則廣西一面，宏烈可獨當之。但當假以虛銜，並頒各土司印，以便號召。」清軍以聞，清廷授宏烈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准增募義勇，便宜行事，並令莽依圖、尙之信各分兵助之。然兵久不集。宏烈乃使人往勸延齡及早反正。而馬雄則密告三桂謂延齡有異志，當急圖之。三桂乃四貞之義父，知延齡反覆無常，至是乃決意除之以去後患。

吳三桂使其從孫吳世琮領兵，以東攻廣東爲名，過桂林，延齡出迎，敍舊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苗兵數十突出馬前圍攻延齡殺之，四貞以三桂之義女入滇，三桂仍倚之以羈縻其在桂之軍。

傅宏烈聞延齡已死，以桂軍多有可招撫者，乃不再等候友軍分兵來助，而率其所部獨力入廣西，襲克梧州（今廣西省蒼梧縣）、潯州（今廣西省桂平縣）。遂爲吳世琮在廣西之勁敵。及後馬雄死，宏烈說其子馬承蔭率所部降清，於是吳世琮在廣西立足不穩，廣西終非三桂所有矣。（以上參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六九—四七三）

八、吳三桂之敗

吳三桂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失去陝西、福建、廣東三大援，又失去江西。因使大將馬寶、胡國柱南攻廣東；使其從孫吳世琮攻孫延齡於桂林，以圖兩粵，是乃爲唇齒之自救，非復創建大業之企圖矣。

清仁皇帝以吳三桂急圖自救，乃命諸大將軍專攻湖南，使其不得動轉。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清廷調陝西精兵至湖南，使將軍穆占率之進攻茶陵，拔湘東十三縣。詔令簡親王喇布守茶陵，穆占率軍北上，與大將軍岳樂共攻劉陽、平江克之。因得招降三桂之水師將軍林興珠於湘潭。於是三桂失去湖南東北部，除雲、貴二省完整無缺外，只控四川、湖南、廣西之一部而已，

三桂自起兵以來，東西調發，用度浩繁，各地賦稅，不足以供軍需，財用漸竭，情弱勢絀，恐四方見輕，將士解體，乃欲示以威重，維護人心，因明裔既絕，只好示意部下，令其勸進，自稱大號。以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地當兵衝，遂徙都焉，改曰定天府，築壇南嶽，於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三月朔日郊天即位，國號曰周，建元昭武，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殿瓦不及黃，乃用漆塗之，構廬舍萬間以爲朝房，令雲南、貴州、四川、湖南舉行鄉試，取消復明口號、創立新周朝廷，由此益失衆心。

三桂以永興乃衡州之門戶，落入敵手，勢在必爭，乃調集大將馬寶、王緒、胡國柱諸軍，悉力攻永興，至卽殲滅都統伊里布之軍。清統領碩岱據城死守，城毀於礮，囊土補之，力戰二十日，瀕危者數。清揚威大將軍喇布居茶陵不敢救，將軍穆占自郴州（今郴縣）來援，爲吳軍擊破。八月，城不支，因三桂暴卒，吳軍乃自動解圍去。

三桂六十七歲死，諸將迎其孫世璠於雲南立之。聚諸將謀大策，吳國貴因復倡北進之策曰：

「從前所爲皆大誤，今日之計，宜棄滇不顧，北向以爭天下；以一軍圖荆州，略襄陽，直趨河南；一軍下武昌，順流而下，經略江北。吾輩勿畏難，勿卹死，寧進死，毋退生，殊死決戰，剜中原之腹心，斷東南之漕運，卽令不能統一中國，則黃河以南，我當斷而有之也。」（見清代通史上卷頁四七四）

諸將皆重滇，馬寶首梗議，一唱百和，計遂不行。

吳世璠卽帝位後，改元洪化，不敢留居衡州，而退居貴陽。於是清軍勢振，安親王岳樂在湖南，廣西巡撫傅宏烈與莽依圖、傅喇塔在廣西，平涼提督王進寶與陝西提督趙良棟在四川，皆累戰累捷。至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正月，清軍收復岳州（岳陽）。澧州（今澧縣）勢孤無援亦降於清。不久常德、長沙亦陷，清軍至衡州城下，縱反間造謠言以離間吳軍。守衡州之吳國貴、夏國相南走。清將穆占追擊至永州（今零陵），其後國貴戰死武岡（湖南今縣）國柱敗走貴陽，吳世琮死於廣西，王屛藩死於四川。清軍節節近逼雲貴，迫使吳世璠退負一隅，亦不久終於敗亡矣。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吳氏之結局

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〇）十月，清將彭泰率湖南之軍由平越（今貴州省貴定縣東北沅江上游）趨貴陽，新周國二世皇帝吳世璠偕吳應麒奔雲南，周之文武官員降清者二百餘人。

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正月，吳將夏國相、高起隆與王會等，擁衆兩萬餘屯於平遠（今貴州省織金縣）西南

山，又以兵萬餘據盤江（今貴州省晴隆縣之東）西坡天險，螺旋而上。吳軍以象陣迎戰，清軍望見驚潰，清將蔡毓榮以紅旗督戰，衆奔不能止，死傷甚衆。逾二日，毓榮整軍復攻，吳軍棄險而走。於是貴州全省皆失於清。

清貝子賴塔（繼任傅拉塔者）率廣西之軍入滇，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二月與湖南之清軍會於曲靖（雲南省今縣），進攻昆明。吳世璠使其將郭壯圖率步騎數萬及象隊，迎戰於三十里外。清貝子彰泰軍在左，賴塔軍在右，自卯激戰至午，五戰五進。忽吳軍象陣反奔踐蹈軍亂，清以勁騎左右衝之，吳軍大敗，追至城南歸化寺，擒斬甚夥，遂相戰於城下。清軍爲長圍數十里，昆明城危急，世璠遣使召其外地兵將回救。清軍分別追擊攔杜，吳軍將領或死或降，無一能至城外者。世璠修書許割地與西藏達賴喇嘛，請其出兵相援。書爲清軍所截，亦不得達。清軍趙良棟之師自四月南至昆明，與湘、粵軍合力攻城，吳世璠率衆死守，又月餘不能下。

十月，昆明城中食糧且盡，其南門守將潛納款，啓門迎降。世璠晃旒南面服毒而死，時年十六歲。其大將郭壯圖、方英等皆力戰後自刎死，胡國柱在滇西自焚。清軍俘其大學士方光琛，將軍夏國相，馬寶斬之。於是函吳世璠首級入京，析吳三桂骨骸，頒示海內。雲貴至此悉平。

報至京師，仁皇帝詔戶部發帑銀代還各省積欠戰士之餉五百六十餘萬兩。然後大赦，下詔班師。

自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冬，吳三桂以撤藩舉兵，數月之間清廷失去南部六省。廣東危急，中原動搖。及王輔臣在陝殺清將莫洛，舉兵叛清，響應吳三桂，而陝、甘二省又繼雲、貴六省失去。吳三桂之勢力，此爲頂點。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清大將軍圖海以戰勝察哈爾蒙古之餘威，一戰而規復關中陝西。同時大將軍傑書等亦敗耿精忠三路北伐之師於浙贛。耿精忠敗後降清，吳三桂之東西兩翼至此並翦。次年尚之信投降於清，孫延齡亦自行消滅

，吳三桂之勢力逐漸衰弱。其求明朝後裔擁立爲帝不得，乃自建號稱尊，只不過晚年自娛而已，心力已碎，故不數月而暴亡於衡州。自三桂死，岳州失，湖南之根基地遂不能保。王屏藩又敗死四川，後門洞開，餉糈更不能自給，不得不退守貴陽爲自保之計。於是清軍得勢，如虎傅翼，大軍遂得分道取貴入滇，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取貴州，翌年（一六八一）取雲南，計大亂九年，禍延十省，作戰八載，終於削平。全國除台灣鄭經猶奉永曆帝正朔外，餘皆統一於滿清矣。

二、耿尚二氏之結局

耿精忠軍敗降清，以隨剿海賊鄭經爲請。康親王傑書奏復其爵，及所屬官職如舊。清廷以吳三桂勢猶重，台灣鄭經方張海上，姑允其立功贖罪，以其弟耿昭忠爲鎮平將軍，使駐守福州（即福建林森縣）。及尚之信亦以廣州降清，潮州（今廣東潮陽縣）劉進忠繼之，清廷乃使耿精忠率軍進駐潮州以防鄭經之襲取。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四月，康親王傑書議令將軍賴塔（時貝子傅拉塔卒、以貝子賴塔繼其任）往守潮州，撤耿精忠還福州。仁皇帝慮精忠再度疑懼生變，詔令勿動。是年十一月，精忠藩下參領徐鴻弼等，遣人赴部，首告精忠造反，降清之後尚蓄許多逆謀，列其罪狀五款。同時精忠之弟昭忠亦以徐鴻弼等首詞疏入告，洗刷自己清白，免致將來株連。清廷皆以時機未至，留疏不發。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春，清廷召耿昭忠還京，以福州必須耿氏守之爲詞，詔精忠分守福州，以爲「備多力分」之計。然後密諭康親王傑書，勸令耿精忠自請入京覲見。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八月，耿精忠見吳三桂之勢力已徹底失敗，自己再不能三心二意，乃自請入京朝見，將其藩下官兵，交其大將馬九玉統轄之以行，耿藩從此告終。

耿精忠入朝覲見，清康熙帝玄燁即以所留之疏當面交之自讀，並令其赴刑部自辯。因馬九玉尚握兵柄，清廷猶不便遽發，乃繫耿精忠，以待徐鴻弼前來對簿。明年即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十月，清兵平定雲南，馬九玉亦解除兵柄歸旗安插。於是，台官交章奏言耿精忠及其黨應按律議磔，大學士明珠、勒德洪亦極言耿精忠罪在不赦，於清廷磔耿精忠於市。

尚之信以反對其父而降吳三桂，又以反對吳三桂撤換其所信之人而投降於滿清。既降之後，仍懷兩端，清廷數命其進兵，其自己不但不行，反而密止其他軍隊，視危不救，遇敵即退。直至吳三桂已死，之信始聽調遣。之信從征廣西，註軍武宣（即今廣西省武宣縣）。會其弟之孝謀奪王位，遣藩下人張允祥、張士選赴京告之信「心懷怨望，放言訕上，」以及種種不法情事。又有都統王國寶者，故之信私人，至是亦助之孝舉發之信罪。而之信母舒氏、胡氏，與兩廣總督金光祖、廣東巡撫金儁，亦相繼奏列之信罪狀。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三月，清廷以尚氏已微，無力變亂，乃遣刑部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之信聞之，乃自武宣還廣州，上疏抗辯。詔令至京對簿。而藩下總兵李天植與其弟尚之節怒王國寶讒構，誘殺之。清廷乃坐李天植、尚之節謀反罪，尚之孝革職。八月賜之信死，尚藩從此消滅。

三、清廢除藩鎮制度

吳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皆以汗馬功勞，封得王位，專制一方。在滿清初入關時，廣封藩王，正其利用漢人以制漢之政策也。及南明勢力掃除殆盡，各藩王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仁皇帝始感於藩鎮之禍，日夜思有以

去之，故移藩議起，遂定廟謨。而九載大勳，於焉克成，大患除去，而各邊疆大吏猶自久握兵柄，遂逞漸驕慢之勢，爲防患未然起見，仁皇帝乃於三藩平定後，盡沒藩產入官，以充軍餉；更逐漸撤回各省大兵，使回京休息，而於福州、廣州、荆州等地，另設八旗兵輪替駐防，不再以尺寸土地及一兵一丁世隸於臣下。凡親貴功臣，則畢留在京師候命，非有敕詔不許出京活動，藩鎭之禍從此根絕。

清廷爲賞賚立功諸臣，乃規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爵凡九等，給予月俸，分以莊田，使坐食祿賦，安養府邸。各功臣則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爵凡二十六等，雖世襲有差，却使之在實際上無幾微之權勢。蒙古各王公汗，則分劃定區使變遊牧爲定牧，由定牧再變爲農耕，以其王公汗中之一人其部人之君長，曰扎薩克，世世承襲，保塞守邊，永爲臣僕。對內地各省，則分設提督、總兵等官以統綠旗營兵，於各要衝之地則設將軍、都統等官以統帥駐防之八旗兵，然皆祇執掌兵柄，而不使擅財賦，使與文臣之巡撫互相牽制焉。是故清代從此再無唐代藩鎭之亂，亦無如宋代地方官無兵鎭暴之弊也。

滿清取明江山，是由機運之巧；而平定三藩，統一中國，則實充分使用滿洲人之全力，而又濟之漢人之綠營兵，始克成其功。方鄭成功圍攻南京時，清世祖欲退避回其老家瀋陽，因動員人力修築其保衛老家之柳條邊城。當聖祖議撤藩時，爲進可攻退可守計，修築柳條邊城之工程益急，是滿洲人在對三藩戰役中，時有逃回老家之念。試觀清廷責其順承郡王寧南靖寇大將軍勒爾錦之詔，可以證明滿洲之怯懦，詔云：

「吳逆初叛，即選滿漢精兵使順承郡王勒爾錦統率進討，三月至荆州，不能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賊得乘暇以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

相繼變亂，老師數載，毫無尺寸之功，惟安坐荆州，日索督撫司道之饋送。貝勒尚善等進取岳州，命以舟師斷賊糧餉，乃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爲辭。長沙已進大兵，尚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江右；貝子洞鄂，失機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進取岳州；命岳樂之江西軍進攻長沙；使圖海之陝西軍速復西涼，則國家疆域尚堪問乎？誤國病民在他人尚不可原，况王貝勒等國家休戚相關之人乎？議政王大臣等，其速舉我太祖太宗之軍法。嚴行議罪。」（見清代通史上卷四七六—四七七頁）

在滿洲人不能進平三藩之時，清廷乃以「自古漢人叛亂，俱以漢兵剿平之，豈待滿人之助」爲詞，激勵漢人組成綠旗營，如一代名將之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等奮勇於陝西；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等奮勇於湖廣；楊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等奮勇於福建；李之芳等奮勇於浙江；傅宏烈等奮勇於廣東，皆清廷激勵漢人之效也。（見康熙東華錄卷六康熙十八年十月上諭）

第七節　申　論

一、論吳三桂之拙

吳三桂實一笨拙之戰將，專制一方已非其器，根本不足當國家棟樑之選，遑論打江山稱王稱帝。其請清兵入關，不先去髮反爲多爾袞所薙，足見其毫無機心，更無遠慮。方其追擊永曆帝時，洪承疇嘗說之曰：「公與我今雖同隸滿洲，實一時隱忍而已。公追永明王（永曆帝）務宜從寬。我等不得不曠日彌久，以待天下之變。」三桂不悟，緬甸之役竟弑永曆，致令後來起兵反清，口號不響，其愚而自用，不如赤眉羣賊之立劉盆子遠矣。

自古打天下者不顧家，漢高祖劉邦有「分我一杯羹」之名言在。三桂既唱反清復明口號，不論其肯於復明與否，與滿清已結致死寃仇，再無講和餘地，此理自明。既或戰略上需要和談，亦應先取得絕對優勢，當勝利在握時，然後迫敵和談，獲取其交換條件。三桂欲劃長江請和，而冀保全其質子不受誅戮，却不提出交換條件，是自促清廷戮其質子也，其愚亦爲常人所不及。

當清軍進至荆襄時，軍情既怯，又無名將，力薄情虛，原可一鼓而走之，三桂明知清諸將無一可爲對手，却不乘時決策進取，實是失計之甚。當時諸將有建議「疾行渡江全師北進」者；有建議「直下南京扼運河以絕南北糧道」者，三桂皆不能用，坐失良機，自毀其大業矣。俗云：「能扶竹竿，不扶井繩。」擁護三桂舉兵者，並此亦不知矣。清軍對三桂本怯於作戰，故既至江北，仍無一軍敢渡江攖其鋒者。及見其不再前進一步，安親王岳樂，始渡江而南，由江西攻其側面。是三桂不自進取，招來之打擊也。古人云：「不能致人而致於人」正謂此耳。

三藩聯合反清，非爲復明，乃在保持撤藩後之共同利害，故其作戰目標與中國人民毫不相干，更無國家民族利益可言，尤其三桂最後自稱周帝，完全放棄「復明」口號，足見其以前號召皆欺人之談。亦皆反覆無常之輩，政綱全無，奚足以收攬天下人心？例吳國貴有國士之謀，吳氏不知以國士待之，如漢高之於張良；高大節有良將之略，吳氏不知以良將待之，如漢高之於韓信；再王屏藩有良相之風，吳氏不知以良相待之，如漢高之於蕭何。三桂部下非無傑才，特三桂無知人之明，不能知人善任，是以身敗名裂，貽笑天下後世。

二、論清廷之成就

表面言之，平定三藩之功，清聖祖玄燁幃幄運籌，作用至堪崇敬。但實際上玄燁幕後，猶有主持大計，決勝千

里之人在。其人爲誰?乃孝莊太皇太后博爾吉特氏是也。

玄燁八歲卽位，內大臣四人輔政，一切大計均取決於太皇太后孝莊，六年親政，孝莊仍未放手。撤藩之議廷臣爭論很久，玄燁之決策，孝莊實在幕後主之。三藩變起，又有蒙古察哈爾部與敖汗部之叛，孝莊荐圖海率奴隸轎夫以征蒙古。任七大將軍，率滿蒙古大兵，向長江進迫。及見滿蒙兵將柔弱不堪作戰，立卽激勵漢人，擴充綠營，選拔名將，指揮並進，玄燁固屬少年英發，而決機立斷，孝莊實在幕後。

三藩起時，清廷宿將彫謝，所命七大將軍，皆非三桂對手。尙善擅長於心理作戰，能攻打三桂內心之短處，能使三桂戰志一餒，自亂其謀，尙善「攻心」謀略，應居不世之功。玄燁獨賞識首先「攻城」之岳樂，而未奬首先「攻心」之尙善，自是一般見識，不懂孫子「攻心爲上」「攻城最下」之理也。魏源修聖武記，論此役戰勝之原因甚確：

「恭讀平定三逆方略，而知其戰勝於廟堂者數端：一則不蹈漢誅晁錯之轍，還咎於首議撤藩之人；二則不從達賴喇嘛裂土罷兵苟且息事之請，力申天討；三則不寬王貝勒老師養寇之罪，罰先行於親貴。諭綠旗諸將等以「從古漢人叛亂止用漢人剿平，豈有滿兵助戰」?故一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奮於陜；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奮於楚；楊捷、施琅、姚啓聖、吳興祚奮於閩；李之芳奮於浙；傅宏烈奮於粵，羣策羣力，敵愾同仇。又任岳樂、傅喇塔於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於滿洲，一時開國宿將俱盡，諸臣不必皆三桂敵，率能戮蚩尤於涿鹿、覆豨布於荆吳。其時亂起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楚急則調安慶兵赴楚。河南兵移安慶，又調兵屯河南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屯

太原以繼之；聞警則調江寧、江西兵赴閩浙，調兗州兵赴江寧，又調兵赴兗州以繼之，使賊渠不得出湖南一步。各邊雖亂，而江淮晏然，得以轉輸財賦，佐軍興之急，而賊惟以一隅敵天下，餉匱財竭，重斂勞怨，遂臻瓦解。且羽書絡繹，命兵部於驛遞之外，每四百里置筆帖式、撥什庫各一；以速郵傳，詰奸宄、防詐僞。甘肅西邊五千餘里，九日可至；荊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每日軍報三四百疏，手批口諭，發縱指示，洞的中竅，遵命者罔不摧敵，違機者罔無鈍衄，用能指麾臂使於數千里之外，健行默運於八載一日之餘！兵多而民不擾，餉費而賦不增。至矣哉，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是知覆蚩尤於涿鹿者，軒皇，非力牧也；禽豨布於荊吳者，高祖，非絳灌也。」

此雖出於臣下頌詞，但平定三藩大亂，由於青年皇帝玄燁廟議成功，却屬事實。

第十三章　清平定內外蒙古之戰（附圖十六—六五四、六五五、六五六、六五七、六五八、六五九、六六〇）

元代後裔之蒙古人，仍以遊牧爲行國。滿淸指遊牧於漠南者爲內蒙古；漠北者爲外蒙古。當努兒哈赤初起滿洲時，內蒙古各部多助明禦淸。明萬曆二十二年、西元一五九四），內蒙古科爾沁部首爲滿淸擊降，各部亦陸續屬服。至明崇禎五年（一六三二），滿淸遂平定內蒙古各部，改其行國爲定地耕牧，徵調其人馬，用以攻打明朝。

內蒙既定，滿淸遂即檄定外蒙，後經蘇尼特部騰吉思之變，更出兵征服外蒙古。自此內外蒙古遊牧地盡收入中國版圖。

第一節　蒙古之大勢

一、蒙古之名稱及其發展

蒙古乃元代後裔，元代蒙古入主中國九十餘年，史稱元朝。方其盛時，曾混一亞洲，並統有歐洲之一部。明太祖朱元璋推倒「大元帝國」後，元代遺族北歸和林（在今外蒙古庫倫之東）更歷五主，始去「大元」國號，自稱「韃靼可汗」。然其內部仍弑篡相尋，廢立不時，明永樂初（一四〇三年以後），有本雅失里可汗，爲阿魯台所立；宣德中（一四二六——一四三五）脫脫不花可汗，爲瓦剌酋長脫歡所立；景泰中（一四五〇——一四五五）也先篡

之；不久部下仍立脫脫不花之子，號小王子。自是世以小王子爲稱。正德中（一五〇六——一五二二）小王子達延可汗有武略，收拾也先之亂，控弦之士十餘萬，中興蒙古帝國。威力所及，青海、烏斯藏（卽西藏），以及新疆之厄魯特各部，無不聽命。及其年老厭戰，佞佛敎，希求和平，明朝始渡過難關。達延汗遺命，以人多地廣難以爲治，乃以大沙漠爲中心，令其長子圖魯，率領巴爾蘇、阿爾楚、鄂爾齊諸弟在漠南遊牧。而留其季子格埒森扎賚爾統御漠北，是爲「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分治之始。

達延汗八十歲卒，其時長子圖魯已死，其長子博迪襲汗位，漠北以漠南部地近明代邊藩，呼之曰察哈爾，明人作插漢兒。察哈爾者卽「接近」、「前線」之意。博迪傳位於其子達賚遜庫可汗，常寇明邊，明人謂爲「土蠻」。明不勝其擾，乃堅築長城以拒。土蠻爲便於寇掠計，乃區分其族人爲浩齊特部、蘇尼特部、烏珠穆沁部、敖汗部、奈曼部，皆以圖魯後裔爲領袖；鄂爾多斯部、土默特部以巴爾蘇後人爲領袖；阿巴克部、阿巴哈納爾部、茂名安部、四子部以阿爾楚後裔爲領袖；克什克騰部以鄂爾齊後裔爲領袖。以上各部皆統於察哈爾，故稱「察哈爾蒙古」。

明成祖北征蒙古，蒙古分爲「韃靼」、「瓦剌」二大部，東西對峙。韃靼大臣阿魯台擁衆擅國，權力高出於可汗上。既而爲瓦剌所殺，其遺族有蒙古塔斯哈喇者，率衆逃嫩江，依「兀良哈」人明福餘衞後裔，以建部曰「科爾沁」。其後部族繁衍，分牧各地，若扎賚特部、杜爾伯特部、郭爾羅斯部、阿魯科爾沁部，皆其支裔也。

蒙古人自稱其族曰「喀爾喀」，以別於「兀良哈」人、「索倫」人及其他族人。明初投降封爲「朶顏衞」、「泰寧衞」、「福餘衞」，以統轄各地之兀良哈（一稱烏梁海鮮卑托跋之後裔）人、索倫人及蒙古人。此三衞指揮，皆元代大臣之裔，因自號喀爾喀，是爲「東方喀爾喀」。後分出之巴林部、扎魯特部、翁牛特部、錫伯部、卦勒察

部，皆其後裔也。各部以翁牛特部爲首，故翁牛特清實錄中稱爲喀爾喀部。

達延汗季子格埓森扎賚爾之後裔，後分爲「車臣部」、「土謝圖部」、「扎薩克圖部」，世遊牧在漠北，自稱「喀爾喀」，是爲「漠北喀爾喀」。其遊牧地區東至勒拿河，西至鄂畢河，北至北極海，南至大漠，滿清統稱曰「外蒙古」。爾時面積實包括西伯利亞全部。

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征服之斡亦喇族人，因臣服蒙古久，又多與蒙古聯姻，乃通用蒙古語文，時人以「西蒙古」視之。明初，其部有瑪哈木者，稱雄於大漠南北。其子脫歡繼之，驍勇不讓其父，率衆東擊科爾沁始祖阿魯台殺之，併有蒙古。其子也先，更南犯明邊，擄明英宗於土木堡。也先死，其部爲達延汗驅逐，逃於伊犂河域，自稱「準噶爾部」。與伊魯吉斯河之「杜爾伯特部」；塔爾巴哈地方之「土爾扈特部」；烏魯木齊之「和碩特部」，稱爲「西蒙古四厄魯特」，亦曰「四衞拉特」。而「青海蒙古」、「西藏蒙古」，乃四衞拉特中和碩特之部人。

二、蒙古人之生活與內訌

中國有五千年之歷史，有上千種之各具民族特性之宗族，更使用上百種之語言，但所使用之文字能成爲書籍者則僅有五種。卽漢文、滿文、蒙文、回文、藏文是也。故民國肇建，通稱五族共和，實則民族何止於五，乃五種有文字之文化民族耳。蒙古人者卽講蒙古語，用蒙古文之人羣，中國各地皆有之，惟「不郛郭，不宮室，不耕植，穹帳寄，而水草逐」之遊牧者，固守蒙古古老生活方式者，則惟有中國北方大漠南北。滿清改變其「以人不以地」蒙古族名，使之限地遊牧，因以其族名名其限地，此「內蒙古」、「外蒙古」、「西蒙古」、「青海蒙古」之由來。

滿人本爲女眞族，生活方式與蒙古人、兀良哈人、索倫人相近。因欲爭取明室江山，急需生活接近諸族之弓馬

相助，尤其蒙古人，純然遊牧行國，弓馬最强，與明朝接近亦最多，滿人欲用其人馬，更欲借其地區進兵攻明，故努兒哈赤統一本族以後，次一征服目標卽爲蒙古，再次一目標方爲朝鮮，征服明朝初猶不敢想望焉。

常爲明守禦鐵嶺以北地區之「扈倫」人，分爲「哈達」、「輝發」、「烏拉」、「葉赫」四部，乃元代后妃及駙馬懿親之族，爲女眞人蒙古人之混血種。四部以葉赫最强，號塞外雄部。努兒哈赤娶葉赫之女爲妻。察哈爾博迪六玄孫林丹汗，亦娶葉赫之女，此兩連襟兄弟以姻親往還，各作其所要之情報戰。

林丹汗有雄心，企圖統一蒙古，繼而南侵中國。整軍經武，不遺餘力，嘗侵奪明朶顏、泰寧衞之畜羣與牧場，以益其近族敖汗、奈曼，喀喇沁及土默特部。又屢寇明疆，宣府、大同，屢遭侵逼，因自稱胡土克圖可汗，要各部蒙古悉聽其指揮。但諸部畏其暴橫，無擁戴者，明史所謂之「插漢兒虎墩兒」卽指其自稱胡土克圖可汗言也。惜其不善撫衆，有戰功而不知綏徠，終於無所成就也。

科爾沁部長「翁阿岱莽古斯」明安，自以東方之强，心嫉努兒哈赤。而察哈爾林丹汗侵奪明安近族朶顏衞、泰寧衞畜羣及牧場，以予其近族，明安心不服。而林丹汗却以蒙古領袖自居，要求各部尊之爲胡土克圖大汗。嫉之如仇，每欲攻之，因遣使聯合漠北、漠西各部，及青海、西藏各教主，與西遼河（卽西喇木倫）、嫩江各部蒙古，要約一致反對林丹汗之狂妄行爲。

第二節　滿蒙之戰地狀況

一、行國與居國

試以台灣台北爲中心，取台北至吉林省長春市之距離爲半徑，在中華民國全圖上劃一大弧形，則此弧線經遼北省通遼縣、熱河省林西縣、察哈爾省多倫縣及滂江、綏遠省五原縣、寧夏省銀川縣、甘肅省蘭州市、西康省康定縣，以達雲南省大理縣。在此一大弧線內之地域可稱爲城市村鎮區，所建之國家概爲「居國」，在此大弧線外地勢高寒，只宜逐水草行遊牧，所建國家概爲「行國」。在此弧線上居住之人羣則是宜農宜牧，可居可行，所建之國家則爲半行半居國家。考之中國歷史，歷歷不爽。故此一大弧線可爲行國與居國之分界線。

史傳秦漢時匈奴廬帳漠北，常來漠南寇邊，置左右賢王，一居東方，與濊貊、東胡相接；一居西方，與氐、羌相接；而單于庭則直鄰代郡、雲中。攘之則退還漠北，依大漠爲庇護。燕、趙、秦、漢不勝與擾，乃在此大弧線上修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迄遼東以拒之。此古代胡與漢，行國與居國之界劃也。後漢匈奴因進爲長城所阻，退亦常遭追擊，乃大部投降漢朝，餘則移居中亞、西亞，進入歐洲，空其地爲東胡鮮卑所佔領。三國西晉疏於邊防，致釀五胡亂華之變。及五胡入中原變爲居國，於是又有柔然、奚、突厥、回紇、西羌等起於弧線外，先後建設行國。故北魏、北齊、北周及隋，仍修築長城以爲防禦。唐太宗曾遭突厥之襲，幾失長安，因而發憤圖强，蕩平突厥，在弧線外遍設都護以爲統治，一時稱爲極盛，但控御未久而契丹建立「大遼帝國」於熱河省北部，以半行國半居國之新方式，實力極强，聲威遠振，世界人士稱中國CHINA者、有謂契丹之轉音者。女眞於宋徽宗政和四年（西元一一一四）叛遼獨立，不三年而滅遼。建立「大金帝國」，立國百二十年，竟爲宋元聯軍所攻滅。滿清乃金女眞族之遺裔，先世受元朝之鎮撫，遊牧射獵兼事種植，屋居於混同江南北。明有大位，武力東達苦夷（即今庫頁島），女眞諸部相率歸附。明廷因仿內地衞所之制，分建衞（一百八十四）、所（二十餘）、站各據點。滿清先世乃建州女眞一

衞指揮，自認爲金朝後裔，故國號「大金」，史稱之爲「後金」，言其爲金女眞之後也。

明時女眞部落散處於白水黑水間，漁獵採掘爲生。其宗族部落分爲「建州」、「長白山」、「東海」、「扈倫」四大部。蘇克素護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屬於建州部，散居遼瀋之東，即今安東省北部地區。訥殷、珠舍哩、鴨綠江屬於長白山部，散居於長白山與鴨綠江各地，即今安東省東部及南部。瓦爾喀、庫爾哈等屬於東海部（亦稱窩集部或渥集部），散居長白山部之東北，今松江省、合江省以東，東臨日本海及白令海峽，北極北冰洋海岸以及明代野人衞地方。葉赫、哈達、輝發、烏拉屬於扈倫部，亦稱「忽制溫部」，散處於鐵嶺以北明海西衞一帶，即今遼北省、吉林省地方，滿清以哈達在廣順關外，故呼之爲「南關」；以葉赫在鎭北關外，故呼之爲「北關」。女眞四大部建州與扈倫兩部，正在由行國變居國途中；因其築城寨爲居，以射獵採掘貿易爲生，間亦耕植，故能吸取行國居國兩種文化之長處，稱雄於中國。至於長白、東海兩女眞，猶是山居林處之野人羣，故稱「生女眞」，完全爲山林之行國。建州女眞常掠其人以充八旗兵員，其未被俘掠者迄今仍野人也。

蒙古科爾沁部已由遊牧之行國，漸築城於嫩江流域，有進化爲居國之勢。其由明代朶顏等三衞所改之喀爾喀五部，則遊牧於今遼北省及熱河省東北部；與科爾沁同族之扎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等部，時交雜遊牧於吉林省北部、嫩江省東部、黑龍江及興安省亦有之。因其皆爲完全之行國，時相交雜無足爲奇。至於蒙古察哈爾所屬之各部，亦僅有林丹汗嘗居於元代之舊開平城（在今察哈爾省多倫縣西北上都河南岸上），其餘各部皆散行遊牧於今察哈爾省、綏遠省、寧夏省北部，及熱河省西北部，逐水草移動，牧羣到處，部人隨之，純然行國，無定居也。水草盡則他徙，不解耕種。故其部落名稱皆以人羣不以地。

二、文化與地略空間

中國之北方及東北具有極多之宗族，每一宗族各具有其本身之文化，契丹人建設大遼帝國於中國北方，首先轉其行國文化爲居國文化，設置上京、中京、東京、西京、南京五京。其上京臨潢府，卽今熱河林東縣；中京大定府，卽今熱河寧城縣南之大寧城（亦名大明城，明大寧王曾鎭此）；東京初爲興中府，卽今熱河朝陽縣。後滅女眞族之渤海國，徙東京至遼陽府，解今遼寧省之遼陽縣。其西京大同府，卽今山西省大同縣。南京析津府，卽今北平城。除此五京外，其皇帝生活均保持行國之傳統習慣，按四季以徙其行營，號爲「捺缽」，卽春捺缽到東方射天鵝；夏捺缽到北方名曰避暑；秋捺缽到西方獵虎豹；冬捺缽到南方名曰避寒。實行四時巡狩，藉便練武，伸張國力，並可撫地方以示與民同樂也。

契丹人以此行國兼居國之方式統治中國北部近三百年。遼主食契丹人之食，衣契丹人之衣，住契丹人之帳，却亦居漢人之城池，乘蒙古之馬匹，坐奚人之車，用女眞人之弓箭，信仰印度人之佛教，而行薩滿人之再生禮。契丹人混合各宗各族之文化，實能吸其精華，用其所長矣。

女眞族久受契丹人統治，學習契丹人文化，更與宋聯兵，顚覆遼朝而建設大金帝國。然後進滅北宋，北築邊堡長城以禦蒙古，使不得越興安嶺東進一步者百餘年。採取漢族儒家思想以治其國，史稱之曰「小堯舜」。滿洲初建，其所以自稱「後金者」，卽欲以此爲政治號召也。

成吉思汗，學習於遼、金「化宗族爲國家」。惟東阻於金源邊堡長城，不得不轉道西向以圖金之側面。終於仿效金人聯宋謀遼之遺策，聯合南宋以滅金朝。然後再滅南宋，建立大元帝國。但元朝未能學習「小堯舜」之治國精

神，而採取極不平等之階級獨裁，致遭意外之反抗。不及百年而被明人驅逐於中原之外。其失敗原因固多，要以文化太低，不知因地應變爲其主因，當無疑議。

滿清起於明朝衰微之時，金人所建之金源邊堡長城業已頹廢無用，金源邊堡內之「小堯舜」政治區域，北有蒙古之科爾沁、喀爾喀及察哈爾勢力；南有腐敗貪污明朝酣睡。滿清此時欲再興金朝，必須先恢復金源邊堡以內之地域，然後西征察哈爾，南越薊鎮、宣化、大同之邊牆，壓迫明室退至長江以南，方能達成其「後金」有如「前金」之願望。

努兒哈赤深知其叛明行爲，爲明廷所不容，必須集其全力，決以死戰而後可。薩爾滸之戰，明軍大失其利，當然明廷難從此甘心，將會再興師動衆，大舉進攻。其進攻方案不外三途：一爲繼續由遼瀋之西作正面進攻，但以上次明軍失敗情形觀之，其可能性已少；二爲明軍由山東出兵，從海上與朝鮮聯軍以攻滿洲側背，但可能性雖大，而海上運輸較難使用較大兵力，朝鮮又不可能出其全力，故顧慮尚不太大；三爲明軍與蒙古合兵，由西遼河以南地區，直向遼東行包圍攻擊，足以使滿洲遭受最大打擊。故滿洲作未雨綢繆之計，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制止蒙古、朝鮮之與明朝合作。同時並準備兵力，以爭取西遼河及朝鮮兩方面之地域。

第三節　滿蒙地理狀況

一、滿洲地理狀況

滿洲初名「建州女眞」，迨「後金」國號改爲「大清」，其範圍包括建州以外之各女眞部落。所有女眞族人及

與女眞族有血緣關係諸人，統稱爲「滿洲人」，簡稱「滿族」。

努兒哈赤初都新京（今安東省新賓縣），薩爾滸戰後，乘勢攻取明之遼陽、瀋陽、鐵嶺、開原等地，乃移都遼陽城，不久又遷瀋陽城，改瀋陽爲盛京。

瀋陽乃渤海國之「瀋州」，元代之「瀋陽路」、明代爲「遼東都指揮使司」所轄之「瀋陽中衞」，城周十餘里，其南有南關城周不及一里，與遼陽城互爲犄角，所謂「遼陽之頭目，廣寧之唇齒」是也。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駐遼陽，建州叛亂後，其下仍轄有定遼中衞、定遼左衞、定遼右衞、定遼前衞、定遼後衞、東寧衞、自在州衞、海州衞、盔州衞、復州衞、金州衞、廣寧衞、廣寧中衞、廣寧左衞、廣寧右衞、義州衞、廣寧後屯衞、廣寧中屯衞、廣寧左屯衞、廣寧右屯衞、廣寧前屯衞、寧遠衞、瀋陽中衞、鐵嶺衞、三萬衞、遼海衞、安東衞、撫順衞、清河衞、懿路衞、蓋州衞、中固衞、開元衞，計共三十三衞。松山所、大凌河所、寧遠中左所、寧遠中所、寧遠右所、廣寧中後所、廣寧中所、廣寧前所、撫順所、清河所、懿路中左所、懿路中所、懿路右所、金州中屯所、金州左所，計共十五所。衞轄地相當於州，所則幾等於縣。明於指揮使司地境上築有土石之遼東邊牆，稱爲「遼東邊堡」。計有十餘關及九十四堡。遼瀋戰後，明人敗而滿州勝，於是遼河以東之地，盡落入滿州之手。因而滿洲之開原、鐵嶺與蒙古及女眞扈倫部遂相連結。

在遼陽、瀋陽戰役中，明軍僱庸蒙古兵萬餘人，此輩，唯利是視，均與漢州私通。明清之戰，往往開城納滿州人。努兒哈赤因此，得以洞悉蒙古情事，對於後來吞併蒙古作戰關係極大。

遼河既成爲明與滿州之新國界，而遼河中段之鐵嶺，却成爲滿州與蒙古扈倫四部之交叉點。在當時遼河之東源

諸河流域。爲扈倫部葉赫、烏拉、輝發、哈達四部之遊牧地；而遼河西源之西遼河（卽西喇木倫）流域正爲蒙古各部之遊牧地。而鐵嶺南距瀋陽僅百四十里，較明軍兵力集中地之廣寧（卽今遼寧省北鎭縣遠在三百里外）尤近。故努兒哈赤爲確保鐵嶺戰略要地以屏蔽瀋陽，必得先穩定廣寧及朝鮮方面之狀況，施用全力攻取扈倫及蒙古各部。不然便無法求側背上之安全，脫離兩面作戰之威脅。

二、東蒙古及西遼河蒙古地理狀況

滿州人欲求其本族之統一。自當分化外族使之分離，便於驅使。因此乃呼「科爾沁蒙古」及「喀爾喀蒙古」之遊牧在嫩江流域者爲「東蒙古」；呼「察哈爾蒙古」及遊牧在西遼河流域者曰「西蒙古」。至於「內蒙古」之名稱當時尙未有，入關定鼎北京後始有「內外蒙古」之稱。

嫩江發源於安東省南邊之清原、柳河二縣境。經海龍縣東北入吉林樺甸縣，北流入永吉縣。再經舒蘭、法惠西北入扶餘縣，流入嫩江省境，始名曰嫩江。原來遊牧人羣無地域限制，又因水草豐盛，無須逐尋，人隨畜羣，任意所之，故科爾沁蒙古各部、喀爾喀各部，交錯於松遼平原，原在明之朶顏、泰寧、福餘三衞區中任縱橫也。明史所謂「南不得逾會州（在今熱河省平原）之青城（在今熱河省寧城縣大城子），東不得過開原（卽今遼北省開原縣）三岔河。」卽指明棄大寧後之「兀良哈三衞」遊牧地而言。

「兀良哈三衞」者乃兀良哈人故地，明分封元臣降者統治之爲三衞，使爲明防守北邊。明實錄謂：「洪武二十二年（一三八九），故元宗室遼王阿禮失里及朶顏，請內附，詔以兀良哈之地置三衞居之。其地在潢水（卽西遼河）之北，卽遼金時臨潢（卽今熱河省林東縣）、慶州（在今熱河省林西縣北境內）諸境。中曰『泰寧衞』，以阿禮

失里爲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同知；東曰『福餘衞』，以海撒男答溪爲指揮同知；西曰『朶顏衞』，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各領部落爲外藩」，是「朶顏衞」在西遼河上游，即今熱河省之北及西北部；「泰寧衞」在遼河套南北，即今遼北省通遼縣境及其以北；「福餘衞」在嫩江中下游，即今嫩江及興安兩省地及其以北。此三衞歸「大寧都司」管轄，關於兀良哈地，明實錄謂：「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藩。二十年命宋國公馮勝等去征納哈出，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戍以控制之。勝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尋盡平朶顏三衞地。」是兀良哈與納哈出乃遼金之遺，其勢力曾威迫至大寧，明人破降之，以其西部分封朶顏三衞，東部猶其降者所據爲生孳。扈倫四部世忠於明，其遺裔也。

明大寧王鎭在大寧（今熱河省寧城縣南大明城），所謂「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自遼以後皆爲北偏重地。明初分藩列戍，所以東臂遼東，西肘宣府，使藩垣鞏固，門庭無覬覦之隙也。」其分戍地點爲大寧中衞（即今大明城）、大寧左衞（今熱河省建平縣黑水鎭）、大寧右衞（今熱河省寧城縣西大城子一名青城）、全寧衞（今熱河省赤峯縣北烏丹城）木楡衞、（今熱河省赤峯縣與圍場縣間）、富峪衞（今熱河省凌源縣東北建平縣西南）、會州衞（今熱河省平泉縣）、寬城衞（今熱河省平泉東西與凌源縣西南）安州衞（今熱河省隆化縣）、興州中衞（今熱河省豐城縣）、興州後衞（今熱河省灤平縣）、興州右衞（今熱河省承德縣）、興州左衞（今察哈爾省沽源縣）、興州前衞（今熱河省經棚縣）、開平衞（今察哈爾省多倫縣西北）、營州前衞（今熱河省綏東縣）、營州左衞（今熱河省建平縣新惠一帶）、營州中衞（今熱河省朝陽縣）、營州右衞（今熱河省阜新縣）、營州後衞（今熱河省凌南縣）、朶顏衞（以今熱河省林西縣東北慶州城爲衞城）、泰寧衞（以今熱河省開魯縣北之魯北縣

爲衞城）、福餘衞（以今吉林省扶餘縣爲衞城）二十三衞，又有建州（今熱河朝陽西）、松山（今熱河赤峯）、惠和（今熱河建平）、閭山（今熱河阜新東）、饒州（今熱河赤峯西北）、寬河（今熱河平泉南）、永州（今熱河開魯西南）等十餘千戶所。是兀良哈三衞地在西遼河以北。老哈河流域與遼河下游皆明所置漢人衞所之地。讀史方輿紀要作者顧祖禹，論大寧衞各地有言：「衞居宣、遼之肘腋，爲燕冀之屏翰，自秦、漢以上皆爲中原地，晉室不綱，鮮卑强恣，遂竊其土疆爲中原患。慕容令言於其父垂曰：『守龍城（今熱河朝陽城）以內撫燕、代，外懷羣夸，肥如之險，足以自保』。垂不從而奔秦。其後慕容寶還據其地，立國猶數十年，唐置營州，鎭懾蕃落，天寶中，爲平盧鎭，掎角范陽，襟帶遼、碣，安祿山幷帥其地，遂成唐室之禍。五季濁亂，營州先入契丹，因而窺伺河北，收地燕、雲，萌芽於朱梁之季，泛濫於弱宋之時，履霜堅冰，信非一日之故矣。」由此可知，滿州之所以必取西遼河地，實因其地關係重要，勢在必爭也。

三、察哈爾蒙古地理狀況

察哈爾蒙古之中心在元之上都，即明開平衞所在之開平城也。地在今察哈爾省多倫縣西北，東至大寧中衞城四百三十里，東南至古北口四百里，西南至宣化（即今察哈爾省之縣）七百里，南至北京城（即今北平）六百三十里，北至大漠四百七十里。其地乃秦長城最爲斗羣懸遠之處，史漢所謂「斗羣縣造陽地」是也，蓋因長城在其北，然後東走多倫北，東入熱河省圍場縣內，經赤峯以北，東去遼東，在圍場之西，綏遠五原以東，趙、燕長城線以北，秦皇長城線之南，其間東西長三千里，南北廣一千二百里，秦始皇開闢之「新秦地」，已將原上谷郡治所在之造陽縣，遷於新秦地，稱爲「斗羣縣造陽地」，但新郡未成而秦皇死，匈奴遂入佔此新秦地，與漢以燕趙長城爲界，常

置左賢王於龍城，即秦新築而未成之造陽城也，遼時爲西奚所居，金置爲桓州以居奚契丹人，爲守金源邊堡長城外，蒙古呼之爲「塔塔兒」，意卽爲守長城人。蒙古人主中原，蒙古主蒙哥使其弟忽必烈鎭此，漸築城郭爲上都，成爲元代「草原行都」所在。東統應昌路（今熱河省經棚縣）、全寧路（今熱河省赤峯縣北烏丹城）、泰寧路（今閭魯東）、大寧路（今熱河省寧城）等。方輿紀要所謂：「北拉沙漠，南屏燕薊，山川雄固，回環千里。元世祖忽必烈命劉秉忠予新桓州東四十里建開平府。龍岡蟠其陰，灤河經其陽，東北十里有大松林（卽熱察二省間之千里松林），鬱葱盤衛，山多材木，水饒魚蝦，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居民利之。尋建上都，歲嘗巡幸，與大都（今北平）並稱兩都。爲輔車之勢。地利誠得矣。明初洪武二年，常遇春取開平，遂建衞於此。成祖（卽明燕王朱棣）嘗曰：『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邊境永無事矣。』既而大寧內徙，興和復棄，開平孤懸絕塞，左右無援，遂棄其地。」

明燕王朱棣「靖難之師」，利用朶顏、泰寧、福餘三衞之幫助，奪大寧王朱權之兵，倒戈南京以攻其君，奪取帝位，是爲明成祖。成祖撤大寧都司至保定，撤大寧各衞之兵駐燕山以南，將舊有大寧三衞、興州五衞、營州五衞，以及會州、木楡、全寧、富峪、寬城、安州等衞一律改爲「屯衞」。當時明人謂「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三衞」。但就史實言，明之撤衞，表示不設防而已，兀良哈三衞並不曾得到畀地。如景泰五年（一四五四）泰寧衞指揮上書乞大寧廢城，詔不許，成化十四年（一四七八）朶顏衞同知等乞改貢道經大寧，詔不許。弘治十七年（一五〇四）朶顏衞請求增貢，在大寧等地互市，詔不許，宣德二年（一四二七）兀良哈三衞犯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時，上親巡諸關砦，駐蹕薊州之石門驛聞之曰：「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險，當出其不意擒之。」遂北至寬河進戰，兀良哈大

敗，誅其導師，遂進至冷嶺，又北至會州乃班師。是大寧、會州等地始終仍為明有也。故開平（今察哈爾多倫）一地非為孤懸絕域，明成祖以天子守邊而遷都到北京，常進出開平，開平附近各屯衛守禦之力猶極充足。迨明英宗土木之變（一四四九），天子被擄，明廷乃專心致力修築九邊堡長城於陰山（在今綏遠，察哈爾中部及熱河西部）、燕山（在今熱河省南界上）之線上。然後始放棄開平城，而成為「察哈爾蒙古」之政治中心地。

土默特部長阿爾坦，明封為順義王，改稱土蠻居歸化，即今綏遠省之歸綏城。在察哈爾林丹汗，最盛時，土默特有繼承王位之爭，請斷於察哈爾之林丹汗，而林丹汗自承先人餘業，即常居在開平城，有統一蒙古之雄心，但方略全無，終為滿清所破滅。

第四節　後金爭取東蒙古之戰

一、努兒哈赤對東蒙古之謀略

蒙古科爾沁部長明安雄視東方，對努兒哈赤之興起，自必忌嫉，因與葉赫、哈達、馬拉、輝發（扈倫四部），錫伯、卦勒察（喀爾喀五部之二）、珠里啥、訥殷（長白山部）合兵，號為「九國之師」，於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進擊努兒哈赤，戰於撫順以東之古埒山。九國之師敗績。明安，為探察對方內情，乃遣使與之通好。努兒哈赤因其來使，設計離間其九國情感，以便各個擊破。次年，努兒哈赤進攻烏拉部。科爾沁出兵援之，為所擊敗，於是扈倫四部遂一一破滅。

科爾沁部長明安，委遣使與滿洲往來，心嫉其強，而不敢與之抗，終以憂愁而死。新部長奧巴性較薄弱，努兒

哈赤益宜於施巧計矣。

明萬曆四十七年，即後金天命四年（一六一九），明遼東經略楊鎬，發動大軍，分四路進兵，大舉討伐叛明之建州衞並立僞年號爲後金主之努兒哈赤。是爲著名之「薩爾滸山之戰」。明軍四路軍之北路，自鐵嶺、開原東進之軍中，有扈倫部僅存之葉赫之兵，有蒙古喀爾喀部與扎魯特部之兵。及金後主努兒哈赤以各個擊破之作戰方式，分別擊破明之四路軍時，因鐵嶺之軍對後金未攻而取守勢，蒙古之兵適在陣後，後金有後顧之憂，見勝即回，故蒙古各部多未與後金軍作戰。蒙古各部之兵，素以作戰爲其所長，各躍躍欲試，以敵在戰場上退走爲可惜。

是年秋，後金軍乘勝西進，襲取明之鐵嶺（即今遼北省鐵嶺縣），於時喀爾喀、扎魯特兩部之軍，正遊牧在鐵嶺之北。喀爾喀部長齋賽、扎魯特部長巴克與其台吉色本等，乃引兵乘夜潛伏於鐵嶺城北靑紗帳中，翌日天明，馬羣出牧。蒙古兵突出，奪其馬北走。努兒哈赤聞之，急率兵追擊，大敗蒙古兵。遂生擒喀爾喀部長齋賽。

扎魯特、巴林、錫伯、卦勒察四部長商議，遣使向努兒哈赤贖齋賽。

努兒哈赤知喀爾喀人志在求釋齋賽，故甘言求和，急不暇擇，設詞詐騙，非有眞心。但此因敵之良機不可失，當即將計就計會盟以牢籠之。

滿洲乃提出公平賠償作戰損失，准贖其罪。喀爾喀備牲畜萬頭，贖齋賽去，並送齋賽之二子一女爲質。

二、努兒哈赤降伏科爾沁蒙古（參看附圖十六—六五四）

後金擊滅扈倫之葉赫部，葉赫遺衆，多逃奔察哈爾，向林丹汗訴述科爾沁及喀爾喀諸部坐視後金圍攻，無肯出

兵相救等情。林丹汗因遣使致書責後金，並譴科、喀兩部坐視不救之罪。努兒哈赤利用林丹汗之書，並與喀爾喀訂立之對明攻守盟約，於明天啓三年，即後金天命九年（一六二四），遣使科爾沁，商訂對明攻守同盟，以堅和好。科爾沁部長奧巴正怒林丹汗之寬己責人，又懼後金加兵，乃覆書努兒哈赤，卑詞請和，稱努兒哈赤「如青天之上，太陽當空，衆光盡斂，威震列國，臣民懾服，普天共主聖明皇帝」。且言科爾沁貝勒等亦俱欽服，願意修好如約，但懼察哈爾及喀爾喀聞知，興兵侵擾，望加籌及。（見清太祖實錄卷九頁四）

努兒哈赤對科爾沁部長自動稱貝勒，稱臣，並與郭爾羅斯、扎賚特、杜爾伯特、阿魯科爾沁各部長並稱貝勒稱臣，頗爲滿意。乃擬就盟誓，使大臣庫爾禪再往與之訂立對察哈爾攻守同盟，其盟詞曰：

「二國憤察哈爾之虐，故締盟好，昭告天地。今若爲察哈爾所誘惑，私與之和，天地降災。」

既盟之後，努兒哈赤故將此盟詞，令葉赫俘人見之，使洩於林丹汗。（見清太祖實錄卷九頁五）

林丹汗既怒科爾沁諸部與後金同盟，又惡其爲漠南諸部之逋逃藪，乃率兵東逾興安嶺至嫩江攻之，圍科爾沁貝勒奧巴於格勒珠爾根城（即今嫩江省大賚縣），奧巴求救，努兒哈赤諭令堅守，然後遣莽古爾泰與皇太極率精騎往救。天命十年（一六二五）九月，皇太極等進至農安塔（即今吉林省農安縣北小城子塔），林丹汗因懼與滿洲作戰，乃解圍西去。自此科爾沁對後金益和好。

翌年正月奧巴，偕其昆弟至後金朝賀。努兒哈赤親迎十里。妻以舒爾哈齊第三子圖倫之女。復椎牛盟誓，永奠和好。並賜奧巴土謝圖汗之號。從此，科爾沁諸部遂爲後金不侵不叛之臣焉。後金遂於滿洲八旗外，開始組織蒙古八旗，科爾沁各部悉改爲旗，每旗設扎薩克（旗長）一人行部長職，各賜以親王、郡王、鎮國公、輔國公等爵位，

發以歲俸，聯以懿親，休戚相共，和好無間。自後，每有征戰，必徵蒙古兵以從。科爾沁以依附最早，故成爲內蒙古二十四旗之班首。（以上參見清代通史上卷一七〇）

三、後金爭取喀爾喀五部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五、六五六）

喀爾喀部長齋賽自後金還部，深恥被俘之辱，又恨族人與後金訂盟。時明遼東巡撫王化貞守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要求各部蒙古與之聯軍以期圍剿建州衞叛賊努兒哈赤。同時林丹汗亦遣使者持書，令蒙古各部不與後金和好。於是齋賽與其巴林、扎魯特、錫伯、卦勒察四部長皆認逼盟套誓，應該無效。因焚燒其約書，私與明遼東巡撫王化貞約和。襲殺後金之邊境斥堠，送首與明，以換取重賞。

後金使者祜類，自扎魯特台吉達雅處擕回所欠之牛羊回後金，途中爲卦勒察貝勒昂安等刼去，並奪其乘馬衣服器械。祜類步行逃歸。另後金使者伊沙穆自扎魯特貝勒色本處擕牛羊貢品歸，亦爲卦勒察貝勒昂安所奪。錫伯貝勒襄努克陰助之。後金使人責問扎魯特老貝勒洪巴圖魯杜陵，杜陝告使者曰：「我之子孫俱對盟約有二心，我雖訓之，不能制止；然我身必不背盟也。」於是後金已知喀爾喀五部之不能團結一致，乃於天命八年（一六二三）令阿巴泰、德格類、岳託等統精騎三千往征之。三將乘夜渡遼河而西，至卦勒察部襲之，昂安擕妻子及二十餘人走避不及，盡爲所殺。三將盡獲其妻孥人戶畜產而還，均分隸於滿洲八旗之中，從此喀爾喀五部中再無卦勒察部。

後金旣滅卦勒察部，喀爾喀其他四部大懼，欲與察哈爾聯合以攻後金。適林丹汗受明廷之約，將東進攻金。因恨喀爾喀，科爾沁與後金聯盟，不允其加入聯合，乃使土默特、敖汗、奈曼，喀喇沁四部爲進攻後金先鋒，先期東進至西遼河以南。林丹汗率其餘各部爲後繼。待其陸續移動至西遼河上游時，敖汗部與土默特部在前頭，因怒錫伯

部長囊努克之反覆無常，乃合兩部之力以襲滅錫伯部於遼河套。（今遼北省遼源西南）

巴林、扎魯特、喀爾喀等部，為逃避西來之襲擊，紛率所部欲東依科爾沁。科爾沁方與金後結歡，乃遣使至後金商議容納與否。喀爾喀部知之，乃於中途截擊後金遣往科爾沁之使臣。努兒哈赤聞之大怒，遣其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率精騎聲討喀爾喀，其聲討書之文曰：

「前者己未年擒貝勒齋賽，後曾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我及喀爾喀協力征明，欲與和當共議以行。若喀爾喀聽明人巧言利其厚賄背棄盟誓，而先與之私和者，天地譴責。我若背盟，亦如之。』乃喀爾喀五部落竟潛通於明，聽其巧言，利其厚賄，以兵助之，是爾之先絕我好也，又且犯我台站，擾我人民，掠我財物，殺人獻首於明，盟言安在？昔盟誓時，爾五部落執政貝勒及卓克圖貝勒俱預此盟，而昂安不從，爾等因以昂安委我裁置，我乃興師誅之。嗣後扎魯特諸貝勒云：『昂安罪固應誅，我部落仍願修舊好，不似東西部落或食言敗盟也。』我故歸昂安之役被擒之桑圖妻子。癸亥年復申盟誓云：『察哈爾我讎也；科爾沁我感也，爾慎勿與察哈爾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爾沁之人，致起兵端。』無何，爾又背此盟。甲子年爾兵襲我使於漢察喇地；乙丑年又追我使於遼河畔，恣行劫奪；是年又要截我使，傷其首，盡奪財物。爾何其貪利背義也。然我猶念前好，不問爾罪。我遠征巴林，所獲爾部百餘人，悉行釋遣。後桑圖以誑言而來窺我，我已洞其姦，仍不縶留；蓋推誠於爾不欲終棄前盟。今年春爾諸貝勒覘我使臣之出，屢次要截道路，刼奪財物，並行殘害，是爾等之貪詐不仁，妄加於我者終未有已時也。興師致討，職是故耳。」（見清太宗實錄卷一頁十三～十四並清代通史上卷頁一七二）

就以此種宣言下，後金與科爾沁及察哈爾各部，皆欲擊滅喀爾喀各部。喀爾喀僅剩餘之巴林部、扎魯特部與翁

牛特部，在此三面夾擊，走頭無路之際，不得已而投降後金，永爲不貳之臣。

第五節　皇太極平定察哈爾蒙古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七、六五八、六五九、六六〇）

一、後金與林丹汗爭奪西遼河之戰

察哈爾林丹汗欲恢復其祖先達延汗之大業；又欲爲葉赫復仇，乃發動各部向西遼河（卽今熱河省北部之大河有稱爲西喇木倫者）推進，同時，更受明朝之僱傭，以聲討叛明自號後金之努兒哈赤。

努兒哈赤深知林丹汗欲統一蒙古，與之爭霸，仍於天命五年（西元一六二〇）正月，以鬥志不鬥力之原則，覆林丹汗之書曰：

「閱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王，稱吾爲水濱三萬人之王，何故恃其衆以驕吾國乎？聞昔明之洪武取爾大都（北平）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逃竄得脫者僅六萬。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蘇特、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萬亦不皆屬於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驕語四十萬，而輕吾爲三萬人，天地豈不知之。吾國既不若爾之衆，吾力既不若爾之强，然仰蒙天眷，以扈倫及明之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授我。來書以廣寧（今遼寧北鎭）爲爾收賦地，欲我弗爭，若征之，將不利於我。使我與爾平日有隙，出此言宜也；乃本無釁隙，何故爲異姓之明出此惡言？豈不抗天意，倒行而逆施耶？……明之賞汝，從未有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乃惟利是嗜，以有限之金帛，搆怨於素無嫌怨之國，皇天后土，寧不鑒之。」（見清太祖實錄卷七頁二～四並清代通史上卷一七四）

林丹汗得書欲殺金使，金使以賂守者得逃歸。努兒哈赤以林丹汗勢力日削，但兩面爲敵，最易迫之合力，因緩圖以分離之。乃用計以誘致察哈爾東來之土默特、敖汗、奈曼、喀喇沁四部落，使之離林丹汗而附己。努兒哈赤死，其子皇太極繼之，天聰元年（西元一六二七），後金主皇太極致書於奈曼等四部，歷述後金興師征明，征喀爾喀，征朝鮮之由。且云：「願與諸部同除強暴，各保疆圉。今林丹汗侵淩留在歸化之土默特，其肆虐將及於各部。爲共維安寧，當共謀圖之。（見太宗實錄卷二頁七）」敖汗、奈曼實感林丹汗暴虐，被逼率部東來以當滿洲之鋒，戰恐不勝，退必遭滅，不得已，乃於天聰二年（西元一六二八）與敖汗及奈曼兩部首先投降於後金。喀喇沁部長塔布囊蘇布地，因亦遣使向後金乞盟，其乞盟之書曰（見清太宗實錄卷四頁四並清代通史上卷頁一七六）

「察哈爾汗不道，傷殘骨肉，我喀喇沁部落被其欺淩，奪去戶口牧產。我汗與布延台吉、博碩克圖汗、鄂爾多斯濟農同雍謝布及阿蘇特、阿巴噶、喀爾喀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之趙城地方（約在今察哈爾省張北縣之北），殺察哈爾駐兵四萬人。我汗與布延台吉率兵十萬回時，復值察哈爾兵三千人赴明張家口請賞未得而回，又盡殺之。今阿巴噶及喀爾喀部落遣使來約，欲與合力興師，且有與天聰汗（指皇太極）同舉兵之語，是察哈爾根本動搖，可乘此機，秣馬肥壯，及草青時，同阿巴噶、喀喇沁、土默特興師取之。」

後金主皇太極當然允其所請，於是年（西元一六二八）七月，命阿濟格與喀喇沁訂攻守同盟。九月，皇太極喀爾喀諸貝勒於遼陽，會敖汗、奈曼貝勒於都爾弼（今遼北通遼）會扎魯特台吉、喀喇沁部長台吉等於綽爾郭雍（今熱河省開魯東北昭各廟）。然後率大軍西上，與林丹汗戰於錫爾哈(在今熱河省林西縣東南)，再戰於錫伯圖(在今林西縣南潢河石橋北），三戰於英湯圖（在今熱河省經棚縣溫泉處），林丹汗兵敗西南走，後金追擊至興安嶺（在今

察哈爾省多倫東北與熱河省交界上）分水嶺，俘獲無算。至是林丹汗勢力退出西遼河流域。

喀喇沁、土默特、扎魯特是役多立功，但阿蘇特却被林丹汗所擊潰而滅亡。

二、滿清之平定察哈爾（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七、六五八）

明崇禎二年即後金天聰三年（西元一六二九），後金主皇太極得蒙古喀喇沁部之嚮導，由熱河省南部進入明薊鎮邊堡長城，以兵圍攻明之北京，計殺明將袁崇煥，大掠近畿府縣，翌年因恐林丹汗掩襲其後，始飽載而回。天聰五年（西元一六三一）林丹汗率大軍踰興安嶺，出西遼河，東襲阿魯科爾沁部。皇太極聞之，急遣兵往援，而林丹汗乃大掠西遼河以北而去。

皇太極以林丹汗妨害其帝業，乃決心除之。天聰六年（西元一六三二）四月，率師親征察哈爾，徵各部歸降之蒙古兵，會於西遼河南北。值河水泛漲，大軍冒雨，晝夜西進，出敵不意，越興安嶺，而至達勒鄂謨（即今達里泊亦稱達里諾爾）之西。

林丹汗不意其突至，謀拒戰，而所部已被敵人滲透解體。不得已，乃徙其部人有兩牛以上者，凡十餘萬戶，西渡上都河，離多倫諾爾西奔。皇太極以大軍追擊之，並派飛騎散布告諭於察哈爾各部曰：

「凡我軍所至。有拒戰敗走，爲我軍追擒者，殺之。不拒戰者，俘之勿殺。若擅殺不拒戰之人，或掠其衣服牲畜者治罪：即以其所得之物，賞給首告之人。寺廟中如有自外竄匿者，可往緝捕，並察驗僧衆數目具報。不許屯住其中，違者治罪。毀壞寺廟，取其器皿財物及潛入人家淫婦女者，並處死弗貸！」

皇太極又傳諭本軍曰：

「蒙天眷佑，我軍已至敵境。今當深入，遇敵人弗拒戰者勿殺，可俘以獻。迫敵勿至昏暮，日未落即止。凡降人擇其爲首者二三人，令原招降主路率之而行。其餘令各領眷口隨行。若離散人夫婦，淫亂人婦女者，處死。察哈爾部長奔逃。所遺家業牲畜財物，主將撥人守之，察明收貯。凡有俘獲，務與衆均分，主將不可貪檢。」（以上兩段引文參見清太祖實錄卷頁二十九—三十二或清代通史上卷頁一七七）

林丹汗率衆奔逃，沿途散者什七八。初至喀喇莽乃（今察哈爾商都），爲金軍所迫，再狼狽西走歸化城（今綏遠省歸綏），又西渡黃河而南。

皇太極追林丹汗不及，乃議犯明邊，掠奪財物，以補償進攻察哈爾將士不得搶掠之損失。於是乃轉向珠爾格圖（今綏遠陶林、歸綏之間）進發。時軍中糧匱，獵黃羊以脯食之。會又天旱無水，士卒渴甚多仆於路。至和爾東（今綏遠集寧縣東平地泉）境，乃得泉，後至者以黃羊一隻易水一碗而飲。軍次穆魯哈喇克沁（今歸綏東），皇太極命阿濟格率左翼兵及蒙古諸部兵東擾明大同（即今山西省大同）、宣府（今察哈爾宣化）邊外；命濟爾哈朗、多爾袞等率右翼兵西掠黃河南北。而皇太極則率中軍進駐歸化城（今綏遠省歸化原土默特部城爲林丹汗所滅者），兵騎四出，俘獲甚衆。土默特殘部，至是降於後金。皇太極欲以大軍由宣府、大同攻明，兼收察哈爾部衆，乃於班師時遺書以招之曰：（參見清代通史上卷頁一七八或清太宗實錄卷十八頁二十六）

「予聞察哈爾西遷以來，所遺部衆俱駐明邊外，此大誤矣。既已居彼，何不歸我？凡爾宰桑等不拘衆寡，有來降者即命掌其國，成全錄用。如不審度時勢，欲於明境安居，獨不思以全盛之察哈爾尚不能自存，而逃往西海地方，爾等又焉能久居於此乎？我國與爾等言語雖異，衣冠則同。與其依異類之明人，何如來歸於我？……

且彼先附明國之右翼圖們蒙古等（即土默特），窮年累月不得家居，妻子不相見，屢爲我兵所戮。其存者明人猶驅之使戰，委命疆埸，此皆爾等所目睹者。若不從予言，則大軍一出，尚蒙天佑以地與我，則求撫無及矣！」

三、滿清之傳檄定外蒙古（參看附圖十六—六五九、六六〇）

天聰八年（一六三四）五月，聞林丹汗病痘已死於距青海十日程之大草灘。皇太極乃率軍西至寧夏，收撫察哈爾遺衆數萬以歸。翌年二月，又命多爾袞、岳託、薩哈璘、豪格爲統兵元帥，率兵一萬，往收林丹汗之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途中收察哈爾素諾米台吉一千五百戶之降，遣人送往遼東，四月，西渡黃河，令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孫南楚，往說其姊蘇泰及其甥林丹汗之子額哲，時額哲母子生計無着，乃欣然聽之，獻皇帝傳國璽以降。多爾袞更降鄂爾多斯濟農部，然後留岳託鎮歸化城，而統兵還山西。尋入寇明邊，自平魯（山西省今縣）毀長城而入。掠寧武、代州、忻州、崞縣飽載而還。九月，師旋扎哈（在今遼寧省新民縣西南），皇太極親渡遼河迎之。以其獲得中國傳國璽，是帝業將成，格外欽重之也。

皇太極既得傳國璽於林丹汗福晉蘇泰之手，以爲天賜至寶，對元朝後裔之蒙古，當有傳檄而定之作用，遂遣使者以傳國璽之檄書，以告捷於漠北及漠西蒙古各部於是檄到皆定。

時漠北蒙古分爲車臣、扎薩克圖、土謝圖三汗部，自號喀爾喀。林丹汗自開平西逃時其烏珠穆沁部逃在漠北與之聯合，方謀南征後金，以恢復林丹汗之舊業。忽得後金告捷檄書，志遂頹喪。車臣汗碩壘勉强召集諸汗及烏珠穆沁部長議得兩策，其一，傳知察哈爾舊有各部速來漠北，勿從後金。其二，遣使向後金入貢，以探後金之虛實。

車臣汗碩壘爲求宣傳漠北武力之强，武器之精，物產之富，乃選定良馬、甲冑、貂皮、雕翎，俄羅斯鳥鎗，回

冋武器等物，遣使貢入於後金，並以書誇讚後金武力之强，願與之和平共處，更勸之南攻殘明奪取皇帝寶座，實地穩坐，不要徒托空言。皇太極以其地遠，難用兵服，宜就其來而懷柔之，故明知其入貢非誠意，仍大張旗鼓，以賓饗之。並諭其使者以「中原物多，不缺其貢物，所以要其入貢者，象徵歸順而已。以後每歲只限納白馬八匹，白駱駝一頭，謂之『九白之貢』足矣。」然後更以「厚往而薄來」之義，大事賞賜，裝載上百車中原物資，以兵護送其使者歸去。但漠北喀爾喀蒙古仍不服從，故次年並不入九白之貢。又當皇太極上尊號為滿州大清皇帝時，要漠北喀爾喀蒙古上表爲請，亦不應其要求。皇太極既建號正位，改元崇德，詔令頒至，喀爾喀各汗亦無法拒絕，因皆受詔上表稱賀。故清室之外蒙古「可謂傳檄而定」。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一、蒙古人由遊牧成爲定牧

在本戰役之前，蒙古在中國北方遊牧，只有漠南、漠北、漠西之分，從無「內蒙古」、「外蒙古」、「西蒙古」、「青海蒙古」等名稱。此等名稱，乃滿清征服之後以政治力量，使各部劃分地區。限範圍定牧始。滿清以前，漠南漠北蒙古分部如附表。

蒙古

- 漠南蒙古
  - 科爾沁
    - 科爾沁部
    - 扎賚特部
    - 杜爾伯特部
    - 郭爾羅斯部
    - 興安科爾沁部
    - 河魯科爾沁部
    - —— 韃靼大臣阿魯台及明福餘衞指揮同知後裔，原遊牧在興安省遼北省及吉林省間，滿清編之爲蒙古八旗之主力。
  - 喀爾喀
    - 喀爾喀部（卽翁牛特部）
    - 扎魯特部
    - 巴林部
    - 錫伯部（在本戰役中爲林丹汗所消滅）
    - 卦勒察部（在本戰役中爲後金軍所消滅）
    - —— 明泰寧衞指揮同知後裔原遊牧熱河省北部，滿清編爲蒙古八旗之一。
  - 喀喇沁
    - 喀喇沁部 —— 明朶顏衞指揮同知扎爾楚泰後裔，原遊牧在熱河省中北部，滿清編之爲蒙古八旗之一部。
  - 察哈爾
    - 察哈爾部
    - 浩齊特部
    - 蘇尼特部
    - 烏珠穆沁部
    - —— 達延汗長子圖魯後裔，遊牧在察哈爾省北部，爲滿清擊敗後乞降，被劃界定牧於指定界內。
    - 敖汗部
    - 奈曼部
    - 土默特部
    - —— 因奉林丹汗之驅使，將助明進攻滿清，而由察哈爾省東進至熱河省東部，旋降於滿清，編之爲蒙古八旗之一部。
    - 鄂爾多斯部 —— 達延汗子巴爾蘇後裔，原遊牧於察哈爾省，爲滿清擊敗後乞降，被滿清以劃界定牧限制於指定界內。
    - 阿巴克部
    - 阿巴哈納爾部
    - 茂名安部
    - 回子部
    - 烏伯特部
    - —— 達延汗子阿爾楚後裔，原遊牧在綏遠及察哈爾兩省間，爲滿清擊敗後乞降，被劃界定於指定之界內。
    - 克什光騰部 —— 達延汗子鄂爾齊後裔，原遊牧在熱河及察哈爾省之間，爲滿清擊敗後乞降，被劃定牧於熱河省西北部一隅。
- 漠北蒙古（外蒙古）
  - 車臣汗部
  - 土謝圖汗部
  - 扎薩光圖汗部
  - —— 達延汗季子後裔，清雍正間始設三音諾顏部，滿清以其爲遠方外藩，故稱之爲外蒙古。
- 漠西蒙古（滿清初亦稱外蒙古）
  - 杜爾伯特部
  - 輝特部
  - 土爾扈特部
  - 和碩特部
  - —— 因噶爾丹亂以兵侵入外蒙古，滿清舉兵討伐，始稱之爲西蒙古噶爾丹部。

上表除漠西蒙古後另說明外，滿清視漠南蒙古爲近藩，故稱爲「內蒙古」，對漠北、漠西，甚至靑海等地內蒙古以外之蒙古，一律稱爲「外蒙古」，因與漠西蒙古作戰，始稱之爲「西蒙古」。

明末，薊鎭巡撫王象乾、遼東巡撫王化貞，誤信蒙古人能助攻後金，乃招致察哈爾蒙古土默特部，進至營州右衞（今熱河省阜新縣及朝陽縣北）、廣寧左衞（今遼北省彰武及熱河省阜新東）；敖汗部至大寧右衞（今熱河省建平、赤峯間）；奈曼部至營州前衞（今熱河省綏東北部及開魯南部）。並招致原遊牧在西遼河上游之朶顏衞後裔，喀喇沁部至富峪衞（今熱河省凌源、建平間）及大寧左衞（今熱河省寧城縣）。但經此戰役後，各部蒙古人皆投降滿清，成爲滿清進攻明朝之先驅嚮導。

滿清爲徵用蒙古兵力便利起見，乃實行「圈地養兵」政策，將明朝之遼東西北各衞地及大寧、營州、興州、開平、綏遠各衞地，分別劃爲蒙古各部定牧區，使之定牧於固定區域之內，聽從滿清徵用其人馬。同時將蒙古部落改編爲滿州八旗之制，仍用其原部之名，而爲部旗。並定各蒙旗首長爲「扎薩克」，封以貝勒。貝子、鎭國公、輔國公爵位。凡有征戰，必率師從征，其立有大功之旗扎薩克，則封爲郡王高貝勒一級；其郡王身爲滿淸額駙（卽駙馬），又有大功者得晉封親王。故淸初蒙古各扎薩克職權相同，惟爵位上分爲六級，統稱爲蒙古王公，列舉如下：

（一）親王—由尙主郡王而立有軍功者始晉封，其嫡子則爲郡王。

（二）郡王—由貝勒立軍功者晉封，其嫡子則爲貝勒。

（三）貝勒—對先降附之部長封爵，其嫡子則爲貝子。

（四）貝子—對從降附之部長封爵，其嫡子則爲鎭國公。

（五）鎭國公—對陣前降附之部長封爵，其嫡子則爲輔國公。

（六）輔國公—對戰中降附之部長封爵，其嫡子則爲將軍。

各蒙古王公以扎薩克職位受理藩院及當地都統、將軍之監督，領其部衆，予其劃定地域之人民，除進貢，輪值年班入朝爲御前行走，或乾淸門行走，或輪值圍場狩獵扈從，及率衆爲趕圍虞卒之役外，卽專待朝命率軍從征。各王公扎薩克出征後，以其世子居守，朝廷另派協理台吉爲之副。助理旗務。故其協理台吉多爲二人，一人從征，一人居守。

蒙古各部改旗後，淸廷除以協理台吉爲扎薩克之副外，下設管章京一人，稱爲管旗章京，副章京一人或二人，以助王公管軍，皆由皇帝任命，是爲王公府組織。其王府以下之下級則每六佐領設一人爲參領，俗呼「隊長」者是。每百箭丁戶，或二百箭丁及從丁戶，或二百五十從丁戶，則設一佐領，俗呼「小隊長」者是。並各設一驍騎校以佐助參領，佐領俗呼「教領」者是。

箭丁戶爲蒙古壯丁之家，受令出征時得攜一至九奴隸，稱爲「寶古魯」者用爲從征人。其從征人三世立有軍功，將獨立成家而爲從丁戶，再立軍功卽可升爲箭丁，並得與蒙古人通婚。而被視爲蒙古人。其地方上不出丁之戶稱爲「民人」，得按田產物業多寡，每年秋冬間向「丁戶」交納小租，但不再繳國賦。以此，蒙古人由遊牧成爲定牧，有坐收地租之利，地方農民因向蒙古納租而不向國家納賦，商人工人因無關稅之征，故各相安。

二、滿淸防備蒙古之設施

滿淸雖視蒙古人爲懿親，使之分地定牧，依爲屏藩，拉爲打手，但防之備之，唯恐不週，尤其對其龍興之發祥

地遼東，及首都之北京，更定有雙重防備蒙古之策略。

滿清直接防備蒙古策略，卽設重兵以鎭撫之。於遼東設盛京將軍；於寧古塔設吉林將軍；於黑龍江設黑龍江將軍；於熱河設熱河都統；於察哈爾設察哈爾都統；於綏遠設綏遠將軍；於寧夏設寧夏將軍；於青海設青海將軍；於外蒙古設烏里雅蘇台定邊左副將軍，各統率重兵以鎭撫其地。並於熱河設皇帝避暑山莊，以皇帝避暑爲名，於每年五月皇帝避暑其地，使各蒙古王公皆到熱河朝拜，並於秋初率其部衆在圍場伺候皇帝秋獵，參觀滿洲八旗子弟耀武，並担任圍場虞卒之役，聽候皇帝檢閱其衆，以定賞罰次第。因此，滿清將滿洲八旗丁戶之家皆移住於今熱河省承德、隆化、平泉、灤平、豐寧、圍場等縣之內。明代之興州五衞，及會州衞、寬城衞、木楡衞、安州衞等九衞之地，使各從事屯墾，以行其圈地養兵政策，而形成滿清國家總預備隊之所在地。

滿清間接防備蒙古策略，卽修築所謂柳條邊長城以防備蒙古。通行本辭海中，柳條邊中說：「柳條邊，清初屢有蒙古寇警，乃在今遼、吉兩省（卽今遼寧、遼北、吉林、安東四省境內），插柳結繩以定內外，謂之柳條邊，亦稱柳牆。南起遼寧鳳凰城縣（今屬安東省），北至開原縣(今屬遼北省)，折向西南至山海關，接邊城（卽明薊邊長城），周一千一百二十餘公里。又自開原縣威遠堡迤東，歷吉林省北界，至發特哈（在今吉林省舒蘭縣北二道河子），長三百九十餘公里。……共有門凡二十，清時每門設章京（滿語隊長）、筆帖式（書記官）官兵，分界管理，稽察出入」。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有楊賓字大瓢者，赴寧古塔（時將軍治在今松江省寧安縣）省其發配在邊之父，冬往而次一年之春歸，所寫柳邊紀略有云：「古來邊塞種楡，故曰楡塞。今遼東插柳爲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掘壕於其內，呼爲柳條邊，又名柳子邊。每門設蘇喇章京一員（參領之一級），筆帖式一員，披

甲十名」。又有吳兆騫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獲罪，十五年戍寧古塔，十八年二月其妻到戍所，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十月生子振臣，至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吳振臣十八歲，得隨其父歸，於五十年後，所寫寧古塔紀略云：「柳邊者，插柳爲邊，猶古之種榆爲塞。」而大清一統志則云：「盛京邊牆，南起鳳凰城，北至開原，折西至山海關接邊城……。又自開原威遠堡而東，歷吉林北界至發特哈，長六百九十餘里，插柳結繩，以定內外。」清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云：「柳條邊，插柳結繩以界蒙古，南起朝鮮，西抵山海關，有私越者，必置重典，故曰柳條邊也。」民初白眉初地誌總論云：「遼東鎮屬關二，衞二十五，所十一。其分守地自山海關迄鴨綠江口，此即今山海關外斜貫奉天（今遼東、安東、遼北三省）境內之柳條邊……。」又云：「沿柳條邊都有土牆、壕溝，歷年既久，或牆圮而柳存，或柳衰而牆在。……柳邊地址，當今山海關外之綏中、興城、錦西、義縣、北鎮、黑山、新民、法庫、開原十縣之北；又當伊通、雙陽、吉林（今永吉）、舒蘭四縣之西，而止於舒蘭縣之二道河子。倘沿今柳邊地址而考查之，或則僅存邊址跡尚堪尋；或則漫漫平郊渺無可證；或則鬱鬱葱葱碧柳成林；或則數尺深壕寬約丈許。……緣壕築堤，上植弱柳，幹可盈抱，宛然存在，猶可想見當日柳條邊之狀況然」。

由上述資料及實地所見可知，柳條邊是以柳子林得名，柳子爲叢條灌木成林而不成樹，故可連結成籬。籬在堤上，堤後爲壕，壕後有土牆，牆上有門二十處，牆內有一丈一尺寬馳道一條，壕及柳條林間有二丈六尺寬馳道一條，是歷代最爲完善之長城，只是長城牆壁較薄，係土築而非磚石建造而已。自開原至山海關之段依明代遼邊之舊而改修，故名曰「老邊」。自開原至吉林、舒蘭之段是滿清所新增，故曰「新邊」。此老邊、新邊皆滿清順治及康熙年間所修築，用以防備蒙古者。至康熙北與俄羅斯爭奪雅克薩城時，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始停工。其所開之

二十邊門計有：白石咀邊門、明水塘邊門、梨樹溝邊門、新台邊門、江家屯邊門、松嶺邊門、九宮台邊門、清河邊門、白土廠邊門、新立屯邊門、彰武台邊門、法庫邊門、開原邊門、威遠台邊門、昌圖邊門、赫爾蘇邊門、梨樹台邊門、伊通邊門、巴彥佛羅邊門、佈爾圖庫巴爾罕邊門。每門有章京一、筆帖式一、甲兵十，乃日間值班守門暨查出入人員之數，其守門崗兵十名，由參領級軍官與一筆帖式帶班，則守兵必頗强大。至於其守門員兵多寡，以及巡邏馬隊如何分班出巡，事屬軍機，從無記載及之，故仍付缺如。

三、滿清降服蒙古後之大事分封（參看附圖十六—六六〇）

後金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冬，皇太極祭告其父之祭文有云：

「甲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嗣位孝子皇太極，敢昭告於皇考之靈曰：臣受命以來，管八旗子孫，合志同謀，夙夜憂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於茲八年。幸蒙天地之鑒，臣等一德同心，眷顧默佑，仗皇考積累之威靈，臣等於諸國慴之以兵，懷之以德，四境敵國，歸附甚衆。謹取數年行師奏凱之事，上慰神靈：朝鮮稱弟，稽首納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招降阿魯諸部落，以及喀喇沁、土默特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兄弟先歸附者半；後察哈爾汗攜其餘衆避我西奔，未至唐古特部落（指西藏），殂於西喇衛古爾部落之打草灘地方。其執政大臣各率所屬來歸。今爲敵者，惟有明國。天下之事業，俱已就緒。凡此皆皇考之素志，後人踵而行之者也。伏冀神靈始終默佑，以廓彊圉，以成大業，惟在明鑒，語多不盡。不勝感愴！謹上告。」

祭告後二年，卽天聰十年（一六三六）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卽皇帝位，改後金國號曰大清國，並改是年爲大清崇德元年，爲防備蒙古八旗二十四部之坐大，久欲析其强大之部爲數部，乃以新卽帝位，銓拔有功爲名，將內外蒙

古各部之大者分爲左翼、右翼、前翼、後翼、中部、及左前等旗，分置有功王公爲扎薩克。分封之後蒙古各部之旗如次：

一、科爾沁部—六旗（左前、左中、左後、右前、右中、右後）
二、郭爾羅斯部—二旗（前、後）
三、杜爾伯特部—一旗
四、扎賚特部—一旗
五、土默特部—二旗（左、右）
六、喀爾沁部—三旗（左、右、中）
七、敖汗部—一旗
八、奈曼部—一旗
九、扎魯特部—二旗（左、右）
十、阿魯科爾沁部—一旗
十一、巴林部—二旗（左、右）
十二、翁牛特部—二旗（左、右）
十三、克什克騰部—一旗
十四、烏珠穆沁部—二旗（左、右）

十五、浩齊特部—二旗（左、右）
十六、蘇尼特部—二旗（左、右）
十七、阿巴噶部—二旗（左、右）
十八、阿巴哈納爾部—二旗（左、右）
十九、四子部落—一旗
二十、茂名安部—一旗
二一、烏拉特部—三旗（前、中、後）
二二、鄂爾多斯部—七旗（左前、左中、左後、右前、右前末、右中、右後）
二三、察哈爾部—不分旗，由清派都統監臨之。

四、征服喀爾喀蒙古之戰

崇德元年（一六三六），清軍平定察哈爾部，遣使宣捷於喀爾喀蒙古，喀爾喀蒙古轄有土謝圖、扎薩克圖、車臣三汗，其領域東起興安嶺，西接厄魯特，南臨大漠，北極北冰洋。三汗既得察哈爾確息，對於滿清兵威，自必震驚。爲求明瞭滿清虛實計，乃數遣使通聘並納貢，乃訂定歲貢白馬八匹，白駱駝一頭之九白貢約。及滿清入關，喀爾喀三汗易名外蒙古，歸理藩院管轄，但外蒙古各部却有斷絕向清入貢之意。滿清方勤於華南之開展，不暇追問，任之而已。

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華南清軍大捷，降鄭芝龍，執隆武帝，捕殺張獻忠，定湖南、江西、福建等省。正當

清軍奏捷之時，皇太極之額駙（即駙馬）內蒙古蘇尼特旗扎薩克騰吉思，因與攝政王多爾袞不協，並受外蒙古車臣汗碩壘之蠱，乃挾清之下嫁格格，率其所部北投外蒙古喀爾喀，外蒙古三汗率衆三萬南下迎之，並分兵掠內蒙古巴林部（在今熱河省林東、林西兩縣間）人畜。

攝政王多爾袞聞報，即命豫親王多鐸等率軍，並會內蒙古各部兵追擊之。六月，師至噶爾察克山（在今察哈爾省正北烏爾丹西北葛哈達山是）及之，騰吉思聞風北遁。蒙古郡王滿朱習禮、察哈爾副都統明安達里急追，再及於歐克特山（在今察哈爾省與外蒙古地方交界上之努庫台特班山是），大破之，騰吉思遠遁，盡俘其衆，並迎下嫁格格（公主）還。八月，清軍進擊喀爾喀三部兵於土拉河（在今外蒙古庫倫西南），破土謝圖汗之兵二萬人；翌日又破車臣碩壘汗兵三萬人。扎薩克圖汗之兵知不敵，向西遁去。清軍亦班師南歸。

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外蒙古扎薩克圖汗上書代騰吉思解說，書不稱名，而詞又倨傲。攝政王多爾袞置不理。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騰吉思勢窮，復請歸順。喀爾喀三汗又連名上表謝罪。請釋騰吉思之罪，令其各遣子弟來朝，並補送歷年所欠九白之貢，始准開釋騰吉思之罪。三汗終不聽詔命。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三汗因受厄魯特蒙古之威脅，乃再連合上表，並遣子弟，隨三音諾顏丹津喇嘛，赴北京乞盟。世祖命賜盟宗人府。遂分外蒙古地方為丹津喇嘛設三音諾顏部，成為四部，並分各部為左、右兩翼旗，於各旗設置扎薩克，以為部長。至是外蒙古實變為八旗。

先是喀爾喀為漠北雄部，因佞信佛教，人皆願做喇嘛，習梵唄，故廢弛武事。又部人嗜酒，常自相凌蔑，因而威稜日衰，使滿清及厄魯特之準噶爾部，皆得先後坐乘其敝焉。

第七節　申論

蒙古自達延汗中興，勢力擴張，東及西遼河以北及其東北，南及察哈爾、綏遠，北及西伯利亞，西及寧夏、青海、康、藏直達西亞東歐，皆受其控制。達延汗分封諸子王於漠南，留其季子王於漠北，衆建勢分，於是蒙古遂有內外各部。以察哈爾部爲達延汗長子圖魯之後，故世爲諸部之長，獨得稱汗當努兒哈赤起兵建州衞時，察哈爾部林丹汗實擁有控弦四十萬，明史稱之爲「插花兒虎墩兒」，不惟達延汗諸部蒙古聽其指揮，即兀良哈後裔，與索倫諸部落，以及扈倫諸部之哈達、輝發、烏拉、葉赫等，亦無不俯手帖耳聽其號令。其欲助明以攻滿清，非貪明之厚賞，實有「兩雄不並立，二馬不同槽」之勢在。所可惜者林丹汗有過人雄心，無過人方略，有衆而不能用衆，賞罰不公，大失人心，終以暴虐著名，遂令努兒哈赤、皇太極父子得以滲透分化手段，破壞其勢力，然後用兵攻破之。

科爾沁部亦東方之雄部，如能善於自處，其勢亦正不可侮。奈其部長明安，既嫉努兒哈赤之興起，又恨林丹汗之侵奪，對明朝則叛服不常，對兀良哈三衞及扈倫諸部亦不能善自相處，與之同心合力。在遼陽、瀋陽戰役中，其族人受傭於明軍，私通滿洲，至於開城納敵以攻其僱主。自以爲行巧弄奸，佔盡便宜，但葉赫滅後，自己亦臨破滅境地，終以憂愁而死。其後人奧巴，益爲柔弱，算其知機，及早投降滿清，滿清爲對蒙古廣事招來，乃用市馬政策，對之禮遇頗隆，却分其部衆爲六處，從此永遠爲滿清任意驅使矣。

漠南喀爾喀五部蒙古，乃元宗室重臣統御兀良哈人及契丹人所成之遊牧部落。明朝編爲福餘衞、泰寧衞、朶顏衞，稱兀良哈（烏梁海）三衞，隸屬於大寧都司管轄。明成祖起兵靖難，撤大寧都司，用兀良哈三衞守邊，三衞遂

叛服不常。明中葉後，兀良哈西為達延汗所侵，東為科爾沁部所逼，去三衞名號，成為五部，自號喀爾喀。努兒哈赤起兵以來，喀爾喀五部以翁牛特部齊賽部長為首，與滿清作戰最多，不幸齊賽被俘，喀爾喀五部為贖齊賽，誤中努兒哈赤牢籠之計，在盟約上由敵國降為臣屬，已經吃一大虧。滿清又利用之為分化工具，蒙古各部從此竟被分成各個單位，逐一予以擊破。而喀爾喀部中之錫伯、卦勒察兩部人或為滿清俘虜，變為其八旗之一部；或為土默特與喀喇沁所滅，成為附屬。至是，漠南喀爾喀實已亡其大半。其在熱河省綏東縣之喀爾喀左部，乃康熙年間由外蒙古移來，非原來漠南喀爾喀各部之裔也。

皇太極繼其父努兒哈赤打天下之大業，首先南征朝鮮以解除後顧之憂、然後西征西遼河流域之諸部蒙古、挾兵戎玉帛並施，威脅利誘之能事，將林丹汗勢力驅出西遼河流域之後，又得喀喇沁蒙古嚮導之力，五入長城，圍困北京，此為明清興亡之大機。明廷欲用蒙古以攻滿清，終成夢想。而滿清之用蒙古以攻明則機會天成，不期而得。後來喀喇沁蒙古更成為奪取明朝江山之第一出力功臣。

林丹汗在開平（即今察哈爾省多倫），實為皇太極之右側背最大威脅，不速除之，將無再度長趨南下之可能。故於天聰六年（西元一六三二）四月，冒西遼河之潦漲西進，出林丹汗之不意襲破之，並於追擊之中，故意散放傳單，以分散敵人之戰志，約束軍隊不得搶掠，正欲深結其心而用之也。迨林丹汗不及，乃縱軍大掠宣府、大同等地，是不搶掠，與大事搶掠，皆有其戰略意義存焉。

林丹汗既死，部衆紛降，睿親王多爾袞因得傳國璽於其妻蘇泰手中。遂令其部衆復回察哈爾舊牧地。蒙古恢復帝業之企圖，至此幻滅。滿清更以傳國璽告捷於喀爾喀三汗，示以天命有歸，挫其戰鬥之志。爾後，再謀與和平共

處。外蒙古從此入貢，不戰而其兵已屈矣。此項收獲得於意想之外，爲表示不貪意外財寶與中原儘有優良兵資計，特定九白輕貢以懷柔之。

滿清對於蒙古，崇其官爵，重其俸祿，結以懿親，定其牧地，析分其勢，然後用重兵以鎭之，派協理台吉以監臨之，並使之分班輪値各役以校閱其實力，最後更修築柳條邊長城以防備之。由來固國者，滿淸當爲最周密者之一。故蘇尼特騰吉思之欲逃奔漠北也，未動卽爲滿淸所知，外蒙古起重兵迎之，竟不能救其破家亡族之難。滿淸僅以少數兵，會蒙古諸部以追擊之，擊破蘇尼特之餘，又大破土謝圖汗與車臣汗之大軍，足見滿淸用蒙古以制蒙古政策之成功。

第十四章　平定準噶爾戰役

（附圖十六—一六六一、六六二、六六三、六六四、六六五、六六六、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六七〇、六七一、六七二、六七三、六七四）

準噶爾乃厄魯特蒙古之一部，自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噶爾丹自西藏回準噶爾自立爲部長，欲向中原爭奪皇帝寶座起，至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清軍大破準噶爾止，其間戰亂百年。噶爾丹曾由外蒙古進攻清至熱河赤峯，戰事蔓延於內蒙古、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半個中國版圖之地，重要戰役有康熙帝親征烏蘭布通之戰；親征昭莫多之戰；清軍進取西藏之戰；岳鍾琪討平青海之戰；噶爾丹策零科舍圖之戰；傅爾丹科布多之戰；額駙策凌光顯寺之戰；清乾隆帝平定準噶爾之戰等。

戰爭結果，清平定準噶爾，將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盡收入中國版圖。滿清國勢由此鞏固。

第一節　準噶爾之崛起

一、準噶爾人之起源

準噶爾者，亦名「倬羅斯特」。乃十三世紀之初，遊牧於葉尼塞河上流謙河邊之「斡亦剌」人之後裔。彼等當蒙古成吉思汗興起時，降服於蒙古，漸習蒙古言，步入蒙古聯婚混合血統，遂成爲蒙古之一支。及明代之初，其部

長有瑪哈木者，雄略武勇，一時傲視沙漠之南北，嘗與明成祖爭衡於外蒙古土拉河上。瑪哈木有子名脫歡，驍勇不讓其父，以兵擊殺韃靼汗之大臣阿魯台(卽東蒙古科爾沁部之始祖)，兼併蒙古諸部，而執韃靼之政。脫歡之子也先，遂南下犯明邊，俘明英宗於土木堡，是爲明朝史上「土木之變」，及也先死後，勢遂不振，嗣而韃靼族中有達延汗者出，遂征服也先之後代，而驅之西去，此後乃以「厄魯特」名其部。其後「準噶爾」遂成爲厄魯特中之一部。

達延汗年老佞佛不好戰爭，而分封其諸子王各地，乃指定準噶爾遊牧在伊犂河流域及巴勒哈什湖以南各谷地。準噶爾因伊犂河流域水草繁茂，牧業發達，而盛產良馬，遂日强盛，自成爲雄部。在滿清初起時，蒙古林丹汗專務於東，不暇西顧，準噶爾則與遊牧在額爾吉斯河（在今新疆省北部，下流入齋桑泊）之「杜爾伯特」、遊牧於塔爾巴哈台山南北（今新疆省塔城縣）地方之「土爾扈特」，及遊牧於烏魯木齊（今新疆省迪化縣）以及青海一帶之「和碩特」，共號「四厄魯特部」。各汗其部，不受蒙古林丹汗之支配。就中以準噶爾部與和碩特部尤爲强盛。

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慓悍得衆，凌壓諸部而蠶食之。其北之土爾扈特部被逐，西逃而轉牧於伏爾加河流域。準噶爾因扶植土爾扈特所遺輝特一支人，使牧於塔爾巴哈台山南北之土爾扈特故地，仍爲四厄魯特之一部。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則與準噶爾相戰不能勝，乃東襲青海諸番漢人，而率其族東移以居之。準噶爾之巴圖爾渾台吉乃出兵征服額爾吉斯河流域之杜爾伯特部，更東入阿爾泰烏梁海部，與薩彥山烏布塞（卽今唐努烏梁海）人阿爾但汗交兵。烏梁海人之北有哈薩克首領巴昔力門者，恃有俄羅斯國爲其後援，乃以兵援助阿爾但汗。並勸阿爾但汗派使者乞援於俄羅斯。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五）阿爾但汗遣使者至俄都莫斯克，獻貂皮以購求銃工及護身小銃等物。俄史中所稱之「噶爾母克」者，卽對準噶爾部巴圖爾渾台吉而言也。

及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死，其嫡子僧格繼立。旋準噶爾部中發生內亂，準噶爾征烏布塞（烏梁海）之軍始罷。「烏布塞」乃遼語森林民族之意，其族人自稱爲北魏拓跋氏之後裔，北魏亡後本支留在中原，其北走興安嶺之一支稱爲「興安烏梁海」，卽明史所稱之「兀良哈人」；其走至薩彥嶺、唐努山之間者，號爲「唐努烏梁海」；其走在阿爾泰山林區者稱「阿爾泰烏梁海」。其興安兀良哈受遼、金、元之統治，後成爲明朝兀良哈三衛之人民。唐努烏梁海，後終爲準噶爾所征服。阿爾泰烏梁海於十三世紀初受突厥與蒙古人之侵凌，後成爲準噶爾屬民之一部份。其居深山未出者迄今猶自號拓跋氏遺民云。

二、噶爾丹之爲準噶爾部長（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一）

噶爾丹，乃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嫡子僧格之同母弟，受父命奉仕於西藏達賴喇嘛處學習佛事者。至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年）在西藏拉薩聞其父死，其兄僧格繼父業爲部長，竟爲其爭奪遺產手握重兵之二庶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在擾亂中所殺。僧格之黨乃擁立僧格之子索諾木阿拉布坦，以與車臣卓特等相抗，戰亂不已，所部多叛，其在青海之和碩特部固始汗，遂乘機恢復其故地烏魯木齊（今新疆省迪化）。噶爾丹乃因其藏友桑結，以商得達賴喇嘛之同意，用「達賴喇嘛宣撫使者」之名義，榮歸伊犂以靖其部內之亂。

當時厄魯特各部人亦信奉喇嘛教，而伊犂一帶更視達賴喇嘛爲活佛，聞活佛已遣久在西藏學經之準噶爾王子噶爾丹爲使者來伊犂宣慰，於是人人皆願一睹此佛使王子之風采，尤望如能受其指揮，爲之效力，當然樂而爲之，能爲主死，則更爲榮幸。噶爾丹遂卽利用此種特殊身份與特殊力量，而遍訪準噶爾所領之各部地，最後乃率領其如醉如狂之信徒爲部衆，進入伊犂，殺其二庶兄，及其已爲部長之侄索諾木阿拉布坦，而自立爲準噶爾部之部長。

噶爾丹居藏時，多識於蒙古各地之僧侶與商客，因而熟知中原及各部族之政情，又由其取得伊犁之經驗，深知宗教大可用爲政治之工具，尤其是佛教，不僅藏人、蒙古人信之，而滿人、漢人亦深信之，爲求與滿清爭衡，奪取中原皇帝寶座，宗教更爲開路先鋒。於是乃遣使者入藏，向達賴喇嘛報告其已平定準噶爾之亂，而取得準噶爾部長之位，因而請命。

達賴喇嘛先是因西藏內部有亂，特邀自烏魯木齊（迪化）移至青海之和碩特固始汗率兵入藏平定之。而固始汗平定藏亂之後，乃留其子鎭藏，遂爲車臣達延汗於藏。至是達賴喇嘛正心厭車臣達延汗之事事干涉，欲令噶爾丹率兵入藏以驅逐之。但噶爾丹時方娶車臣達延汗之女爲妻，以親戚不便用兵以辭之。達賴喇嘛乃用噶爾丹之藏人密友桑結爲第巴（政務官之意），向噶爾丹百計以慫恿之。噶爾丹實則早欲進征青海和碩特部固始汗之侄車臣鄂齊爾圖，得此良機，乃故意託辭，云以機密其行動而已。於是以兵入藏襲殺車臣達延汗，然後以和碩特收納準噶爾叛者爲名，由天山以北大舉南向青海進兵，青海和碩特部車臣鄂齊爾圖汗與之戰失敗。外蒙古土謝圖汗扎薩克察渾多爾濟率兵往救之無效。清康熙帝遣使往諭噶爾丹止兵亦無效，噶爾丹遂終於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殺和碩特部車臣鄂齊爾圖汗而呑倂青海和碩特部，而盡有西套地面，自稱爲四厄魯特汗。

三、噶爾丹之襲取回回部（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二）

噶爾丹既平定青海，乃以土謝圖汗察渾多爾濟助和碩特部與之作戰爲由，惟恐清之甘肅提督張勇襲其部側背，乃卽遣使向清入貢，一方面探聽清朝虛實；一方面解釋其進攻青海和碩特之不得已，此康熙十六年事也。使者未回，而西藏之達賴喇嘛又有其新命至，命噶爾丹卽助同人爭教權。

原來元代察哈台之後裔在近東及中央亞細亞一帶者，皆信奉伊斯蘭教，與摩罕謨德族聯婚，故其所析分之各國，常是政教不分者。有瑪墨特者，自稱爲伊斯蘭教創始者摩罕謨德後裔，自麥地那（Mrd na）被指分爲來葱嶺以東喀什噶爾（卽今新疆省疏勒縣）地方東察哈台汗國來傳其伊斯蘭教之道者。其有兩弟子，一號黑山派，一號白山派，初則互相標榜，以爭取政權。其時東察哈台汗國執政者爲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十九世孫阿布都拉伊木，猶爲葉爾羌汗，居於葉爾羌城（卽今新疆省莎車縣），以其諸弟分長土魯番、哈密、阿克蘇、庫車、和闐、喀剌沙爾、烏什、喀噶什爾八城。以信奉宗教之故，諸政事多由號稱聖人之教主支配，汗及城主勢力衰微，漸由回教徒以和卓（教長及聖人之意）代握其政權。而握政權之兩派教徒，亦漸由互相標榜變爲互相攻訐，遂成爲黑山、白山兩大互不相容之政黨。表面上爲各習師承。實際上以私見互相傾軋。白山黨首領阿巴克，偶而失勢，竟爲黑山黨首領伊士摩兒以武力所驅逐。阿巴克於心不甘，乃由克什米爾逃入西藏，而乞援於達賴喇嘛五世。達賴喇嘛乃命噶爾丹助之，此又給與噶爾丹以擴展地盤之良機。

噶爾丹久欲侵奪天山南路，以統一新疆，正苦不得其會，及接得達賴喇嘛此命，當然奉命唯謹，率兵自伊犁南踰天山，以回教白山黨人爲嚮導，進攻回教黑山黨，攻下大小城十餘，盡執元裔諸城長及葉爾羌汗，移於伊犁。大破回教黑山黨，而使白山黨首領阿巴克居葉爾羌爲教長，以總督回部。而任用其準噶爾人分別爲各城之昂吉（準噶爾之官名），以監臨之並課徵各城租稅。爲求便於控制，乃移其伊斯蘭教東方傳教主人之後嗣阿布多實特爲質於伊犁。此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事也，於是天山南路之地遂爲準噶爾所有。

噶爾丹既有回疆，威力又及於青海、西藏，遂馬首東向以侵略喀爾喀（卽外蒙古），與滿淸之衝突，於是乎始

。噶爾丹乃再遣使者於清甘肅提督張勇處，進貢名馬貂裘。張勇送其使至北京，滿清皇帝康熙，待其使者如待外蒙古各汗，封以汗號之印，賜以大綬及冠服刀弓。適喀爾喀土謝圖汗使人入報，稱準噶爾部噶爾丹以兵向之侵略，請派兵迎戰。清帝初以爲係兩族邊境糾紛，諭令就地和解，不但不出兵助外蒙古征討，亦不同意外蒙古與之構兵。蓋因外蒙古八扎薩克常因私忿，彼此殘殺，其右翼扎薩克圖汗額琳沁，方以細憾襲殺其左翼扎薩克圖汗旺舒克。而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與三音諾顏部丹津喇嘛，正起兵合擊額琳沁。額琳沁勾引準噶爾兵東來，助其收拾散敗之衆，糾紛許久，猶未澄清。時清廷正亦因南方有三藩之亂未靖，實不欲分兵以平定其亂，故藉詞以推委之。不意噶爾丹之使者，見清廷不能出兵干涉之良機，乃建議其主噶爾丹乘勢進擊喀爾喀，以爭取機先，而進窺滿清之側背。

第二節　噶爾丹之侵略外蒙古（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三）

一，外蒙古喀爾喀之內訌

外蒙古乃滿清之稱呼，其當地之蒙古人爲達延汗季子格埒森扎賚爾之後裔，自稱爲喀爾喀蒙古。格埒森扎賚爾析其七子爲七部，稱爲喀爾喀七部。格埒森扎賚爾之孫阿巴岱，入西藏謁達賴喇嘛，得西藏經典以歸，各部衆尊信之，奉以爲汗，是爲土謝圖汗之始。土謝圖汗據土拉河流域，而其東西兩方，後又別立兩汗：西曰扎薩克圖汗，占杭愛山西麓；東曰車臣汗，占克魯倫河流域。於是喀爾喀由七部長變爲三汗部，其牧地則西接厄魯特蒙古，東依大興安嶺內外及黑龍江之南北，南臨大漠，北極北極海皆爲其遊牧地區。因遊牧行國之部落，逐水草以居，向無疆界及地域之觀念，只以國王視各汗，其某部隸屬某汗之關係亦不固定。惟因西與厄魯特蒙古世不相能，年有戰爭，占

有杭愛山西麓之扎薩克圖汗爲禦外侮，嘗徵調各部精兵到西方與厄魯特作戰；而對東方南方，則多年以來少有戰，有之，則祇因迎接蘇尼特部騰吉思之役，始與滿清作戰。

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喀爾喀三汗爲清軍所破於土拉河，清廷所以不爲已甚而不即出兵平定喀爾喀各部者，以清軍正多事於南方，不便向西用兵以追襲扎薩克圖汗，又懼於喀爾喀與厄魯特聯合，乃稱馬疲，大掠於各部而班師。清廷運用西藏達賴喇嘛使者，入喀爾喀各部以行遊說，終於在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有三音諾顏部丹津喇嘛率喀爾喀三汗子弟入朝於清之功。滿清爲酬謝丹津喇嘛，乃封之爲三音諾顏汗，使居於土謝圖汗與扎薩克圖汗之間。於是滿清乃重畫喀爾喀各部之遊牧區，亦使之成爲定區畜牧之定牧，因將其四汗，各分爲左翼右翼，每翼稱爲一旗，每旗設扎薩克以爲其部長，變外蒙古之四汗爲八扎薩克。但喀爾喀人則對各旗不稱旗，而稱爲汗，如左翼扎薩克圖汗；右翼土謝圖汗等。

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喀爾喀左翼扎薩克圖汗諾爾布死，其子旺舒克襲爲部汗。尋右翼扎薩克圖汗俄木布額爾法尼亦死，由其子額琳沁襲爲部汗。額琳沁自號羅布藏台吉，因早與旺舒克宿怨不睦，而欲統一扎薩克圖汗自爲大汗，乃以兵襲殺旺舒克。旺舒克遺衆不服，乃約集左右三音諾顏汗，左右土謝圖汗，與左右車臣汗，以七部之兵，共擊右翼扎薩克圖汗額琳沁，且大破之，而盡俘其人民與畜產。額琳沁率殘部西逃，往依厄魯特之準噶爾部。左翼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與左翼三音諾額汗丹津喇嘛乃領先上表清廷，保荐旺舒克之弟成袞爲左翼扎薩克圖之汗，清准其所奏以封之，此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事也。是外蒙古喀爾喀各部已內訌十五年，由八部成爲七部，清廷仍稱之爲七旗，而喀爾喀自己則仍自號爲七汗。

二、額琳沁勾引噶爾丹東來

喀爾喀右翼扎薩克圖汗額琳沁，爲七部們所逐，西走往依準噶爾之噶爾丹，因而千方百計勸說噶爾丹東征以圖恢復其故國。噶爾丹亦以爲此乃天賜其東進良機，立卽整頓人馬，以送額琳沁回喀爾喀扎薩克圖汗爲名，而大舉東征。並約會內蒙古察哈爾汗布爾尼，乘淸有三藩之亂，舉兵爲應，欲一舉攻破滿淸。不意察哈爾布爾尼方舉兵叛淸不久，竟爲滿淸大學士圖海與科爾沁扎薩克沙津所合力攻滅。噶爾丹失此東道之主，其雄心由之大戢，乃棄額琳沁於杭愛山之西而去。

額琳沁失望噶爾丹之去，乃使人勾引俄羅斯人東來，來與噶爾丹合力以功其左翼扎薩克圖汗之成衮。事爲成衮所偵知，而起兵襲取額琳沁。額琳沁再度西遁往依準噶爾之噶爾丹。

成衮以此次一舉立功，保全喀爾喀全族人免受準噶爾與俄羅斯聯合進攻，乃向土謝圖汗等六汗索還前俘虜右翼扎薩克圖部之人民與牲畜，土謝汗諸汗不從，而前此被俘之扎薩克圖人各思故主，紛紛逃還依於成衮部。土謝圖汗等六汗向成衮追索，遂引起喀爾喀之內亂。淸廷遣使調解之，不聽，康熙帝乃請西藏達賴喇嘛以宗敎使者往調停，歷年餘，而喀爾喀之糾紛益多。噶爾丹乃乘此際會，攻取青海之西套蒙古車臣鄂齊爾圖汗，喀爾喀左翼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起兵往救鄂齊爾圖無功，噶爾丹始信額琳沁所云「喀爾喀蒙古無甚實力」之言，而圖進取。

噶爾丹趁達賴喇嘛派遣使者調解外蒙古內訌之便，因使其族人多爾齊扎布，隨使者去外蒙古覘喀爾喀內訌實況，於是共到庫倫，與滿淸理藩院尙書阿拉尼，及左翼扎薩克圖汗成衮之子相會，商定請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以喀爾喀宗敎領袖地位，召各汗、各酋長與宗敎領袖六十餘名開和解大會，欲强使扎薩克圖汗與土謝喀圖喀兩汗之人民，

各歸故主，解除一切糾紛，永遠和協。及期會議，而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不肯出席，由其弟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代爲之盟。盟後，僅右翼土謝圖汗放歸所俘扎薩克圖汗之人民，而左翼却不履行盟約。於是扎薩克圖汗再請開會，噶爾丹之代表多爾齊布郎指責該會違理失法者三事：

一、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乃土謝圖汗察渾多爾濟之弟，其爲盟有弊病，不然其兄何不守盟約誓言；

二、達賴乃無上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不應與其使者同席抗禮，其抗禮卽有不敬達賴喇嘛之罪；

三、土謝圖汗之察琿多爾濟借其弟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掩護，一邊開會談和，一邊用兵襲擊，今已襲殺扎薩克圖汗成袞，而奪其妾，請在會諸汗主持公道，起兵共誅土謝圖汗之首惡。

於是喀爾喀各部大亂，喀爾丹又藉詞土謝圖汗殺其使者，揚言將借俄羅斯國之兵以報殺使之仇，並扶立額琳沁扎薩克汗之復位。

三、噶爾丹之侵入喀爾喀腹地

喀爾丹以爲欲進入中原與滿清爭帝位，當先東取喀爾喀爲進兵地，乃先遣其喇嘛僧衆與額琳沁之舊部人民逐次遊牧而入喀爾喀各地，以爲間諜。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及車臣汗諸汗，以爲少數人失羣遊牧視之，未加警覺。及噶爾丹揚言借俄羅斯東來合攻喀爾喀，各汗初甚慌恐，乃使偵騎遠出覘之，知俄羅斯無兵東來，於是守備乃懈。不久，噶爾丹又宣揚俄羅斯之兵已來，土謝圖汗直偵之，仍無俄羅斯出兵消息，知係噶爾丹之詐，而守備因益鬆懈。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額琳沁遂引噶爾丹勁騎三萬人，自北塔山（在新疆奇台東北）與阿爾泰山間移幕東進，侵入喀爾喀境，先以兵誘致扎薩克圖汗沙喇輕進逐利而擊殺之，然後東逾杭愛山，以突擊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之

帳。噶爾丹所縱之遊牧喇嘛僧衆更聚而爲內應，一戰而大破土謝圖汗之衆。察琿多爾濟與其子噶爾旦大敗東逃。

時適清朝遣往俄羅斯之使者索額圖等一行多人，道出車臣汗境，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使人乞援於清使臣，因揚言清廷將出兵來救。而噶爾丹聞清使臣過車臣汗，亦奉書清使者，辯說土謝圖汗殺其使者，及侵害扎薩克圖汗等罪惡，不能不討之理由。索額圖等卽以所聞之情實以曉諭兩造，令之罷兵言和。噶爾丹探知清使者無請大軍北來救援喀爾喀之意，乃肆意蹂躪喀爾喀，吞併扎薩克圖汗及土謝圖汗，率軍擊逐車臣汗及三音諾顏汗，大軍進至土拉河及怯綠連河（卽今克魯倫河）大掠喀爾喀各牧羣。更遣其別軍攻取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所居相近之額爾德尼昭（今外蒙古西庫倫卽古和林城，昭蒙語廟之意，廟在城東），並刼掠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坐帳。

噶爾丹追車臣汗至克魯倫，聞喀爾喀已集其聯軍於庫倫之西，乃自克魯倫回軍，至土拉河尋求喀爾喀聯軍以攻擊之。兩軍相值於鄂羅會諾爾（在今外蒙古庫倫正西北約二百里土拉河東岸地方，諾爾水泊之意，今猶故名），大戰竟日，噶爾丹擊破喀爾喀蒙古之聯軍，俘虜無算。時清使索額圖、阿拉尼等往色楞格斯克（在色楞格河西岸）與俄羅斯定界之交涉尚在途中也。

清康熙帝聞噶爾丹大舉侵略喀爾喀各部，大爲震怒，乃遣侍衛大臣急赴噶爾丹之營，詰問其交兵理由。噶爾丹禮遇欽差，却說喀爾喀土謝圖汗如何挑釁，車臣汗、三音諾顏汗及扎薩克圖汗如何幫兇土謝圖汗，是以爲求自保不得不與各汗作戰等語。最後，乃分其所擄以向清廷進貢，並懇清廷以布疋交換其部之良馬，以增大貿易數額，繁榮邊地人民生計。康熙帝於是乃再遣使者北上，爲準噶爾與喀爾喀兩族之調停。

斯時，喀爾丹則不斷用兵，喀爾喀人除逃走卽被俘殺。於是喀爾喀人皆棄其廬帳器物馬駝牛羊，分路南踰沙漠

逃命。清廷發歸化城（今綏遠省歸綏城）、張家口、獨石口、清河門（在今熱河省阜新縣南）各處之儲粟以賑給之，又捐牛羊駝馬廬帳器用，在今綏遠省固陽縣北成立喀爾喀右翼旗使附屬於茂名安旗；在今熱河省綏東縣南部成立喀爾喀左翼旗使附屬於土默特右旗；並在今熱河省綏東縣東部爲成立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廟，稱爲小庫倫，以安頓喀爾喀僧侶喇嘛之衆。此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事也。

第三節　康熙帝討噶爾丹之戰

一、戰爭起因與作戰謀略

清廷以喀爾喀蒙古爲清廷之子民，準噶爾部人亦爲清廷之子民，且喀爾喀各旗長與準噶爾之噶爾丹皆係受封治理邊民之重臣，其間由不睦而意氣用事以至於發生戰爭，身爲家長之清廷，當以曉諭調解之爲宜。於是乃一壁收容安置喀爾喀南逃請求救庇之難民，一壁遣使至噶爾丹之營中令其停止戰爭行動，聽從和解。然後使理藩院尚書阿拉尼。與伊拉古克等三胡圖克圖，移諜於西藏達賴喇嘛。請其諭令噶爾丹反還所侵喀爾喀之地及所俘虜喀爾喀之人民畜產，退回其原管之地，安分守土以勤勞王事，朝廷可以不問其擅自動兵之罪。

噶爾丹知西藏達賴五世已物故，西藏執事者桑結爲噶爾丹之密友，乃故意祕不發喪以方便行事，其所遣之西藏使者皆出於僞託，可以在必要時用作拒絕口實。於是噶爾丹乃向清廷提出要求，請勿收納喀爾喀蒙古各部，及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並對已收容者，應即捕送於彼。及清廷阿拉尼至其營中，噶爾丹乃指西藏使者爲僞使，而不接受清廷之要求。更對清廷之欽差阿拉尼不加禮待。情勢至此，清廷唯有二途可循，一爲聽從噶爾丹之無理要求，交

出喀爾喀各部之官兵僧侶人民及財物；一爲拒絕之，以從事戰爭。

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清亦知西藏達賴喇嘛確已坐化，而所派之使者全係其執事官桑結之僞託，乃以此事前不知情僞爲詞，再派欽差到噶爾丹營中，以朝廷詔命令其率所部西歸其原牧地，退還所侵喀爾喀蒙古各部牧地。而噶爾丹之志則在與滿清爭奪中原皇帝寶座，欲勾引俄羅斯兵，大舉向南以攻滿清，適清廷方與俄羅斯訂立尼布楚條約，俄羅斯知滿清勢力强大，不願與噶爾丹聯兵戰清，乃以不應噶爾丹之請告知清廷，於是清廷始知噶爾丹不僅是不聽詔命之邊疆守臣，且欲勾引外寇背叛祖國，陰圖不軌，乃決心公告其罪而起兵討之，以根絕後患。

旋又聞噶爾丹在外蒙古地方將集中其各屬地之軍，以大舉南侵，因判斷其已集中大軍於漠北，則其西方原遊牧地中必然空虛，如能拒止其實力，以乘其空虛，是乃澈底殲滅强敵之道。乃使人西行，祕密策動噶爾丹之侄，即噶爾丹兄僧格之次子策妄阿拉布坦，前逃其兄索諾木阿拉布坦之難，留落在土魯番者，資助其西歸伊犂，乘噶爾丹遑慾東方之虛，號召其父兄舊部起兵以攻噶爾丹之後方，以報殺兄之仇。而策妄阿拉布坦之桀黠不讓噶爾丹，已得清廷之助，乃即先向其族人宣布噶爾丹用宗敎信徒之騙術，更揭穿其陷害族人滅亡之逆謀，然後再傳播其救亡圖存之道，謂必須打倒噶爾丹，而擁戴自己來承繼若祖若父若兄之基業，同時聽命於滿清朝廷，永爲邊疆上守土之良好臣民，始爲得計。由是當地人民方知噶爾丹之一切，皆爲假裝僞託，而策妄阿拉布坦且有滿清朝廷之册命，於是乃羣起擁戴，不戰而有自伊魯機思河（即伊犂河）至阿爾泰山間之地方，使得噶爾丹在外蒙古地方成爲黃池赴會之吳王夫差，除以色厲內荏之掙扎外，別無他路可循，於是遂有與清軍在烏蘭布通之戰。

二、烏蘭布通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四）

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六月，噶爾丹引兵二萬餘，以追捕喀爾喀蒙古爲名，自呼倫池南進，越過貝爾湖，進次索岳爾濟山（位於察哈爾省東北角界上），掠烏珠穆沁部人畜。時清理藩院尙書阿爾尼，方以欽差名義行至察哈爾北部，因集內蒙古各部兵迎擊，戰於烏爾會河（今察哈爾省東北部之烏勒圭河，魏源疑爲克魯倫河北之烏爾匝河，非是。）初戰而勝，阿爾尼令喀爾喀兵奪還其人畜，於是人爭利而陣亂，反爲噶爾丹所敗，康熙帝因命阿爾尼曰：「收集兵馬，嚴行警戒，如蒙古各部之兵不足與敵力戰，則應漸次後移，朝廷當續發大軍以擊此强寇。」

是年七月，康熙帝命裕親王福全（順治寧慤妃所生，爲康熙之兄）爲撫遠大將軍，皇子胤禔副之，率已集在古北口內外之大軍主力爲左翼軍，由古北口北上進擊；命恭親王常寧（康熙之弟）爲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禮副之，率領集中在喜峯口內外之軍爲右翼軍，由喜峯口北上進擊；命盛京將軍、吉林將軍各率所部兵之主力，與科爾沁等蒙古八旗軍，西北至西遼河、洮兒河，助主力軍以戰噶爾丹，康熙帝親幸塞外至熱河，以節制古北口、喜峯口之兩軍。於是噶爾丹之軍越大興安嶺南進，清軍自古北口、喜峯口北進，兩軍遂相遇於烏蘭布通（今熱河省赤峯縣西）。

清左翼軍副帥皇子允禔與元帥裕親王福全不協，康熙帝調皇子允禔回京，命康親王傑書率兵自察哈爾以東會左翼軍元帥裕親王福全，以此清之左翼軍北上略有躭擱，而清右翼恭親王常寧之軍則迎敵越大興安嶺，至烏珠穆沁，與噶爾丹軍接戰不利，退回大興安嶺。噶爾丹起大軍追擊，越大興安嶺至西遼河上遊（今熱河省林西縣與經棚縣間），遂長驅而南，進至烏蘭布通，與清左翼裕親王福全之軍相遇。（前引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二七章頁826）

康熙帝玄燁時駐蹕熱河，以敵主力已進至熱河方面，但有左、右翼軍及遼、吉、科爾沁之軍足以阻之前，及擊之西走，遂爲防備噶爾丹西走，乃以詔命改調康親王傑書往西行進屯歸化城，以要敵之歸路。部署既定，然後督諸

軍以攻當前之敵。

烏蘭乃北語紅色之意，布通乃樹林之意，即今熱河省赤峯縣英金河口西山多楓林之地方名。噶爾丹軍數萬人爲清左翼軍阻與英金河之北，而清右翼軍自赤峯向西北側攻之，噶爾丹軍乃列陣山下，西面依林，南面阻水，以清軍火器堅利，東西無以爲蔽，乃縛萬餘駱駝臥於地上，背上加箱籠成女牆式箭垛，外蒙以濕氈毯，環列以柵，號爲駝城。使士卒於垛口間隙向外發矢銃，備鈎距，以爲守禦，清軍以步騎兵攻之，屢爲其駝城所頓挫。噶爾丹自以爲得計，因欲待其後續軍到來再轉取攻勢，故不求進取。

是其七月初，清軍自北京調來各礮兵營，於七日晨起，列各礮於英金河沙灘上，開始向噶爾丹之駝城射擊，射至日沒，噶爾丹之駝城駱駝大半斃於砲彈，駝城已中斷爲二。裕親王福全率步騎連夜渡英金河攻其已斷之駝城，噶爾丹軍不能支，乃乘夜退營，且戰且走。（後引御軍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頁692—694）

噶爾丹北退途中，縱還伊拉古克等三胡圖克圖，及西藏使者團七十名喇嘛等，令傳語於清元帥裕親王言：「準噶爾部長噶爾丹。因追捕土謝圖汗，誤入親王爺所管之汎地內，部屬無知，更誤掠人口牲畜，謹當退還謝罪。噶爾丹自知獲罪，不敢定望捕得土謝圖汗，若朝廷肯將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交付於西藏達賴喇嘛處，則噶爾丹已爲完成達賴喇嘛所遣東來之使命，將誓不再侵犯東土，且永爲皇帝邊疆小臣。」裕親王錄其語以馳奏於帝，帝得奏不報，仍繼續下令急速進兵。但噶爾丹已得間，北渡西遼河，所過之地村落帳幕林木柴草悉行燒毁，以絕清軍之追擊。因噶爾丹軍盡失駱駝已無輜重，故得疾奔大興安嶺，渡大漠西去，

三、康熙帝北征

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回科布多，西攻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不能勝，北聯俄羅斯又不成，不得已遣使南至歸化城向清廷進貢請降。清廷下詔徵之，而噶爾丹不敢至，亦不再遣使報命。遂以科布多爲根據地，招集其流亡，休養生息，將圖再次大舉與清決戰。

清廷以噶爾丹志不在小，不可不備。又以噶爾丹之東來入寇實土謝圖汗啓釁召侮，不可不懲。而喀爾喀蒙古南來歸附之衆數十萬人，散漫無紀，不可不有以撫綏訓練之。於是乃決定在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五月在多倫諾爾（今察哈爾省多倫縣）舉行大閱兵，命理藩院檄調新附諸部，及科爾沁等四十九旗，預屯於閱兵會場百里外待命。五月初清帝自京師出發，出張家口至多倫諾爾，盛設兵衞，以滿洲上三旗居中，八旗之前鋒營二，護軍營十，火器營四，共十六營，分爲二十八汎，各環御營而峙。先傳諭土謝圖汗等。令具疏謝罪，並令內外蒙古各旗移近御營五十里，以行大閱。閱兵時陳鹵薄，設儀衞，御帳殿，受朝拜，然後帝躬環甲冑，大閱兵，並嚴申約束，致訓勉。最後宣赦赦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之罪，仍留其汗號，除其所有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屬官，其餘各喀爾喀蒙古皆令去其舊稱，授以郡王貝勒貝子國公之爵位，並區分全外蒙古喀爾喀各部共三十旗，分其每汗爲左、右、中三路，使各與內蒙古四十九旗之各旗同列，允其暫牧於近邊，俟討平噶爾丹後始聽其歸還漠北故遊牧地。

噶爾丹既不得西歸，乃在科布多伊克阿拉克湖畔從事漁獵，遣使遊說內蒙古各部叛清以附己。使者至科爾沁，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律以報於朝廷。清帝因密諭科爾沁等部僞爲內應，並令傳語噶爾丹，使之東來。

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清廷詔噶爾丹來會盟，而噶爾丹不來，却使人來索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並殺害清使往西域之欽差大臣。是年九月，噶爾丹聽信科爾沁蒙古之約，率兵三萬自科布多東至克魯倫河，進抵

巴彥烏蘭（今克魯倫南之烏蘭），心生疑慮，乃不東進亦不南來，自秋徂東亦不歸去。清遣使徑激之，噶爾丹遣使者徒步歸，且揚言借俄羅斯鳥鎗兵六萬人，將與清爭奪皇帝位。於是清帝知噶爾丹不除，終爲內外之大患，乃謀以全力殲滅之。遂令將軍薩布索引滿洲兵會科爾沁等蒙古部出其東；令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於歸化城調集陝甘兵出寧夏，自翁金河（在今外蒙古古爾班博格多山東）出其西；帝親率禁軍出獨石口爲中路，尅期北進。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三月，康熙帝率兵出邊，以沙漠不宜車，乃留大礮，惟攜子母礮以行。每駐營，帝親拊士卒，相水草，逾月渡過沙漠，進逼敵人。適東路軍尚未至，而西路軍亦因敵焚燒草地，迂道阻雨，士馬飢困，乞援師以待。中軍獲得敵遊騎言：「俄羅斯已助準噶爾噶爾丹南征」。清大學士伊桑阿乃力請清帝回鑾，帝怒曰：『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征，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且大軍退，則賊盡銳往攻西路，西路軍不其殆乎？』遂率大軍進趨克魯倫河。噶爾丹望知清帝親征，乃用避實擊虛之計，移軍西去，欲專擊清軍之西路。因與清西軍於五月十三日相值與昭莫多（今外蒙古庫倫南土拉河南岸之東庫倫之地）。遂有昭莫多之戰。

四、昭莫多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五）

清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於二月將西路軍先行北進。西安將軍博濟、甘肅提督孫思克，督陝甘諸軍分道隨之。經寧夏、綏遠入外蒙古，軍行艱苦，人多失亡。比至翁金河會軍，孫思克乃建減兵併糧之議，留軍屯河畔，簡精銳以進，數日始得與費揚古大軍會。於五月十三日費揚古率諸軍抵昭莫多。

昭莫多乃大樹林之意，明成祖曾破阿魯台於此。其地平曠饒水草，有大嶺遠環如屏。時噶爾丹自克魯倫河西來，兼行五晝夜，而以選鋒萬人由其妃阿奴碩哲率領，欲先擊破清之西路軍。

清西路軍長途疲饑，馬僵其半，費揚古以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逸待勞，不足以與敵爭勝。於是乃在距昭莫多之西三十里之多小山樹林之處止營，依山據河以列陣，於林木茂薈處設伏兵。然後遣前鋒四百騎至昭莫多之東，與敵接觸，且戰且退，以誘敵來至陣前。（前引魏源聖武記卷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頁8世界書局）

清軍陣向東北張開，以孫思克率綠營步兵居中，佔據各山頭之上；西安康調元之兵陣於孫思克軍之西，沿土拉河列陣；費揚古率步騎，張左右翼據小山列陣於東，各據險俯擊，列拒馬陣前以待。

噶爾丹軍以百戰精騎之選鋒萬騎，向清西路軍衝來，不意費揚古等預列堅陣而恃拒馬以待，致使猛烈攻勢一再頓挫，乃不得已下馬力攻。清軍先是據險俯擊，人在拒馬後，俟敵人到達近前時，始弩銃齊發，迨敵人馬屍體堆積過高妨害射界，乃以藤牌掩護前進，每進輒移拒馬而前以制敵騎衝突。噶爾丹部傷亡甚衆，但仍冒矢銃鏖戰，至暮不退。費揚古遙望敵陣後繼至者未加入戰鬥，意料必是婦女駝畜，乃指揮沿河伏騎，由東南方繞道衝向敵陣後，果見續到者係敵軍輜重，乃分其騎兵之半向敵陣之背後攻擊。守禦在山上之清軍，見敵後陣已亂，亦呼號前攻以夾擊之，噶爾丹之前鋒軍遂不支而潰奔。清軍乘夜追逐三十里，天明後收軍。計斬敵數千級，生擒數百人，降其衆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帳幕器械無算。噶爾丹之妃阿奴碩哲亦死於昭莫多陣前矢銃之下。據降俘者言，其軍中稱阿奴碩哲爲阿奴娘子，披銅甲，佩弓矢，騎異駝，精武藝，因選軍中百戰精銳之士以隸其麾下，每臨戰，常領先衝鋒，而阿奴娘子則恃銳鋒而親冒石矢，有進無退。昭莫多之戰，因阿奴娘子陣亡而後軍猶未到達戰場，是以前鋒軍潰敗。

噶爾丹率大軍行抵昭莫多之東，聞其妻阿奴娘子之選鋒軍已敗滅，遂不敢繼續西進，而改道自土拉河以北向西奔逃。其麾下之回部兵，及其所徵調者之兵多乘亂叛之去。

清康熙帝率大軍追噶爾丹至塔爾（在今車臣汗翁都爾之西南克魯倫河南岸上），得捷奏，乃急進至昭莫多，正計畫追擊中，適康親王傑書卒於軍，帝乃留費揚古守昭莫多，以保護喀爾喀各部，勒石於察罕拖諾山（在克魯倫河南塔爾之東），及昭莫多之山頂上紀功而還。

五、老胡工笳者之歌（參看附圖十六—六六六）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十一月，清帝聞噶爾丹遁逃於塔米爾河（在今外蒙古察察爾來格之西，爲鄂爾渾河上遊西源河），欲取道翁金河西走哈密，而爲陝甘軍留在翁金河守護餘糧之副都統祖良弼所敗，不得西去；欲東侵喀爾喀重返漠北各部，又懼爲屯兵在庫倫之費揚古軍邀擊；其遣往西藏之使者，又爲青海清副都統河南達所擒。其所餘部屬僅數千人，皆羸弱，日盜喀爾喀牛羊以爲食，於是帝欲乘其窮迫而收降之，乃再出京西至歸化城（今綏遠省歸綏），詔費揚古至行在授方略；且諭青海諸台吉，及準噶爾新部長策妄阿拉布坦等，助擒噶爾丹。噶爾丹部衆聞帝又出親征，多紛紛逃來投降。噶爾丹至此，以部屬瓦解，饑不得食，乃遣使至行在以探清帝之意，臨行嘆謂使者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於沙，草生於磧，泳泮於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已皆往屬，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覲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議之。』因泣下。使者至清營，以情告清大臣，帝聞而憐之。詔數其寇邊之罪，令其入朝自謝，許以待喀爾喀安插遊牧地之例待之，並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寧夏，設驛站以待。十二月噶爾丹不至，帝遂還京。（引聖武記卷三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頁81、82）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二月，帝以噶爾丹絕無伏罪意，乃復率軍出京，西渡黃河至寧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及將軍薩布素，北會費揚古大舉深入，以攻噶爾丹於塔米爾河。時噶爾丹命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徵糧哈密，爲哈密

回人所擒，獻於康熙寧夏行在。噶爾丹之左右親信遂失去作戰信心，為謀個人前途，乃相率引去，或有投機者乃密約清軍，願為嚮導。於是噶爾丹一夕數驚，欲西歸恐為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擒；欲入西藏，則清軍又阻其通路；欲北投俄羅斯，又恐俄羅斯所賣；而投降於清，又不甘心。自知山窮水盡，乃於是年閏三月十三日飲藥自殺。其族人丹吉剌以其骸骨及其女鍾濟海來降，途中為策妄阿拉布坦刼奪而獻於行在，於是阿爾泰山東西地皆平定，而入于滿清之版圖。康熙帝勒石於狼居胥山，犒軍於歸綏城外。各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及歌者畢集。有老胡通漢語，自言工笳而大言要求獻歌，帝賜以酒使奏之，老胡遂以悲壯之音聲而歌曰：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得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同前引頁81）

歌畢伏地謝罪，帝大笑而賞之，然後手書其歌詞以告戒後世。六月，班師回京，使喀爾喀各部還漠北原牧地，自此朔漠平定。

第四節　清與準噶爾在西藏之戰

一、西藏情形

西藏居民多為唐古特族，亦名曰吐伯特，當中國南北朝時（西元四二〇至五八八），始知牧畜，有酋長。其俗貴壯賤老，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歿者為貴族；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以辱之，故其兵力驟強。至隋唐之際（西元六一八前後）遂征服近鄰，名聞中國，唐人呼之為吐蕃。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其第七世贊普（王

之稱）噶木布（即棄宗弄贊）遣使來朝，並請賜尚公主；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許之。公主信佛教，自中國齎釋迦牟尼像奉之入藏。噶木布見中國服飾，恥其習俗簡陋，乃下令禁族人赭面。自褫氈罽（氀毹），襲紈綃，爲華風。並爲公主築城，建宮室居之，自此與中國親善，數遣使朝貢，自認爲唐朝親戚屬國。其先尼泊爾國王鄂特巴爾郭怡，亦以女拜木薩妻噶木布，拜木薩亦篤信佛教，以此其國中廣建佛寺，君臣民等悉皈依佛教，是爲佛教正式進入西藏之始。復遣大臣子弟十七人赴印度西北之克什米爾學梵文語，遂仿製西藏文字，是爲藏文之始。全藏遂化爲佛教國，其僧侶中國人呼爲喇嘛（見歐陽無畏「喇嘛教」一文刊于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叢書之一第十七頁—震註），其特權常超乎國王之上。

元代時，吐蕃喇嘛八思巴，以道術得元廷信仰，元世祖忽必烈尊之爲國師，封號爲「大寶法王」，使領藏地，予以統治政教之大權。明朝以西藏地曠人悍，欲用宗教之力以羈縻之。故其喇嘛來朝者，禮之逾於元朝，凡封「法王」八人；授「西天佛子」者二人；授「國師」者二十七人。法王等死，其徒輒自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相同。從此各派僧侶，濫用勢力，鉤結土豪，把持政治，競事爭權，不暇宏法，於是有「宗喀巴」者慨然有改革之志。

宗喀巴，名羅桑札巴，元順帝至正十七年（一三五七）生於西寧（今青海省西寧）宗水邊，故其地名宗喀。宗喀巴者「宗喀鄉人」之義，十六歲遊學西藏，目擊藏地各派僧侶腐敗，遂入大雪山修苦行，尊阿提沙大師之正統，兼採菩端大師之學說，並採各派所長，自成一家之說。由于宗喀巴之學問德行，優越當時，教化所及，全藏靡然風從。於是將其法衣僧帽，皆改染黃色（西藏原各教派皆赤紅衣帽因稱紅教），遂有黃教之稱。晚年在拉薩東北百里地方，建甘丹寺，宏傳其學，故又有「甘丹派」之稱。「丹甘」爲梵語「兜率」的藏譯，漢語「喜具足」之意。

而與師弟間自定派名為「給鹿巴」，「給鹿」者，漢譯「善軌」，謂謹守律儀，行合「善軌」也。

宗喀巴晚年，有重要弟子多人，相繼在拉薩附近建三大寺，為「給鹿巴」僧衆傳學顯乘之主要道場，繼三大寺更建上（舉兌）下（舉末）兩密乘學院於拉薩，落成不久，宗喀巴於明成祖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示寂。其重要弟子中有根頓軸者，為後藏札什倫布寺創建人，圓寂後，為宏化方便，該寺迎請靈兒根頓嘉措為座主，指為根頓軸之轉世，給鹿巴遂有喇嘛轉世重生住持教化之制度。「嘉措」藏語，是大海之意，蒙語是「達賴」，因稱「達賴喇嘛」。根頓嘉措因故脫離札什倫布寺，而弘化於前藏，示寂於哲邦寺之兜率宮（噶丹頗章）。至明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達賴三世轉生為索南嘉措，應蒙古掩答汗之請，播教於蒙古。寂後，就地轉生於蒙族賽欽羣科爾家，為四世雲丹嘉措。及長，返藏住持教法，不久即逝，轉生於藏南，為五世阿旺羅桑嘉措（自宗喀巴以下，引自歐陽無畏，「喇嘛教」一文）。時為明崇禎十年（一六三七），達賴五世聞滿清興於東土，乃遣使至盛京（今遼寧瀋陽），奉書貢方物。滿清遣使報之，是為滿清與西藏通聘之始。

二、西藏第巴桑結之亂

當噶爾丹因其藏友桑結之力，得自西藏囘準噶爾而為準噶爾部長。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以噶爾丹歸為部長之故，乃用桑結為第巴（長官之意），以管理政務。桑結以後藏之藏巴汗虐衆毀教，乃招致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引兵自青海入西藏，擊藏巴汗而殺之。而請達賴五世之師傅羅桑却稽堅考住持後藏「給鹿」之政教，居於札什倫布寺以統治後藏，是為「班禪」第一世。於是紅教徒悉南遁入不丹及尼泊爾。於是達賴、喇嘛二人分掌前後藏之政教。固始汗既有功於黃教，乃割西藏東部喀木（即今西康省一部），留其子為車臣達延汗於藏，達賴五世與桑結又

怒和碩特人干涉過甚，乃陰引準噶爾部噶爾丹征服青海，並分兵入藏以殺車臣達延汗。自是西藏事壹決於桑結。

桑結既統一西藏之政教大權，乃假達賴之命以指揮準噶爾之噶爾丹東討漠北蒙古，欲以消滅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爲名，企劃噶爾丹之與滿清爭奪中原皇帝寶座。及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達賴五世圓寂，桑結便祕不發喪，一切矯命行事，威鎭全藏。外蒙古土謝圖汗與扎薩克圖汗之內訌時，康熙帝遣使會達賴之使者爲之和解，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亦奉詔與議。與達賴使者並坐，噶爾丹亦遣使者與會觀釁，於是乃蓄意挑撥，指斥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與達賴使者並坐爲失禮，遂成爲噶爾丹對外蒙古構兵之理由。及噶爾丹攻破外蒙古，喀爾喀各部內逃，康熙帝再詔達賴，命其遣使諭令噶爾丹罷兵，而桑結私遣之僞使者濟隆胡圖克圖，反陰嗾噶爾丹率兵南侵，企圖戰勝滿清。於是噶爾丹率其大軍攻清，自外蒙古進入熱河赤峯，是爲烏蘭布通之戰。

烏蘭布通之役，噶爾丹幾不免，而桑結之僞使者濟隆胡圖克圖又代爲講欵，以誤清軍之追擊。至此清廷始認定達賴五世實已不存於世，乃遣人入西藏覘之，歸言：「桑結使己遙望禮拜，有喇嘛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烟繚繞，覩不分明。」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桑結又矯達賴之命入貢，疏中言「自己年邁，國事決於第巴桑結，請封桑結爵職。」清廷知其情僞，但爲柔遠計，仍詔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由此桑結以爲清廷可欺，再嗾使噶爾丹東進，因有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克魯倫河之役及昭莫多之役。（引聖武記卷五國朝撫綏西藏記上頁一三七）

昭莫多之戰，噶爾丹西逃，清軍俘其部衆及獲得西藏與噶爾丹往來文件甚多。清帝乃下詔責桑結發縱指使，並揭穿達賴脫緇已久，惡其矯命之狀，乃下詔責之。詔曰：

「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喇嘛脫緇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喇嘛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

屢唆噶爾丹興戎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立教化，向來相代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王，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敎，爾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己，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準噶爾、喀爾喀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蘭布通之役，爲賊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爲講欵以誤我追師，緊爾袒庇噶爾丹之由。今爲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賚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卽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

桑結得詔大懼，躊躇許久，始上書密奏云：

「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於壬戌年（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示寂，轉生淨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卽丁丑康熙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洩；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同前引）

清帝得奏後，以累朝多用西藏之力以綏撫蒙古，而第巴乃達賴所任理軍之人，若必窮治其罪，慮有他變；乃因其陳情宥之，兼以結懽邊遠。不意在清廷詔命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出師協擒噶爾丹時，桑結却向準噶爾宣稱達賴已逝，戒勿妄興兵革；又使人傳諭青海諸蒙古首領，令繕修器械，俱赴察罕陀羅海地方（青海西南名山）會盟，欲策動新亂。適噶爾丹窮蹙自殺，桑結失去奧援，和碩特之勢復長，再起干預藏事，遂殺桑結。

三、準噶爾再侵入西藏與清援藏軍之覆滅（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六七、六六八）

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噶爾丹敗亡，青海固始汗之孫以議立達賴六世，率兵入藏爲拉藏汗，康熙四十四年

（一七〇五）桑結謀毒殺拉藏汗不成，拉藏汗遂集衆討誅桑結，因上奏清廷請廢桑結所立之假達賴六世，而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措爲達賴六世。清廷素惡桑結之狙詐，乃册封拉藏汗爲翊法恭順汗，使鎭藏地，而詔執假達賴六世獻京師。然拉藏汗所立之達賴六世蒙古與藏人皆以爲僞，而青海諸部乃奉裏塘（今西康省理化縣）人噶爾藏嘉措爲眞達賴六世，迎至青海，請朝廷賜封册印。清廷以青海僧侶勢重，詔噶爾藏嘉措暫居西寧紅山寺以待。旋移西寧城西四十里之塔山上宗喀巴瘞胞衣地黃教祖廟之塔爾寺，以緩和青海西藏間之爭。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以西藏有隙可入，乃準備侵略西藏。

初噶爾丹殺其兄僧格之長子而自立爲準噶爾部長時，僧格次子策妄阿拉布坦逃在吐魯番，後得清廷助力，乘噶爾丹後方之虛，得入伊犂，集其父舊臣七人之力，收集散亡，杜爾伯特諸台吉從之，遂盡有新疆阿爾泰山以西之地。時厄魯特之土爾厄特部遊牧在伏爾加河流域，策妄娶其汗阿玉奇之女爲妻，使攜衆離其子東來爲服役。策妄以青海和碩部與西藏拉藏汗之勢力與之相埒，欲用聯婚政策以併吞之，乃娶西藏拉藏汗之姊，復贅拉藏汗之子丹衷於伊犂，不使之歸。惟西藏拉藏汗方以討誅桑結之功，得清廷之器重，策妄知侵藏地，清廷必爲西藏後援。於是乃於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三月，引兵出哈密北境，侵掠青海和碩特所屬之五部，以圖牽制清廷，清廷因命吏部尙書富寧安，率大軍出甘州（今甘肅省張掖縣）至巴里坤之舊鎭西府（即今新疆省哈密西北之鎭西縣），奏請於哈密附近募兵興屯以爲防。

清廷爲防策妄阿拉布坦自柴達木草地侵略西藏，除在新疆哈密一帶募兵屯田以爲防禦之外，並令侍衞大臣阿齊圖往督青海和碩特諸台吉，各選兵屯噶斯湖（在今青海與新疆二省交界處格孜湖）畔，以斷其通往西藏之東路。又

勒告西藏拉藏汗，勿恃與策妄爲親戚而疏於防範。

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策妄遣其將大策零敦多布率精兵六千，自伊犂西南行，繞大戈壁之西，南越和闐南境之崑崙山入西藏。冒雪山之險，涉烟瘴之谷，晝伏夜行，至明年（一七一七）七月，始達騰格里湖之北。西藏拉藏汗耄而嗜酒，不設守備，準噶爾兵以扈送拉藏汗世子丹衷夫婦回藏爲名，與拉藏汗次子蘇爾扎相戰於達木河，相峙兩月而蘇爾扎退守拉薩。會番衆有陰通準噶爾者，準噶爾兵遂於康熙五十六年十月陷拉薩，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犂，禁新達賴喇嘛於扎克布里廟中，於是西藏之前藏後藏之地悉爲準噶爾所有。

西藏人上乞援之疏於朝廷，清帝乃命西安將軍督軍西寧之額倫特，與侍衞大臣色楞，於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正月自青海南渡木魯烏蘇河（金沙江上游），分道南援西藏，六月過唐古山口，七月與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布之軍戰於黑河（一稱哈喇烏蘇河爲怒江上游），準噶爾兵先據南岸之狼拉嶺之險，與清軍相峙月餘，然後以兵繞出清軍後，遮斷清軍餉道，清入藏軍一萬三千餘人在黑河與準噶爾兵相峙百餘日，於是年九月粮盡矢竭，官兵悉數爲準噶爾軍所擊滅。是爲哈喇烏蘇之戰。清廷大震，遂決心大舉聲討準噶爾。乃命第十四皇子胤禵爲撫遠大將軍，駐師青海之西寧，改四川巡撫年羹堯爲總督，備兵於成都，準備與準噶爾爭奪西藏，並送青海達賴進入西藏繼爲六世。

四、楚瑪拉池之戰（參看附圖十六—六六九）

清廷鑒於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秋入藏軍之全軍覆滅，乃準備二年，並採取「人馬未動粮草先行」之戰備，詔撫遠大將軍胤禵自西寧於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進駐木魯烏蘇（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之西源今名穆魯烏蘇河）南布克馬因山口一帶，爲入藏軍整治餉道及輸餉械。又詔命四川總督年羹堯先坐鎭四川成都，整治由康入藏餉道及

輸送入藏軍所需之餉械。然後使西寧軍屬都統延信，率師由青海南部進軍；更以四川軍屬護軍都統噶爾弼，爲先頭，將軍岳鍾琪繼之，由年羹堯督後率大軍由四川經西康打箭爐（今西康省康定）西進，兩路以攻西藏。並爲使此兩軍作戰順利，斷絕西藏外援，乃使大將軍富寧安自甘肅安西率軍西向，至新疆哈密西北之巴里坤山（即今巴爾庫山）南北屯駐，以牽制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之進援西藏。

延信軍一萬人於是年四月發西寧，八月度唐古拉山，進入西藏北界，以步步爲營，且戰且進方式，以待川軍入藏之作戰消息，企圖在分散敵人勢力之態勢下，而行突襲之。

噶爾弼與岳鍾琪分率山軍一萬五千人，亦於是年四月自打箭爐西上，經裏塘（今西康省理化縣）、巴塘（今西康省巴安縣），進至拉里（即今西康省嘉黎縣），沿途招撫番衆，以爲運輸及嚮導，是年八月越拉里山而西，中旬與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布之軍相戰於墨竹工卡（今西藏拉薩東百餘里拉薩河東岸上），準噶爾軍遂在西藏陷於兩面作戰。

延信率領西寧之軍，在唐古拉山口之南，得藏人消息，知川軍已進至拉薩以東之地，與準噶爾軍作戰中，乃即率軍自黑河（在阿克河之北）西北行，欲至後藏，以遮斷準噶爾大策零敦多布之退路。而大策零敦多布爲防止清西寧軍斷其退路，亦已分軍一部鎮守拉薩，而自率主力北向與清西寧軍相戰於安度察那克池、爰德宗、班哥克湖、奇林湖北之達爾卓、楚克湖北之楚瑪拉池等地，但其兵五戰五敗，遂向西潰逃而去。

噶爾弼與岳鍾琪之川軍在墨竹工卡，聞西寧軍自黑河西進，連戰連勝，正向後藏進兵中，乃自墨竹工卡之東進攻，而連破墨竹工卡、郎渡、德慶等地（皆在拉薩河之東），遂由藏人引導於八月二十三日攻入拉薩，守拉薩準噶

爾軍因進退失據，乃溯雅魯藏布江西逃，仍由其來路北還伊犁。

年羹堯督清軍西追至日喀則之扎什倫布，不及。乃號召藏內大小第巴（政務官員）恢復舊日秩序，並宣布朝廷派兵救藏德意，捕喇嘛之助準噶爾者，誅其五人，幽禁九十餘人，西藏由是粗定。於是清皇子撫遠大將軍胤禵，遂將前此安置在青海塔山（今青海省西南四十里處）之達賴喇嘛候補者呼畢爾汗，護送至藏，西藏各僧侶亦歡迎而擁戴之。清廷乃下詔封為達賴六世，賜以冊印，然後留兵二千人為達賴六世之扈衛又封拉藏汗舊臣康濟鼐與頗羅鼐，分掌前藏、後藏事。時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正西與俄羅斯有戰爭，不暇東顧，因而放棄西藏。西藏之政教大權從此統一於達賴六世，而清進駐巴里坤（今新疆省哈密西北之巴爾庫山）之富寧安軍亦各奉詔撤回其甘肅安西原防地。

雍正初，藏人攻康濟鼐而害之，頗羅鼐與清軍合力擊亂者，亂者欲投準噶爾，途中被擒誅。清廷因封頗羅鼐為貝子，使總領藏事，犒師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以鎮守之。自此戰後，西藏始確為中國之屬土。及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立，表奏朝廷，請入西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之二子回藏。雍正帝胤禛下詔嚴兵備之，乃收前藏東境之巴塘（今西康省巴安縣）、裏塘（今西康省理化縣）歸四川省，設宣撫土司以治之；劃中甸（今雲南省中甸縣）、維西（今雲南省維西縣）隸雲南省，設二廳以治之；惟察木多（今西康省昌都縣）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喇嘛於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及後世準噶爾請降，始以兵護送達賴喇嘛還藏。

第五節　清與準噶爾爭青海外蒙古之戰

一、青海羅卜藏丹津之叛

青海自唐末以後，與喀木（今西康省）、藏（今前藏）、衞（今拉大克及後藏）成爲唐古特四大部，明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始爲蒙古所侵。明末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由烏魯木齊襲取青海，分其部衆爲左、右兩翼，以其子十人領之。清崇德七年（即明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固始汗與達賴喇嘛各遣使相偕繞塞外數萬里至盛京（今瀋陽），與清通好。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復遣使獻清以金佛、念珠，並表頌功德，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清封之爲遵文行義敏慧固始汗。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固始汗死，其裔在藏者爲拉藏汗，在青海者爲鄂齊圖汗，在河套者有阿拉善王。自準噶爾噶爾丹勃興，青海套西並爲所殘破。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噶爾丹敗亡，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由青海率族朝康熙帝於寧夏，詔封之爲達什親王，餘授貝勒、貝子、公爵等封，由是青海爲清朝藩屬，清廷藉之以防準噶爾。青海部衆亦藉清之保護，而未再爲準噶爾所吞併。

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之遣兵襲據西藏，清進軍討之，而隨海各部皆從征。達什親王之子羅卜藏丹津以功襲親王爵，自以爲青海及西藏皆和碩特蒙古人舊屬土，而自己又爲固始汗長孫，當恢復先人事業，而與準噶爾看齊，會清雍正帝新立，羅卜藏丹津受準噶爾人之蠱惑欲乘機脫離清廷管轄，成爲獨立自主之國。乃誘諸部會盟於察罕陀羅海（青海西南大山名），令各部恢復舊號，除去清廷所封之王貝子等官稱。因自號「達賴渾台吉」，陰約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爲後援，而在青海宣布獨立。

青海大喇嘛察罕諾門，出自西藏，世居西寧之塔爾寺，爲青海黃教之宗，番衆崇信之，其勢力與蒙古之哲布尊丹巴相埒。而羅卜藏丹津復引誘之與準噶爾同時爲叛，於是中國西北大爲騷動。

羅卜藏丹津之叛也，其同族親王察罕丹津，及郡王額爾德尼不從，先後挈衆內奔河州（今甘肅省臨夏縣）。時清兵部侍郎常壽率兵駐防西寧，理青海事務。諭令羅卜藏丹津罷兵，不從則將以叛國罪懲之。羅卜藏丹津則詐稱其與額爾德尼不和，非爲叛。因誘常壽出巡邊以刼囚之。於是清廷乃再起兵西討。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十月，清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率兵進駐西寧；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贊軍務。年羹堯、岳鍾琪採用使敵孤立無援戰略，先敕請調大將軍富寧安之軍進屯吐魯番及噶斯泊（在今新疆省羅布泊之東），以截斷青海與準噶爾部連繫之路；然後調四川兵進屯裏塘（今西康省理化縣）、巴塘（今西康省巴安縣），以防其與西藏之聯兵；最後更分兵南守黃勝關（在今四川省松潘縣北部）、蘭州（今甘肅皋蘭）以防其向東方內犯；又北守永昌（即今甘肅省武威西北之永昌縣）、酒泉、布隆吉河（疏吉河）以防其北入寧夏、外蒙古。待包圍形勢已成，始準備進軍西寧以討叛。

年羹堯自蘭州進兵至西寧，分遣諸將以攻克青海羅卜藏丹津黨羽所守之諸堡及寺院。羅卜藏丹津知其已處於被包圍之中，大爲惶懼，乃於是年十二月上表請降，並送還所刼囚之兵部侍郎常壽，謝罪。但清廷不許，而命年羹堯進兵。

二、岳鍾琪平定青海（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〇）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正月，岳鍾琪率兵盡下青海海邊各地，惟羅卜藏丹津尚據守烏蘭呼爾之柴達木（在今青

海省中部霍魯遜湖東南一帶），距西寧千餘里，清軍莫可奈何。年羹堯欲奏調兵二萬，由西寧、松潘、甘州（張掖）、布隆基河（今甘肅玉門西北之布隆吉城時名）四路進兵，會攻青海，期以四月草生時並進。而岳鍾琪以為「青海地面廣闊，敵衆尚不下十萬，我軍深入，敵必散而誘我，勢陷於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若乘此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一萬匹，兼程以擣其不備。」年羹堯以軍書並上，雍正帝廷議中壯岳鍾琪之說，遂詔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專任西征事，獨率兵進討。岳鍾琪乃於是年二月初率兵自西寧西進，沿途捕敵偵騎盡殪之，襲取敵在哈達河（在今青海海西達美珠瑪附近）之守軍。然後南越崇山，入柴達木河上游地，即沿柴達木河西行，數日後，探知敵主力軍扎在騰吉里克（在霍魯遜湖東南附近）。於是岳鍾琪蓐食銜枚宵進，行百六十里，黎明抵敵帳，時羅卜藏丹津尚睡未起，故人不及衣，馬未銜勒，而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婦人衣騎白駱駝而走。岳鍾琪窮追之，日且三百里，數日後至桑駱海（在今哈雅爾桑沱河下游），紅柳遮天，一望無極，羅卜藏丹津已率數十騎逃入林中，無法捕捉，乃回軍收拾敵之餘黨，計斬萬人，降數萬，然後奏凱而還。清廷遂分青海為二十九區，仿土司之制，分設官治之。改西寧衞為西寧府，並設青海辦事大臣於西寧，以總理府外諸事宜。令各寺廟交出明國師印，限定每廟僧衆不得過三百人，禁止其設立城堡，貯藏兵器。（引聖武記卷三雍正兩征厄魯特記頁94）

時莊浪河與大通河間地方土番，因受準噶爾及羅卜藏丹津之鼓動，亦截餉戕殺地方官吏，年羹堯每剿之，其番衆恃險盡徙老弱輜重牧畜於深山中，惟留精壯驍勁者對官兵行游動之戰。岳鍾琪既自西征凱旋，乃分所率兵五千人為二部，自河口（在今臯蘭西北六十里莊浪河入黃河口之東）先後入其地，先以一部據西山之隘，作擊西之勢，而引四千人夜襲其東，擒斬大半。即留千兵守東山，而率三千兵合守西山者，四千人回攻其西。兩戰皆大破其衆。所餘

番衆逃守八角山上之石堡城，特險固守。岳鍾琪乃夜遣善於爬崖之士，援蘿躋壁出城之背後，斬關而入，番衆窮蹙而降。（後引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四第四十五章頁71頁清稗類鈔戰事上頁26）

羅卜藏丹津自紅柳林中逃離岳鍾琪之追擊，以射獵為食繞密林月餘始得北出、因越阿爾金山，從玉門關之西繞道西投準噶爾。清廷遣使向準噶爾索之，策妄阿拉布坦不奉命，清帝欲進兵討之，廷臣數諫乃止。

三、清討準噶爾和通泊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一）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立，遣特磊為使入朝於清。清廷賜敕諭，仍令其執羅卜藏丹津以獻。策零年少好事，驍勇知兵，雄狡不讓乃父，且善馭士卒，以侵略四方為樂事。及使者回報，乃興兵攻殺清在新疆之屯田戍卒。於是清廷議大舉進討之。而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進思，並言「時機未至」。惟尚書張廷玉主張用兵，與雍正帝意合。於是乃推薦費英東之裔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雍正帝亦以傅爾丹幹軀頎然，鬚髯秀美，有名將風，遂立為元帥，命率滿洲兵及綠營兵，與蒙古諸部兵五萬人整備出發。時都統達福又力諫，帝曰：「策妄殂落，噶爾丹策零新立，彼地有分崩之勢，有何不可？」達福辯之曰：「策妄雖死，老臣固在。彼親賢使能，諸將感先人之德，扞禦盡力，主少則諫易，臣強則制專，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也。況天正溽暑，未便行軍乎。」張廷玉從旁贊帝之意曰：「六月興師，載之於詩經小雅之篇，諸君豈不知乎？」雍正帝曰：「達福患暑疾，盍不灌鹵汁？然則以汝副傅爾丹，汝尚敢辭乎？」達福語塞，唯唯遵命。

時岳鍾琪已代年羹堯為川陝總督，威鎮諸藩。因命之為寧遠大將軍，使進屯巴里坤（今新疆省鎮西縣）為南路軍元帥。靖邊大將軍傅爾丹進屯科布多為北路軍元帥。期於明年（一七三〇）兩路並進，以會攻伊犁。會羅卜藏丹津

在準噶爾謀誅噶爾丹策零，事覺被執。於是策零欲藉其以為緩師，復遣使至，稱已遵旨執羅卜藏丹津，將以進獻。但聞清師已出乃止。清廷猶命侍郎杭奕祿等隨其使者往諭之，以受封定界敦族睦鄰諸事。因而下詔兩路元帥，進兵之期暫緩一年。且詔岳鍾琪、傅爾丹來京會議，以副將軍紀成斌、巴賽，分攝南北兩路軍事。於是策零以岳鍾琪不在軍中，是其戰勝攻取之良機，乃以勁騎二萬東來，襲奪清南路軍在科舍圖（在今新疆省鎮西與哈密間，唐裴行儉西征碑得名）之牧場，以刦南路之戰馬，清守軍與之力戰七晝夜，卒損失該牧場牲畜之半。因此清兩路軍益不能克期西征。不得已南路軍築鎮西城以守，北路軍乃築科布多城以守。翌年（雍正九年）城成，遂變進攻為專守矣。

噶爾丹策零以岳鍾琪多備，不能擊，但判知岳鍾琪非請得詔命不會進襲其後方基地。於是乃悉其衆北上改攻清之北路軍。先縱間諜偽降於傅爾丹，詭言「準噶爾部連年與哈薩克交戰，駝馬羸弱，今其前隊千餘屯博克托（科布多西嶺名，）大隊未至，可襲而破也。」傅爾丹信之，親將萬餘人往襲。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六月二十日傅爾丹西進中遇敵少數兵，追逐之出二百里，前鋒追至和通泊（在今新疆省富蘊縣東北河許格東），敵軍頃刻四合，萬兵齊集，傅爾丹率後軍往援之，至則敵人已戰勝，且圍攻而來，傅爾丹令蒙古與索倫兵先禦之，科爾沁蒙古樹紅纛，先遁；土默特蒙古樹白纛，其酋沙津奮戰進攻；而索倫兵但見蒙古兵有敗者，乃誤呼曰「白纛陷賊矣」。於是諸軍以兵敗遂大潰，惟滿洲兵四千人扈衞傅爾丹守輜重且戰且走，七月朔還至科布多城者僅餘二千餘人。

是役也，副將軍巴賽、查弼納以下，將軍死者十四人，其被準噶爾俘虜者皆被穿脛，繫於馬後。

傅爾丹已隨輜重回城，又聽信伏藏草堘中科爾沁王之言，以與敵戰者土默特酋沙津為先敗，殺之。軍中呼冤，幾乎譁變。（前引清代通史卷上第二十七章頁837　）

清廷聞傅爾丹在和通泊戰敗，懼失外蒙古地方，乃急派大學士馬爾賽爲撫遠大將軍，馳赴外蒙古土拉河畔，招會喀爾喀諸王公，商議蒙古防務。又詔諭傅爾丹相機堅守，勿輕圖報復，而蹈前轍；如科布多不可守，則移駐察罕廋爾（在今外蒙古科布多南二百里）爲專守喀爾喀之計。旋以順承郡王錫保代傅爾丹爲大將軍，錫保專務防守，進攻伊犁事因以擱置。

四、光顯寺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二）

噶爾丹策零簡精銳北犯科布多，清南路軍岳鍾琪，雖進攻敵後，因無詔命而不敢深入，故未奏牽制功效。大學士鄂爾泰劾之以「擁兵數萬，坐失機會，不能料敵於先，復不能殲敵於後」罪，詔削岳鍾琪大將軍號，以總督銜留治軍事，時岳鍾琪力請在奇台東木壘河畔築城屯兵，以與巴里坤大營相犄角，詔許之。但地區遼闊，仍不能阻遏敵人侵擾各牧場。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七月。清以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召岳鍾琪還朝，以其副將軍張廣泗攝大將軍印，使總督查郎阿自肅州（今甘肅省酒泉）往代之。噶爾丹策零料新換之南路將軍不會進兵突襲其後，乃再集其大軍北進以攻外蒙古，於是而有光顯寺之戰。（引聖武記卷三雍正兩征厄魯特記頁98）

傅爾丹策零以清軍在烏里雅蘇台、拜爾達克河、堆河、翁金河等地築城爲守，科布多以北之地空虛，乃率精兵三萬騎，自額爾齊斯河上游東越阿爾泰山，出科布多之北，以至杭愛山之北，襲擊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所居地之額爾德尼昭（即今西庫倫），不意此時哲布尊丹巴已先移駐於多倫東之達爾泊（即今熱河省經棚縣西北），是以空無所得。惟探知清額駙（駙馬）和碩親王策凌率軍遠出在山南，而其三音諸顏部衆仍留在塔米爾河（即今鄂爾渾河西源之塔木林河），乃往襲之，因掠得和碩親王策凌之二子一妾及牲畜民衆。

額駙策凌時統兵在堆河，聞其部衆被襲，欲奔訴北京，乞兵救奪。理藩院侍郎綽爾鐸適行巡至其軍中，乃勸之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乃知王爲匹夫，夫蒙古諸藩以爲最，朝廷方倚王以辦賊，全家雖被擄，而勁卒尚存，王若統率諸部，舉全力斷敵歸路，一戰成功，然後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朝廷必旌王之大功，賚酬其勞，收功豈不大哉。今若不顧大計，單騎歸朝，諸將帥不知王之心，按以軍律，嚴行處罰，吾恐漠北諸部，非復王有矣。」策凌喟然嘆曰：「君言良是也，男兒一腔熱血，當爲諸顏而傾心戮力（諾顏君也）。」因之返旆北上以赴敵。會其部下有綽克渾者，健足善走，日夜能行四百里，偵騎不能及之。額駙策凌率蒙古兵三萬人北行，用之爲偵察，因探知噶爾丹策零宿帳於光顯寺北（即今西庫倫額爾德尼昭）。額駙策凌乃乘夜繞出山後，黎明自坡上大哭呼襲準噶爾營。敵夢中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向西潰奔，額駙策凌追擊二日，至杭愛山長谷，左河右山，唯一山道，噶爾丹策零盡棄輜重以阻追兵進路，死萬餘人始得脫。（引汲修主人嘯亭雜錄卷三書光顯寺戰事頁203—205）

額駙策凌急邀撫遠大將軍馬爾賽，自拜達里克河向北邀敵歸路，時拜達里克河城有一萬三千騎，副將軍達爾濟統之，已整隊待發，而馬爾賽不許。將士見敵落荒散走無復行列，一出邀擊可盡俘之，翌日乃不待軍令而私出截擊之，斬獲千餘，敵燒荒以斷追兵；經扎薩克圖汗南部逃回新疆。

清廷檢討此役得失，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出擊者都統素杖等以殉失敵之罪。以大將軍錫良重兵屯科布多及察罕廋爾，不能料敵之進，不能截敵之退，撤職削爵，另用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策凌副之。而賜額駙策凌爲超勇親王，錫黃帶，分土謝圖汗所滋息之二十一牧羣以隸其三音諾顏部，撥給御馬廠馬牛羊各數千，白金五萬兩，並爲之築城於塔米爾河上，易王之廬帳爲宮室，如京師邸第，以重藩衛。令佩定邊左副將軍印，立城於烏魯雅蘇台使

得便宜行事。額駙策凌因連次獲勝，皆綽克渾嚮導之功，乃賜以千金，親飲之酒。綽克渾請曰：「王侍姬能爲奴舞劍，奴請爲王歌。」策凌令王姬彈箏舞劍，於是綽克渾引吭高歌曰：

「朔風高，天馬號，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狹途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爲長弓，射隕攙槍入酒鍾。」（引聖武記卷三國朝綏服蒙古記三頁72）

策凌大慟，以侍姬及所乘之良馬賜之。越七日而綽克渾以勞疾死，其歌以悲壯慷慨而長留於世。

第六節　清平定準噶爾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三、六七四）

一、準噶爾之乞和

噶爾丹策零自光顯寺敗回新疆後，清南路大將軍查郎阿亦屢次攻之，準噶爾與戰不勝。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查郎阿復破準噶爾之衆於布隆吉大坂（今新疆省迪化北阜康縣），獲其粮食器械甚多。噶爾丹策零知不能再逞志與清爲敵，乃遣使乞與喀爾喀蒙古劃界講和。時雍正帝已無深入犂庭之志，乃召額駙策凌與南路大將軍查郎阿回京議之。莊親王胤祿與兩將軍皆主張進討；大學士張廷玉等則言且先撫之，若不順則再進討；而帝則以曾奉康熙帝密喩，言「準噶爾地域遼遠，我往則我師徒勞，彼來則彼師受困，惟當誘致邀擊，是爲萬全之策。」故以兩路大軍暴露已久，罷征爲是。廷議以祖訓不可辯諍，遂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入準噶爾部與之談和。（同前引頁99）

傅鼐等至準噶爾，噶爾丹策零欲得阿爾泰山以東科布多一帶地域，傅鼐則堅持以額爾齊斯河及阿爾泰山爲界，以科布多地帶爲準噶爾與喀爾喀之中間緩衝。自是往復爭論。久無結果。清則以其南北兩路軍進既不可，退更招禍

，不得已乃就地屯田，徐圖觀變。直至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始定以阿爾泰山爲準噶爾與喀爾喀之界。清准許準噶爾與中國通商，並准許準噶爾進西藏，晉謁達賴喇嘛獻茶，惟限定其每三年獻茶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三百人。故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清罷西征之南北兩路軍，然西顧之憂，猶未稍釋，特以時會未至，姑以和談羈縻之而已。及至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準噶爾部長噶爾丹策零死，其部自亂，清廷乃準備出兵平定之，以除後患。

噶爾丹策零有三子一女，長名喇嘛達爾扎；次名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又次名策妄達什；女名烏蘭巴雅爾。那木扎爾之母出於貴族，及噶爾丹策零死，衆擁其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即汗位，但那木扎爾童昏無行，恣睢狂惑，多暴虐事，其女兄(卽姊)烏蘭巴雅爾稍約束之，竟聽纔言幽其女兄，並戮大臣。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其女兄之夫賽音伯勒克，合衆台吉以攻弑那木扎爾，而立喇嘛達爾扎爲汗。此時烏蘭巴雅爾與其夫有擁立新君功，憾其委任疏遠，遂引衆叛去。喇嘛達爾扎乃發兵擒殺之。因此部衆益不服其新君，而欲立噶爾丹策零之少子策妄達什。

大小策零敦多布者，於準噶爾爲貴族，世握兵柄，故大策零之孫達瓦齊，小策零之子達什達瓦，並爲部衆所嚮往。喇嘛達爾扎懼其不利於己，乃捕殺其弟策妄達什及達什達瓦。達瓦齊知禍將及己，惶懼無計，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曰：『我等與其束手待擒，何若自投死地。』因率其部衆千餘人，由間道入伊犂，乘其不備，夤夜突入其幕，喇嘛達爾扎方圍爐擁妾飲酒，阿睦爾撒納立斬之，撫其部衆，而迎立達瓦齊爲準噶爾部長。

阿睦爾撒納，自言爲拉藏汗王子丹衷之遺腹子，爲噶爾丹策零之妹所生，噶爾丹策零殺拉藏汗王子丹衷，而改嫁其妹於輝特部長。又傳言阿睦爾撒納出生時兩手握血塊，相命者以此卽報仇而來也。達瓦齊被擁立，信傳聞之言，乃誓語曰：「不誅阿某，禍終不止。」乃親率兵三萬數攻阿睦爾撒納於額爾濟斯河。阿睦爾撒納知不敵，遂率其

兄班珠爾及部下納默庫領衆萬餘東奔科布多投降於清廷。（前引徐珂清稗類鈔戰事上頁43此引亦同）

二、乾隆平定準噶爾（參省附圖十六—六七三）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阿睦爾撒納朝見乾隆帝弘曆於熱河避暑山莊（在今熱河省承德市北）。帝先封其爲親王，其二台吉皆封爲郡王。然後設宴歡迎，行接見禮，從容撫慰，賜以乘馬，並與遊射圍試馬隸，以互較騎射，更以蒙語詳詢其準噶爾變亂始末。宴終，大學士傅恆以其禮遇太過，將使降者驕縱，不受臣節，乾隆帝不爲所動。

準噶爾驍將唐努烏梁海人瑪木特，見其準噶爾部內亂不已，諸台吉相踵內附於清廷，必召大兵。準噶爾事既不可爲，達瓦齊終不可輔，因隨小策零達什達瓦屬下薩拉爾之後，亦脫身投降於清軍。旋又有杜爾伯特部三策零者，復率三千戶降清。於是準噶爾部之爪牙腹心亦多來降，且勸清興兵進討之，以解救一方生靈塗炭。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正月，帝以中國人馴伏於清已數十年，國庫富實存銀三千餘萬兩，倉庾積儲可供二十年用，士强馬壯，正好施兵威於遠方，震武功於域外。且對西北嚴斥堠，議邊防，興屯田，設牧場已數十年，久欲殲滅準噶爾，而未能者，力有不逮機有未成而已。今準噶爾之驍將薩拉爾、阿睦爾撒納、瑪木特等先後率衆來降，準噶爾部族內正同室操戈，屠毒慘忍自滅其類，事會已有可乘，時機萬不可失者，因召集廷臣計議西征，衆多懲於雍正九年和通泊之敗，以深入爲難。惟大學士傅恆主張出征，與帝意合。至議及出兵時機，則咸謂秋獮後出兵，我馬肥而彼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備。又杜爾伯特部衆兼事耕牧於額爾齊斯河流域，其地東南接哈密、鎭西；東接科布多、阿爾泰山；南接準噶爾，足爲大軍就粮之地，宜先遣萬人據形勢，觀變化，然後以四萬兵分南北兩路而進。

是年二月，清軍分兩路出師如左：

㈠北路軍以班第爲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青袞雜布、內大臣瑪木特、將軍阿蘭泰爲參贊，領官兵二萬五千，馬七萬匹，攜兩月粮，自烏里雅蘇台西進，越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預備會南路軍於博羅搭拉河（在伊犂北三百里）；

㈡南路軍以陝西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薩拉爾爲定邊左副將軍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客安爲參贊，（準噶爾降人三策零、納默庫等皆以所部兵從。）率領官兵二萬五千人，馬七萬匹，攜兩月粮，自巴里坤（今新疆省鎮西縣）西進，直攻準噶爾部之伊犂。

清軍出師，兩路軍皆以其副將軍領前鋒三千騎，建其舊纛以爲先鋒。大軍繼先鋒軍之後跟進。

清軍二月中旬出師西進。厄魯特各部以兩軍先鋒皆準噶爾渠帥，引清大軍進攻，認爲不可抗，且準噶爾內亂不止，人心望治，皆不願再爲準噶爾人爭江山，故清先鋒軍所至，各部落皆望風迎降，準噶爾之鎮壓管制組織，亦因此未戰而先崩潰。準噶爾大台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敎酋長等，又先後迎降。於是準噶爾各部皆攜酮酪牽牛羊，迎拜清軍於道左，清軍西行數千里，殆無一人抵抗者。是年五月朔日，清之攻準噶爾兩路軍會師於博羅搭拉河，而分頭向伊犂進攻。

準噶爾部長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始倉卒遣親信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宿衞親兵萬餘人，離伊犂，走保格登山（在伊犂西北一百八十里處），阻淖爲營。清軍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準噶爾解體之狀。於是士氣倍奮，爭渡伊犂河以長驅追襲之，將及保格登山，遣侍衞阿玉錫等率二十騎往覘進軍道路。阿玉錫卽直薄其營，拍馬橫矛，搴纛先呼，敵衆驚潰。達瓦齊以二千餘人宵遁，餘皆不戰請降。

達瓦齊南踰天山，走入回疆，屬下途中散亡，僅率百餘騎投烏什城（新疆省令縣）。城主霍吉斯具牛酒以迎，即乘其醉而縛之獻於清軍。同時青海叛酋羅卜藏丹津亦爲清軍所得，皆先後檻送京師，行獻俘禮。時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事也。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

一、清軍對新疆之善後處置

新疆原有厄魯特蒙古四部，準噶爾其一也。餘三部爲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準噶爾强盛爲四厄魯特霸主後，驅土爾扈特入歐洲，以輝特部遊牧於塔爾巴哈台山南北一帶。而和碩特則向青海西藏發展，故準噶爾部實控有伊犂河流域及巴勒哈什湖東西萬里江山。清廷之用兵伊犂，初非欲郡縣其地，實欲擊破其抗衡中國、爭奪中原之野心，故仍欲仿治蒙古方式，衆建以分其勢力而已。當阿睦爾撒納窮困來降時，其初意亦只求自保性命而已。及謁見乾隆帝於熱河避暑山莊，帝待之以敵體之禮，遂有中原皇帝固可取而代之之志，且現於言詞間。乾隆帝聞知之，故其爲西征先鋒時，特以科爾沁親王色本騰與將軍巴勒珠爾與之偕行以監察之。並密令西征統帥班第，告以朝廷預備處分新疆之策，以戢其野心。

及清軍平定新疆，乾隆帝御午門受獻俘禮。策勳行賞，封班第爲一等誠勇公；薩賴爾爲一等超勇公；霍吉斯爲郡王；阿睦爾撒納晉封爲雙親王食親王雙俸。以定北將軍班第及鄂容安留鎭伊犂，分厄魯特蒙古爲五部；改準噶爾爲綽羅斯，封噶爾藏爲汗，其下分設二旗；輝特一旗封巴雅爾爲汗，喀爾喀一旗只設扎薩克；土爾扈特封車棱爲汗

，下設四旗，和碩特封沙克都爲汗，連青海各部共分爲二十一旗，計將舊準噶爾劃分二十九旗，各旗置扎薩克以爲部長，而令統屬於清伊犂將軍班第。各汗則留駐在熱河避暑山莊之外，以遙控各旗。另將回疆與準噶爾分開，獨立爲回部，稱回回部。（後引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91、92）

科爾沁親王色本騰之監察阿睦爾撒納也，反告以私命而與之昵，而阿睦爾撒納以色本騰爲莫逆，更持爲奧援。色本騰自伊犂隨軍凱旋，阿睦爾撒納卽託以爲自已活動厄魯特總汗位置。自此，卽以總汗自居，擅調各部兵，擅殺官吏，並實行掠擄，對內外行文不用其清賜副將軍印，而用其國汗舊傳小紅鈐記。發書鄰部則諱其投降清廷，但言「統領滿漢蒙古兵來平國亂。」又使其黨人四處散布流言，謂「不立阿睦爾撒納爲汗，厄魯特終不能安」。伊犂將軍班第，以其事馳奏朝廷，詔卽軍中誅之。班第以軍中僅滿漢兵五百人，餘皆準噶爾新附者，不敢行事，乃上奏請召阿睦爾撒納入覲，以失儀除之，以安定邊地人心士氣。於是清廷下詔，召之，伴以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阿睦爾撒納途中，一夕設幕招額林沁多爾濟飲酒，酒數行起致詞曰：「阿睦爾撒納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其境，如驅牛羊入市。大丈夫當自立，豈肯延頸受戮也。」遂解其副將軍印遞出曰：「汝持此還大皇帝可也。」乃高呼「添酒」，而伏兵四起，樹旌旗點火把，擁阿睦爾撒納上馬而去。額爾沁多爾濟持印瞠目視之，無可如何。

阿睦爾撒納亡去，建汗廷於博羅搭拉河，自爲準噶爾王，然舊部皆厭戰，逃亡日衆，勢力日衰。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正月，清命額駙策凌爲定西將軍自巴里坤（今新疆鎮西縣）西征，以富德、玉保、達爾黨阿爲參贊。玉保爲先鋒，降夷畢從，距阿睦爾撒納所居僅一日程時，忽報有準噶爾人諾爾布已擒阿睦爾撒納來獻。玉保駐師待之，並報捷於主帥策凌。策凌亦不審虛實，轉報朝廷。及久候未至，再起兵進擊，而鎭伊犂將軍班第已以兵盡自刎

，阿睦爾撒納早已西走入哈薩克境矣。於是將軍參贊互相咎責，清廷因褫奪策凌、玉保職，遂以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以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使當應援之任以追討之。會外蒙古喀爾喀部郡王青袞雜布（額駙策凌之子）叛亂，清封在熱河之準噶綽爾羅斯汗噶爾藏、和碩特汗沙克都、輝特汗巴雅爾、杜爾伯特汗車稜，因皆留家在熱河從軍西行，聞之並叛，並殺策凌、玉保之囚於途。阿睦爾撒納聞之，乃自哈薩克東還，復會厄魯特各部於博羅塔拉河，而自立爲汗，合諸部軍圍清達爾黨阿之軍於伊犁。

二、清兵平定新疆（參看附圖十六—六七四）

清定遠右副將軍兆惠，本名吳雅，爲應援伊犁，於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九月自巴里坤進駐伊犁。及厄魯特各部皆叛，伊犁形勢殆陷於敵人包圍中，兆惠奉將軍達爾黨阿之命，率兵一千五百騎東還請援。兆惠於十一月出伊犁東行，敵人截擊，轉戰殺敵無算。明年（一七五七）正月兆惠至烏魯木齊（今迪化）敵衆猶來圍攻，連戰十餘日，不得出重圍。軍中無食則殺羸馬，羸馬盡殺，良馬繼之。最後軍中無馬，而步戰於雪淖中，無不以一當百，且戰且走。二十三日至持納格爾（在今新疆阜康縣東），士皆疲憊不能復戰，乃結營自固。時天大風雪，驛傳聲息格不相聞。清巴里坤辦事大臣侍衞圖倫楚率兵二千西迎之，至三十日抵達，其圍乃解。始得退至巴里坤。

乾隆帝以此而知兆惠可勝討敵之任，乃命其爲征西將軍率兵二萬五千爲西路，另命左副將軍成袞扎布爲靖邊將軍率二萬兵爲北路，進兵伊犁再行進討。

清兩路軍於是年三月西征，會淖羅斯汗噶爾藏爲其兄子噶爾布所殺，諸部皆反對清封之汗，而起內訌。又瘟疫流行，罹者多死。兆惠乘之，連戰皆捷，諸叛酋多先後敗死，阿睦爾撒納復自博羅塔拉河西逃。兆惠窮追之至哈薩

克，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請貢，誓擒阿睦爾撒納以獻。阿睦爾撒納乃自哈薩克逃入俄羅斯，清理藩院行文向俄羅斯索之，俄羅斯以其屍送至恰克圖。

兆惠自哈薩克回軍伊犂，痛剿準噶爾爲叛之各部，徙其未叛者如達什達瓦之妻於叛亂中率所部歸巴里坤以助官軍者至熱河，編入滿洲八旗籍。以杜爾伯特汗車棱被脅從叛，旋即自首，視爲始終無二，因遷其部衆盡徙外蒙古科布多東之拜達里克河流域遊牧。是爲外蒙古科布多部之始。和碩特汗沙克都於叛後即被清軍所襲殺，其部衆視爲裹脅從叛。其未攻擊官軍者，自烏魯木齊遷徙至直隸省（即今河北省）各府州縣安置；其在青海未從叛者不究。輝特汗巴雅爾被誅，其部衆多逃往哈薩克，惟準噶爾部衆，自知罪重，抵抗不已，兆惠以數死逃生之恨報之，必使之無噍類。此可謂厄魯特蒙古一大浩刼。

初準噶爾軍宰桑（管事官）六十二。拓鄂（直轄於汗之部）二十四，昂吉（分支部屬各台吉者）二十一，集賽（專供養喇嘛之部）九，共有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俗耐勞苦，勇於戰鬥，以一人能刼數人者爲壯士，自天山以南，葱嶺之西，阿爾泰山之東諸部落人，一聞其至，無不奔走竄伏。故自噶爾丹以來，內則兼併厄魯部各部及回疆，外則屬唐努烏梁海、青海、西藏、哈薩克四部，東蹂躪外蒙古，一度進入察哈爾及熱河地面。西擊逐俄羅斯至伏爾加河以西，赫然成爲西域一大汗國，而有資格向東與滿清爭皇帝位矣。傳之數世，戰爭百年，至阿睦爾撒納竄死，而始完全覆滅。

三、唐努烏梁海之內附

唐努烏梁海服屬於準噶爾最早，在噶爾丹之父巴圖爾渾台吉時，即被征服，噶爾丹時所受之役稅最重，故久欲

降清，苦不得其機緣也。

烏梁海一名兀良哈，自稱「托跋」。乃南北朝之北朝鮮卑之魏朝之後裔，容貌類土爾其人種，而言語風俗宗教則完全蒙古化，其居在熱河省、遼北省、興安省及貝加爾湖一帶者稱爲興安兀良哈；其居於阿爾泰山以北者稱阿爾泰兀良哈；居於唐書所稱之唐麓嶺，元祕史所稱之倘魯山者稱唐努兀良哈。兀良哈乃蒙古語「森林人」之意，近人改兀良哈爲烏梁海，乃音同字異而已，此族人自成吉思汗起，即供役於蒙古人，其人民以捕獵爲生，故生活非深山密林不便，實際上西伯利亞各地山林中多是族人，特以唐努山爲最多而已。

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紛擾外蒙古時，清命散秩大臣祁里德率大軍至推（吹）河防禦、扎薩克圖汗博貝上疏言：「準噶爾之東來，恃烏梁海人爲之嚮導及退走之障蔽也，若招降烏梁海人則可絕準噶爾之東道主，喀爾喀將免受準噶爾擾害矣。」因推薦其旗內台吉濟納爾達、阿里爾及根敦羅爾藏三人率兵往招，若敢抗命即以兵取之，康熙帝懼爲準噶爾所乘，而韙其議，是爲清議征唐努烏梁海之始。博貝私派使者往招，翌年唐努烏梁海酋長和羅爾邁率屬請降於清，（參見朔方備乘卷五頁四征烏梁海述略）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扎薩克圖汗二等台吉達什朋素克，隨北路軍參贊大臣薩拉爾，擒獲私入科布多爲準噶爾間諜之烏梁海人扎木闡等，清廷嘉其功授爲內大臣。尋命薩拉爾率兵問罪烏梁海，收其扎哈沁部衆以歸，此清收取阿爾泰烏梁海之始。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烏梁海人博羅特瑚圖克等，擅入外蒙古爲準噶爾間諜，薩拉爾令土謝圖汗部衆擒之送清，清廷有詔獎薩拉爾及土謝圖汗部。至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準噶爾部完全爲清軍所擊破，烏梁海宰桑特

16—5704

勒伯克扎爾納乃正式向清納款，清廷令車木楚克扎布與之定貢賞之例，及劃分地面歸屬等事宜。結果將唐努嶺以南地面分爲四十六佐領，屬於左副將軍者二十五，屬於扎薩克圖汗者五，屬於三音諾顏汗者十三，屬於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者三。將阿爾泰烏梁海分爲七旗，使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阿爾泰淖爾烏梁海亦分爲七旗，屬於科布多參贊大臣。其唐努嶺以北以及薩彥嶺、貝加爾湖馬達嶺一帶爲唐努烏梁海，則劃爲外蒙古之一部，使與車臣汗、土謝圖汗、三音諾顏汗、扎薩克圖汗、科布多並爲外蒙古六部，與新疆準噶爾所屬之故地同收入中國之版圖。

第八節　中論

滿清初自稱爲後金，意爲金朝之後裔，爲中國一朝代之後人，再度入主中原，等於後漢之光武中興，其意思是中原人不能拒絕其當中國皇帝，而中原有資格與之爭奪帝位者，皆逐個被滿清所擊滅，而準噶爾人始起兵，彼以元朝部族之一部。雖亦可爲有資格爭奪中原皇帝位置人之一，可惜發動在後，是之苦戰百年，而終於敗滅。蓋滿清籍中國強大之力，準噶爾乃終於不能與競也，設使噶爾丹與西藏桑結，能與漢人合作，或對於漢人能作有力之政治號召，於漢人中尋出如洪承疇、吳三桂尤強之人爲謀主，則滿清之江山未有不可動搖者，準噶爾人不知此種政治作戰而純恃兵爭，故欲達成其復統治中國之政治目的不能成功，清廷亦祇以邊患視之，而不以爲心腹之患也。

準噶爾之噶爾丹與西藏之桑結，實爲準部及藏部之精英人物，而兩人同學於西藏喇嘛廟，由益相標榜與密切合作，使兩人皆藉宗敎煽動力以成爲一方主宰者，而噶爾丹擁有厄魯特諸部之信徒，組成瘋狂之軍，平回疆，征服西藏及青海，遂出兵東侵喀爾喀，以與滿清爭奪江山。清康熙帝因有帝位不穩之慮，是以三次御駕親征。設此時西藏

桑結亦具有實力，自西藏出兵以攻雲南、四川，噶爾丹再由外蒙古南下以直搗清之北京，則清廷兩面作戰形勢危殆矣。準噶爾以騎兵見長，而噶爾丹進兵至烏蘭布通，不用其長而作駝城爲守。致令清軍調集其砲兵火力，以摧毀駝城，是戰術錯誤影響戰略政略上之成就也。

時清廷方與俄羅斯新訂盟約，而噶爾丹欲得俄羅斯違約相助，是其不知機處。既不得外援，又不顧根本，使得清廷利用準噶爾骨肉相殘之習慣，扶植起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以制其後，因而噶爾丹受困於科布多不得西歸，而西藏桑結所策劃之力量又爲清廷所遮斷，噶爾丹之勢力由是而削其大半矣，清廷更用科爾沁蒙古僞爲噶爾丹之內應以誘致之。然後因敵之動．使費揚古出兵於西，以遮斷敵之歸路。清軍在昭莫多之戰前。先設粮台驛站。改車爲駝以利沙地行軍，途中不信俄羅斯助敵之謠言，更不聽大臣之阻諫，康熙帝親率大軍進擊，及敵人逸出戰場，則即晝夜急追，並急移中軍之粮以濟西軍之急，是清廷必欲除噶爾丹心腹大患也。及於昭莫多破敵之後，知敵狡黠，捕捉不易，乃多遣間使，招其黨羽，更檄青海、新疆諸部台吉協擒兜擊，終在四面楚歌之中，逼使噶爾丹仰藥自盡。

噶爾丹死，西藏桑結失其奧援，遂爲和碩特蒙古拉藏汗入藏而殺之．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以西藏有眞假達賴六世之爭，乃乘隙派兵入藏襲殺拉藏汗，而東侵青海。清廷派兩路軍一萬三千餘人救援西藏爲準噶爾人悉數殲滅於黑河北岸，是爲哈喇烏蘇之戰。至此清廷始知策妄阿拉布坦之狡黠不馴，又在其叔噶爾丹上，而野心則實過之。清廷爲求雲南、四川之安定，不得不全力爭奪西藏。爲爭奪西藏而先以兩路大軍爲征藏設置粮台驛運，始迫使準噶爾人戰敗而退出西藏。清廷將達賴六世送入西藏，西藏從此得安，川、甘等地亦因之以安，此又清廷之善於運籌也

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首先策動西藏及青海之亂，因其上疏雍正帝要入藏煎茶，致使西

藏秩序大亂，各派互疑而動刀兵，迫使清廷移達賴六世於西康之裏塘（今理化縣）惠遠廟以避之。而青海之和碩特親王羅卜藏丹津，亦與噶爾丹策零互相勾結，而公然叛清。於是清廷兩方情勢，又為之一變。年羹堯調動大軍，造成包圍與切斷之形勢，但青海與新疆地面皆極遼闊，入剿不易，包圍、切斷亦多不可能，且更不能持久。岳鍾琪於春二月率精兵五千人，良馬一萬匹，兼程突進，尋敵巢穴而擣之，出噶爾丹策零不意，更出羅卜藏丹汗之不意。於是清廷西方之情勢轉危為安。假使清廷能放胆任用岳鍾琪，則新疆可早定也。但清廷以其為漢人，故雖用之而不終。（後引嘯亭雜錄卷三記辛亥兵敗事頁二〇二）

清雍正帝之進討噶爾丹策零也，已集兩路大軍於中途、而實因準噶爾一使之謊言停車不進，又調回兩軍元帥至京會義，大違用兵本旨，致為敵所乘。致使清廷在新疆方面之軍事頹勢，陷入不可挽救之厄境。而又懲於入藏軍哈喇烏蘇全軍覆沒之鑑、因其猶預而調回元帥，幾使哈密之軍被襲於科舍圖而覆其軍，及兩帥回至軍中各築城為守，科布多之元帥傅爾丹却又被誘致，大敗於和通泊，是雍正帝用兵不當，選將無方所致也。時岳鍾琪與傅爾丹同為大將軍，偶過傅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問之，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岳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是以在探敵未明中受敵詐降之計，分兵進擊使主力亦陷於重圍，主將脫死回營却又誤殺士默特公沙律，幾釀成事變。雍正帝對之只貶其爵，對於諱敗為勝，諉過於人，寃人於死之科爾沁親王，亦不追問，此種作法何以勵來茲！所以終雍正朝而不能再進攻新疆者，實賞罰不明，有以致之也、

將選鋒深入奇襲，是岳鍾琪平定青海之傑作，有李靖平吐谷渾之風。此為噶爾丹策零所深懼之者，及清撤換南路軍元帥，噶爾丹策零遂不再懼於深入奇襲，於是乃敢放胆於北，越科布多而襲擊喀爾喀，擄得三音諾顏部長策凌

之二子及一妾去。幸策凌回軍擊之，能大破噶爾丹策零於光顯寺，因稍能挽回清廷軍事之頹勢。然清大將軍錫良以重兵屯在科布多及察罕廋爾，敵進不阻，敵敗走又不阻截。而清大將軍馬爾賽又退縮不前，亦不敢分軍出戰，雍正帝用此等大將軍，宜其不能平定新疆也、設岳鍾琪仍爲將，噶爾丹策零則不敢移兵北去，「將者國之寶也」之價值，此處可得明證。

乾隆帝自卽位卽準備平定新疆，多派間使，重用降人，充實戰力，乃於乾隆二十年對準噶爾大張撻伐，適値準噶爾骨肉相殘最烈之時，內部紊亂，將士離心，故清軍一舉而定伊犂。旋阿睦爾撒納再叛，鎭伊犂之定北將軍班第兵盡自刎，定西將軍策凌與其先鋒玉保，在被押解途中被害，定遠右副將軍兆惠以百日死戰中，得重將清軍反攻叛者，而平定新疆，清之聲威播於哈薩克、俄羅斯，使得巴勒哈什湖包於中國版圖之內。中國西北疆域賴以得安者垂百餘年，不僅唐努烏梁海一地歸屬中國而已，西伯利亞各地方舊臣屬於準噶爾者，皆稱臣入貢於淸廷矣。是可知兆惠之功矣。是更可證「將者國之寶也」（孫子兵法語），千古不易之名言。

第十五章　乾隆平定回疆之戰（附圖十六—六七五、六七六、六七七、六七八、六七九）

唐史之回紇人，遼史稱之為回回。在唐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摩罕默德創伊斯蘭教後，由波斯、阿富汗傳人新疆南部，回回信奉之，中原人因稱信其教者為回教徒。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天山南路有回教徒黑山、白山兩黨之爭，準噶爾部長助白山黨破黑山黨，而轄有其地曰回疆，重其稅役者近百年。回教徒暗結清廷以覆準噶爾後，懼於被異族統治，而於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夏叛清，相戰兩年中，有庫車之戰、葉爾羌河之戰、阿爾楚山之戰，和伊西洱庫河之戰。回疆平，西域巴達克山、敖罕、布魯特、哈薩克諸部相繼降清，清朝版圖西及於葱嶺西之中央亞細亞。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烏什回西聯布哈爾、阿富汗等國為亂，翌年為清軍討平，清之勢力因及於裏海之南北。

第一節　回部之起源與準噶爾之侵凌回部

一、回部之起源

回部在天山南路，其地即漢書西域傳中之南道諸城郭三十六國。漢以後佛教輸入，唐時龜茲（在今新疆省庫車、沙雅二縣間）、于闐（新疆省今縣）佛教尤盛。石晉時高居海使于闐，謂其地喜鬼神而好佛事。是唐末五代時皆

爲佛教地。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六二二），摩罕默德（MOHANMED）始創伊斯蘭（I S L A N）教於阿拉伯，宋朝初年，突厥人建憂自尼王朝，伊斯蘭教始東傳。宋仁宗景祐四年（一〇三五），塞爾拉突厥在波斯建國，伊斯蘭教盛行，回回部落始信奉其教。及蒙古人西征，中原人以回人皆信奉伊斯蘭教，遂稱伊斯蘭教爲回教。

按回回之名初見於遼史，或疑其卽唐史所稱之回紇（亦稱回鶻），惟元史中則回回與回鶻並稱，則其部落之異可知，近人李泰棻所著中國近世史中謂：「回回之名始見遼史，不過西北一部落之名耳，後乃據以名教，近且以名教人之種族，是不可不辨。按回回非教名，教中經籍亦無此名義。……按教名實爲伊斯蘭教，創始於摩罕默德，在西元六百二十二年，唐高祖武德五年也。其教之至中國實自波斯。其經行路線可別爲二：一由波斯而印度，而南洋各島以逮廣東，此水線也；一由波斯而阿富汗，而回疆，以至秦隴，此陸線也，今之伊教，大都由陸線傳來，故回回之稱獨著，回部自宋以來始信伊教，故回非教名，乃其部落固有之名也，」由是可知，中國漢、滿、蒙、回、藏、苗等各族共和而立中華民國，所謂回族實包容有唐代回紇後裔，遼史中回回後裔，以及信奉伊斯蘭教而被誤傳爲回回教之各種人等。是集共同信仰之人羣，而非專指回回族，俗呼某伊斯蘭教爲「回子」，或「回教徒」，均有錯誤，正稱應爲「伊斯蘭教徒」，或「伊教徒」，因其與回回族、回部之關係僅教門相同，不一定爲回族也，

天山南路之回部地面，元代爲察哈台汗國屬地之東部，察哈台之後裔，世主其地。明季稱爲東察哈台汗國，元裔之汗註葉爾羌城，當時有瑪墨特者，自稱係摩罕默德後裔之二十六世孫，自麥地那（MEDINA）與其兄弟輩分適各地傳教，始東逾葱嶺，以至喀什噶爾（卽今新疆省疏勒縣）。明史西域傳稱：「天方於西域爲大國。回回之祖曰馬哈木者，首於此地行教。」又稱：「默德那爲回回祖國，地近天方，」馬哈木應卽瑪墨特，默德那應卽麥地那。清

人修明史者誤將伊斯蘭教曰回回，可謂誤人不淺。實則僅是伊斯蘭一教長瑪墨特，於明朝末年，始自麥地那到新疆回部來傳教而已，又伊斯蘭教之可蘭經中無「阿渾」或「阿訇」之語義，阿渾或阿訇，乃回語稱長者之義。瑪墨特以伊斯蘭教長身份傳教於天山南路原信佛教之回回人羣中，由教權擴張，爲當地各汗各王所信奉，逐漸成爲政教之首長，是爲天山南路回部之始。

二・準噶爾部噶爾丹之侵凌回部

明末清初之時，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九世孫阿布都拉伊木爲葉爾羌汗，都於葉爾羌（即今新疆省莎車縣，即漢之莎車國）。以其諸弟分爲天山南路八城之城主，其八城即土魯番（即車師前部，漢戊己校尉治所，唐交河、明火州）、哈密（古伊吾）、阿克蘇（即漢溫宿國）、庫車（古龜茲，唐安西都護府治此）、和闐、喀喇沙爾（今新疆省婼羌、且末二縣間）、烏什（即漢尉頭）、喀什噶爾（即今疏勒縣，古疏勒國），每大城各領有若干小城及回莊、回堡，是崑崙山以北，天山以南，葱嶺以東，星星峽、玉門關以西之地，皆葉爾羌所轄之地面。葉爾羌汗及其八城主，以改信奉伊斯蘭教之故，勢力逐漸衰弱，而伊斯蘭教長號稱和卓(KHOJA聖者長老之意)者。逐漸代握其政權。

伊斯蘭教在瑪墨特之後有戴白帽及戴黑帽之兩派，分由加利宴、伊薩克以和卓名義領之，人稱加利宴之門徒曰白山宗；伊薩克之門徒爲黑山宗。兩派在未取得政權時，常互相標榜，在取得政權之後，漸趨於互相攻訐，故人稱之爲白山、黑山兩黨，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白山派和卓有阿巴克者，以道德著聞，四方歸仰甚多。喀什噶爾（今疏勒）黑山派教主伊士摩兒嫉之，遂起衆逐之於南雪山中。阿巴克逃出雪山，南走喀什米爾（KASHMIR），轉入西藏，乞援於達賴喇嘛。達賴五世命噶爾丹助之。噶爾丹正欲侵略回部，乃以阿巴克之請援有良好機會，於清

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在伊斯蘭敎白山黨人嚮導下，自伊犂南越天山，率兵以攻喀什噶爾，破其城堡千餘，執其汗及黑山黨人，並分兵盡執元裔之八城主而移於伊犂，然後立白山黨和卓阿巴克爲汗於葉爾羌（卽今新疆省莎車縣城東），以總督回部，而任準噶爾人分別爲各城之昂吉（準噶爾之官名）以監臨各城，課被征服者以重稅及苦役，以竭澤而漁方式，不顧回民生死。

回俗，銅錢爲橢圓形中無孔，用紅銅鑄造，每一文當中原內地制錢十文，其一文曰普爾錢一文。五十錢謂一騰格，五百錢曰一但加司，米囊每裝滿四石五斗，謂之一帕特瑪。重量之斤秤則與內地概同而稍大。準噶爾課於回人各城稅役之重，以喀什噶爾一城言，每歲徵糧至四萬八百九十八帕特瑪；錢則月納四十萬但加司約合兩萬美金，他城亦如之，人役方面，以葉爾羌一城言，歲徵匠役萬餘人次，他城亦如之，其稅目之多，有戶口稅、棉花稅、紅花稅、緞布稅、金礦稅、銅礦稅、硝礦稅、馬稅、牛稅、羊稅、猞猁皮稅、氈稅、罽（氍毹）稅、果園稅、蒲桃稅，每城歲折錢最少者爲十萬騰格。在此正稅之外，準噶爾官吏且不時索子女，掠牲畜，故回民村室乃皆鱗次櫛比堅牖曲隧，以便窖藏，而防虜刼，每當小兒哭泣不能止時，其父母便呼「準噶爾來了」，兒卽止哭而驚顧。

噶爾丹既取得天山南路回部之全地面，立白山黨阿巴克爲汗，又恐阿巴克反叛，乃以白山黨敎主後嗣阿布多實特爲質於伊犂。後叛歸回部之大小和卓木，卽阿布多實特之孫也。

第二節　大小和卓木之亂

一、白山黑山兩黨之消長

伊斯蘭教之白山黨，既得準噶爾部噶爾丹之扶持，故在噶爾丹强盛時，白山黨亦頗强。至策妄阿拉布坦立，以反對噶爾丹故，則又扶助伊斯蘭教之黑山黨，以打擊白山黨，白山黨在回部之勢力始衰，其爲質於伊犂之白山黨教主後嗣阿布多實特乘準噶爾內部之變亂，而自拔以投清軍，清康熙帝玄燁優卹之，遣官護送其至哈密以爲安置。至其子瑪哈木特因苦於準噶爾之干涉，欲據葉爾羌自立爲一部，乃大事宣傳準噶爾橫暴事實，各城回民多從之，清廷亦助之。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因以兵襲葉爾羌，執瑪哈木特，及其二子布羅尼特、霍吉占羈於伊犂，使率其回民數千戶，在伊犂近郊墾地輸賦以自養。其回民因稱布羅尼特曰大和卓木，稱霍吉占曰小和卓木，回語「和卓」聖者及長老之意，「木」後裔之意，和卓木即長老後裔或聖裔之意。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準噶爾內亂，天山南路諸黑山黨聞達瓦齊將再助白山黨，乃竊與葱嶺西境諸信奉伊斯蘭教國家密訂互相援助之約，而圖脫離準噶爾之統制以求自立。約成，黑山黨遂起兵盡逐準噶爾在回部之官吏及守兵，而宣布獨立爲回回國。準噶爾達瓦齊新立，力不能制，一時莫可奈何，及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軍平定伊犂，大小和卓木得釋，清右副將軍阿睦爾撒納乃使大和卓木布羅尼特率清兵之一部以征天山南路；而留小和卓木霍吉占居伊犂以統御天山北路各回人。

大和卓木布羅尼特之率兵回天山南路，喀什噶爾（今疏勒）及葉爾羌（今莎車）諸黑山黨人爭起兵拒之於烏什（今縣），爲大和卓木所擊敗。布羅尼特遂乘勢驅逐黑山黨首領，收降黑山黨徒衆，悉定天山南路各城。旋阿睦爾撒納叛清自立爲準噶爾之汗，小和卓木霍吉占在伊犂率回人助之，以與助清軍之準噶爾諸台吉、宰桑等相戰。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清軍再定伊犂。小和卓木霍吉占遁歸天山南路。清軍欲藉戰勝之餘威，以羈屬天山

南路，乃遣侍衞託倫泰往諭大和卓木布羅尼特，向清輸貢賦，而不提小和卓木霍吉占從逆事，而專商定減輕回部稅課，改爲向朝廷入貢賦事。布羅尼特以清廷對其祖及父皆有厚恩，且去課稅省貢賦亦有德意，故欲集所部聽清之約束。而霍吉占以曾助逆，心性疑慮，故力阻之，以爲準噶爾在破滅之餘而猶反側未安，清軍遠道久勞，已爲强弩之末，回部應及時乘勢謀求自立，不然將長爲他族奴隸矣。回部人因懼於準噶爾之侵凌暴虐，亦怕再受他族人之統治，多信小和卓木之說。於是大和卓木布羅尼特開始猶預。

二、大小和卓木之叛

大和卓木布羅尼特以藉清軍之力，脫離準噶爾之厄，而收復其回部失地。叛清失德，必爲不祥。而小和卓木霍吉占則以爲從此歸順於清廷，清廷既或不追治其助逆之罪，亦必如準噶爾統治之例，要其兄弟一人爲質，而爲質必自己而非兄。因乃極力勸其兄獨立，而動之以事大國與獨立之利害曰：「聽清朝廷約束，必召我兄弟及子侄入其京爲質，如準噶爾時，質一人，則舉族永世受制於人矣。今幸强鄰已滅，無倔處之者，不就此時自立爲國，而長久爲人奴僕，非計也。且清軍新將準噶爾部，反側未定，其兵必不暇來攻我，即或能移兵前來，我亦將守險以拒之，其餽餉不繼，可不戰而挫之也。再如恃險失當，清軍深入我之內地，我地大而物多，亦可以避其鋒銳，截其歸路，圍擊其孤軍而輕擒其將也，」（引聖武記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記頁一一〇）

布羅尼特恐召其子爲質，故聞而心動，於是，霍吉占使立卽召集其族衆，舉行獨立式於葉爾羌城，使衆伯克（城主）、阿渾（敎主亦稱阿訇）等共同尊立大和卓木布羅尼特爲巴圖爾汗。然後代巴圖爾汗傳檄於各城愛曼（大鎭），使各集士馬，備糗粮，具器械，修戰備，戒嚴以待後命。

檄到各城，回戶數十萬，多爭起以應命，惟庫車、拜城（卽漢姑墨）、阿克蘇（皆新疆省今縣）三城不願響應之。庫車城阿奇木伯克（大城主意），與拜城城主、阿克蘇城主等，以「淸廷對回民有恩，而淸軍兵威方盛，如叛淸獨立，三城必首當其衝，禍必先及。且內無强兵，外少與援，小和卓木霍吉占爲人兇鷙寡恩信，其欲叛淸，乃爲避其助準噶爾阿睦爾撒納叛亂之罪，非爲族人謀福祉也。」三城主合計結果，推庫車城主鄂對北赴伊犂，向淸軍申述三城不從叛，淸兵早來支援等情。

鄂對北逾天山，遇淸廷派往回部之招撫使、副都統阿敏圖於天山北麓。阿敏圖知鄂對來意，卽取得將軍兆惠之意旨，命鄂對相隨折返爲嚮導，欲以其所率之準噶爾降者二千人及滿洲區兵百人，藉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力，以招撫回部。

小和卓木霍吉占狡黠機警而有將才，以庫車、拜城、阿克蘇響應遲疑，舉動不實，判知三城必有別圖，乃先拘捕三城所差之親信而嚴訊之，然後密遣其心腹阿布都率兵分別襲取阿克蘇、拜城、庫車三城，並設伏兵以待淸招撫使之到達。鄂對行抵天山之南麓，知其庫車城已失，卽勸淸副都統阿敏圖退入山中，以待大兵而後進。阿敏圖以淸軍正以全力西追阿睦爾撒納，伊犂已無兵可用，因卽欲以其區軍二千準噶爾降人，藉庫車城人之內應以攻取庫車，是以堅持繼續前進。

阿布都在庫車城內，亦慮城人之裏應外合，乃設計以誘致淸招撫使，而使人往迎之以聲明拒絕準噶爾人入城。淸副都統阿敏圖亦料大和卓木布羅尼特以淸有助其收復失土之恩，又有助其父瑪哈木特拒敵，及送其祖阿布多什特歸還故土與黑山黨和解之德，卽使其弟小和卓木畏罪思叛，而大和卓木亦必願接受招撫；況城中遣使拒絕準噶爾人

入城者，乃懷念舊恨，足見回人恩怨分明，當乘此懷德畏威之時，入城以招撫之。於是阿敏圖即留其二千準噶爾降兵於鄂對，自率其滿洲扈從百人入城。阿布都率伏兵突起，百餘滿洲兵盡死，阿敏圖被拘，旋爲小和卓木霍吉占所害。鄂對因率二千準噶爾兵回伊犂。清對回部招撫之議至此決裂，因有清軍征討天山南路回部各戰役。

第三節　回部地理狀況（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五、六七六、六七七、六七八、六七九）

一・一般地理狀況

所謂回部，乃即指今新疆省天山南路，多爲回回人所居，而居民多信回教。就全部地面而言，其地面東起星星峽玉門關，西至帕米爾高原西界之噴赤河東岸邊。南至西藏，北至天山，面積爲一百萬方公里以上，是由天山、喀喇崑崙山、崑崙山、阿爾金山等環繞而成之一大盆地，此大地盆東西長六千餘華里，南北廣一千八百餘華里，略呈橢圓形，有長五千五百華里之塔里木河，源出西部，流經其北部，流域頗大，故呼此盆地爲塔里木盆地。

盆地中有十分之九之地面爲沙漠與山嶺所佔去。沙漠在盆地當中，回語呼之爲「塔克拉馬干」，一般人呼之爲「大戈壁」，東西長有二千餘華里，南北寬有一千多華里，其中有流沙，有沙丘，亦多礫石堆與礫石地。穿流沙漠中者有河兩道，一曰提約河，爲塔里木河之上游，一曰和闐河，爲哈喇哈什河之下游。其他發源四周山谷之諸河，多流入沙漠滲入沙磧中不見，只有沙漠北之塔里木河匯集沙漠以西及沙漠以北諸水東流入羅布泊，與沙漠東南之且末河，沿沙漠東流入婼羌東北之台特馬湖。

塔里木盆地四周之山，天山起自西部之葱嶺，沿盆地之西北而亘於盆地之北，東行至吐魯番之北，哈密之北，

以與盆地東北之巴爾庫山、黑山、喀爾雷克山相連，以接於甘肅省西北境。盆地之西方爲帕米爾高原之葱嶺山區，以噴赤河與巴達克山國爲界。西北則與布哈拉汗國與敖罕國（卽浩罕國）爲鄰。盆地西南以喀喇崑崙山與印度莫臥兒帝國之克什米爾爲鄰。盆地之南，則以崑崙山與西藏相接壤；東南則以阿爾金山與青海之柴達木盆地相接壤。在此塔里木盆地內，羅布泊之東有白龍堆沙漠，卽古代所謂「龍塞」、「龍沙」也。白龍堆沙漠之北有庫魯克山，有覺羅山，是天山向東南之小分支岔，在覺羅山與天山之間，西邊有吐魯番窪地，東邊則爲哈密小平原，古伊吾國、鄯善國、樓蘭國、車師國之地，是爲盆地最東北部分也。

是以回部地面概可分爲東西中三區：在羅布泊以東爲吐魯番哈密地區，是回民與和碩特蒙古以及其他人雜居區，清軍進入新疆之基地巴里坤（鎭西）卽在此區之北，是大小和卓木不能與清相爭之地。在喀什噶爾（今疏勒）之西爲帕米爾高原地帶，高原之西以噴赤河與當時猶爲元裔巴達克山國爲界；帕米爾高原之西北，時爲浩罕國所據有；該兩小國之西，又有所謂布哈拉國，時猶未歸順於清，是皆不願助大小和卓木之爲叛亂者。只有中區之南部無條件聽從大小和卓木而已。

大小和卓木可以號召從其叛亂之地域，惟有塔克拉馬干大戈壁周圍之各城回民。此各城則散在沙漠四周綠洲之上，如沙漠之一串項鍊珠環，其中以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和闐、庫車五處綠洲爲大亦最富庶，其餘小綠洲如焉耆、庫爾勒、尉犁、和靜、輪台、沙雅、新和、拜城、烏什、巴楚、伽師、溫宿、阿瓦提、柯坪、疏附、蒲犁、英吉沙、阿圖什、阿令奇、烏恰、岳普湖、葉城、澤普、麥蓋提、皮山、墨玉、策勒、洛浦、于闐、尼雅（今民豐）、喀喇沙兒、且末、婼羌、皆爲以城而得名之回民居地，宜農面積不廣，多依牧牛羊及入山採獵爲生。故地面

雖大，人民並不富有。

二、特殊之氣候與人心

天山南路之地四面距離海洋皆遠，故不受海洋氣候影響，純爲大陸性之沙漠氣候，冷時極冷而熱時炎如鈷爐。吐魯番爲中國最抵窪之地，抵於海水平面下二百八十三公尺，夏季最熱時氣溫高達攝氏寒署表四十六度，是中國最熱之地，故明代稱爲「火州」。而天山西部在阿克蘇平川正北，有高峯稱汗騰格里山，其主峯海拔高七千四百三十九公尺，全年皆在白茫茫的冰封之中，而疏勒、英吉沙西南之公格爾山拔海高七千七百一十九公尺，其南之穆斯塔格阿特山海拔高七千五百四十六公尺，皆著名雪峯。其在喀喇崑崙山脈中及崑崙山脈中，海拔高七千公尺以上終年爲冰雪所封蓋者則以千峯計，高八千六百一十一公尺者有奧斯騰峯，高八千零六十八公尺者有加舒木魯布峯，是爲新疆與克什米爾之界山。此類之冰山雪嶺，積雪多則崩塌，或裂成寬深之雪谷。每於春夏則融解成爲源遠流長之雪水河，其突然崩塌之冰山，融解過速，常成爲晴天無河道之突發山洪，而成爲行旅之大患，故爲將行軍其地者，不可不知其所以而爲之防。

天山南路雨量不多，但每年冰封有五個月之久，積雪成河，故河流不少。河流所經之地遂成爲夏季綠洲，綠洲則宜於農作，接近綠洲之山地亦宜於畜牧，人民生活之資所賴者卽此。漢代爲求天山區之良馬以攻匈奴，數遣使臣通使西域以求大宛良馬之種，因而將中國之蠶絲、瓷器、造紙術、指南針等物，由阿爾金山北麓，經焉耆、庫車、阿克蘇、疏勒，西越葱嶺而傳入印度、波斯以及於地中海各地。更由波斯商人東來求購蠶絲綢緞，與中國人之西去尋求佛經，而將印度之佛敎，及入唐後之西洋景敎，阿拉伯之伊斯蘭敎，以及希臘、波斯之文明等，沿此求馬路線

，引之東來，西洋人稱此路爲「絲路」，實則爲中西文化溝通之路。故天山南路在元代西征之前，諸小國林立，經濟繁榮，商業極盛，文化發達，人種亦極複雜。元代統一歐亞之後，將各小國悉數消滅，各族人悉納於所封之東察哈台汗諸王統一而治理之。及元裔諸王被準噶爾消滅後，天山南路爲準噶爾屬地者近百年，倍受壓迫，故信奉伊斯蘭教者日多而歸於黑山、白山兩黨和解後之回教。清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清軍平定準噶爾時，遣軍助大和卓木布羅尼特重回天山南路，始統一其故地，而被稱爲回部統一之封地，却未及受封而叛清。

回部區內之農產，以米粮、棉花、蠶絲、油料、水菓、蔬菜爲主，尙足自給。其畜產以牛、羊之毛皮，肉類爲主，馬及駱駝各爲準噶爾人搜徵以去，故其騎兵不足，必須各地據城爲守。區內礦產有煤、鐵、金、銀、硝礦、銅、鉛等，手工業有長刀、角弓、金絲緞、紡綢、皮衣、毛氈、罽（氍毹）、酒、醋、奶油、果膏等，多爲行銷遠地之商品，交通運輸則專賴於馱戴，既無水運，亦無車船。

區內人口至爲複雜，古代樓蘭、鄯善、且末、扜彌、于闐、和闐之後裔在沙漠之南；而焉耆、車師、龜茲、輪台、姑墨、溫宿、尉頭、疏勒、莎車之遺裔在沙漠北；突厥人後來居上，蒙古人與畏兀兒人（即今維吾爾人）更居於突厥人之上。益以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烏斯藏（即今西藏）僧侶與商人，敖罕（即浩罕）牧人與商人，古失速兒（即克什米爾）商人，以及準噶爾信奉回教之人，中原信奉回教之農人與商人等。至大和卓木布羅尼特統一回部之時，則只將漢人稱爲漢回，其餘各種人之信奉回教者則統稱之爲回回人。其白山黨、黑山黨亦和解而一致對外，要求信奉伊斯蘭教之人各爲回部盡力，欲成立一回教獨立國家，而脫離滿清之統治，以獨立於回部之域內。

大小和卓木舉兵獨立時所欠缺者，爲人心未集，兵力不足。同時亦未曾向西方連結信奉伊斯蘭教之其他國家，

以爲外援。

第四節　作戰經過

一、庫車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五）

大小和卓木既獨立於回部，又殺清招撫使阿敏圖於庫車城，清廷遂決心進軍以聲討之。惟是時清伊犂將軍兆惠正在搜剿厄魯特蒙古準噶爾之阿睦爾撒納，不能轉其征西之大軍，以南征回部之叛。清廷乃以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以當征回之任，於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五月，率兵萬人自吐魯番西進，由焉耆、輪台以西攻庫車。

大小和卓木兄弟，聞鄂對已引導清軍自吐魯番西來，即自葉爾羌率鳥槍兵數千人，越沙漠，取捷徑，以東援庫車。六月初，其先頭部隊與清軍之先鋒領隊大臣愛隆阿，相遇於庫車東雅卡阿里克地方，回兵千餘人，盡爲清軍所擊滅。清軍乘勝挺進，更迎擊大小和卓木之本軍於庫車城東南之鄂根河上，擊殺回兵一千六百餘人，奪得大小和卓木之大纛，更截斷回軍之歸路。於是大小和卓木收領其殘軍，入庫車城固守。雅爾哈善大喜而言曰：「是其自投羅網也。」鄂對因建議曰：「小和卓木霍吉占狡滑多變，今以遠道赴援，逐次使用不足兵力，致爲官軍所破。刻大小和卓木雖兵敗退守城中，其將必不久困守此城，勢必逃遁西歸以圖大舉。其遁途有二：一由城西渭干河水淺處涉渡而西，一由北山口可繞道西去阿克蘇沙地。若二途各伏兵一千，則大小和卓木可擒也。」雅爾哈善聽其計。分兵守數日無動靜。於是乃集兵以攻城。（引聖武記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記頁一一一）

庫車城是依山岡，用沙土和柳條泥築城，砲攻之不入。架雲梯攻之，而守禦堅甚不得登。清提督馬得勝，使綠

營兵穴地爲隧道，晝夜嚴督不息，將及城二丈時，守城回兵瞥見枯木中有地下燈光，以告小和卓木霍吉占，霍吉占令人爲塹實藁油以焚之，烟火相逼，將掘隧道運搬土石之六百兵，盡不得退出，然後灌水入壕穴中以斃之。清軍採用之地道戰，因告失敗。

鄂對以城久困不下，大小和卓木勢必西走，乃再向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建議曰：「今霍吉占困守危城，食力且盡，豈肯坐而待縛？困獸猶鬥今其時矣。必將乘我不備，突圍歸巢，歸則難制矣，城西渭干河淺水處及北山口兩處。必須設伏兵以待之也。」雅爾哈善愛奕圍棋，日夜與其參贊哈寧阿對奕，不巡壘亦不設備，以鄂對所言前已未驗，此次進言更無新謀，故漫應之，未作準備。（引清稗類鈔戰事上頁52，又見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99）

七月二十四日落暮，有索倫老卒牧馬城外近邊，聞城中駝鳴似有負重遠行之聲，乃奔告將軍雅爾哈善曰：「駝鳴高且健，賊將遁矣！」時雅爾哈善方飲酒，聞之怒曰：「爾何知？」遂飲酌如故。是夜大小和卓木兄弟果以四百騎潛出西門，由伯克阿布都擁兵送之由北山口遁走。清軍攻打西門之副都統順德納，聞報，以黑夜不敢追，及曉，始以百餘人追之，則回人早已渡鄂根河西去，且斷河橋以阻追兵，而庫車城伯克阿布都已回城重爲守備矣。清軍知失敵有重罪，再急圍攻其城，至八月初，阿布都亦率其精銳夜突圍西走，只有庫車城空城餘衆開門而降。

雅爾哈善劾奏其下失職以塞責，諸將不服，亦聯名以表上聞。乾隆帝弘曆震怒，誅雅爾哈善、順德訥、馬得勝，並誅奕棋致貽誤軍機之參贊哈寧阿。（引清稗類鈔戰事上頁53，又見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99）

二、葉爾羌河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六）

清廷方誅征討回部之靖逆將軍雅爾哈善，時征西將軍兆惠奉命晉京陛見，帝以西事詰屬相問，兆惠自請留軍，

以平回部自任。帝壯其志，即命其自伊犂南討，此是年（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八月底事也。

大小和卓木兄弟之自庫車遁出也，不敢停拜城，而直抵阿克蘇城下，款關欲入。而阿克蘇城伯克霍集斯（即前擒獻達瓦齊而受封者），以大小和卓木非成事之人，故拒而不納，而給之使走烏什城，烏什城伯克亦拒而不納。於是大和卓木布羅尼特乃走據喀什噶爾，小和卓木霍吉占走據葉爾羌，東西犄角，猶欲爲背城一戰之計。

清征西將軍兆惠率軍自伊犂南越天山，取沙雅、阿克蘇、烏什等沙漠以北之各城。又分兵於鄂對，使逾沙漠以往撫和闐，時其軍猶未集。兆惠麾下僅有現兵步騎曰千餘，乃使其副將軍富德留駐阿克蘇，以待後軍到來率之繼進，兆惠以阿克蘇城主霍集斯隨軍，自率現有之兵先發。十月初六日至葉爾羌城北，知小和卓木霍吉占堅壁清野戰略，已刈禾田，斂民入城，並在近城東北方五里之處，掘壕築土台，欲爲持久拒守之計，以與喀什噶爾城（疏勒）爲犄角之勢，以拒清軍。

兆惠列陣於葉爾羌城之東，以兩翼兵先奪據其新築之台。小和卓木在城內，於東北西三門各出精銳數百騎迎戰，三戰三北，遂復入城堅守不出。兆惠以葉爾羌城六十餘里，四面有十二門，兵寡，不能攻城，乃欲俟間出奇兵以致勝。於是乃結營於城東隔河有小草樹木之處，築寨自固，其與城所隔之河即提約河，正名爲葉爾羌河，當地人呼爲哈喇烏蘇，意即黑水，故後人名兆惠之葉爾羌河之營地曰黑水營。兆惠爲隔斷大小和卓木兄弟互援之勢，乃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率之，扼守通往喀什噶爾之援路；又探知敵之牧羣在城南英奇盤山下，乃謀渡河襲取之，以充軍實。

月（十月）之十三日，兆惠留少數兵守黑水營，親率千餘騎自東而南，將渡河取其牧羣。甫渡四百騎，橋忽斷

，始知爲敵人所誘致。正修橋中而城中果出五千騎來截擊。清兵立衝其陣，而城中又出萬餘步隊爲後繼，其騎兵復張兩翼以包圍清軍於河之兩岸。清軍隔河不能相救，河岸又沮淤難馳騁，乃浮水還聚一處，沿河岸向黑水營方向且戰且退途中爲敵所截，隔成數隊，人自爲戰，損傷頗重。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倒，再易再斃，日暮至營，敵亦逾河來圍攻，五晝夜不息。清軍且築壘於巨樹大石間爲守，敵亦築長圍於外以困之。兆惠以將軍明瑞負傷，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格等俱戰歿，兵力日削，將有覆滅之危，乃於十七日夜間，遣五人分道潛行突出重圍，往阿克蘇告急。

小和卓木霍吉占圍攻清黑水營不下，乃於上游決水以灌其營。兆惠開水溝以泄之。所積之水結成堅冰，營中反受其利。兆惠爲減抵營中食粮消耗。將所俘之回兵盡縱之，並製造狀況使之傳言於外云：「清軍掘井不僅得水，而發得窖粟；清營依樹林，於伐樹得回兵所擊之槍砲鉛丸數萬，可以使用於還擊……。」會大和卓木布羅尼特率兵前來，札營時後隊失火。於是大小和卓木狐疑有神助清軍，乃遣使與清軍議和。兆惠因拘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小和卓木霍吉占，方許納款。」以是相持不決。（引聖武記卷四乾隆勘定回疆記頁一一二）

三、兆惠黑水營脫圍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七）

清征西將軍兆惠被圍於葉爾羌河之黑水營，遣人告急於阿克蘇，時尚書舒赫德方獲罪，效力軍前爲阿克蘇驛卒，以事急，竟忘其身爲小卒，即親寫本章飛遞上奏。時清廷以兆惠與副將軍富德久暴露在外，過於勞頓，已命靖逆將軍納木札蘭，與參贊三泰往代，又命增調索倫及察哈爾蒙古兵各二千人赴之。及得舒赫德之章奏，知調大軍往救不及，乃即詔命新疆各大臣以現力赴援。

清副都統愛隆阿率八百人在黑水營外，奉兆惠命率軍回阿克蘇催援軍，途遇靖逆將軍納木札蘭等往代者二百餘

騎。納木札爾以帝命往代，遂不計安危以馳赴的，令選嚮導數人先行，以引其二百騎衝入黑水營，先行取代，再待救援。於是幷力前進，但皆爲大小和卓木擊滅於途中。

清副將軍富德在阿克蘇，聞黑水營被圍急，而往代之靖逆將軍納木札爾已戰敗於途中，益焦急不安，乃率方到之索倫及察哈爾兵二千人，及其轄下北路兵一千餘人，於十二月底冒雪向南赴援。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正月初六日，行抵呼爾璊（在今新疆省巴楚縣東部），遇回軍五千騎，相戰四晝夜，轉戰中且鬥且前，因沙磧中乏水，將士皆齒冰以救渴，清軍馬匹駱駝不足，有半數兵步行。故在正月初九日始得於五台之東渡過葉爾羌河而南。其地距黑水營兆惠之軍有三百餘里，而回兵截擊之者愈來愈衆，富德軍終於被阻不得前。時清巴里坤（今新疆省鎭西縣）大臣阿里袞，正奉命以兵六百，解馬二千，駱駝一千以給西征軍，至阿克蘇適遇愛隆阿，爲求卽速追及富德之軍，乃與愛隆阿合力共千餘人，晝夜急速南行，夜行中，途見南方有火光，知是敵我相峙處，卽驅其馬駝而橫張成兩翼，大呼以向回軍馳薄，聲塵所至，回軍不知其實，以爲清大軍繼至，乃急速解圍退走。天明後，阿里袞、愛隆阿與富德合兵一處，繼續前進。回軍知清軍增援軍力不多，復集軍前來截擊。正月十三日相戰麥蓋提之南，距黑水營只二十里。兆惠在黑水營中，先見敵之圍攻日少，又遙聞砲聲，知援軍已到，乃夜襲回兵圍營之壘，回兵解圍退入城中。十四日晨，兆惠遣人通信連絡援軍，時富德、阿里袞已進至七八里處，兩軍消息一通，歡聲大振，回軍後退，清之兩軍遂得會合。

時兆惠、富德、阿里袞合軍一處，轄下尚有五千人，馬匹駱駝亦有五千，知當前敵人小和卓木霍吉占守在葉爾羌城；大和卓木布羅尼特已回守其喀什噶爾；而鄂對猶在和闐城被圍；阿克蘇城却空虛無兵守禦，後續大軍何時到

達，未有確息。兆惠為求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徐圖進攻當前之敵，乃不即攻葉爾羌城，亦不南救和闐之鄂對，而整軍北回阿克蘇，以待援軍之至。蓋兆惠守在黑水營中，掘井既未得窖粟，砍樹亦未得彈丸，粮盡伐樹煮馬鞍皮革以食，猶不飽則食馬，每掘井取水，數日即崩陷不可用，幸得敵掘河灌營，留有深厚堅冰可充飲料，將士伏沙礫石壘間百日夜，得全生命，盡謝更生，實無再戰之力也，因而退軍還阿克蘇，上表朝廷，自請「輕敵妄進致累諸軍」之罪，帝因下詔責之曰：「身為統帥，待人救出，即撤回，太不知愧奮。」乃加升其官爵，令其徵調新疆各地兵力，加意奮勉以冀大功速成。（引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101）

四、兆惠用政治戰略取回新疆之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八）

兆惠回至阿克蘇城，詳詢降回諸將士，知大小和卓木兄弟在伊犁領導回民數千戶耕田頗久，其兄弟親自墾植，與回民同甘苦均勞逸，羈旅相依，準噶爾看守軍皆同情而私相助之。故大和卓木布羅尼特領清軍回取天山南路時，天山南路回部數十萬戶人念其先世之功德，皆樂而推戴之惟恐或後，此回部所以息教派之爭，而擁戴大小和卓木之原因也。及小和卓木霍吉占在伊犁助逆失敗，率其同墾之回民及厄魯特準噶爾等新投之人回至天山南路時，即以巧言誘引其兄，使其兄用同墾伊犁之回人及厄魯特新投者為親兵，疏遠回部當地之各擁戴者，故其父及祖之舊部屬，皆不滿於大小和卓木之作為。又在舉兵為叛之後，賦稅繁重，供給少遲者，立有破家蕩產之禍。黑水營之圍攻，回人以為必取，但清軍以少數人戰守百餘日不屈，而終於解圍，回衆驚駭，疑有神助，故抵抗之志動搖，而與大小和卓木亦日漸離心，兆惠因此知在軍事戰之外，可進行政治戰及經濟戰，乃上疏奏請回部善後之事，政治上分城自治，百戶之城令舉一「至資伯克」，千戶之城令舉一「明伯克」，萬戶之城令舉一「阿奇木伯克」以行自治。在經濟

上減稅至二十分之一，以爭取人心。朝廷許之，乃先期向回部大事宣傳。

回人所渴望者太平與減稅，故日求早息戰爭，以謀物質生活之改善也。兆惠又知回部布疋奇缺，乃奏請運內地之布以充新疆之軍粮，使軍隊用布交換回民粮食，既可節省國家運費及輸送力，又可供應回民需求而不使粮食資敵。此政策實行後不久，各地回民皆爭以粮食、馬駝牛羊換取布疋。因此大小和卓木再徵不到粮米馬駝，戰力減弱，戰志亦日趨消沈。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四月，清軍在新疆各地之軍已大部集中在阿克蘇，征西將軍兆惠命其副將軍富德率一萬五千騎，沿和闐河（即葱嶺南河）越大戈壁以往援和闐。小和卓木霍吉占截擊失敗，五月富德解和闐之圍。六月初，清軍集在阿克蘇、烏什、阿瓦提之兵已達二萬人、馬三萬匹，駱駝一萬頭。於是兆惠率之以攻喀什噶爾（今疏勒城）。同時檄令副將軍富德以和闐之一萬五千騎爲南路軍，由和闐西攻葉爾羌城。

時大小和卓木兄弟皆在葉爾羌城，聞清軍分兩路向西進攻，所到之處，各城都不拒戰而開門迎降，知其回衆離心，乃不敢復議戰守之策。遂攜其妻孥親從，載輜重於駝馬背上，自葉爾羌向西南入山，經公格爾高峯之南，西奔葱嶺之巔之黑龍池（今名喀拉湖，在烏赤別里山口之北，回語曰哈喇淖爾即釋典所載之阿耨達是也）。大小和卓木兄弟欲奔葱嶺西南之巴達克山國，而襲取以爲再與之基地。其部屬則以爲巴達克山國與回部爲鄰，羣山環繞，田土膏腴，富產寶石及銅鐵，因懼其西之阿富汗侵略，已與清軍通款，行將投降清廷爲清屬地，今兵敗往投，襲之如不成功，則不啻自投虎口矣。不如北向往投敖罕國「即浩罕國），敖罕國地瘠而民貧，四鄰所不愛，宜於藏身以待時機。於是，乃各遣使往，而待於烏龍地之北，敖罕國使者不回報，乃南投巴達克山國。於是天山南路全部地面皆爲

清軍所取。

五、阿爾楚山及伊西洱庫河之追擊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八）

清軍於六月初分南北兩路軍開始進攻大小和卓木，以爲必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城力戰，不意其不戰而走也。及大小和卓木率衆逃入西方葱嶺山區，清兩路軍以地理不熟，不敢入山追擊之，故大小和卓木得以安然脫走。二人及所部行至黑龍池（即今喀拉湖），堵塞烏赤別里山口以待遣往巴達克山及敖罕國使者之回報，因而致使清前鋒將明瑞，率千餘騎得以跟踪追及。大小和卓木以五百人拒守烏赤別里山口以東之霍斯庫嶺不退而死戰，至六月底，明瑞盡殲敵五百人而出烏赤別里山口時，則大小和卓木早已向西南奔巴達克山國而去。

旋清副將軍富德，率阿桂、阿里衮、巴祿諸軍追至烏赤別里山口，與明瑞合軍，由俘人口中得知大小和卓木往投巴達克山國詳情，乃急整軍向西南前進，沿闊奎別里河、巴爾塘河以行追擊。七月初七日，清軍追及大小和卓木之衆於巴爾塘河北之阿爾楚山（在今帕米爾巴爾唐河北雅夫索爾西南），大小和卓木遣其輜重婦女先行，率其精銳六千人設伏於道側各谷中，而以羸弱兵誘清軍入伏。清副將軍富德，知敵在險道上設伏，乃爲嚴陣交替前進，以游騎在前爲奇兵，以火器健銳營居中，以明瑞、阿桂之軍爲左翼，登山以搜擊之，以阿里衮、巴祿之軍爲右翼，沿河岸以掩護之；別列援隊在後，使道路附近各營各下馬結陣如牆而進。敵在山頭望見，知伏擊無用，乃各出谷後退，以是清之游騎遂奪取道兩側各山，俯瞰下薄，清後隊援兵各上馬越陣，分三面向敵追擊，攻戰二十餘里，殺戮回兵千餘人，斬其驍將阿布都等，獲甲纛兵械無算。

又三日即七月初十日清軍再追及大小和卓木於伊西洱庫河（即今帕米爾西之噴赤河），河之南即巴達克山國界

，兩岸皆山，河水自南往北轉折而去，時大和卓木布羅尼特已率家屬渡河而西，而小和卓木霍吉占率萬餘衆，據東岸各山欲與清軍決以死戰。清副將軍富德，以敵處絕地，將各致死力，乃先令鄂對、霍集斯等於山下樹回纛數處，以回語及準語高呼招降。然後集中清軍之力圍攻敵所據守之一山頭，取得之後，再圍攻次一山頭。小和卓木眼見戰勝無望，猶圖逃入鄰國而襲奪其地。其軍士感覺前途渺茫，因互作耳語，突然齊聲吶喊奔下山去，向清軍投降。小和卓木與其親信，雖手刃之亦不能止，於是小和卓木霍吉占不得已與其舊僕百餘人搶渡船渡伊西洱庫河，會其兄大和卓木西去。清軍計點降俘回衆男女老幼有一萬二千餘，牲畜兩萬餘頭。

大小和卓木在黑龍池（即喀拉湖）等候使者時，以為巴達克山國王當親來迎接，以重從前一度同盟之好，不料巴達克山國僅遣一使臣至，小和卓木怒斬其使，欲以兵襲奪其國而據有之。不料為清軍追及，於軍破敗之餘而退入巴達克山國境。巴達克山國王怒其斬使，而興兵拒戰於境北之阿爾渾楚嶺，擒其兄弟。清征西副將軍富德聞之，乃移檄巴達克山國王索大小和卓木，巴達克山國王素爾坦沙先則拒命，後懼清軍兵威，乃以途遠解送不易，而幷殺之，函其兄弟首級以獻於清軍。於是回疆悉定。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

一、回疆之善後（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七九）

清征西將軍兆惠、副將軍富德，於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八月二十二日遞送平定回疆之捷報到達北京。清廷即封兆惠為武毅謀勇一等公，加賞宗室公品及鞍轡；封富德為成勇一等侯；各將士及各出力之回部首長霍集斯、

鄂對等，各賜爵封賞有差。並詔命立碑於太學，凡戰爭紀念之地皆樹石勒銘。以喀什噶爾城（即今新疆省疏勒城）爲新疆南疆參贊大臣建牙之所，以節制天山南路各城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將天山南路分爲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曰和闐；東四城：曰烏什、曰阿克蘇、曰庫車、曰闢展（今庫爾勒）；東路三城：曰哈密、曰吐魯番、曰哈喇沙拉（今婼羌西），以上計十一城爲大城，各設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以總領之。每大城各轄小城五六，至二十城不等，稱爲囘城，每大小城萬戶以上者各令推舉阿奇木伯克爲城首長，千戶以上者各推舉明伯克爲首長，百戶以上者各推舉至資伯克爲首長，以管理其城所屬各鄉野鎮市囘民事務，惟不得專生殺。其阿奇木伯克官至三品六品者，須各隨年班入朝覲見，由朝廷考其治事勤惰，敎化推行成績，而課其殿最，以行功賞罪罰。其西四城之駐防軍，換防之兵由天山北路及安西路（即今甘肅西部）更調。盡除舊有準噶爾人及大小和卓木之各種苛捐雜稅，重新規定田賦、貨物、礦物等稅，一律就其純賺所得抽二十分之一。

清廷又爲充足天山南路流通之錢幣，繁榮地方，即在阿克蘇開設造幣局，用葉爾羌之紅銅，鑄「乾隆通寶」錢，與囘地舊普爾錢並用，囘民稱便。由於清定其亂源，蠲苛省斂，囘民乃得更始休養焉。

先時囘疆通於外方者惟有喀什噶爾與葉爾羌兩路。和闐西則叢山，東則沙澤，近昌蒲海，而不通於外方，惟以產玉石著名，但只有通往葉爾羌轉道經阿克蘇之一路。經此次戰役後，鄂對首先以駝駱隊自阿克蘇直南而行，循和闐河（即葱嶺南河）道以穿越大戈壁，然後沿玉龍哈什河以到達和闐，開闢清廷西副將軍富德進援和闐之援道，遂成爲穿越大戈壁正道。在此戰役之後，清軍更開通自和闐東通策勒、于闐、民豐、且末、哈喇沙爾、婼羌、木蘭、安西（甘肅省今縣）間之交通線，因使和闐一變而成爲商業交通上之要地。論財政者多以天山南路之玉石，與北路

之金礦，乃天福邊地之資源，誠得人經理而廣其用，與屯田殖邊可相輔而行也，則新疆之富源可以利通天下。

清廷爲防止回疆之回民與漢人相接近，嚴禁回人與漢人結婚，後更禁止回人與漢人論交情，通問訊。甚尤可怪者，即清廷下令禁止回人留髮辮。其得請求留髮辮者，將官至四品以上。其防閑之術，監督之策，不可謂不至矣。

二、回部香妃之說

里巷瑣譚傳說：回部小和卓木霍吉占之妻某，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有述其國色天香於乾隆帝者，西征之役，兆惠陛辭請訓，乾隆帝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致香妃，送至京師，帝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破家之恨者。唯帝至則凜如冰霜，與之語，百問不得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旨，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絕不肯效兒女子汶汶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强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譁其侶欲共刼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爲也，吾袒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輩强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宮人具以白帝，帝亦無如何。但常至其宮少坐即出，猶冀其久日情生而復仇念漸消也，故命諸內侍日夜邏守之，妃欲自戕，而監者不離側終無隙。妃至中原久，每屆歲時節令，思故鄉風物輒潸然泣下。帝聞之，乃於西苑妃所居樓之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時太后微聞其事，數戒帝勿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如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諸其鄉里乎？」帝雖知其志不可屈，而卒不忍捨也，如是者數年，會帝將至圜丘大祀，先期赴齋宮。太后俟帝已出，急令人召香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鍵宮門雖帝至亦不得開。然後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爲耶？」對曰：「死耳」。太后曰：「然而今日賜予死可乎？」妃大喜頓首謝曰：「太后天地恩，竟

肯遂臣妾之志耶，妾間關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恥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眞贅疣，無寧一瞑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爲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志，臣妾地下，感且不朽。」語罷，泣下數行，太后亦爲惻然。乃令人引旁室縊之。時帝在齋宮已就寢，聞報，急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聞鑰在太后手中，不得入，乃痛哭於門外。俄而門啓。傳太后命引帝入，則妃已絕矣。乃厚其棺斂以妃禮葬之。傳說如此，類似小說故事耳，不見於史料，但亦有其因。（引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104）

清史后妃傳中有：「高宗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麥女。初入宮號貴人，累進爲妃薨。」北平文獻 回回營禮拜寺御賜碑文中有云：「香妃入宮數年，始封貴人，繼封容嬪，乾隆三十二年又晉封容妃。」是香妃卽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扎麥之女，後封容妃者。查清檔案，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則封容嬪；三十二年十月晉封容妃；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薨於所居寶月樓，葬裕陵妃園寢，懸遺像於鑾殿。又郎世寧畫有「香妃行樂圖」，乾隆御製詩集中，歷年皆有寶月樓詩，多於留連他處者甚多。今人吳相湘撰有香妃考實證補一書，中言帝每北上南下巡幸，容妃均隨行，其戎裝像，殆爲熱河木蘭圍場行獵之裝耳。又查乾隆之皇太后，享年八十六，於乾隆四十二年已崩，先容妃卒十一年之久，與太后縊殺香妃說不合。是香妃非只一人歟？

三、西域各國之降附

兆惠既平定新疆南北路，於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十二月善後完畢，上表請求班師還朝。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正月，淸廷乃下詔昭告大小和卓木之罪曰：

「霍吉占兄弟負恩肆逆，自取誅夷。至其先世君長一方，尚無罪過，非準噶爾之比。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令回戶管守，毋得樵採汚穢，以昭國家矜恤之仁。考霍吉占高祖瑪墨特之初遷喀城也，當明之末季，距其始祖派罕巴爾已千餘年，徒以來自天方，回人神明奉之，生卽所居爲寺，沒卽所墓爲祠。其時回疆各城尚皆有汗，皆元太祖之裔，非回回裔也。順治初哈密有巴拜汗，葉爾羌有阿布都汗，吐魯番有蘇勒檀汗，皆以葉爾羌爲大宗，每表貢，皆葉爾羌汗署名。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貢表稱臣，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漢汗業，其時尚未爲回酋所有。逮準噶爾强盛，攻破回子千餘城，自後無復表貢。而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大軍蕩平準部時，惟有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來降，此外無復蒙古遺種。吐魯番舊頭目亦已遷居喀喇沙，失其故土久矣。然則回城各蒙古酋汗，蓋康熙中準夷滅之，非回教逐之。準夷既滅元裔各汗，并執回教之長歸伊犂，是則霍吉占祖宗，幷未撫有回疆享一日之威福。且派罕巴爾子孫，分適各國，喀城和卓特其一支，非其嫡裔大宗也。彼大小和卓兄弟，又非有功德於回民也。王師出之拘幽，反之舊部，飢附飽颺，報德以怨。漢杜欽之論罽賓曰：「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聖朝瀦其宮而封其墓，誅其酋而弔其民，風霆雨露，帝何私焉。」（引聖武記卷四乾隆回疆記頁114）

此詔公布於新疆各地後，回民皆歌頌功德，清軍始自回疆奏凱還京。

是年二月征西軍凱旋將至京，乾隆帝命駕親出郊迎，勞軍於良鄉城南三里處。該處預築壇設纛，凱旋大軍集結壇台下，皇帝登壇拜天；將士皆甲冑舉兵器相隨爲禮，各王公大臣亦分班隨之行禮，禮畢，帝御黃幄，召將軍兆惠進見，呈報有功名薄，推介功臣拜見。然後齊唱凱歌。赴慶功之郊宴，皇帝爲將軍解戰袍，蘸觴以奠忠卹傷，最後皇帝爲將士把盞如儀。

翌日將軍兆惠入朝，册報平定西域經過。朝廷分遣使臣赴西域勞慰平賊出力各部落首長臣民。於是，葱嶺以西之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即浩罕）、安集延、巴達克山、哈薩克諸國，各遣使來庭。布魯特以東五部西十五部請內附於清，清廷爲設二品至七品頭目，歲進馬受賚，減其入商之稅，歲遣領隊大臣巡撫其地，同內地。巴達克山國貢刀斧及八駿馬。哈薩克自稱古大宛國，其使者請清廷封其三部之汗王公等，定三歲一貢，歲一市以馬羊易緞布，並請減稅至百抽一，歲遣領隊大臣巡察其國，如布魯特之例。相繼請求內屬，並求減稅互市之部落，歲遣領隊大臣巡察其國者有距葉爾羌二十五驛之巴達克山國；距葉爾羌四十驛之愛烏罕國（即阿富汗）；距葉爾羌五十一驛之克什米爾部落；距葉爾羌九十四驛之溫都斯坦部落；距葉爾羌十三驛之瓦罕之赫斯圖海；距葉爾羌十五驛之乾罕特；距葉爾羌十八驛之達爾瓦斯之富什；距葉爾羌十五驛之巴爾替；距葉爾羌二十四驛之依色科；距葉爾羌二十八驛之堵什罕；以及三十驛之科拉普；三十三驛之鄂勒推帕；三十七驛之拜爾哈；三十九驛之圖伯特；五十驛之噶斯尼；六十驛之坎達哈爾；六十二驛之拉虎爾等國。是清廷在新疆戰勝回疆及所行減稅政策，使得中亞各部落人向往中華，皆願中國使者前往巡視其部，而與中國往來通商以行互市焉。

四、烏什之變

新疆既定，清廷派駐新疆各地之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公正無私者固不乏人，其有藉戰勝之餘威，作威作福，甚至貪汚淫暴者亦所在多有。回部本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又當新附之後，人心未安。由滿洲人統治於上，而不肖之回官伯克等再助之爲奸，故征服未久，又有烏什之變。

烏什者在回疆阿克蘇之西；托克托什干河南岸大城之一，住民數萬戶。北以闊兒沙勒嶺與舊準噶爾部接壤，西

與敖罕（卽浩罕）爲隣。當清軍初定伊犂河流域時，其伯克霍集斯曾俘準噶爾酋達瓦齊以獻於清軍。及大小和卓木之叛，霍集斯頗持兩端。清廷慮其反覆，不可令其擁有大城，曾召之入京，而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往代之。阿布都拉爲人暴戾無親，其所帶往之哈密回衆役卒，又以客民魚肉土著，勒買布粮馬羊，壯則攘之，而以羸者倍價售之。清駐烏什辦事大臣蘇成，素昏瞶不治事，好酗酒宣淫，甚或强留各伯克之妻女於署中，令各兵役與之裸逐爲樂，喜麀怒狼，回民無所訴，遂起變亂之心。

是時，葱嶺帕米爾高原以西諸國中有布哈爾國、阿富汗國，嫉中國之威鎭西域，又惡巴達克山國之攻殺大小和卓木兄弟。由大小和卓木之餘黨往來勾串，乃組成回敎國之同盟國，起兵襲攻巴達克山國，而殺其國王素爾坦沙，並屠其城，滅其國。其聯軍之前鋒直達於敖罕（卽浩罕）國之霍闡（今爲土耳其斯坦之一市）。烏什居民聞之，竊與之通使乞爲外援。遂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二月率兵爲亂，將清辦事大臣蘇成，清派代之伯克阿布都拉，以及官吏守兵與哈密移往之商民盡屠殺之。清駐阿克蘇辦事大臣卡達海及駐庫車辦事大臣鄂寶，先後率兵赴援，皆戰敗。於是清伊犂將軍明瑞及喀什噶爾（今疏勒）參贊大臣納世通，各率軍前往會剿。而烏什之叛徒，却分遣其黨潛至各回城以大肆煽動。於是回疆各城謠言紛起，遠近騰沸，各懷不安。

鄂對之妻依熱木，係葉爾羌之貴族，素有聲譽而爲回民所景仰者，小和卓木入庫車時欲納之，被乘間逃脫。及其在庫車聞變之後，知葉爾羌必將相應起兵爲亂，爲救國救家之難，乃馳五晝夜至葉爾羌。置酒於其娘家，盡召諸伯克、阿渾（卽阿訇）、愛曼（鄉鎭首長）等至，告以實況，責以大義，陳以利害，令其各安本分，不得妄動。又慮其或有面從心違，或年靑好事之輩從中爲亂者，乃率人按家收其兵器，索其戰馬征駝，使人驅牧於百里之外。此後

，葉爾羌上下人心安定。

庫車城不逞之徒亦思爲亂，其阿奇木伯克阿那雅爾，日率衆阿渾、愛曼等集於辦事大臣署前，講釋爲亂之無知與戰禍之爲害，至二更後始散，故餘人未敢動，上下因以得安。

阿克蘇之阿奇木伯克色提巴爾，方起程入覲京師，至肅州（今甘肅省酒泉），聞警馳還，多方鎮壓，亦未生大變亂。

時烏什所期望之阿富汗外援不至，清進剿之軍又斷其城內樵汲，敗其突圍之兵。至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七月初，城內自潰，回民盡縛其首逆者，出城以降，清軍入城殲其首惡，移其城中之罪戶於伊犂，另調別城回民以實烏什城。然後再分割各級伯克之權，別回民與外地人之居，革除私派，平均徭役。又移參贊大臣公署於烏什，以資鎮治焉。

第六節　中　論

一、政治上之改革

在本戰役之前，清廷已有全部新疆地面，不過戰勝征服，勉强收入版圖，實則人心未固，政治基礎未穩，而清廷向存有分建王國政治思想，故將天山南路地面託諸回教之聖裔和卓木，使之成爲屬國性質，特用以夷制夷手段以事羈縻之而已。自本戰役之後，所謂回疆地面，清廷始弄清本爲元朝土地，明末收復，準噶爾於平滅元裔後其地歸於準噶爾所有，清軍平定準噶爾，其地應歸清所有。清廷以其地人多信奉回教，而以和卓之後代往統治之，本出於

愛之而反害之矣。大和卓木布羅尼特本無叛清之心，而小和卓木霍吉占以有助逆之罪而鼓動之以叛，戰爭前後七年，成爲回疆一大劫數。似此後果皆清平準噶爾之統帥一念造成之也。

本戰役之後，清廷將新疆地面切實收入版圖，即分新疆爲四大鎮，每鎮如一行省，各設置參贊大臣以管理政治，設將軍統領滿洲、蒙古、綠營漢軍、索倫、喜伯、厄魯特、回部之軍隊，以事鎮守。此四大鎮即：

一、**伊犁鎮**—治在伊犁，以伊犁爲中心，分築惠寧城（今伊寧）、惠遠城、寧西城、鞏留城、鞏哈城、綏定城、伊犁西城（今伊犁斯坦）、阿拉木圖城、楚河城、柴木布爾城、烏蘇城、精河城、博樂城等，各城設辦事大臣，以統治其附近各小鎮及牧羣。是以楚河以東，巴勒哈什湖以南，奎屯河以西，天山以北，爲其行政區域。

二、**塔爾巴哈台鎮**—治在塔城，以塔城爲中心，分築額敏、裕民、和豐、福海、承化、布爾律、哈巴河、布蘭、齋桑、布加士、柴爾馬、塞額普（今阿亞哥斯）、坦西克、烏爾扎爾、馬康奇、巴克特、立巴奇、烏奇等城，各設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以統治附近各小城鎮及牧羣，是以巴勒哈什湖以東，成吉思山以南，阿爾泰山以西，準噶爾沙漠以北，爲其行政區域。

三、**烏魯木蘇鎮**—治在烏魯木齊（今新疆省迪化），以烏魯木蘇爲中心，設立直隸迪化州，以大事屯田，並分築乾德、昌吉、景化、綏萊、沙灣、阜康，孚遠、奇台，木壘河、鎮西、伊吾、青河、富蘊等城，各設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以統治附近小城鎮及牧羣，是以奎屯河以東，阿爾泰山之南，星星峽之西，天山之北爲行政區域。

四、**喀什噶爾鎮**—治在喀什噶爾（今新疆疏勒），後移治在烏什，以喀什噶爾爲中心，加强構築天山南路各城鎮，在本戰役之後，回民各懷望治之心，清廷有與民更始之願，乃於此西起帕米爾，東至玉門關之行政區中，設置

參贊大臣一人，將軍一人，辦事大臣七人，分駐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庫車、和闐、吐魯番七大城，每小城各設領隊大臣一人，以助理伯克管理民事。於是回疆始確實收入清之版圖。

清廷將新疆地面確實掌握之後，由於乾隆皇帝之持盈，故對於阿富汗聯軍攻滅已歸屬於中國之巴達克山王國，及其策動烏什之變，清廷不能聲討其罪，是爲清代喪失屬國之開始。

二、戰略上得失

大小和卓木之叛，清伊犂將軍參贊等派人前往以招撫之，此不僅爲先禮後兵問題，而是對大和卓木有用，對小和卓木無效之實際問題，未嘗不有招撫之可能也。其錯在清廷之遙控，奏准而行，已失其機矣，殺使之事，則是因小和卓木惟恐不與清廷破裂，故不擇手段，所謂：「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見上面清廷詔），正其兄弟之謂也，清軍對於平定回疆責任，可謂仁至義盡；大小和卓木則理不直氣不壯矣。猶其小和卓木之作風，純粹要混撒野也。鄂對等以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不願聽從其命者，蓋早知其渾不講理，終不能成爲大器担當大事也。此是小和卓木初舉之損失。是其不懂孫子所說之「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爲之生，而民不畏危。」道理處。謀獨立而不得其道。其敗宜矣。

準噶爾與清軍作戰目標，初在爭奪中原皇帝座位，故清常以與之決一死戰而準備兵力。大小和卓木之叛，其作戰目標，初在於自守而獨立，所謂「不服天朝管」也，固非造反爲逆者比，而清廷對之又過份輕視，因而可謂處處失當。兆惠既派託倫泰往定賦貢不得要領在先，卽不宜再派副都統阿敏圖再去招撫，此一失也。旣以阿敏圖爲招撫使逾天山以行招撫，就不該又以徵粮草爲名使率二千準噶爾降者前往，此二失也。大和卓木由不叛而叛，小和卓木

由不有衆而有其衆，皆兆惠處置不當促成之。是兆惠不知軍事上先聲後實之利，亦不懂瓦解敵人戰志之攻心之戰者。向行將爲叛之地區，定賦貢未成之地，率該地區之世仇準噶爾兵往徵粮草以行招撫，是誠心逼該地區於必反之境地，故兆惠實爲回亂之罪魁。

清廷選嗜奕棋而不治事之雅爾哈善爲討回疆靖逆將軍，選將不當，於事前難於判知，可不論。既率萬餘軍西征，圍敵於庫車城，致大小和卓木與阿布都先後皆突圍出走，縱敵之過在將，其錯猶在命將之人，只斬將軍、參贊、都統、提督以徇而毫無自責之心，是隆乾帝之不及康熙帝遠矣。尤其繼命兆惠爲征回疆之將，而不給以足够兵力，使之輕進浪戰，幾於覆軍殺將。更爲可笑者爲在苦戰當頭之時，竟輕以派將往代，直視軍事爲兒戲，清之衰落，罪在隆乾，再富强之國基，亦容不得似此胡爲也。回疆之役，於庫車之戰殺雅爾哈善；黑水營之戰納木扎蘭死於往代途中；兆惠危困在黑水營中，是乾隆於此戰役中，其幾乎殺三元帥矣。在戰役未定成敗中，慌亂手脚如此，可謂不知政略戰略之爲何物。

回回人爲準噶爾人統治甚久，甚懼於準噶爾人。準噶爾人方去，換由滿州人來統治，其由疑心而謀求獨立，乃勢所必然者，此小和卓木所以能說動其兄與各回城人民皆從其意，即此之故。故可說其與伊斯蘭教絲毫不相干連者，即有之，亦僅藉其祖及父傳教之餘蔭，取得人民無條件尊奉之地位，是以布羅尼特、霍吉占兄弟，在自己名姓之上分加大和卓木、小和卓木，以表示其爲傳道聖人之裔者，可謂極懂得政治號召要領。又其兄弟從事稱霸地方自爲王國計劃，不說自求爲王，而大唱回回人獨立，以求與滿州人、漢人、蒙古人、西藏人，並存而共和，其政略上有立場，戰略上更爲起兵出師有名，可惜其局處一隅，人口少，力不足，外無與國，內又不能久藏其私心，騙取回民

長久信奉之也。一旦有人揭穿其本來面目，其仍擁戴彼以逞私慾者，只有舊日之僕從親信而已。失去多數人之同情與擁戴，而欲在兵爭上取得王霸事業，從古至今，未之有也，故大小和卓木之敗，非敗於戰，而敗於私心自王回疆，不爲回民謀求福利也。

至於用兵行詐，小和卓木霍吉占所作所爲，頗多可取，清軍諸將實皆非其對手，惠兆當然爲其手下敗將。惟其戰術上之成就，不能彌補其政略、戰略上之失，故清軍得以力戰與形勢勝之。

16—5740

第十六章　平定西南苗傜及大小金川戰役

（附圖十六—六八〇、六八一、六八二、六八三、六八四、六八五、六八六、六八七）

苗傜乃中國太古九黎未及向化之遺裔，因居處於南嶺及橫斷山脈交通不便之深山中，故西人稱之爲「高地族」。宋代南渡，大事開發西南，始漸通達中國政令，有漢族人與之雜居。視其膚色衣裝而異其族類曰猆、曰僮、曰黎、曰傜、曰倮、曰僚、曰番、曰夷、曰苗、曰蠻、曰㑩等族。朝廷治之，則用羈縻政策，仍其舊俗，官其酋長以爲土司、土府、土州，世襲相承，彼此粗安而已。元、明因宋制度，各苗傜頗恭順。滿清入主中國，苗傜不服而爲亂，滿清因倡「改土歸流」政策，用武力革除土官，改設一般府縣。於是，貴州有古州之亂，四川有東川、烏蒙、鎭雄三府之亂；及大小金川之亂，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起，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止，戰亂五十年，滿清終於平定之。

第一節　清初苗傜狀況

一、苗傜土司與南明餘勢

中國字講形聲義，稱耕田人爲苗人，取田上草。指持弓矢之獵戶爲夷人；指衣皮毛火食之牧人爲狄人；指乘馬駕車者爲戎人；指牧羊信鬼者爲羌人；指養蠶繅絲者爲蠻人；指用牛犂田者爲黎人，指水上居者爲濮人；指衣不蔽體者爲倮人、僚人、㑩人；指不冠帶者爲僮人、番人；指免傜役者爲傜人，類此者以其射獵衣皮者，多寫作犬旁字

曰猺、曰猓、曰獠、曰獞，皆依其生活實況取聲命義，未嘗有褒貶於字義間。有觀於西南夷者曰：何謂苗？何謂蠻？魏源以爲「無君長，不相統屬之謂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之謂蠻。若粵之僮、之黎，黔、楚之傜，四川之僰、之生番，雲南之倮、之野人，皆無君長，不相統屬，其苗乎？若漢書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在宋爲羈縻州，在元爲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等土司，其受地遠自周，漢，近自唐、宋，而元，明賞功授地之土府、土州、縣，亦錯出其間，其蠻乎？蠻强則羣苗亦供其指嗾，明代播州、藺州、水西、麓川，皆動大軍數十萬，殫天下力，而後剷平之。故雲、貴、川、廣恆視土司爲治亂。」是時至滿清初葉，苗傜蠻夷諸部，除居深山僻處者外，多已改爲土司，由酋長爲世襲土官以統治其部族。（引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上頁 191）

苗傜蠻夷在太古時嘗繁衍於長江、黃河流域，及夏族混一區夏，其在長江南北者與夏族合爲華族，其居在川、廣、雲、貴間者，以中原政令嘗有不及，猶保留其原始生活方式，未將王化爲之改進。故四川省有所謂僰人、生番；兩廣有所謂僮、黎；湖南、貴州兩省有所謂之傜；而雲南省有所謂之倮、野人，統稱之曰苗，或稱之爲苗傜。其嘗與漢人接觸而略有生活改善者爲「熟苗」，其不與外人接觸猶度其原始生活者爲「生苗」。

滿清入關，南明諸帝據江南以拒之，諸苗多出力助南明以抗清，及南明永曆帝失勢逃入貴州省，更將諸苗人之力，定行都於貴州省之安龍縣。及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吳三桂督雲、貴兵鎭撫雲、貴諸苗時，只討諸苗叛清，不言其助明反清之罪者，蓋因南明諸臣民留在諸苗部落中者甚多，急之則易激起大亂，緩之則可分散其力，易於平撫之也。及三桂平定雲南，統滇十鎭兵進攻貴州苗水西宣慰司安坤，自滇北昭通、鎭雄入貴州省畢節縣之七星關，由

北向南分兵四擊。另檄命貴州提督李本深統貴州省四鎮兵，自貴陽向黔西沿六冲河（一名六歸河亦名陸廣）西上。另以滇軍自宣威東進，期會師於平遠（今貴州省織金縣），但各路兵受困不得進。三桂受困兩月餘，糧盡援隔，後得李本深冒險往救，始得解圍而出。三桂自此始知苗疆勢重，且多有漢人從中爲之助，不可以專事用兵，乃於平定安坤亂後，奏設黔西（即今貴州省今縣）、平遠（今織金縣）、大定（即貴州省今縣）、威寧（舊烏撒州今貴州省今縣）四府，各府轄一二縣不等，各設知府知縣以爲治，是爲清代時對苗傜土府州改設流官之嚆矢。及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三桂反清，知苗疆中深藏有反清復明思想與力量，乃大唱反清復明口號，重組苗傜土司兵以爲己助。後三桂等三藩皆敗，滿清不追究苗傜助三藩之罪，而因明舊制以宣撫之。苗疆各地因亦粗安。

二、雍正改土歸流政策

明洪武中，未下滇先平蜀，招撫諸苗蠻以驅逐元朝勢力，故設立烏蒙（即今雲南省昭通縣）、烏撒（即今貴州省威寧縣）、東川（今雲南省會澤縣）、芒部（即今雲南省鎮雄縣）四軍民府，使隸屬於四川省。及後平定貴州、雲南兩省，改芒部爲鎮雄府，改播州爲遵義府及平越府，而烏蒙、烏撒、東川、鎮雄四府仍隸屬四川省未變。該四軍民府去成都二千餘里，去滇、黔省會較近而便，其軍民府中多苗傜，不事耕作，專以刼殺爲生，邊民遭其荼毒，疆吏屢請改隸，而清廷樞臣動諉勘報，數十年不成畫。滇、黔有可制之勢而無其權，四川有可制之權而無其勢，以迄於雍正初年。

清雍正帝以勤求民瘼自居，知邊民鰥寡有辭於苗傜，乃決心征除苗傜之患。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用鄂爾泰巡撫雲南兼總督事。鄂爾泰到任後上奏云：

16—5743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先改土歸流。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相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一勞永逸。卽如東川（今雲南會澤）、烏蒙（今雲南昭通）、鎭雄（雲南今縣）皆四川土府，東川與滇一嶺之隔，至滇省城四百餘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烏蒙土府攻掠東川，滇兵擊退，而川省令箭方至。烏蒙至滇省城亦僅六百餘里，自康熙五十三年土官祿鼎乾不法，欽差督撫會審畢節（卽今貴州省今縣），以流官交質始出，益無忌憚。其錢粮不過三百餘兩，而取於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計錢，大派計兩。土司一取子婦，則土民三載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殺，其親族尙出墊刀數十金，終身無見天日之期。東川雖已改流三十載，仍爲土目盤踞，文武長寓省城，膏腴四百里無人敢墾。若東川、烏蒙、鎭雄改隸雲南，俾臣將相機改流，可設三府一鎭，永靖邊氛，此事連四川者也。

「廣西土府、州、縣、峒、寨等司五十餘員，分隸南寧（卽今廣西省邕寧）、太平（今廣西崇喜縣）、思恩（舊府在廣西那馬、武鳴二縣間）、慶遠（今廣西宜山縣）四府，多狄青征儂智高，王守仁征田州時所留設，其邊患除泗城土府（今廣西凌雲縣）外，餘皆土目橫於土司。且黔、粵間以牂牁江爲界，而粵之西隆州（今廣西省西隆縣），與黔之普安州（卽今貴州省普安縣），逾江互相斗入，苗寨寥闊，文武動輒推諉。應以江北歸黔，江南歸粵，增州設營，形格勢禁，此事連廣西者也。（聖武記卷七頁一九二）

「滇邊西南界以瀾滄江，江外爲車里、緬甸、老撾（卽今寮國）諸土司，其江內之鎭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今雲南寧洱縣）、茶山（以上皆當時土縣）諸夷，巢穴深邃，出沒魯魁、哀牢間，無事近患腹心，有事遠通外國。自元迨明，代爲邊害。論者謂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內宜流不宜土，此雲南宜治之邊夷也。

「貴州土司，向無鉗束羣苗之責，苗患甚於土司，於苗疆四周幾三千餘里，千有三百餘寨。古州（即今貴州省溶江縣）踞其中，羣寨環其外，左有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皆爲頑苗蟠據，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開江路以通黔粵，非勒兵深入，徧加剿撫不可，此貴州宜治之邊夷也。

「臣思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習風土，故因地制宜，使之鄉導彈壓。今歷數百載，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盜治盜，苗倮無追贓抵命之憂，土司無革職削地之罰，直至事大上聞，行賄詳結，上司亦不深求，以爲鎭靜，邊民無所控訴。若不剷蔓塞源，縱兵刑財賦事事整飭，皆治標而非治本。其改流之法：計禽爲上，兵剿次之。令其目首爲上，勒獻次之。惟制夷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誠能賞罰嚴明，將士用命，先治內後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實雲貴邊防百世之利。」（引清史卷二百八十九列傳七十五鄂爾泰傳）

雍正帝以鄂爾泰能以建立平定苗疆之功，乃可其奏。下詔將四川省所轄之東川、烏蒙、鎭雄三土府改隸雲南省。並鑄雲貴粵三省總督印賜鄂爾泰，命其兼制廣西、貴州兩省以剷蔓塞源清除苗傜之患是爲清代總督三省之始。

第二節　苗傜猓人之生活

一、苗　人

苗傜猓散處於川、桂、湘、粵、黔、滇諸省山地中，種族雖然複雜，惟皆與漢人同類。其部落則多由酋長憑其祖宗積留之威權間持巫蠱之術，以統治其部落人衆。並率其人衆獵鳥獸，採果實，間亦耕種爲食，其有不足則四出掠奪，故殺人械鬥皆視爲常事，漢人統稱之曰苗人。或曰苗蠻。

苗人有白、靑、紅、黑、花、東、西、夭、羅漢諸族別，白苗服色尙白，男耕女織，轉徙無常，爲人佃，負租即逃，女子天足，衣短不及膝，喜食鼠雀但不知熟食，去毛飮血生啖。

靑苗多襲靑衣，竹笠草履。

紅苗頭裹紅巾，衣用斑絲，掊牲畜火其毛帶血而食。

黑苗皮膚黑，有女官黑裾而戴大環，男子黑如厲鬼，處深穴，披鎧挽弩，性橫蠻好鬥，足下皆日擦熱油，使皮厚如鼓革，終生不履不襪飛步於荆棘間，掠異族爲其奴隸。

花苗着花衣無衿，竅而納諸首，靑巾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馬鬃雜髮間，梳髮如斗穿以步搖，其人有名無姓，魋結侏儒，陟岡躐棗捷如猨猱，散居山谷，架木爲巢，寢處無臥具，與牲畜俱，炊爨爇柴以炙，雖赤子率裸而進火，食以麥稗雜野菜，有稻則敬神或享客不自食。

東苗、西苗男梳髻着短淺藍花布衣，女束髮，衣無袖花衣遮上體前後，下着細摺裙僅蔽膝，俗概同花苗。

夭苗緝木葉爲上服，男亦衣短裙，女子十五六即構竹廔野處。

羅漢苗遍體黧黑而面獨黃，男耕女蠶織，短衫雙帶，胸前方繡銀錢爲裝飾。平越苗男草衣短裙，女長裙綰髮。

此外，尙有短裙苗則以花布一塊圍爲裙，掩覆及體而已。

苗蠻散處六省深山中多爲夜郎自大者流，偶與隣部落聯親往還，不辨族類，其分族部，乃由漢人覩其族人之風俗外形，及因其性格表現而加之以名，故其名稱非有一定。其上者讀漢書亦自取有姓氏，亦有其部落文字者。其共

同特徵爲聚堡寨圍其酋長環居，族人耕織狩獵以求自給，與漢人往還久，除保留其特別風俗習慣外，固與漢人無異，漢人稱之爲「熟苗」。其居深山少與外人往還者，則仍其穴壁巢居渡日與鳥獸同遊，行如野獸，不欲生活進步者，漢人呼之爲「生苗」。生苗中有些部落仍有「殺人而食，掬泉而飲」，直原人時代餘風者。但普通苗蠻多是亦耕亦獵，布服草履，偶有用木葉蔽體，大多良善樸直，惟食不厭腥，喜居山巖穴壁，偶出山入市，持其獵獲品求與漢人貿易而已。

二、傜與僮人

與苗蠻不同風俗之傜人，傳爲蚩尤之後，以功而免徭役而得名，多居在廣西省中。其男人則衣五彩服，腰繫長繩，性粗暴，出進皆佩長刀，其男女多以殺人爲樂事。平居則喜食毒蛇野獸，剝皮而飲鮮血，烹肉以爲佳餚。其婦人則梳高髻，赤足繫短裙而無褲，男女相遇，合者卽可相私。雖有居室，然移徙無常，如鳥獸然。遇大山人跡罕到處有可耕種者，遂茅棲止，樹藝黍粟。器用則伐大木刳木盤盎罏盒之類甚精巧，攜出市易米布菜蔬，人多珍視之。其族人擅捕獵，能生擒虎豹犀兕，並善識草藥，取以醫療疾病頗靈效，頗有神農氏嘗百草爲醫藥之遺風。其女子擅於梳高髻，有「美芙蓉」、「望仙懷人」、「雙蛇」、「孤峯」、「濃春散夏」諸名稱。又有椎髻垂辮、「盤蛇」、「扈角」等下人梳裝。豪家髮髻不稱者，羣笑之，目爲丁妝。傜人手藝精巧，除器具外，其織錦亦頗佳美。著名者有鵝頭錦、花蕊錦、蛇濡錦、蝶簇錦等名，傳鵝頭錦濡鵝頭血染成，入水不透；花蕊錦香氣永存；蛇濡錦能辟毒解瘟；蝶簇錦係金絲織成，皆極名貴難得。其布類之異者曰勾芒、曰紅蕉、曰弱錫、曰火浣。（火浣有三種：畢方麻布一端數金；祝融木布一端百金；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曰桐花、曰漫枝、曰婆羅、曰吉貝、曰桃花（千葉桃

花布穗長尺許，編穗成桃花瓣，價重火浣）。其織鳥羽毛毳精者曰鎖袱、麤用曰鵝廚，服裝之精美，織工之巧妙，多有獨步處，可見傜僮人之聰慧絕倫處也。

傜人之爲貴族者有藍、胡、槃、侯四姓，其餘姓者爲下族峒丁，稱爲生丁、白丁、黑丁，故其婦人則概稱爲丁婦。丁人則椎結斑衣，兒時即燒石烙脚跟蹠，塗沁蛇油，重研若鞹，以便穿菁走棘，若履坦途。丁婦爲貴族織綉，嫁則荷傘懸履以戒塗人示已婚。

僮人類於傜，惟其人性質粗悍，製器具手藝較笨。其人多露頂跣足，花衣短裙，鳥語鵠面，自耕而食，因多居深山中，故當地人稱謂之山人。性耐飢寒，啖鹽數粒，取木皮草葉爲食，可以遊獵十數日，故其活動圈較大。每搬運物件皆縛於頭頂上，或繫脊膂間而行，絕不肩負担挑手提。其居室則縛木成棚覆草以蔽風雨而已，聚屋成村者，稱爲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則奢侈相勝，對峒民有生殺予奪之支配權。峒民聽命於峒官，無敢有抗命者。

三、西南夷之僰人

居在四川、雲貴西北之苗傜人稱爲西南夷或僰人者。其男人不論冬夏皆穿羊毛編織袍袴，女則穿羊毛短衫長裙而無袴，裙則下寬闊尺許垂以五色流蘇，重可壓風，冬季男女皆橫披大幅長毯日間用蔽風雨、夜間利用代衾被，有革鞾不常穿，直飾累墜，髮梳數十小辮挽結作髻，其解髮垂髻即人洗裙日也。食無穀米，日以青稞磨粉，加水和牛乳酥作成「糌粑」爲粮。其頭上之家則於糌粑中和大小麥粉或碗豆粉，即以爲美食，菜蔬惟羅蔔或大黃根及滷菜，土司則切牛羊肉加餅上烙牛熟捲而食之。居處無枕席牀衾，惟一氈帖地，住屋爲砌石成牆，橫木爲棟，上覆泥土爲蓋，再加高石牆，建成二層或三層碉樓，男居碉樓上層，女居中層，牛羊雞犬猪或馬居下層，每戶有數碉，聚戶臨

山顚成寨，民居稱爲「寨子」，土司署稱曰「官寨」，頭目居則稱爲「大寨」。寨中碉樓之高者有三四十丈，達數十層，成爲一瞭望塔。其語言則苗，生活方式則與西藏相近者。（後引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頁二〇〇）

苗、傜、僮、猓等人統稱之曰諸苗。宋、元、明以其酋長爲土官吏，因有土府、土州、土縣，統呼之曰「土司」。因其職位世襲罔替，嘗有不肖者居上位，濫用特權，魚肉其下民，下民無可告愬，惟忍受之，而土制之毛病百出，故大爲民害。其中有漢人流浪子習苗蠻語言，與土司之女成婚以篡取土司位者有之；土司之子不成器仍尸位土司，被其族中惡霸刼持者亦多。至於西部土目意氣用事，而聚族械鬥，互相併吞，豪强欺弱，仇殺相尋，眞是無法無天，以殺人爲樂事者尤多，甚至多有刼掠以爲生者。明代有平苗亂後改軍民府爲流官之試驗，苗民由之有重見天日之喜，而土司後代則有恢復土制特權之求。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川副將軍張瑛，應諸苗之請而上疏言：「歸流之民不當復轄於土目，席其椎髻裹氈之舊，巫蠱械鬥之常，宜令薙髮易服，盡獻兵器，分設里長甲首，而遷土目於內地。」雍正帝以其疏交鄂爾泰議之，鄂爾泰奏言：「冠髮必其願遵，若强之改薙，將悍苗反與齊民無別。繳械亦惟生苗，頗難盡繳，若盡勒出之，將良苦反爲惡苗所制。其土目卽可改爲里長甲長，若必盡徙內地，恐兩不相習，不若以夷治夷。」於是，雍正委鄂爾泰有治苗全權，修敎、進剿、招撫、改流、大革小變一切任之。

第三節　鄂爾泰之略定苗疆

一、平定東川三土府（參看附圖第十六—一六八〇）

鄂爾泰以烏蒙、鎭雄二土府狼狽爲奸，爲害人民，而東川土府附和之，乃先革除東川土目，並命總兵劉起元率

兵六營進屯東川，派游擊哈元生招降烏蒙土府祿萬鍾之叔祿鼎坤，然後進兵共破烏蒙土司祿萬鍾，取烏蒙，而祿萬鍾等逃奔鎮雄。鄂爾泰更招降鎮雄土司隴慶侯之叔隴聯星，於是烏蒙與鎮雄兩土司率衆逃奔四川，鄂爾泰旬日平定烏蒙、鎮雄、東川三土府，於烏蒙設流官之府，鎮雄設流官之州，東川設流官之府，分兵鎮之，此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十二月事也。

是時東川等三土司所屬土州土縣尚各據寨巢觀望，哈元生感鄂爾泰知遇，率兵衆親冒矢石以攻東川法戛（在今巧家縣南）土目祿天佐、烏蒙米貼（今巧家縣）土目祿永孝，皆破之。祿天佐、祿永孝等逃渡金沙江而西，糾合川康之沙馬司，以及建昌（卽今西康省西昌）、涼山（卽今西昌東之大涼山）各夷倮數千人，潛囘東川以襲官軍。鄂爾泰遣總兵張耀祖，參將哈元生，會同四川建昌、永寧（卽敍永今四川宜賓）官兵，三路搜討，因討平四川之馬邊、雷波、黃郞，直抵建昌諸土司，生擒雷波土司楊明義，復破阿盧土司於永善（雲南今縣），於是東川大定，招民屯田，歲收稅米二萬担，課礦金萬兩，不二年成巨府。

烏蒙祿鼎坤之投降，本欲覬襲土司職位，及設流官大失所望。乃遣其子祿萬福目昆明囘魯甸（雲南今縣）治產。祿萬福見總兵劉起元軍律不肅，有機可乘，乃陰會其舊部衆謀叛變。時烏蒙有商民萬計。有險可扼，且守兵有槍炮，而蠻苗祇有標槍弓弩，本可守以待援。劉起元怯弱不敢戰而賄和，祿萬福遂陷烏蒙，盡屠兵民，更煽動鎮雄、東川同叛，又遣使約川邊、涼山諸苗蠻共同大舉。祿鼎坤在省城聞訊，要求親往招降，鄂爾泰令其留妻子於省城，單身隨總兵魏翥國往救東川，比至，見東川城猶未陷於苗，祿鼎坤乃抽刀刺魏翥國成傷。東川形勢因而危急。

鄂爾泰先以官祿代魏翥國守東川，命總兵哈元生往攻烏蒙，命參將韓勳往攻鎮雄，然後上疏自劾用人債事之罪，請別簡大臣總督三省，暫乞假提督名將兵討叛賊雪憤抵罪。朝廷下詔慰留之。

韓勳率兵四百人往圖鎮雄，自貴州畢節縣出七星關，扼奎鄉以待後續部隊。鎮雄叛苗四千餘南來圍攻之，韓勳用鑿東擊西戰法大破苗衆，而進奪四苗寨。及後續官兵一千餘人到達，乃率之突擊鎮雄，擊破苗衆八千餘人，斬首二千餘級，而光復鎮雄。

哈先生奉命率千餘兵自宣威往攻烏蒙，乃先至貴州省之威寧府（今爲縣），與叛苗二萬餘相戰於威寧西北之得勝坡，苗恃人多而密集自坡下冲上，哈元生使鎗兵與射手列抬砲兵之左右，先用抬砲轟擊，次以弓矢遍射，最後用槍刀刺砍，大破苗衆，殪苗悍將黑寡、暮木二酋帥。追苗衆至倚那崗（今昭通南八仙海之南），遇苗衆數萬連營數十里，哈元生僅得官兵三千與收降土兵千餘人，乃夜設伏苗營左右，翌日黎明苗衆數路來犯，大營堅壁不動，及敵偪陣，乃突發砲轟擊，伏兵亦盡起夾攻，一時砲聲前後遍起，苗衆大亂潰走，從而大破敵八十餘營，獲甲械輜重山積，即日光復烏蒙城，軍聲大振。因分兵東援鎮雄，南通東川，四出追搜叛黨，追戰敗苗。

鄂爾泰以哈元生孤軍深入爲憂，得捷報，仍憂苗人反攻，急令屯東川之提督張耀祖率其本部萬二千兵渡江支援烏蒙，比東川軍至烏蒙，而哈元生平定境內，奪取往金沙江之要隘魯甸（雲南今縣）、大關（雲南今縣）、伏烏關（在今永善縣北），及通往四川要道之豆沙關（在今雲南鹽律縣老鴉灘之西。）

時川兵已扼涼山及金沙江，祿萬福兄弟族黨無地逃，同匿金沙江東岸之巧家營（今雲南巧家縣），提督張耀祖遣兵搜之不得，鄂爾泰遣徐有貞攻而盡擒之。因以蔡成貴代張耀祖，逮戰守不利之將治罪，東川各府從此平定。

二、平定滇邊（參看附圖第十六—一六八一）

鄂爾泰之治滇邊苗倮，先則宣布朝廷改土歸流政策，然後革除各土司。其服從命令繳出前明敕令印信者，獎勵之；其不服從命令者，卽動兵鎭撫之；其有敢抗拒者則進剿之。若霑益土州（卽今雲南霑益縣）安于蕃、鎭沅土府（卽今雲南鎭沅縣）刁澣、及赭樂（卽今鎭沅東北八十里處思樂）長官土司、威遠州（今雲南景谷縣）、廣南府（卽今雲南東南之廣南縣）各土目，先後以延誤政令劾黜。

同知劉洪度受命權知鎭沅府，惟舊土府刁氏之族舍土目不肯繳出所佔民田，並煽糾威遠（景谷在滇沅西南百里）黑倮，於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正月，夜圍知府劉洪度，縛於柱而戕之。鄂爾泰以人民殺長官爲大逆，派重兵殲滅刁氏及黑倮，立劉知府祠以供奉之，盡移各地已革之土司土目於他省守置之。然後搜剿黨逆之威遠（今景谷縣）、新平（卽今縣）諸倮，諸官兵冒瘴突入，擒斬抗拒者千餘人，官兵亦因死難者二百餘。爲窮治土人殺害流官之罪，乃移檄車里土司（卽今雲南瀾滄江西之車里縣），使率士兵截諸瀾滄江西，再命官兵沿瀾滄江東岸追剿而南，官兵持斧鍬，架梁塹谷，連破險隘，進入孟養、茶山、羅梭河、猛臘等地，用降倮爲嚮導，深入數千里，擇普洱（卽今雲南寧洱縣）立爲府，於茶山設六順、思茅等縣。於羅梭河東設立江城、鎭越等縣，移元江副將駐普洱以爲鎭守，於思茅、橄欖壩（卽今鎭越縣）各設官兵戍守，以扼雲南省與緬甸、老撾交通之門戶。於是滇邊各苗倮一體向化而改土歸流。時雲南省廣南府土同知、富州（卽今雲南東南角之富州縣）土知州等，自知土皇帝之特權難以保持，乃爲苟延時日計，上書鄂爾泰，請增輸歲粮三千石，並各願捐建府州城垣。孟連土司（在今雲南省龍陵縣西南）亦上書，願獻銀礦於官。怒江外高麗貢山諸野夷皆至省垣輸送皮幣。而老撾遣使入貢，自稱爲古越裳氏國後裔，與中

國淵源深遠，當永世和好。景邁國（在今越南北部）亦遣使入貢，聲言爲中國所稱之「八百媳婦國」之遺族，願向中國稱臣按時進貢。怒江下游之孟定、邦弄、猛董、猛投、猛連、猛馬、猛卡、猛板等蠻人皆遣人至雲南省垣輸方物，願受鄂爾泰之命以爲中國府縣治理，因而緬甸震驚，亦遣使入貢。時鄂爾泰以內部未安，不願多事邊遠地方，故善言以慰撫之，只將瀾滄江流域改設流官，成立府縣以爲治理，對怒江流域仍採土官爲治，求其粗安。

三、平定黔邊（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二）

時貴州省東南境北連湖南，南通廣西，以貴州省之古州（卽今貴州省溶江縣）爲中心。周圍三千餘里地區，向稱苗疆，而古州附近環繞集居者有苗寨千三百餘，其四方遠近亦各有土司、土府、土州、土目，官皆世襲，積威肆虐苛斂擅殺，不事耕作專出刼掠，橫行恣意極爲不法，苗民痛恨。莫可如何。南明對滿清作戰時，土司助南明以攻清軍；及南明失敗，吳三桂反清復明時，各土司又助三桂以抗清軍。三桂滅後，淸以苗民勢重，故放任之而不窮治。及國內承平，苗民不堪其苦者，逃死以告於官府，貴州總督高其倬（治廣順州長寨—今縣）乃將土目之獷橫不法欺壓良民者斬之，擒其土司阿近，並設營訊以鎭之。而各地土司以兔死狐悲之情，羣起以攻官府，官府因焚其七寨，而仍未獲其首逆之土司。及鄂爾泰總督滇貴粵三省，以此叛逆行爲不可不剿，乃令總兵石禮哈率兵搜討，盡殲其反叛之首從諸土官，勒令各寨繳出弓弩四千三百張，毒矢三萬餘枝，皮盔皮甲刀標各數百具。分建參將營以扼其險要，立保甲，稽田戶，使其官民易服薙髮，各爲齊民以受治於流官之府縣。然後乘勢以行招撫，遂撫服東、南、西三面之廣順，定番（今縣）、鎭寧（今縣）生苗六百八十寨；及鎭寧西永寧、永豐、安順之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惟古州苗猶拒命不服。（後引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上頁一九六）

黎平知府張廣泗，以古州、台拱（今縣）地區爲沅江上游（清水江），下通湖廣，右有都江，可通廣西廣東，苗人居梗其間，以軍民長官司魚肉人民不肯嚮化，隔阻湘黔粵三省治理，乃輕騎深入古州，察勘扼吭控制方策。苗人以其人少不能久留，乃在其勘察不之理會。張廣泗知古州周有三千餘里，有苗戶一千三百餘寨，人口有多至十餘萬者，土地肥沃，苗民淳樸，如革除土司土目，可設三府數州縣，因建議鄂爾泰，請在古州設府置鎮，以都勻（今縣）、八寨（今縣）爲外戶，以丹江（今縣）、清江（今貴州錦屏縣）爲外戶。鄂爾泰准其議，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夏，先派兵創立八寨以通運道。然後分兵攻取大小丹江，出奇設伏以尅負固諸苗寨，諸苗竄入深山不得食，相繼赴軍前乞降。然後仍如張廣泗之議乘勝沿九股河而下清水江。

有漢奸曾文登煽諸苗曰：「改流官升州爲府，稅額將徵每歲數倍。且清水江水深崖險，官兵必不能深入，可據地爲守以待天命也。」諸苗信之，及官兵至，乃佯乞撫。張廣泗暗察其僞情，亦佯許之。而乘夜備舟潛渡江，扼諸苗援竄要路，突擣其營而破之。又敗其夜來之刼營軍，然後乘勢塡溝拔樾冒險深入以進攻苗寨，諸苗困寨中，人多食盡不得出，乃縛曾文登以獻。張廣泗令各飲血刻木埋石爲誓。於是，在清水江、丹江設重營控江路，雇苗船百餘赴湖南，市鹽布粮貨歸，苗民大悅，估客雲集，古州遂成爲西南重鎭。張廣泗以此役之功擢爲巡撫。

四、戡定桂邊（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二）

廣西省西北界有紅水河及南盤江，所謂向以牂牁江爲界者卽指其處。初貴州省普安州南界至廣西邊境，而廣西省之西隆州與之爲鄰。是與雲南省霑益成三不管之三角地帶。而紅水河下游遷江（廣西省今縣）以西、武緣（今武

鳴縣）、上林（今縣）、隆山（今縣）、周鹿（今那馬）等地，為舊思恩州土府、與紅水河以北之恩慶州土府（在今廣西省宜山西北），皆由土府、土州、土縣之土司統治，各土司土目橫行不法，積案如山，鄂爾泰改土歸流之公告到境內，各苗僮傜人多爭相備糧請兵，企望早除暴虐之土官，以享齊民之樂。泗城土府（即今廣西省西北部凌雲縣）岑映宸，懼失其土司特權，乃集土兵四千人，分營於西洋江北，以震懾當地民夷之欲歸順清軍者。及聞清軍已對雲南烏蒙、東川、鎮雄等府用兵征討，乃鼓勵鄰近土司起兵。未幾，鄂爾泰平定雲南各地，始大懼，星夜撤兵，亦準備迎接清軍。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夏，鄂爾泰按巡安龍鎮（即今貴州省西南部之安龍縣），岑映宸往見之，鄂爾泰收其勅印，勒令其全家赴浙江省安置。遂改泗城為凌雲縣，劃西隆州所屬江北之地以屬貴州省永豐州。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八月，鄂爾泰始用兵以攻廣西省各傜僮之不聽命者，首討思陵州（今廣西宜山西北之思恩縣）之八達寨，是廣西游擊常顯堯率兵三千，剿撫兩月屢敗無功者也。

鄂爾泰以八達寨據山臨水，地形堅固，又聞土目顏光色兄弟性頑強善用衆，故持强久抗官兵。於是乃分兵先扼其餉道，然後約圍攻者退二三里外，量大砲之所能及，列多砲以轟擊其寨，苗人窘急，始斬顏光色兄弟以獻，然仍閉寨不降。及約期已滿，再令列砲轟擊，遂燬其八達寨。遠近聞之，望風出降。惟思明土府（今廣西省南丹縣）所屬之鄧橫寨（在今南丹縣南）猶持堅不下，即命廣西總兵齊元輔率兵六千往招撫之，半載無功。至雍正八年（一七三〇）正月，鄂爾泰親督三路兵往剿之，列砲轟擊，一戰而克。於是，遠近土目爭繳軍器勅印，請設流官為治。鄂爾泰巡邊所至，傜僮人迎扈千里，三省邊防皆定。

湖廣四川諸苗接近黔、粵、滇者，聞風請求招撫。鄂爾泰以四川酉陽土司（即今四川省之縣）冉元齡、湖廣容

美土司（今湖南晃縣）田旻如，均持遠自恣，多有不法，爲邊民所怨，籲請改流。因上奏請乘勝招諭，可不煩兵而服，雍正帝遂詔四川湖廣督撫圖之。湖南按察使王柔、總兵劉策名，赴苗疆宣諭，於是永順（湖南今縣）、保靖（湖南今縣）、桑植（湖南今縣）、容美四大土司皆改郡縣。四川之酉陽土司亦自請獻土。西南苗夷因而大定。由是清廷乃於雲貴交界之平越及安順別開二驛路，修濬貴州至廣西河道，墾闢汙萊，焚烈山林，使久荒之土，成爲沃壤。

第四節　張廣泗再平苗亂（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三、六八四）

一、貴州台拱苗之叛

鄂爾泰戡定滇、黔、粵三省苗疆，淸廷嘉其勳勞，錫封爲襄勳伯爵，世襲罔替。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冬，召之入朝爲武英殿大學士，以高其倬代爲滇貴粵三省總督。明年淸廷命鄂爾泰經略西邊，出巡阿爾泰、巴里坤，鄂爾泰荐貴州巡撫張廣泗以代替岳鍾琪爲征西南路元帥，另以元展成巡撫貴州。時淸廷又因新疆戰爭，移內地各省兵戍新疆，故貴州省各鎭汛地兵額日少。又因鄂爾泰與張廣泗用兵招撫貴州省諸酋時，止及於古州、淸江，未及於九拱（今貴州省台拱、施秉、黃平、鑪山、平越、甕安、慶餘諸縣地帶）之所謂九股河諸苗。及鄂爾泰與張廣泗已先後奉調北征，當地有司不明諸苗情僞，以九股苗有受招撫之請，乃輒爲轉報之。

貴州巡撫元展成新蒞任，亦輕視苗疆事，乃遽於雍正十年秋設營駐兵於九股苗地區。時苗人因秋稼未穫，亦聽任官兵版築府州縣城。及秋收刈穫完畢，又知滿淸方有事於新疆，貴州兵力薄弱，乃傳集九股上下數百寨土目土兵萬餘人反叛。先分股奪扼台拱西十五里之排略關，及台拱東至劍河城間之大關，以阻東西之方救援，然後集其主力

圍攻台拱官兵之大營。台拱營中有官兵二千人，以無警兆，未備戰未屯糧，突遭圍攻，戰守失宜，而援救不至，突圍又不能出，樵汲皆斷，軍中糧盡，掘草根充糧，死守彌月，乃得省垣援軍攻至，始得解圍。

時貴州提督哈元生入覲，旣還，乃於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春進軍台拱，攻叛苗於番招（在今台拱西北重安江北之岩門司）之蓮花屯，屯在萬山之巔，有數窟道達其上，四面削箐不可攀登，上面寬闊，有甘泉洞舍，諸苗土目等已積存萬人二年用糧，爲久拒官兵之計。哈元生率六路兵抵山下，夜遣善攀懸壁者登開其窟門，納官兵入破之。台拱九股叛苗至此瓦解，諸土目紛紛遠逃，遂收其土府土州土縣皆改爲流官郡縣。

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春，由於徵糧吏不善，欺壓苗民收其種糧。苗寨潛伏之舊土目乃藉機製造妖言，偏傳木刻，四外煽動，聳傳「官兵將盡取苗人種糧，欲使苗人窮餓而死」等語，苗人信之，遠近各寨蠭起，各持械圍攻官軍。巡撫元展成與提督哈元生不合，聞台拱苗又叛，以爲哈元生前年用兵不當所致，不令哈元生往剿，而倉卒調兵五千，盡付副將宋朝相率領赴援台拱，不意宋朝相於半途中爲叛苗所困。元展成聞報，又調集各城兵往救之。

叛苗見各城兵皆往台拱，各城守備空虛，於是乘間入城，陷凱里（在今麻江與台拱間）、重安江驛（在今鑪山與黃平間）、黃平州（即今黃平縣）、岩門司（凱里北）、清平縣（即今鑪山縣）、餘慶縣（今縣），焚掠及於鎭遠府（今縣）與思州（今至屏西之岑鞏縣）。時鎭遠府無府城垣牆，人心恟懼，有朝不保夕之勢。台拱、清江各營汎又爲叛苗誘陷，逆氛四起，省兵又爲元展成徵調殆盡，奔救不遑，驛路四隔，省垣戒嚴。四月，提督哈元生不能再忍，乃率親兵三百，東來督師，扼清平（即今鑪山縣）之楊老驛（在今馬廠坪之東）。諸叛苗聞提督親出，以爲

必領重兵，故不敢西犯，因而平越、都勻（皆今縣）以西得以平靖。

二、哈元生征台拱苗

是年元月，朝廷下詔，發滇蜀楚湘粵貴六省兵會剿貴州叛苗，特授哈元生揚威將軍爲總提督，湖廣提督董芳副之。七月，朝廷又命刑部尙書張照爲撫定苗疆大臣，副都御史德希壽副之，至貴州指揮軍隊及招撫。

時雲貴總督尹繼善已遣雲南兵二千星夜赴援貴州，哈元生已得雲南兵，又聞湘粵兵繼至，乃至麻江向台拱進攻。諸叛苗見各路援兵將至，乃各攜其擄掠，回據其寨，而盡棄所陷之各城而去。哈元生進軍至凱里，乃一面急檄各鎭兵收復各城。一面合諸軍以進攻重安江驛未退之賊，以開東西驛道。

叛苗既收藏其掠奪物于寨，乃復紛紛集衆再出，以攻圍新設城鎭營地，阻截運道。於是，台拱、淸江、丹江、八寨諸營，復同時告急。時廣西兵八千已至古州；廣東兵餉亦晝夜泝流而上；湖廣兵先後集鎭遠、玉屏一帶。哈元生乃先遣古州鎭守韓勳率兵北上，以攻燬倡亂首逆之台拱附近各苗寨；然後親率諸軍向台拱進兵，分三路：一由藁貢以通台拱；一由八弓援柳羅以通淸江；一由都勻援八寨，數日叛苗皆被擊走。至冬叛苗之勢，因爲之大減。斯時，八寨協副將馮茂，爲求冒功減罪，竟誘殺降苗六百餘及頭目三十餘，因此其逃出之苗人，走告遠近，於是叛苗之欲降者遂復竭力抗拒，其未從叛之苗人，亦激于憤怒，多有手刃妻女而後詛盟以出抗官軍者，苗亂由此大熾，以至蔓延彌廣而不能再行招撫矣。

叛苗圍攻靑溪縣城五個月，官軍往救無功，而終於陷落。叛苗又圍攻靑江之柳羅，與都勻之丹江，皆自春至夏被圍半載，至九月中糧盡援絕時，哈元生親往救之，其圍始解。叛苗之頑戰悍鬥，類多如此。

撫定苗疆大臣張照與副大臣德希壽，出京行至湖南沅州（今芷江縣），乃密奏「改流非策」。並致書於在黔作戰諸將，首倡「棄地於苗」之議。且祖湖廣提督董芳專主招撫會議，而與哈元生齟齬，遂使楚粵官兵皆隸董芳麾下，與哈元生分地分兵，各自爲政，施秉（即貴州省今縣）以上用滇黔兵隸哈元生；施秉城以下。用楚粵湘兵隸董芳。於是諸軍紛紛改調互換。而哈元生、董芳，又欲將村寨道路盡劃上下界，文移辨論，曠日費時，致使大兵雲集數月而無功。叛苗遂乘此時機，乘間更出，焚掠清平（即今鑪山）、黃平（今縣）、施秉。及各地紛紛告急求援時，而官軍已顧此失彼而疲於奔命矣。（後引聖武記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下頁198—199）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冬，湖廣總督張廣泗上奏言：「苗疆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効力軍前。」詔不許。鄂爾泰亦上疏辭伯爵，並請解職。詔許之。當是時，中外畏事者爭「咎前此苗疆之不當闢，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幾盡失，全局幾大變。明年（一七三六）八月，雍正帝崩，乾隆帝即位，乃召張照、德希壽還京，另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使哈元生以下咸受節制，平苗之局始轉危爲安。

三、平定九股叛苗（參看附圖十六——六八四）

張廣泗就西南七省經略職，督雲貴粵川桂湘鄂七省兵以平定苗亂。乃請逮捕張照、董芳、元展成以及哈元生，依其罪之輕重，分別治罪。因奏言：（同前引頁199）

「張照等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賊本衆，而復驅之使合，且各路首逆，自古州敗退，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小寨，雄長相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

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有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三路同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朝廷可其奏，張廣泗乃調全黔兵集在貴州東邊鎮遠，以通湘貴往來大路。然後簡選將士，而授方略，以精兵四千餘往攻上九股，四千餘攻下九股，而自統五千餘攻清江下流各寨。是年（雍正十四年即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冬，刻期並舉，號令嚴明，所向克捷。翌春，復增兵分八路，排剿抗拒之逆寨，罔不焚蕩剷削。

各叛苗被剿之遺孽，自知罪重，不敢受撫，乃盡竄入深山野寨之中，整頓戰備為逃亡之計，故北至丹江（即今貴州省東北之烏江），南至古州（即貴州榕江），西至都匀、八寨，東至清江、台拱，其間地區，有危巖切雲，老樾蔽天，箐園茂密，牛皮大箐，霧雨冥冥，泥潦阻絕，蛇虺荒蕪之地，其出邃中多成叛苗藪伏之所。彼等以為官軍萬不能至，即至亦不能久留，欲俟官軍退走，再復出刼掠也。張廣泗洞其謀算，乃檄諸軍，分扼箐口以坐困之。另旁部設奇兵於箐外以杜截逋逸，如結網獸，漁竭澤，重重合圍，以漸進逼，自四月至五月，將士冒榛莽瘴癘，靡奧不搜，靡險不剔。並許其黨自相斬捕以自贖罪。於是，憨魁就擒，俘馘萬計，其苗人飢餓顛隕死崖谷間者，不可勝計。袁枚言餓死深山者四十餘萬，是亦有史以來，苗人最大罹刼也。

六月，張廣泗復乘兵威搜剿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後掃蕩，共燬除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萬七千六百餘人，俘二萬五千萬餘人，獲銃砲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弩標甲十四萬八千，宥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屯田衞以養兵為戍。自是貴州省苗傜永告清平。蓋清軍搜剿時窮開闢以來人迹不至之區，天日不臨之地，而大蒐深入，山澤不能匿汙，從來鬼方撻伐未有滌蕩廓清若斯之烈者也。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夏，湖南靖州（卽今湖南西南之靖縣）、武岡、猺城（卽今步城縣）、步橫嶺（卽今湖南與廣西交界處之嶺）苗人，與廣西傜（卽今廣西省北邊資源、龍勝、三江縣山地傜人）同起兵爲亂。湖廣總督班第，使鎭筸總兵劉策名以五千兵進剿，以五千兵應援，乾隆帝詔張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後又斬馘五千餘人，俘五千餘人，苗傜至此永不振矣。然不久又有金川苗之亂。

第五節　大金川之戰

一、大小金川所在及其叛亂（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五）

大金川、小金川皆爲今四川省西境內外之大渡河上游。卽由今西康省康定東北之金山得名。因大渡河多金沙，故亦名爲小金沙江。大渡河之在西康省境者北起自丹巴縣正北六十里，東南流百五十里，經金湯縣城西，有金湯河自東北注入之，南流六十里有康定河自康定向東來注入之，再東南流五十里經瀘定縣城西，然後南流百七十餘里匯數支河而東折，東流百餘里入四川省境，由樂山縣嘉定城南匯入岷江中。此大渡河自西康省丹巴縣城以北，及在四川省西北境之流域卽名大金川。

小金川乃大金川東部較短之一支流，卽今西康省丹巴縣東，自四川省懋功縣流來，古稱纘納水。其源出四川省理番縣西之雪山西及南，南西二水合於四川省懋功縣之崇化屯，西南流百五十里於丹巴縣城東匯入大金川。

大小金川者古名若水，大金川源遠流長，源出四川松潘西北巴佃土司及西康北境，以兩岸山多金礦，水中多金

砂，因名小金沙江，以別於其南之大金沙江。隋朝曾設置金川縣於漢冉駹外，唐屬維州地，明隸屬雜谷安撫司。其地萬山叢矗，中繞洶溪，皮船笮橋，曲折一線，深寒多雨雪，惟產青稞、蕎麥。居人苗語番俗，實苗族之接近西藏者，四川省人稱之爲番。

番居村落房屋皆石碉，其他與僰人之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布拉克底、丹壩、鄂克什、工噶克、梭磨、卓克采九土司接壤而相錯雜。其俗信仰喇嘛教，明時其部人有哈伊拉木，將中朝敕封爲演化禪師，世有大小金川流域地。後分爲兩部，其居大金川流域者曰促浸，居小金川流域者曰攢拉。順治七年（一六五〇）清廷始授小金川酋卜兒吉細土司職。康熙五年（一六六六）清廷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

大金川嘉勒巴之孫莎羅奔，以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西藏之役從征有功。雍正元年（一七二三）遂授爲金川按撫使。莎羅奔勢漸强，自號爲大金川，以舉土司澤旺爲小金川，爲謀吞併鄰近諸部落，乃先以其女阿扣，妻小金川酋澤旺，澤旺懦，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乃刦澤旺歸而奪其印。四川總督檄諭之，始還澤旺於故地。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又以兵攻革布什札及明正兩土司，四川巡撫紀山，遣副將率兵彈治，不奉約束，反殺傷官軍。巡撫紀山因奏請進剿。

乾隆帝以雲貴總督張廣泗征苗有功，乃調督四川，率兵進屯澤旺所居之諸官寨（即今四川省懋功縣城），用澤旺之弟良爾吉爲嚮導，銳意進討之。

二、攻大金川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六）

時大金川莎羅奔居勒烏圍（一作勒歪，在今四川靖化縣城之河東）以其兄之子郎卡居噶崖（一作刮耳目，一作

噶拉衣，在今靖化縣東南南二十里之河東岸崇化鎭），地皆在大金川之東岸，阻山臨河，形勢險扼，而土人又長於修築防禦工事，以石築壘，高於中土之塔，各面開射孔，成爲極堅固碉堡，大小林立，難攻易守。在大金川西岸有小平原數百里（即今四川靖化縣全境），爲莎羅奔轄下人民耕稼之地。張廣泗因奏請精兵三萬人，分爲兩路進攻：一入其河東；一入其河西。而攻河東者擬再分爲四路，以兩路進攻勒烏圍；以兩路進攻噶爾崖。期以是年（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以內平定之。旋以山道艱險，阻軍不前。張廣泗又請增兵萬人，翌年春諸將進戰者多失事，副將張興、游擊孟臣皆因士兵通番，遭伏擊而戰死。總兵任擧力攻昔嶺（在今四川靖化縣東南崇化鎭之東南五十里處），連奪碉卡，以後軍不繼，亦未得大捷。至十三年（一七四八）春末，猶未得寸功。

乾隆帝以大金川彈丸之土，興動大軍四萬，進攻數月，竟未奏功，乃命大學士訥親爲經略，又起用舊將岳鍾琪及傅爾丹，令各以提督銜赴軍自効，蓋岳鍾琪征西藏時，莎羅奔以土司將兵從征爲其屬將也。

岳鍾琪至川西軍中，與張廣泗議進攻之策，因決定由岳鍾琪率軍自黨壩（即今四川靖化縣北七十里河東之黨壩）南攻勒烏圍；由張廣泗率軍自昔嶺北攻噶爾崖（即今崇化鎭）。議方定尙未行，而經略訥親至軍，宜達皇帝銳意破賊之御意後，即下令限三日取噶爾崖（崇化鎭）。於是，總兵任擧戰死，參將買國良亦戰死，將士死者二千餘，至此訥親始爲之寒膽，不敢自專，而仍依張廣泗之計。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氣淩己上，故意以軍務推讓而難之，將相失和，士卒戰志因以解體。

張廣泗所用澤旺之弟良爾吉，本與其嫂阿扣通，莎羅奔既廢澤旺，即令阿扣與良爾吉爲夫婦。良爾吉既在張軍，因求爲嚮導而專爲莎羅奔耳目，故官軍動息，動報知之，莎羅奔得預爲之備，官軍因而所向扞格。岳鍾琪察知其

奸，密言於廣泗，廣泗又聽信奸人王秋言，堅任之不疑。因而自五月進兵，至八月底，仍未得寸進。當官軍方攻至拉底山下時，山上有數十番噪而下，山下三千官兵皆潰。朝廷下詔責岳鍾琪、傅爾丹：「爾等宿將，起用於廢棄之中，未聞發一謀，出一策。」岳鍾琪辨奏：「軍中事廣泗專主，由昔嶺（在今崇化東南五十里）、卡撤（在昔嶺之西距昔嶺不遠）進攻之策，此二處中隔噶爾崖，距賊巢尙百餘里，黨壩（在今靖化北五十里大金川河東）至勒烏圍（在今靖化之河東岸上）僅五六十里，破隘即可搗巢，而廣泗派黨壩官兵名爲一萬，除守營卡防糧站外，實止七千餘，臣請增兵三千，廣泗不允。且信用降番漢奸（指良爾吉、王秋），恐生他變。」會經略訥親亦劾廣泗老師靡餉各事。朝廷因逮廣泗入京，帝親自訊之，責以挾師觀望之罪。廣泗抗辯不服，帝怒斬之，再令訥親覆奏，訥親先後吸吸萬言，無一要領，惟願回京陛對，帝以其濫用職權，貽誤軍機，乃遺其祖遏必隆之劍，使至軍前賜死。而另命大學士傅恆繼爲經略。（引聖武記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頁202）

傅恆至軍，則斬良爾吉、王秋、阿扣以斷敵之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剿。至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正月，始知進剿之不易，兩大臣實爲冤殺也。

三、傅恆與岳鍾琪收降大金川（參看附圖十六―六八六）

乾隆十四年春，傅恆奏言：

「金川之事，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踰沃日（在懋功縣東部）收小金川（即今懋功縣），直抵丹噶（今懋功西六十里之太平橋附近），其鋒甚銳。其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殲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留於雜谷（在丹噶西北），許應虎失機於的郊（在崇化之南）

，致賊得盡據險要，增碉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鬥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為奸人所愚，惟恃以卡偪卡，以碉偪碉之法，無如賊碉層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尚匿不實奏，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砲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碉外開壕，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又戰碉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碉盡碎而不去，砲方過而人起，客主勞逸，形勢迥殊，攻一碉難於克一城，即臣所駐卡撒（在懋功縣西太平橋北昔嶺之東）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為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靡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即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粮直入，踰碉勿攻繞出其後，即以圍碉之兵，作為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既密內守必虛，我兵即從捷徑搗入，則守碉之番各懷內顧，人無固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撒為進噶爾崖正道，嶺高溝窄，臣既身為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即北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裹等隘（指靖化縣河東之支流可繞行勒烏圍東），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交錯同卡撒，且瀘河（即大金川別名）兩岸，賊已阻截，舟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堅壁高壘，漢奸不能為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伏滿兵，而嚮導必用土兵，士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澤旺與賊讎甚切，驅策用之自可得力

●至沃日瓦寺兵強而少；雜稜、綽斯甲布兵衆而弱；明正，木坪忠順有餘，強幹不足；革什乍兵銳可當一路，是各土司環攻分地之說雖不可恃，而未嘗不可資其兵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碉即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即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碉毀碉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爲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碉。惟俟大兵齊集，四面佈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於四月間必有捷報。』（引聖武記卷七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頁202、203）

乾隆帝以土司小醜，勞師二載，誅兩大臣，又損失良兵賢將頗多，早已不釋於懷。及是方知其地險而碉壘難攻，乃以「息武寧邊」爲言，下詔罷兵。傅恒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再奏曰：

『金川軍事誤於起初之時，蠻酋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威，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迄於今。若復輕率蕆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將無寧日，使賊境果非人力可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捨碉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內顧，分扼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乾粮，由昔嶺中峯直抵噶爾崖（今崇化鎮），實有破竹建瓴之勢，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擒渠，亦復何顏返內地。』（同前引頁203、204）

時傅恒、岳鍾琪已兵分兩路，率之深入，連奪碉卡，軍聲大振。莎羅奔父子聞大軍深入，又斷內應，知不能抗，乃遣人詣岳鍾琪軍乞降。

岳鍾琪曾爲莎羅奔父子之長官，相與有恩，及見其畏死乞降，乃輕騎徑抵其寨。莎羅奔見岳鍾琪親至，即頂佛經立誓以跪迎之，然後從岳鍾琪坐皮船出洞，詣傅恒大軍中乞降。傅恒除地爲壇台設幄帳，繳其軍械，使泥首壇前

，責以抗命，令其誓遵六事：誓不再叛命，歸還侵奪各鄰近土司之地；獻出爲其謀主之漢人；繳納槍砲；歸還所俘之各居民；供應地方徭役。然後宣詔赦其死罪。諸苗番於是焚香作樂，獻金佛及方物。

第六節　小金川之戰及再定大金川（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七）

一、小金川之叛清

大金川（土司治今四川省靖化縣）之降也，清廷示用兵不得已之意，叛則討之，服則撫之，不欲黷武於荒徼。番苗以其武力受挫折，嘗恃以自豪，不數年莎羅奔兄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桀驁行不法。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七）遂起兵驅逐小金川土司（治今四川懋功縣）澤旺，及革布什札土司（在今西康省金湯縣以北），四川總督開泰發檄諭之，不聽，而四向侵奪。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清廷詔四川總督阿爾泰，使發九土司之兵卽松岡（卽今四川靖化縣北百三十里之松岡）、梭磨（卽今松岡東九十里之梭磨）、卓克基（在梭磨北）、沃日（在今四川懋功縣東部）、革布什札（在今西康省寶典、金湯二縣北境）、綽斯甲布（在今西康道孚縣北卽大金川之西）、小金川（卽今四川懋功縣）、黨壩（卽今四川靖化縣北部之黨壩）、巴旺（在今西康省丹巴縣），以環攻大金川之郎卡。

時九土司中，地皆與大金川土司相偪，而兵力與大金川相等者東則小金川土司，西則綽斯甲布土司，餘皆弱小，非大金川土司之敵。四川總督阿爾泰不能利用小金川土司之力以制郎卡之跋扈，乃以苟且息事爲得策，於是郎卡乃施展計謀，而與小金川及綽斯甲布兩土司先結和親之約，而三部遂有聯合軍事同盟之議。

會大金川土司郎卡死，小金川土司澤旺已病老。澤旺之子僧格桑與郎卡之子索諾木二人各繼爲土司，遂陰結爲

軍事攻守同盟。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索諾木誘殺其西南之革布什札土司之土官，而僧格桑亦屢次用兵以攻打其東方鄂什克土司之沃日寺，四川總督派兵救援，而僧格桑竟與清救援軍開戰，於是小金川土司叛迹昭彰。

乾隆帝以前此大金川之役，本以救援小金川土司爲起者，今小金川反悖逆，其形勢又不似勒烏圍、噶爾崖（皆大金川根據地）險阻，乃欲痛懲小金川以示威，決心用兵征之。又因四川總督阿爾泰歷載養癰，至是按兵於打箭爐（即今西康省康定）半載不進，乃罷其職，且誅之。另命大學士溫福自雲南赴四川爲經略，以侍郎桂林繼阿爾泰爲四川總督，以進討之。

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見清廷將用大軍來討，乃求援於大金川土司索諾木，索諾木本攻守同盟協定之義，乃潛遣兵來助。清廷聞報，爲謀各個擊破，乃詔命經略、總督，先剿小金川，且勿聲大金川助逆爲亂之罪，於是，遂展開進討小金川之戰。

二、小金川之戰

清廷既下詔聲討小金川，經略溫福與川督桂林，乃議定兵分兩路，由經略溫福將北路軍，自汶川（即今四川省汶山縣）西進，經會理溯雜谷河西越邛峽山，至小金川上游沿河進攻小金川之後背。另由川督桂林將南路軍，自打箭爐（即今康定）以東向北進，經金湯城（今西康金湯縣）溯金湯河北上，以進攻小金川之南面。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春開始對小金川前後夾擊，兩軍各偪進小金川境，奪取小金川侵佔之鄰近土司地面。五月，桂林遣部將薛琮等率兵深入小金川土司境之墨壠溝（在今懋功縣西南石坪關之東），敵人截斷其後路，薛遣人告急，而桂林不

赴援，於是清軍三千人爲敵所殲滅。桂林匿不以聞，爲御史所劾因去職。清廷以阿桂代之。

時僧格桑屯居在小金川河北之美諾（今懋功縣爲新街子係後關，舊土司治其河北岸）。十一月，阿桂率軍深入直達小金川河南，以皮船宵渡，襲攻美諾，至十二月初破其城。僧格桑已送其妻妾子女於大金川，而自赴其父澤旺所居之底木達（在今懋功縣西北耿家關之東），澤旺不納，遂出耿家關竄入大金川。清軍追擊僧格桑至底木達，俘澤旺，而檄令大金川土司諾索木縛僧格桑以獻，索諾木不應。

清廷以逆酋同惡相濟，宜並一舉滅之。乃命經略溫福爲定邊大將軍，阿桂副之，於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春分道進討大金川。溫福以敵扼險，軍不得前，乃駐營於木果木（在今懋功西北耿家關之西），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在耿家關之東）以守通小金川之後路。溫福秉性剛愎不咨衆議，惟襲張廣泗等以碉逼碉故事，修築計以千數，所將二萬餘兵大半散在各碉卡，每當奏事，即派兵撲敵碉以圖冒報功績，向不計地勢難易與得失。故士氣由衰而竭，不易復振，而溫福與董天弼日置酒高會，諸將有勸阻之者，皆中以他罪遣之。隨營將軍海蘭察，亦以宿將效力軍前者，乃扣刀誚之曰：『身爲大將，苟安旦夕，非丈夫也；今師雖老，使某督之，猶可致勝。』溫福拂起，復遷延月餘，無所作爲。六月，大金川索諾木陰遣小金川頭目，歸煽小金川各地降清苗番，使襲擊官軍之後。諸歸降苗番見清軍寖敗，久頓不進，遂蠡起進擊守軍，刦奪粮台，並攻陷董天弼之軍，然後與大金川潛襲木果木清軍大營而夾攻之。而溫福不知嚴備要隘，但堅營壘不納運粮役夫入營避敵，以致數千運伕被殲滅營前，軍心益震，小金川苗番遂先奪取清後軍之砲局，以遮斷清軍之汲道，進而四面圍攻清壘營而入，溫福倉卒中鎗死，大營各卡亦潰。將軍明亮、海蘭察等聞警赴援，僅收容潰卒萬餘人。於是小金川復陷。（引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114）

乾隆帝在熱河避暑山莊聞報，召留京大學士劉統勳咨詢之。統勳前曾言「金川不必勞師」，至是則亦以「兵不可罷」。於是清廷乃授四川總督阿桂爲定西將軍，豐伸額、明亮副之，調在熱河專精訓練進攻碉堡之健銳營兵二千，吉林索倫兵二千赴川往勦。於是，阿桂乃改道由沃日寺（在今懋功縣東境巴朗關之東）以攻小金川之東境，命副將軍明亮由打箭爐北上以攻其南。是年（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十月，阿桂與明亮復轉戰攻抵小金川基地之美諾，所向克捷，遂盡復小金川地面，改立爲縣。

三、再定大金川之戰

清廷以前此征大金川之役，寬大受降，未甚懲創，致彼苗番恃險反覆，重勞大兵。知姑息政策之不可用，遂斷然行冒然進取之策，先殛澤旺於市，勅諸將移師進討之，誓必掃穴擒渠，以澈底肅清之。

大金川自十二、三年以來，歲歲增碉築堡以加强防禦，周圍數百里要隘堅壘無慮數十處，嚴密勝小金川十倍。清軍分三路進攻，一自小金川攻其東，由阿桂督之；一自黨壩攻其北，豐伸額、明亮先後督之；一自大金川下游而上攻其西南，由將軍富德督之。自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正月至七月，阿桂令海蘭察、福康安等復分數路前後進擊，累克要塞，直臨勒烏圍附近之遜克宗壘。大金川苗番乃大爲震驚，索諾木遂酖殺僧格桑，而獻其屍及其妻女至清軍前，請停止進攻，阿桂不應，而進攻益急。遜克宗壘爲敵巢勒烏圍之外障，敵致死以守，官軍百計攻之不下。於是乃冒險繞道以奪取勒烏圍東之墨格山，分軍夜赴各山施烽火。敵知清軍已深入其內地，始有次第私出降者。

是年冬十一月，敵退守康薩爾山，距其基地愈近，敵守禦愈堅固，清軍頓兵山下兩月餘，翌年春終力克之，敵復退守朗噶寨壘，已距大金川河岸近，清北路軍與南路軍，時亦進攻至大金川之西岸，漸能與阿桂主力軍通聲息。

然大金川氣候，寒陰多雨，多春之際冰雪塞途。故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四月，阿桂始得遣海蘭察率軍往助大金川西之明亮軍攻取宜喜（在今靖化縣北），而盡殲河西二十里內之守禦番兵。五月，阿桂攻破朗噶寨壘，距勒烏圍僅數里，惟遜克宗壘尙在淸軍後路尙未破，阿桂念後路可慮，遣豐伸額率軍力攻，乃破毀之，因而淸軍三路會師，一部以進偪敵之基地勒烏圍，連破昆色爾及拉枯兩喇嘛寺，七月開始攻打勒烏圍。

因勒烏圍寨牆及碉堡堅厚，西臨大河，其南有傳經樓，與北部官寨相爲掎角，設木柵石卡長里許，下可暗通。其東部負山麓有崖八層，層各立碉。其各路敗囘之人，皆聚集分而守之，阿桂爲擊敵要害，破敵卡柵數十重，以斷其掎角；又毀橋梯以斷其交通路。明亮之軍在河西亦攻絕其水上援道，至八月十五日夜，淸軍列砲轟破敵之官寨，黎明並攻克其傳經樓，方知索諾木及莎羅奔已先期出走噶爾崖矣。

是時河西苗番尙分道扼戰，河西兩軍因各選其精銳助攻河東之勒烏圍，故西岸兵薄，頗爲敵所窘迫。及阿桂大破勒烏圍，轉兵而南以偪噶爾崖，西岸之敵始失所恃，富德、明亮兩軍亦勢如破竹，遂與大軍全部會師。十二月三軍齊會於噶爾卡城下，築長圍十餘里，斷水道以困之，以大砲晝夜轟擊，所向洞墻壁數重。索諾木計窮，使其兄岡達克詣淸營乞哀，而自稱病匿堅碉中不敢出。阿桂遂碉搜之，索諾木始從莎羅奔及其頭目與其妻子，率苗番二千餘人捧印出降。阿桂平其土司地面改爲縣治，獻俘京師。

第七節　申　論

淸平定新疆之準噶爾部及囘部之亂，均在乾隆時期，用兵五年，耗帑三千餘萬兩，闢地二萬餘里。平定雲貴粵

苗傜之亂，則自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起，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止，前後計十二年，耗帑七千萬餘兩，仍是雲貴粵三省，領土未有增加，只改革地方政治，除暴安良而已。至於清平定大小金川，地不過四百里之四川省之深山荒野，人不滿三萬之苗番，而亦用兵五年，費帑亦至七千萬餘兩，而殺張廣泗、訥親、阿爾泰、溫福四大臣，提督任舉等以下陣亡將士越三萬餘人，殺抗命苗番兩萬以上，乾隆皇帝似乎意氣用事矣。何則？蓋新疆準噶爾之爲亂，是有其與滿清爭奪中原皇帝意圖在，滿清爲保持其皇帝寶座，不能不大張撻伐，以除後患。而其用兵回疆與用兵苗疆，皆非爲保持皇帝寶座，但尚可以用「改土歸流」以改善地方自治，保護人民使漢苗各自安之。惟大小金川之苗番，既無與滿清爭奪皇帝寶座企圖，又無漢番雜居及彼此侵凌之事，乾隆聽信四川總督稱其叛命，不問官軍是否凌壓土司人民，以致彼此衝突，即輕舉下詔用兵進剿，致令年羹堯、岳鍾琪向者區劃甚公，招撫妥貼，且曾追隨清軍開闢國土立功異域之大金川土司莎羅奔，犯上叛逆大罪，成爲清廷必除對象，豈其非意氣上輕舉妄動而何？此蓋由戰爭之表面觀之也。

清廷對苗疆之用兵，對大小金川之用兵，亦實有其必要用兵之根由在，清廷固不懼苗人番人與之爭奪江山，但極怕漢人與苗人、傜人、番人接近。南明失敗，吳三桂等三藩揭反清復明之旗幟起兵，而雲貴粵苗傜實羣起出兵助之。苗傜人之所以助吳三桂者，正是懷念明朝遺愛，共起兵而抗拒之。滿清之守苗疆，目的在清除復明之策源，搜求潛伏之明朝遺老，打擊苗傜人之武力，以求長治久安也。而明朝人視雲貴粵爲中國故有之領土，故其地之人民不分種族膚色，一律皆視爲中國臣民。但在滿清新入主中國之眼光觀之，雲貴粵等土地，其最初本已劃歸吳三桂等三藩地界，及三藩已平，繼而用兵苗蠻，此時爲混一中國版圖之一戰也。

清征大小金川起因於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助女欺凌其婿小金川土司澤旺，其間夾雜有漢人甚多，其顯著者有張廣泗信任之王秋。王秋何人而得張廣泗如此信任，是清廷所以殺張廣泗之主因，是大小金川之戰，亦可視作南明抗拒滿清最後之一戰，明朝之遺老，以孤臣孽子之心，選定大小金川爲最後抵抗基地者，即因其地產金砂，形勢險要，易建碉堡，其人可爲故國效死命也。是否如此？清人紀此戰役者只稱逆賊、漢奸，未提及其有恢復故國之謀略，惟清廷對彈丸之土司若是之認眞徹底追剿務求殲滅，令人不能不疑其別有用心焉。觀夫平定露布到京，乾隆皇帝親詣兩陵，禮泰岱，告闕里，受俘廟社，上皇太后徽號，勒碑太學、美諾、勒烏圍、噶爾崖四處，封阿桂及文武官以次封賞，郊勞備至，此於開疆闢土者有過之無不及，可見此戰爭性質有其特別之嚴重性也。

苗疆與大小金川戰爭，其所以費力費時費錢之原因，約有數端：第一、地理之險阻；第二、地方氣候之不良；第三、土著之人同力效死以戰，是各土司佔有天時、地利、人和也。而清軍無此三利故特別費時費力而老師靡餉。先從天時言：苗疆以瘴氣出名，雖屬訛傳，但外省人入其地見烟霧卽疑爲毒瘴，使人望之生畏，而霧氣偏多，烟雨亦多，漫瀰山谷，人在其間如行於暗夜，最易迷惘，此天時上之難也。從地理上言：中國西南方多山，而苗番所居多爲咫尺皆山，其山摩天插雲，羊腸一線，紆折於懸崖峭壁中，雖將軍大臣亦得與士兵同樣徒行，非若沙漠之區可縱騎馳突也。至於山道本多險隘可扼，苗傜設寨據險，番夷築壘成碉，皆砌石藏人於牆壁間，以鎗矢擂石外擊，旁既無路進兵，必須從其打擊中通過，故一塞一碉，守以數人，竟有一夫當關，萬夫皆阻之勢，破之之法，則先須立柵自護，以次進逼，然後用砲轟之；或間道攬蘿攀壁出其後以襲取之，此地理上之難也。更從人和方面言，在每一土司領導下之土人同惡誓死，設伏死拼於箐叢隘路暗谷間，使清軍未有立大陣一決勝負之機會，甚至被暗殺者亦夥

。雖苗番土司與土司間，種族不一者彼此仇敵，而種族相同者亦一盤散沙，故清軍最多用於一處不過兩三萬人，總數亦未超過八萬人以上，以萬人同心，集在同一指揮官指揮之下，向土司進攻，本其各個擊破戰略，當可收取勝之功。無如土人誓死抗拒，幸賴清軍人員補充迅速，然亦動員經略七省盡其所能，始得渡過此大戰之難關。

此戰役之結果，清軍皆在大敗之後而灰心頹志中，由一二將領之堅持而重獲最後勝利。清人對此戰爭實況論之謂：『其神施鬼設，伺間出奇，八地九天，霆劈雹驟，或七萃從石罅而出，成千矛隨砲聲而入，險萬陰平，艱百石堡。自蚩尤以來，未有鑿凶裂罅，駴目警魂如茲役者。且其饋運之艱，或數石而至一石，禁旅所至，以數夫而供一夫，非乘國家全盛之物力，與廟堂宵旰之憂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於張廣泗（指對台拱苗）、岳鍾琪（指對大金川）之寬大受降，後激於馮茂（指八寨殺降苗冒功）、溫福（指給小金川再叛之隙）之僨轅失律，亦勞不致此。然則窮武節，殫飄銳以事之，奮伐深入聖心，亦豈得已哉？自苗疆及金川剷平，中國始知山寨碉堡設險之利，湖南師以制苗，滇邊師以制倮夷，蜀邊師之，以制生番，而川陝剿教匪時，亦師之以堅壁清野而制流寇。』此亦可見清開拓土司境地設置流官之不易，而乾隆帝固欲窮兵黷武以示對中國各地確有絕對之統御權，然亦有其不得已也。（引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117，又見聖武記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記頁207）

苗疆既平，雲、貴、粵、川、廣、湘各土府、土州、土縣盡皆改為流官之府州縣，所餘土司僅滇邊、川邊或有之。金川既平，川邊又減少兩土司，大金川設阿爾古通判廳，又改為綏靖屯同知廳，於勒烏圍、噶爾崖皆屯重兵以鎮之，及漢民衆多，遂改設為靖化縣，以隸屬四川省。小金川初設為美諾通判廳，旋改同知廳，亦由人口日繁，地方富庶，而設立為懋功縣於其南之新街。則其促進中國西南民族之統一，亦有其功焉。

第十七章　平捻之戰

（附圖十六—六八八、六八九、六九〇、六九一、六九二、六九三、六九四、六九五、六九六、六九七、六九八）

一、捻黨起源：捻黨起源於靑康熙年間山東濟寧一帶，後發展爲反淸之民間組織，至嘉慶年間，其發展乃蔓延及於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江蘇等省，而與太平天國南北互應。

二、第一階段剿捻：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捻黨起兵於亳州（前二年太平軍起兵金田）。明年淸軍主力對太平軍，以一部剿捻。五年（一八五五）蘇豫皖三省進行圍剿。七、八（一八五七——五八）年間，捻軍與太平軍聯合於江淮地區，勢力大盛，旋以太平軍勢衰，而分股流竄。至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亳州根據地爲淸軍所破，首領張洛行被擒，捻勢遂衰。

三、第二階段圍剿：同治三年，太平天國覆亡，明年其殘軍與捻軍再聯合殲滅淸僧格林沁軍于曹州。五年（一八六六）曾國藩利用河防圍剿，李鴻章繼之，至七年（一八六八）始先後將東西捻相繼剿平。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戰地概況

一、戰前一般情勢

滿淸康熙年間，山東兗州（滋陽）、濟寧一帶民間，往往用紙捻成龍形，用油脂燃燒，以作龍戲，謂可驅逐瘟疫，到會之人均對龍禮拜，謂之「拜捻」。俗能爲捻子。當時主持龍戲之人，大都鄉村無賴游民，每藉故生事，人

民多不敢相抗；或謂皖東人呼一聚爲一捻，以後聚捻成隊，反抗滿清，遂稱爲捻黨。日久組織漸次推廣，勢力日以强大，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江蘇等省，皆有捻黨蔓延；嘉慶道光年間（一七九六——一八五〇）加入者更衆。其主要活動區域，爲山東之兗、沂、曹各州；河南之南、汝、光、歸；江蘇之徐、淮；安徽之廬、鳳、潁、壽、各州府。

乾隆以後，內政日非，外患愈急，而滿清之壓迫漢族者愈甚；加之天災頻仍，人民生活日艱；於是三合會、太平天國先後起事於粵桂；捻黨蠭起於豫皖。自太平天國佔領長江幷揮軍北伐西征時，清軍兵力，應付太平天國尚感不足，無暇顧及捻黨。加以黃河南北岸，素爲盜匪蜂起之地，民性强悍，遂使捻衆坐大。待太平天國覆亡後，餘衆賴文光、陳得才等加入捻黨。聲勢益爲浩大。僧格林沁之著名蒙古騎兵，竟被捻衆圍殲，竄擾區域達十餘省之廣。

二、戰地狀況

捻黨起源之地爲魯豫蘇皖鄂等省，迄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捻黨分爲東西二股；東捻出沒於豫魯皖鄂等省，西捻一度進入陝晉，最後潰敗於冀省；雙方作戰之地，實不出以上諸省，按冀豫魯皖鄂蘇等省，除豫西，膠東，皖西，鄂西外，大多平原曠野，一望無垠，最適於運動戰。且捻黨與清政府十餘年間之戰事過程中，均以游擊戰爲主；勝則飽掠以去，敗則迅速脫離戰場，從無膠着一地，以與清作殊死之鬥者。故概而言之，雙方作戰之地，實爲一廣大之平原；就中河流湖沼雖多，然以捻黨裝備簡陋，加之捻衆均土著人民，熟習一般地形，最初尚無甚大之影響發生。厥後一則因大勢逆轉（太平天國覆滅），士氣低落；一則連年征戰，村鎮爲墟，補給困難，東捻走入運動困難之山東壽先海濱洋河與彌河之交，西捻亦陷於同一覆轍投入冀東海濱黃河與運河之區，清軍運用河防政策，圍困之

使不得運動自如，再以優勢兵力縮小包圍圈而擊滅之，是則雖捻黨自投絕地，要亦地形有以影響於本戰役者。

第二節　雙方作戰準備及作戰指導

一、捻黨作戰準備

捻黨之組織，初起時甚爲紊亂而無系統，咸豐五年六月（一八五五年七月），安徽亳州捻衆推張洛行爲盟主，於雉河集（今安徽渦陽）祭告天地，旗分五色，洛行自領黃旗，乃有獨一之首領及簡單之編組。藍旗（一說黑旗）捻首張隆、任乾、夏仲等，白旗捻首孫葵心、李允、陸連科等，黑旗（一說藍旗）捻首蘇天福、劉二老淵等。（尚有紅旗捻首不詳）迄捻分二股。東捻爲任柱、李允、牛喜，及太平軍之賴文光、范汝增、唐日榮等。西捻爲張宗禹（張樂行之子）及太平軍之邱遠才等。

捻黨武器初有刀槍器械，後亦有抬槍鳥槍，多爲馬隊，漂流不定，以今日所稱之「游擊戰」爲主。爾後配合太平軍陳玉成李秀成等部于皖北作戰。後太平天國失敗，陳得才、賴文光、邱遠才等正式與捻黨合流，並俘獲清軍武器甚多，因亦有洋槍與洋砲，故捻衆後期編裝戰法，因受太平軍之影響，已大有改進。補給概以就地徵取掠奪及俘獲清軍物資爲主。

二、清軍作戰準備

捻黨起事前後，正太平軍自武漢順流東下，攻略南京及北伐西征之時，清軍方以全力對太平軍作戰，對捻黨初

期之作戰，僅以一部軍力及地方團練應付之。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前任漕運總督侍郎周天爵協辦安徽團練，專負剿捻之責；不久又命兵科給事中左副都御史袁甲三幫辦安徽團練，以協助剿捻。但各省督撫，各路提督總兵，彼此推諉，「賊來則徒事驚惶，賊去則詭言擊敗」，（河南巡撫英桂奏言）未能收圍堵之效。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改以河南巡撫英桂爲督辦蘇豫皖三省剿捻事宜之最高長官，駐節歸德，後移淮陽（陳州），於安徽之正陽關，以侍衞多慧任守備，鄭士魁部推進至安徽蒙城一帶，傅振邦王夢齡等防守徐州，侍衞容照守備宿州，邱聯思部任淮陽之防守，魯南沿河一線，則由山東巡撫崇恩派隊佈防，表面上居於外線形勢，形成包圍，實則各存觀望；或分而不進，或合而不擊，攘功推過。

同治初年（一八六二年起）以僧格林沁親王爲欽差大臣，負剿捻全責，馳驅中原，疲于奔命，最後覆亡于山東曹州府。曾國藩破太平天國後，奉命剿捻，後李鴻章繼之，軍事政治並進，築壘防河，攻防兼施，再分編勁旅，專任追剿之責，遂收滅捻之功。

三、捻黨作戰指導

捻黨初起，以蒙亳永間之雉河集爲根據地，用內線作戰以行各個擊破。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後，清軍對蒙亳永之攻圍形勢日緊，捻黨改用運動戰法，常行遠程奔襲、圍擊、伏擊等戰法，并力爭外線與主動作戰。不攻堅，不守城，聲東擊西，蹈隙攻瑕。詐敗誘敵，以退爲進，用以擊敗猛追之敵人。安徽桐城掛車河之防守戰與潁州之攻城戰，因有太平軍參加，并非捻黨單獨對清之作戰。太平天國覆亡後。陳得才、賴文光等與捻黨合流，太平軍戰略戰術，影響捻軍甚大。先後戰勝清軍于豫鄂邊區，最後造成山東曹州之大殲滅戰，僧格林沁親王全軍覆亡，卽其例也

。但終不能敵曾國藩——李鴻章之全面圍剿，至分東西捻後，形勢逆轉，清軍處處優勢，捻黨此時之戰法，實已勉力圖存，擇地就食，避免殲滅之流竄戰，已無戰略戰術的目的，卒致敗亡。

四、清軍作戰指導

咸豐元年二月（一八五一年三月），清政府都察院據河南紳士王正誼報告：「捻黨自道光二十四年起，常窩竊、勒索，冒官搶刼，爾後日甚一日，迄今更甚，若不早予剿除，實為大患。」乃命河南巡撫潘鐸，切實查拏豫東捻黨，復又以邪教流傳，蔓延數省（河南祥符縣有吳光漢，稱赤天大王，四川綦江縣有馬武成，稱赤地大王，廣東英德縣有李三文，稱赤人大王，為各省邪教總頭目。），再命四川總督徐澤醇、兩廣總督徐廣縉、河南巡撫潘鐸等查拏。同年（咸豐元年）夏，安徽壽州捻首程六麻子、河南捻首喬建德等，率黨起事，擁衆有多至二千人者，并具有抬砲、鳥槍、刀矛等器械，又命潘鐸及安徽巡撫蔣文慶等，迅速籌辦清剿之策。同年秋，清軍雖擒殺喬建德於豫東柘城，但當時太平天國，方以破竹之勢，由廣西進入湖南，清廷窮于應付，更無暇顧及對捻作戰矣。

同治以後（一八六二年起），太平軍勢力漸衰，清廷乃派僧格林沁統轄魯豫軍務及直晉防兵負剿捻全責，其剿捻方略，實似一種窮追猛打戰法。初期稍收功效，然忽于情報，不知配合民政，致部隊疲於奔馳，待太平軍餘衆賴文光等與捻衆合流後，最後于山東曹州之役，卒致全軍覆滅。

曾國藩破太平天國後，以僧格林沁之死戰，奉詔剿捻，其剿捻方略，乃一改前計，第一曉諭圩民四事：堅壁清野，分別良莠，發給執照，以清潛伏，詢訪英賢，以收人望。次則回鎮徐州—濟寧—周江口—臨淮關圍堵，築壘防河，另選精兵專任追剿之師，於是軍事日有起色。及李鴻章受曾氏之舉荐，與左宗棠共同剿捻，則仍沿襲曾氏故智

，并定獨剿東捻與合剿西捻之計，卒收擊滅捻黨之功。

第三節　作戰經過

一、初期皖豫蘇邊區之戰鬥（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八）

咸豐二年十月八日（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捻首張洛行等初起事於豫皖交界之亳州，旋向豫皖間活動。次年（咸豐三年）二月，卽團聚大隊捻軍，自皖北入河南，向永城攻擊。斯時北伐之太平軍亦已進佔揚州，翌（三）月太平軍佔領臨淮關，各地捻黨，紛起響應。有捻首陳學曾、紀里壯者，聚四千衆，集阜陽、蒙城、亳州交界之王市集，擊敗清軍，斃清軍兵勇二百餘人。同年（咸豐三年）六月，另一枝捻首李昭壽、李士樹等分別在皖豫邊區霖邱息縣一帶起事，向商州—固始—光州地區進攻，與皖北捻黨相呼應，並聯合太平軍攻陷六安—正陽，圍攻壽州。河南巡撫英桂、安徽巡撫福濟在豫南皖北邊區進剿，均告無功。從此光州—固始—息縣—商城—商南一帶皆在捻黨控制之下。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張洛行、李月等，又分別佔領河南夏邑、永城。爾後卽以雉河集（今安徽渦陽縣）爲根據地，四出向清軍攻襲。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二月初，當太平天國向長江下游及黃河南岸發展時，清軍主力用於對太平天國作戰，對捻黨祇抽調一部兵力，用以防剿，并用大量團練，以補兵力之不足。故當捻黨起事之初，卽命前任漕運總督侍郎督辦團練之周天爵駐阜陽清剿，師久無功，乃以兵部給事中袁甲三代之，駐防永亳一帶，又以在鄉之前任總督牛鑑駐

守陳州，以期從事圍剿。因事權不一，兵力不足，爲時數年，不僅未收圍剿之效，更予捻黨以擴大之機會。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六月皖北捻衆公推張洛行爲盟主，在雉河集（今渦陽縣）祭告天地，旗分五色，張洛行自領黃旗。旋卽北上攻佔河南馬牧集，進逼歸德府。於是清廷嚴命蘇皖豫三省圍攻，所有三省兵勇。均歸湖南提督武隆阿調度。是年冬張洛行、蘇天福等復攻佔河南夏邑，並擊敗武隆阿部，清軍游擊巴哈布等陣亡。

翌年（一八五六）三月張洛行、蘇天福、龔得樹等分五路自皖北攻入豫東，逼歸德府。旋進入江蘇碭山、蕭縣，直逼徐州。爲清軍總兵傅振邦所阻，乃南下大敗清軍總兵鄭魁士于懷遠老西門，參將福坤陣亡，鄭本人亦受傷。同年五月張洛行等部再回竄雉河集（渦陽），圍攻亳州，與清軍袁甲三、邱聯恩、西凌阿等展開根據地之爭奪戰，雉河集失而復得者數次。

咸豐七年（一八五七）二月太平軍李秀成部聯合捻黨龔得樹、蘇天福佔領霍邱。五月大破清將勝保于皖北正陽關，十月又擊敗清軍李孟羣于六安州，佔領旗山鎭。翌年（一八五八）六月黑旗捻黨張隆、任乾等打敗清軍黃元吉部，佔領臨淮關，旋卽佔領鳳陽府。於是自霍山及和、滁等州東西幾二千里，皆爲捻黨所陷，其游騎且擾及直隸之大名府等地，京師爲之戒嚴。

二、捻黨竄擾各省及其亳州根據地之破滅

(一)山東方面之流竄（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八）

咸豐八年（一八一五）冬黑旗蘇天福，藍旗劉天祥攻佔豐縣，十三日又進至單縣、金鄉、鉅野、嘉祥（皆今魯西南地區），直抵黃河南岸，清軍未有抗之者。翌年捻黨加强活動，并數度進攻，清廷爲防捻軍渡河北進，乃命科

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派兵沿北岸擇要防守。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夏捻衆姜台凌、劉老淵、劉天福、張敏行等一路在蘇北爲提督傅振邦、練總苗沛霖所敗，乃轉向山東進竄，攻佔濟陽，威脅泰安，並佔領蒙陰。同年十月，僧格林沁抵濟寧州，中旬與捻黨劉老淵等激戰於鉅野之陽山集，爲捻軍所敗，副都統格棚額、侍衞德成父子均戰死，瑞麟受傷走汶上縣，僧氏退守濟寧州。同月（十月）末，劉老淵等又退出山東，還走虞城夏邑。

同年（咸豐十年）十二月，捻黨趙浩然等復入山東，進據金鄉、鉅野一帶，次年（一八六一）正月趙浩然等再敗僧格林沁及副都統貴成軍於菏澤附近，察哈爾總管伊什旺布等陣亡，僧軍退唐家口。旋捻黨渡汶水入東平州，在汶上楊柳集，三敗僧格林沁，其副都統西凌阿軍、參將伊興額、徐州鎭總兵滕永勝等均陣亡。捻黨遂進至長清張夏，逼近濟南。後東進回攻青州府（益都），副都統恩夔潰敗，遂佔安邱，旋棄城東入高密，南逼鄒縣，僧氏退入城中以避之。尋又轉趨濟寧州，迄同年七月，趙浩然，趙欣然、李加英、李大個子、魏懷元、宋喜元等，即以魯西南單縣、魚台、金鄉、鉅野等縣爲根據地。僧軍在疲于奔命之餘，乃回軍扼守濟寧、東平，以防其北上。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年）七月末，以魯西南爲根據地之捻黨，又分兵四出竄擾，劉天福自邳州入郯城、嶧縣，北趨鄒縣、曲阜。翌（八）月初，張敏行、趙浩然、李加英等，則自東平渡運河東擾寧陽、萊蕪，在蒙陰附近與劉天福部會合，中旬逼攻山東省城濟南，巡撫譚廷襄閉城自守不敢出戰。乃東走章邱，旋進入魯東登州、烟台，於是地方官吏，不得已乃向英、法水師乞援。

旋進入魯東之捻黨趙浩然，張敏行等，回向章邱、鄒平、壽光一帶活動，清軍僧格林沁部追之，同月（八）末抵濟南，向趙、張等進迫，捻黨遂自壽光南走安邱、莒州、沂州，僧氏復追至郯城，捻黨等又退入江蘇境。

海州捻黨李成部，同年（咸豐十一年）向北出擊，經山東之莒州、諸城、安邱，翌（九）月，李成軍四千餘，又逼近山東煙台，法國水師提督—羅德（A. Pretet）英國水師Lieutenant Pareons等禦之，李成始退去。

㈡鄂豫邊區方面之流竄（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八、六八九）

咸豐十年七月，捻黨劉狗、宋喜元、蘇天才、福興才等一路，擊敗清軍總兵承惠等于柘城高辛集，張曜力戰卻之，旋圍攻陳州府及周家口不下，西南走上蔡、汝陽，承惠等追之，激戰於汝陽（汝南）附近，而清軍大敗，承惠及同知副將等多人均戰死。

豫中及豫西方面：捻黨姜台凌、張敏行、王懷義、董朝選等於翌年（咸豐十一年）正月攻破河南朱仙鎮，威脅開封，西至中牟、新鄭，旋進至長葛，圍攻許州，西佔唐河，進攻南陽府，復自鄧州入湖北，攻陷光化及老河口，同年三月，自裕州（方城）北走舞陽，折而東趨，入太康、柘城，而回至亳州。

豫西南方面：捻首孫葵心餘衆陳大喜、張鳳林、王殿書等仍甚活躍，於同年（咸豐十一年）正月，西攻固始、汝陽（汝南），進攻光州，三月初北出息縣走上蔡、商水，旋回攻汝寧州，破汝寧埠。時沈邱、項城、張蔡、汝陽，奉陳大喜白旗爲號令；確山、遂平、桐柏、泌湯、羅山，奉張鳳林黃旗爲號令。同（三）月八日，向陳州府（淮陽）圍攻未克，清軍張曜部屢擊敗之，并克復汝寧霍寨。

皖中方面：捻首龔得樹等，則以接應太平軍陳玉成部南路軍之目的，二月二日，自霍山經松子關入湖北羅田，受清軍之邀擊，捻軍大敗，龔氏戰死。

同年（咸豐十一年）九月捻黨姜台凌復自泌陽、唐河進入湖北，隨向襄陽亘樊城一帶進擾，翌月（十月）中旬

進至老河口，旋經河南之淅川、內鄉、南召、魯山、郟縣、禹州、許州、扶溝、太康、柘城，復回亳州。另一部王懷義、孫老威等，則于同年（咸豐十一年）十月，自亳州入豫南，經沈邱、西華、舞陽、南陽、唐河，向湖北之棗陽進攻不逞。翌（十一）月末折回河南，經新野、裕州、舞陽、郾城、西華、太康還於亳州。

㈢陝豫邊區之流竄（參看附圖第十六－一六九〇）

咸豐十一年秋捻黨劉狗（老淵）、王懷義、宋喜元等，向西活動，八月中旬進逼河南洛陽。黑石關清軍卻之，乃東走攻陷鞏縣，一度企圖攻佔鄭州未逞，仍分路復回亳州。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春捻首張宗禹（總愚）及孫葵文，經周家口、商水，進至舞陽、葉縣，幷佔領御甲店，復北向汝州（臨汝）攻擊，繼分路圍攻洛陽，知府安奎堅城力守，乃西向攻擊新安，佔宜陽與永寧（洛寧）。清軍楊飛熊部于永寧附近擊敗之，而克復永寧。張宗禹遂西南走而入陝西，攻雒南，乃與太平軍陳得才聯合。然後進竄孝義廳，至西安東南之尹家衞。其後與陳得才部于陝鄂皖三省連合作戰者達三四月之久，迄同年八月，張、陳等攻擊淅川未下，兩部一度分離，閏八月，復于隨州會合，後以太平天國之天京吃緊，擬經鄂東往援，九月進至湖北黃安，受清軍阻截，張宗禹、陳得才卽分別回歸亳州、汝南。

當清廷于捻黨入陝時，于同年（同治元年）五月，曾命荊州將軍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留總兵石清吉守廬州。再以安徽巡撫李續宜爲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袁甲三以疾免職。併以照麟爲陝甘總督。八月，再命欽差大臣勝保赴陝西督辦軍務（勝保時在河洛剿捻，陝西回亂大熾，省城被圍，豫鄂間之多隆阿軍－多氏由廬州取道湖北，抵樊城－又爲扶王陳得才等所牽制，因命勝保由北路入陝）。又命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統轄山東、河南全省軍務，幷

調度直隸、山西及蒙、亳、徐、宿各地防兵。

㈣捻黨亳州根據地之破（參看附圖第十六―六八八、六九〇、六九一）

皖豫邊區亳、柘、蒙一帶，爲捻黨起事地點，故捻衆活動，以此爲根據，清軍圍剿，亦特別着重此地區。不過捻黨倡亂，初並無完整計劃，亦無建立根據地之遠大着眼。祇爲此剿彼竄，避實擊虛之遊擊作戰。玆將此階段之重要戰鬥選錄如左：

咸豐八年十月（一八五八）黑旗張隆等自懷遠鳳陽南攻定遠清軍，斬清參將賽沙布等。白旗孫葵心、黑旗劉老淵等進逼歸德府，繼向太康、通許、扶溝、尉氏一帶進出，向北威脅開封，于同月（十）末攻佔周家口，旋折回其亳州根據地。

翌年正月捻黨東進至皖北之泗州五河一帶。孫葵心、劉天福等再向歸德、寧陵一帶活動，攻佔睢州，圍攻西華，總兵邱聯恩、參將福瑞等追之，本月（正）末，於舞陽北之北舞渡附近，捻黨以伏兵擊破清軍，邱等均戰死，清軍潰守許州。（參看圖第十六―六八八）孫、劉等經陳州鹿邑道回歸亳州。

同年（咸豐九年）四月初，捻黨復分路出擊，北路孫葵心劉老淵等自亳州向歸德府攻擊，另一部進出徐州以北之嶧縣。南路龔得樹等會合太平軍吳加孝部攻佔定遠，繼向明光攻擊，勝保及總兵張得勝等禦之。七月，勝保擊敗捻黨於定遠梁家崗，捻首蘇天福陣亡。

八月，捻黨東路軍龔得樹、吳加孝等圍攻盱眙，進至揚州附近，九月中旬至三汊河，旋折回襲擊六合清軍大營。同時西路軍之北路捻黨孫葵心、劉天祥、劉老淵、雷彥等，由永城進至蕭縣碭山間，進逼杞縣、蘭封、通許、尉

氏，十日抵新鄭、許州，進至北舞渡。另一部越徐州，向韓莊利國驛襲擊。南路捻黨姜台凌、李大喜等西入沈邱、鄖城，十一日中旬，南北兩路會合，北攻臨穎。清軍關保等擊退之。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正月，清廷以勝保無功，撤其欽差大臣之任，命往河南幫辦剿捻事宜，另以袁甲三署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巡撫翁同書仍爲幫辦外，并派副都統穆騰阿幫辦軍務。雲南提督傅振邦督辦徐、宿一帶剿捻事宜，仍令太原鎮總兵田在田幫辦。副都統德楞額督辦山東剿捻事宜。乾清門侍衞哈勒洪額幫辦。

同月（正月）下旬，袁甲三誘擒張隆，并乘勢攻佔鳳陽府及鳳陽縣，擒捻黨丞相張光、軍師趙玉奇等。捻軍征北主將張洛行，則於同時東進佔領清江浦（淮陰）。三月，孫葵心、王懷義等北進至蘭封、通許，威脅開封，翌月，大敗清軍川北鎮總兵王鳳祥于亳州柘城間，鳳祥及參將王慶長均戰死。

清軍乘捻黨遠出，同年（咸豐十年）四月，田在田擊敗捻軍，并擒殺捻首李大喜、任虎，攻佔宿州、蒙城間捻黨根據地閻圩。

十月下旬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率捻黨龔得樹、孫葵心等，進軍至安徽桐城掛車河之望鶴墩，遇清軍來攻，乃增築營壘，進行防守。安徽布政使李續宜，督兵八路猛勇衝殺，激戰旬日，破棠梨山、魯上庵，進逼香舖，斯時副都統多隆阿亦分兵四路會攻，斬獲萬餘，平壘四十餘座，玉成等敗走廬江。（孫葵心似於此役戰死）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上旬，捻黨姜台凌、尹韜等向穎州府清軍攻擊，藩司賈臻、副都統薩薩布、參將馬陞等堅城固守待援。中旬，沃王張洛行（全銜爲太平天國北方統率軍頂天扶朝綱沃王）會合太平天國主將馬融等，合攻穎州府，擊敗賈臻，圍困府城。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張、馬等以地雷轟擊，清軍力戰擊退之

。激戰至二月中旬，捻黨乃佔領穎州府之穗子舖，期截斷駐城內之清軍勝保及李續宜等之後方交通補給，雙方往返爭奪至三月初，捻黨以久攻不下，乃撤圍去，分別竄入河南境。

同治元年秋，僧洛林沁為擊破捻黨亳州根據地，乃移駐歸德附近，督軍由北向南進擊，飭黃開榜軍由宿州向西進擊，吳棠派隊防截亳州東北面，再咨調皖軍蔣凝學部沿沙河向東北進擊，以防截捻黨西走，形成四面圍攻之勢。九月初，由于捻黨內部之分裂，投降接應清軍者甚多，首先攻破邢大莊及附近各小寨，擒殺捻首李廷彥，中旬再破捻首蘇天福之根據地劉寨，肅清亳州以北及渦河北岸之捻黨，如是乃剿撫並施，因而渦河南岸及各地捻衆均紛紛投誠，於是各軍逐次合圍，先後在張橋及雉河集，屢予捻首張洛行以重擊，本（同治元年）年底再破亳州韓樓捻圩，益促捻黨之崩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正月，僧軍擊敗永城馬村橋之捻黨，捻首趙浩然向僧氏投誠，再將張洛行擊敗，而向捻黨根據地之核心挺進，張洛行乃向宿州潰逃。旋受清軍英翰部之堵截乃復回竄雉河集之尹家溝，僧軍再前進逼渦河北岸之廟集，并攻佔其最後根據地尹家溝，捻首王懷義楊德英等均降。又于蒙城附近擒捻首劉二老淵、蘇天才等多名。同年二月五日捻黨起事盟主（太平天國北方統率軍頂天扶朝綱沃王）張洛行及其子張禧、義子王碗兒等，為同黨皖北西洋集捻首李勒邦、劉天祥、張慎德、王鳳朝等出賣誘擒，獻於清軍宿州知府英翰，旋解往僧軍大營。爾後姜台凌、孫葵文、劉大老淵等以大勢已去，亦紛紛投降，旋均被殺，翌（三）月九日，僧軍以捻黨亳州根據戰已破，即回軍山東。

當清軍節節進迫亳州作戰時，張洛行以支援豫陳大喜作戰，派其子（一說其姪）張宗禹自穎州（阜陽）入豫，迄亳州捻黨失敗，洛行餘衆，遂歸宗禹所領導。

三、太平軍餘衆與捻黨共破僧格林沁於曹州（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九二）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六月湘軍光復金陵，太平天國覆亡。前留陝之太平軍陳得才與賴文光等正回軍東援，知天京已失，卽與捻黨合併，在豫鄂邊境分兩路進軍，一路爲陳得才等從麻城攻羅田，另一路爲賴文光和張宗禹部攻黃安。九月先後在豫南羅山—信陽擊敗僧格林沁部之宋慶、陳國瑞等部，淸將舒適額、隆春、祥恩、巴楊阿等均陣亡。陳得才與藍成春等則擊敗淸軍總兵張曜、提督成大吉等于湖北羅田。爾後兩股合併，在鄂北黃州展開遊擊戰。十月賴文光、任柱等部逼近漢口，被淸軍總兵閣鳳山等所阻，賴文光部北走孝感，轉趨德安府，西走棗陽—襄陽，並大敗僧格林沁進軍于襄陽。淸軍北退入鄧州。

陳得才、張宗禹等前在北走霍山、英山途中，被僧格林沁及總兵郭寶昌等大敗于黑流渡。太平軍餘衆，以天京失守，軍心渙散，部將汪持第、黃中庸、馬融和、范立川等先後率十萬衆紛紛投誠淸軍，陳得才于同月（十）九日憤而自殺，張宗禹、陳大喜等率部北走河南。

翌年（一八六五）正月僧格林沁得到增援後，由鄧州北上，曾擊敗賴文光、張宗禹等于寶豐，並追擊捻黨於臨汝鎭。不意賴、張突率衆從河洛折回，大敗僧軍于魯山，淸軍統領恆齡、副都統舒倫保等死之。捻軍于勝利後卽東走襄縣、新鄭、尉氏，逼近開封。尋又南行攻信陽州，轉往遂平、郾城。再東北行經扶溝、睢州。同年三月賴文光、張宗禹、任柱等部亦自河南考城轉往山東曹州、定陶、城武，並向肥城、張夏、寧陽、兗州一帶活動。於是僧格林沁展開追擊行動。

僧軍於同月十三日追擊至曲阜，廿五日至贛榆，廿八日至沭陽，四月一日至宿遷，四日至邳州，十七日至鄆城

，卽啣尾向賴、張猛追。清廷鑒于僧軍之窮追猛擊。部隊疲憊已極，曾于四月初諭僧氏應予部隊以休歇，幷戒不可冒險前進，同時疊令曾國藩、李鴻章等速自江南調撥勇營往援。

四月二十四日，僧氏追至曹州高樓集附近、太平天國之遵王賴文光、淮王邱遠才、首王范汝增、秦王賴侍龍，合捻黨梁王張宗禹、魯王任柱、魏王李允、荊王牛洛紅暨陳大喜、宋景詩等共衆十餘萬，先詐敗誘致僧軍深入，卽以兩翼伏兵抄圍僧軍，四面向之圍擊，激戰至夜，清軍潰散，僧氏突圍不果，身受矛傷七處，戰死於吳家店，翼長內閣學士金順總兵何建鼇等均陣亡，總兵陳國瑞重傷，賴、張等盡俘僧軍馬隊及器械等物。會戰後捻衆賴、任、李、牛等由曹州分佔渾城，濟寧、長溝一帶；張宗禹等則回亳州竪旗聚衆以圖再興。

四、曾國藩部署河防剿捻（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九三、六九四）

清廷以欽差大臣科爾沁博多勒葛台親王僧格林沁于曹州之戰陣亡，大爲震動！乃於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四月末，急詔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卽赴山東督師剿捻，以李鴻章代曾氏署兩江總督。幷命直隸總督劉長佑扼守大名；崇厚統洋槍隊往防景州以固河防；山東巡撫閻敬銘派兵守備黃運之間，以防捻黨之東竄，河南巡撫吳昌壽防歸德；安徽巡撫喬松年佈防潁、亳；漕運總督吳棠防守徐、宿；至揚州、清江一帶，則飭李鴻章、彭玉齡等分派水陸兵勇進駐，藉防賴張等南向竄擾。再命醇親王奕環籌辦京城防護事宜，所有京城綠旗各營，均歸節制以衞京師。五月中旬，曾氏覆奏，因訓練軍士，採買戰馬，添造砲船，不能迅速北上督師。又云己力祇能督辦兗、曹、沂、濟、歸、陳、淮、徐、海、廬、鳳、潁、泗十三府州，他外不能兼顧，併奏辭三省軍務之命，清廷不允，是月中旬國藩由金陵啓行，取道運河北上督師。閏五月八日抵清江浦，再辭三省軍務，仍不允。國藩當奏陳剿捻方略：以河南之

周家口，山東之濟寧，江蘇之徐州，安徽之臨淮爲老營，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首尾相應，而免疲於奔命。遂以劉銘傳、潘鼎新、張樹聲與周盛波（均淮軍）、劉松山與易開俊，分別各當一面；派李昭慶訓練馬隊，爲游擊之師。國藩同月廿五日抵安徽臨淮，卽出示曉諭人民四事：堅壁清野，分別良莠，發給執照，詢訪英賢。六月一日，清廷從曾氏之奏，增設安徽安廬道，雉河集改爲渦陽縣治理之，八月四日，曾氏自臨淮抵徐州。

明年（一八六六）二月九日，國藩自徐州赴山東，在濟寧州駐營，卽偕山東巡撫閻敬銘由濟寧北上，巡視運河，於沿河增築壕牆木柵等工事，以防止捻黨竄過運河。併與直隸總督劉長佑會于山東申家口，商定分段扼守運河；卽潘鼎新等守濟寧至韓庄段，楊鼎勳守韓庄以南，魯軍守濟寧至沈口段。再赴張秋鎭巡視，然後返回濟寧。六月又自濟寧舟行赴宿遷桃源，閱勘運隄。又奏請于豫皖兩省選地設防，以免此剿彼竄；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鎭，扼守賈魯河，均由國藩派隊設防；自朱仙鎭至汴梁黃河，挖壕守之，由豫撫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仍守沙河，由皖撫喬松年派兵設防；正陽關以下淮河，由國藩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偪捻于西南多山之處，以期擊滅。并于上（五）月國藩調整部署如下：以縣司潘鼎新，總兵周盛波爲一路，總兵劉松山、張詩日爲一路，專剿張宗禹、牛洛紅。縣司劉秉璋、提督楊鼎勳爲一路，專剿賴文光、任柱；以劉銘傳駐徐州，李昭慶駐濟寧爲策應。同年（同治五年）七月十六日，曾氏自宿遷桃源閱勘運河抵臨淮，登舟西上八月九日抵周家口駐營。卽上疏乞賜病假。奉旨准假一月，在營休養。再奏請以江蘇巡撫李鴻章進駐徐州，與山東巡撫會辦東路剿捻軍務；湘北巡撫曾國荃移駐襄陽，與河南巡撫會辦西路剿捻軍務。八月十七日，清廷調左宗棠爲陝甘總督。九月九日李鴻章自金陵赴徐州，此時捻黨迫于形勢，欲突破包圍，乃于同（九）月中旬在陳留、杞縣間，分爲二枝：

捻黨魯王任柱、魏王李允及牛喜（牛洛紅之子，洛紅時已傷死）等合太平軍遵王賴文光、首王范汝增、奏王賴侍龍、德王唐日榮等東北走。是股後被稱爲東捻。捻黨梁王張宗禹合太平軍淮王邱遠才等西南走。是股後被稱爲西捻。

九月十三日，曾氏再請續假，淸廷再賞假一月。淸軍重新佈署如下：以直隸提督劉銘傳，山東縣司潘鼎新、總兵張樹珊等專剿東捻。浙江提督鮑超、江蘇縣司劉秉璋、總兵楊鼎勳、劉松山等專剿西捻。

十月三日，李鴻章抵徐州，辦理東路剿捻軍務。同月十九日，國藩以剿捻艱巨，疏稱病難速痊，請另派欽差大臣，接辦軍務。淸廷准以李鴻章代署欽差大臣，所有剿捻黨各軍，均歸節制，於是國藩仍回兩江總督之任。鴻章剿辦捻黨，仍沿襲曾氏成規：即加强河防，使捻黨失去流竄之地域；分進合擊，堵剿并施，最後終于完成圍殲之大功。

五、東捻之流竄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九五、六九六）

東捻以賴文光、任柱、牛喜、李允、陳大喜等爲首，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冬由太和、沈邱、陳州向西發展，被周家口之淸軍提督劉銘傳部所阻，復與西捻張宗禹、邱遠才等會合，經過許州、襄城、葉縣、舞陽等處向南發展。

明年（一八六六）上半年賴文光等曾一度向東北發展，竄擾魯南、豫東。同年冬又南來佔領湖北麻城，並由黃安、黃陂進至灄口，西走孝感、雲夢，佔領天門，擊敗淸軍提督郭松林於鍾祥羅家集，進抵應城。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正月淸軍鮑超、劉銘傳均追捻至郢城（鍾祥）；彼此商定，決於明日分路進擊。劉銘傳軍由東路下洋港前進；鮑超軍沿漢水直向舊口。斯時東捻集結楊家滜、拖船埠、尹隆河一帶；同月十五日拂曉後，

劉銘傳軍右與鮑軍未能齊頭併進，形成突出；捻軍乃以各個擊破之目的，先向劉軍攻擊，幷誘致深入而予以包圍，斬廣西右江鎮總兵唐殿魁、田履安，副將李錫曾、胡衡章、劉朝煦、吳維章等多人。劉軍幾覆滅。迄鮑軍趕至楊家洚，當令總兵宋國永、陳由立等分路進擊，乃將東捻擊敗，追殺六十餘里，共斃捻黨一萬有奇，總兵陳家康等多人亦均戰死。再追至豐樂河，又敗之，賴等乃經棗陽、桐柏、信陽、羅山、光山，于次（二）月初突進至湖北黃陂、黃安一帶。攻陷黃梅，以皖軍橫阻于前；李鴻章率大軍由羅田、光山、麻城向南追襲，不得已復折而西走。斯時曾國荃所指揮之彭毓橘軍，以伍維壽、伍登武率領十一個營兵力，守備蘄水；彭氏本人率十三個營守備六神港。同月十八日，雙方接戰甚烈，東捻佯退誘敵，旋以伏兵包圍彭軍而擊敗之，布政使彭毓橘及提督羅朝榮等多人均戰死。捻黨卽西進至黃州、國風一帶。

同年（同治六年）夏賴文光等以受優勢清軍之壓迫，由鄂豫邊區北走葉縣、襄城，旋往山東鄆城、梁山一帶整頓隊伍。在鄆城附近會合梁山土匪，以騎兵撲攻沈口戴廟，衝破運河東岸長堤，進屯東平。劉銘傳軍亦尾追至山東單縣。捻黨遂由山東鄒平東入濰縣、平度。

東捻迄七月中旬止，往返奔馳卽墨、萊陽、招遠間，以圖衝破清軍之包圍。清廷以新銳之洋槍隊自天津調煙台，李鴻章則分調鄂浙各軍，分守運隄與膠河、萊河之防，使東捻不能出登、萊；令劉銘傳總統各軍，會同丁寶楨竭力防堵，漸次兜圍。七月下旬捻黨于萊州附近，擊破海神廟守軍總兵王心安部，膠、萊防軍潰敗，卽南向豫蘇邊境流竄。經青州、日照入江蘇贛榆，撲攻宿遷運河河防。清軍擊退之。潘鼎新、周盛波、周昌壽、劉銘傳等，圍攻捻衆於海州阿湖鎮，破其步隊。捻黨乃走鄒縣、曲阜、寧陽，至泰安大汶口一帶。至十月初，捻黨又入山東青州，中

旬，劉銘傳軍追擊大破之于濰縣松樹山，擒天將張大有，此役捻黨精銳損失殆盡。下旬再敗之於日照及江蘇之贛榆，捻首任柱爲其部下潘貴升（被清軍收買）所殺、其弟宗王任三應及兄任定代領其軍。同竄日照後，復北走高密，此時東捻阻於河防，被清軍壓迫於濱海地區，處處受敵，太平軍秦王賴侍龍，又戰死于膠州之戰。清軍遂于十一月廿九日殲滅東捻于山東濱海壽光洋河、瀰河之交。擒斬萬餘，太平軍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及任定等均戰死。殘部由賴文光率領南走入宿遷順河集撲攻運河，又被清軍擊敗，收降數千。十二月十一日，賴等南走揚州瓦窰舖，爲道員吳毓蘭、參將王得務所擒，任三應溺斃，李允逃至盱眙，亦被擒獲，至此東捻全滅。

六、西捻之流竄戰（參看附圖第十六—六九八）

西捻自兩次圍攻西安不克後，亦同東捻之運命，處處受優勢清軍之圍攻，不得不奔襲流竄以圖倖存。迄四次搶渡運河不逞，終爲清軍壓迫於濱海河流交錯處而被殲滅。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二月湘軍總兵劉松山（萬餘人），李祥和（湘軍）等抵西安，翌年正月，劉松山等擊敗捻衆于西安雨花寨，並追擊之盩厔附近，再敗之。省城圍警乃解。同月上旬，清政府命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並授爲欽差大臣，五月，左宗棠分三路入陝。捻黨張宗禹等于是年冬被迫北走白水、中部、洛川。旋乘封凍偷渡黃河入晉，佔領吉州，清軍總兵陳必友潰敗。翌年（同治七年）正月攻曲沃未下，由垣曲轉往河南濟源。二月初，捻黨北竄由東鹿渡過滹沱河，經定州到保定境內，京師震動，飭恭親王辦理北京巡防。旋清軍與捻黨在滿城一帶展開激戰，捻首邱遠才受傷，張宗禹率部由保定東南退往祁州（安國），即在直隸（河北）中部發動遊擊戰。左宗棠帶劉松山、郭寶昌等部跟踪追擊，在直隸南部、河南北部發生激戰，三月張宗禹等率部自河南內黃渡過衞河北走，竄入

山東境內，李鴻章督在魯各軍進擊，捻軍又北走入直隸，抵靜海，迫天津，不得逞，再南走鹽山、無棣、惠民等處。五月，左宗棠與李鴻章會于德州桑園，商議勦捻軍事。西捻經長期苦戰，兵困馬疲，後援無繼，加以東捻已滅，清軍得以集中力量對付西捻。至六月末，西捻在山東濱州沙河，被清軍所困，張宗禹受傷，邱遠才投降，捻軍益孤。張宗禹復爲清軍窮追，遂于六月廿八日在山東茌平投徒駭河自殺，其子張蔡兒爲清軍所俘，從子張正江走南鎭，亦被清軍捕殺，西捻消滅。至此捻黨悉平。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太平軍之起事粵西，不久兩湖三江，盡燃戰火。捻黨又倡亂于黃河南北，中原十八省，幾無一完土。湘軍克復金陵後。洪楊大難雖平，而捻衆會合太平軍殘餘，益形猖獗，忠勇無比之蒙古名王僧格林沁竟陣沒于魯西，中原震動。及至東西捻軍全部消滅，除西北與滇邊回亂外，中原各省，大亂悉平，此卽所謂「同治中興」之局也。茲檢討兩軍之得失如左：

一、清軍方面

㈠、一般檢討

清軍平捻作戰，概言之分爲三階段，第一爲自咸豐二年捻黨倡亂至咸豐末年其間爲時十年。第二階段，爲自同治元年僧格林沁統一指揮勦捻作戰至四年春曹州被圍戰死。第三階段爲自曾國藩重新佈署勦捻作戰至李鴻章、左宗棠平定捻亂止，其間爲時三年。

第一階段，正是太平軍在長江流域與清軍激烈爭戰之時，清軍自顧不暇，當然無力剿捻，只派一部兵力並責成團練自衛，指揮不統一，故無成効可言。

第二階段，太平天國已漸趨沒落，清廷派僧格林沁爲欽差大臣，統一剿捻作戰。而僧氏忽略政治與軍事配合，恃蒙古鐵騎，一味窮追猛打；尤其在亳州圍剿，張洛行被俘之後，更認爲此種戰法之成功。甚至放棄戰爭之主動，徒事啣尾追敵。殊不知獵擒野獸，猶須追射與阻絕並施，何況進剿長於流竄之捻軍，而忽視民衆之安撫與組訓，故卒至師久無功，兵困馬疲，反爲捻衆所乘，全軍覆滅，所謂有勇無謀，僧氏實應當之。

第三階段，太平天國大難已平，曾國藩奉命後，首先曉諭人民四事，（堅壁清野，分別良莠，發給執照，詢訪英賢。）次定徐州、海寧、劉家口、臨淮四處進剿之基地，使首尾相應，無疲于奔命之勞。然後確定防河政策，壓縮捻黨流竄區域。于是軍事配合政治，軍民協同作戰，剿捻工作，乃大有進展。李鴻章繼國藩之後，更能遵守前任優良成規，不作標奇立異之革新，遂收平亂大功。

(二)清廷之優點

1. 自清軍擊敗太平天國主力與攻佔金陵後，清軍日益優勢，其最精銳之洋槍隊（如楊鼎勳軍）、砲隊及水師等，均能迅速轉用以對捻作戰，在兵力上能造成絕對之優勢，使剿捻作戰，更爲有利開展。（淮軍裝備，十之八九均用洋槍）
2. 運用外交上爭取外國兵助戰（如煙台英、法水師及法將卜羅德），誠如曾國藩所奏稱：「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砲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對平定捻黨，確收績效。

3.凡戰陣有功之士，不拘資歷，莫不以懋賞，故目不識丁之人，常因功位至總兵提督，雖爾後流弊甚多，但於戰時鼓勵士氣，其效殊多。

4.清軍在各要地分設糧台及軍需局，以實施糧械餉糈之補給；而湘軍與淮軍「營官二百兩，長伕一百八十名」之創制，此種厚餉養兵與却除拉夫擾民等弊害，實予戰勝以至大助益。

5.自作戰開始至戰事終了，各州縣地方官，均能堅城固守克盡守土之職；在政治上是以號召民衆，激發士氣；在經濟上兵源糧械，不虞匱乏；在軍事上處處形成據點，進攻退守，運用自如，實爲軍事勝利之主因。

㈢清軍缺點

1.地域之見，以鄰爲壑；交界之區，常爲逋逃之藪；於是圍而不合，追而不堵，堵而不進，終使捻黨得以坐大。軍紀敗壞，供應無度，勒索奸淫，貪汚害民之事，層見迭出，逼民造反，使敵愈剿愈衆。而諱敗爲勝，虛報邀功，尤爲當時綠旗各營之通病。

2.餉薄汎廣，差繁缺多，乃當時綠旗各營腐敗墮落之病根，平時擾民，戰時潰敗；實已名存實亡，毫無戰力可言。

二、捻黨方面

㈠捻黨初起只是一此破產農民與流氓無賴，迫于生計，不滿現實，遂成羣結隊，以暴力與非法之行動，更以擄掠裹脅而擴大變亂，結果造成無數之死亡與地方糜爛。此實清廷政治腐敗所導致。

㈡捻黨既爲倡亂烏合之衆，何以能支持十六七年之久，考其原因，有下列兩端：1.自捻于咸豐二年倡亂，至同治初

年爲止，清政府內有太平天國之大難，外有英法聯軍之外患，自顧不暇，當無力剿捻，捻黨遂得乘機坐大。2.太平天國覆亡後，太平軍餘衆十餘萬正式與捻黨合流，實力增强，戰法改良，遂造成魯西南之殲滅戰，僧格林沁戰死及尹隆河與六神港等諸勝利，而猖獗一時。及曾、李、左興師再伐，立見捻分東西，奔襲流竄以圖存，爲時三年，全部就殲。可見前十年之倖存，是時勢使然。繼而猖狂一時，乃借助于太平軍餘衆，均非捻黨本身之力所能致。

㈢咸、同之世，政治腐敗，民不聊生，豫魯皖邊區，人口繁衆，秉性强悍，故雖以流氓無賴如張洛行、李昭壽之輩，揭桿而起，猶能聚衆萬千，敵抗清軍多年。假如捻黨能得有爲之士，提出民族革命之政治號召，作有組織之領導，更進一步與太平天國南北呼應，切實聯合作戰，則滿清政權，不難就此覆亡也。

㈣捻軍機動迅速，常運用奔襲伏擊圍擊諸手段，以擊破清軍，而收奇效。

㈤捻黨起事時雖有五旗之設，但各自爲政，勝不相謀，飽掠以去，敗不相救，遠颺而逃。軍紀蕩然，此其所以不能成爲革命武力也。

㈥捻黨不知收攬人才，亦不能攻佔重要城鎭，建立政治據點，展開政治工作，爲民衆謀福利。而徒出沒鄉村，日夜奔馳，不脫流寇本質。一至緊要關頭，利害衝突，則衆叛以去，卒致覆滅。

㈦捻黨補給全恃掠奪，兵員僅賴裹脅，作戰愈久，困難愈多，軍心益懈，而其失敗亦愈甚。

19—5798

附表壹　清軍剿捻統帥與兵力編組表

職銜	姓名	任期	本任	駐地	附註
協辦安徽團練	周天爵	1853;2—10	兵部侍郎銜	皖北	
幫辦安徽團練	袁甲三	1853.3—1855.4	兵科給事中左副都御史	皖北	
督辦三省剿匪事宜	英桂	1856.1—1858.9	河南巡撫	歸德	
幫辦三省剿匪事宜	徐宗幹	1856,1—1857.2	前福建按察使		1856.7改幫辦安徽軍事
督辦豫皖間剿匪軍事	袁甲三	1856.8—1858.2	候補三品京堂	亳州	
幫辦剿匪事宜	西凌河	1856.8—1858.2	察哈爾都統		
幫辦剿匪事宜	勝保	1857,8—1858.8			

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	勝保	1858.8—1860.1	鑲黃旗蒙古都統	鳳陽	
幫辦安徽軍務	翁同書	1858.8—1861.2	安徽巡撫	定遠壽州	
督辦三省剿匪事宜	袁甲三	1858.8—1859.2	太僕寺卿	徐州	
督辦三省剿匪事宜	傅振邦	1858.10—1859.2	徐州鎮總兵	徐州	
督辦三省剿匪事宜	傅振邦	1859.2—1861.1	同上	徐州	1860,1改以雲南提督督辦徐宿一帶剿匪事宜
幫辦三省剿匪事宜	伊興額	1859.2—1861.3	副都統		
督辦河南剿匪事宜	伊興額	1859.—4—5	同上		
同上	關保	1859.5—1860.1	同上	亳州許州	1860.1改幫辦
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	袁甲三	1859.10—1862.8	署漕運總督	臨淮	

幫辦三省剿匪事宜	田在田	1859.11—1851.1	太原鎮總兵	徐州	1869.1改幫辦徐宿剿匪事宜
督辦河南剿匪事宜	勝保	1860.1—6	蒙古都統		六月後由河南巡撫慶廉兼
督辦山東剿匪事宜	德楞額	1860.1	都統		
幫辦山東剿匪事宜	哈勒洪額	1860.1	三等侍衞		
幫辦安徽軍務	穆騰阿	1860.1	副都統		
總督皖北軍務	毛鴻賓	1860.8—10	安徽按察使		
督辦河南剿匪事宜	毛昶熙	1860.12—1861.4			1861.4改幫辦以巡撫嚴樹森爲督辦
欽差大臣（督辦剿捻事宜）	僧格林沁	1860.11—1862.8	科爾沁親王	皖北	1862.8奉命統轄山東河南軍務
幫辦剿捻軍務	西陵阿		蒙古都統		

同上	國瑞	1816.1	工部右侍郎		
督辦徐宿剿匪事宜	田在田	1861.1	太原鎮總兵		
幫辦徐宿剿匪事宜	滕家勝	1861.1—3	徐州鎮總兵		
同上	吳棠	1861.1—12	淮海徐道	青江	
幫辦安徽軍務	成明	1861.3	前西寧總兵		
欽差大臣（督辦山東剿匪事宜）	勝保	1861.4—8	候補三品京堂	魯南魯西	
幫辦安徽軍務	賈臻	1861.6	署安徽巡撫	皖北	
同上	李世忠	1861.6—1863.3	江南提督		
欽差大臣（督辦皖豫剿匪事宜）	勝保	1861.8—1862.8		皖北	1862.4命豫皖兩撫幫辦

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	李續宜	1862.8	安徽巡撫		未就
欽差大臣（統轄魯豫軍務及直晉防兵）	僧格林沁	1862.8—1865.5		魯豫鄂	1865.5死于曹州
督辦直魯豫三省交界剿匪軍務	劉長佑	1863.5—1867.11	直隸總督		
欽差大臣	官文		湖廣總督		1866.12撤
幫辦湖北軍務	曾國荃	1866.9—1867.11	湖北巡撫	德安	
欽差大臣（督辦直魯豫三省軍務）	曾國藩	1865.5—1866.12	兩江總督	徐州 1865.9—1866.3 濟寧 1836.4—7 周家口 1866.9—1867.2	(一)四鎮圍堵1865.7-1866.6 (1)周家口—提督劉銘傳（淮軍） (2)濟寧道員潘鼎新（淮軍） (3)徐州—道員張樹聲（淮軍） 總兵周盛波（淮軍） (4)臨淮—總兵劉松山（湘軍） 總兵張詩日（湘軍） 游擊—員外郎李昭慶

（淮軍）
淮宿－提督黃翼升（湘軍水師）
總兵歐陽利見（湘軍水師）
道員劉秉璋（淮軍）

(二)追剿與防河

甲追剿

1866.6—10

(1)縣司潘鼎新、總兵周盛波、總兵周昌壽（淮軍）提督馬德昭、總兵宋慶（豫軍）

(2)總兵劉松山、張詩日（湘軍）
（以上任追剿張宗禹、牛洛紅）

(3)縣司劉秉璋、總兵楊鼎勳
（以上任追剿賴文光、任柱）

1668.10—11

(4)提督劉銘傳、縣司潘鼎新、總兵周盛波、總兵宋慶、張得勝（皖軍）（以上追剿東捻）

(5)提督鮑超（湘軍）

縣司劉秉璋、總兵劉松山（以上追剿西捻）

乙、防河

(1)汴梁至朱仙鎮—控壕豫撫李鶴年任之

(2)朱仙鎮至周家口—守賈魯河

(3)周家口至槐店—守沙河（均由曾國藩軍任之）

(4)槐店至正陽—守沙河（皖撫喬松年任之）

(5)正陽以下—守淮河（水師與皖軍任之）

欽差大臣（1868.4總統山東前敵各軍）

李鴻章

1866.11—1868.8

江蘇巡撫湖廣總督

徐州 1866.11-1867.3

周家口 1867.3—6

濟寧濟南 1867.6—10

(一)獨剿東捻 1866.11—1868.1

甲、追剿

直隸提督—劉銘傳、

江蘇按察使—劉秉璋、

福建提督—郭松林、

湖南提督—楊鼎勳

乙、駐防

(1)湖北

福建提督—郭松林

					、右江鎮總兵—張樹珊、記名布政使—彰毓橋總兵熊登武、任維壽浙江提督鮑超 (2)河南總兵—周盛波、周盛傳、周昌壽 (3)山東山東布政使—潘鼎新、總兵楊飛雄、王心安 (二)合剿西捻 1868.1—8 提督郭松林、楊鼎勳、劉銘傳、周盛波、總兵周盛傳、吳長慶藩司潘鼎新縣司張樹聲
欽差大臣 (1838.2總統直隸前敵各軍)	左宗棠	1867.2—1868.8	陝甘總督	潼關 1867.7—1868.1 晉豫直魯 1868.1—8	合剿西捻 提督劉松山、總兵郭寶昌、張曜、宋慶、黃萬友 協領喜昌
辦理京師巡防	奕訢	1868.2	恭親王		

欽差大臣（幫辦軍務）	都興阿	1868.6	盛京將軍
	崇厚	1868.6	兵部左侍郎

第十八章　平定陝甘回亂之戰

（附圖十六～六九九、七〇〇、七〇一、七〇二、七〇三、七〇四、七〇五、七〇六）

一、陝、甘回亂之起源：陝甘地區自元朝以來，為漢回蒙蕃雜居之地，故地方政治以調和各民族為要政。因漢回糾紛及新舊回教爭執，清地方官顢頇無能，遂致引起民亂。
二、第一次平西捻及華、同二州回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二月左宗棠入陝勦西捻及回亂，明年十月皆平定之。
三、第二次平寧、甘、青回亂：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左宗棠開始進勦甘、寧回，次及甘、青，至十二年（一八七三）始分別逐次平定之。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軍事政治概況

清廷經營西北，以軍事為主，高級官吏，如寧夏將軍、涼州都統、青海大臣等，例用滿人。至于各省總督巡撫人選，雖無滿漢限制，在同治以前，甘肅巡撫共四十任，滿人佔三十人；陝甘總督共四十二任，滿人佔三十四人。此般滿洲官吏，多屬紈袴子弟，肯來邊疆，只因天高皇帝遠，容易弄錢。故西北吏治，向不清明。咸豐晚年，陝甘總督樂斌（滿洲正黃旗人）正值西寧番亂之際，仍忙于徵歌選色。當時迪化提督成祿，亦滿官，竟逗留甘肅高台七

年，未出玉門一步，苛索民間供應三十萬兩之多，清廷之地方政治，由此可概見。陝甘爲漢回蒙雜處之地，故調和各民族安居樂業，最爲重要。而一般官吏却少注意及之，對于漢回糾紛及新舊回教爭執，更是不是偏袒一方，便是顢頇武斷。是當年政治之黑暗，可以想見。

陝甘雖爲軍事要地，但以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如甘肅平時軍費卽靠各省協餉。太平軍興，各省多自顧不暇，當然無力再協濟他省。在咸豐中葉，西北卽開始鑄鐵錢，印鈔票，減成發薪。財政上窘困如此，原有兵額，已常有饑潰之虞，更何能新增軍隊。故當兩省事變發生之時，其本身實在無力應付矣。

陝西變局發生之際，清廷卽調駐皖北之多隆阿（蒙古人）爲西安將軍，同時命直隸（河北）提督成明（滿人）帶京畿兵經山西馳援，不幸成明渡黃河後卽敗，僅能退保朝邑。多隆阿在隨縣、棗陽一帶，又爲捻黨及太平軍作戰所牽制，無法西進。清廷遂派勝保（滿人）督辦陝西軍務，勝保到西安後，驕恣不法，怨聲載道，旋調京賜死，多隆阿帶十八營到陝後，匪氛稍戢。但在盩厔縣與匪首藍大順決戰，不幸陣亡，時同治三年四月（一八六四）事也。

甘肅亂後，清廷無兵可派，只有命當地官吏負責處理。陝甘總督熙齡、甘肅布政使恩麟、寧夏將軍慶瑞、青海大臣玉通，皆是滿洲大員，苟且偸安，怯弱無能，一味主「撫」，且本身無實力，又無便宜從事之權，故反爲匪回所愚弄，結東愈撫愈亂。後來多隆阿舊部，穆圖善、都興阿（均滿人）、雷正綰（四川人）、曹克忠（天津人）、陶茂林（長沙人）等部分批入甘增援，結果雷軍潰于寧夏，兵變于涇川；陶軍潰于通渭，兵變于安定（安西）；曹、陶兩軍則退于金積堡、花馬池（鹽池縣）。

清政府見滿官旗兵在西北，全部失敗，適太平天國已逐漸消滅，乃改派湘軍將領赴西北先派四川布政使劉蓉爲

陝西巡撫，蓉湖南湘鄉人，曾參贊曾國藩軍務，並令帶領湘軍組訓之川軍入陝。又調楊岳斌任陝甘總督，岳斌原名載福，湖南善化人，爲湘軍水師名將，岳斌銳意滅賊，逕赴蘭州任所，旋因所督標兵與湘軍待遇不同，發生兵變，竟戕殺督署幕中多人，適岳斌在外巡視，回省後嚴懲亂兵，株連無辜，蘭州不寧，糧價暴漲，人民生活維艱，飢民有殺人而食者，有全家攜子女投黃河者。岳斌遂萌退志。清廷一而再派湘軍戰將劉松山帶老湘軍十七營入陝，並調浙閩總督左宗棠爲陝甘總督，是時捻黨方猖獗于中原，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陣亡于魯西，曾國藩奉命北上籌畫剿捻作戰。誠所謂多事之秋也。

二、戰爭之導因及戰地概況

(一)戰爭導因

自元朝統治中國後，陝甘地區漢回蒙番雜處，本已難治。咸豐、同治間，太平軍起義江南，捻黨竄擾中原，陝甘綠營旗兵，多內調平亂，防務空虛，其時回民雖有潛蓄異謀者，而國內尚無釁可乘之機。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川寇藍大順等竄陝南，犯漢中。大順者，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與李短搥倡亂雲南昭通，蹂躪四川，至是爲川軍追剿入陝。適當此時太平軍結捻黨入武關，窺西安，全陝震動。於是回民乘機而起，東自同州（大荔），南至華州（華縣）、渭南一帶，羣起騷動。當時既苦太平軍與捻黨之擾，而回難又發于倉猝之間，非特籌剿無兵，即倡亂之由，亦不能詳，致未克因時因地順勢而撫慰之。蓋刼運將開，西北萬里，滔天大禍，乃自回亂始。

(二)戰地概況

陝西省位于黃河中游，北爲高台地，中有涇渭平原，南有漢中盆地，中間爲秦嶺山脈。境內河川，分別注入黃

河與長江，氣候則北部多風沙，中部高亢乾燥，南部多雨滋潤。東西四百八十公里，南北八百六十公里，面積約十九萬方公里，人口千萬。漢回雜居，並有少數蒙人雜處其間。

甘肅自宋、明以後，已屬西北邊疆，自清朝統有蒙古、青海、新疆之後，又成爲西北之腹地。甘肅省在民國十七年以前，尙領有青海及寧夏各一半，爲西北一大省區。青海與寧夏建省時，乃將循化南北線以西劃歸青海，沙坡東西線以北畫歸寧夏，剩餘者爲今日之甘肅省區。面積約三十九萬方公里，人口七百萬。居民以漢回佔大多數，而且有少數蒙古與羌族雜居其間。河西走廊爲通新疆唯一之要道。西以祁連山與青海爲界，北接寧夏額濟納旗大沙漠，東南有北嶺山脈盤亘。爲岷山、六盤山、西傾山等之源。

寧夏爲兩宋時西夏趙元昊建國之地，右挾賀蘭山，左跨黃河兩岸，面積廿五萬方公里，人口七十五萬，居民爲漢回蒙三族雜居，雨少風多，產鹽甚豐。其西居延海，爲兩漢時討伐匈奴前進基地，亦爲蒙古南下入甘青兩省之要衝。

青海，適居崑崙山南北中三支東延山脈之總匯，構成廣漠之高原。黃河與長江均發源于本省之巴顏喀喇山，多沼澤，氣候乾燥寒冷，面積六十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卅萬，居民以藏回蒙較多，漢人多居于西寧附近。西部有柴達木盆地，水草豐富，可通新疆南部。

第二節　左宗棠之軍事準備與設施

同治五年十月（一八六六）左宗棠由浙閩總督調任陝甘總督。原來宗棠在福州省城，正籌設船政局，訂立五年

製十六艘洋式兵船之計劃，同時準備鑄造西洋大砲，整理台灣軍政，加强東南海防。及西北局勢嚴重，滿州大員失職于前，湘軍水師名將求去于後。宗棠奉命後，既不遲疑，亦不推托。卽行啓程赴漢口，準備進軍西北。茲將宗棠對於西北剿回各種作戰準備設施分述于左。

一、軍事上之基本認識

(一)精兵主義

西北軍事，宗棠以爲是「餉難于兵，糧難于餉，運難于糧。」以往西北主兵大員之失敗，非對此幾點無認識，卽使有此認識亦無解決辦法。（引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料理西征就緒卽行赴京陛見摺頁一一〇二）

籌兵：西北回亂初起，陝甘兵力不足，後來各方調撥又嫌太多，除本省制兵和招募勇營外，有川鄂皖湘黔東北等省部隊，系統紛歧，指揮不易，編制有異，空額太多，且多染積習，不堪作戰。

籌餉：西北自來貧乏，平時卽賴內地協餉，自太平軍與捻黨起兵後，協餉無着。陝甘數年兵亂，物價高漲。依宗棠調查，米（麵）由二十文（十文）一斤已漲到一錢銀子，單是陝甘部隊餉項，每年已缺五百萬兩。而武器裝備仍不在內，故卽有可用之兵，仍無可支之餉。

籌糧：西北糧食生產不豐，兵災之後，人民逃亡，田畝荒蕪，糧食尤感匱乏。若短期內，在當地大批採購，必致糧價暴漲，影響民食，所以卽使有餉，決無餘糧可購。

籌運：西北地廣人稀，舟楫不通，兵禍之後，人畜流徙，輸力尤缺。沙漠駝運，更有「歐廠路線」等限制，卽有糧，亦難于轉運。據宗棠估計，陝甘運糧，兩石運價方能運一石，新疆則十石運價方能運到一石，足見西北運輸

16—5812

問題之嚴重。

由于以上連環因素，宗棠研究之後得到結論，是：邊塞用兵，非採精兵主義不可，兵額少，消費減，餉、糧、運，自易解決。（後引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陝甘餉源奇絀請指撥實餉摺頁一一一四）

㈡政治號召與剿撫並用

宗棠用兵西北之對象，除新疆之安集延人外，均爲中國人，解決內亂作戰，古今中外，都是「剿撫」兩字。所以宗棠一到西安，即提出光明正大之政治號召。「不分漢回，只問良莠。」因爲本身握有實力，故能取得「剿撫」之主動。宗棠又論剿撫之道有謂：「撫之爲難，尤甚于剿，剿者，戰勝之後，別無籌劃。撫者，受降之後，更費綢繆。內地各省受降，惟籌資遣費，令其歸籍而已。陝甘則賨由內作，漢回皆土著，散遣無歸。非籌安插之地，給牲畜種籽不可。其未及安插與安插之先，尙須酌籌口食之資。」

二、軍隊之整建與部署

宗棠于同治五年十一月，交卸浙閩總督，從福州出發，取道江西，次月到達漢口。先保荐劉典幫辦軍務，劉典與楊昌濬，均爲七年前宗棠開始募練楚軍之助手也。宗棠對于用兵西北，曾作下列三種考慮。㈠南兵不習寒，不慣食麵，恐湖南勇丁不欲遠征，擬只帶優秀營官哨官等幹部前往西北，另在當地挑練陝甘兵勇成軍。㈡西北作戰，需要馬隊，擬由東北招募獵戶作馬兵，並在張家口購馬，編成騎兵十營。㈢擬成立車隊，每營戰車卅輛，每車裝劈山砲一門，另配洋槍刀矛，所謂以馬制步，以車制馬，行則成營，止則成陣，雖萬騎縱橫，不能撼我。

但後來征西部隊，仍是宗棠楚軍與劉松山及高連陞等湘軍。前項計劃並未實施。騎兵則只成立四營，到甘肅後

利用陝甘降回，續編馬營，亦甚得力。車隊曾在隨、棗、鳳翔，先後使用，頗收績効，以後進軍甘肅新疆，均未提及車隊一事。

宗棠在陝甘所指揮之部隊，總共爲十二萬人之譜。此等部隊，並非全部在第一線作戰，尚有許多部隊在保護交通線，如金積堡之戰，從平涼經固原到靈州九百里，卽駐屯三十餘營，卽其一例。茲詳述各部隊編組系統如左。

㈠漢口出發時之兵力

1. 宗棠直轄親兵十哨，馬部五起。〔步隊每營（旗）五〇〇名，每營四哨。馬隊每一營（旗）二百五十名，每營兩起。〕
2. 恪靖三路，共十五營。劉瑞晃帶前路五營，周紹濂帶中路五營，楊和貴帶後路五營，共約一萬二千五百名。
3. 劉典帶親兵左右後各一營，共一千五百名。
4. 高連陞帶果勇步隊八營，馬隊一營，共四千三百名。
5. 吳士邁帶宗岳軍兩營，合共一千名。
6. 張岳齡帶平江三營，合共一千五百名。

以上共約兩萬名，到陝西後，續有增編。如新編者有魏光燾武威五營，簡敬臨兩營，馬順德恪靖奇營馬隊八營，崇志吉林馬隊三營，楚軍水師兩營（用於渭涇二水）。以後劉典加帶五營，吳士邁加帶四營。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以後又續募陳堤步隊五營，劉明燈步一營，楊芳桂步一營。董福祥三營，旌善步三營與馬五旗，以上楚軍名義

下之勇丁，總共四萬名左右。

(二)宗棠西征時原在陝西之部隊

1. 劉松山帶老湘軍步十三營、馬五營。李祥和兩營，張錫鏶淮軍敬字步五營，約一萬人。
2. 郭寶昌帶安徽卓勝軍步十一營，馬五營，約七千名，與劉松山一同入陝。
3. 黃鼎帶蜀軍步二十營，約一萬名。劉基帶湘軍步馬三千名，同劉蓉由川入陝。
4. 西安將軍庫克吉泰馬隊一千三百名。

此外尚有零星部隊，總共爲三萬五千名左右。

(三)宗棠西征時原在甘肅之部隊

1. 穆圖善、雷正綰、陶茂林等鄂軍（多隆阿舊部）駐河州（臨夏）、涇州（涇川）一帶。
2. 蔣凝學所帶安營（楊岳斌舊部），駐蘭州一帶。
3. 金順帶禮字和字等營，駐寧夏。（多隆阿舊部）。
4. 成祿部，駐河西一帶。
5. 楊占鼇等仁字義字等營，駐甘州一帶（楊岳斌舊部）
6. 范銘帶精銳營，駐秦州一帶。（河州土著，亦稱黑頭勇。）

以上據穆圖善報告爲一百四十營。宗棠估計兵額只有半數，共約三萬五千名左右。

(四)宗棠西征後陸續調往之部隊

河南軍張曜與宋慶兩部，步廿六營與馬四營。前曾同宗棠在河南剿辦西捻，後調入西北作戰，張曜軍且遠征新疆，共約一萬四千名。

三、軍實籌劃（後勤支援）

當年作戰，武器裝備，雖有洋槍與後膛砲等，仍是刀矛居多。關于採購運轉，特在上海設採購局，主其事者爲胡光墉。後路糧台設于漢口。以後在西安、蘭州設製造局與軍裝局，就地製辦彈械裝備等事宜，茲將軍餉與軍糧及軍運之籌劃，分述于左。

(一)軍　餉

宗棠用兵陝甘，軍費概算，分爲三部，甘肅原有部隊需四百八十萬兩。陝西原有部隊需三百萬兩。宗棠所帶楚軍需四百六十萬兩。至于老湘軍、卓勝軍、崇武軍、毅軍等仍歸原省份負担。楚軍四百六十萬兩中，又分析爲餉項二百八十萬兩，軍火及軍裝三十萬兩。（軍火軍裝包括其他各軍）運費一百五十萬兩，運費中又可分成兩部分，一部每天食米七、八百石之運費，每年一百二十萬兩，又一部是軍火和軍裝運費每年三十萬兩。故宗棠用兵陝甘軍費概算，即以每年一千二百四十萬兩計算。

甘肅平時田賦收入，每年只有四十萬兩，自回亂後減到二十七萬兩，也辦厘金，可是蘭州省城每月只有幾千兩，據穆圖善報告，每年有着落之軍費，只有一百八十萬兩（虧欠三百萬兩）。陝西劉典報告，軍餉已欠至十七、八個月之多。每年有着落之軍費爲一百六十萬兩。（虧欠一百四十萬兩）宗棠自福州出發時，向閩粵商得每年協餉各四十八萬兩，浙江八十四萬兩。劉典一軍另有協餉六十萬兩。合共兩百四十萬兩，尚短欠二百廿萬兩，連同楚軍軍

費每年總短欠六百六十萬兩之多。清廷為彌補虧欠之數，特指定上海、福州、漢口、廣州、寧波等五海關每年共撥一百萬兩。其餘不足之數，另指定十二省份協撥。東南各省，皆長途解現銀，路途遙遠，同時又有拖欠事項，最後幾年，各省積欠協款，多至一千萬兩以上，宗棠素來主張：「一軍有一軍之餉、一軍得一軍之力。」「兵不可多，餉不可少。」及至肅州克復，陝甘平定之後，宗棠特歸併不足之營頭，淘汰不中用之兵勇，將所屬楚軍次弟撤遣步馬四十營之多。

(二)軍　糧

當時陝甘北部之部隊，取給于山西及綏遠。陝甘南部之部隊，取給于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楚軍給養規定，皆歸大營統購，按每人每日一升標準配給，由每營每月在本人薪餉下按市價算扣。但當時糧價在西北奇昂，宗棠遂規定軍糧每人每月以三兩銀子為最高扣價，超出之糧價與運費，均由大營負担，以示體卹。（馬秣料乾草，亦比照限價坐扣。）關于就地辦理軍糧，宗棠命令用兵州縣，除保留人民所需食糧外，各州縣先動用正款，購存一定數量糧食，專供作戰部隊領用，按市價由部隊收回糧款或收據，由布政使向大營清算結賬。另外宗棠尚有籌濟軍食和減省糧運三種辦法：一是駐防部隊，盡力種田，以求自給。二是幫助難民歸農，增加生產。三是擬定進軍作戰時間地點，以便配合收穫季節，就地採糧。

(三)軍　運（參看附圖十六—六九九、七〇〇）

軍運最繁重者是東南，在上海設有轉運局，在漢口設立陝甘後路糧台，在襄陽設水陸轉運總局，在荆紫關設陸運分局，在潼關設轉運局。上海至漢口為輪船運輸，漢口至襄陽經漢水用木船。襄陽以上分兩路：陸運經樊域、潼

關到西安。水陸經漢水過老河口、丹江在荆紫關起岸陸運，經龍駒寨、商州到西安。經潼關一路多走四百五十里，但全部經荆紫關起岸，交通工具不够，故兼用潼關一路，以便疏通。陸運伕運五十里爲一站，䭾運六十里爲一站。運輸物品，以餉銀、軍火、軍裝爲主。至于兩湖之軍糧，由漢水一直運到蜀河口，然後陸運五百七十里到西安。

次要者在西南，專爲向四川採運糧食。四川總督在保寧（閬中）與順慶（南充）兩地設軍米局，由嘉陵江運到廣元或昭化，便由略陽軍米局去接運，經白水江到陽平關起岸，經徽縣、鳳縣，陸運到寶鷄渭河南岸，然後由渭水運到西安。另一路從徽縣向西到秦州。

再次是東北，專爲運軍糧，又分兩線，一對山西，在汾州（汾陽）與軍渡，各設採運局，軍糧先運吳堡，再運綏德轉運局。又一線是對綏遠，在歸綏一帶採購軍糧，先集中于托克托縣，經黃河水運到吳堡起岸，再運綏德。不過自金積堡攻下後，可就地辦糧，此路之軍運需要遂減。

進攻金積堡時，金順與張曜等軍從蒙古南下攻寧夏，該軍糧秣即在綏遠採購，軍火由水運經上海到天津，再由天津經陸運到綏遠，但歸綏到寧夏道阻而長，駝隻缺乏，甚爲困難。在金積堡攻下後，此運輸線始漸不使用。

對于運費與重量規定，皆有標準，例如挑夫或抬夫承担六十斤，來回運費每里給二八錢六文，（二八錢者，係指十文錢中有二小八大之謂）兩套牛車每輛一千斤，來回運費每里給二八錢九文，兩套騾車每輛六百斤，來回運費每里給二八錢七文。這一標準，比尋常承運貨運，重量輕而運費多。又宗棠指示：「運糧之法，長運不如短運，每四十或五十里爲一局，得壯夫萬名，可設二十局，每人日給粟斤半（合錢六十文）鹽菜錢三十文，計每人日需錢九十文，萬人一日需錢九百串。」此其軍運之大概也。（引左文襄公書牘卷十頁三〇二〇）

四、戰略指導

宗棠由福州到漢口之時，對陝甘形勢，已經詳加研究。認清敵人有三：其一爲西捻，已入陝西，仍不時回竄豫鄂邊區。其二爲土寇，在陝北山地，約有三大股，在十萬衆左右。其三爲回亂，彌漫陝甘各地，僅蘭州、秦州、寶鷄、鳳翔一線，尚可保持陝甘內外之交通。其戰略指導，可以宗棠三段奏稿概見之，玆摘錄如左。

「以地形而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官軍無後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引左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一敬陳籌辦情形摺頁八三六）

「進兵陝西，必先淸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淸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淸各路之賊。」（同前引）

「千古以來，辦賊之要，不外剿撫二字，並未聞以驅賊爲良策。」（引左文襄公批札卷一頁三六三二）

以後宗棠用兵西北，平定回亂，完全根據此作戰方略而實施之。

第三節　回方之各種設施及回亂導因

回方各種設施：陝甘回亂，始自陝西華、同兩州，而綿延及于甘肅各地，以寧夏之金積堡爲其根據地。金積堡者，以金積山得名，其地東達花馬池，南達固原，迤西連接中衞，襟帶黃河，雄距邊塞，本屬靈州，古靈州城卽在堡之西北。回目馬化漋爲西北宗教首要，權詐多謀，恃土地肥沃，形勢險阻，聚衆而叛，爲回亂中最頑强者。多隆阿舊部攻剿于前，楊岳斌經營於後，集一時之精兵猛將，終不能息其凶焰而拔其根本。另尙有數起，陝回白彥虎等

竄據甘陝邊區董志源城，河州回馬占鼇據甘南，與馬化瀧成鼎足之勢，互爲聲援，馬桂源等據西寧，馬文祿等更據肅州（酒泉），相繼起兵反叛，於是陝甘數千里皆告不寧。而彼等倡亂目的，皆在割據自雄，並無大志，其作戰目的爲利用「人」「地」之優勢，以擊破進剿之清軍。故各種設施方面，無遠大之計劃，既未與內地太平軍、捻黨切取連絡，亦未與新疆之叛回密切合作。

回亂導因：同治元年春（一八六二），華州（華縣）漢回不睦，互相械鬥，漢已不勝，大荔回民，復出而助虐，回漢愈鬥愈厲。團練大臣張芾與臨潼知縣繆樹本等往撫慰，反爲亂回所殺。前張芾爲加强團練實力，防禦捻黨、太平軍，曾接管河南巡撫嚴樹森所募回勇數百名，同治元年五月，該回勇爲奸回所誘，持河南原發槍械而叛，回亂之勢遂益猖獗。

樹森，渭南人，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知家鄉回民强悍善戰，使人回陝，募渭、涇、原回勇六百人，赴汴垣（今開封）編爲親兵，省城防衞，頗賴其力。翌年（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樹森調職湖北，率之回陝，而屬之團練大臣張芾，極言回勇之力，編入團練，足稱勁旅。回民得機習戰陣，自此始。

同治元年五月中旬回目赫明堂、任老五聚叛回數萬衆攻同州（大荔）九晝夜，連陷渭南、華州、華陰，遂圍攻西安省城。赫任二人昔年曾倡亂雲南，逃匿渭南倉渡鎭者，潛伏于清眞寺內，造軍械旗幟，圖謀已久，至是各回皆聽命而倡亂焉。

甘肅由來漢回雜居，動相仇殺，及陝回倡亂，甘肅河州（臨夏）回絡繹竄陝，乘機掠擄財物而歸，途中間被漢民刼奪，忿而相攻。時總督熙麟駐慶陽、恩麟留蘭州護總督印，姑息養奸，回叛益甚。會陝西亂回爲蒙古將軍多隆

阿擊敗，殘部退入清水、華亭。而甘肅清軍無力阻擊，甘境叛回遂蠭起而響應之。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平涼叛回陷固原，殺平慶涇道萬金鏞，圍攻平原。同年九月南路叛回陷狄道，圍攻河州，十月，北路叛回陷寧夏靈州。先是寧夏道侯登雲，知寧夏回將叛，編保甲團練以備之，將軍慶瑞誤信回目，反劾罷侯登雲，及城陷，叛回殺登雲，大屠漢民。慶瑞入營不出，佯作弗知。叛回欺其怯弱無能，梯登慶瑞軍中營壘，搜括槍械財物而去，慶瑞無奈之何。

第四節　作戰經過

一、陝回與土寇及西捻之討平（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一）

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二月左宗棠大軍分三道入陝。宗棠自帶一路從樊城經河南進入潼關。劉典帶一路進荆紫關到藍田。以上兩路爲陸路，經過地方，常有西捻流竄，須得邊走邊剿。另一路爲高連陞帶八營由漢水蜀江口上岸，在川陝邊區，掩護大軍之左側背。六月宗棠行抵潼關，因奉命節制河防，與山西按察使陳湜（湘鄉人，湘軍出身）面商軍機，將黃河劃定三個防區：由歸綏到保德段，歸大同鎮總兵負責，由保德到永濟，更從永濟到山西南端垣曲，均歸陳湜担任。當時陳湜兵力約五千至八千名，砲船四十至七十艘。

宗棠大軍集中陝西後，大股西捻已經劉松山與郭寶昌兩軍幾次痛擊，竄過渭河以北。陝西北部綏德、延安、鄜州、楡林各縣，常有叛回與土匪出沒其間。八月陝境大雨二十日，黃渭諸河均漲水數丈，行軍困難，時宗棠駐節臨潼。九月雨霽，召集將領會議，宗棠判斷敵可能行動有四：一是西捻北走與土寇合流。二是西捻西走與叛回合流。三

是西捻南渡渭河，回竄河南。四是西捻東渡黃河，竄入山西。經研判後，最後決心如下。為限制西捻于渭河以北，涇洛河以東，黃河以西，陜北山地以南之地帶，包圍而殲滅之。其兵力部署如下。㈠剿捻部隊，劉松山萬餘人，郭寶昌三千人，劉厚基三千人。㈡剿回部隊，高連陞三千人屯宜君，劉典五千人屯同官、耀州、三水，黃鼎三千人屯邠州㈢總預備隊，宗棠率楚軍萬餘人，分配鳳翔、宜君、渭南、華州、華陰、臨潼一帶。

十一月，黃鼎等破叛回于汧陽、鳳翔。黃連陞等破回匪于宜君、洛川。劉松山、郭寶昌克復綏德，西捻受官軍壓迫，銳意渡河東竄，適黃河已封凍，到處可行人，遂由宜川渡河，陷山西省吉州、鄉寧等地。松山、寶昌等軍渡河追剿之。清廷以河防不固，褫宗棠職留營効力，又以山西毗連京畿，詔宗棠親往督師東征，俟平捻後再返軍剿回。十二月，宗棠率軍五千赴晉，奏請以劉典代督陜甘軍事。

翌年（同治七年）正月，劉典移駐三原，調度諸軍，討剿叛回及土寇。二月，繼喬松林任陜西巡撫。旋叛回陷鄜州，不久又為劉厚基克復之。高連陞破叛回于宜君，董志源叛回西竄宜君、淳化、三原，各路官軍先後破之。甘回又陷鎭原、慶陽，官軍旋復之。五月，邠州守將譚玉龍戰死亭口，以黃鼎兼領其軍，魏光燾剿殘捻于宜川，攻下雲嚴鎭，俘斬五千餘人，陜北遺留之西捻，至是盡滅。

六月，中部（黃陵）叛回竄白水，魏光燾腰擊而敗之。回匪渡洛水逃，乃與高連陞合擊之，截回為三，設伏于宜君楊家店，斃回匪兩千衆。劉厚基收撫土寇兩萬人，是冬甘肅荒歉，境內回匪多東竄陜西，賴黃、魏、高、劉四將合力剿之，頗有績効，叛回尤憚黃鼎川軍，見其旗幟，輒遠行却避。

十月，左宗棠還軍西安，方宗棠之東征也，由山西馳直隸（河北），窮追西捻至山東。是年（同治七年）六月

與李鴻章之淮軍將西捻完全擊滅，旋北上京師入覲，以此役之功，加太子太保銜，賜紫禁城騎馬，帝詢以西北回亂何時可平，宗棠以五年蕆事對，遂經河南回陝。

二、平定董志原陝回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二）

左宗棠回到西安，得知陝境殘捻叛回，已經劉典巡撫指揮各軍相繼肅清。惟陝北尚有以董福祥為首之土寇數萬衆，經常出沒榆林、綏德、靖邊一帶。陝西叛回西竄入甘肅後，盤據于寧州之董志原城（今寧縣西北），不時回竄陝甘邊區。甘北回目馬化隆雖稱受穆圖善之撫，但仍以金積堡為中心，割據寧夏、靈州一帶。甘西河州與狄道叛回彼此勾結，常出沒于蘭州以南秦州以西地區。宗棠為進軍甘肅，乃決心先收復董志原。並趣劉松山部隊由晉回陝北，以進剿董福祥為首之土寇。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正月，劉松山部自山西渡河到綏德，由東向西進剿，宗棠並派軍協助，由南向北，不到兩月，遂拔取寇塞兩百餘座，而直搗靖邊鎮之靖堡土匪老巢，董福祥遂乞降。於是宗棠令福祥抽選精壯，編為三營，隨征効力，餘衆皆撫定安置之。

二月湘軍一部，叛變于綏德。方劉松山之督軍西進靖邊也，留十營屯綏德一帶，部隊散駐數百里，掩護後方連絡線並轉運糧械。謝永青與唐太春者，哥老會頭目，煽誘駐綏德弁勇，襲據州城。松山聞變，急還軍清澗，潰勇初惑浮言，及聞統帥至，均反正，縛謝永青等來獻，松山誅之，事遂平。計兵變起至平定，共十二日耳。同時高連陞駐軍宜君，其親兵丁玉龍亦匪首也，約期作亂，有令捕之，遂聚逆黨譁變，夜襲營帳，殺高連陞及營官賀茂林黃毓馥等，驅叛衆走同官。被守將桂錫楨擊敗之，會楚軍周紹濂丁賢發張福齊追軍至，收撫千餘人，捕丁玉龍殺之，將

高連陞原屬各營分隸于各將，變亂乃平。

董志原者，在甘境涇河上游，縱一百五十里，橫兩百八十里，扼陝甘兩省之咽喉。在唐爲涇原，在宋爲環慶，久爲歷史上之重鎭，前受撫之陝北匪首董福祥，即首先倡亂於此。陝西叛回不能立足于本土後，亦西竄以此爲中心，北至安化（慶陽），南至寧州，西至鎭原，東至合水，均爲彼等活動範圍，回首爲馬正和、白彥虎、余彥祿等。更勾結金積堡之馬化漋，涇州平涼均受其威脅，號稱十八營之衆。同年（同治八年）三月，宗棠由西安進駐乾州、規劃進攻董志原作戰事宜。以周紹濂、魏光燾等部分由宜君、中部、鄜州西進，直趨安化，指向董志原之側背。另以劉端冕屯鄜州、甘泉，黃鼎屯邠州，張岳吟、喻步蓮屯隴州、汧陽，李耀武屯寶鷄，吳士邁屯鳳翔，防回匪東竄，以收合圍之効。

董志原陝回乘清軍進剿之際，即分路出擊，但以官軍兵力强大，協同連絡確實，叛回反受莫大損失，至是匪回遂收拾殘衆，編成四營，準備北逃金積堡與馬化漋合流。各軍偵敵逃蹤，分別進迫，抄其後路，遂收回董志原城，回目白彥虎等率殘部逃往金積堡。宗棠即于涇州、安化（慶陽）分別設立賑務局，招撫流亡，墾殖荒地，分配耕牛種子，兵屯民屯同時開始，且戰且耕，此後每次戰爭結束，均以屯墾安定地方爲先。從此民復其業，軍資其糧，而關隴以定。宗棠上奏有云：「甘肅之民，初困于賊，繼困于兵，居不能安，逃無可入，請用趙充國金城屯田策，以安難民，濟軍食。」（引清代通史卷下第十二章頁634，又見王文襄公奏稿卷二十八陝甘餉源奇絀請指撥實餉摺頁1115）

三、平定金積堡叛回馬化漋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三）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四月左宗棠由乾州進駐涇州，佈署討剿甘肅回亂事宜。當時叛回馬桂源兄弟據西寧，馬

文祿等據肅州（酒泉），遠在青海與河西，鞭長莫及。惟回目馬占鼇據河州（臨夏），馬化漋據金積堡，分擾蘭州南北，全境不寧。馬化漋者甘回新教巨目也，新教創始于乾隆間馬明心，後明心伏誅。嘉慶間有穆阿紅者，曾朝聖麥加，與化漋祖父爲友，復以新教相傳授，至化漋而其焰大張，招聚黨徒，時作譌謠，多有奇驗，愚回奉之若神靈，莫敢有異。化漋前曾受滿官穆圖善等之撫命，實無誠意，陰作抗拒準備，故與各方叛回，均有勾結，此次董志原陝回白彥虎等率殘部即竄投馬化漋，足資叛證。宗棠乃分三路進軍，最初雖無揭曉剿賊目標，實已密定先剿馬化漋之策。其兵力部署如下：1.北路軍劉松山從陝西北部向西北前進，目的地暫定爲定邊與花馬池。2.南路軍李耀南、吳士邁從寶鷄、清水西進，目的地暫定秦州（天水）。3.中路從涇州西進，目的地爲平涼與固原，由宗棠親自指揮。另有第二線兵團，分屯安化（慶陽）、合水、正寧、靈台一帶。

是時清廷詔令穆圖善所屬甘軍歸左宗棠調遣。方穆圖善之權護總督也，楊占鼇署提督，王仁和爲涼州（武威）鎮總兵，傅先宗部屯南路，均糧餉奇絀，所部數十營，皆徵糧民間，清水守將敖天印且以橫暴激起民變。穆圖善專以撫議羈縻諸叛回，固原巨寇張貴者，另號剛八，鹽茶廳人，攻據靜寧一帶，就撫于穆圖善，已而復叛，擾害會寧、通渭、泰安，號稱二十八營之衆，攻陷民堡百餘所。宗棠爲進兵寧（寧夏）、靈（州），清除後路計，令黃鼎、簡敬臨進剿之，剛八率殘匪西走會寧，自是中路肅清。

宗棠先肅清中路之部署，似無即行攻擊北路象徵。但曾向劉松山密授機宜，先聲稱清剿花馬池之陝回，暗中偵察金積堡之動靜，只要馬化漋收容董志原殘回白彥虎部，松山即可開始攻擊行動。至對南路暫取守勢，目的在鞏固秦州地位，以爲將來進攻河州之準備。秦州（天水）西通河、狄，東通鳳、寶，北倚平、涇，南枕階、文，形勢極

爲重要也。中路土寇既已肅清，遂以策應北路進軍爲主，

金積堡，因金積山得名，爲靈州（靈武）之一鎮，地瀕黃河東岸，處于秦漢兩渠之間，北自吳忠堡至靈州，塞堡林立，多至四百餘處。西至峽口，塞堡亦有一百二十餘所之多，金積堡本城，牆高四丈，厚三丈，周圍達十里，堡中有堡，高厚與外圍同，且副以溝渠，益增其防禦力量。又因此地水利完善，物產極豐，貿易繁盛爲甘北之冠。陝甘叛回根據地中之最堅强者。

方董志原殘餘陝回之北竄金積堡也，馬化漋果納之，但慮其擾害，祇令在外圍活動，故彼等曾一度侵入阿拉善旗，焚磴口王府民居，圍定遠營城，豫軍張曜部由甘肅蘭州馳援，大破之，定遠營之圍始解，適金順部破叛回于定邊、花馬池。八月，金、張兩軍聯合破陝回于寧夏（銀川市），即駐屯城郊，兼顧阿拉善旗之警備。劉松山率老湘營亦于是月由陝北抵靈州，松山素有用兵如神之稱，一舉而破叛回于郭家橋，佔永寧洞，逼吳忠堡，距金積堡僅三十里。馬化漋畏懼。但窺得靈州城空虛，遂急遣黨羽攻佔之，殺知州鍾蘭等，松山軍後路因而中斷。馬化漋又佯爲逃來陝回乞撫，陽繳槍馬，而實助之。並調數千叛回助白彥虎等作戰。清綏遠將軍安定素嫉湘軍，遂以劉松山濫殺激變，上聞朝廷。穆圖善亦上奏言：「馬化漋宜撫不宜剿，劉松山進迫吳忠堡，距金積堡僅三十里，激其走險，恐難收拾。」一時京師朝議頗疑劉松山之作戰。（引清代通史卷下十二章十頁635又見左文襄公全書奏稿卷三十二附穆圖善片頁1264）

此時中路軍雷正綰、黃鼎、簡敬臨、周蘭亭、馬德順等軍亦奉命北進，協攻金積堡。馬化漋四面被圍，有乞降意。北竄陝回白彥虎部尤不自安，謀經打拉城出會寧、安定（定西）南竄河川與馬占鼇合流。黃鼎、馬德順等偵知之，冒夜馳赴鹽茶廳截堵，馬德順戰沒劉家井，黃鼎破敵打拉城，截叛回爲兩段，前段南竄河川，後隊又折回金積

堡。十月，劉松山遣軍克靈州，晉陝糧道始通。中路軍雷正綰、周蘭亭、簡敬臨、張福齋等亦克峽口，進屯秦渠內外。同時南路軍屬破河州、狄道竄出滋擾之叛回。黃鼎收撫土寇張貴、侯應德部于會寧。十一月，宗棠由涇州進駐平涼。從新規劃各路軍事如下：(一)以周開錫統南路軍。(二)以劉松山統北路軍。(三)穆圖善仍駐蘭州，節制西路軍。

是時全運昌率師至靈州，劉松山揮軍破吳忠堡。前竄南路未果折回金積堡之陝回分撲黑城子、李旺堡、半角城。企圖截斷中路軍後方補給線，守將周紹濂等率五營苦戰至烈，簡敬臨陣亡，以徐文秀代之，會魏光燾、黃鼎軍至，聯合擊敗之。丁賢發屯固原，劉端冕屯慶陽，與周紹濂成犄角之勢，糧道始穩定。十二月，南路軍丁桂智破叛回于西禮，傅先宗破叛回于寧遠，湯聘珍破叛回于漳縣。北路金積堡叛回南竄固原、環縣，魏光燾、周紹濂擊破之。馬化漋復遣匪東擾，陷定邊、花馬池，又截斷湘軍劉松山部之糧道。按北路軍糧道有二，一自山西經花馬池、定邊。二自河西經葉昇堡。均集中于靈州。至是花馬一路既斷，軍中遂雜食青稞高粱，湘兵皆腹病結澀。始採糧綏遠後套各旗，由金順部隊轉運。金積堡叛回更遣衆自環慶東竄陝境，三水、韓城、郃陽、高陵、涇陽、醴泉、乾州、同官、扶風、永壽、延安、鄜州、綏德皆有匪蹤。左宗棠以陝境已奏明肅清，而今蔓延至此，乃自請交部議罪。又奏調郭寶昌進攻花定，但以河防不能行。清廷遂詔大學士李鴻章率淮軍入陝助剿。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正月，劉松山督隊猛攻秦渠畔馬五寨，被敵彈擊中胸乳，傷重而死。松山起自行伍，積功升任湘軍大將，轉戰十餘省，臨陣無不身先士卒，自入靈州，蕩平堡寨五十餘，賊巢近百。馬化漋詭頑反復，皆不得逞。西北叛回，皆震懾其威名。宗棠奏請以松山姪劉棠錦繼統其軍，黃萬友副之。馬化漋乘湘軍新失統將，猛烈反攻，奪回峽口。於是雷正綰、周蘭亭、徐文秀、張文齋四軍後路糧道復斷，形勢危殆。幸中路軍在固原、鹽茶

廳一帶，截剿竄回，頗有斬獲，而竄入陝西回匪，亦經在陝部隊擊敗，折回甘肅。故李鴻章遂中止入陝。但以部將劉銘傳率淮軍進駐邠、乾兩州，用固隴東後路。是時南路河州叛回，常出擾鞏、岷、寧遠、漳、禮一帶，周開錫先後派隊却敗之。四月，金積堡叛回決秦渠之堤，水灌湘軍，湘軍築長堤拒之，兵勇列樁護堤，晝夜以囊土巡防，回匪不得逞。方叛回之截斷花馬池、定邊間晉陝糧道，湘軍大困，至是叛回更築壘三座，企圖再阻止河西葉昇堡糧道。劉錦棠破之，殺回匪首級數千，梟示數里，回始不敢再擾葉昇堡。既而綏遠蒙旗軍糧至，花、定間後路亦通，軍威復振。

七月，劉錦棠、全運昌攻佔蔡家橋，橋跨秦渠，于是湘軍亦決開渠水，反灌回營，雷正綰、黃鼎、徐文秀由中衞反攻峽口，佔領之。黃萬友督隊猛攻洪樂堡，不幸陣亡，克其東關，聯合全運昌部進逼金積堡，堡周九里強，高四丈，厚如之，砲轟不塌，乃與中路軍雷正綰等長圍困之。陝回千餘突圍出，全被殲滅。九月，馬化漋獻洪樂堡求撫。按金積堡外圍塞堡共計五百七十餘所，盤據百餘里，至是僅五寨未破，回衆糧盡，堡中煑牛皮，吃麥根久矣。化漋計窮，乃率殘衆詣劉錦棠營請罪。計自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進攻，至今已歷一年有半，方告平定。繳獲大砲五十六門，洋槍一千四百餘支，鳥槍千餘支，其他刀矛彈械無算。宗棠由大營派陳湜來金積堡處理善後一切事宜。遷陝回于化平州（平凉附近）。甘回則安置之于靈州附近，均使安居就業，屯田歸農。翌年（同治十年）正月誅馬化漋，剖其心，以祭劉松山之靈。

先劉松山陣亡時，劉錦棠以道員黃萬友提督共同幫辦北路軍湘軍之軍務。萬友資深，錦棠年僅廿餘，宗棠以錦棠英銳饒將略，輕財愛人，得軍心，又為松山姪，奏請賞加三品卿銜，統領湘軍，以黃萬友副之，特致書慰萬友。

萬友喟曰：「左公豈意萬友快；不盡力耶，萬友雖武夫，大衆所稔聞，何至沾沾權利若此！」而軍威新挫，羣疑紛紜，各偏裨頗自謂宿將，恃功驕蹇，錦棠以禮下之，而萬友以法繩之。兩將和衷協謀，皆以滅叛回自任，收衆心，作士氣，謀戰守，籌轉運。時劉松山靈櫬懸吳忠堡，或謂遷以遠敵。錦棠與萬友不可。曰：「櫬在軍，可以繫軍心，且晨昏奠酹，悲與憤并，復仇之氣，自必百倍。」自是上下輯睦，故軍威大振，而卒成大功焉。

四、平河州叛回馬占鼇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四）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春北路軍事略定，劉錦棠扶松山靈櫬歸湘。蕭章開暫統北路湘軍，分屯寧、靈間、全運昌歸綏遠將軍調遣。時南路有黑頭勇之變，黑頭勇者，初剿叛回時，募自河、狄、岷、洮各州之兵勇，份子複雜，各路叛兵潰卒，皆雜其中，且有攜眷者，人無定數，漫無紀律。歷任營官，以其尚能作戰，曲意撫之。不意其竟公行刼奪，襲據岷州，統將范銘遁去，其衆益亂。周開錫率楊世俊、傅先宗。劉名燈、張仲春。湯聘珍等軍會師岷州，叛衆始降撫而分別誅遣之。此時河州叛回，乘黑頭勇之變，分路竄擾會寧、通渭、清水、秦州、秦安、階州、成縣、寧遠、徽縣、禮縣一帶。甘南不寧，因此清廷詔令宗棠速平河州回匪。宗棠以北路初定，散匪待清，官軍亦須略加整補，不宜急進，當奏稱：「轉運未濟，新糧未熟，而洮河湍急，與黃河無異，亂後舟楫，刻難措辦，且鹽、固東西兩山餘匪及甘南一帶遊氛，均應趁此料理，以免後顧之虞。」

同年五月，周開錫病卒秦州。宗棠命陳湜統籌南路軍事，駐靜寧，兼辦糧運一切事宜。六月，黃鼎、雷正綰、周紹濂等軍。屢殲鹽、固散回流寇。於是宗棠亦由平涼進駐靜寧，並規劃進剿河州叛回馬占鼇作戰事宜。

河州位于大夏河西岸。古時所謂「河湟」屯田區域，即指青海之西寧與河州一帶而言。大夏河之東，有洮河阻

于前，岸峻流急，漕渡艱險。西部與青海、西藏為界，居民複雜，多奉回教，而體健好動，馬術尤精，其射藝在甘、青界內，無出其右者。一般兒童善騎無鞍馬，山林奔馳，婉轉裕如，能藏身腹下，馬行走中，伏身拾石擊物，百無一失，馬占鼇者，河州沒泥溝人，盤據河、狄一帶已數年，屢撫屢叛，因清廷官吏怯懦，清軍無威，致縱回驕妄倡亂。

宗棠探知河州農作物，夏收在六月底，秋收在八月，遂決定配合秋收，以便因糧于戰地，並飭各軍整備渡河器材，另屯糧三月。其作戰部署如下：㈠先派軍進佔渭源與狄道州城，乘勝奪取回目馬榮老巢北庄（牟佛跡）對河州作攻擊準備。㈡中路傅先宗率鄂軍從狄道前進，先渡一半立壘（即橋頭堡陣地），留一半在河東岸為後盾。㈢左路楊世俊率楚軍從鞏昌（隴西）南關坪，向會川之峽城前進。㈣右路劉名燈率楚軍由紅土窰、華家嶺向康家岩前進。但左右兩路，須俟中路之一半渡河立壘成功後，方開始渡河。㈤洮州、岷州屯第二線部隊，並徵調番勇分駐各隘口，受左路軍節制。另派徐文秀統楚軍從靜寧進駐會寧，策應右路軍之作戰。㈥于會寧西北與安定東北，以及靖邊一帶，另派部隊游弋，兼顧蘭州省城之衞戍。（前引奏稿卷三十九覆陳近日軍情及河州并無大股回匪出竄片）

同年八月，宗棠更由靜寧進駐安定（定西）。右路軍劉名燈、徐文秀，克康家巖，洮河秋漲，不克成橋。會中路軍傅先宗由狄道（臨洮）渡河成功，聯合南路楊世俊克險阨多處。九月，河州叛回乘夜以皮筏渡洮東竄，擾官軍糧道。宗棠以徐文秀、劉名燈屯康家巖、柳樹溝，加強東岸防線。另以王德榜率營務處督師渡洮河。十月，傅先宗王德榜楊世俊徐文秀等部渡洮後佔領三甲集一帶要地。衆議以徐文秀屯三甲集，劉名燈屯康家巖，保後方糧道，集結主力攻擊太子寺（寧定）。時逃來河州之陝回，已聞風逃竄青海。太子寺者，河州回目馬占鼇之根據地，叛回環

其營掘長壕，憑山依水，間以塞堡連爲陣地，南至塌馬池，北抵黑山，縱長數十里，十二月，傅先宗等開始進攻太子寺，官軍逼寺而壘，馬占鼇拚命死戰，奪回黨山舖，斷官軍糧道，反復爭奪三、四次，軍中一時糧絕，宰騾馬爲食。

同治十一年正月，傅先宗猛攻新路坡，中彈陣亡，軍退黨山舖，時陳湜屯三甲集，令徐文秀赴援。而楊世俊亦受挫，退高家集。文秀援黨山舖，回匪又來猛攻，傅軍營官田大勝等六員竟先逃，致徐文秀亦陣亡，一時情況頓趨混亂。宗棠乃急調楚軍十營來安定（定西），令王德榜接統傅先宗軍，沈玉遂接統徐文秀軍，並誅罰敗退將弁，整隊再進。回目馬占鼇見官軍退而復來，必有大軍後援，遂向陳湜請降，納之。二月，呈繳馬械，宗棠令占鼇選編三營，隨軍効力。並即辦理善後，遷徙客回，以剎其勢；安輯土回，以靖地方；並留兵駐防，河州回亂遂平。

五、收復西寧之戰（參看附圖十六——七〇五）

自從宗棠大軍進攻河州以來，東路平涼、隆德、靜寧、會寧、安定。南路狄道、秦、鞏、徽、和、禮等州。北路鹽、固、寧、靈、花、定各郡縣。時有流寇出沒，多者百餘，少或數十人及十數騎不等，刼奪軍餉，戕害官兵。防軍雖時報擒斬，然寇匪皆百戰之餘，諳悉路徑，飄忽靡常，剿之則逃匿無蹤，伺便又突出刼掠。故匪僅數百，而千百里官軍防營，皆夙夜戒嚴，不得休息。至是河州叛回撫定，各路合力搜捕，先後擒殲匪目甚多，其逃往河州者，亦經降回縛獻，于是甘境東南北三路漸告肅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七月左宗棠始自安定進駐省會蘭州城，規劃收復青海西寧與河西肅州事宜。

肅州（酒泉）城堅，且在河西走廊，距蘭州甚遠，難速攻取。故當先收復西寧，以斷肅州之援，而免後顧之憂。西寧在今日爲青海省會，漢趙充國增竈破羌，以及北宋王韶計取河湟，均在此地。城北東方有一湟河，由西向東

流入黃河，其中大峽口至小峽口一段，兩岸高山對峙，隘險異常，入西寧必經之路也。叛回在西寧倡亂之初，駐西寧之青海辦事大臣玉通（旗人）不能制，乃以安撫求苟安。回目馬朵三性陰詐，欺滿官無能，遇事箝制漢人，凌虐殘殺，肆無忌憚。玉通爲堅回目信心，又派循化廳回紳馬桂源爲西寧府知府，以其弟馬本源爲西寧鎮游擊，並代行總兵職務。從此大權盡歸回手。玉通死後，豫師（旗人）繼任，却遠駐平番（永登縣）總兵黃武賢則駐威遠堡（互助縣）。西寧軍政大權，遂由馬朵三取而代之矣。

當宗棠督師大軍進攻河州之際，馬朵三病死，馬永福繼任回目，曾向宗棠求撫，宗棠令先繳武器以示誠意，但以逃來陝回散居西寧以南之大小南川，堅拒就撫，致未果。適劉錦棠自湖南募新湘勇到蘭州，帶馬步十八營即向碾伯（樂都）進發，令知州龍錫慶帶三營守後方糧道，而自率大隊進屯平戎驛一帶，聲言追討竄西寧之陝回。小峽口爲西寧之門戶，陝回守之。錦棠令部將何作霖逼峽而壘。八月，屢戰皆捷，旋楚軍劉名燈率六營至，分守後隘，錦棠潛師銜枚，夜襲小峽口，待回匪警起拒戰，湘軍已猿攀蟻附而上，奪南北山，遂克小峽口。西寧馬桂源、馬本源，詐言迎勞官軍，而潛派叛回出戰，聯合陝回土回圖謀抗拒。西寧漢人伺回衆出城，急閉城門，請西寧道郭襄之（漢人）主城防，不准叛回再入。馬桂源兄弟情急，即派兵折回圍攻西寧，城中密告清軍。叛回桂源等腹背受敵，乃逃往大通。西寧解圍。郭襄之率男女三萬人，出城羅拜，迎劉錦棠等入城，歡聲震天地。是役也，正值隆冬，錦棠以十八營由大峽口至小峽口，迫攻九十里，大小五十餘戰，往往夜不撤隊，露立冰天雪窖中。蒙朝廷優詔嘉獎。翌年（同治十二年）正月，繼續派隊克復大通，桂源等又逃往巴燕（化隆）。宗棠另遣陳湜率楚軍從河州北進，直搗巴城，叛回馬永福乃偕桂源兄弟請降，遂被解赴蘭州正法。選降歸陝回編旌善五旗馬隊，餘衆遷至平涼、秦安、清水安屯

之，土回亦皆就撫，于是西寧回亂肅清。時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春也。循化地區之回，名撒拉族，剽悍善騎射，依山帶河，地勢險惡，百年來官軍罕至，已不知漢家軍威，宗棠特令陳湜由河州北上趨巴城，殊有深意焉。

六、平肅州叛回馬四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六）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春肅州（酒泉）回匪倡亂，當事變之先，兵備道恆齡謀誅叛回首目，知州陳墉堅持不可，尙以闔家保回，繼而出城撫諭亂民，叛回俘之，而奪其儀仗詐入城中，殺恆齡，縱火焚官署，肅州鎭總兵成瑞隻身逃遁。回目馬四者，又名忠良，河州回籍也。昔年甘州提督索文，以己爲回族，募回民爲獵勇，欲以防番，時馬四爲赤金峽獵目，其黨徒皆以善槍著名。肅州城之變，馬四實爲其謀者，而自據嘉峪關，並未入城。至是反向成瑞與陳墉請命，願剿辦肅州亂回立功。瑞、墉二人嘉許之。馬四乃盡招獵勇入肅州城，亂稍定，成瑞陳墉遂益信任之，欲倚之以回制回，並改其名曰馬文祿，奏請委任鎭標都司，担任肅州城防。因詭言馬四名忠良者已伏誅矣。

馬四既得志，收降納叛，爲陝西、金積堡、河州、西寧各叛回之逃藪，先後屠殺漢民萬千。陳墉居匪中數載，受欺羞怍而死，時年已七十餘。西路軍（穆圖善）前後攻肅州，黎獻敗績，楚澄戰死，成祿師久無功。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俄羅斯强據新疆伊犂，清廷命成祿自肅州赴援新疆，而以平肅州回亂委左宗棠。時宗棠正督師攻河州，乃遣徐占彪帶十二營先行。翌年（一八七二）二月占彪抵肅州城郊，連戰皆捷，設伏誘擊馬四，破之于亂鼓墩。射死其坐馬，馬四僅以身免。旋馬四求援新疆叛回，是年夏，新疆回遣一部來肅州城助馬四。

金塔回與肅州馬四陰通，約期叛變，把總侯建烈獲叛回傳信使以告金塔民衆。金塔漢民殺叛回，焚其禮拜寺，都司馬萬福，欲引肅州回來復仇，亦爲民勇所殺，金塔在肅州以北，孤懸在外，兵民一心，保全十年之久，爲後日

進兵河西之重要糧道，堅守之功，不在攻克敵之下也。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正月，金順軍至肅州附近，方議合圍討馬四。時陝回白彥虎自西寧竄肅州，城內叛回出而接應。陝回等屢戰不逞，且料肅州城必破，旋白彥虎西竄入新疆。同年五月，宋慶軍至，官軍已克肅州東關，徐占彪負重傷。占彪自到河西以來，大小百數十戰，蕩平城外回堡百餘座，肅州城始合圍，時同年七月事也。

官軍日夜以砲轟城，肅州城高而堅，叛回隨塌隨補，又壕深數丈，引臨水注入，冬夏不涸，迄未攻下。八月，宗棠由蘭州來，親臨督陣，楊世俊戰死，世俊每戰輒冠軍，自河州之戰受挫後，亟思立奇功自效，至攻堅殞命，旋劉錦棠帶湘軍至，並飭降撫陝回招撫馬四，馬四震湘軍威名，遂聽陝回之勸，出城請降，繳出槍砲刀矛馬匹等。宗棠殺之，其守城客土叛回，則分別誅撫之，至此陝甘回亂始定，計自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九月宗棠奉命西征，迄今共七年。宗棠赴京入覲時，帝詢以平回之時間，宗棠答以「五年可成」，至此果如其言，可知宗棠剿回早有成竹在胸也。宗棠以是役之功受協辦大學士，一等輕車都尉。同年十月，凱旋蘭州。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左宗棠之功績

陝甘回亂，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開始，至五年陝甘總督楊岳斌請辭，始由左宗棠繼任。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十月全部平定，共計十二年之久。軍費消耗，以宗棠用兵時，每年一千二百四十萬兩計，共為一億四千八

百八十八萬兩。至于民間直接間接之財產損失，無法估算，最低亦在數十倍軍費以上。淸軍使用兵力爲十二萬人，回衆土寇多裹脅人民相隨，雖無確實統計，最少應在二三十萬之數。作戰傷亡俘獲，就可考者，均已于各戰鬥經過中記載之，玆不贅述。本戰役共包括六次大戰鬥，其戰果如下。

第一爲陝回與土寇及西捻之討平，計西捻經晉燕入魯，宗棠與李鴻章聯合撲滅之于山東茌平縣。土寇以陝北董福祥號稱十萬衆爲大股，投降後受撫編成三營効力。陝回大部討平，殘部白彥虎等竄入甘肅，盤據董志原一帶。第二爲平董志原陝回之戰，收復慶陽、合水、寧州、涇州一帶地區，殘部北竄與金積堡叛回馬化灐合流，第三爲平金積堡馬化灐之戰，將寧夏、靈州、金積堡甘北地區收復，馬化灐伏誅，回衆被殲或降撫。第四爲平河州叛回馬占鼇之戰，將甘南、河州、狄道、岷、階地區收復，馬占鼇降撫，編數營隨軍効力。第五爲收復青海西寧之戰，青海西寧地區全部收復，回目馬桂源等伏誅。第六爲平肅州叛回馬四之戰，收復河西廣大地區，馬四授首，回衆分別誅撫，惟陝回白彥虎殘部西竄新疆，至是陝甘兩省全部平定。

回憶楊岳斌請辭，宗棠授命之際，蘭州飢民有殺人而食與擕子女全家投黃河死者。只剩秦州、寶鷄、鳳翔、西安一線，保持內外交通，西北糜亂之局，苟非經過宗棠之慘淡經營。六次之徹底殲滅作戰，將不堪問矣。

二、政略方面

㈠滿清民族政策之遺毒：滿清皇朝，對蒙藏兩族特別懷柔。尤其對蒙古人銳意籠絡，用以挾制漢民。如蒙古人多封親王、貝子之類，成爲皇朝之姻親。同時隔離蒙古人與漢族來往，不使相互接觸。對于回族，則運用漢回衝突，滿官從中漁利，坐收控制之效。西北新疆與東北滿洲，土地肥沃，地廣人稀，均列爲禁地，留作滿族後裔開發之

餘地，故上兩地督撫將軍，例派滿官。但清朝自中葉以後，軍政逐漸腐敗，上述政策，已利盡弊生。如滿蒙民族同趨衰落，挾制漢民力量，已經消失。滿族樂居中原，無人肯去邊疆。以西北論，新疆禁地，不准漢民前往，反被俄羅斯及中亞細亞異族侵入移植。漢回衝突非但滿官不能坐收漁利，反而無力彈壓，影響大清皇朝之政權統治。

㈡**清廷用人檢討**：清廷平定西北回亂，首先仍是寄望于滿洲大員勝保、多隆阿之流。繼而起用楊岳斌（載福），最後始擢用左宗棠。勝保綽號敗保，到任後不久賜死。多隆阿有勇無謀，以欽差大臣，上戰線督陣，而陣亡盩厔，固均不足道。楊岳斌乃湘軍水師名將，奉命總督陝甘後，對西北全局，乏深刻認識，亦欠遠見計劃，只憑銳意滅賊之壯志，逕赴蘭州，待其出城巡視，省城兵變，終至不可收拾，遂萌退志。蓋其出身行伍，學識基礎淺薄，終難荷重任也。宗棠受命之後，在漢口卽開始籌訂戰略指導，佈置糧餉運輸。除追剿西捻，進軍燕魯不計外，經過董志原、金積堡、河州三次會戰，大營變換六次，（1.乾州2.涇州3.平涼4.靜寧5.安定（定西）6.蘭州）方進駐蘭州省會總督任所。此種老誠持重，不求急功，深謀遠慮之作風，實爲大軍統帥運籌之先決條件。而宗棠早年博覽羣書，學識豐厚，是爲其根本。

㈢**剿撫之運用**：西北用兵之對象，宗棠認爲除新疆回亂之安集延人外，都是中國人。換言之，這是內亂。處理內亂之方法，中外古今，不外剿撫兩途。所以宗棠一到西北，就先佈告：「不分漢回，只問良莠。」這實在是一個偉大之政治號召，亦是一卓越之平亂方針。因而將應剿應撫之對象確定，並詳定標準。又將撫後如何處理，也定好幾個條件，一併宣佈，聽叛回自己選擇。宗棠論剿撫之道，曾謂：「撫之爲難，尤甚于剿。剿者勝利之後，別無籌策。撫者，受降之後，更費綢繆。各省受降，惟籌給資遣散令其各歸原籍而已。陝甘則釁由內作，漢回皆土著，故

遣無歸，非籌妥安插之地，給牲畜種子不可。其未及安插與安插之先，非酌籌口食之資不可。」又謂：「辦他賊必先剿後撫，辦回賊必以撫為先，蓋回之所以藉為亂端者，漢回有異視也。非佈告朝廷德意，分良莠不分漢回，則賊有詞以脅其衆，將剿不勝剿，然一主于撫，賊且以乞撫愚我，陰集其黨，竄食漢民，又將撫不勝撫。」過去西北將領剿回之失敗，先是因為兵力不足，故一味求撫；撫而叛，又剿；剿不成，又撫。回黨則求撫以避剿，用避剿來作惡。可謂雙方都無誠意。宗棠則主張澈底解決。先完成作戰準備，握有實力，取得剿撫之主動。他奏章中謂：「必我能剿，然後伊肯甘心就撫，必我誠心辦撫，然後伊之就撫，亦出誠心。否則我以撫示羈縻，伊亦以此故相侮弄。」可謂得剿撫之要，故終能成功。（引奏稿卷二十八頁1114 1115、卷三十三頁1278、卷二十三頁929）

(四)戰地之善後設施：善後設施，即今日所謂戰地政務之工作。陝甘素稱窮困省份，久在滿官汚吏壓搾之下，今又遭十二年之變亂。尤其是無知回衆，受少數野心家之脅迫，盲從叛變。雖脫掉清朝統治，但屈服于回目淫威之下，竭盡家私，捨棄生命，是為西北之最不幸者。宗棠于每次作戰告一段落，必認眞辦理善後工作，不僅對一般民衆，即對請降之叛回，亦妥為安插，必使其有生存機會而後已。宗棠嘗謂：「陝甘頻年兵災，孑遺僅存，往往百數十里人煙斷絕。新復之地，非供給牛種賑糧，則垂斃之民，勢將盡塡溝壑。內地克復一郡縣，收一處丁糧厘稅，甘肅克復一郡縣，即發一處牛種賑糧，非是則有土無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宗棠對回亂有此清澈之認識，故於剿定之後而能安之，使不復再叛。（引奏稿卷四十餉源中竭懇迅催協解摺頁1553）

陝西回民，在叛亂之前，有七、八十萬之衆，平定之後，除死于兵、疫、饑者外，殘存者僅十分之一、二。其中除兩三萬回留居西安城內，其餘數萬衆悉流亡于甘肅之寧、靈、河、湟等地。陝甘平定之後，最困難者，為此批

陝回安頓問題，如送回陝西，則產業已無，又恐本鄉漢民追算舊賬。若留置甘境，又爲當地漢民所反對。宗棠遂以下列三原則擇地安插之。1.有荒地可配，且有水可資灌溉。2.須自成一區，可聚族而居，不與漢人雜處。3.須爲平原，交通方便，無山河之險，以便管理者。

根據上述原則，將董志原陝西叛回數千人安插于平涼大岔溝一帶。金積堡陝回安插之於平涼化平川一帶。河州、青海西寧兩地陝回三萬衆，分別安插于平涼、會寧、靜寧、安定、秦安、清水等處。除到目的地後，配房舍窰洞及田地種子牛具，舉辦保甲派員宣導外，在行動時，大（小）口日給行糧一（半）斤，隨帶騾馬亦按日發給草料。並飭沿途地方官吏保護，嚴禁土劣嚇詐。

至今甘肅居民，追念宗棠德威，每逢一事不決，尙說：「左官保的章程，一劈兩半。」蓋宗棠平亂時，遇漢回之爭，均採折衷辦理之故。又宗棠更有「左阿衡」之綽號，以其愛護回民，因得回教牧師之稱也。

㈤重視交通與通信：交通與通信，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之命脈。所以建國、作戰、統治佔領地區，都非發展交通通信不可。左宗棠對此點有特別之認識，故一入潼關，即開始築路，同時整理驛站。並爲護路，沿途種樹，至今百年，西北公路兩傍，仍有左公柳甚多。

三、戰略戰術方面

㈠政軍聯合作戰：左宗棠到陝西後，第一個佈告，即首先提出「不分漢回，只問良莠。」之偉大政治號召，從此忠奸有別，漢回仇釋。更在「餉難于兵，糧難于餉，運難于糧。」之情況下，克復三難，完成戰爭準備。再定「中原爲重，關隴爲輕；剿捻宜急，剿回宜緩。」「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衞京師。」之作戰方略。更申論

用兵次第曰：「是故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餉道常通，師行無梗。」最後剿撫並用，展開平亂戰爭，但每役結束，均以安撫地方屯墾難民為先，至西北民衆，稱左宗棠為「左阿衡」。此種不求急功，遠大着眼，實事求是，軍政兼顧之作戰，實足稱道。（引奏稿卷二十一頁836）

(二)**精兵主義**：西北軍事，在餉、糧、運等諸種困難之下，左宗棠得一結論。就是邊疆塞外用兵，非精兵主義不可。兵額少，則消費減少，餉、糧、運自易解決。又宗棠有練兵八字訣曰：「兵不可多，餉不可少。」蓋當時為募兵制，湖湘農民子弟，所以樂于離鄉背井，參加遠征者，固然是為名，得保舉。其實還是為利，餉銀優厚之故。楚軍軍制，源于湘軍，湘軍餉章素以豐厚稱。（後引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四頁3760）

(三)**作戰準備週詳**：左宗棠于交卸浙閩總督後，途經漢口時，即策劃戰略指導，調查西北各省稅收與兵額，籌措軍糧、軍餉、運輸等一切作戰準備事宜。因西北糧運困難，每次進攻開始時機，多與農穫季節相配合，以求因糧于戰地。如河州之戰，清廷雖下令急攻，宗棠仍于籌妥配合糧季才開始，即其一例。又宗棠常謂決機制勝，全在「緩進速戰」四字。蓋平定西北回亂，官軍經常處于外線作戰之地位，外線作戰之要領，就是分進合擊與避免在分進中受敵各個擊破。故于作戰初期，主張「緩進」，但一旦合擊之勢已成，必行「速戰」也。每次戰役結束，均在安定地方之善後計劃，是則不但週密準備于戰前，尤詳籌妥計于戰後。

(四)**注意縱深配合**：陝甘回亂，雖以渭河南北，董志原城、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等地為其根據地，事實上叛回到處皆是，尤以彼輩地形熟習，流竄方便，幾為回匪控制戰爭全面。宗棠為克服此種困難，特別注意縱深配備。例如大軍到陝之初，先劃分剿捻與剿回之師，而控制大量預備兵團于鳳翔、宜君、渭南、華州、華陰、臨潼一帶

。董志原之役，第二線兵團之實力，尚多于前線部隊。其餘金積堡、河州等戰役，莫不均有強大之縱深配備。

㈤**後勤與作戰並重**：後勤支援之重要，自古已然，于今尤甚。但當時清廷，仍是偏重軍功，只問殺賊，而忽視後勤業務。宗棠于進軍西北之初，即注意後勤支援，詳計糧餉數目，妥籌運補方案。更視後勤與作戰並重，以總兵及記名提督管理軍械製造局，並破格奏請賞穿後勤人員黃馬掛，以示獎勵，即其例也。

㈥**與士兵共甘苦**：我國歷史上，稱許名將，常譽其能與士卒同甘苦。左宗棠即有此作風。在西北平亂作戰中，從不駐公館。儘管塞外大風雪，經常駐在營帳中，穿一件布袍，在一張白木板桌上，料理軍書。河州之役，大營在安定，蘭州道蔣凝學（湘鄉人），見宗棠六十以上高齡，勸他好生保養，請其到蘭州，住在總督衙內。宗棠在批文中說：「該道稟請移節省垣，自是體念衰驅之意。惟念前敵諸軍冒雪履冰，袒臂鏖戰，本爵大臣運籌中閫，斗帳雖寒，猶愈于士卒之苦也。所請應作罷論。」以後駐節肅州，最後到哈密，雖在風沙、冰雪、炎荒三種世界，依舊住在營帳。宗棠最寵愛之長子，來西北省視，也同住營帳。後來其子受寒致疾，竟致不起。

㈦**親愛精神與合作無間**：金積堡之役，為平定西北回亂中最重要之一戰。正在緊急關頭，北路軍統率劉松山陣亡，敵前易帥，頗費周章。松山之下，以提督黃萬友年資較深，宗棠以劉錦棠雖為道員，年僅廿餘，但英銳饒將略，輕財愛人，得軍士心，且為松山從子。奏請賞加三品京卿銜，統帥湘軍，以萬友為副，又恐萬友不快，特致電慰之。此時軍威新挫，統領、營官，均自稱宿將，持功而驕。假設黃萬友不明大義，從中挑動，錦棠未能虛懷若谷，禮賢下士，非但不能克敵制勝，綏德之變或高連陞被戕，可能重演。其影響西北大局，將不堪設想。而錦棠與萬友，和衷協謀，皆以滅賊自任，此種親愛精誠、合作無間之精神，實乃軍人之模範。

(八)綏德兵變與高連陞被戕：陝北綏德兵變與高連陞等在宜君之被戕，爲宗棠用兵西北最不幸之兩件事。曾國藩亦曾奉旨查報清廷云：「老湘營紀律，素稱嚴整，勇丁之好亂樂禍者，可決其不多也。其所以有綏德之變，雖由主將遠行，會匪起畔，不善彈壓之咎，推原其故，亦軍士久役勞苦，思歸所致。大抵艱難百折，不辭勞瘁者，將領之壯志也，從征十載，懷歸少息者，士卒之恆情也。上年平捻後，議令湘軍西征，臣見該營苦戰十年，力窮氣憊，必應量予休息，曾檄令劉松山暫緩西行，帶回長沙，遣撤舊勇，另行召募。如戚繼光所謂澄定渾水，再汲新水之說，庶幾重新壁壘，克蕆全功。劉松山未接此文，遽行渡黃西征，善良者頗懷歸志，桀黠者或蓄譎謀，遂致倉皇煽亂，有此一失。」（引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頁4561、4562）

原來湘軍制度中，在遣撤舊勇，另建新營之法，即在軍老氣憊之後，軍士從征日久，漸染暮氣，則將舊勇遣撤，另行招募，俾能壁壘一新，國藩常用北京舊鞋舖所謂：「抽幫換底，整舊如新。」之諺語來比喻。此乃新陳代謝，維持士氣之良法也。

(九)最後五分鐘：河州之戰，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正月糧道中斷，軍中宰騾馬爲食，中路統領傅先宗陣亡，營官田大勝等六人潰逃。左路軍亦挫敗。右路援軍統領徐文秀又陣亡。宗棠急調楚軍十營來安定（定西），以王德榜接統傅軍，沈玉遂接統徐軍，並誅罰敗退將弁，整隊再進，眞是危急萬分。而回目馬占鼇見官軍再來，遂請降。轉敗爲勝，轉危爲安，宗棠眞可謂能兵者矣。

(十)叛回作戰之檢討：回亂中以金積堡及河州回最爲堅强。陝回白彥虎部最爲頑劣，彥虎由陝竄董志原，繼竄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新疆，最後逃入帝俄境內。青海西寧及肅州叛回，則恃地形險阻，遠在西陲，盤據多年

，待官軍壓境，卽分別請降就殲矣。

陝甘各叛囘野心家，乘清朝中原有事，欺當時滿官無能，聚衆作亂，純爲割據自雄，並無積極雄圖，宗棠進攻甘北馬化漋時，南路馬占鼇雖稍有牽制行動，根本談不上聯合作戰。坐失良機，唇亡齒寒，終爲官軍各個擊破。觀夫金積堡與河州兩次作戰，官軍將領傷亡之多，足見戰爭之慘烈。囘衆戰鬥精神之堅强可知。但其首領無能，故不能始終發揮其戰力于極致。

四、曾左交惡與國防問題

(一)曾左之交惡

滿清末年，庫存枯竭，政府對全國財經收入，亦失却控制。各地統兵大將，非但自己招兵買馬，且須自籌糧餉。逐清亡國及民初軍閥割據，都爲此種制度之遺毒，左宗棠初在湖南駱秉章幕，多年來支持湘軍人力物力，不遺餘力，致有「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諺。最後曾、左交惡，傳說不一，實則仍係上述制度之作祟。

當年對太平軍作戰時，宗棠由贛皖入浙後，國藩收回前指給該軍經收皖南五處厘金時，已感不滿。至是宗棠西征，國藩原派劉松山一軍入陝，月餉六萬兩，答應仍歸江蘇供給，另外再由江蘇協助陝甘每月十萬兩。後來改將松山軍月餉，包括在十萬協餉之內。宗棠便從此與國藩交惡。當時因爲各自籌餉，將領間發生衝突事件，不勝枚舉，固不只此一例也。有人說，幸當時高級將帥，均有品德學養，雖感情決裂，尙能以軍國爲重，否則軍閥爭亂之局，將提早數十年，殊有至理。

㈡海防與塞防之爭論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九月，肅州克復，馬四伏誅，陝回白彥虎又挾叛衆數千人，逃往新疆與安集延人合流。翌年七月，清廷命景廉爲欽差大臣，金順爲幫辦大臣，負責辦理新疆軍務。正于此時日本因生番殺琉球人事，派兵侵入台灣，沿海各省告警，于是清廷方面，對于國防上發生兩種不同意見，即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前者認爲內地經二十年用兵，元氣大喪，又加上俄、英兩國在西北聲勢洶洶，難于應付，主張暫把關內大軍，守住現在地位，不必進取。只招撫各地回目，許其自成部落，但奉中國正朔，像朝鮮與越南那樣即可，以便節省財力，應付海防。後者則以爲關外一經放棄，不但天山西北路，非我國有，叛賊還有東竄可能，關中亦不能確保安全，未便就此停止進兵。二者爭持不下。（後見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遵旨統籌全局摺頁二〇一八）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二月，清廷將新疆問題密詢宗棠，宗棠即激昂懇切披陳意見，謂：爲英國人爭商業事小，俄羅斯侵疆土事大，茲摘錄其奏稿要點：「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犂，必先克烏魯木齊。蓋不得烏魯木齊，無駐軍之所，不特陝甘之憂，即燕、晉、內外蒙古將無息兵之日。是故重新疆省，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衞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慮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又陳景廉治新疆軍勢之無功曰：「景廉泥古太甚，無應變之財，所依信之人，阿諛倚勢，少所匡助。」翌（三）月大局直轉而下，清廷遂全部採納宗棠之意見。將景廉調京，命令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事，全權交給宗棠處理，一如用兵甘陝時然，爾後經兩年又九月之作戰，卒將新疆全部收復。當時京師有元老重臣文祥者，以大學士在軍機大臣之任，特別支持宗棠之意見，關係最後決策甚大。

五、左宗棠之才識及其他

㈠**左宗棠之學識**：清朝時代，讀書人大多鑽研八股文與五言八韻詩，以為科舉進身之階。但宗棠却潛心研究一般人所不注意之學問，這學問綜合起來，可分為三種：1.地學：宗棠十八歲時，就讀顧祖禹之讀史方輿紀要與顧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暨齊召南之水道提綱等，分別作成扎記，並親自繪地圖。2.農學：宗棠讀遍歷代農事著作，編成一部樸存閣農書，常以湘上老人自稱，並親自耕耘，湘陰種茶，就是宗棠開風氣之先。3.經濟學：宗棠以為中國以農立國，生命線是水。有時天旱年荒，官家須設法救濟，但官家財政，主要是田賦和鹽稅，田賦仍是看農收之豐歉。故水利、荒政、田賦、鹽政，都與國計民生有連帶關係。宗棠對這類經濟學，不斷研究。

宗棠四十歲以前，都是閉門讀書之年。從四十一歲起，才居官作事，一直到七十五歲。宗棠諭子曾云：「古人經濟學問，都在蕭閒寂寞中練習出來，積之日久，一但事權到手，隨時舉而措之，有一二樁大事辦得妥當，便足名世。」故宗棠偉大之事功，實以其豐厚之學識為基礎。（左孝同編左文襄公家書上篇頁一三〇文海）

㈡**金積堡克復前之艱局**：甘寧金積堡為西北回亂中最堅強之根據地，回目馬化隆常詭言受撫，偽繳槍馬，實則為拒剿之計，陰謀割據之實。當左宗棠決定進剿，劉松山兵抵靈州之際。甘肅護督穆圖善與綏遠將軍定安等「均旗人）尚報告清廷馬化隆宜撫不宜剿，劉松山激變回民等情。其後松山陣亡，回匪又東擾陝西，軍情危急之際，清廷竟疑宗棠軍力不足應付，復遣淮軍入陝，更有奏議請李鴻章收拾西北，另調宗棠赴雲貴者。醇親王奕環憤慨西北事變之遷延，且自親自赴前敵督師。當時清廷曾嚴責宗棠稱：「金積堡一隅之地，至今日久未攻下，逆首稽誅，軍務安有了期，竭東南數省脂膏，以供西征軍實，似此年復一年，費此鉅帑，豈能日久支持。該大臣捫心自問，其何

以對朝廷。」終賴宗棠公忠堅忍之精神，排除萬難，不久金積堡遂告克復。宗棠家書中有云：「金積鎖圍久合，馬化瀧隻身就擒，若論敷衍了事，亦可結局。然此時若鬆手，將來仍是西北隱患。度隴以來，先注意于此，雖同事之牽掣，異己之阻擾，朝廷之訓飭，皆不敢屈。幸如此了結，寸心乃安。」若非胸有成竹者，安能至此。

晚清政府，此時已在加速腐敗，但尙能認識宗棠之雄才大略。雖偏袒一般旗員如穆圖善等，但仍能糾正彼等之錯誤。總算還有「是非之明，威令之行」宗棠能完成平定西北回亂大業者以此。（前引左文襄公家書下編頁二〇一）

㈢**左宗棠之兵餉政策**：宗棠于接任浙江巡撫時。整理軍務之奏章，有謂：「浙江軍務之壞，由歷任督撫，全不知兵，始則竭本省之餉，以濟金陵、皖南，冀藉其力爲藩蔽，而于練兵選將之道。漫不經心。自金陵、皖南退讓，又復廣收潰卒，糜以重餉，卒之兵增餉絀，遂渙散潰決而不可支。今臣奉命督師：非嚴汰冗兵，束以營制不可；非申明賞罰，予以實餉不可；非另行調募，預爲換補不可。然餉需不繼，勢有所格，雖有能將，無餉何以馭兵，雖有謀臣，無兵何以制敵，請飭部臣查明各省協浙之款，開單咨臣，如藩司撥解遲延及委員逗留，指名參奏。」

宗棠之兵餉政策，可以「精兵主義，厚餉養廉，賞罰嚴明。」十二字爲其說明，楚軍餉約，沿用曾國藩湘軍之制，兵勇月餉銀四兩五錢，而西北當時米糧昂貴，乃特定糧價差額，統由大營補助之法，又當時西北義學教師（即今日國民學校教員）月薪只有四兩，官兵待遇之優厚，可以想見，宗棠到陜之後，曾查得丁太洋營缺額達一百九十名，以其吃空額，立即正法，毫不容情，此是宗棠厚餉養廉，賞罰嚴明之例證。（前引奏稿卷一頁八〇）

第十九章　光緒平定新疆回亂之戰（附圖十六—七〇七、七〇八、七〇九、七一〇、七一一）

一、收復新疆南北路：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左宗棠奉令討新疆回，同年收復北路。至四年（一八七八）又收復南路。南北路皆告奠定。

二、收復伊犂：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左宗棠分路進軍伊犂，旋因清廷懼與俄發生戰爭，調宗棠還京，而改由曾紀澤與俄交涉，而收復之，蓋新疆回亂，亦有俄人爲背景也。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六—七〇七）

一、軍事政治情形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陝甘各回倡亂，新疆諸回，亦聞風騷動。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妥明與索煥章等據烏魯木齊（迪化）叛變。翌年英國慫恿中亞細亞安集延人侵據新疆南路。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俄羅斯强佔伊犂（綏定）。烏魯木齊都統平瑞，提督聶布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奎英，庫車辦事大臣薩凌阿，阿克蘇辦事大臣富珠哩，葉爾羌幫辦大臣武臣布，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文藝，伊犂將軍常清、明緒，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錫霖、武隆阿，皆先後在動亂中死去，新疆全境已成羣龍無首之局。幸總兵何琯（甘肅武威人）守住巴里坤（鎭西）一城，並兩次克復失守之哈密，成爲爾後左宗棠進兵新疆之踏脚石。

同治十年夏，俄羅斯自伊犂繼續東犯，前鋒已到精河，當地民團首領徐學功迎擊得勝，俄兵退回伊犂。清廷一面命留在塔爾巴哈台之伊犂將軍榮全和俄人交涉，再催促留據高台已有七年之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趕速出關，會同留在巴里坤之都統景廉，收復迪化。同時吩咐左宗棠增援肅州（酒泉）。時宗棠正準備進兵河州，特派徐占彪帶十二營先行赴河西，作剿討回目馬四之先鋒。

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九月，肅州克復，馬四伏誅。陝回白彥虎又挾衆數千人，逃往新疆與安集延人合流。盤據大衆、黃蘆崗一帶，圍攻哈密，侵擾巴里坤。成祿因留甘不進，革職法辦。翌年七月，清廷命景廉爲欽差大臣，金順爲幫辦大臣，負責辦理新疆軍務。不幸日本于此時侵入台灣，沿海各省吃緊。于是清廷方面，發生海防塞防孰輕孰重兩種相反意見爭持不決。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二月，清廷將新疆問題密詢左宗棠。宗棠卽激昂懇切陳辭（已詳前章）。清廷全部採納宗棠之意見。命令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處理。一如用兵陝甘時然。爾後經兩年又九個月之作戰，卒將新疆全部收復。

二、戰爭之導因

清政府自將新疆收入版圖後，却未能善爲經營，其政治上之組織，仍採取類似軍府制度，有伊犂將軍，有喀什噶爾與塔爾巴哈台等地參贊大臣，有烏魯木齊都統。其餘較大城市，設辦事大臣，較小地方，設領隊大臣等。重重疊疊，職權不明。其目的在鎭壓，不是撫治。誠如左宗棠所謂「新疆之政，治軍之官多，治民之官少。」各種大臣之下，尙有各級章京和筆貼式，皆用滿洲族人，而此輩又大都貪財納賄，荒淫無度。伊犂將軍一缺，素稱全國將軍

中第一肥缺。每位卸任將軍，無不滿載而歸。在滿官統治之下，以回目治理回民，稱爲伯克，此等回目，與滿官狼狽爲奸，壓迫回民，榨取財物，無惡不作。政治旣如此黑暗，武備亦無形廢弛。所以新疆每次變亂，皆貪官污吏，因違法殃民所造成。例如嘉慶、道光年間，張洛爾之亂，卽南路參贊大臣斌靜有失民心，此次新疆回亂，可謂集軍事政治腐敗之大成；更乘陝甘叛回倡亂，羣起騷動，再加上英、俄帝國主義之陰謀，遂出現惡劣之局面。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

出嘉峪關外，爲天山南北路，舊稱準、回兩部，卽古時所謂西域者也。清朝初年，平準噶爾之地，易其名。曰伊犂，曰烏魯木齊，曰巴里坤，曰塔爾巴哈台等城。皆在天山以北。天山南路，則爲回部，乾隆朝，其酋長布拉敦與霍集占兄弟變亂，淸兵平之，遂納入版圖，其地分東西各四城，西四城曰喀什噶爾，曰葉爾羌，曰英吉沙爾，曰和闐。東四城曰阿克蘇，曰庫什，曰庫車，曰喀喇沙爾。

吐魯番爲南路之門戶，又與哈密共稱東路。清廷設將軍、參贊、都統、提鎭、辦事大臣等。其下再設回部司事各官，則統稱伯克。南北兩路，皆統于伊犂將軍。南路諸城則節制于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所謂新疆是也。

由內地到新疆，哈密爲第一大門。我國古代，通西域，皆在哈密先發生爭奪戰，由甘肅安西州至哈密，八百里，俗稱苦八站，一片沙漠，當時變亂之後，旣無台站，又缺水草，每天每處只有千人百騎之汲飲，故軍事行動頗受限制，從哈密到北巴里坤（鎭西），雖只有三百卅里，但要翻過天山，在冰雪地中行走，格外險阻。從哈密到吐魯番，有南北兩路，南路雖是官道，但大風起時，飛沙走石，常把人馬疾捲而去，俗稱風戈壁，漢書所稱「風災鬼難

之國」。北路經過七角井，雖係小路，卻可以躲避風災。關外素有三絕之稱，卽安西之風，巴里坤之寒，吐魯番之熱是也。吐魯番與南疆東西各四城，都是物產豐富，畜牧發達之地。劉錦棠進兵南疆時，宗棠得知「牛羊到處成羣，西瓜有重一百廿斤者。」欣稱「物產豐盈，實非意想所及。」可見一斑。

達板城，當天山南北孔道，山路絕陡，車常折輪，馱常失足。回語「達板」，就是峻嶺之意。湘軍由迪化南下，卽經此路。當時曾另築新路一條，行旅稱便。再南下，經托爾遜到喀喇沙爾，經過蘇巴什山口，山徑曲折，有一百七十里長，為南路八城之咽喉。喀喇沙爾東約五里許，泥淖縱橫，行旅常苦陷沒。湘軍曾塡築車路，以利通行。輪台東五里，從北面山溝流出一河，河上有一座大橋，為西入回疆要津，漢書上所謂「葦橋之險」，卽此之謂也。

第三節　左宗棠之軍事準備與設施

一、戰略指導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伊犂地區被俄羅斯强佔。清廷殘餘勢力，喘息于哈密——巴里坤——古城子——濟木薩（孚遠縣）至塔城一線。其餘新疆全部均為安集延回目阿古伯所控制。陝回白彥虎西竄新疆後，亦降安集延人，而盤據于烏魯木齊附近。

由甘肅入新疆，哈密是第一道大門。巴里坤是北路之門戶，吐魯番是南路之門戶。漢朝與匈奴爭西域，卽以控制哈密為主要關鍵。左宗棠之戰略指導，亦是先集中兵力于哈密附近，再分四個階段，收復新疆。第一步是收復北路，以烏魯木齊為目標。第二步收復吐魯番。第三步進兵南疆，收復東西各四城。第四步俟全疆平定，以武力為後

盾，向俄羅斯交涉，收回伊犂。

二、出關部署

左宗棠之基本理論是「關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所以部署出關部隊，極爲審愼，先是清廷嚴令催促盤據甘省七年不進之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出關。當時宗棠奏「成祿治軍無狀，此時遷延不前，固失事機，卽令勉强出關，終難期其振作有爲，克當一路。」成祿遂革職法辦。清廷又命金順部並率成祿舊屬一併出關。金順部號稱卅營，成祿舊部號稱十七營。宗棠認爲只有半數。令其挑留精壯，裁併營頭，並派安肅道史念祖去點驗商量。金順不肯，請作卅營改編。宗棠卽上奏清廷，命金順併成廿營，並稱該部尙待整理，如此出關，必不中用。而另奏保張曜之嵩武軍與宋慶之毅軍。兩軍先代金順出關。後來宋慶軍調回潼關駐防。張曜帶步十二營、馬兩營，同總兵桂錫楨帶馬隊一營，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正月出關赴哈密。同年三月金順和涼州副都統額爾慶額帶隊一起出關，到巴里坤後，與駐該地之烏魯木齊都統景廉會合。（引奏稿卷四十一、成祿出關難期振作局頁一六一六）

清廷又命穆圖善帶所部西上，駐安西和玉門一帶，接應前方。宗棠當奏明該部霑染惡習，率以出關，有害無益，且玉門、安西糧草不足，目前不容大軍坐食。不如將其部隊遣回，日後當另挑精兵歸穆圖善督帶出關，清廷遂中止此議。

金順到巴里坤後，同景廉發生摩擦。原因是「景廉有糧無兵，金順有兵無糧。」宗棠當奏明景廉不勝烏魯木齊都統之任，清廷遂將景廉調京。命金順繼任。景廉所部號稱卅四營。實際只有十七營，共約八千五百名。宗棠令汰弱留强，併爲步九營，馬十營。于是金順所部共約四十營之衆。（新疆北路平定後，金順部又汰併爲廿營，令任防

守之責，但最後收回伊犁時，金順部竟在伊譁變。）

新疆作戰，除上述各部外，宗棠先後又遣派下列各軍。劉錦堂湘軍步馬廿五營（包括董福祥等甘肅土著各部隊），徐占彪步馬五營，全運昌皖軍卓勝軍步馬十營，侯名貴等三營。又續派赴新疆增防者，有徐萬福三營，范銘一營，易開俊七營，譚上連四營。連金順與張曜等部隊，總共爲七、八萬人之數。至于嘉峪關到哈密之間，担任警戒部隊，尚不在內。按清朝初年，平準、回兩部，用兵新疆，亦未超過十萬人。

宗棠對大軍西進，更有詳細部署，即先把甘、涼兩地糧料運存肅州。再從肅州，運存玉門。然後頭批部隊，開拔玉門，用自己營中駝獸，搬玉門存糧到安西，隨後部隊跟著到安西。回頭搬第二批糧料，接着二批部隊開拔。以後都是這樣辦理。蓋如此層遞銜接，人力和畜力，可以舒展，不致有意外之故。又部隊到達安西，更須分批前進，因安西到哈密，俗稱苦八站，大軍出關之飲料，最爲重要。古代用兵西域，久不得水，致喝馬溺。所謂一井之微，關係數萬人馬之安全，誠非虛言也。

三、後勤設施

宗棠曾云：「糧運兩事，爲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鈍遲速，機括全繫乎此。」又曰「買糧一事，須預計馬步實數，刻日行走，到地食用外，再預備裹帶數日。一路一處，均須籌計，少買不足供食，多買又裹帶累贅。若轉運前去，發給脚價，耗費太重。且轉運軍糧，必須廣拉車馱，車馱一入軍營，往往打越過站，民間甚以爲苦。」關于當時部隊補給標準如下。步兵每營勇丁五百名，長伕二百名，共七百名。馬隊每營勇丁二百五十名，戰馬二百五十四。勇夫口糧，日給一斤十兩，每月四十五斤。馬乾每日料五斤，草十二斤。茲將當時準備情形。分糧、運、餉、三

者、分述于左。（引奏稿卷四十三頁1716書牘卷十二頁3102，又見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頁85、86）

㈠糧秣：當時軍糧來源

1.河西：甘肅駐軍給養，原是向地方捐派，人民苦累不堪。宗棠改爲採買。並坦白要求人民，留下自己所需之食糧和種子，一概賣給軍營，不准屯積居奇。照民間交易，歸涼、甘、肅、安，各營屯局會同州府收購。至于規定數量與價格，很難恰到好處。蓋數量少，則不够軍食，太多則地方無力供給。先是肅州圍剿馬四之役，曾發生一嚴重問題。卽兵少無力合圍，過多則給養不足。後竟因糧食不足，將續到各軍，留于肅州及民勤以行就食者。宗棠反對竭澤而漁，奪民食以餉軍。對于糧價，誠然不可抑勒，但也不宜提高，所謂富者之欲未厭，而貧者之苦愈甚。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甘州士棍喬、李兩人造謠煽惑，阻納官糧，致市價由每石（三百斤）四兩突漲六、七兩。當被宗棠查明杖斃並嚴懲不肖官吏數名。風潮始平。計先後于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採購十六萬三千石。翌年十九萬石，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十二萬二千石。其後以另有糧源，乃停止採購。

2.口北：從包頭向西，到射台、大巴一帶，其間是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和歸化各城所屬蒙古地方，沒有台站，只有屯莊，蒙漢雜居，產糧甚多。大巴到巴里坤（鎭西），交通尚稱方便，不須經過烏、科兩城，旣有糧又有駝，一般商旅，喜走此路，造成巴里坤之繁榮。宗棠遂在歸化設西征採運總局。包頭、寧夏、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設一分局。歸化到巴里坤，駝行卅多天，寧夏到巴里坤，要短縮六或七天。此段運費每石約八至十兩。當時麵價爲每石一至二兩。

3.就地採購：巴里坤（鎭西）與古城子（奇台）本是產糧之地，前景廉堅稱不足，意在據爲己有。後查明巴里

坤，可賣一萬石，古城子可賣五、六千石，南山可賣七、八千石，孚遠可賣七、八千石，烏魯木齊可賣八、九千石。以上都是當地屯田之收穫，已除去民食計算。

4.俄邊採買：有一俄官名索思諾福齊者，來蘭州遊歷，自動向宗棠承攬一千多萬斤，由烏蘇包送昌吉，每石（三百多斤）連運費只須六兩，後來查明此糧乃自伊犂產運者。

(二)運　輸

宗棠對于運價有一統計，以運糧一百斤為單位，各地段運費如下：從涼州到安西，七兩七錢。從安西到古城子（奇台）十五兩。至于由烏里雅蘇台或科布多到巴里坤或古城子，只須三兩多。就是從包頭、寧夏到巴里坤，亦只有八兩多。至于古城子一帶當地糧價，每石三百多斤，只合三兩銀子。當時河西糧價，每石四兩，而每石運費由涼州到古城子，就要五十七兩，竟高出十四倍。所以宗棠以為「從古用兵關外，向沒有從關內運糧者」至于運輸組織，是官運與民運並進。運輸方式，是節節短運。運輸工具，是關內以車馱為主，關外以駱駝為主。每駝負五百斤，日行八十里。關內白天食料日三斤，夜間放牧。關外則食草不食料，間遇勞乏，餵料一升及鹽即可。又一夫可管五頭駝，故塞上運輸，應盡量用駱駝為宜。

西征軍調度下之運輸工具，據記載如下：涼州和肅州間大車兩千輛，馱驢一千五百頭，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間，官駝三千頭、商駝一萬頭，大車一千八百輛。古城子、烏魯木齊間五百輛，官商駝八千頭。吐魯番到第一線大車三百輛，駝八千頭，驢一千頭。其運輸期程如左。肅州和玉門間三百六十里，駝行每月往返兩次。肅州至古城子間二千六百四十里，間天發車，來回八十天，古城子和烏魯木齊間四百六十八里，一個月內，車行兩轉半。

吐魯番和達板間，二百餘里，大車來回六天。由以上數字之龐大觀之，可知當年運輸調度工作之艱巨矣。

(三)軍　費

當時歸宗棠統收之各省與海關協餉，總共每年八百廿萬兩。計爲各省原協甘肅各軍者一百八十萬兩，各省原協宗棠楚軍者，二百四十萬兩。各關在洋稅項下加協西征者一百萬兩。各省在厘金下加協西征者三百萬。但尙須劃出九十九萬兩作別用。實在歸宗棠統收者只有七百廿四萬兩。其實這是一個名義數字，各省關每年解到實數，只有五百萬兩。故截至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十月止，各省積欠協餉，多至二千七百四十餘萬兩。

支出方面，可分兩大筆，一爲裁撤四十營後所剩步馬一百四十營之軍餉，每年六百餘萬兩。（內計實餉五百數十萬兩，軍實七十餘萬兩，運費三十萬兩。）二爲出關運費每年二百數十萬兩。兩項總共八百數十萬兩。至于其他部隊，如張曜、金順等，各有協餉，茲從略。用兵新疆，運費約佔全部軍費三或四分一。實爲一大負担。宗棠向主精兵主義，務使出關部隊減到最少數。對于採糧路線，尤計劃週詳，卽此故也。

第四節　回方之各種設施

一、妥明之倡亂

陝西回教阿衡妥明（一名得璘）者，以星卜游于寧夏、靈州、河州、青海等地，乘亂出關到迪化。居烏魯木齊參將索煥章家中作客，煥章爲前甘州提督索文之子，素懷不軌，拜妥明爲師，共謀倡亂。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春烏魯木齊都統平瑞藉防餉爲名，加征糧捐。奇台與綏來知縣，均力言不可。平瑞不聽，派員勒捐之，州役馬全等皆

回教無賴，倚勢橫斂。漢民怨憤，結團自衞，馬全等亦結回衆對抗之。同年四月在奇台市街衝突，馬全等敗退南山。同時南路庫車纏回叛變，烏魯木齊提督聶布冲派兵往剿之，其部屬多回種，皆索煥章黨徒。中途竟潰散，逃歸烏城謀亂。兵勇朱某以實情告布冲。布冲昏庸無能，惑索煥章慌言，反誣朱某造謠而殺之。自是無敢以叛情告布冲者。六月，索煥章率數十人往提督府，刺死布冲，並殺其家屬，奪印信，刼庫藏軍械，烏魯木齊漢城遂陷。叛衆推妥明爲清眞主，改元清眞二千八百九十三年。派馬全圍攻城北滿城，叛回入城後，平瑞都統竟自攜酒食勞賊，欲與圖合，而死于亂軍中。妥明與索煥章隨卽分兵出擾，加以各地叛回附逆，東西兩路奇台、綏來、昌吉、阜康、古城、吐魯番、烏蘇等地相繼皆陷賊，于是妥明自居烏魯木齊（迪化），使索煥章據守吐魯番，封僞官多人。並封關內馬四爲肅州元帥，馬朶三爲西寧元帥，馬彥龍爲河州元帥，馬化瀧爲寧夏元帥。先是索煥章謀叛殺滿漢官吏時，其母責之曰。「爾父官居一品，吾榮膺誥命，爾亦官至三品，世受國恩，今乃作叛賊，罪當族滅矣。」煥章終不聽，仍日夜爲妥明盡力。（引清代通史卷下第十七章頁968）

二、安集延寇回之侵入

安集延者，中亞細亞浩罕八城之一，古大宛國地。俄羅斯滅浩罕，安集延人有胖色提名阿古柏者，（胖色提，卽華語營官）多權詐，收安集延人而自立爲王，乘新疆之亂，且得喀什噶爾奸回金相印之私導，侵入新疆南路而攻陷喀什噶爾城。時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春。南疆土著，號纏頭回，以其言語冠服習尙與己同，均歸附響應之。阿古柏遂盡有南路東西共八大城市。回衆尊之曰帕夏，（帕夏卽伯克之轉語。）領地闢展，部衆旣盛，復購西洋槍砲，更得英國人慫恿，恃其强大，謀吞併北路。妥明忌其逼己，與阿古柏交惡。

徐學功者，迪化民團首領之一，當妥明索煥章倡亂起事時，避入山中，漢民避亂者，接踵來附之，積一兩年有衆千人，三、四年後，男女老幼，多至萬衆，數年來且耕且戰，所練馬隊，驍勇絕倫，每戰必勝，前後殺賊，不計其數。妥明部叛回，每聞學功至，無不膽寒。安集延夷回在南疆聞學功名，遣使與學功媾和，約共攻妥明，會攻吐魯番。合圍八個月，阿古柏陷吐魯番。遂同學功夾攻烏魯木齊。妥明傾巢出戰。在城外四十里洪門，大敗，退守綏來，而于數日後病死。妥明已死，殘衆隨索煥章降安集延夷回。於是阿古柏謀爲哈密王，請學功轉達于清廷。後以事未果，遂以馬人得爲阿奇木，據守烏魯木齊，而自還南疆。學功無所得，仍回原根據地，大恚。屢攻迪化城，人民時降學功，時投人得，輾轉屬役，不得休養，深以爲苦。時關內左宗棠大軍方剿辦西寧，肅州叛回方急，致關外新疆極爲空虛也。

三、俄羅斯強佔伊犂

伊犂（綏定）駐防清軍，平日恃勢驕橫，且多回種。天山南北路倡亂後，奸回謀通南疆纏頭族，伊犂九城，遂相繼陷沒。後復與纏頭回交惡，北路叛首妥明索煥章偵知之，遣黨羽數千衆往攻取，但爲纏頭族所敗。俄羅斯遂乘機侵入，先以兵兩百試探，繼增兵四百壓境，以代中國收復爲詞，叛回與纏頭族，均畏帝俄强大，不敢出戰，因相率迎降，伊犂遂爲俄羅斯所據有。時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夏。俄羅斯已得伊犂且聲言進取烏魯木齊（迪化），遂即於是年糾回衆東擾迪化，爲團首徐學功擊敗之于綏來，俄人由是乃不敢窺。

四、倡亂方略

俄羅斯兵據伊犂後，續行東進，聲言欲佔烏魯木齊。蓋欲乘陝甘回亂，清廷無暇西顧，企圖與安集延人各據天

山南北路，而瓜分新疆。不意竟爲民國所阻，遂不得不暫據伊犁以待機。

安集延國都堪什干爲俄羅斯所破。阿古柏東侵南疆，後進佔吐魯番，敗妥明、索煥章，復北據烏魯木齊。仇俄親英。英駐清公使威妥瑪曾數次爲阿古柏請于清廷，准其開國爲藩邦，卽其證明。自同治十年以來，開徵地稅，招兵買馬，剪髮易服（光頭圓領），儼然另一王國，惟異族侵入，目的僅在割據，尙無進犯中土之計耳。

第五節　作戰經過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三月十三日，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從蘭州省城移節肅州（酒泉），駐城東南大營，面對雪山。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廣東陸路提督張曜、記名提督徐占彪各帶所部，先已出關西行。總統湘軍劉錦棠已早到蘭州，所部步馬廿營，分三批出發，最後錦棠于翌月（四）初三日，亦祭旗啓行。宗棠更以前敵總指揮全權授劉錦棠。收復新疆北路之第一會戰，遂開始進行。

一、收復新疆北路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七、七〇八）

當面情敵：安集延夷回頭目阿古柏，並不在北路，派馬人得作阿奇木，担任烏魯木齊（迪化）之防守。同時管理古牧地、昌吉、呼圖壁、瑪納斯（綏來）諸城。馬人得爲馬仲之子，馬仲爲清眞主妥明之元帥，而降于阿古柏者。妥明敗亡後，馬仲爲阿奇木。旋馬仲爲徐學功所殺，人得乃繼其父職。此時陝回白彥虎竄抵新疆後，在迪化協同馬人得防守外圍之作戰。

進軍部署：徐占彪駐屯巴里坤（鎭西）到古城子（奇台）一線，防敵北竄。張曜駐屯哈密，防敵東竄。宗棠楚

軍步馬廿九營爲預備兵團，分屯肅州、玉門、安西、敦煌、哈密之間地區。東北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等地亦有駐軍警戒。由肅州、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到濟木薩（孚遠縣）前線兩千八百里，爲官軍主要交通線，所以防護異常週密。宗棠又命令哈密土回王，不准容納奸細。宗棠常言，從前金人謀宋，派精通漢語親信，冒充商人，來往開封，達十年之久，宋朝虛實，澈底明瞭。故兵端一開，宋人防守情形，都在金人控制之下，便無法抵抗。奸細足以亡國，不可不防。

北路作戰目標——收復烏魯木齊：從濟木薩往西二百四十里是阜康城，又西百一多里是古牧地，該地爲烏魯木齊之外圍，亦就是前進據點。同年（光緒二年）六月初，劉錦棠在濟木薩與金順商討進兵方略時，偵知叛回白彥虎、馬明等已東進至古牧地佈防。從阜康到古牧地約一百里，縣西深林蔽日，野潦縱橫。卅里爲西樹兒頭子，是大道，由此到黑溝驛，却要經過戈壁（沙漠）飲水困難。另有一路走黃田，是別徑，但水源充分。叛回一方面築卡防守黃田別徑，並準備切斷大路之水源。劉錦棠一面下令築壘穿井，佯作由大路進軍，突于同月（六月）廿一日夜，約金順軍襲擊黃田，翌日即佔領。錦棠、金順兩軍分駐古牧地城東北方。烏魯木齊紅廟子叛回猛烈反攻，清軍擊敗之，斃其兩千。至廿八日兩軍遂攻克古牧地城，城中悍賊五、六千全被殲，官軍傷亡五百餘。在戰場上檢得漢回文信一通，正是烏魯木齊回目答覆古牧地求救之機密文書。大致說，迪化精壯主力，都已派出，沒人防守，南路之兵，也不能開到，古牧地可守則守，不可守則退回迪化可也。錦棠既偵知迪化城空虛，翌日（廿九）便開始進攻，當即收復烏魯木齊（迪化）滿漢各城。追敵卅里（再南即戈壁）是役斃叛回五、六百，官軍亦死百餘人。城中難民及避匿山谷者，皆設法安撫之。遣袁垚齡代理迪化知州，俾專事戰地政務各項工作。

接着昌吉、呼圖壁各地叛回，均棄城南逃。只有瑪納斯（綏來）城，仍有頑回據守，金順軍圍攻之，錦棠督師搜剿東南山谷殘敵，準備乘勝南下。不料綏來城小而堅，金順軍連攻一個月無功。同年（光緒二年）八月錦棠調羅長裕、譚拔萃、黃萬鵬、董福祥等馳援，伊犁將軍榮全亦率兵來協攻。開長壕，掘地道，轟塌城垣兩丈餘。官兵奮戰登城，賊乘大風塵沙猛烈反撲，均被擊退，其元帥韓形濃中砲死，繼任回目海晏，赴徐學功營請降。金順當命繳馬械，獻逆首，然後造名籍聽辦。次日黎明，回衆三千餘突出西門，老幼婦女居中，悍壯持槍械夾衞之。金順知其詐降，遣所部在城北，命湘軍列城南，嚴陣以待，並分騎各隘口，令徐學功前往開導之。宣言叛衆，凡棄械者免死。其元帥何碌忽發洋槍，揮衆猛撲。徐學功早有準備，立擒何碌，斬于陣前。城南北軍左右抄擊，叛回被殲大半，擒其元帥海晏等以下多名，皆處極刑。韓形濃及清眞主尸骸等一併掘出，斬戮示衆。官軍死事者，有提督李大洪、熊佑林、楊耀，總兵張大發、杜生萬、司世道、參將陸輝先、副將胡耀孥、游擊楊占魁、把總邵芝等百餘名官弁，兵勇近千。時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九月下旬也。

二、收復吐魯番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〇九）

新疆北路收復後，已是十月初冬，塞外大雪封山，難以進軍。同時左宗棠素來主張「緩進速戰」之戰略，其意即作戰集結準備階段，必須綿密成熟；決戰階段，則應速戰速決之意。乃奏朝廷，調包頭提督全運昌部步馬五千來新疆增援，並裁汰防軍金順部（包括原景濂部十九營）三十九營爲廿營，均奉旨照准。當時劉錦棠部四十營，定爲攻擊兵團，金順部併編廿營後，定爲北路防守兵團。張曜與徐占彪亦爲攻擊兵團，分別由哈密、木壘河西進，會合劉錦棠軍，以攻吐魯番。另派明春帶四營接防哈密，徐萬福帶五營接防巴里坤。旋全運昌帶步五營馬二營砲一營到

烏魯木齊增援劉錦棠軍。佈署既定，準備來年（光緒三年）春暖，開始進攻。

夷回頭目阿古柏既失去烏魯木齊等北路諸城，遂招集敗退殘部，防守達板城，拒止官軍，企圖拒阻劉錦棠軍南下。達板城在烏魯木齊南兩百里，爲南疆之第一道門戶，形勢險要。命馬人得守吐魯番，拒止張曜軍之西進，阿古柏本人駐守托克遜，與達板、吐魯番構成犄角之勢。陝回白彥虎一股，先逃匿南山小東溝一帶，見官軍有南下進攻達板模樣，又從南山東竄古牧地、阜康一帶，企圖牽制官軍後路。經劉錦棠派軍擊敗，始向托克遜退去，時光緒二年冬（一八七六）。阿古柏繼見官軍並不急進，又在達板新築兩城于隘路間，派大道哈（華語大總管）愛伊德爾呼里帶重兵防守。命白彥虎增援馬人得，堅守吐魯番。又調其第二子海古拉駐守托克遜，阿古柏本人則在喀喇沙爾（焉耆）佈防。（焉耆在托克遜之南八百四十里）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初一日劉錦棠大軍從烏魯木齊（迪化）南下，向達板進軍。張曜從哈密經瞭墩到鹽池，在此與徐占彪會合，再一同西進經七克騰木、闢展（鄯善）與劉錦棠軍夾擊吐魯番。徐占彪騎軍並以一部經木壘河南下，木壘河地勢寬闊，可容萬騎，亦饒水草，爲通吐魯番大道，雍正朝岳鍾琪曾請以重兵駐屯者。達板回引湖水灌城，水泥深及馬腹。官軍乘夜霧潛渡之，逼城而壘，開始攻擊。黎明城內回人見狀大驚。此時城外回已被擊敗，城內彈藥庫中彈爆炸，瓦石亂飛，人馬衝裂，官軍遂乘勝克之。時爲同月之初七日也。是役斃回兩千餘，俘擒一千二百名，獲戰馬八百，槍砲軍械千餘件。俘擒回目大通阿愛伊德爾呼里，及胖色提（即營官）六人，玉子巴什（即哨官）九十八人。愛伊德爾呼里等均願遣人回報怕夏（即伯克）阿古柏，縛送白彥虎獻南疆八城請降，錦棠許之，將所俘南疆官兵及纏回等皆給衣糧，令各歸原籍。俟官軍到達時，或爲內應，或爲嚮導，各回莫不驚喜過望，歡呼而歸。

達板土回前潛赴烏魯木齊降撫者三百餘人，皆給耕牛農具種子，命就達板舊城耕墾或復舊業。錦棠隨即進軍白楊河。此時張曜與徐占彪等軍已分道攻克七克騰木、鄯善、魯克沁等城，即將進攻吐魯番。錦棠當派羅長佑以步馬六營趨吐魯番會攻，而自帥十四營直擣托克遜城。行九十里至小草湖，托克遜土民纏回來報稱，安集延夷回聞達板失陷，嗾其黨徒四出掠擄，圖脅纏回居民西竄，泣求官軍往援。且謂前遣釋俘回歸來，宣佈德威，民衆已無復疑懼，莫不延頸以待官軍云。錦棠即刻傳令炊食，馬隊先發，步營繼之。在城外十餘里，小有接觸，待大隊到，安集延夷回海古拉（阿古柏子）與白彥虎等遂驚潰，舉火自焚糧械而逃。土民纏回兩萬衆出城，跪馬前乞降，錦棠乃入托克城撫民，羅長佑奉命後，馳一晝夜，抵吐魯番，會張徐兩軍攻克其滿漢各城。吐魯番爲南疆門戶，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有漢滿兩城，海古拉又築一王府，頗爲雄壯且堅固。安集延夷回所派阿奇木馬人得等率回衆乞降，官軍悉受之，時爲同月（三月）中旬事也。（後引奏稿卷五十一覆陳辦理回疆事宜摺頁2035）

劉錦棠揮軍南征之初，宗棠曾指示。如阿古柏來降，沒有帶兵馬，可允其傳報肅州大營，聽候核辦。倘若枝梧言語，意圖緩兵之計，便教他回去，也不必殺戮等語。前克復達板時，官軍釋遣俘回並通告于夷回伯克者，阿古柏非但無降意，且殺釋遣纏回多人，並禁錮百餘。于是各城纏回均感官軍之德，並恨安集延夷回之殘暴。翌月（四月）中旬，阿古柏在庫爾拉見大勢已去，遂自殺，其子海古拉將其父屍沉水中三天，然後取出以香牛皮包之，率其死黨西去。留白彥虎據守庫爾勒。海古拉行至庫車，被其胞兄伯克胡里所殺，搶去阿古柏屍體，篡繼父位，逃據喀什噶爾城（疏勒）。按阿古柏生前，偏愛次子海古拉，爲其兄所忌，遂出走，兄弟失和，致有今日之變。

先是阿古柏謀哈密回王不得。思保南疆八城自立爲王。托英國轉達于北京，願奉中國正朔，列爲藩屬。清廷以

詢左宗棠，宗棠奏曰：「自浩罕爲俄所併，安集延諂附英吉利，英亦陰庇之。茲復以保護立國爲義，其意蓋恐安爲俄併。夫英人卽欲爲安立國，則割英地予之，或割印度予之可也。何遽索我與地以市恩？從前恃其船砲橫行海上，猶謂祇索碼頭，不取土地。今則索及疆土矣。彼陰謀于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強我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許！我愈示弱，彼愈逞強，勢將伊于胡底！」疏上，奉詔嘉許，乃決定以劉錦棠部卅二營規復南疆。

三、收復新疆南路之戰（參看附圖第十六——七一〇）

吐魯番既平，正値盛夏，氣候炎熱，明代名爲火州，相傳唐僧取經，途中所稱火焰山之地是也。左宗棠爲準備爾後作戰，決待秋高氣爽，再行長驅直入南疆。蓋安延集夷回頭目阿古柏已自殺，進兵南疆，已非十分困難之故。南疆自乾隆朝收入版圖，設立八大城。從吐魯番而西南，有喀喇沙爾（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爲東四城。從阿克蘇再西南，有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疏勒）、和闐，爲西四城。吐魯番與喀什噶爾間，總共爲四千一百里。

進軍南疆之兵力部署，是以劉錦棠爲第一線兵團（共步馬卅二營），張曜爲第二線兵團（步馬十五營），徐占彪之蜀軍，仍調回巴里坤、古城子地區任警備。吐魯番境內另調易開俊步馬七營增防。左宗棠之敵情判斷如下。阿古柏長子胡里，將爲固守，白彥虎仍是流竄，並預測其流竄方向有三：1.是西竄庫車與阿克蘇一帶。2.是往西北，繞過伊犂，回竄吉昌與瑪納斯（綏來）。3.是往東北。繞過羅布淖爾與吐魯番境界，竄入敦煌再入青海。第一條路是淸軍追敵必經之路。第三條路地廣人稀，大隊人馬，不易通行。第二條路地勢平衍，道路分歧，最易奔馳，故特令精河一帶北路防軍，注意偵探，加意防範。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七月十七日劉錦棠開始從托克遜出發，遣提督湯仁和率隊分道至曲惠與庫車紮營，沿途搬運柴草，開濬泉源，按程準備，給大軍供應。同月（七月）廿一日，錦棠親帶大軍前進，都在曲惠取齊。至九月初一日，在未遇抵抗下，收復喀喇沙爾城（焉耆），城內水深數尺，官廳民舍，蕩然無存。居民纏回，皆為白彥虎脅走。于是錦棠諭和碩特台、吉札希復勒克，速遷所屬蒙民數百戶入城，以實後路。

開都河，發源于天山之麓，在焉耆與庫爾勒之中間，流入博斯騰湖。白彥虎渡河西竄後，即掘水造成大氾濫以阻止官軍，闊約百餘里，深者沒頂，淺及馬腹。遣蒙民作嚮導，探河淺處，輕騎亂流而渡。沿途民舍皆焚毀，已無人煙。在庫爾勒外圍，遇回騎兵百餘，擒兩名，皆陝西回而効安集延裝束者。得知白彥虎脅迫纏回運糧西逃庫車等語。越兩天（九月初三日）到庫爾勒，又是空城一座。適攜帶口糧已盡，錦棠懸賞令士兵搜掘窖糧，幸得數十萬斤，才得免于飢餒。原來西北地氣乾燥，農民習慣，常闢窖藏糧也。遂一方面派員招輯難回，並即選步騎各千餘為前鋒，親率先行，由羅長佑領後續部隊與輜重繼進。兩日行三百卅里，至策達雅爾，再行一百八十里，至布告爾，見叛回千騎列陣，黃萬鵬、譚拔萃等擊敗之，再行五十里，見前有步騎數萬衆，以望遠鏡窺之，持械者不過千餘人，餘皆攜老扶幼，驅車牽牛，知必所脅難民也。錦棠傳令執械者斬，餘皆不問。將近庫車，見纏回數萬散佈原野，訊知皆不願隨賊行者，乃下令撫諭，安居勿懼。時同月（九月）十二日，即進入庫車城，得羊一萬二千隻，西瓜有一百廿斤者，其物產之豐富，出乎意料之外。庫車糧料充足，採買較吐魯番尙易，既省轉運，又可免誤戎機也。

錦棠再率軍追至拜城，城門緊閉，遣譯者告以官軍至，乃知閉城係拒阻白彥虎者。錦棠遍加撫慰，並招輯流亡，而令各軍進食休息，繼續追至銅廠。遇敵騎數百領纏回約兩萬聚河岸，即揮隊猛攻，敵衆驚走，被脅回衆悉遣歸

拜城，令復舊業。又履冰八十里，再渡戈壁百餘里，始抵札木台，遂馳抵阿克蘇城郊，遙見城上槍茅林立，偵知乃纏回十數萬守城以待官軍者。錦棠飛遣譚愼典、黃萬鵬等兩路追敵，而自撫阿克蘇城內回衆，時同月（九月）十八日。經查明白彥虎逃向烏什，安集延夷回逃葉爾羌。乃決定專追白彥虎，直到阿他伯什地方，卻見一片黃沙戈壁，已無敵人縱踪，遂回軍烏什城。新疆南路以阿克蘇爲中心，北通伊犁，西通烏什，東接庫車，西達喀什噶爾。更是南北交通樞紐。湘軍後路隨後亦到達阿克蘇。第二線兵團張曜部正從喀喇沙爾向庫車續進中。

左宗棠以喀喇沙爾爲南疆八城之一，庫爾勒號稱富庶之區，纏回土民被叛賊驅迫，非其本懷，宜善爲撫輯。委知縣黃繼裕爲喀庫善後撫輯局，前往辦理。其庫車至阿克蘇一路，則遣道員陶兆熊辦理撫輯，赴劉錦棠軍聽委。此役錦棠自庫爾勒躡蹤追擊，一月馳征三千里，收復東四大城及其他回堡無數，救出難民數十萬計。其歷次殉難官弁，有提督王慶福、曾義德、總兵朱成琪、副將楊隆輝、陳詳發、參將馬正揚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多名。

南疆東四城既全部克復，錦棠駐軍阿克蘇，時值隆冬，塞外嚴寒，冰天雪地，擬明年（光緒四年）開春，再舉西四城。當時安集夷回伯克胡里據喀什噶爾（疏勒）分守英吉沙爾與葉爾羌。和闐阿奇木呢牙斯料安集延人必敗，遂進攻葉爾羌，遙爲官軍聲援。伯克胡里率五千騎敗之，佔領和闐。呢牙斯走降湘軍，盡得安預延賊中虛實。會何步雲乞師書亦至，何步雲者，喀什噶爾綠營守備，陷夷回中多年，所部數百人，安集延回給糧養之。曾納女爲阿古柏作妾求和，至是乘賊勢日蹙，襲佔喀什噶爾漢城，響應官軍。安集延賊派兵圍攻，並結白彥虎助戰，故遣人來告急。劉錦棠乃決定卽日進兵。不待來春。以余虎恩爲中路正兵，取道巴楚；黃萬鵬爲奇兵，取道烏什、布魯特，仍歸余虎恩指揮，雙方夾攻喀什噶爾（疏勒）。錦棠自帥主力由巴楚分道逕搗葉爾羌，使回敵不得兼顧。同時調第二

線兵團張曜軍進駐東四城，警備後路。官軍兵勇各以能俘白彥虎取首功為利，人各自奮。有時步營竟迅于騎兵，一時步曲先後不齊，有以賊敵來抄為憂者。同年（光緒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余虎恩到疏勒城下，左右僅百騎，旋黃萬鵬至，又有何步雲為內應，翌日（十三）克其城。余虎恩續向西追敵，俘于小虎、馬元兩回目。黃萬鵬向西北追擊，白彥虎、伯克胡里已取道布魯特，投降俄羅斯矣。

錦棠率主力于同（十一）月十七日，至葉爾羌，叛回于先夕逃遁，令羅長佑等搜斬餘敵，安撫纏回。遣董福祥部規復和闐，自率步馬各營超英吉爾沙，三日後克其城。福祥亦于本月（十一月）廿九日，收復和闐，追捕安集延餘黨，生擒回目卅二人，撫諭和闐回衆。羅長佑亦搜擒夷目三人，陣斬七十餘名，葉爾羌亦平。

錦棠在喀什噶爾，聞阿古伯眷屬為官軍衝散，尚有伏匿近地者，遣隊搜尋，獲阿古柏子四人、女二人、孫一人，胡里子一人。又獲金相印父子，金相印者，首先引安集延入侵南疆者也。同于小虎、馬元等一併磔死。另外正法者尚有一千兩百餘人。獲後膛砲七門，開花螺絲銅砲四門，前膛銅砲百餘門，槍械無數，戰馬一萬數千匹，至是回疆全部肅清。此次戰死者，有提督鍾興發、副將張興隆、都司謝得勝、成東來、何得所、守備楊占魁、黃發喜、陳崇元、譚榮發，千總巴總多名。以是役之功，詔晉左宗棠二等侯、劉錦棠二等男，諸將皆進秩有差。

宗棠用兵新疆，特別注意辦理善後。最重要者，為安撫難民，招徠流亡，發給種子、耕牛、農具，協助歸農。其在鎮迪道屬者，就命地方官吏去辦。在新疆南路，尚未設郡縣，遂在前敵收復一個城池，就派一批人員跟上去，設立善後局，專辦安民工作，受命于兩位統兵大員。劉錦棠主西四城，張曜主東四城。當時經費支絀，得勝各軍，報解獲安集延夷回遺留財物七萬四千八百多兩銀子，宗棠命提取七萬兩辦善後之用，餘數四千多兩作賞金。俟後又

興辦水利，創辦學堂，整理財經，同時更建議淸廷，將新疆建立行省。

四、伊犂之收復（參看附圖第十六——七一一）

伊犂（綏定）包括九個城市，中間爲一座大城，爲伊犂將軍及旗營駐紮之所。大城西北另有五城，東南尙有三城，縱橫兩百里。俄羅斯强佔伊犂後，將大城毀去，西北各城，除留作收容漢回四千人外，其餘房舍，皆夷爲平地。利用上述拆除材料，在大城東九十里地方，另建一個新市區，街道有廿里長，俄國官兵駐焉。商店居家都很繁榮，俄人將此種佔領地，歸圖爾斯坦總督兼轄之。並開徵捐稅，每年收入數十萬兩。俄國初入伊犂，曾聲明俟中國收復烏魯木齊（迪化）與瑪納斯（綏來）後，便把伊犂交還中國。可是到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夏左宗棠大軍已收復烏魯木齊與瑪納斯後，俄國却毫無表示。翌年（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春，官軍又將吐魯番收復。此時正值俄土發生戰爭。金順主張乘虛襲取伊犂。宗棠不可。蓋當時北路兵力，能否收復伊犂，沒有把握，卽使收復，能否守得住，也沒有把握。萬一發生意外，則收復新疆南路之計劃，發生障礙，更不值得。並且趁火打刼之行動，尤非堂堂大國所應取。姑且把南路收復，看俄國人怎樣辦，再作打算。如果俄人肯自動交還，當然最好，否則先行交涉，不成功，再動武力亦不遲。

光緖四年春，南路業已全部收復，而俄國對于交還伊犂，依舊沒有表示，並且四次縱使逃入俄境之白彥虎和安集延人糾合布魯特人侵擾新疆西北邊境，想藉口秩序未復，作續佔伊犂之張本。宗棠乃將侵邊回黨，均先後予以撲滅。第一次擒斬白彥虎黨羽百餘名。第二次擒斬安集延及布魯特人三百餘名。第三次擊斃布魯特人千餘名。第四次在葉爾羌邊界，色勒庫爾地方爲最後一次之血戰，我將士越窮荒絕塞，登石壁冰梯，歷四晝夜，馳八百里，追奔逐

北，槍殺布魯特頭目阿都拉哈瑪，擒斬安集延大通哈兩名，胖色提以下數十名，並賊兵兩千餘，獲牛馬數千頭。其時海外盛傳中、俄開戰，俄軍大敗。從此白彥虎、安集延夷回、布魯特人，始不敢再犯邊疆。

左宗棠搜得俄官所發路票及主使文件與口供等報告清廷，向俄國提出質問，狡詐帝俄，才無話可講，亦無法推卻，才允清廷派崇厚到俄國磋商交還伊犂事件。崇厚爲滿州旗人，庸儒無能，被俄人嚇騙之後，隨便就簽訂一個條約，規定收復伊犂，用五百萬盧布代價。又在分界條文中，劃去伊犂西南兩邊土地，其中包括到南疆去之通路兩條。此外在通商條文中，又添加許多不能允許之權利。于是朝野大譁。宗棠更激烈爭持，暗示不惜一戰。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正月，清廷改派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到俄國重議。並命左宗棠統籌戰守。宗棠擬定分兵三路規復伊犂之作戰計劃如下。1.東路軍：歸金順步馬廿營負責。嚴密把守精河一帶，阻止俄兵與回人竄擾。又加撥步三營馬二營。2.西路軍：歸劉錦棠步馬廿營負責。取道烏什，從冰嶺之西，經布魯特遊牧地，直搗伊犂，又加撥五營。3.中路軍：張曜馬步十營負責，從阿克蘇冰嶺之東，沿特克斯河，亦直趨伊犂，又加撥步四營馬一營。4.中路是平常商貨往來大道。西路是從前換防軍往來間道，此兩路軍都以伊犂大城俄兵營爲目標，西路斷其援師，中路截其歸途。至于精河距伊犂只有三、四天路程，只要防敵竄出，配合中西兩路行動即足，無須單獨積極採取攻勢。5.塔爾巴哈台地方，亦加派兵力數營，增强防務。6.另派譚上連帶湘軍兩千赴疏勒接錦棠之防。易開俊帶兵三千赴阿克蘇接張曜之防。又土勇五百名赴烏魯木齊與瑪納斯，備補東路之防。

同年四月，左宗棠親自出關，誓與俄羅斯決一死戰。五月行抵哈密，駐節城西鳳凰台，時宗棠已六十九歲，眞是老當益壯。當時探得俄兵分據伊犂與阿來兩地者，總共不過數千衆，開花後膛砲只有十幾門。但有陝西叛回等三

千人受俄國僱用者。此三千叛回可能于必要時另謀出路向科布多竄去，不是南犯古城子、巴里坤、哈密，便是東走草地越安西到玉門、布隆吉、橋灣、三道溝、金塔、毛目（鼎新）一帶，如此則河西各郡，必受震動。于是宗棠在古城子、巴里坤、木壘河之線，加强兵力，並注意科布多方面之情報。又嚴令金順肅清軍中不良份子，以免漢奸混入。同時在安西、敦煌、惠回堡、南大泉、青頭山口等處，分駐防營。宗棠在哈密親帶步馬十數營，以資策應。

同年七月清廷突然詔令宗棠進京，說是「時勢孔艱，正須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備朝廷之顧問。」原來李鴻章認爲當時中國力量，不宜與俄國開戰，主張和平解決。還怕清廷不相信，特地邀請從前助平太平軍之英將戈登來華，向清廷證實此種理論。清廷遂決定主和，調宗棠入京，以減少在新疆和俄人啓釁之機會。這時曾紀澤已從倫敦到達俄京，開始交涉。宗棠遂保薦劉錦棠繼任督辦新疆軍務，張曜金順同爲幫辦。十月，宗棠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劉錦棠，便啓行入關。又把陝甘總督關防移交護理總督楊昌濬。然後由蘭州省城動身。至翌年（光緒七年）到達北京。而曾紀澤也已在俄京換新約，總算爭回許多權益，只是把收回伊犁之代價，加到九百萬盧布耳。

宗棠還京後數年，朝廷欠餉，軍紀廢弛，營官又從中侵漁士卒，遂致連年（光緒十年至十三年）激起兵變，而新疆之情勢，亦每況愈下矣。（前引奏稿卷五十六遵旨覆陳來京陛見摺頁二二七〇）

按此次平定新疆回亂戰役，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六月一日起到翌年十一月廿九日止，先後總共不過一年半。分析起來，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爲收復新疆北路，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六月一至九月廿一日，約四個月。第二爲收復吐魯番，自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一日至同月十三日，只半個月耳。第三爲收復新疆南路，由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七月十七日到十一月廿九日，也只有四個半月。

新疆自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妥明與索煥章等倡亂以來，繼而安集延夷回侵據南疆，最後俄羅斯强佔伊犂。除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幾個據點而外，全部淪陷十餘年之久，至此全部收復，夷回頭目阿古柏自殺，妥明等早為安集延所滅，僅白彥虎、伯克胡里等率殘部逃俄竟，可說是一個澈底之大殲滅戰。

伊犂雖由外交途徑收復，仍是由于宗棠之軍事成功為基礎。否則狡猾陰詐之俄羅斯，決不肯輕易交還。當時新疆西有帝俄，南有英印，苟非軍事作戰，迅速平定全疆，則糜亂之局，不堪設想。晚清對外交涉，用兵邊陲，都是喪權辱國。唯此次平定新疆回亂，而獲全勝，其影響民心士氣，收穫之大，難以估計，誠乃近代史最光榮之一頁也。

第六節　整個西北地區之戰地政務與後勤實施概況

一、**概說**：當時所謂西北，為陝西、甘肅兩省及新疆地方。寧夏與青海尚未分治，包括于甘肅省內。新疆北路為準噶爾之地，南路為回疆，先後于康熙、乾隆朝歸入版圖，尚未建省。即今日所謂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五省是也。

左宗棠進軍西北，在陝西省，完全利用現有機關組織，推行政令，支持軍事作戰。到甘肅在收復董志原城序戰之後，首先設立涇州、安化（慶陽）賑務局。其後平定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等地回亂時，均派專人辦理善後，撫流亡、墾荒田，安定地方。入新疆後，則事先派定道員等大批行政人員，隨軍行動，受命于劉錦棠、張曜兩統兵大員，辦理戰地行政工作。有如今日成立之戰地政務工作團與美國軍中之戰地政務工作部隊。

其作戰剿撫並用，每次戰爭結束，均以屯墾安民為先。致西北民衆，有稱宗棠為「左阿衡」者。此種不求急功

，遠大着眼，尊重宗教，實事求是，軍政兼顧之作戰策劃。實與 總統訓示之「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等之黨政軍聯合作戰原則。完全相符。

二、用人行政：左宗棠說。「天下之亂，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皆學術之不講也。」又說。「戡亂之道，在修軍政，尤在飭吏治，軍政者，弭亂之已形；吏治者，弭亂之未形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術。才具者，政事所由濟也；心術者習尚所由成也。」綜括上述兩段話之意義，就是說，人才之盛衰，足以決定吏治之良窳，吏治之良窳，足以決定國家之治亂，故宗棠軍行所至，一面平定叛亂，一面整飭吏治，所謂軍事政治，雙管齊下者是也。(引書牘卷三頁2769，奏稿卷四頁188又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頁160)

王闓運在湘軍志中，批評曾國藩能用人才而不求人才，胡林翼能求人才而不識人才，左宗棠能識人才而不容人才。始無論闓運批評正確與否？蓋能不能用，要看本領；能不能求，要看心願；能不能識，要看眼光；能不能容，要看氣度。這四個條件，決不能求全責備于一人。宗宗才氣縱横，精力充沛。有時不免予智自雄，喜專斷，要躬親，故有不能容人之批評。從來大人物，羅致人才，都有一個標準。曾國藩標準有六個字「少大言，有條理。」宗棠用人可把「廉幹」「忠介」四字作標準。又常云「凡用人，用其朝氣，用其所長，常令其喜悅，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窮其所短，迫其所不能，則才之用矣。」（引書牘卷二頁2747，又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頁161）

宗棠生活節約，論吃非宴客不用海味。論穿平常只穿布袍，從不作過份享受。並好週濟親朋，常以「惟崇儉乃能廣惠」教訓子孫。做廿年督撫封疆大吏，遺產是長沙屋子一棟，夫人墓地一塊，四個兒子每人只分得五千兩銀子。大營幫辦劉典與前敵總指揮劉錦棠，都是一介不取之有名廉吏。

三、屯田：自古用兵西北，最感困難者，莫過于給養。早在秦漢，已實行屯田之制，最初用意，完全在供給軍食。新疆自乾隆收入版圖，就興辦屯政，兵屯開始于伊犂，民屯開始于阿克蘇。咸、同年間，亂事發生，兵民流亡，屯政荒廢。宗棠用兵西北，自涇州一直到敦煌，一路進軍，一路屯田。在陝甘經管者，凡官軍收復一地，安營設卡，派兵防守。空閒時候，利用近傍無人耕種土地，種莊稼。收穫糧食歸營中收買，價款分給種田兵勇。各營哨官弁，則按督導勤惰，分別懲奬。這些田地如有業主同來認領，就發還業主。同時招徠流亡民衆，起先給以賑糧，（大口日八兩，小口日五兩。）維持生活，然後發給種子、牛具，教以耕種，收穫糧食，也歸營中作價收買，深得人民與兵勇之歡欣。

收復新疆，第一次屯田，在哈密開始，主其事者爲嵩武軍統領張曜，宗棠撥發屯田費三萬兩。對屯田指示週詳，如僱用當地老農請教等等，以後逐漸推行至南疆。宗棠又曾說。「經理之始，即當爲異日設想，擇其水泉饒沃者爲田疇，擇其水草豐衍者爲牧場，庶將來可耕可牧，正不必概行耕墾。」（引批札卷七頁三八六三）

四、荒政：中國數千年來，始終是一個農業國家，更因爲靠天吃飯，所以一逢水旱災荒，國計民生，都感莫大恐慌，亦即政府與官吏之重大責任。這種工作，遂構成一種專門學問。宗棠昔年在鄉就研究農學與荒政。在浙江巡撫任內，曾刊刻著名荒政書「康濟錄」發給地方官吏，作爲舉辦荒政之準則。

宗棠在西北，曾逢到一次三百年未有之大旱（光緒三年），災區廣及河南、山西、陝西、甘肅慶陽府。災情最重之同州府，一畝地只值三百文制錢，兩個麵餅可換一個婦女。宗棠在數月不雨，乾旱已成之時，首先對陝西當局告以快籌救濟方法，倉庫儲糧多少，人民需糧多少，如何採購，調查災區等項，以爲施賑之標準。

五、賑糧：客販囤糧，當然禁止；人民窖糧，也得開放。境外採購，以洞廷湖米為主，利用西征軍陝南、鄂西糧台路線運米。並劃定包頭之糧，歸山西採運，不許陝西搶購，宗棠這種劃分區域採運辦法，可謂甚得事之要。

六、賑費：西征軍費雖在三空四盡之境界，先留借十萬兩，專供陝西賑濟。宗棠更自本人總督每年兩萬兩養廉俸中捐一萬兩歸陝西，三千兩歸慶陽府。並規定勸捐與勒捐兩種辦法，對君子用勸，對鄙夫用勒。這種實幹硬幹之作法，正因為宗棠有廉有威，才可以辦到。

七、辦賑人選：宗棠認為如其用微末官吏，不如多用地方賢明紳士，蓋鄉黨自好者，多能心存利濟，必肯盡心。綏德州發生搶糧案件，宗棠命立即重辦。古人所謂「閉糶者配，强糶者斬。」蓋荒政救飢，必先治匪，維持地方秩序才行。又辦賑當然救人命最急，但亦要救耕牛與耕具，為下一季田準備。接著保嬰、施藥、施寒衣、施棺等事，都得去辦，才能配合起來。西北荒政，在宗棠這樣「廉幹」作風搶救下，眞不知救活了幾千百萬生靈。

八、禁煙：雅片戰爭之後，國內禁煙，已成具文。宗棠西征，見西北煙民，幾達人口之半數。大旱災荒中，領到賑款，却買煙不買糧。軍民缺糧，而良田都開罌粟花。宗棠見此情形，對于禁煙，格外積極。當時政策，是禁種與禁運，暫不禁賣與禁吸。蓋罌粟在田野，一望而知，容易剷除，搜查吸售者，茲擾需索，在所不免。禁運方面，凡川滇土煙入境，一律焚燬，洋煙入境，勒令折回。將各種戒煙藥方，捐資配藥，分贈煙民。至于官吏，當然不准吸煙，一經查出，立即革職。

九、西征之軍費：左宗棠平定陝甘，收復新疆，前後十四年。需用軍費，並無詳密之統計。但自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起至光緒六年十二月止，西征軍辦過四次報銷案，首尾連貫，總共是九千兩百五十一萬多兩。但尚有幾支

部隊，雖歸宗棠指揮，而另有專餉，各自報銷。故西征經費總額，必在一萬萬兩以上。自古用兵西北，總是一個巨額負担，康、雍、乾三朝平準部，定回疆，用到三千多萬兩，下表爲宗棠西征軍費分析表。

左宗棠西征軍費四次報銷總額分析表

號碼	用途	數額（以銀兩爲單位）	備考
1	兵勇口糧	五四、三六九、七八三・七〇八	
2	口糧貼價	五、五八四、五五四・九〇四	
3	募勇經費	二九八、三四七・一九四	包括未成軍小口糧
4	兵勇卹賞	四八二、五三七・二三五	
5	大營官兵薪公費	二、〇九五、三六五・三八四	
6	州縣津貼	一、一三八、八三三・五六四	包括驛運經費

7	軍裝軍火	五、一二一、三一一・一〇七	
8	價　脚	一六、五〇七、三九四・四六〇	包括匯水
9	車馱購價及飼養	一、三四一、三二一・四三二	
10	押運費	三一六、五二六・八八五	
11	屯墾賑濟	九八〇、二三一・五二九	
12	借款利息	四、二八一、八四四・一八七	

觀右表中不只是軍經，如屯墾、賑濟、州縣津貼等，都有政費性質。口糧貼價一筆，約佔總數十分之一，這就是西北糧價高與籌糧困難之表現。第八九十各項，都是運輸費，總共一千八百萬兩，佔全部經費五分之一，這是西北運籌困難之事實。這些經費之來源，大部全靠各省協餉，但經常有拖欠，每年能解到八成者就算很好。所以當時統兵大將，非但要能練兵，還要能籌餉才行。這就是清末中央權責旁落之表現也。

十、整理田賦：田賦向來是中國財政上主要之收入。但因測量與經界之關係，係一件艱鉅工作。甘肅田賦，更

有奇特現象。田分如下各種，第一種叫民田，就是一般人民所種者。第二種叫屯田，就是兵士所種，墾熟升科者。第三種是更名田，是明代藩王之田，改歸民戶者。第四種是監牧地，是宋代苑馬監之牧場。第五種是土司地，乃元代以後，指撥土司之田地。

田賦之科則，不是根據自然條件，而係根據人爲條件，甘肅全年田賦總額爲四十萬兩，回亂後只有廿七萬兩。甘肅地政，册籍契據，本屬簡陋，回亂以來，人民逃亡，田畝荒蕪，民、屯、更名等田區分，無從指證。人民避重就輕，官吏混水摸魚，一團亂象。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從新清丈田畝，根據地形，分成川地、原地、山地三科，再按土質分成等級，目標是「賦由地生，糧隨戶轉，富者無抗匿之弊，貧者無代納之虞。」凡經清丈地畝，塡兩聯丈單，一聯存案，一聯發給業主。可惜因係軍事時期，凡經過兵事地區，大都清丈完畢，而未能遍及全省耳。

爲招徠流亡，獎助歸農，規定凡承墾荒田，第一年免田賦，第二年免一半賦。清代考試制度，每一地區，有一定名額，故應試者籍貫，關係甚大。宗棠奏准凡招墾新戶，所領之土，扣算承糧在一石以上者，即以領照之日，作爲入籍之年，本戶及兄弟子姪，准其一律應試，以後新疆鎮迪道，亦援照辦理。

新疆當時田賦與內地有異，內地各省，早把丁賦攤入田畝。而新疆却把田賦按丁攤徵，結果發生不平與不均，有田多而丁少，貧戶人丁多而無田，宗棠一律改正之，並于清丈土地後，塡給田憑時于漢文之外旁註回文。

十一、整理鹽務：鹽爲國家一大利源，而甘肅鹽務，相當複雜。產地分三種。1.爲漳縣與西和之井鹽。2.爲靈州、寧靈廳、高台、鎭番、敦煌等地之池鹽。3.爲青海之濱之青鹽。銷路與課稅尤爲繁亂。宗棠平定陝甘，整理鹽務，概括分爲三種，原有引課者，改引爲票，課厘並增，如乃用浙、閩之成規。原有土鹽稅者，改徵厘金。原無稅

者，開徵土鹽稅。不過甘鹽只銷甘境，人口有限，每年鹽稅只有六萬餘兩。

蒙古阿拉善旗境內，有青、紅、白三種池鹽，統稱蒙鹽。原來蒙人在甘境以鹽易物，後漸深銷內地，直到陝南。宗棠特規定路線，不准在甘肅銷售，妨害甘鹽引地。當時蒙鹽入口，每年五或六萬駝，每駝二百五十斤，每年可收稅厘兩萬餘兩。

十二、整理茶務：茶與鹽，向來同爲大宗抽稅對象。茶與西北居民不可一日無之飲料，而其自己境內又無出產。故止茶之輸出，就無異制當地居民之死命。其原因安在，以今日生理衞生科學分析，知西北青菜缺乏，居民食品以肉乳爲主，如無茶去中和食物，將發生酸中毒之故。當時甘茶之引地，是陝甘、寧青、新疆、蒙古、西藏各一部，銷數是每年二萬九千引，每引一百斤，每年可收稅約十三萬兩。來源爲湖南之紅茶，在西北加工壓成磚茶，每塊五斤，又叫黑茶。引商分東西兩櫃，東櫃是晉商人，西櫃是回商。太平軍興，引商無法維持，私販紛紛而來，整個官茶之茶務陷于崩潰狀態。

宗棠整理方案，採取對鹽同一手段，改引爲票，聽茶商自由招領，稅厘並徵，東西兩櫃之外，增加南櫃，招致湖南茶商參加。爲抗制私茶，由厘卡嚴密盤查，如遇無票私茶，責令補票補稅。自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開始發票，每票五十引，每引五十斤，並以散茶四萬斤劃銷陝西，從此西北茶務納入正軌。

十三、整理厘金：厘金是平定太平天國時代之產物，左宗棠根據其在東南各省厘政之經驗，整頓甘肅厘金，委周開錫先在甘南着手。每府、廳、州、治所，設一厘局，其餘設卡，蘭州設總局，從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到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共收厘金九十萬六千五百七十二兩，此數比其他省並不大，但比楊岳斌督陝甘時之比例數，則

增加甚多。

新疆收復後，首先在鎮西、奇台開徵厘金，每月可得六七千兩。當時晉綏商人由歸化經蒙古草地來之貨物，是由於沿途無稅之故，爾後在哈密、吐魯番、南部之八城，逐步酌辦，截至光緒六年止，共收六十三萬零七百九十兩，比甘肅稅旺甚多，可見新疆物資之豐，只是吐魯番之棉花，就是一大稅源。

十四、**舉辦外債**：左宗棠在西征時期，每逢青黃不接時，常靠外債來救濟。我國第一次以官廳借外債，在太平軍南下時，蘇松太道爲防守上海，曾向洋商借一筆，西征軍舉外債，即援此例。西征軍自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起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止。先後舉辦六次，共借一千七百七十萬兩。時間由半年至七年爲期，利息約爲一分左右，由海關稅款担保，債權人爲英商匯豐與怡和等銀行。借款都是由上海採運局胡光墉一手經辦，當時很受人責難，如曾紀澤使英法日記中有稱，英人告紀澤說，英商承借債款，通常取息三至四厘，銀行經手佣金二厘，而胡則報一分以上，宗棠清廉德行，光墉承辦外債，不免爲盛名之累耳。

十五、**整頓幣制**：甘肅平時靠各省協餉，自太平洋軍興，各省協餉停解，財政無法維持。咸豐四年（一八五四）起，即自鑄當十、當五十、當百、當千之大錢。回亂既發，省帑尤艱，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加鑄鐵錢，後來發行錢鈔，制錢已不見市面，繼而官錢局停止兌現，原規定一串錢作銀一兩之鈔，只値六文制錢，物價大漲，民生困難。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宗棠備款收回錢鈔（六文一串）市民大喜，市面始有起色。

新疆南路向用普爾錢，乾隆朝平定回疆，改鑄制錢。夷回安集延侵入後，行使一種銀錢，名叫天罡，成色不定，從中漁利。宗棠收復南疆，于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在阿克蘇再鑄制錢，五百文一挂，兩挂合銀一兩，做乾隆型

式，反面加印回文，後又加鑄一種銀錢，形式與制錢同，每枚重一錢銀子，每枚合制錢十文，反面亦有回文，北路亦通行使用之。

十六、興辦捐輸：捐輸是賣官鬻爵之別名，乃我國數千年歷史上一大汚點。從秦漢以來，就有此事。清初用兵籌餉，也曾偶一爲之。太平軍興，湘軍廣爲推行，宗棠到西北，也援例辦理。一切詳細辦法，載於籌餉條例。分析起來，可分成四大類：一是捐虛銜，二是捐實職，三是捐補接官缺之各項優越條件，四是捐復各項處分和捐免各項限制。宗棠舉辦甘捐，對于第一類，初請發空白執照五千張，第二次又請發五六七八品銜頭空白部照五千張，貢生與監生各五千張。在西安設甘捐總局，歸西征糧台兼辦，繼委托各省布政使代辦，成一大規模之捐輸網。自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五月開辦，到光緒元年（一八七五）五月停止，共捐到八百七十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兩。約佔西征軍費百分之九．四，武職從前可以報捐，但宗棠以爲眞正作戰之軍功保舉，都無法安插，何論捐班，報准廢止之。

十七、興辦水利：左宗棠到西北後，即認爲治西北者，宜先興水利。涇水最早有鄭、白兩渠，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宗棠令劉典重加修理。利民渠爲明成化末年所修，亦令加以疏通，改名「因民」。後宗棠駐平涼督師，常觀察涇水形勢，並派人赴上游發源地調查。光緒三年（一八七七）西北大旱，宗棠利用工賑開涇渠，令平、慶、涇、固、化道魏光燾去籌辦。並獎勵人民鑿井。

寧夏之渠，有秦、漢幹線廿餘道，故有「天下黃河富寧夏」之語，回亂十年，特別是雙方決渠灌敵人。金積堡收復後。宗棠令馬化漋繳出款項，加以修復。河州收復，宗棠命王德榜一軍，駐狄道和安定一帶，墾田自給，修洮河水利工程，可灌田數十萬畝，後德榜成爲水利專家，尚在北京永定河，南京治秦淮河水道工程。

新疆收復後，在宗棠鼓勵之下，興修水利，據可考者下有列各種：哈密有天山麓兩渠；古城子修理官民各渠；迪化修成永豐、太平、工興等渠；瑪納斯修渠一道；吐魯番穿井一百八十五處，並修官民各渠；喀喇沙爾修官渠十道；庫車修理兩渠，橫貫沙漠六十里；庫爾勒修復官民各一渠。南疆西四城，葱嶺北河與葉爾羌河水利失修，泛濫爲災，均分別濬堵，使河復故道，並添設渠道等。

十八、振興農牧桑蠶：宗棠在陝西曾翻印王心敬區田書一種，分佈人民，勸倣效作。甘肅鹻地甚多，魏寶珪撰文「改良鹻地鋪砂法」，宗棠貸出協餉，實施于皋蘭、景泰、永靖、永登、洮砂、靖遠等縣，化不毛之地，爲可耕之田，至今猶追念左公之功德。宗棠又勸水足地方，提倡種稻，平凉縣令王啓春試驗成功。更鼓勵民間種棉花，並印「種棉十要」普遍介紹于民間。

河西原是匈奴遊牧之區，新疆本是畜牧多于耕種，宗棠均曾督飭州縣與善後局多方提倡，以便繁殖。新疆桑樹甚多，人民把葚子當食品與釀酒，却不知養蠶，宗棠特從湖州（浙江）覓蠶桑工人六十名，帶着蠶種蠶具到新疆，教人民栽桑、育蠶、繅絲、織造等技術。

十九、創辦機器織呢：光緒三年（一八七七）甘肅製造局主管賴長總兵，自己設計造成製呢機，織成呢料，呈閱宗棠，引起機器製呢之願望。當由上海向德國訂購紡毛機器三架（每架三百六十梃）織機三架，洗毛機三架，卅匹馬力蒸汽發動機兩架，並僱用德人技師數名。全部機器于兩年後到蘭州，途中因機器重大，到漢口後，拆散裝運，抬馱並施，修路穿山，眞是一個艱巨工作。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九月開工，每年可織五六千匹，是年宗棠奉召入京，曾把局中產品帶到北京給清廷中人賞用。

二十、採金：肅州城外文殊山地方，有金砂產地，曾僱來德國技術師米海厘者，並購一副小型採金機器，結果試採成績並不好，但找到一個石油礦，將油樣帶到上海化驗，驗得油五分，蠟三分，複質二分。為後來玉門油礦之先聲。新疆收復後，庫爾勒之金場與庫木什之鉛場，尚有幾處鐵鑛，宗棠令官本試開，所謂「官辦開其先，商辦承其後」也。這都是以表現當年宗棠想用西洋機器開拓民生之理想。（後引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三頁3724）

廿一、興辦學院：蘭山書院，是甘肅最高學府。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春，金積堡之役正激戰中，宗棠囑甘肅布政使崇保代發院中膏火，並將院生文章送呈，當親筆批道。「覽呈諸生之稟，文理尚可，殊為欣然。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貧士耳，然頗好讀書，日有粗糲兩盂，夜有油燈一盞，卽思無負此光景。今年垂耳順，一知半解，都從此時得來，筋骨體膚，都從此時練就。邊方無奇書可借，惟就四書五經及傳註，晝夕潛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盡，諸生勉旃。事平至蘭州，當課諸生背誦也。可錄此示監院，以曉諸生。」後規定院中正課四十名，月給膏火三兩，副課五十名，月給一兩五錢。收復新疆作戰，宗棠駐肅州大營，抽暇常到酒泉書院和師生研討學問，並捐助膏火。至宗棠入京為止，新興書院統計如左。

書院	地點	年份
尊經書院	莊浪	同治八年建
涇干書院	涇陽	同　右
文明書院	岷州	同治十年
襄武書院	隴西	同治十一年
味經書院	涇陽	同治十二年

鐘靈書院	寧靈	同　右
歸儒書院	化平州	同治十三年（為回民子弟設）
河陰書院	貴德	同　右
南華書院	甘州	同　右
隴南書院	秦州	光緒元年
慶興書院	董志源	光緒二年
五峯書院	西寧	同　右
湟中書院	同	右
文社書院	鎭番	光緒元年
鶴峯書院	三岔鎭	
鳳池書院	惠安堡	

至原有書院，經變亂燬去，復修者甚多，不再贅述。到清末興辦學堂，大抵府州書院改為中學校，縣屬書院改為高等小學校，省城蘭山書院，則改為優級師範大學堂。

廿二、興辦義學：宗棠督師駐涇州、平涼時，即注意到今日之所謂國民義務教育，先在平涼辦崇信義學一處，教師月薪三兩，指定由平涼厘金項下撥給，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始命各地方一律興辦義學。蘭州省城先後共辦十六座義學，內中有義正、存誠兩所，專收回民子弟，外縣興辦義學甚多，茲不贅述。對于回民子弟，宗棠主張用

中國文化，使之潛移默化，故對回民族所居之地，特別注意，並在考試制度中，為回民特設保障名額，以資獎掖。新疆人口，纏回佔多數，言語文字不通，為官民難合最大原因。宗棠特令善後局及各防營，廣設義學，招收回民子弟，完全免費，以重資延聘教師，每月多至五十或六十兩者。

廿三、刊刻書籍：西北所有書籍，已往大都由書販由成都或武漢買來，變亂以來，商賈裹足，異常缺乏。宗棠刻書機關有兩個，一是漢口崇文書局，歸西征後路糧台管理。二是附設西安關中書防，歸西征總糧台管理。新疆收復，又在迪化開設書局，刻印回民子弟誦讀之書，除此而外，各府道設局刊刻書籍亦很多。又宗棠大營中尚有一隨軍行動之刻書組織，一方面刻刊書籍，並將重要文書，整個刻印發下。刻刊書籍種類甚多，概括分為三種，一是指示生活標準，二是灌輸公民常識，三是齊一大衆思想而歸結于造成良好國民為目的。宗棠更作一種徵求書籍之工作，本來清代各州縣學官，照例藏著官書如聖諭廣訓、會典通考、大清律等，等于官立圖書館。回亂以來，大都散失，此時特廣為搜集並呈請禮部予以補發，俾資恢復。

廿四、甘肅分闈鄉試與分設學政：原來甘肅雖在康熙五年從陝西劃出，自成一省，雖然經過兩百多年，甘肅鄉試依舊和陝西合併舉行，貢院在西安。從甘肅各縣來，最近亦有七或八百里，寧夏三千里，河西四千里，新疆之鎮迪道則達五六千里。來回時間，少則一兩月，多則三四月，需要費用，少則數十兩，多則百餘兩。以西北交通之阻塞，社會之貧乏，實是當時士子們一種大困難。宗棠特打破兩百年合闈成局，奏准在蘭州省城單獨舉行，接著興建貢院，並呈請分設學政。

雖然實行分闈，貢院在蘭州，地位適中，但各地寒士，仍無力參加。第一次鄉試中，竟有士子衣衫襤褸，形同

16—5882

乞兒者。于是酌定津貼之制，一次每人廿或卅兩無等。設有回民保障名額，使回民知道，每闈一科，必有一名舉人產出。陝甘合闈時，甘肅鄉試爲廿一名，又奏請增至四十名，即甘肅年產舉人四十名，對一般士子是一個大鼓勵。分省就得分設學政與分闈鄉試，如安徽與江蘇在嘉慶年間分省，即其一列。陝甘分省兩百年，竟沒有一任陝甘總督顧念及此，足見當年對邊政之疏忽矣。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戰後之政局

㈠**左宗棠離開西北時之佈置**：宗棠奉詔入京，保薦劉錦棠繼任督辦新疆軍務，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之。張曜、金順同爲幫辦。又把陝甘總督關防移交楊昌濬。劉、楊同爲湘軍名將，宗棠舊部，日後均能繼承宗棠未竟之志，完成西北偉業，可稱繼起有人。

㈡**左宗棠新疆政策之成就**：光緒初，李鴻章主張在新疆招撫回目，許其自成部落，但奉中國正朔，有如朝鮮、安南之例。幸宗棠據理力爭，進兵關外，收復全疆。否則新疆早步韓、越之後塵，即陝甘寧青，亦將不堪問矣。

㈢**左宗棠對伊犂問題認識之正確**：左宗棠大軍收復新疆北路之後，帝俄自食歸還伊犂之諾言。此時適値俄、土戰爭，多主乘虛襲擊伊犂俄軍，但宗棠力主先收復南疆，看帝俄如何，再作打算。此種處置，極爲正確。尤其是對雙方軍力與地形之判斷，眞乃盡知己知彼之能事。待南路業已收復，帝俄仍無表示，且嗾使安集延夷回白彥虎等四次侵邊作拒交藉口。宗棠均先後迅予撲滅，並搜獲帝俄文件及口供，以作交涉之憑據。更擬定三路收復伊犂之作戰

計劃，爲外交之後盾。遂使狡滑之帝俄，無辭可托，不得不交還伊犁。

㈣**新疆戰地政務工作之完善**：宗棠用兵西北，對于辦理善後工作，異常重視。若以今日之戰地政務工作研究之，在行政組織系統完整之陝西省，可稱爲「後方地區」。甘肅省（包括寧青兩省）則只有秦州、寶鷄、鳳翔、西安一線，未經淪爲叛區，可稱爲「綏靖地區」。新疆則當時旣未建省，幾全部陷敵十年以上，可稱「戰鬥地區」。尤其是收復南路之戰，派遣道員陶兆熊等辦理戰地安撫工作，劉錦棠、張曜兩統兵大員聽委之制，實等于今日之戰地政務工作部隊。可知宗棠之規畫完善，故能于大亂平定之後，地方卽歸於安謐也。

㈤**新疆建省**：新疆建省，遠在道光年間魏源和龔自珍輩早有此主張。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三月，吐魯番收復後，淸廷命宗棠統籌全局。其于覆奏中遂正式提出新疆建省之主張。並謂「北路之準部，南路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內地一道同風，久已槪爲邊地。將軍都統與參贊辦事大臣，協辦及領隊大臣………治兵之官多，治民的官少。而望政敎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等語。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春新疆全部收復後，宗棠又獻議建省治理之策如下。北路烏魯木齊，南路阿克蘇，位于天山南北之脊，居高臨下，足以控制全疆，故建議就烏魯木齊設新疆總督，阿克蘇設新疆巡撫，伊犁仍設將軍，塔爾巴哈台改設都統，喀什噶爾改設提督。其餘從前所設參贊大臣，辦事大臣，一律取消。原設領隊大臣之地方，代之以鎭道。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新疆決定建省，劉錦棠奉命爲新疆巡撫，以迪化（烏魯木齊）州城爲省會。雖宗棠早于七月間逝世，未及目覩，然新疆省之名，至今仍存留在地圖上，蓋援用宗棠之方略也。（引奏稿卷五十三覆陳新疆情形摺頁2135）

㈥**左宗棠之成功，有賴于淸廷之信任**：滿淸入主中國以來，滿漢界限，分別甚嚴，縱令漢人如何忠貞，亦必常

加偵伺。尤其滿漢間發生歧見，吃虧者總是漢人。故宗棠有謂「與旗員鬧口舌，是吃虧事。」之語。自宗棠入陝平亂以來，首先遇到護理總督穆圖善之作梗，繼爲綏遠將軍定安之密告。後又有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新疆軍務督辦景廉等之不合作。醇郡王奕環在北京更憤宗棠的遷延西征，自請赴前敵督師。凡此種種，都對宗棠作到極盡妨害之能事。但清廷終能堅信宗棠，非但不聽旗人之閒言誣告，且分別對成祿、景廉等予以革職定罪。又凡密告西北軍政案件，常發宗棠本人使其參考。此實爲宗棠能立功異域，收復回疆之重要因素。有人因慈禧太后能重用曾胡左李諸先賢名將，竟譽其有政治家作風，不無因也。

二、申　論

㈠**運籌帷幄與決勝千里**：左宗棠以六十九歲高齡爲大將，老誠持重，眼光遠大，坐鎮肅州大營（肅州係戰略要地），運籌帷幄，策劃一切。前敵總指揮則爲卅歲之青年將帥劉錦棠，勇猛無敵，綽號「大闖」。迄收復南路，全疆底定爲止，宗棠雖未到新疆一步，而用人有方，責成劉錦棠負責指揮，獲得勝利。回憶多隆阿以欽差大臣，竟至盩厔前線爲賊所殺；楊岳斌受命陝甘總督之後，即到蘭州赴任，終至陣亡與失敗者，大有不同。又前線殺敵，自以年富力强之青年將領爲宜，而運籌帷幄，方面重任，仍以老誠持重，學驗豐碩者爲妥。左、劉卽其例也。

㈡**哈密之戰略地位**：哈密爲入新疆之踏脚石，由安西至哈密，更爲有名之苦八站，一片沙漠，每天每處只足千人百騎之汲飮，其艱難可知。安集延夷回未利用之，殊爲失策。宗棠非但重視之，且嚴令哈密土回王，不准容奸細，更對防諜保密，特別注意。

㈢**收復新疆北路作戰之特點**：北路作戰目標爲烏魯木齊（迪化），但實際之激烈戰鬥，爲古牧地與瑪納斯（綏

來）之首尾兩戰，烏魯木齊本身並無大規模作戰。作戰方式，每因各種客觀條件與預期有很大之差別，負高級指揮責者，不可不特爲注意也。

(四)**假投降問題**：綏來（瑪納斯）回目之詐降，金順防止得當，奸計未逞。軍諺云：「兵不厭詐」，爲指揮官者固應隨時提高警覺。回憶太平天國戰役，淮軍上海外圍之役，受太平軍蔡元隆之詐降，損失奇重，一得一失，可爲殷鑑也。

(五)**釋俘問題**：達板戰後，劉錦棠大批釋放俘獲回目，使南歸宣揚官軍德威，裨益收復南疆者至大，是爲成功之政治作戰。左宗棠對阿古柏乞降之指示，尤爲正確與偉大。蓋乘其來降而殺之，反激長叛回士氣之故。賊匪多行不義，必自斃也。

(六)**吐魯番作戰之指揮**：劉錦棠于達板戰勝之後，令羅長佑以六營趨吐魯番與張曜會師，而自率主力（十四營）南下直搗托克遜城，此種戰略指導，非常正確。若待吐魯番收復後再南下，則有失時機。蓋叛回巢穴在南路，攻托克遜將更有利於吐魯番之作戰。觀乎吐魯番回目阿奇木以下全體降伏，即其明證也。

(七)**阿古柏之覆亡**：安集延回酋阿古柏以中亞細亞異族侵入新疆，恃殘暴武力以統制。自達板與托克遜戰敗後，本已窮途末路，復濫殺歸俘，激變人心，在庫爾勒自殺身死，誠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其兩子復不和，自相殘殺，更是自速滅亡之道，自古帝王酋目，因偏愛子弟，而激成政變自殘者，不勝枚舉，固不獨阿古柏一人如是也。

(八)**白彥虎之頑劣**：陝回白彥虎，乃叛回中狡猾頑劣之尤者，自陝竄甘，經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最後逃

往新疆，阿古柏自殺後，仍續行頑抗。在喀喇沙爾（焉耆）、庫爾勒間造成大氾濫，澈底實行「空室清野」，可謂窮凶惡極。但無兵力防守，故雖使官軍發生大困難，而無阻于錦棠之進軍。蓋任何障礙物，苟無火力支援，均將失其效力也。

(九)**劉錦棠之英勇**：劉錦棠繼其叔父劉松山接湘軍總統後，在收復西寧之戰，已歷經險難，出奇制勝。入新疆以來任前敵總指揮，每次臨陣，無不身先士卒。最後在南疆，率三湘健兒，越窮荒絕塞，登石壁冰梯，四晝夜，馳八百里，追奔逐北，擒剿叛賊，不到一年半而全省收復。在整個戰役中，不勞宗棠大帥離開肅州大營一步。此種負責實幹之精神，乃軍人之模範也。

第二十章　平定雲南回亂之戰「附圖十六——七一二、七一三）

一、雲南回教之起源：雲南有回教，自元朝咸陽王賽典赤撫滇始，漢回雜居由來已久。信仰不同，習尙有異，因常起爭端。

二、第一次勦回亂：道光二五年（一八四五）滇西漢回仇殺，二八年（一八四八）清廷遣林則徐勦撫平之。

三、第二次勦回亂：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滇回因被誤殺而起亂於滇西、滇南，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始分別先後肅清。

第一節　平滇回戰前一般形勢

滿清嘉慶、道光以來，國勢漸趨衰落，政治腐敗，軍事無能。咸豐初年，太平軍又起事江南，雲貴兵勇，多內調平亂，滇南去京城七千餘里，清廷既無暇遠顧，而邊防尤形空虛。地方官吏，率多昏庸驕橫，動輒以殺戮鎮壓爲能事。滇西回民曾三次進京上控，但均批交滇督查覆，當時督撫不察，及將錯就錯，竟認回衆强頑不訓，乃下令滅回，其法係用所謂「滾軍」，一村滾一村，一縣滾一縣，限滾軍到時，各處漢人務將回族滅盡。而昆明省城回民不在其內。各地回族，聞此惡信，多聚衆築碉自衞。事實下漢人亦鮮有見回即殺者，而迫于官令，及多藏匿回民，送

往碉寨，清兵不來攻打之時，回漢雜處，易市如常。邊境政治之腐敗荒謬，竟至如此者。

雲南有回教，自元朝咸陽王賽典赤撫滇始，漢回雜居，由來已久，信仰不同，習尚有異，齟齬爭端，在所難免。滿清兩百年來，尚相安無事。至道光廿五年（一八四五），滇西永昌（保山）漢回因小忿互鬥仇殺，地方官吏，處理不善，迤西各縣，羣起騷動，回衆舉杜文秀爲首，曾赴北京控告。道光廿八年（一八四八）清廷調林則徐爲雲貴總督西征，剿撫兼施，民情震懾，械鬥少息，回目杜文秀逃往四川，然漢回之仇，卒不能釋。

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春，昆明省垣，謠言四起，咸稱回民糾衆謀叛，羣情騷動，其實並無根據。適臨安府（建水）土匪與回民因事相爭，互有殺傷，回目糾其同教與匪角逐，乘勢搶掠離省垣廿里之小板橋當舖，臨安匪追回衆至省城外圍，麕集三義廟。當時昆明紳士黃琮，奉旨興辦團練，琮本書生，民不知兵，但烏合之衆以萬計，居民因而家家有兵器，縣司青盛出示告民衆，內有「格殺勿論」一語，民衆傳誤「格殺」爲「各殺」。遂于同年四月十六日，省垣內外，搜殺回民，強悍者多逃亡，老弱及婦孺被殺者不計其數，督撫無力彈壓，僅閉城門三天，事定亦不查究。旣而回目滇西杜文秀與滇南馬如龍聚衆報復，滇回亂禍，遂不可收拾矣。

第二節　戰地形勢及雙方作戰準備

雲南爲我國西南邊陲，與緬甸、越南爲鄰，邊境居民，往還緬、越，商賈繁多，向內地連絡，主要經過四川省。清廷設雲貴總督，駐節昆明。當時回亂分兩股，滇西杜文秀以大理府爲根據地，滇南馬如龍以新興洲（玉溪）爲

根據地。滇省地廣人稀，物產豐富，人民生活，向稱安定。

滇西回目杜文秀逃匿成都年餘方歸，時地方多故，謠言四起，未敢即行回永昌（保山）鄉里，暫住雲州（雲南驛）、蒙化一帶經商。是時姚州（姚安）駐有清軍提督文祥，奉省城撫台舒興阿公文，將剿回八百里。回民大懼，首目藍老陝、馬金保、杜文秀等遂在蒙化結盟，聚衆謀亂，時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春事也。同年八月杜文秀、馬金保等據大理府而叛，稱大元帥，滇西全部震動。

杜文秀，永昌（保山）板橋街人，原本漢族血統，家以趕牲口為業，常往返緬甸，父早卒于緬境，母改嫁回民楊氏，文秀為遺腹子，故初年名楊秀，考中本縣邑庠生時，滿清學政始賜名文秀並歸宗杜姓。道光末年，永昌作亂，曾被推代表赴北京請願。藍老陝、馬金保等本均老頭目，因文秀有功名且能文，遂被推為總頭目。文秀初習詩書，兼通回敎經典，對人接物極和平，但恨滿清官吏禍國殃民，遂宣佈漢回一體，恢復中華，驅逐韃虜，漢族中之紳士舉貢生監，皆授以官職，改用明朝衣冠，留髮不剃，以示復國之意，人民大悅。滿清提督文祥見大勢已去，遂率軍攜眷回昆明省城。

昆明漢回仇殺以來，滇南回衆亦紮營自衞，時臨安漢回因爭草廠成仇，梁某引清軍來攻迴龍村，相持不下。村有回民馬如龍者，力大奇勇，伏擊殺死清軍首領，官軍北退，每次出陣，必立功而歸，後被推為大頭目。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如龍率隊圍攻昆明，城內絕糧，餓斃無算。更與滇西杜文秀相呼應，亦稱大元帥。清吏坐困省垣孤城危如累卵。後清吏策反馬如龍，受撫納降，整隊入城，滇亂始有轉機。馬如龍原名馬現，乳名阿老，臨安迴龍村人，家貧，父業豆腐舖，性愚力大，每担柴一担，輒兩百斤。起初以鐮刀繫長竹竿殺敵，無人敢當其鋒。降清入昆明

後，清吏岑毓英始爲其改名如龍。

先是雲南三迤（西、南、東），回衆紮營自衞，仍係漢回各不相犯，以待淸廷安撫歸業。及聞省城回民被一網打盡，無幸免者，始痛哭流涕，有殺漢人以洩憤者，其後圍攻昆明，殺督撫滿官，純係與清廷拚命報仇心理。實則東西南三迤回衆，並無密切連絡，亦未協同作戰，杜文秀雖有革命理想，而志在保境安民，實無大志。否則省垣空虛，外無援兵，驅清吏滿官，如撲蚊蠅耳。

第三節　作戰經過

一、滇回初期之動亂（參看附圖第十六——七三）

咸豐七年夏（一八五七），昆明傳言四起，人心惶懼，附郭居民，多移居城內。（當時城內居民佔十分之三，附郭佔十分之七）督府會同團練大臣出示，不准入遷，並稱決不閉城，滇南回目馬如龍聲稱爲省垣被殺回民報仇，率衆至海口，團首文生李端戰沒，叛回直趨昆明，如入無人之境，時爲同年閏五月下旬也。團練數萬乃鳥獸散，督撫與團練大臣一籌莫展，遂急速關閉城門，因此附郭居民不得入，死難回亂者十萬衆，房舍被焚毁萬間。馬如龍盤據于離城五里之江西會館。當時總督恆春登南門城樓，置頂戴若干品，宣告殺回賊者給之。官兵竟有殺難民首級冒賞者，恆春亦弗能察，但無一人敢出城戰叛回者，總督嘆惜而已。歸署被其夫人詈責，夫人先自殺，恆春自縊死。省圍益急，糧運無路，斗米銀廿金，一錢買蠶豆兩枚，餓死無算，華山樹皮，翠海浮萍，均食盡，有餓殍腰懸黃金

者，死屍堆積古廟，拋置于五華山者，不計其數，但以漢回積仇，終無投降者。

同年秋八月，元蒙都司褚克昌會同趙德昌、何有寶等分道援省，破西路叛回築壘數十座，遂入昆明省城。開北門易市，糧道暢通，民慶更生。克昌文武全才，治軍嚴明，秋毫無犯，愛護民衆，坐鎮北城，防範周密，出者印牌，驗而後入。民依如父母，叛回雖久踞省垣東南隅，然憚克昌威名，不敢北犯。先是提督文祥調來四川兵勇助戰，翌年（咸豐八年）正月，川勇譁餉，踞城作亂，署理總督桑春榮束手無策，川勇竟肆行搶刼。克昌不動聲色，立誅爲首數人，餘衆震懾求撫，克昌下令驅川勇出城，陸續遣散之。是役也，內憂外患，岌岌可危，非克昌素著威名，幾至不堪設想，督撫嘉其功，保署提督。同年四月，叛回馬如龍率衆退據新興洲（玉溪）館驛、（曲溪）等老巢，省圍兩年，至是乃解。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清廷派張亮基爲雲貴總督，徐之銘由雲南臬司升巡撫。翌年春二月，褚克昌赴滇西剿回，連克富民、易門、安寧、昆陽、祿豐、楚雄、鎮南等縣，勢如破竹，軍威大振。亮基令西進深入叛回巢穴，克昌慮孤軍深入，滇南回如來攻，則首尾難兼顧。亮基揚言「已派有援兵，可弗慮。」遂直抵雲南驛。回目杜文秀大懼，爲遁逃計。同年（咸豐九年）秋八月，滇南叛回馬如龍果由館驛突襲克昌後路，亮基並無援兵，楚雄陷回，克昌戰死，全軍皆覆。清廷贈太子少保，諡武烈，克昌智謀沈毅，忠勇過人，撫愛士卒，戰必身先，倘非爲張亮基所誤，滇亂必可平定也。

二、馬如龍降清前後諸戰鬥（參看附圖第十六——七二）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冬十月，馬如龍第二次襲擊昆明省城，叛回易服密藏武器于竹簍中，約至城內三牌坊舉

火。回兵先鋒誤南門外之忠愛坊為三坊，突舉火樹幟，城內雖無備，但急閉城門，叛回不得入，如龍旋乃退回館驛老巢。

褚克昌殉難後，林自清署提督，張亮基擬與滇南回目馬如龍議和，林自清、徐之銘均不同意，遂中止。不久亮基告病去，新任總督張凱嵩逗留四川不來到任，革職，巡撫徐之銘兼署總督職務。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一月馬如龍第三次圍攻昆明省城，宜良縣知事兼署路南州兼攝徵江府，留滇補用同知直隸州岑毓英援省。巡撫徐之銘擬招降馬如龍議和，遣岑毓英往說之。毓英親赴如龍營，從者只數人，住宿飲食，談笑自如，如龍頗敬重之，和議遂定。如龍交出所據新興（玉溪）、昆陽、晉寧、呈貢、嵩明、羅次、易門、富民等城。翌年（同治元年）春二月，馬如龍率回黨入省城，授如龍臨元鎮，奏賜回掌教馬復初為二品克伯，其餘大小回目，均授官有差。如龍仍兼用大元帥銜，與鎮印並列。一時昆明無賴爭投回教，俗稱「假回子」，街市不敢賣豬肉。馬復初者，名德新，雲南太和（大理府）人，乃元蒙咸陽王賽典赤廿一世孫，壯遊奉川，曾赴麥加朝聖，博覽經典，儒學淵深，通阿拉伯與伊朗文，譯著流傳數十種，在新興州講學，常勸告大衆謂：「勿受滿清官吏之毒，回漢自相殘殺。」漢回均敬仰而服從之，如龍降撫，亦受其影響。因是省城官紳，請其來省，居於督署，以資鎮攝，收效頗大，時復初已七十高齡，衆以年高德碩，羣稱之謂：「老爸」提督林自清私行赴川，將提督印交馬如龍護理，岑毓英護理藩司，兼充翼長。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九月，清廷派湖北臬司潘鐸繼任雲貴總督，鐸字木君，江南進士，治軍有聲，輕騎到成都，慷慨入滇，到任後卽整頓軍旅，借餉項奇拙，又見馬如龍仍稱大元帥，其黨徒尤驕橫不法，且與滇西叛回杜文

秀聲息相通，官匪並處，整軍無法下手，深思遠謀，欲作先清內患之計，因偵知馬如龍與臨安府之梁士美有私仇，詐許如龍往攻臨安府，又密告士美固守，再密調昭通鎮楊盛宗率兵赴臨安與士美夾擊馬如龍，不意事洩，回掌教馬復初懼與回民不利，星夜調尋露營參將回黨馬榮率兵五千入城，時爲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正月。馬榮入城，住五華書院，殺總督潘鐸以下官員多名，巡撫徐之銘臬司糧道等均易服逃匿，叛回攻藩署，岑毓英率兵勇五百與回匪戰于轅門內，叛回敗走，藩署獨賴以保存。馬榮回部搶刼街署，居民多舉火自焚，省垣大亂。

同月十七日，回目馬榮集回衆于昭靈觀，脅迫岑毓英前往。毓英告其家屬曰。「我兵勇無多，回賊十倍于我，賊若全部來攻，亦必死，不如前往交涉，見機而行。我如死難，可派兵護送太夫人斫城出，否則尚可圖，帶人反示弱，不如獨往。」遂單騎袖洋槍逕往昭靈觀叛回營。毓英挽馬榮手慷慨而言，「汝等已得省城，必迫我來，我如籠中鳥，尚欲何爲！死不足懼，倘需我辦事，尚可助一臂力。」馬榮曰，「汝意如何？」毓英曰，「得城以安民爲主，茲城內多舉火自焚，民亡，空城何用？」叛回以毓英將附己，遂釋殺害之念，乃共議先請掌教馬復初護理總督，禁回衆暴行，以待提督馬如龍歸。毓英復手挽馬榮偕行徒步至藩署門口，漢回居民，見狀皆驚！毓英此舉，以一人決定省城之安危，智勇出人意表。

翌日馬復初乘八人輿到督署視事。岑毓英密告馬如龍昆明大亂始末，並責以大義。如龍得書痛哭誓師曰。「我前聚衆復仇，未敢叛逆，今馬榮戕總督，據省城，朝廷震怒，我回教無遺類矣！」翌月如龍自滇南班師回省，入城未歸私第，即會同英岑毓分路圍攻五華書院等處叛回營，馬榮乘夜遁逃，擒拿賊目李俊以下多名，叛回營潰散。如龍自毀大元帥，禁部衆再稱大元帥，從此忠心臣清。如龍能如是，實毓英輔導激勵之功也。

先是馬如龍初受撫入城，昆明有文人舒香谷者，憐其有勇無謀，投其幕中，從其所好而爲之，引誘以開智識，至信任不疑，成爲如龍唯一謀士，有所謂儀注，凡一舉一動，皆香谷先教之，如龍亦能敬舒如師云。

三、滇西回亂之討平（參看附圖第十六——七一三）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秋，岑毓英會同馬如龍破叛回馬連陞于天生關，進攻曲靖，生擒戕殺潘總督之馬榮、馬興才等解送省城，再攻曲靖，斬馬連陞，東路回亂始平。毓英爲安定滇東，預作進兵滇西之準備，遂駐紮曲靖一帶安民，如龍仍回省城。如龍自降清後不再編袒回教，無分漢回，一體保護，回民多不悅，尤以淩遲回目馬榮，挖心祭前任總督潘鐸，部屬有謀叛者，幸如龍親往督慰之，始不敢動。至此如龍大得民心，適年歲亦豐稔，省城童謠有云。「好個馬大人，四門開三門，龍燈夜夜耍，米賣二百文。」十餘年未有之太平景象也

清廷派勞崇光繼任總督，命林鴻年爲巡撫，鴻年逗留敍府不進，革職。另派賈從詔，亦逗留成都不來，仍革職。時巡撫徐之銘臥病已久。旋病卒。崇光到省，岑毓英詳陳滇情始末，崇光大奇之，密保甚優，旋奏請以如龍辦滇西軍務，以毓英辦貴州豬拱箐軍務，時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事也。

翌年總督勞崇光命馬如龍征滇西叛回杜文秀，如龍率師攻抵定遠（弁定），前軍失利，回軍昆明，留部將李維述守楚雄。杜文秀派其婿楊驃騎與段成功等數萬衆反攻楚雄，維述衆寡不敵，亦退回省城，滇西廿餘城，盡爲叛回所據。文秀更率十萬衆，進圍昆明，勢甚猖獗。如龍所統，多回教，隊屬中有與滇西叛回私通者。如龍以計誅殺謀叛首目合安國馬雲龍馬學林等，杜文秀百計環攻，如龍防守嚴密，無隙可乘，並散財濟餉，民無派纍之苦，均甚德之。時總督崇光已病故，巡撫劉嶽昭辦貴州軍務，未在省，臬司宋延春護總督，守印而已。翌年（同治七年）岑毓

英平川滇黔邊區豬拱箐十年老賊陶三春部救出難民四萬餘，軍威大振。接如龍書求援，毓英當即親率大軍回省，先揚言師出陸涼（今陸良），而實取道宜良、七甸。連破大小石壩、小板橋、古庭庵、金馬寺等賊壘數十座，進紮大樹營，與如龍會師。續克呈貢、武定、元謀、祿勸、羅次、晉寧等城，時糧餉奇絀，勇丁日給米一觔（斗米一百廿觔），月給鹽菜三錢，尚有欠數，軍心所以不變者，賴毓英能與士卒同甘苦。毓英于軍中，常帕頭草鞋，日行數十里或百里，督師攻楊林時，轉頭與人言，適一槍子由鼻飛過，受微傷，倘非轉頭，則槍子直入其腦矣，人皆曰天佑。是年多劉嶽昭授雲貴總督，毓英升任巡撫。又毓英曾派人赴廣東採辦軍火，並募法國人來滇教兵勇習洋槍洋砲，官軍裝備，因以改進。

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巡撫岑毓英會同提督馬如龍，百計與杜文秀叛回戰，相持不下，如龍奮戰爭先，小腹受砲子傷，幸未死。適此時叛回軍中內鬨，文秀女婿楊驃騎與其統將大司疆段成功不睦，成功率部降清。敵軍一柱忽拆，全廈皆傾，毓英遂會同如龍剿攻楊驃騎部，擒斬數萬，圍城之東西南三面敵壘皆潰。當時叛回營壘星羅棋布，多據村堡寺廟，取階簷石爲牆，牆之內外皆壕，營之中間開池，外壕密排竹籤鹿柴，內壕駐宿往來，內池與外壕通，皆注水，每營壘只守數十人，官軍逼攻不易，以大砲擊之，回伏內壕地穴中。後以西瓜砲（似今手榴彈）擊之，落入水池不炸。其糧道全在地下通行。故叛回圍省三年，清軍破一壘難于破一城，官軍精銳傷亡無算。巡撫岑毓英機警知兵，又善于統將，前于省圍難解時，已分派部將楊玉科、李維述、張保和、何秀林、馬忠等各授機宜，西行抄出回後。又深知騰越劉先煥，永昌李鳳祥，麗江張瀾等，皆曾抗回者，特馳書獎勵，令準備接應官軍西征之師。楊玉科等先後克復富民、嵩明、易門、安寧、昆陽、祿豐、楚雄、南安、廣通、大姚、定遠等城。至是圍城回匪，

既有內變，又無歸路，被官軍擒斬潰散殆盡，昆明圍困三年大亂始平。

省城之圍既解，楊玉科等西征部隊軍威大振，連克麗江、劍川、永北、鶴慶、賓川、姚州、鎮南等城。岑毓英爲大舉西征計，先平定滇南土寇。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多帥大軍西行，直薄大理城下，叛回猶作困鬥，官軍每戰皆捷，回目杜文秀不得已，乃服孔雀胆後，向楊玉科營投降，並請勿妄殺軍民。玉科乘其未死，斬其首級，然後入城受降，盡屠叛回餘衆。翌年（同治十二年）宣告肅清。毓英加太子少保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馬如龍楊玉科均賜頭品頂戴，賞黃馬掛，杜文秀兩子，解北京法辦。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戰後之政局

滇回倡亂之慘象：滇回倡亂，始于道光晚年，林則徐督滇時，鎮懾一時。自咸豐六年（一八五六）滇南回馬如龍圍昆明起，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杜文秀授首止，已十八年。在滿清可謂平定西南邊疆，而漢回軍民死難者，以數十萬計。滇省元氣由此大傷，亂定之後，凡遭兵城市，多成一片瓦礫，誠浩刼也。只以滇南去京八千里，多不與聞。斬獲詳情，缺乏詳細記載。收復滇西、滇南，安定緬越邊陲，乃最偉大之戰果，蓋十九世紀末葉，英、法勢力，已侵入中南亞，如滇亂不息，帝國主義必乘機侵入，則滇局將更不堪設想矣。

戰後之一般政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甘肅回亂全平，至是除新疆回亂外，內地十八省，全部底定。同治帝亦于該年親政。同年十一月法人陷安南河內城。翌年日本以台灣生番殺琉球人事，派兵侵入台灣，是時我人已佔

據伊犁，英人嗾使阿古柏在新疆南部獨立。是年十二月同治帝以惡疾病卒，西太后立醇親王奕環之子載湉爲嗣，繼帝位，是爲德宗，翌年（光緒元年）改元，太后再度垂簾親政。是時清廷已益陷于衰亡之運矣。

滇回之分析：滇回共分三部，一曰滇西杜文秀股，以大理府爲根據地，叛回中最有組織者。杜亦能文能武，堪稱有爲之領導者。二曰滇南馬如龍股，以新興州（玉溪）爲基地，如龍窮苦出身，有勇無謀，後經策反降清。三曰滇東之回，在曲靖、馬龍一帶活動，回目爲馬連陞、馬興才、馬榮等，組織與實力，均不如前兩者。滇回倡亂，純爲自衞性之官迫民變，並無爭天下之積極企圖。且三股亦無密切連絡，各自爲政。當時滿清中原，正逢洪、楊大難，雲貴制兵，多調江南作戰，昆明等于空城，倘滇回能聯合楊、洪作戰，行動積極，則驅清吏，據省垣，易如反掌耳。

滇回致亂之由：滿清中葉以後政治腐敗，邊疆尤甚，是以洪楊起事兩廣，捻黨竄擾中原，西南與西北則回民倡亂。雲南督撫滿官，動輒以殺戮鎮壓爲能事，竟用所謂滾軍滅回，驕橫昏庸，莫此爲甚。幸賴名將褚克昌解救省圍于前，岑毓英巧爲運用謀略戰，完成以回制回于後。否則滇回亂久，英法勢力潛入，則滇南滇西，恐非我有矣。

二、申 論

平定滇回之戰略：滇省叛回三股中，以西路杜文秀據地最廣，實力亦强，南路馬如龍次之，但距省垣近，其威脅較大。**東路實力最差。**以當時平回戰略論，宜先求省垣之安定，再剿東南兩股，已無後顧憂，方能遠征滇西杜文秀。滇督張亮基到任後，置東南回于不顧，力促褚克昌西征，更詐言有後援，令深入回穴，致喪兵折將，全軍覆沒。苟杜、馬兩回會師楚雄後，來攻省城，亮基必被活捉。爾後滇東回馬榮入城，戕殺潘鐸總督，即其例也。

徐之銘與岑毓英計降馬如龍，滇南乃安，再平定滇東叛回，最後遠征杜文秀，非但戰略指導正確，更能分割敵勢，各個擊破之，完成以回制回之妙算，誠可謂成功之謀略戰。

馬如龍之降清：馬如龍反正降清，乃平滇回制勝中，最重要之關鍵。岑毓英微服簡從，前來滇南叛回營中，說服如龍，完成使命，固屬難得。而如龍到省後，巧爲應付，善爲輔導，使其忠心報國，拚命殺敵，最後完成以回滅回，此種用敵之謀與運用，可謂巧極。可知毓英之智誠有過人處。

馬榮事變：馬榮戕殺總督潘鐸，盤據省城。是爲平滇回之戰中，最爲危厄之事。巡撫徐之銘以下均股慄逃匿，獨岑毓英先以五百勇，敗回賊于藩署轅門內，隨又隻身袖洋槍赴敵營，說服馬榮，以一人定省垣之安危，救軍民于水火。是爲清官中之傑者。又能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故其終能成功也。

杜文秀之興亡：杜文秀割據滇西近廿年，雖軍事用度浩繁，而人民能安居樂土，夜不閉戶，可謂善爲政者。文秀初讀詩書，兼通回教經典，不愧爲回教中之杰出者。惜無遠大志見，既反清稱大元帥，改衣冠，不謀進取，是待死耳。且乏軍事人才，攻守失時，坐誤軍機。如在褚克昌全軍覆沒時，並未進攻昆明；反而于馬如龍降清，官軍準備完成開始進剿後，在省垣對陣三年，卽其一例。

滇回在作戰上三股之協同，只有一次，所獲偉大之戰果，亦只褚克昌在楚雄全軍覆沒之役。而馬如龍降清，乃滇回中最大之分裂，從此勝負之數已定。又杜文秀之敗亡，乃出自陣前內訌，其大司疆段成功降清，乃開始崩潰。故「合作是成功之要訣，內訌乃失敗之根源。」誠千古定理。

滇南回與西北回：滇回起源自陜回，故兩地回教經常有連絡。滇西回目中有藍老陜者，卽道光中葉來自陜西之

16—5899

教頭也。陝回倡亂，遲于滇回。自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三月，川寇藍大順竄陝起，西北大亂方開始，藍大順者，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與李某曾在雲南昭通倡亂而竄川者也。又滇西有「飛來寺」之傳說，卽謂西北某地有一淸眞寺隨大風而飛來滇西之神話。蓋回族以回教爲精神維繫及團結之中心，成吉斯汗曾利用宗教之自由，而統治中亞，回人亦多用于中國，淸人不知此道，反欲利用回漢之矛盾以爲統治之計，不料其貪官汚吏之政治適足以激成其變也。

16—5900

第二十一章　平定西藏及征廓爾喀之戰

（附圖十六—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七一四、七一五、七一六、七一七、七一八）

西藏古吐蕃，元、明稱之「烏斯藏」，其人謂之「唐古特」，或曰「土伯特」，信佛教，行政教合一制，宗教首領卽行政首長，自唐代通於中國爲皇戚，元封其首領爲帝師大寶法王，明於大寶法王外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及闡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二，灌頂大國師九、灌頂國師十八。後以達賴、班禪兩活佛執教政，淸崇德七年（卽明崇禎十年西元一六三七）達賴五世遣使至淸盛京（今遼寧瀋陽），於滿淸約相和好，滿淸屢次助之平靖內亂外患。

廓爾喀居西藏之西南，本巴勒布國，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入貢於中國，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內犯西藏，淸命福康安、海蘭察率兵往征之。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八月廓爾喀請臣服，淸許之而班師。

第一節　世界屋脊之一般形勢

一、西藏與廓爾喀地理（參看附圖十六—七一四、七一五、七一六、七一七、七一八）

西藏，漢以前稱「西羌」，言爲信鬼之牧羊人所居住之地，藏乃羌之轉音。唐稱「吐蕃」，宋稱「西蕃」，元及明稱爲「烏斯藏」，淸征服其地，因其位於中國之西部，故曰「西藏」。英人稱之爲「圖伯特（TOBET）」

，或稱「唐古特（Tangut）。藏人自稱爲「伯特攸爾」（Bod-Yul）。吐蕃族之意，「抱特巴」（Bod-Pa）則爲西藏地方之意。

西藏在中國大陸之西南部，位於東經七十九度至九十三度，北緯二十八度至五十六度，面積有六十五萬一千方英里，大台灣三十三倍，東毗西康省、青海省（原皆西羌、吐蕃活動之地），北接新疆省，西南界印度、不丹、尼泊爾（即廓爾喀）與克什米爾。清初之西藏大於現今，其地分康、衞、藏、阿里四大部，自今西康省之巴安縣（時爲巴塘）、昌都縣（當時爲察木多）以西，至今西康省與西藏地方交界處，稱爲「康」；自今西藏之東界，西至唐古拉主峯，北包括青海省西南角一部分，稱爲「衞」；自今唐古拉主峯西至昂拉陵湖之間地方稱爲「藏」；藏西地方稱爲「阿里」。康地以察木多爲政教中心；衞地稱爲前藏，以拉薩（布達拉）爲政教中心；藏地稱爲後藏，以日喀則（扎什倫布）爲政教中心；阿里地以噶大克爲政教中心，是清初之西藏比現今西藏面積爲大。

西藏地勢全境多爲高出海面五千公尺之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境內到處崇山峻嶺，南有喜馬拉雅山脈，北有崑崙山脈，中有岡底斯山脈，皆萬千高峯，互相錯列，喜馬拉雅山主峯名額非爾斯峯，拔海高八千八百四十餘公尺，俯視諸峯如兒孫繞膝，其終年積雪拔海六千公尺以上諸峯不下萬千，飛行其中，有入廣寒白銀世界之感。

喜馬拉雅山與岡底斯山間有大河爲雅魯藏布江，「藏布」即江意，故應稱爲雅魯江。東流西康入印度稱布拉瑪普德拉河，注入孟加拉灣。在岡底斯山南北多湖泊，以前藏之騰格里海最大，長百五十里，中多魚介。次爲阿里之瑪那薩羅天池爲著名，即佛經中之那轉達池，水綠味甘，周百八十里，爲喇嘛教之聖地，與附近之拉葛湖構成一平原地，是爲西藏最大之平原。

廓爾喀在後藏及阿里之南，舊爲尼泊爾國，位於喜馬拉雅山之南坡上，北與西藏爲鄰，南與印度相接。原有葉楞、布顏、庫木三部，自中國收西藏入版圖，三部皆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向滿清皇帝奏金葉表，貢方物。其居民務農商業，與藏人及英吉利人之在印度者通商貿易。然其內部時有內訌，及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頃，其西北境之克什米爾廓爾喀族遂乘間侵入。當時加德滿都（Kad nanzu）爲三部盟主所在地，曾聯合請援於英人，而英軍以餉運不繼，士卒病死之故，無功而退。於是廓爾喀酋長布拉蘇伊納拉因，遂盡屠土民之抗命者，自即尼泊爾王位，稱尼泊爾國，清人仍名之曰廓爾喀。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布拉蘇伊納拉因之孫蘭巴哈都爾嗣位，以年幼，屬叔父攝政。攝政好武，以侵略鄰國爲國政。而是時有班禪喇嘛族屬爭遺產，有可侵之隙，於是廓爾喀便以兵侵略西藏，與清軍發生戰爭。

二、西藏與清廷之關係（參看附圖十六—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

西藏土著分三種，中部稱「布巴」，東部稱「堪巴」，西部稱「達巴」，皆羌人與漢唐人之後裔。顴骨清秀，黑眼平鼻，大口薄唇，髭鬚稀疏，性情柔順慈愛，篤信宗教，衣袖寬闊，多以牧羊或耕種爲生，終年破衣一襲，不修面不洗盥，食用隨便，不講清潔。其境中多外來人，有準噶爾人、厄魯特和碩特人、蒙古人、以及哲孟雄人、不丹人、尼泊爾人、克什米爾人、阿拉伯人，多有體格健康，面形較圓平者，就中南來者服色華麗，喜經商業者居多。而北來者或擅長各種手工藝，如金屬細工業、鏈鐵、銅工、寶石工、建築工、塑彫、香料工等，其中農牧亦不少。其惟外來人多好勇善戰，步法輕快，目光炯炯，一襲紫紅袍，一根腰帶，一頂風皮帽，人馬到處，旣能嚴肅工作，又能風趣活潑，引逗人喜愛，向是西藏婦女所歡迎之過客。

在佛教未傳入西藏之前，西藏本是多神教區，多爲「崩薄」，或「頗母」，崇拜自然，兼尚咒詛鬼神之術。佛教傳入後，多神教未絕跡，反而摭拾佛經教義，新編出不少經論。喇嘛教乃佛教之一支流，以政教合一之故，變成西藏執政之教，蒙古人信喇嘛教，滿清因蒙古關係亦崇信喇嘛教，故西藏人認爲其喇嘛教所至，亦卽其政權所在。以是當清初起時，西藏達賴五世羅卜藏嘉穆錯，有用喇嘛教混一中國之大志，乃藉青海信徒厄魯特蒙古固始汗之傳說，遣使繞道至滿清龍興地之盛京（今遼寧瀋陽），欲以宗教力量統御滿清。滿清主皇太極對其使者禮遇甚隆，並爲之興建喇嘛教之實勝寺，致書延請達賴、班禪同到滿洲以弘揚教化，此爲兩大實力相與鬥法之第一回合。

達賴五世利用準噶爾之噶爾丹，與滿清作戰，以期望坐收漁人之利。在噶爾丹死之後，準噶爾繼起之部長策妄阿拉布坦却以欲征拉藏汗爲由，遣其太將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南越崑崙大山以征服西藏，立一傀儡爲達賴六世，以與拉藏汗所立之達賴六世互爭眞假。清廷派兵援西藏，竟大敗覆其軍於藏、青間之黑河（卽今怒江上游亦名哈拉烏蘇河）。清廷因而興動大軍，兵分青海、四川兩路，以十四皇子允禵從青海向南，以四川巡撫年羹堯自四川向西進攻，再與準噶爾爭奪西藏。至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八月，清軍始驅準噶爾人出西藏，誅不法喇嘛五人，囚喇嘛九十餘人，盡除準噶爾之亂政，恢復藏人主權。更迎合藏人望治之要求，護送青海所立之西康裏塘人噶爾藏嘉穆錯入藏，清封之爲「宏法覺衆六世達賴喇嘛」，使之繼爲眞正之達賴六世，以統治西藏。並留兵二千人爲達賴六世之扈衛。更封拉藏汗之舊臣康濟鼐與頗羅鼐二人，分掌前藏、後藏政治軍事，以爲達賴六世之隸屬官，此爲西藏眞正政教合一之始，亦卽清朝重新區劃西藏政治之開始。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西藏之噶布倫三人忌執政官康濟鼐專權，私引準噶爾人來刺殺康濟鼐，西藏又登時大亂

，後藏執政官頗羅鼐引後藏清軍入前藏以平亂，亂黨欲西逃入準噶爾，途中悉被頗羅鼐後藏兵及阿里兵所擒誅，清廷以是封頗羅鼐爲貝子，使總領西藏全藏之政治軍事。留駐藏大臣正副二人，各領川陝兵二千人，分駐前後藏以鎮守之，是爲大臣統軍駐藏之始。至是，西藏始確定成爲中國領土之一部份。不久，準噶爾部長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繼立，其上表奏請朝廷，請求入藏煎茶（禮佛有加冕之義）；又聲言願送回所虜拉藏汗之二子回藏爲新汗。於是清廷懼準噶爾進襲西藏，深慮西藏有失，雍正帝胤禎下詔令西藏嚴兵爲備之外，乃收前藏以東之巴塘（今西康省巴安縣）、裏塘（今西康省理化縣）等地歸四川省，設宣撫司以治之。又劃中甸（即今雲南省中甸縣）地方、維西（今雲南省維西縣）地方隸於雲南省，設二同知廳以治之，惟察本多（今西康省昌都縣）及青海通天河以南仍隸於西藏之前藏，派青海兵守其地稱之爲「喀木」。更爲求達賴六世之安全，特移之駐錫於西康裏塘（今理化縣）之惠遠廟。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準噶爾請降於清，清軍始送達賴六世還西藏之拉薩，西藏之大局至此一聽清廷爲之排定。

第二節　清廷對西藏內部之統治

一、清平定西藏之內亂（參看附圖十六—七一四）

頗羅鼐之率衆平定西藏之內亂也，清廷封以貝子，賜銀三萬兩。旋聞準噶爾新部長要入藏煎茶，清廷已移達賴六世入四川避難，頗羅鼐自覺其未能總理藏事臻于治安，致令君主與教主俱受驚恐，頗覺汗顏。因懲於前此西藏無軍備之失，乃使用私存賞銀，以訓練藏人男子各爲壯丁以通兵事。因得騎兵萬騎，步兵萬有五千人，爲求示武四方

，轉請準噶爾新部長入藏煎茶。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準噶爾部長噶爾丹策零復請入藏煎茶，清廷准其請，令頗羅鼐嚴兵以防其生亂。頗羅鼐卽以兵對準噶爾來路上，多設卡倫，嚴密監視。準噶爾知西藏有備，乃循規蹈矩以煎茶頂禮，禮畢循道而去，從此準噶爾不敢再事窺藏。尼泊爾葉楞、布顏，庫木三部，巴勒部（今尼泊爾南印度境內）三部，及布克魯部（在今大吉嶺南），相繼嚮風入貢於清廷，西藏內部亦由此敉謐。清廷嘉頗羅鼐安定西藏及威鎮鄰近諸部之功，特詔晉頗羅鼐爲郡王。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頗羅鼐之子朱爾墨特襲封爲西藏郡王。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朱爾墨特郡王以朝廷所派之駐藏大臣不便於己，乃先奏請罷除駐藏之駐防兵；又暗地通書準噶爾請其出兵以爲外應，旋又因其兄不同意其叛清行爲，而襲殺其兄，卽揚言「準噶爾已出兵攻藏，其軍將至。」遂聚其黨二千人謀變。清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朱爾墨特郡王之謀逆，欲先發制之，而左右無兵可調，乃共同設計於寺中宴客，誘朱爾墨特郡王至寺中登樓，手刃之。旋寺中大亂，傅清、拉布敦皆見害於朱爾墨特之黨。

達賴喇嘛六世使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調民兵擒逆黨，以內變實情奏聞朝廷。乾隆帝派四川將軍策楞、青海將軍班第，分路率兵入藏平亂。追封傅清、布拉敦各爲一等伯，卽以其殉國地爲立雙忠祠，永禁唐古特於準噶爾往來之使。自從此役之後，清廷對西藏政治領導人物不再封汗、王、貝子。並取消前藏、後藏，而重以四「噶布倫」分其政權，使此四噶布倫總聽於達賴喇嘛管轄。更在清駐藏大臣轄下，增一千五百兵以衞戍西藏治安，然對西藏政事，清廷僅以預聞地位，猶不全部過問。直至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清軍蕩平伊犂，消滅準噶爾部落，西藏地方始減少西北方之外患威脅。是年達賴六世亦卒，藏人爭奪達賴七世職位時，清廷始準備以政府指揮地位而加以

支配。

二、班禪喇嘛遺產招來廓爾喀之入寇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爲乾隆皇帝七旬萬壽，清廷爲邀西藏之達賴、班禪二喇嘛到北京爲乾隆祝釐，前數年即做籌措。時西藏達賴七世新轉世，年輕尚未受封，經典未熟而政情亦未穩帖，乃以未出痘不能離藏入京祝壽爲辭，祇由班禪喇嘛決定將屆時至京祝釐。清帝大喜，即下詔命大臣仿照西藏後藏中班禪喇嘛所駐持之廟樣式，在熱河避暑山莊之北獅子嶺上興建大廟曰扎什倫布，譯名爲須彌福壽之廟，準備使班禪來時駐錫其地，爲求表示皇帝氣宇弘大，其廟式實較西藏之扎什倫布爲廣大堂皇。蓋因班禪自崇德年間（一六三六至一六四三）同達賴與滿清通貢，順治初年班禪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以年老未隨達賴來中土入覲。其弟五世爲羅卜藏伊什，於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示寂。其弟六世羅卜藏巴丹伊什於乾隆六年（一七四一）登坐，至是已有四十餘年。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七月班禪喇嘛至熱河，帝接見班禪於避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舊以達賴、班禪皆高行僧，見皇帝惟跽不拜。至是，班禪以皇帝能講藏語，親如一家人，固請拜，上嘉其誠從之，至京接見於南苑德壽寺，仍使之居西黃寺，講經放參，如順治時禮遇達賴故事，中土善男信女之參見班禪喇嘛者，見活佛相法莊嚴，多願捐誠以獻其所攜之貴重物品及財物者。京師西山有高僧某，往與班禪論佛法，責班禪宜居西土以清淨式衆，不宜來中原過受崇拜，更不當接受人民供奉及獻納。班禪謝之，旋痘出於十一月班禪示寂於京師，詔即其地建清淨化城。明年春班禪之舍利金龕西歸，皇帝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留班禪之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領「班第」二十人住持熱河扎什倫布廟，以傳授後藏經律，送選內地喇嘛百八十人習焉，是爲班禪來東土之紀念。

藏地高寒，不宜五穀，惟產青稞豆麥牛羊，不贍於食，且僧多於民，故食用之需多仰給外方貿易。及班禪入覲皇帝時，見中原財物食用樣樣皆好，樣樣都要擕之回藏。故每多採購，商民各願布施以建佛事，所得已極爲多矣。而朝廷所錫賚，及各王公大官與人民所供養奉獻，其徒擁之西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旃檀華旛，磁茗采帛，珍瓌不可勝計。藏人何嘗見過如許財物，因而各起貪念。仲巴呼圖克圖爲班禪喇嘛之兄，其爲班禪治商上事，筦內庫，遂施用強力而盡有班禪在中土所得之財物，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爲由，不得分惠。又衞藏地方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向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與達賴轉世者互爲師徒，不轄地不預政，仲巴呼圖克圖以是之故，對於達賴所屬之戴倖（管兵官）、第巴（政務官名稱）、堪布（管廟官）、商上（管財務官）、噶布倫（管地方官），以及守禦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分贈舍施犒賞。於是舍瑪爾巴垂涎不已，以爲中土善男信女所奉獻物財，應爲振興佛教之用，不應獨吞，乃嗾使藏兵截奪，而藏兵懼朝廷干涉不敢行動。因而舍瑪爾巴乃勾引西藏之南鄰廓爾喀入寇後藏，刼奪班禪喇嘛在中土所獲之財物，於是而有廓爾喀興兵入寇西藏之戰。

第三節　淸軍征廓爾喀之作戰經過

一，廓爾喀入寇西藏（參看附圖十六—七一五）

有丹津班珠爾者，本班禪部下頭人，以罪被黜，南行流竄入廓爾喀國中，結識廓爾喀國王之叔喇特木巴珠爾，爲廓爾喀與後藏間大商人，後藏人有依班禪勢力者，故意要其貨而不與其值，丹津班珠爾無所告愬，乃嘔氣歸廓爾

喀，千方百計欲報復此怨。班禪之弟舍瑪爾巴之欲令唐古特兵截奪班禪遺產，不令其兄仲巴胡圖克圖獨吞之謀，丹津班珠爾聞之，認爲此爲其報怨良機，乃往來奔走，商請舍瑪爾巴勾結廓爾喀人刼之往廓爾喀陽布城，即加德滿都（Katmanyn）去興建紅教佛寺。又往說廓爾喀國王蘭巴哈都爾，及國王之叔喇特木巴珠爾。時廓爾喀國王年幼，由其叔父喇特木巴珠爾攝政統兵，其人好勇武多財慾，聞有重利可獲，又有可乘之機，故在舍瑪爾巴到廓爾喀引誘嚮導之下，即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三月，決心行動，即以西藏「商稅無故增額，西藏運往之食鹽摻土」爲詞，興兵入邊，侵入西藏之後藏。

時西藏內部正發生達賴、班禪之兄弟子侄各欲以「呼畢爾罕」（轉世之意）繼登法座之爭，無心對付外患，且各欲藉外援以消滅對方勢力以取得自己權勢。而清廷所派之駐藏大臣巴忠，及鎭守將軍鄂輝、成德等亦已捲入政爭漩渦，無力抵禦廓爾喀之侵略，因遣使者至廓爾喀軍中，爲兩造調停和平，陰令西藏堪布（執政喇嘛）等私許給廓爾喀歲幣萬五千金，彼此按兵停戰以和。達賴七世堅意不可，而無人肯聽其令。於是，廓爾喀退兵，離藏大臣巴忠因令使者諷廓爾喀人入貢清廷，可得賞受封。然後擅以廓爾喀投降上奏於朝廷。是役未交一兵，而清廷靡餉百萬，而巴忠以受降之功，升任朝廷侍衞大臣，離藏回京。

是年七月，廓爾喀遣使入清表貢者至西藏，請導之入京。並攜有其國攝政致駐藏大臣書，書中無非「請如前約」之類。代理駐藏大臣鄂輝與將軍成德，恐藏人及北京發覺彼等之前事，乃節軍餉之幣予其使者而令其歸，而祕廓爾喀貢表不之奏。次年藏中歲幣無所出而不承認貢歲幣之約。於是廓爾喀乃以責負欠爲名，大舉出兵再次攻入西藏之後藏。

16—5909

後藏首府爲扎什倫布（卽日喀則），自日喀則城向西南行，左有曲多江（卽雅魯藏布江），右有彭錯嶺，江闊水深，傍依削壁連岡，咽喉天險，山路盤桓，行七百餘里始達聶拉木山口，以通入廓爾喀（卽今尼泊爾）之國界。及廓爾喀軍數千人侵入後藏之聶拉木山口，淸軍駐藏將軍聞警之後，乃集結後藏蕃漢官兵以阻敵深入，實有餘力；卽使廓爾喀軍已進至日喀則城之南，藏軍據曲多江以遏其前，分兵繞彭錯嶺以截敵後，則廓爾喀軍深入無援，亦可迫其不戰而潰。無如淸新任駐藏大臣保泰，却一聞有警，卽移班禪六世於前藏，并張皇敵人形勢，奏請移達賴七世於西寧（卽今青海西寧）移班禪於泰寧（寺名在今西康省康定西北），欲以藏地委敵。

扎什倫布寺（英譯爲 Tashi Lumho ）負山面江，形勢鞏固，寺內喇嘛數千人，如乘墉防禦，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不事守禦，而攜資財先遁。扎什倫布中大喇嘛濟仲、扎蒼等，復希望敵人速來，而託言卜諸吉祥天母：「不宜戰」。於是衆心遂潰，無人抗敵。廓爾喀軍隊所至如入無人之境，遂入扎什倫布，大掠寺內外，分軍之半運送所掠物歸國，以其半屯日喀則城不去，據朱嘉賓將軍譯英國陸軍季刊一九六一年第一號「尼泊爾—廓爾喀人的歷史介紹」一文所載，當時廓爾喀掠去之財物，約值五億二千盧比（印幣）以上云。

二、淸軍進援西藏及討廓爾喀（參看附圖十六—七一六）

廓爾喀軍破日喀則，大掠扎什倫布，消息所至，全藏大震。達賴、班禪兩喇嘛飛章朝廷告急。對前駐藏大臣巴忠，方以侍衞扈駕在熱河，聞變畏罪，自沉水死。前駐藏將軍代理駐藏大臣鄂輝，方爲四川總督，前駐藏將軍成德，方爲四川將軍，因盡以罪委巴忠。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議皆其一人所爲，其二人不之知也。及鄂輝、成德奉詔赴藏剿禦，彼二人反故意按程緩進。朝廷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調索

倫滿兵及屯練土兵，使率之入藏，以進討廓爾喀。其軍餉以四川東川督孫式穀主之；西藏以西之軍餉以駐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隴（亦名吉隆在今聶拉木西北百五十里之邊界上）邊外（指敵境內卽今尼泊爾地面）軍餉則由前川總督惠齡主之。並詔命將棄職之駐藏大臣保泰囚枷於軍前。然後命大軍由青海草地進藏「較自四川打箭爐（今西康省康定）入近三十程」。

廓爾喀狃於上年賄和之役，搬運在藏掠奪物歸國之後，仍留千餘兵屯在西藏邊界內不去，欲待西藏之繳納歲幣。四川總督鄂輝與將軍成德等擁兵數千由四川西入藏地，旣不擊其飽颺，又不攻其餘衆，僅徐徐綴於敵後，進破聶拉木寨（位於通往廓爾喀邊境之藏邊境內）之敵百餘人，遂謊奏已擊退全境之敵，卽欲藉此蒇事，置濟隴（卽今吉隆在聶拉木西北百五十里處）、絨轄（卽今吉隆北百里之榮哈）二處之敵於不顧。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二月，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由青海至後藏日喀則城，閏四月所調之索倫滿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幷藏內官兵三千，共採買得稞麥七萬石，牛羊二萬餘，足供數千人一年之食用，不煩內地向藏轉輸矣。五月初遂連敗廓爾喀各地兵，盡收復西藏失地。六月初乃大舉討伐廓爾喀侵藏之罪，而自西藏進攻之。並傳檄於廓爾喀以東之哲孟雄（卽今哲孟雄國）、宗木（今大吉嶺）、布魯克（今不丹國之巴那克）、其西之巴作木朗（今巴基斯坦）、其南面之甲噶爾（今加爾各答）、披楞（今東巴基斯坦波格拉）等部，約以同時出兵進攻廓爾喀，以平分其地。

清軍自絨轄、濟隴南進，以海蘭察率三隊爲前軍，福康安將兩隊爲本軍後繼，爲防敵人自山地迂迴繞襲大軍之後路，特遣領隊大臣成德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各率兵一隊分左右而出，以分賊勢，使出中路之大軍獲得側背之

安全。

大軍自濟隴向東南行八十里入廓爾喀國境，有鐵索橋爲交界處之第一關。橋懸岡達克河上游濟隴河兩岸懸壁之上，敵已斷橋阻險以爲拒守。福康安乃以正兵在北岸準備架橋之狀以與隔岸之敵相持，而海蘭察則率軍潛由上游以木筏渡過濟隴河，繞山出敵後，以攻敵守在南岸之營。福康安因敵勢分守薄，即乘勢造橋越險，奪取敵南岸守卡，然後與海蘭察合力以衝賊營。廓爾喀軍守邊失敗，沿高僧貲山南坡下退百六十里至協布魯（在今屯格蘭之東），清軍自後追擊之，知沿途皆曲折急坡，無可立營之處，故亦無一敵據守。清軍攻協布魯之敵克之，又追擊下山百數十里灣曲盤旋道以至東覺嶺。此地兩崖壁立，中隔屯格蘭河亦即濟隴河之中游，水深流急，人緣崖壁鑿徑行，險與鐵索橋處相等。清軍乘晦夜雨，分兵上下游，接河側以枯木爲橋而渡至東岸，奪取廓爾喀所守之險寨。六月初九日，清軍先頭進至雍雅山（在今屯格蘭之東南，納瓦克特之東北地方），廓爾喀國遂上下震懾，而遣使詣軍前乞降。福康安、海蘭察嚴檄斥之，不允其降，復三路進軍而東，先後踰大山兩重，與敵六戰，殺敵四千餘人。此時已深入敵境七百餘里，距廓爾喀國都加德滿都甚近，敵據守之夾河兩山中通一橋。八月初，清軍奪其北岸山頭，並擊破敵橋北之各營，其岸有山地十數里，山東南即敵之國都也。敵以數十營守禦橋南山地，守禦甚固，將決死戰。福康安因一連得勝，志滿氣驕，乃乘肩輿，揮羽扇，儼然以諸葛武侯自比，而不知驕者之必敗也。

三、廓爾喀之請和

清軍之進討廓爾喀而深入其內地，廓爾喀一面遣使向清軍乞降，一面遣使向甲噶爾（今加爾各答）、披楞（今東巴基斯坦波格拉）乞援。時印度國已爲英人所佔據，乞援甲噶爾，亦即乞援於加爾各答英國總督之官廳也。時英

國駐印總督格瓦利斯卿，接得廓爾喀之乞援，不便出兵援助此山國，但欲乘機取得此山國之商業利益，乃急派喀爾克巴力克上校（Col. Kirpatridk），北至陽布（即加德滿都），欲作居間調停之任。而披楞國時亦成為英國之屬國，但仍有其自主權，因其與英國作戰時，廓爾喀救援不至，故積釁未除而欲乘其危以攻之，乃佯許其必救，調其兵船自孟加拉灣朔恆河西上，以援救此廓爾喀山國。其實欲夾擊之也。

清將軍福康安以廓爾喀之國都已近在一日程內，進平其國，為探囊取物，乃不聽海蘭察扼河立營，以行迂迴之建議，竟冒雨踰橋，從正面進攻敵之堅陣。初戰，亦勢如破竹，及連破廓爾喀四營寨之後，已前進二十餘里，至山之斗絕處，敵乘高以木石如雨而下，迫使清軍攻勢頓挫，而隔河隔山之廓爾喀軍又皆進襲清軍之後以衝擊清軍。清軍以前路被阻，後路被截，不得已乃且戰且退，幸得海蘭察先以兵據橋以為收容，額勒登保等依河力戰以擊退截擊之敵，將軍福康安始得率潰軍逃歸橋北。點查其軍，已死傷大半，不復有繼續進攻之力矣。

廓爾喀人以英軍援軍不至，北有清軍進攻，南為披楞所逼，乃再度遣使向清軍卑詞乞和，並對清軍警告言：「前路甚險，後路即將為大雪所沒。」清將軍福康安亦自知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不得已而允其請。責令廓爾喀交出其與駐藏大臣巴忠所訂之合約，並歸還其在扎什倫布所掠之財物寶珠、金塔頂、金冊印，以及所有俘虜，與丹津班珠爾、舍瑪爾巴之屍；另外貢馴象、番馬各四對，樂工十六人；並永遵中國約束，勉為善鄰。廓爾喀使者返命云其國皆遵照大國之命。清軍遂班師歸藏。比英國使者再至加德滿都，方知兩國和約已成，無可干求，乃與披楞之軍皆失望而返。

先是清廷亦以為必平廓爾喀之山坡小國也，故準備如何裂其土以分給諸土司，而酬將軍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

清軍已在敵國中受降，朝廷頗爲不滿。及聞自後藏至廓爾喀國，必得繞道盤旋於各大雪峯間，其濟隴爲大路，每越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越之，稍昏夜卽不能覓路。而嶺上終年積雪，且有雪城，若門洞，深達數十丈，廓爾喀掠扎什倫布運資歸國者二千人，過嶺時曾死其大半，蓋此乃喜馬拉雅山世界最高峯所在，卽佛經所稱之大雪山之低處也。清軍能越此山而向南坡進攻，已是奇跡，而大出廓爾喀人之意外。故清之隨軍者皆稱其地「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爲漢、唐兵力所未至者。」及廓爾喀入貢象馬樂工及送還掠奪物資，亦因其道左壁右崖不容一騎，歷盡艱辛，直至次春末夏初始運至前藏。至是清廷始體念艱苦，亦爲之釋然。

廓爾喀經此役後，改其國號仍爲尼泊爾，對清廷始終恭順，不再懷貳。清王子昭璉在所著之嘯亭雜錄中云：「是役也，巴（指前駐藏大臣巴忠）旣辱國於前，福（指福康安）復債師於後，猶賴國家威德，獻貢投誠，用兵絕域者，應引以爲戒。」（嘯亭雜錄卷三廓爾喀之降頁278、279文海出版）

第四節　清對西藏之善後處置

一、「金奔巴」瓶代替「垂仲」以決轉世活佛之制

達賴，藏語大海之意，謂其福慧無邊，廣如大海，當爲最高權力統治者。班禪，乃梵語「班智達禪」之簡語，其意爲博學多能，無所不通，指其學識淵博廣大無比，但在習慣上只管轄後藏地方，不能如達賴以王子身份管理全藏之政治。故班禪住在後藏日喀則之扎什倫布，在政治上一如阿里部首府噶大克之地方官長地位相等，不過在宗教上常爲新轉世之達賴之師，是客卿地位之地方官兼掌教者。達賴一世爲西藏之王子，有其世襲西藏王之地位，故達

賴各世既由一世轉世而來，一向以前藏政敎首領又兼爲全藏所有前藏、後藏、阿里各部之總政敎首領。

藏語稱轉世爲「呼畢勒罕」，謂達賴、班禪之一世死後，其靈魂爲元神，駕靈光投胎卽爲二世，其智慧不泯，故稱之爲活佛，能永活在世上，輪流爲師以爲西藏政敎首長。達賴一世、二世均出後藏；三世則出於前藏；四世却出於蒙古；五世又出於前藏；六世出於西康之裏塘（卽今西康省理化縣），皆非出於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此制之初設，原在使宗敎領袖必出於有德之門積善之家也。指誰家子爲轉世活佛之法，其密諦祇憑「垂仲」降神指示。而「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歛財神棍之流，以是有財有勢之狡黠者，在「垂仲」身上着手活動，雖不一定使子孫輩得爲達賴、班禪，亦可取得一二大呼圖克圖之轉世家中。於是積久弊多，各廟之大呼圖克圖類多西藏顯要之兄弟叔侄。而達賴、班瑪之兄弟子侄親族，又多營爲大喇嘛、大胡圖克圖以專其政敎領袖之內庫財利，致有仲巴胡圖克圖與其弟舍瑪爾巴爲爭奪班禪在中原所歛之財產，引出國際戰爭之禍患。淸廷久思改革其弊，苦未得其會也。

淸軍既收復西藏失地於廓爾喀人之手，又進軍擊降廓爾喀人，朝廷乃下詔，命留兵四千人以衞戍西藏；頒布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與達賴、班禪平等；特運頒西藏神斷之「金奔巴」瓶一尊，供於中藏之大詔寺，律定今後凡有「呼畢勒罕」（轉世）者出世，互報差異不能取決時，卽納籤瓶中，誦經降神，由駐藏二大臣會同達賴或班禪，同到宗喀巴像座前先由垂仲四人各當衆指定其人爲誰，然後書名裝瓶，誦經七日再當衆由駐藏大臣抽掣之，其中者爲眞，不中者爲假，皆不中者則須由占者另報轉世方向位置，另遣高僧往尋之。其各大呼圖克圖，各大喇嘛亦同。根據將軍福康安對於大喇嘛轉世改革之建議曰：

「查達賴、班禪，從黃教之宗喀巴流轉至今，凡達賴、班禪圓寂，俱有呼畢勒罕出世，以衍其教，從來「吹忠」（即垂仲師巫）之作法，亦能公平信實以指認此呼畢勒罕，故僧俗亦皆深信而弗疑。歷輩以來，各蒙古部族及大小番族俱以『吹忠』之作法爲歸，其習慣已有牢不可破之勢。雖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亦不能免，即藏內呼圖克圖中，仲巴乃前輩班禪之兄也，哲卜尊丹巴乃達賴之侄也，而丹津班朱爾之子，即係三巴呼圖克圖之化身也，族屬姻婭，遞相傳襲，恰與世襲無異，各呼畢勒罕同出於一家親族，使人不能不疑，此次設『金奔巴』瓶，將「吹忠」四人所指定之呼畢勒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書一籤，貯於瓶內，令於公衆之前指定之，是實足以杜將來之惡弊，而滿足衆人之心者也。自此，達賴。班禪以及各高位僧侶之轉世者所在爲誰之大權，實操諸在淸兩駐藏大臣之手，是爲西藏政教傳統上之一大變動。至於西藏輔佐政敎領袖之執政官四噶布倫，及各地番目出缺，過去均由達賴喇嘛選授，至此亦改由二大臣與達賴會同選荐於朝廷理藩院備案實授。而詔書中並規定按年度預算各喇嘛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全藏各地鄂博（即界石），皆爲駐藏兩大臣之責任，於是，西藏事權始歸一於淸廷，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衞、藏，有如淸乾隆末年以後者。（引稻葉君山淸朝全史上四第四十五章頁八十三）

二、淸之郡縣西藏

淸朝廷對西藏，於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於平定西藏內亂外患之餘，將藏地六十九城（衞地三十城，藏地十八城，阿里十二城，喀木九城），各設「宗布木」以理民事，設「丁布木」以管兵事。其民舍皆助之建爲碉房，其游牧者則仍居其黑帳，各分由其就近之城「宗布木」管轄，是爲介居「居國」與「行國」間之縣，但不名曰縣，而名曰城。其官亦不曰「縣知事」而名「宗布木」而已。

在西藏守備方面，清於設城設「宗布木」、「丁布木」之同時，又於各城管區內設置大小各營，計前藏設有大營十，中營四十三、小營二十五，邊營十四；後藏設有大營三、中營十四、小營十五，每營設官一至二員，分由各城之「丁布木」管轄，按期征調各城區內番民壯丁輪番入營爲兵二年，以保衞各城各牧羣各碉寨之安寧，及驛道之暢通毋阻。是鎭守使、守備等名之曰「丁布木」耳。

舊日達賴喇嘛管轄全藏各廟寺，由各廟寺管轄其附近之居民牧戶。據乾隆二年（一七三七）理藩院登記爲達賴所轄廟寺共有三千一百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共有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廟寺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萬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廓爾喀滅尼泊爾，尼泊爾人逃入西藏者不少。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廓爾喀人侵入西藏，西藏人未曾抵抗，故死傷人數極少。清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整飭西藏地方內政時，則西藏之廟寺、僧衆，與戶數，當較乾隆二年時大有增加。其僧多於民，更爲西藏各城之特色。其胡圖克圖稱號之喇嘛亦多至不可稱計。清廷卽於西藏六十九城，每城指定一胡圖克圖爲「宗布木」，使之爲師爲君，介於出家在家之間，稱是爲大呼圖克圖，權責同於內地之縣長，祇是不稱之爲縣知事呼之爲城長（宗布木）而已。故至此清實已郡縣西藏地方矣。

藏地萬峯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溽，十里殊裘葛。全藏各處皆然。惟拉薩附近，曠坦數百里，四山環衞如列城，無嚴寒，亦無酷暑，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其物富饒，故吐番贊普常據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宗喀巴卓錫之後，距離遙遠之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於靈奇磅礴之中，則其地固有天時地利之靈異。達賴喇嘛所居之布達拉寺，爲平地連矗二峯，高百餘丈，因山勢迤邐，叠甃而成棲十三重，高三十六丈七

尺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餘間，金玉銀銅之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物耀目，皆自唐時贊普創建以來，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以成之者，其西殿更有宗喀巴遺蹟在焉，即宗喀巴手足印於黃酥油上者久而不渝，爲各地信仰者爲王爲部長時所以要煎茶頂禮，欲藉靈光以管萬民者即此。清廷以皇批加封條其殿之前後門，例爲禁區聖蹟，凡人有褻瀆之者，視同叛逆之罪，令達賴喇嘛守此禁地，以統治全藏，其職權同於內地各省之督撫，而受駐藏兩大臣之監督，其權又較內地各省督撫爲小。

達賴以下，清仍以西藏舊有之衞、藏、阿里、喀木（原爲康地，因分康地歸四川、雲南、青海各省，分前藏之東部及康地之餘爲「喀木」地，仍爲西藏四部之一）四部，各設其權同於內地各省分道之道台管轄地區，其行政首長不曰「道台」、「道尹」、「郡守」、「郡長」、「太守」，而仍稱爲「噶木倫」，乃有意存西藏舊稱也。以其人選則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選任之，其免職亦同，是成爲流官，不但不能世襲，且爲三年一任。實則與內地道尹完全相同。

西藏之政教領袖爲達賴，而政教兵刑賦稅民事，則有「第巴」、「噶布倫」、「戴倖」、「堪布」，「商上」等喇嘛官分掌之。此輩官員之任免同於「噶布倫」，皆操在駐藏大臣之手。噶布倫有兵權，同於內地各省之兵備道。西藏額設步騎兵共六萬四千名，其中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及蒙民共三千騎（其中蒙古八百騎）。其刑法舊有番律四十一條甚酷，清廷依大清律例改之仍爲四十一條，甚爲簡約。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喇嘛，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家主一死家貲立刻如洗，寺廟來收田產牛羊物業，常有人亡家敗之痛。清抽改其制爲抽稅百分一，即保存舊制之象徵，不使人民成爲廟寺之奴耳。

第五節　清之十全武功

一、乾隆御製十全記

廓爾喀既歸降，乾隆皇帝以其事功完成，乃親撰記文一篇，名之曰「御製十全記」，言其自卽帝位以來，曾建立十全武功，用記文勒銘以志武成也。其記文如次：

「昨准廓爾喀歸降，命凱旋班師詩，有「十全大武揚」之句。蓋引而未發，茲特敍而記之。夫記者志也。虞書「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禮「春官掌邦國之志」，乃在事。旅獒「志以道寧」，則兼心與事而言之。然總不出夫道。得其道，乃能合於天，以冀承乎貺，則予之十全武功，庶幾有契於斯，而可志以記之乎？十功者：平準噶爾爲二；定回部爲一；掃金川爲二；靖台灣爲一；降緬甸、安南各一；卽今二次受廓爾喀降，合爲十其內地之三叛么魔，弗屑數也。前己酉（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廓爾喀之降，蓋彼因擾藏邊界，發偏師以問罪，而所遣鄂輝等，未宣我武，巴忠乃遷就完事，致彼弗懼，其去歲復來，以致大掠後藏，飽欲而歸。使長此以往，彼將占藏地，嚇衆番，全蜀無寧歲矣。是以罪庸臣，選名將，勵衆軍，籌儲餉。福康安等深感朕恩，弗辭勞苦，於去歲多月，卽率索倫、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寧冒雪而進。今歲五月，遂臨賊境，收復藏邊，攻克賊疆，履線險如平地，渡溜要如跳涔，繞上襲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戰七勝，賊人喪胆。及兵臨陽布（卽今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當時之名），賊遂屢遣頭人，匍匐乞降。將軍所檄事件，無不謹從，而獨不敢身詣軍營。蓋彼去歲曾誘藏之噶布倫、丹津珠爾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旣揚，必期掃穴犁庭，不

遺一介，亦非體上天好生之意。即使盡得其地，而西藏邊外，又數千里之途，所謂不可耕而守者，亦將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師，以蕆斯事。昔唐太宗策頡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爾喀非頡利之比，番邊殊長安之近，彼且乞命籲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賊固意求降歸順，實與唐太宗之論，有所符合。昔予記土爾扈特之事，於歸降歸順，已悉言之。若今廓爾喀之謝罪乞命，歸降歸順，葢並有焉。以其悔過誠而獻地切也。迺知守中國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棄其固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進知退，易有明言，予實服膺弗敢忘，而每於用武之際，更切深思，定於志以合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間，十全武功，豈非天貺？然天貺逾深，予懼逾切，不敢言感，惟恐難承，兢兢皇皇，以俟天眷，爲歸政全人，夫復何言！」此記中已說明廓爾喀實降清一次，前次巴忠之誘貢既算作數，亦不能視爲武功，故乾隆之「十全志人」實則爲九。不然駐藏大臣巴忠，何以畏罪投水死，鄂輝等何以得罪？故乾隆御製十全記，自滿之詞章而已。因其自滿，故清代從此走下坡路，至此爲頂極。（引承德府志卷十二學校頁540又見清代通史卷中第二章頁145、146）

至於清征大小金川之役，亦非能視爲開疆闢土之戰也。其乾隆時代之西域各國賓服，如哈薩克三部之賓服；布魯特東西部之賓服，敖罕（即浩罕）與塔什于之賓服；巴達克山與愛烏汗（即今阿富汗）之賓服，皆爲乾隆開闢疆土之功，而彼竟不自知。再如琉球之內附，唐努烏梁海之內附，暹羅、巴勒、布魯克（即不丹）及哲孟雄之入貢，亦皆乾隆朝之武威成績，乾隆帝特煊於滿盈，而不自知也。

二、清初之十全武功

滿淸之初起也，中原天子爲明朝皇帝，其在滿淸之西，又在察哈爾蒙古林丹汗，明帝視滿淸爲叛逆，正調動大軍以聲討之；林丹汗自認有與滿淸爭奪塞北領袖資格，亦欲以霸主權勢以消滅其敵對手。滿淸擊滅林丹汗，是其第一回合之武功也。能由瀋陽進入關內取得北京，以爲都城，是滿淸第二回合之武功也。

滿淸入關，穩坐北京皇帝寶座之後，與之爭帝位者，爲流寇李自成，及南明之弘光帝。滿淸對流寇加以痛剿，消滅李自成、張獻忠等，是其第三回合之武功勝利。對南明史可法等以政治與軍事交相進攻之力，消滅弘光帝勢力，是其第四回合之武功也。南明弘光帝之勢力方滅，東南方又有明魯王朱以海起，與明延平郡王鄭成功之勢力起；在西南方又有南明永曆帝之勢力起，此皆與力爭帝位者，滿淸能運用其武力逐一消滅此三方面之實力，是其第五、第六、第七回合之武功也。

滿淸征服中原之後，西南有吳三桂反淸復明之亂，聲勢浩大，漢人、苗人、藏人、蒙人皆助之，滿淸皇位岌岌可危，會吳三桂自立爲周帝，失掉其反淸復明之政治號召力，滿淸因得從容用兵調將將其撲滅，是滿淸第八回合武功也。

三藩之亂方定，準噶爾之噶爾丹又暴露其爭奪中原皇帝寶座雄心，於是噶爾丹進兵外蒙古，從滿淸後方楔入其大騎兵隊之勢力。淸康熙帝傾其全力拒之於烏蘭布通，集中砲火擊毀其駝陣，更誘致其再度東出而敗之於昭莫多地方，然後又三次御駕親征始消除噶爾丹此一大敵，是爲滿淸第九回合之武功也。

西藏爲政教合一之地方，其宗教所至卽政治力之所至。依西藏教主宗喀巴之設計，其喇嘛教佛法無邊，將可以無限發展，直至混一中國。由達賴喇嘛取代中國皇帝，而向全世界發展之。及桑結爲達賴喇嘛之第巴（執政官），運用噶爾丹爲之東征西討，政治企圖完全暴露，因而使得滿淸朝廷發覺其憑藉宗教掩護，以進行其政治軍事上之陰

謀之事實證據。於是，清廷乃藉其假意信仰西藏宗教為手段，使用武力以平定西藏之內亂外患，並派遣駐藏大臣，率領駐藏軍隊以爲達賴喇嘛之扈衞，而將西藏之政教權控制在手中。至於清軍遠征廓爾喀，實際上乃是以武力平定西藏，是滿清第十回合之武功也。

清朝有此十大武功，是謂一統中國華夷。

如以滿清一統中國華夷言清之十大武功，則亦可云：清之統一滿洲各部族是其第一武功；征服內蒙古各部爲第二武功；入關擊滅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爲其第三武功；剷平南明勢力，混一江南之地，是其第四武功；平定三藩之亂，是其第五武功；平定準噶爾，平定回疆，平定苗疆，爲其第六、第七、第八武功；至於平定台灣鄭氏海上勢力，消滅西藏達賴喇嘛宗教侵略勢力，乃是清之第九、第十武功。而收降朝鮮之戰，收取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之歸附，以及哈薩克、布魯特、浩罕、塔什干、巴達克山、愛烏汗、琉球、緬甸、安南、廓爾喀、布魯克、巴勒。哲孟雄之賓服入貢等，皆武功之餘威而已。其大小金川之戰，是乃平苗疆之續戰，加威力於局地之抗命者，只不過費大力又幾次頻臨失敗之危機，是其特點耳。

第六節　征服廓爾喀後之疆域

清自遼左建國，疆域次第擴張其統一滿洲，臣服東海，東極亞、美二洲相接之白令海峽。南降朝鮮西滅內蒙古，乃南向與明爭江山。及入關破賊。奠都北京，大河以北爲所屬役。然後南破金陵，取浙江、福建，而威令及於閩粵；又西下四川、湖南、廣西，南入雲南、貴州，自是中國中原之本部統一，而十八省之根基成矣。察哈爾之敗亡也，漠南各蒙古皆稱藩部，着翎戴補，世守勿替；烏斯藏之來朝也，因其宗教，封其喇嘛，換其金瓶，是成舊藩。

康熙間歸撫之喀爾喀改為外蒙古藩部；雍正間底定青海，是為新藩，皆建官分屬，久隸職司。乾隆武功丕昭，蕩平準、回二部；平定苗疆、金川，分土開屯，授職制貢，不異赤縣黃圖，於金川設美諾、阿爾古二廳隸於四川，則土司向化之基立矣。至朝貢受封之國：朝鮮、琉球舊屬藩封；廓爾喀、緬甸、安南兵威所屈；若暹羅（今泰國）、阿富汗（時譯愛烏汗）、敖罕、巴達克山則餘威之所震，拱手內附者也。惟唐努烏梁海三部、哈薩克三部、布魯特二十部，建置類於準、回，而設官不同（每歲遣領隊大臣巡視其各部），但為領屬則一。蓋其朝貢略如緬、越，而羈馭有間，其制蓋在藩部與屬國之間，名之曰附庸，以示區別也。

是清朝自天命元年、（一六一六）、天聰元年、（一六二七）、崇德元年（一六三六）以來，歷順治、康熙、雍正三朝，幾無日不以武力向外發展，而乾隆皇帝執政六十年，更為雄心大略以十全武功自許，其繼揚武烈，由其自滿，只可謂其克成鼎盛，創造中華最新版圖，至斯為止也。

清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十二月，中國之版圖總表：

- 順天府—清代京城所在卽今北平市附近二十四縣
- 熱河—清之陪都所在，木蘭圍場為清講武堂附之
- 本部十八省
  - 直隸　山東　山西　河南　江蘇　安徽　江西
  - 浙江　福建　湖北　湖南　陝西　甘肅　四川
  -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 盛京
  - 奉天府　錦州府　興京—清之「老家」
  - 寧古塔—今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地面
  - 黑龍江、—今黑龍江、嫩江、興安三省地面
- 藩部
  - 內扎薩克蒙古二十五部五十一旗
  - 察哈爾游牧地凡八旗
  - 喀爾喀蒙古
    - 後部土謝圖汗二十旗
    - 東部車臣汗二十三旗
    - 西部扎薩克圖汗十七旗
    - 賽音諾顏汗二十二旗
  - 烏梁海
    - 唐努烏梁海
    - 阿爾泰烏梁海
    - 阿爾泰淖爾烏梁海
  - 科布多
    - 厄魯特部二十一旗
    - 喀爾喀部一旗

中國乾隆時代之版圖

- 青海蒙古
  - 土爾扈特部四旗
  - 輝特部三旗
- 西藏
  - 衛—轄三十城
  - 藏—轄十八城
  - 阿里—轄十二城
  - 喀木—轄九城
- 新疆
  - 天山北路—準部
    - 伊犁東南路
    - 伊犁西北路
    - 庫爾喀喇烏蘇
    - 塔爾巴哈台
  - 天山南路—回部轄十四城
- 附庸
  - 哈薩克
    - 左部
    - 中部
    - 西部
  - 布魯特
    - 東五部
    - 西十五部

屬國
- 朝鮮
- 琉球
- 安南
- 緬甸
- 暹羅
- 巴勒三部（一作巴作木朗即今巴基斯坦）
- 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附貢）
- 布魯克（即不丹國）
- 巴達克山
- 愛烏罕（即阿富汗）
- 敖罕（亦稱浩罕）

第七節　申　論

西藏地勢高寒，空氣乾燥，全年雨量約四百公厘至六百公厘，惟高山積雪長存，河湖尚多，結冰時期在六個月以上。多季寒風凜冽，寒暑表之水銀柱凍結亦不適使用，夏季氣溫特別高，夜半寒氣逼人，往往六月飛雪，入夜故着多衣。至七月初始感陽光溫暖，時雨隨之而降，雨過天晴之後，水蒸氣從地面上升，瀰漫地表及山谷間，遮陽成

雲霞，南風吹至，豪雨驟來，雨過天晴，再升雲霞散布上空，如此循環變化，相繼半月，大地始呈暮靄狀，斯時各種獸類多蹲伏地面，男女老幼亦均感四肢無力，心情抑鬱，藏人稱之爲「日地霞季」，過後，原野草長，山巒花開，一片碧綠，牛羊駱駝，立要脫毛，因成爲藏人準備衣食之忙季。

旅行在西藏，所見者不是一座無際草原，卽爲連綿不斷山谷叢林，幾百里中不見炊烟，但見雪峯與不時出沒之野獸。遇到牧羣或商隊時，直如在內地走入集鎭。其人用羊皮舖爲毡，用羊皮爲被，任其風吹雨打，非過夜不起；渴則掬水而飲，飢則吃青稞糌粑、牛酪及幾粒鹽以充飢；一聞有警，則立刻持槍上馬，準備決戰。不識字，不愁苦，粗野豪邁，英勇簡單，其他一切則全依賴其信奉宗教之佛法安排。淸初如此，迄今依然。

西藏產業落後，手製羊毛氈名爲氆氌，爲工藝之大宗。次爲藏香，以香木末、麝香、沙金爲原料製以敬神者。再次爲木碗等木器、佛像、紅花、犀角、羚羊，與珍禽奇獸等。礦產以金銀最多，銅錫汞煤瑪瑙寶石琥珀水晶亦極多，並有鹽池、硼砂。農產品以青稞麥爲主，大麥小麥豆類果蔬亦略有。畜產惟羊及犂牛。論者以西藏之金銀器用觀之，西藏應爲世界極富之地；如以日用品觀之，則西藏成爲世界極貧之地。

寒冷時長，使人深思，故西藏多富哲理思想家與詩人，大聖哲宗喀巴創造包容政治哲學與宗教理論之喇嘛教，藏人明其哲理，故深信之。蒙古人準噶爾人不完全明其哲理，但强半信之，而有少數黠者，用喇嘛教爲其政治軍事上之工具。滿州人本不信仰喇嘛教，只是利用喇嘛教以爲政治控御工具，故接受而宣揚其西藏達賴喇嘛而尊稱之「曼殊師利大皇帝菩薩」美銜，便於統治，乃假裝作信仰喇嘛教，來與西藏鬥法。達賴之欲以喇嘛教統治中國之理想，便爲滿淸用現實武力與政治爭衡所擊敗。

滿清征服西藏之方法，與其征服外蒙古即喀爾喀蒙古之方法相同，不直接使用兵力，而採用間接中以出兵救援外患，或平定內亂來爭取。滿清多巧取豪奪之經驗，蒙古人不是對手，西藏人也不是其對手。達賴喇嘛五世羅卜藏嘉穆錯以爲用「曼殊師利大皇帝菩薩」之咒符，可以牢籠滿清皇帝之尊信，將會聽從其達賴之發縱指使。殊不知滿清人聰明多智，不像西藏人之一條路走到黑之習性，此滿清始終統治西藏之關鍵所在。

達賴五世與其第巴桑結，以坐山觀虎鬥之姿態，縱使準噶爾之噶爾丹攻青海，擊回疆，攻外蒙古，攻滿清。而滿清使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突入伊犁，東阻噶爾丹之西還，南攻西藏之本土，則大出達賴、桑結、噶爾丹意料之外。於是，準噶爾未攻藏而藏內先自亂，不得已遣使向清廷乞援。及準噶爾襲藏，藏人蓋無力自救，則非請滿清之大軍入藏，驅逐外患，平定內亂，並代爲決定立誰爲達賴六世之外，別無良策。此時之西藏，已爲滿清完全佔有矣。是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八月事也。此後西藏種種事端，皆不外滿清對其內政上之改革，史稱年羹堯平西藏，岳鍾琪建奇功者，概指此役。

廓爾喀人侵略西藏，已是鄰國侵犯滿清邊疆之寇掠行爲，故滿清調索倫兵及川邊土司兵征之，不欲煩大軍以征此不欲取得之山坡小國土地。依參贊海蘭察之戰略，本可以建立大功者，而清將軍福康安無才無武，以爲已七戰七勝，便以諸葛武侯自況，恃寵奢汰，使士氣衰暮，臨成功而致大敗。乾隆皇帝猶將征廓爾喀列爲其十全武功之二，是何不知檢討乃爾。

清征廓爾喀之役，曾發檄廓爾喀各鄰國，邀其共同出兵環攻之以瓜分其土。其所發檄中有甲噶爾（即今印度加爾各答），滿清猶不知印度已爲英國人所盤據；即當時之披楞（即今東巴基斯坦之波格拉部）已早淪爲英國之屬國

，清亦不知。當清軍攻至廓爾喀國都加德滿都附近時，英國派出之喀爾克巴力克上校正在廓爾喀都城，如果清軍一戰成功，兵至加德滿都城下，則中國與英國將在廓爾喀都城開始接觸，此對中國爾後局勢，或會有多方之改變也未可知。

中國自古即以文化主義以治邊疆，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徠之，既徠之，則安之。」是以民生改進爲示範，使邊遠之人自動向化，而來學習求生新知，以改進其生活與中國內地生活置於平等之中也。故歷代主中國政治者，皆以敎化爲先務，是爲之「齊民」。太史公司馬遷論齊民要術云：「太上神而化之，其次因其勢而利導之。」滿清之於西藏，可謂得齊民要術之方者。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六冊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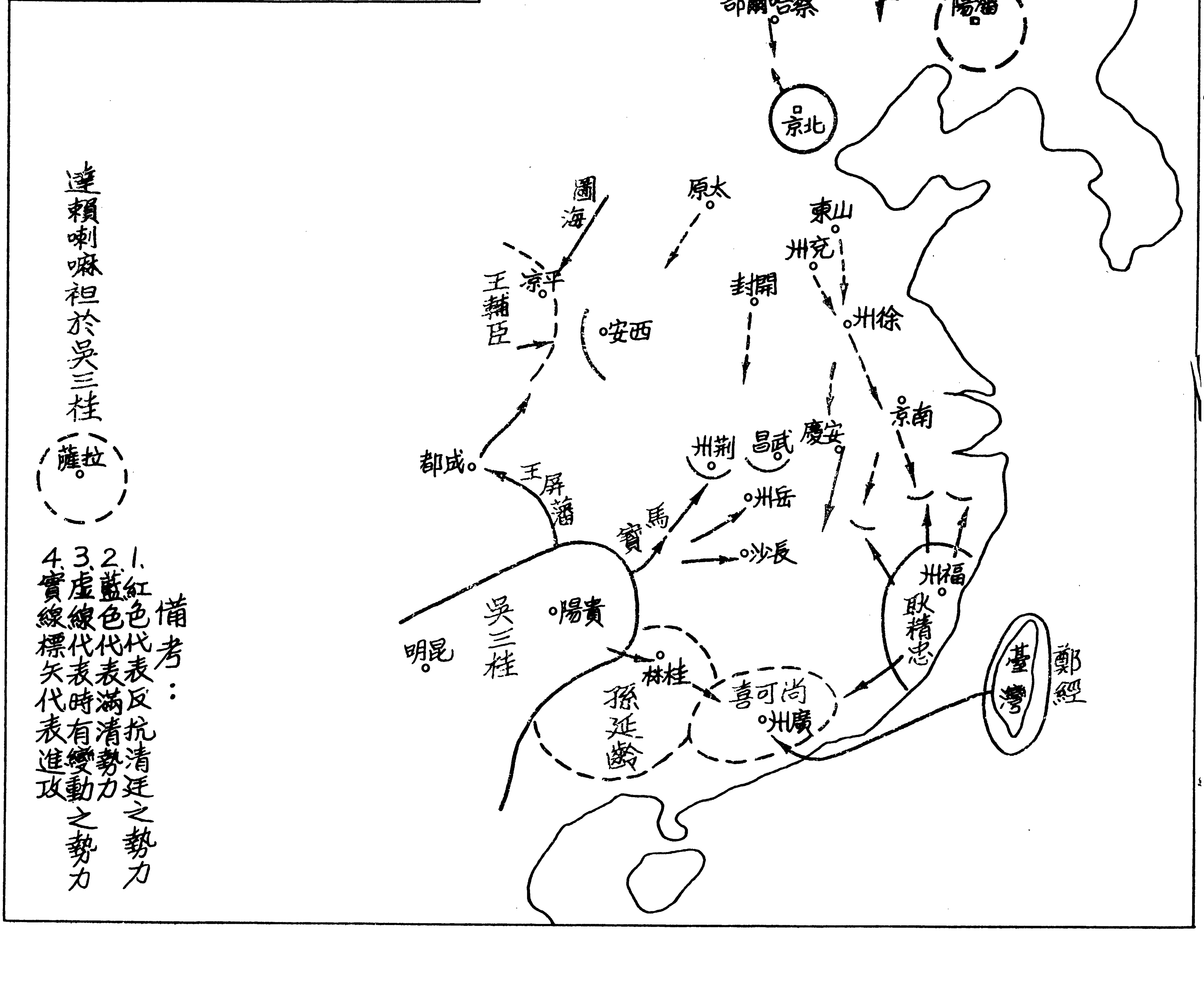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四八至十六—七一八（按逆序裝訂）

吳三桂反清復明最初作戰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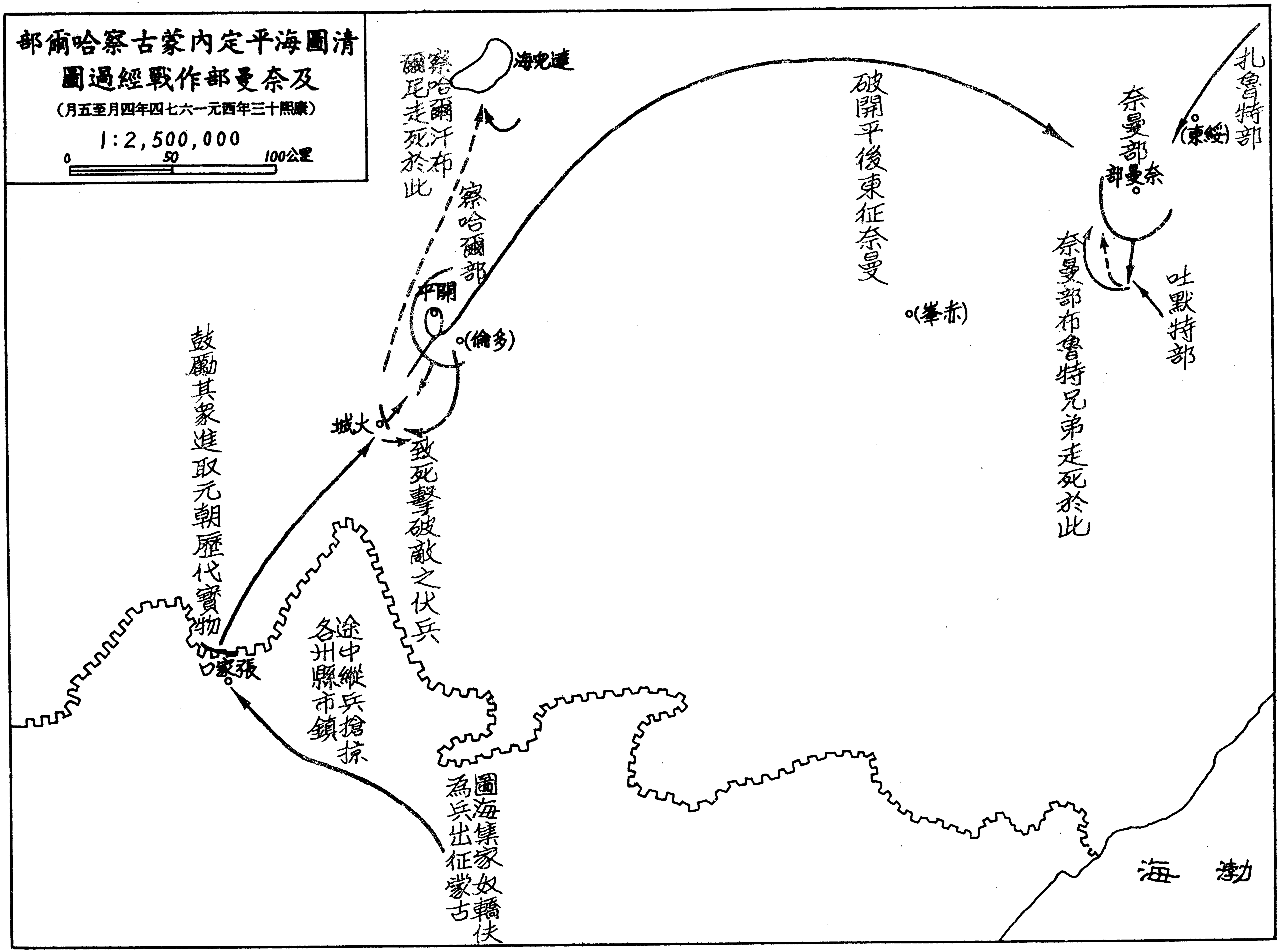
(清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春季至秋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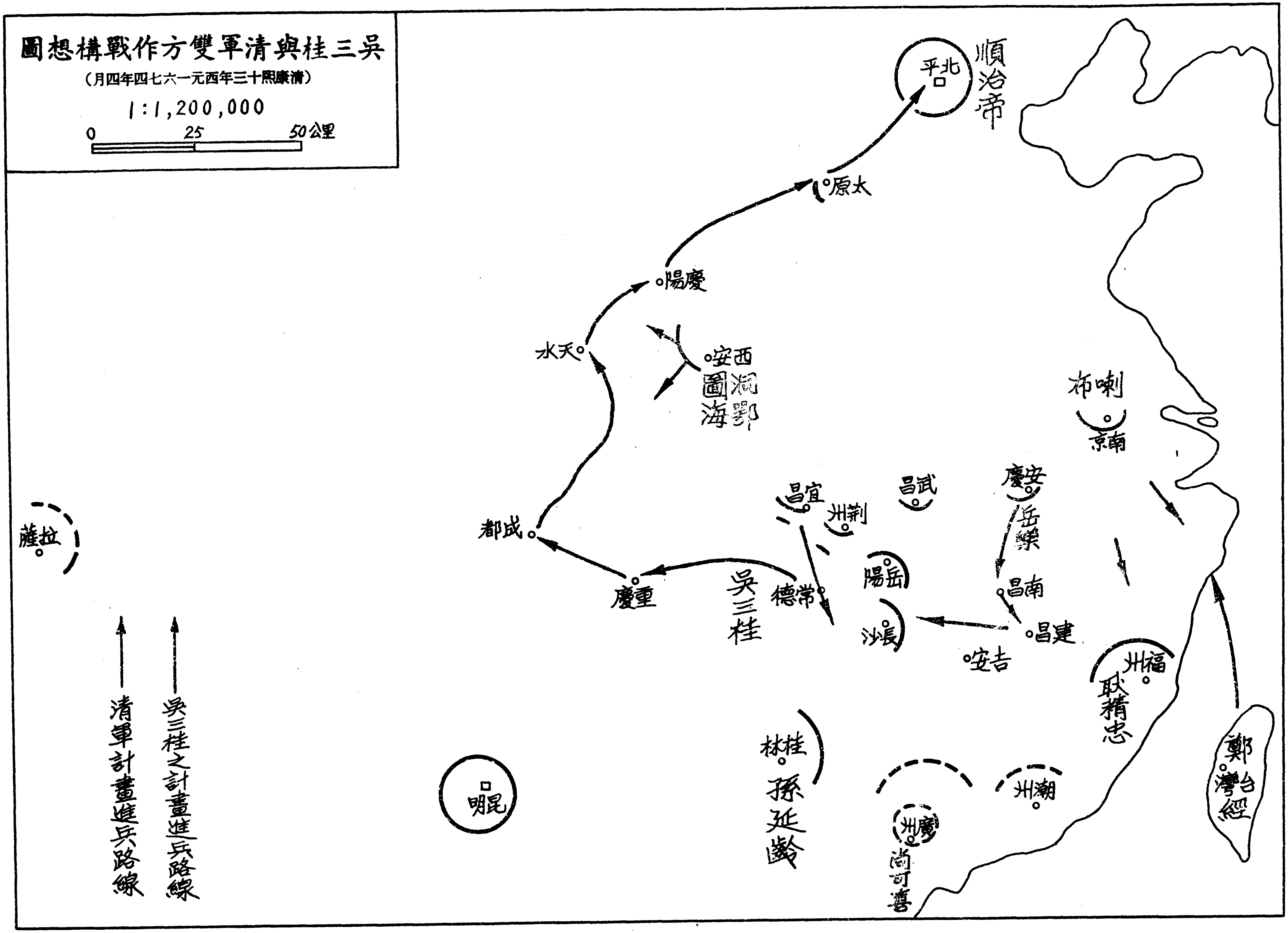
1:18,000,000

0 500 1000公里



備考：
1. 紅色代表反抗清廷之勢力
2. 藍色代表滿清勢力
3. 虛線代表時有變動之勢力
4. 實線標矢代表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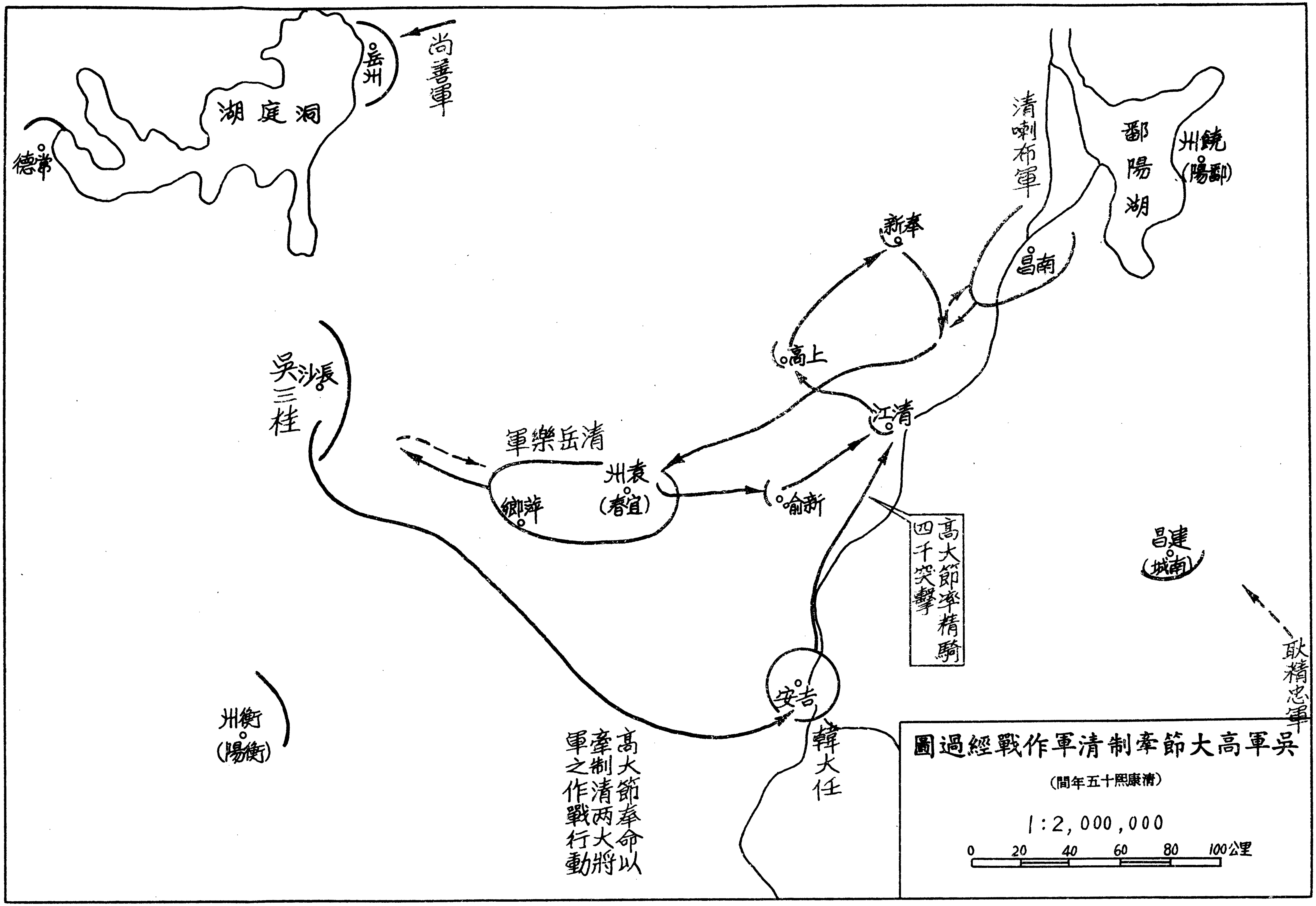

清圖海平定內蒙古察哈爾部
及奈曼部作戰經過圖
(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四月至五月)
1:2,500,000
0 50 100公里
達兒海
察哈爾汗布爾尼走死於此
察哈爾部
開平
(多倫)
大城
張家口
鼓勵其家進取元朝歷代寶物
致死擊破敵之伏兵
途中縱兵搶掠各州縣市鎮
圖海集家奴轎伕為兵出征蒙古
破開平後東征奈曼
(赤峯)
奈曼部
奈曼部
扎魯特部
(綏東)
奈曼部布魯特兄弟走死於此
吐默特部
渤海



吳三桂與清軍雙方作戰構想圖

（清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四月）


附圖十六—六五一



吳軍高大節牽制清軍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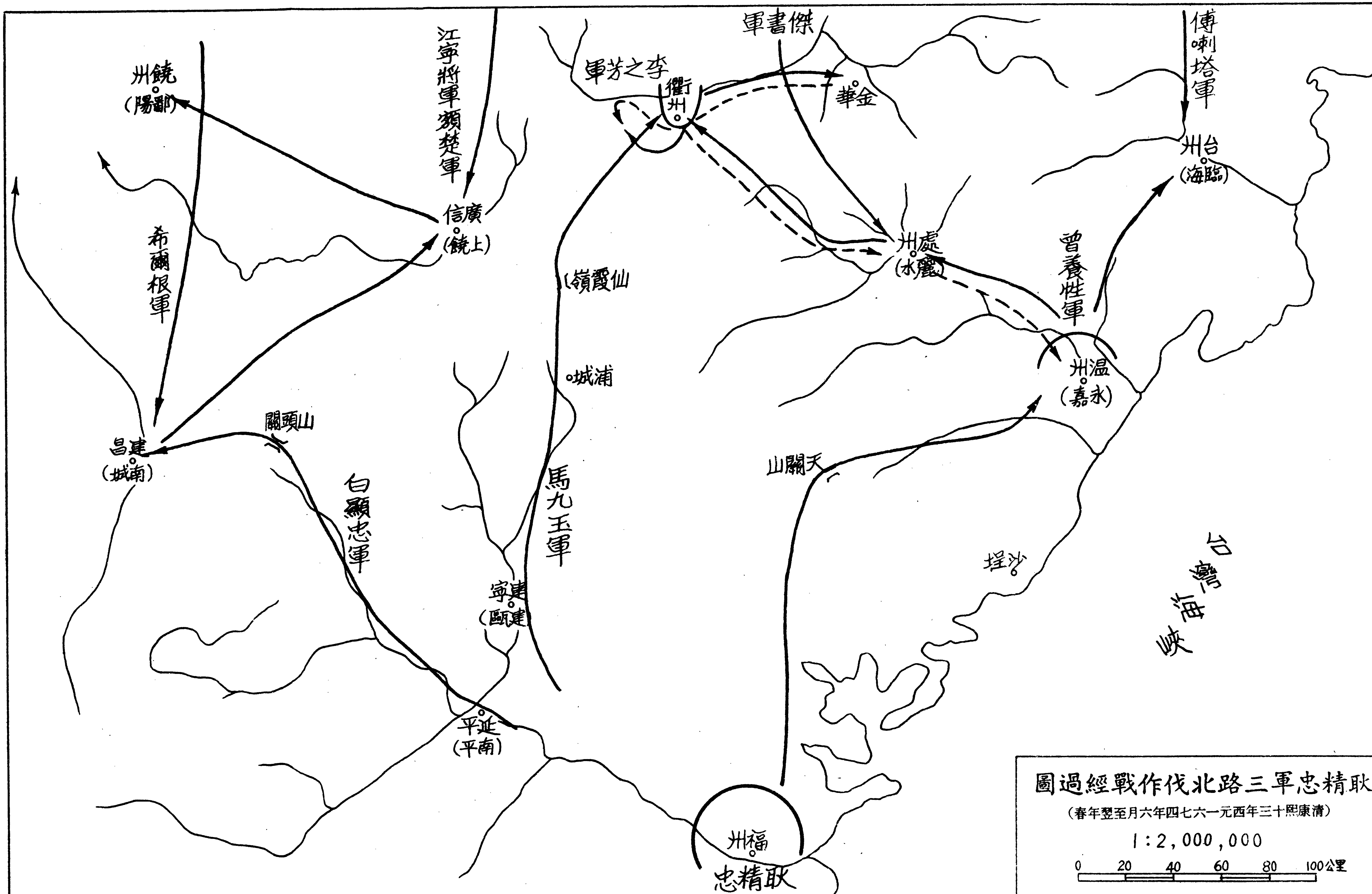
(清康熙十五年間)

附圖十六—六五二



尚之信反清時一般形勢圖
(清康熙十五年西元一六七五年)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韶州(曲江)
莽依圖軍
馬雄
梧州(蒼梧)
尚之信軍
廣州
肇慶(高要)
覺羅舒恕軍
惠州(惠陽)
尚之孝軍
潮州
鄭經軍
高州(茂名)
金光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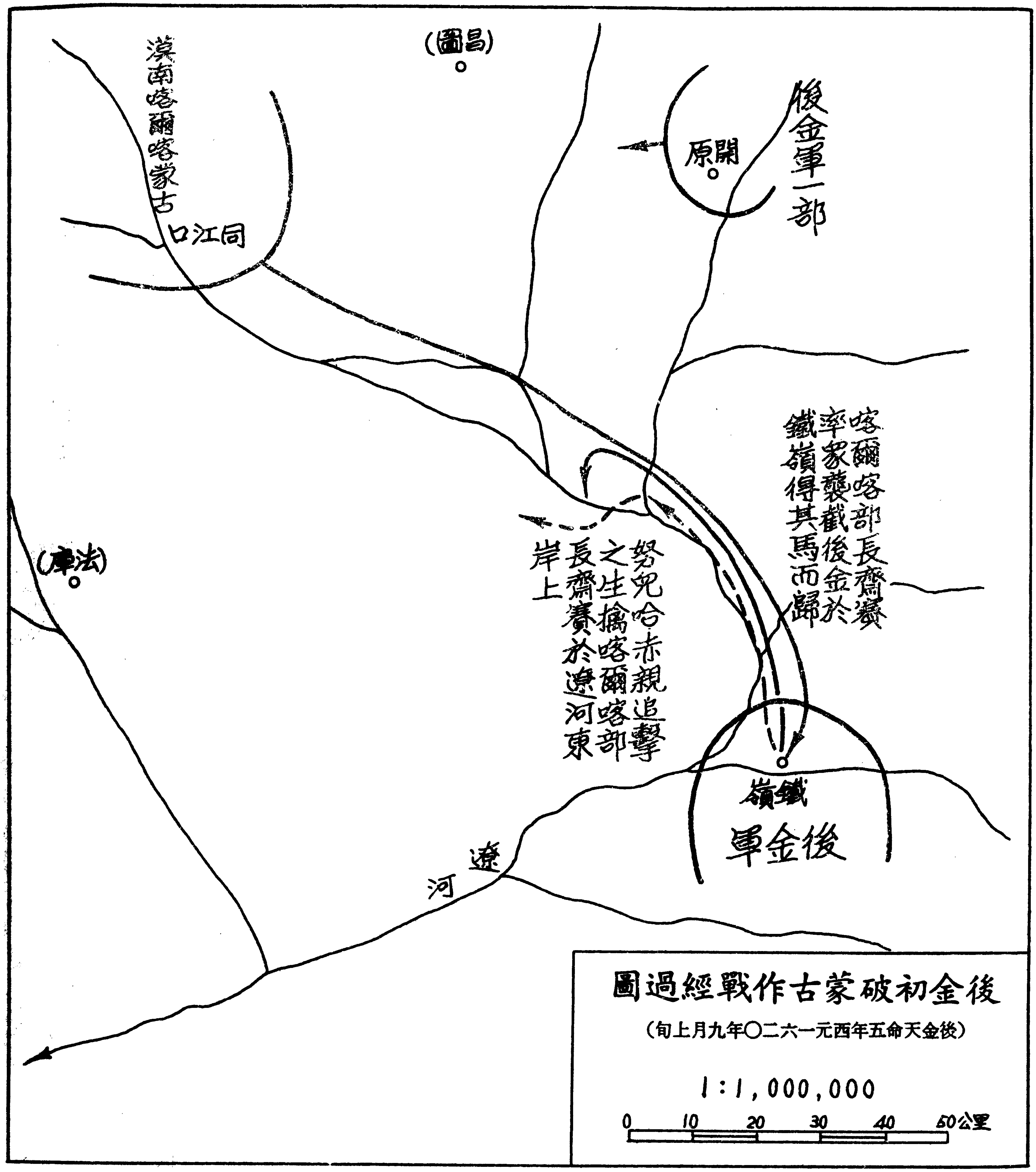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五三



耿精忠軍三路北伐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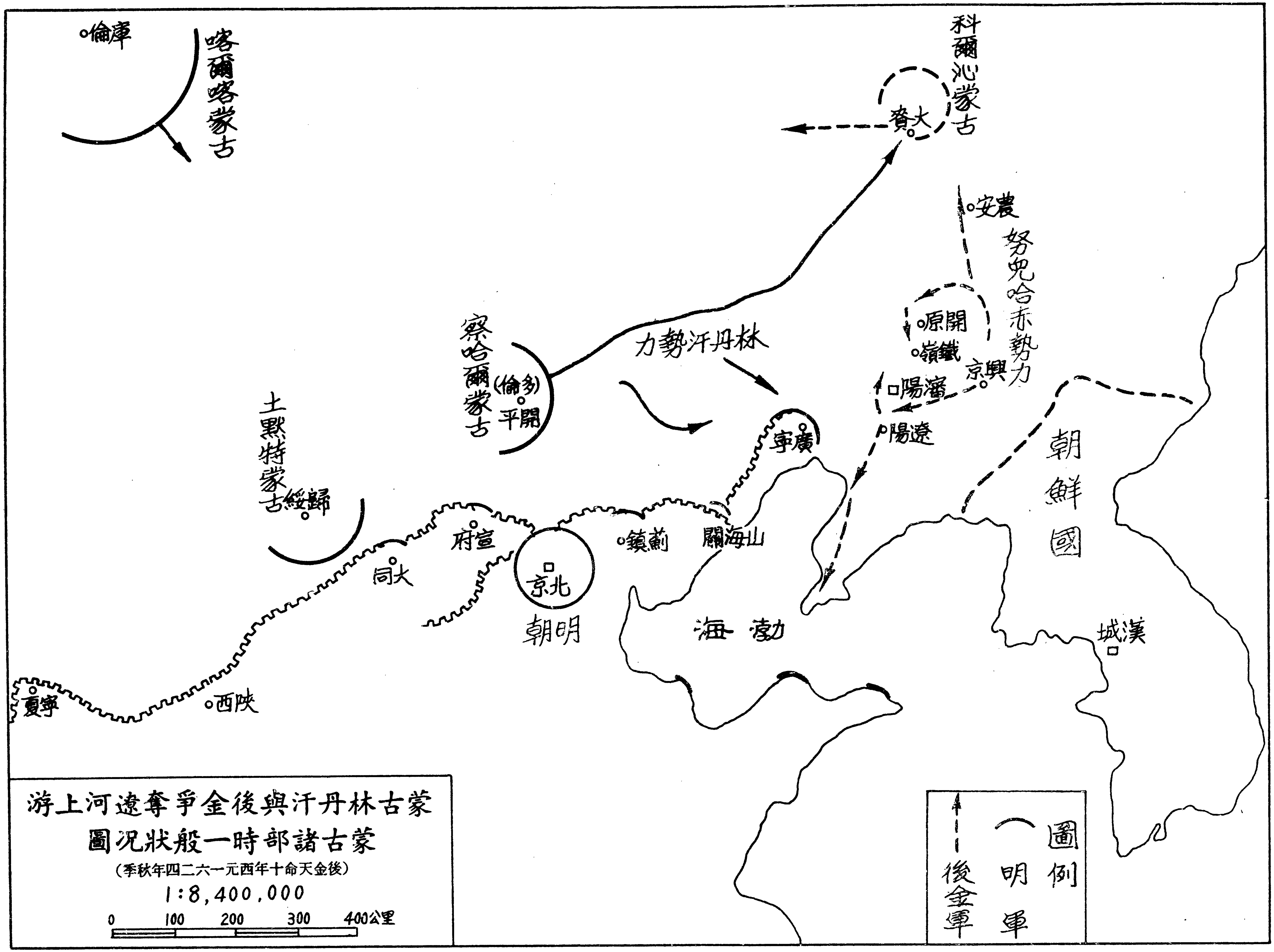
(清康熙十三年西元一六七四年六月至翌年春)

附圖十六—六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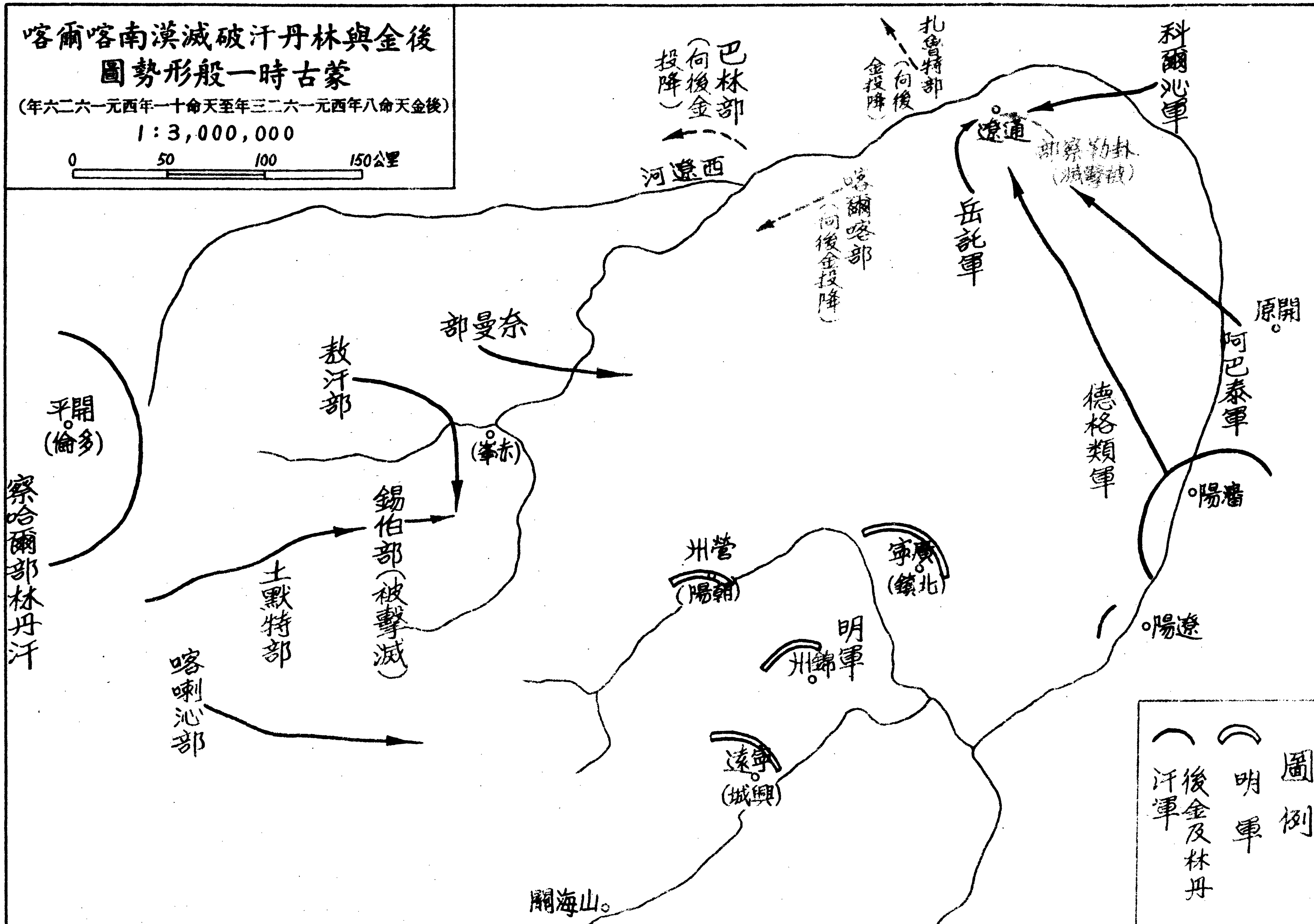


後金初破蒙古作戰經過圖

(後金天命五年西元一六二〇年九月上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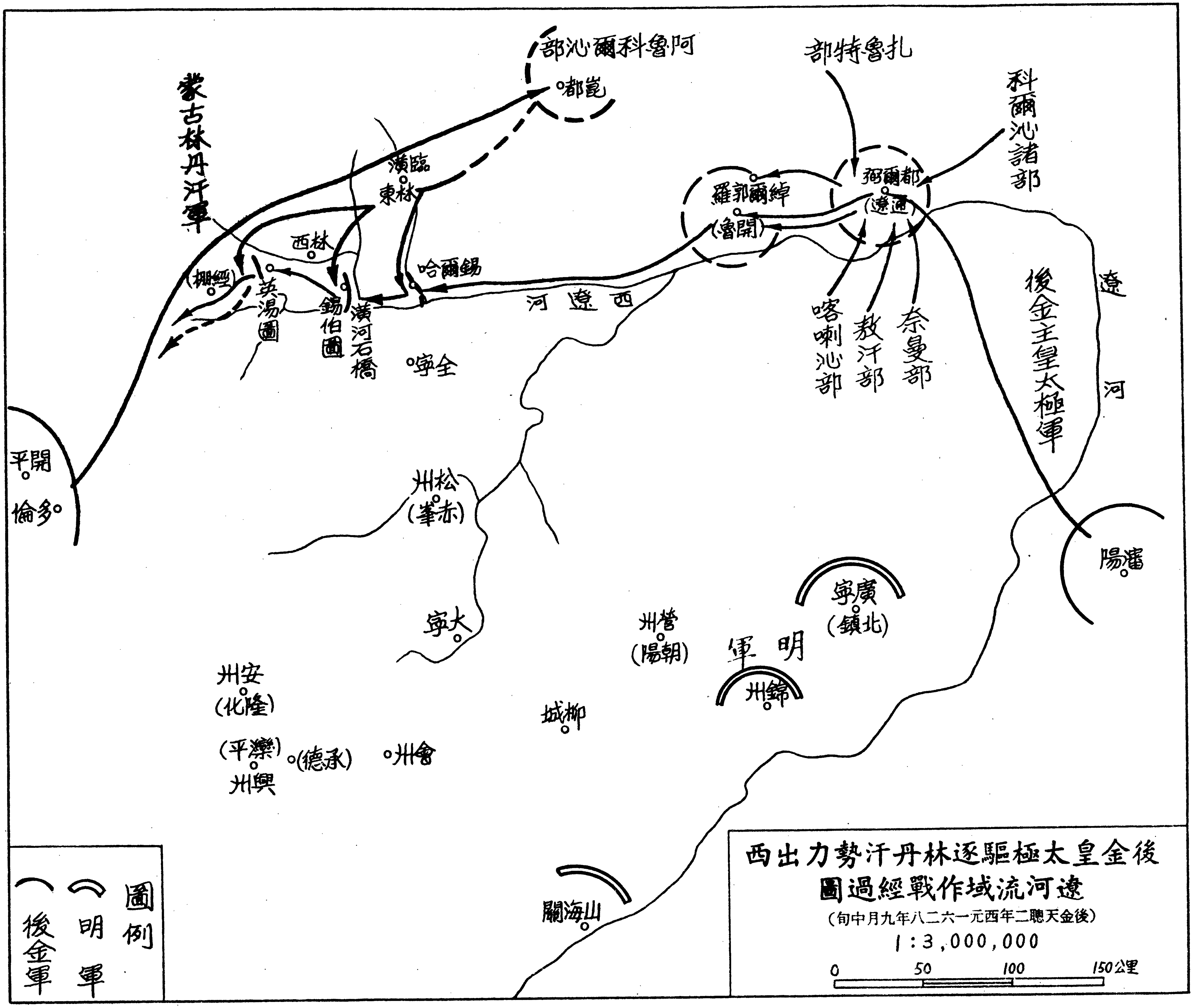


蒙古林丹汗與後金爭奪遼河上游
蒙古諸部一時般狀況圖
(後金天命十年西元一六二四年秋季)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後金與林丹汗破滅漠南喀爾喀
蒙古時一般形勢圖
(後金天命八年西元一六二三年至天命十一年西元一六二六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西遼河
巴林部(向後金投降)
扎魯特部(向後金投降)
科爾沁軍
通遼
扎勒察部(被擊滅)
喀爾喀部(向後金投降)
岳託軍
開原
阿巴泰軍
德格類軍
奈曼部
敖汗部
開平(多倫)
赤峰
察哈爾部林丹汗
錫伯部(被擊滅)
土默特部
喀喇沁部
瀋陽
營州(朝陽)
廣寧(北鎮)
遼陽
明軍
錦州
寧遠(興城)
山海關
圖例
明軍
後金及林丹汗軍

附圖十六—六五六

附圖十六—六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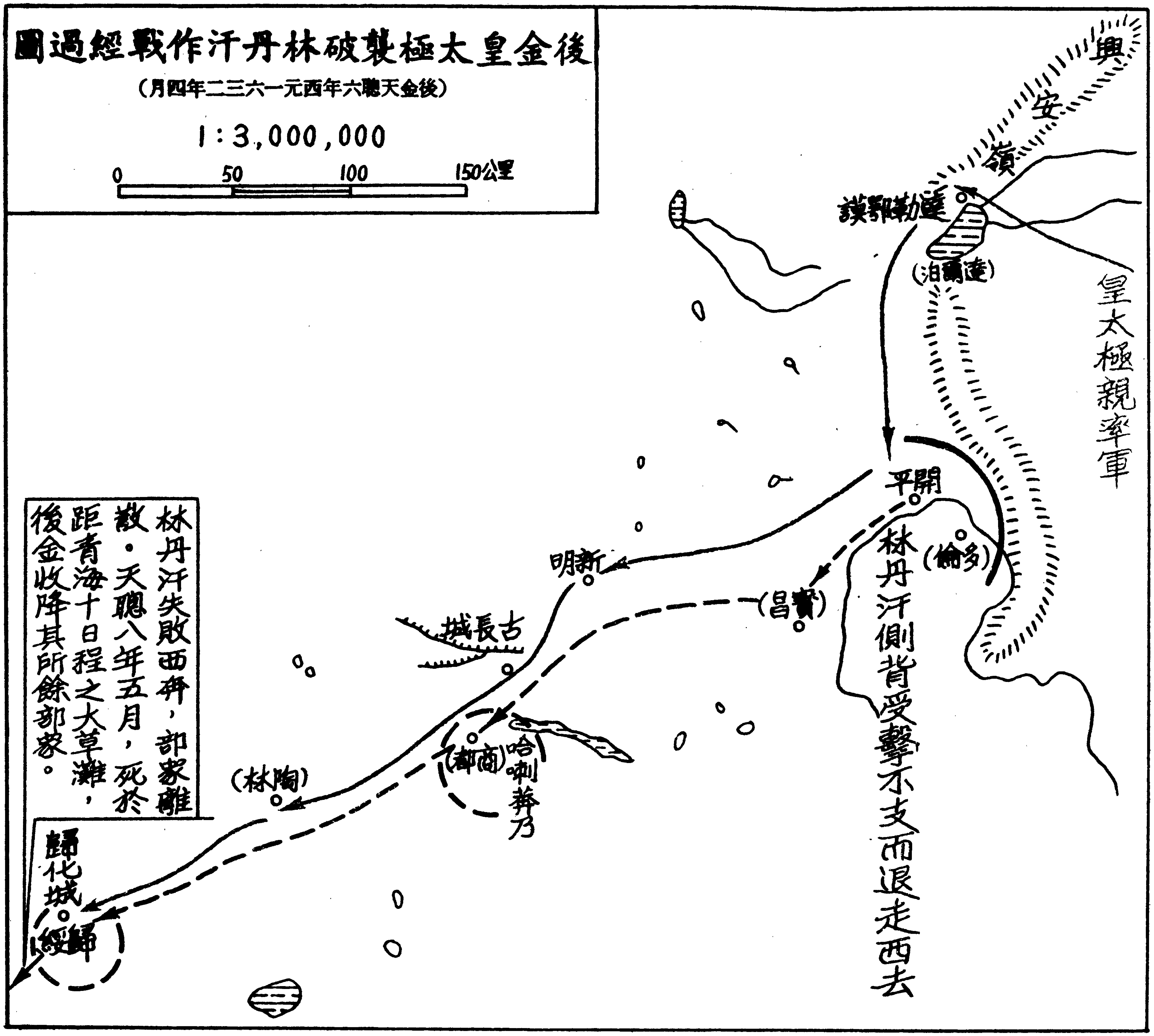


後金皇太極驅逐林丹汗勢力出西遼河流域作戰經過圖

(後金天聰二年西元一六二八年九月中旬)

1:3,000,000

附圖十六—六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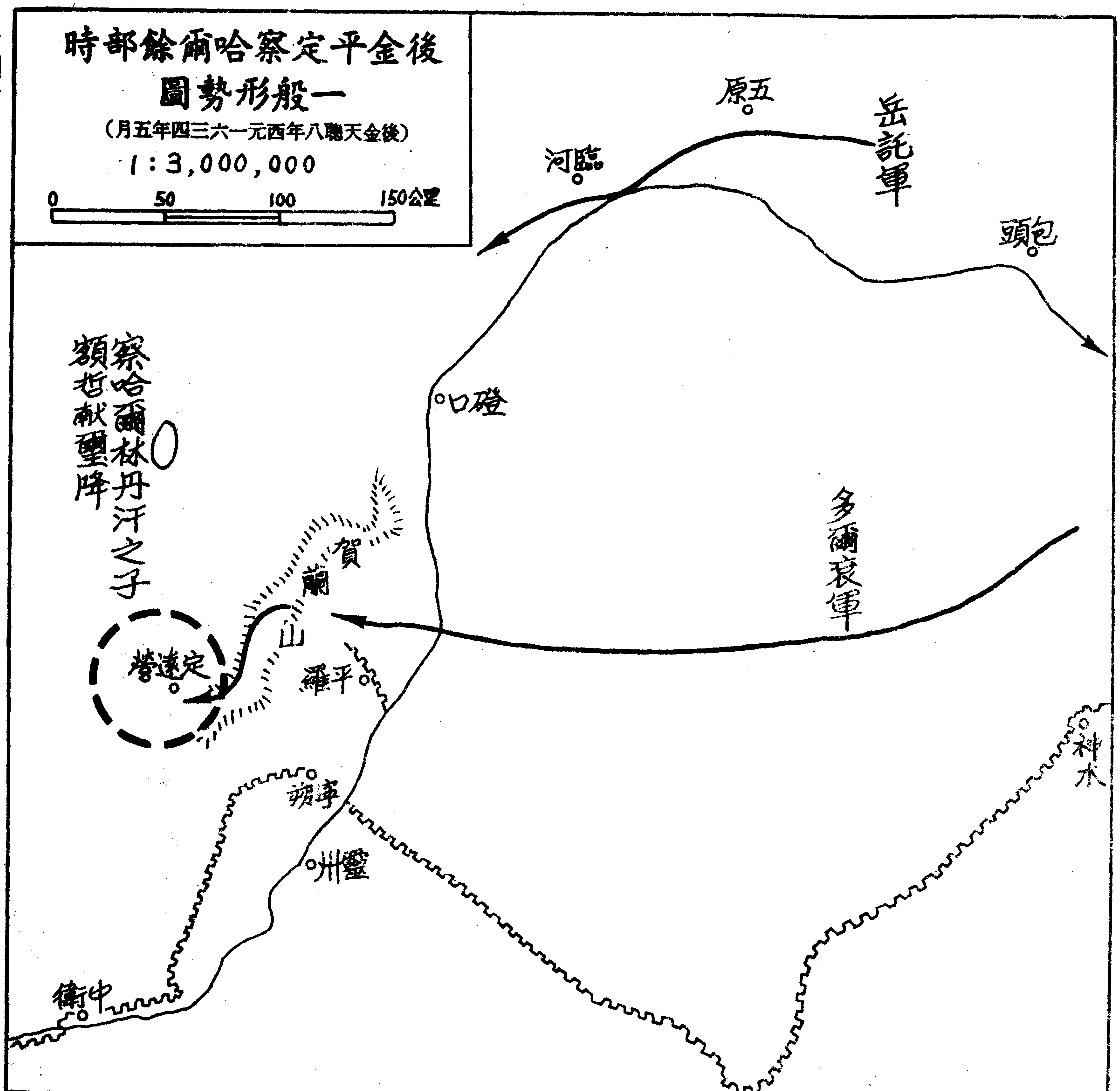

後金皇太極襲破林丹汗作戰經過圖
(後金天聰六年西元一六三二年四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興安嶺
達賚勒鄂謨
(達賚泊)
皇太極親率軍
開平
(多倫)
新明
(寶昌)
古長城
(商都)
哈喇莽乃
(陶林)
歸化城
歸綏
林丹汗側背受擊不支而退走西去
林丹汗失敗西奔，部家離散。天聰八年五月，死於距青海十日程之大草灘，後金收降其所餘部家。


附圖十六—六五九

後金平定察哈爾餘部時一般形勢圖

（後金天聰八年西元一六三四年五月）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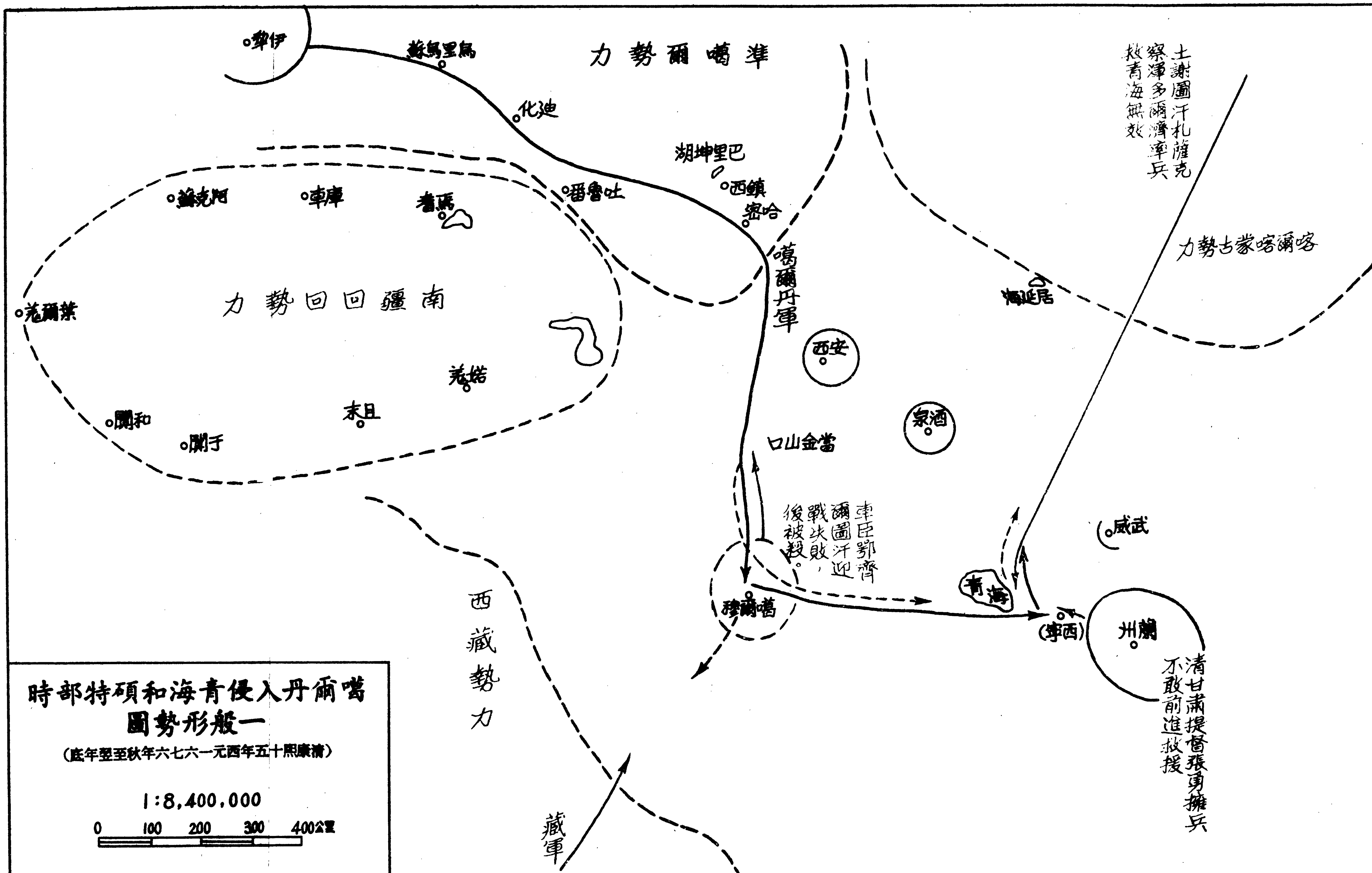




努兒哈赤與皇太極統一內外蒙古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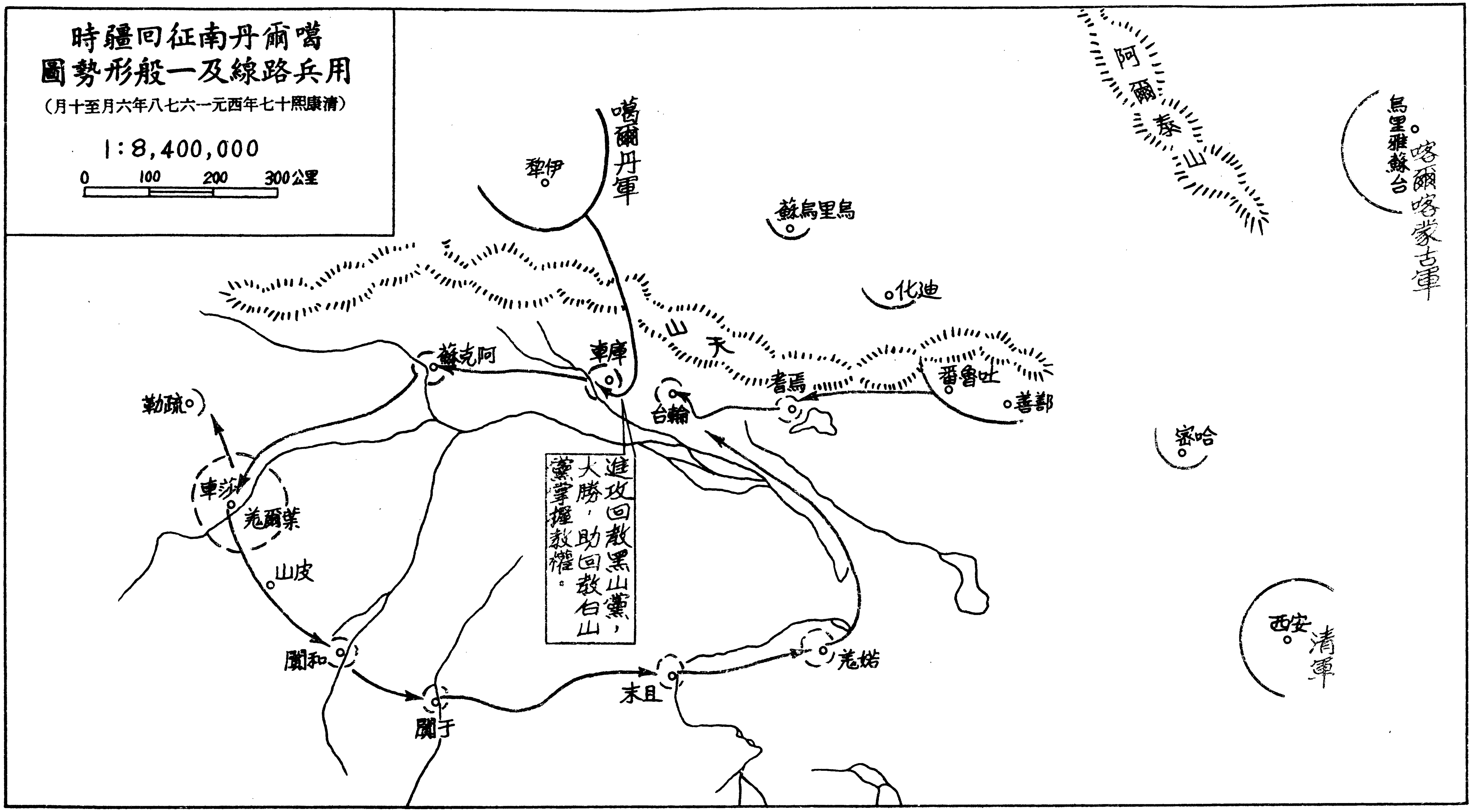
(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西元一六一九年至西元一六三五年五月)

附圖十六—六六一


噶爾丹入侵青海和碩特部時
一般形勢圖
(清康熙十五年西元一六七六年秋至翌年底)

附圖十六—六六二



噶爾丹南征回疆時用兵路線及一般形勢圖
（清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年六月至十月）
1:8,4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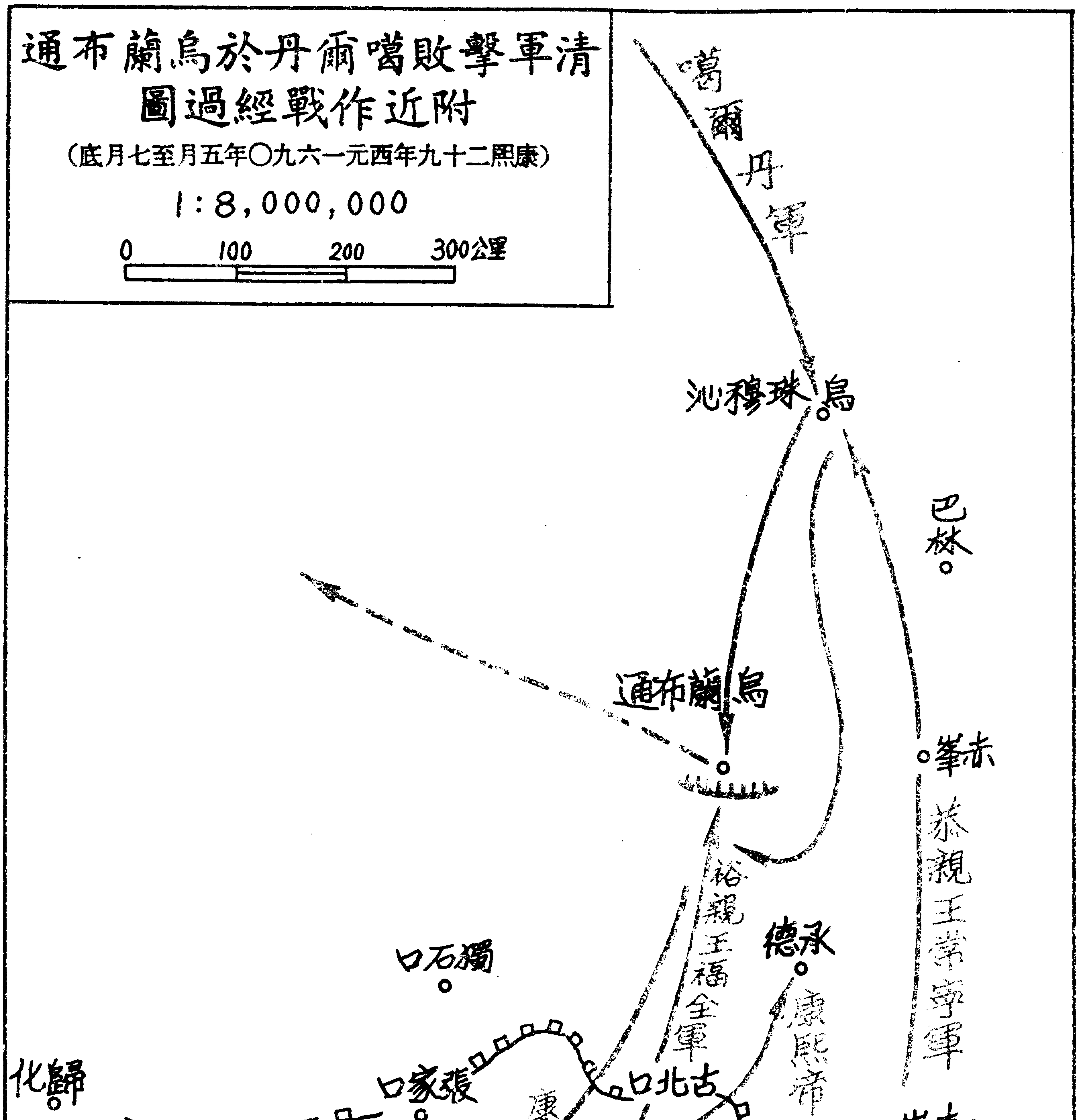


噶爾丹東侵外蒙古各部作戰經過圖

(清康熙二十六年西元一六八七年夏至翌年秋)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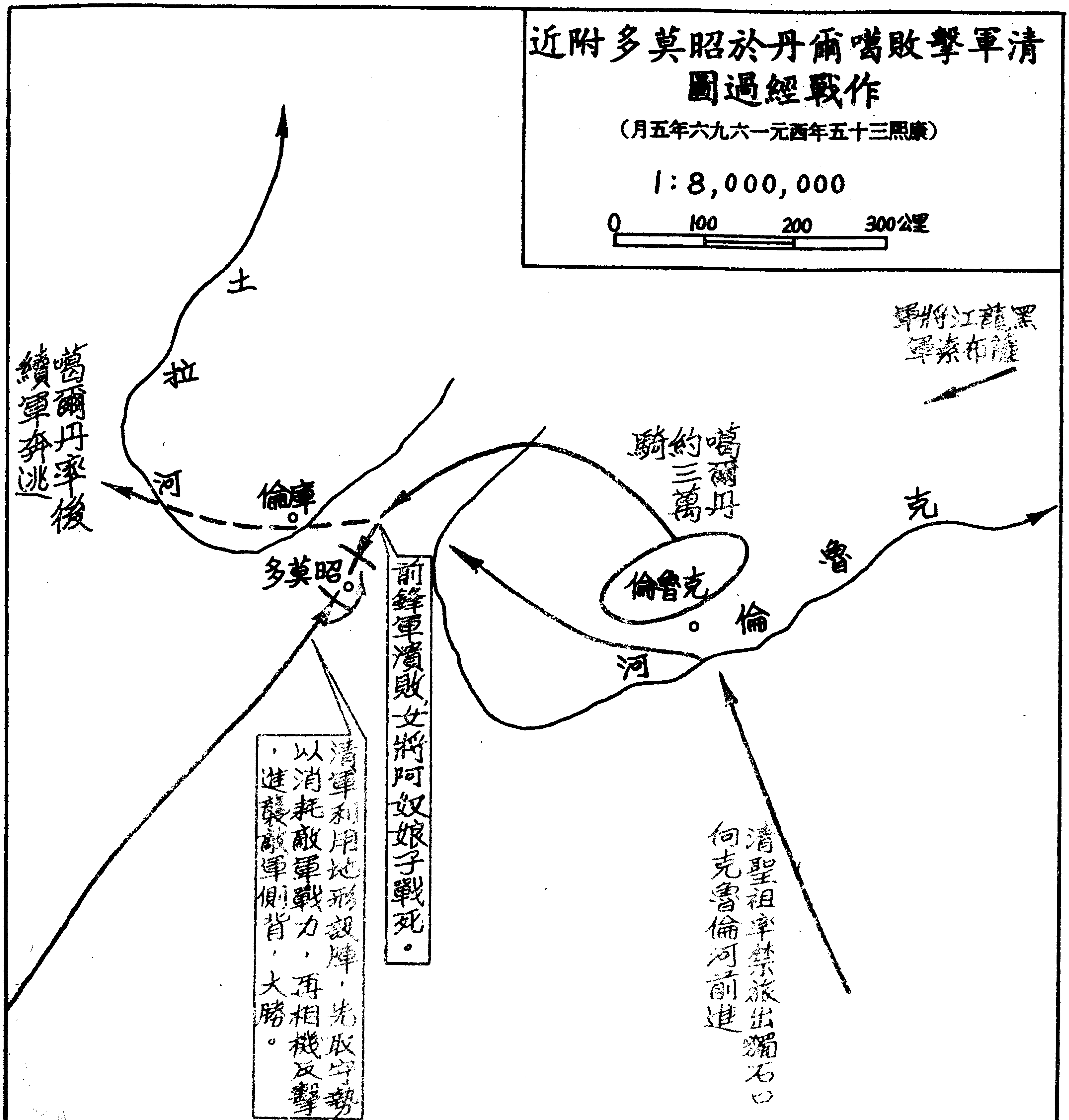


清軍擊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附近作戰經過圖

(康熙二十九年西元一六九〇年五月至七月底)

1:8,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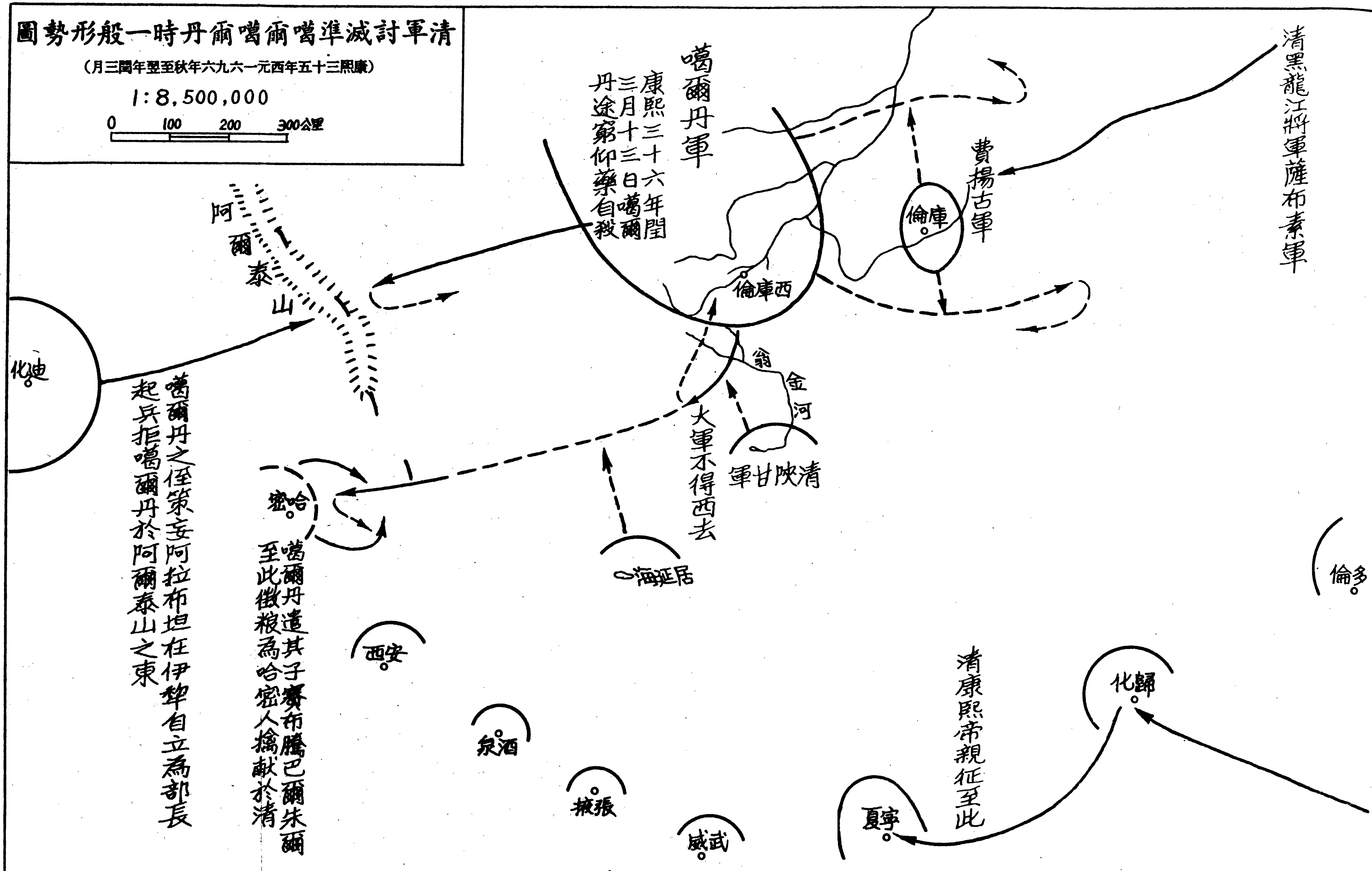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六六五



清軍擊敗噶爾丹於昭莫多附近作戰經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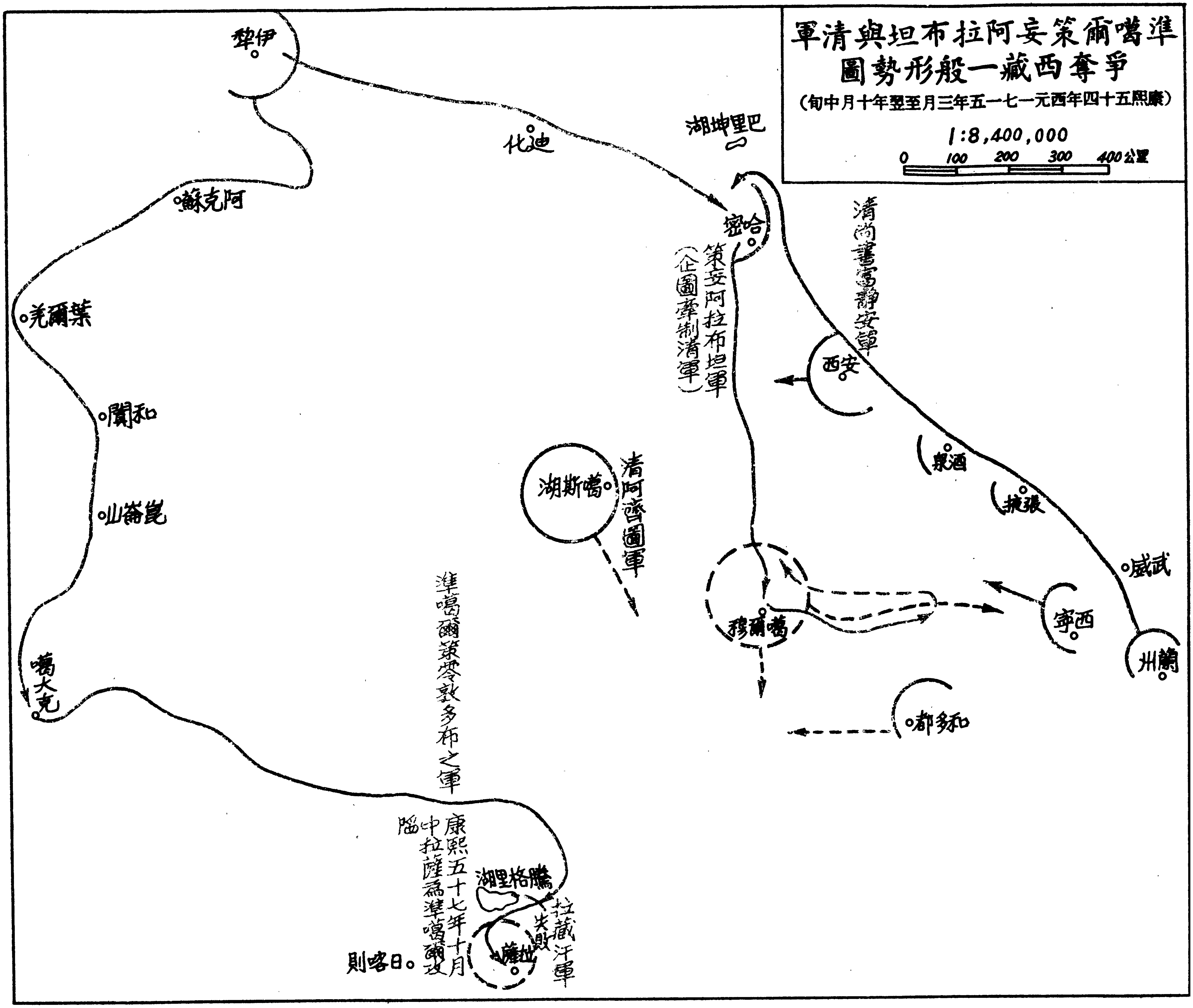
（康熙三十五年西元一六九六年五月）

附圖十六—六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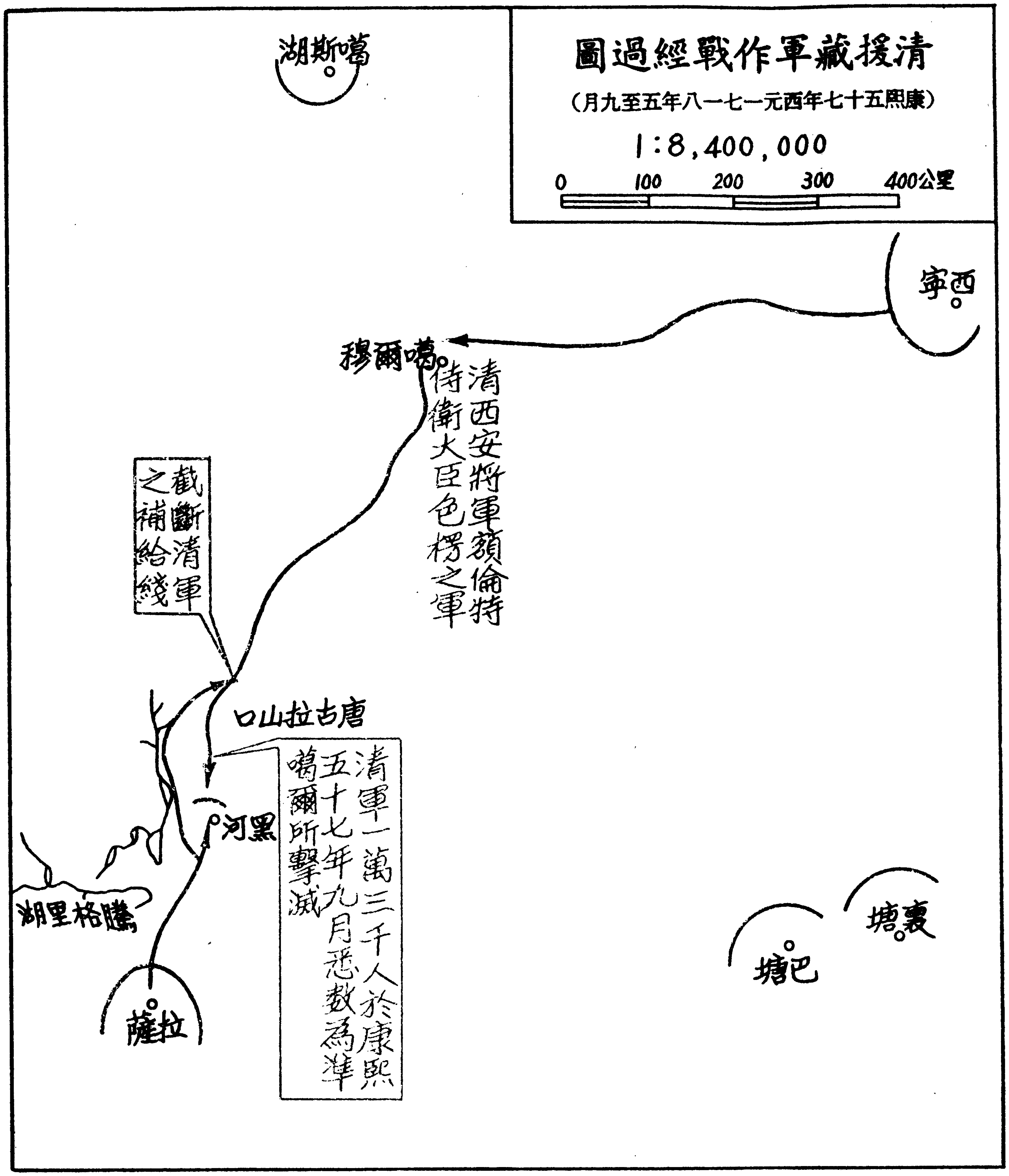


清軍討滅準噶爾噶爾丹時一般形勢圖
(康熙三十五年西元一六九六年秋至翌年閏三月)
1:8,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噶爾丹軍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途窮仰藥自殺
阿爾泰山
迪化
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在伊犁自立為部長起兵拒噶爾丹於阿爾泰山之東
哈密
噶爾丹遣其子賽布騰巴爾朱爾至此徵糧為哈密人擒献於清
大軍不得西去
清陝甘軍
翁金河
西庫倫
庫倫
費揚古軍
清黑龍江將軍薩布素軍
居延海
安西
酒泉
張掖
武威
寧夏
歸化
多倫
清康熙帝親征至此

附圖十六—六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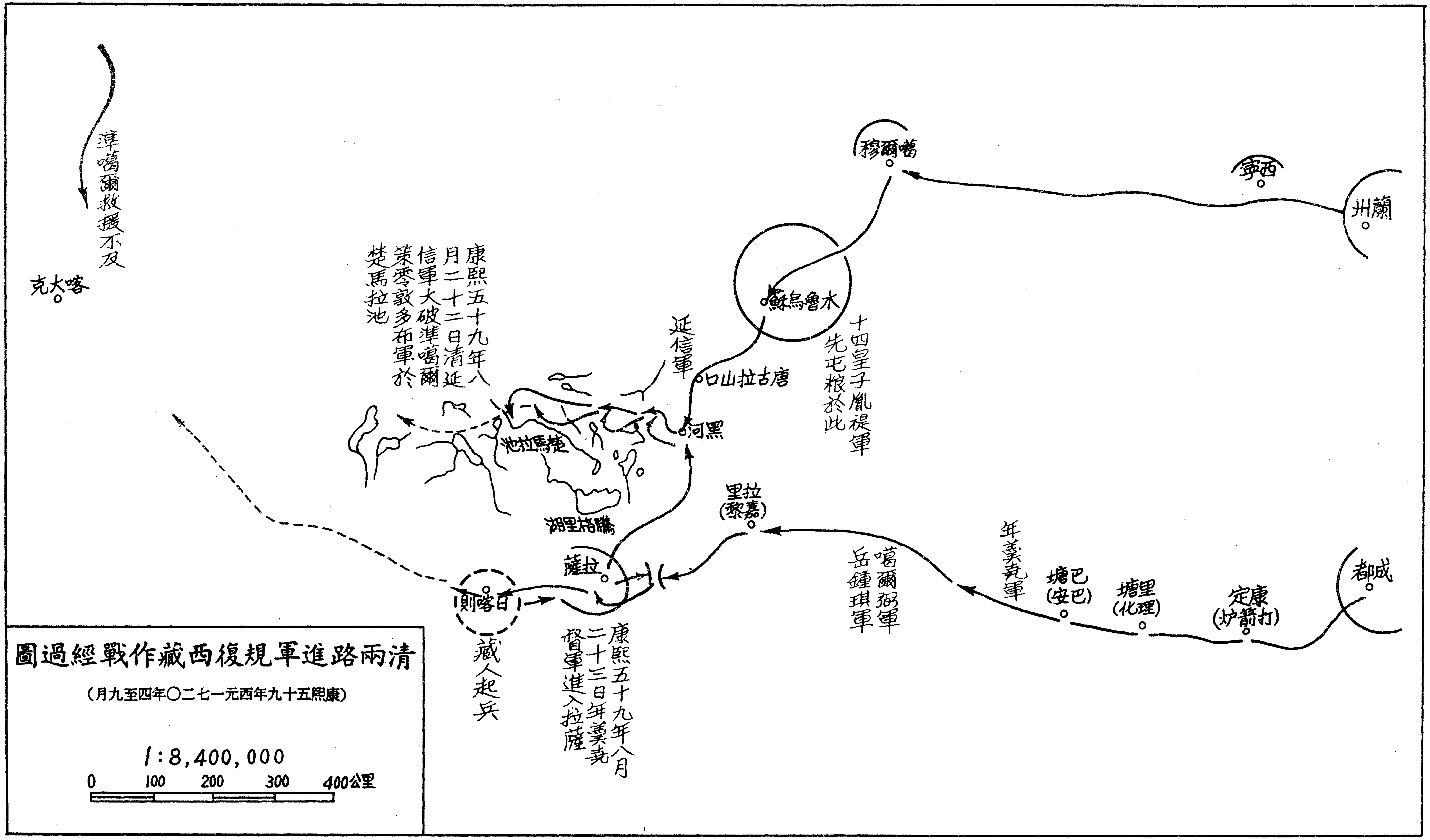


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與清軍
爭奪西藏一般形勢圖
(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三月至翌年十月中旬)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伊犁
迪化
巴里坤湖
哈密
阿克蘇
葉爾羌
和闐
崑崙山
噶大克
策妄阿拉布坦軍(企圖牽制清軍)
清尚書富寧安軍
西安
酒泉
張掖
武威
西寧
蘭州
噶斯湖
清阿喇圖軍
噶爾穆
和多都
準噶爾策零敦多布之軍
騰格里湖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中拉薩為準噶爾攻陷
拉藏汗軍失敗
拉薩
日喀則



清援藏軍作戰經過圖
(康熙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一八年五至九月)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噶斯湖
西寧
噶爾穆
清西安將軍額倫特侍衛大臣色楞之軍
截斷清軍之補給綫
唐古拉山口
黑河
清軍一萬三千人於康熙五十七年九月悉數為準噶爾所擊滅
騰格里湖
拉薩
裏塘
巴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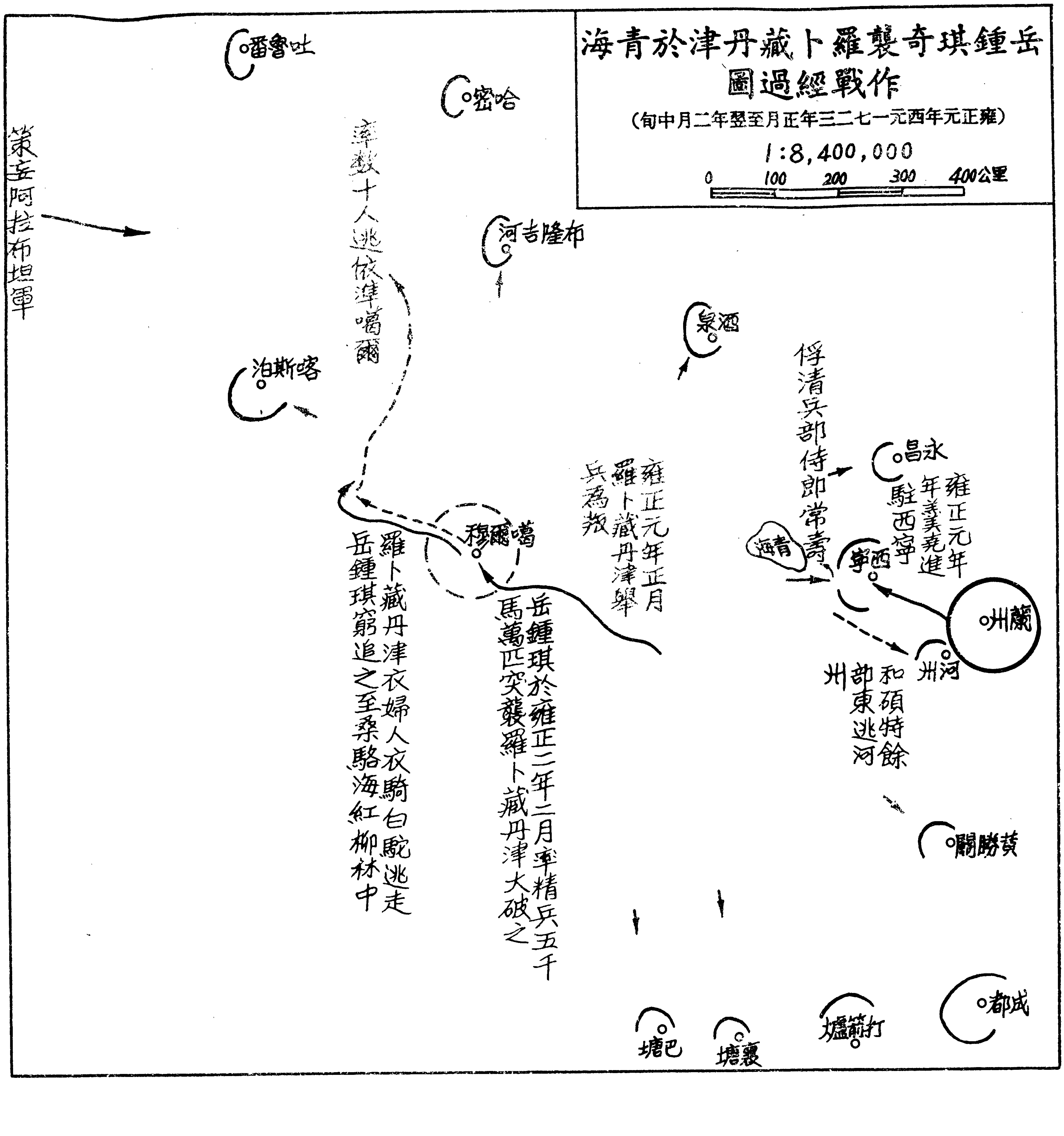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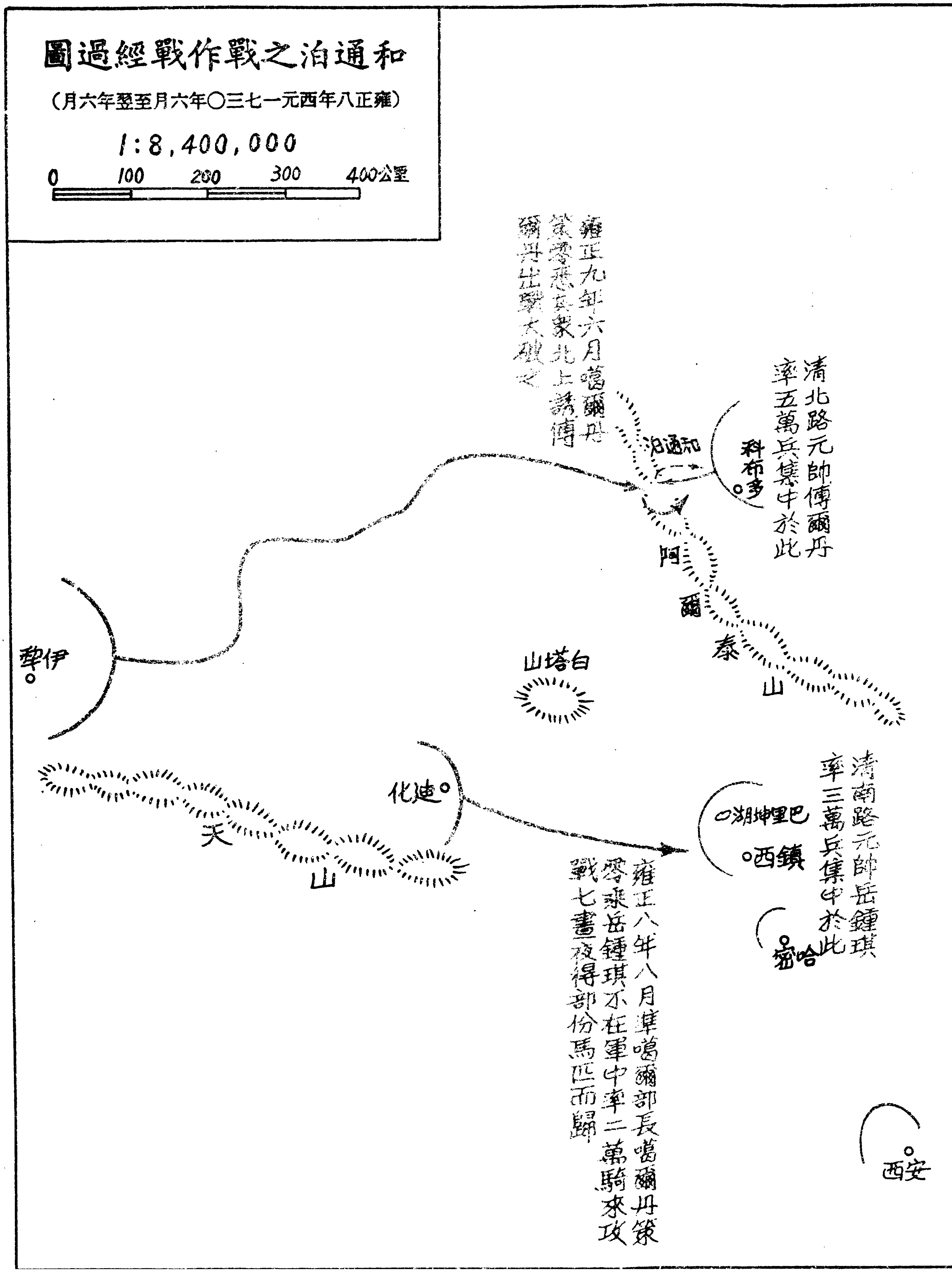
清兩路進軍規復西藏作戰經過圖

(康熙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二〇年四至九月)

附圖十六


岳鍾琪奇襲羅卜藏丹津於青海作戰經過圖
(雍正元年西元一七二三年正月至翌年二月中旬)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吐魯番
哈密
布隆吉河
酒泉
喀斯泊
噶爾穆
永昌
西寧
青海
蘭州
河州
黃勝關
成都
打箭爐
裏塘
巴塘
策妄阿拉布坦軍
率數十人逃依準噶爾
羅卜藏丹津衣婦人衣騎白駝逃走
岳鍾琪窮追之至桑駱海紅柳林中
岳鍾琪於雍正二年二月率精兵五千
馬萬匹突襲羅卜藏丹津大破之
雍正元年正月
羅卜藏丹津舉
兵為叛
俘清兵部侍郎常壽
雍正元年
年羹堯進
駐西寧
和碩特餘
部東逃河
州

附圖十六—六七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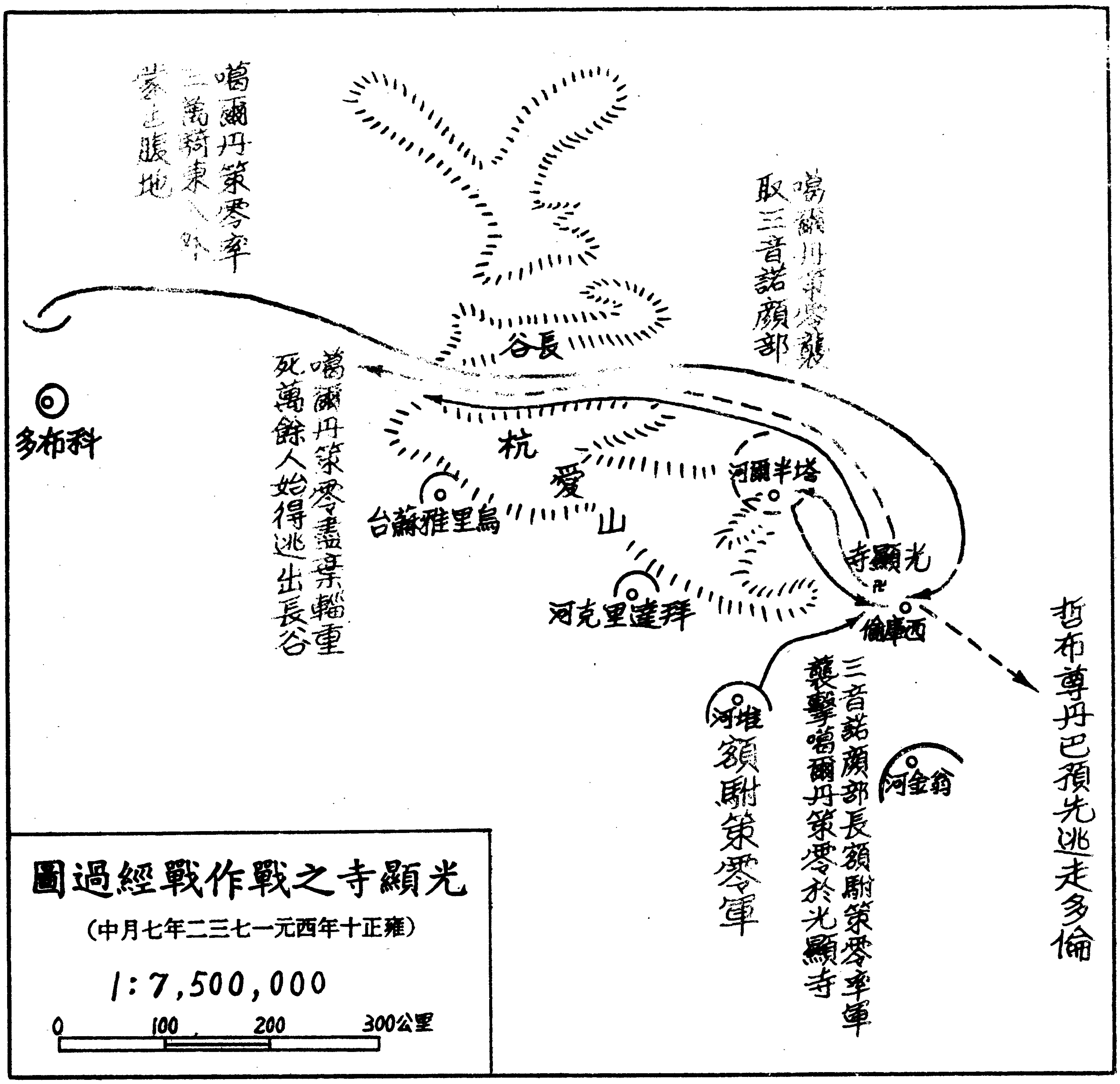
和通泊之戰作戰經過圖

(雍正八年西元一七三〇年六月至翌年六月)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附圖十六—六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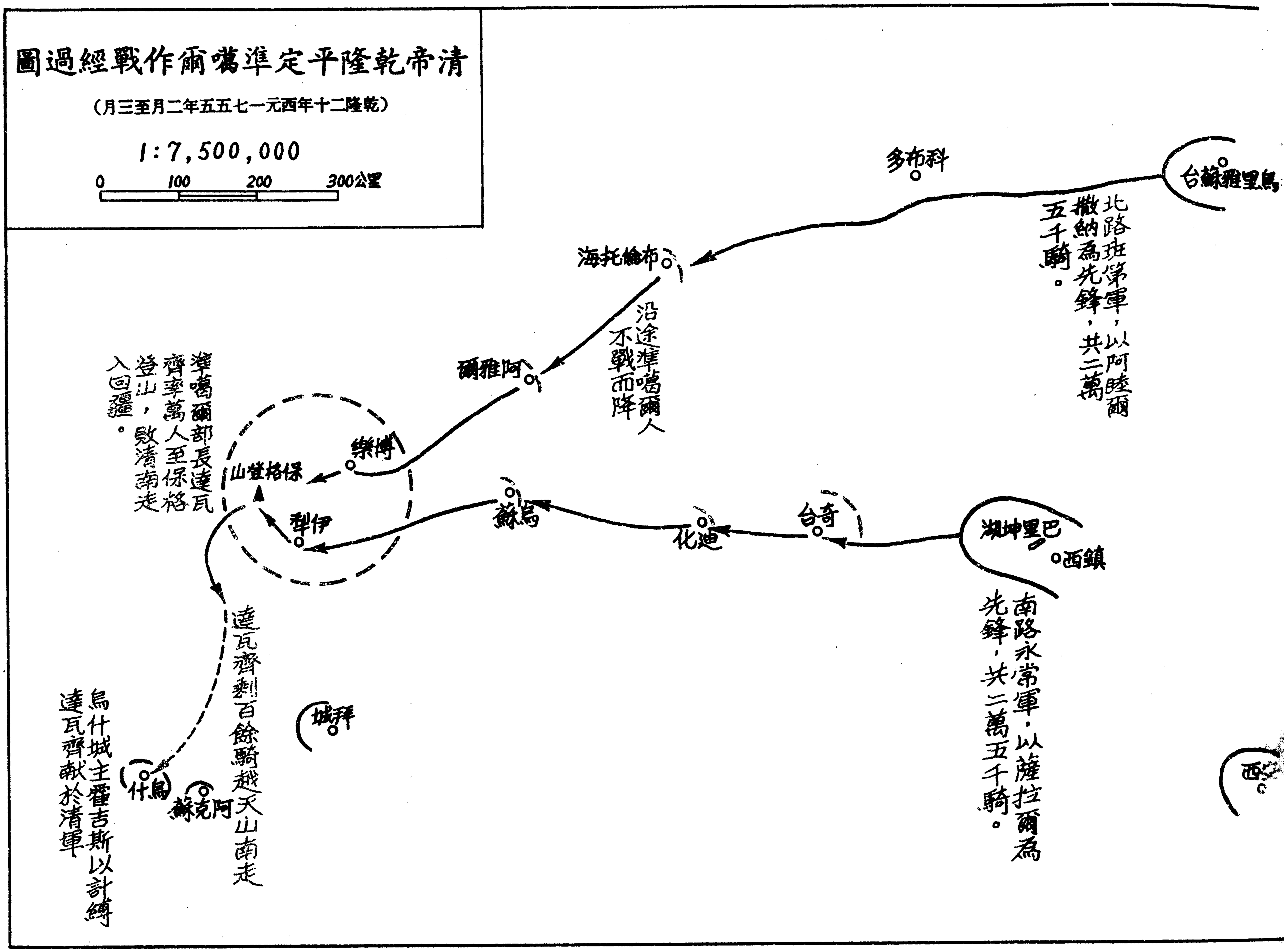
光顯寺之戰作戰經過圖


（雍正十年西元一七三二年七月中）


清帝乾隆平定準噶爾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年西元一七五五年二月至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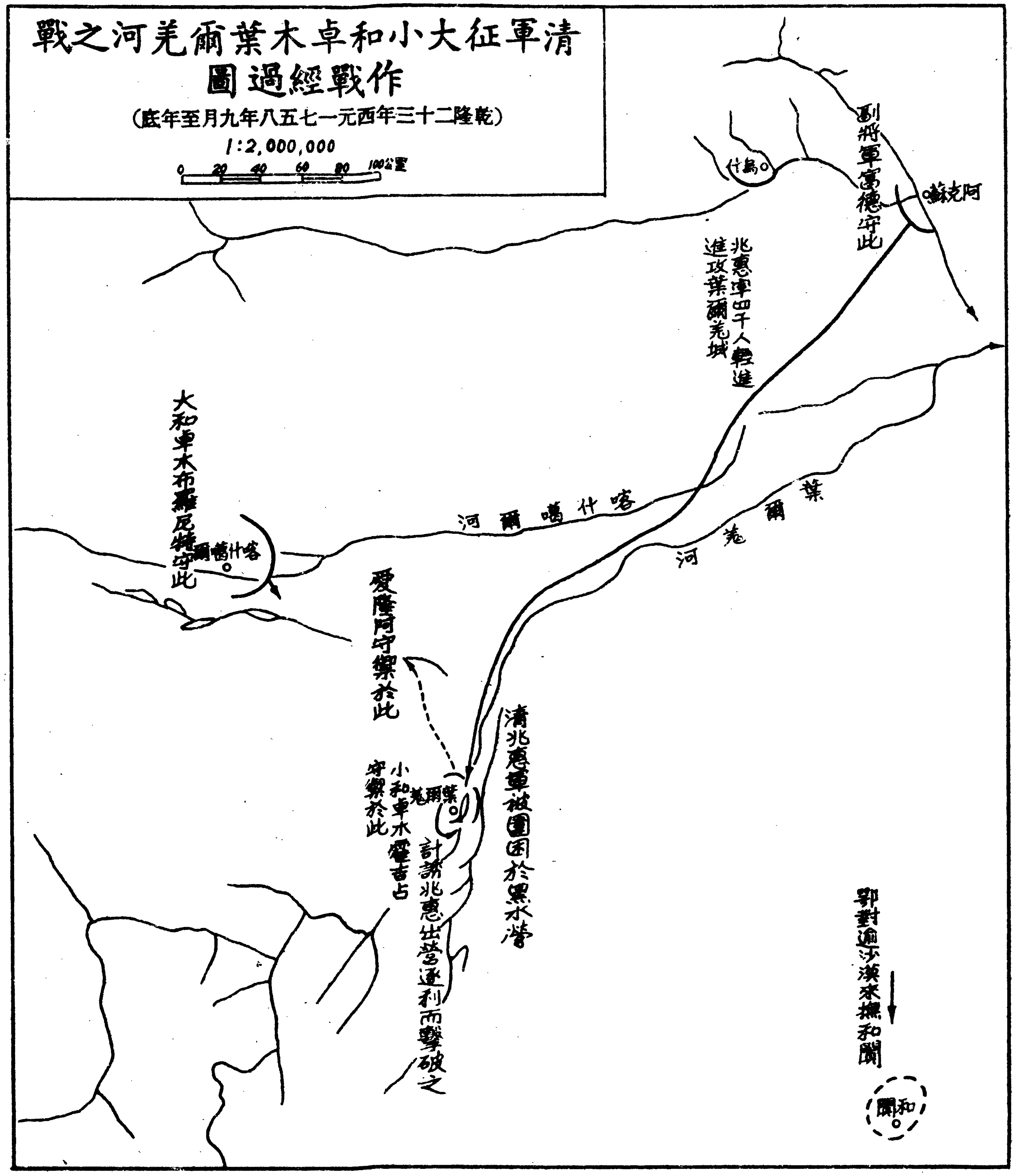
1:7,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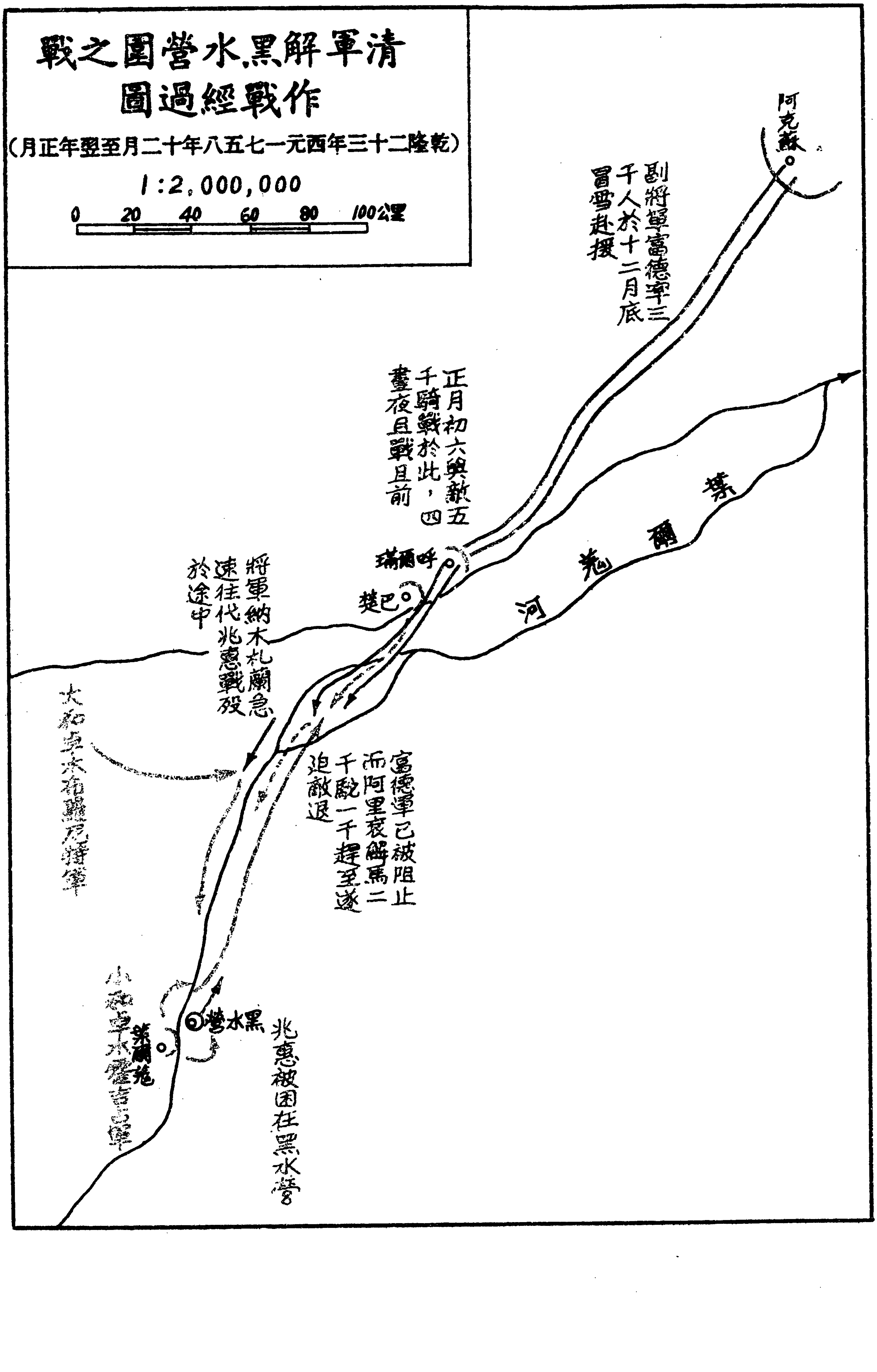

清帝乾隆再平定準噶爾阿睦爾撒納之叛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三月至六月底）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哈薩克
哈薩克帳
阿睦爾撒納逃奔俄羅斯
後俄羅斯送其屍至恰克圖
哈薩克汗阿布
賚遣使請貢
巴勒哈什湖
輝特汗巴雅爾被誅後
其餘部多逃哈薩克
準噶爾各部
內亂痘疫
流行
成袞扎布軍
二萬騎為北路
清移杜爾伯特部於此地區
是為外蒙古科布多部之始
科布多
烏里雅蘇台
阿睦爾撒納
博樂
伊犁
兆惠軍
魯特
浩罕
伊斯色克庫爾
清軍於乾隆二十二
年三月以兩軍西征
迪化
巴里坤湖
鎮西
哈密
烏什
兆惠軍二萬五千人為西路軍
和碩特部之在烏魯木齊
者清遷之於直隸省安置
西安
拔達克山
帕米爾
博洛爾
乾竺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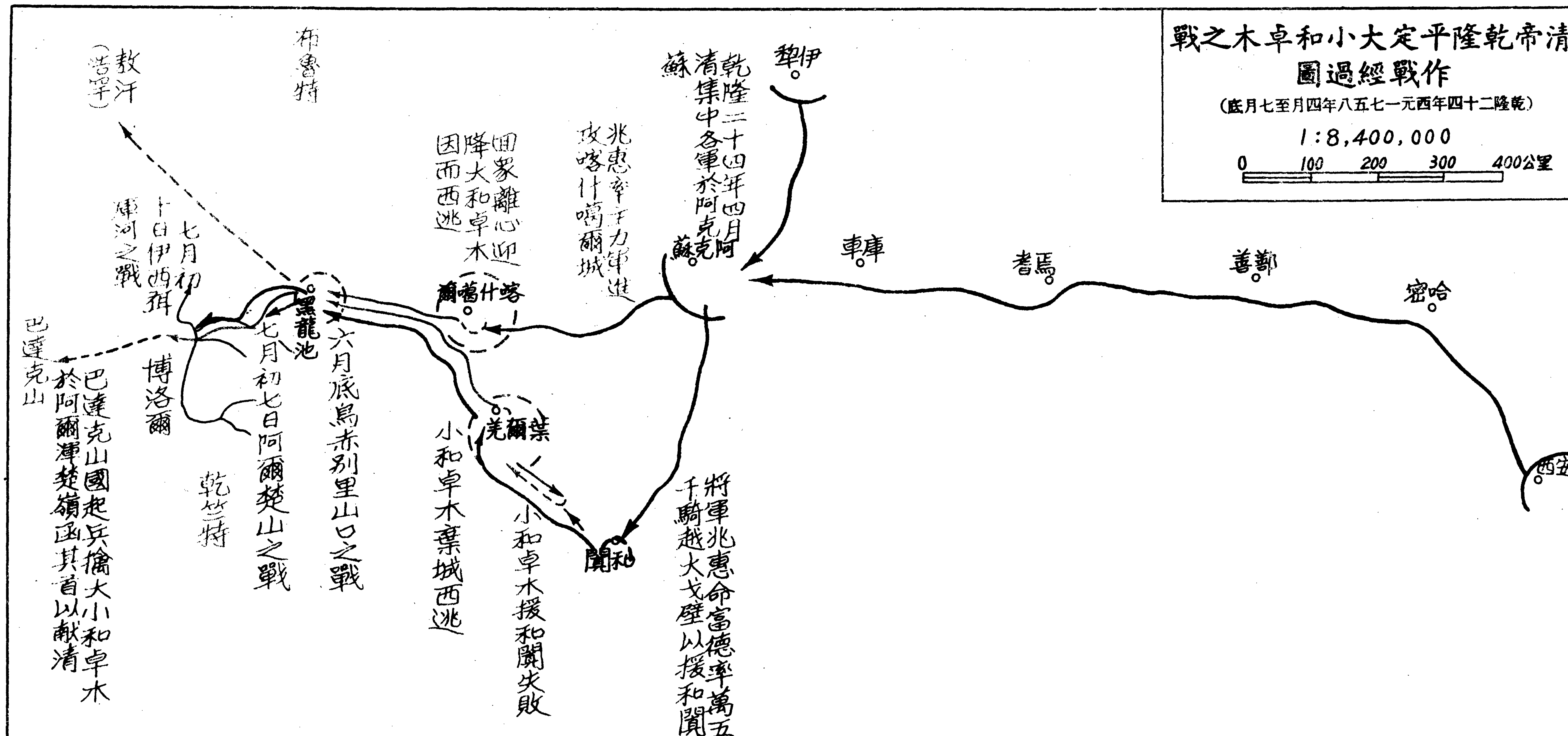

清軍征大小和卓木庫車之戰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五月至八月)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清軍圍城兩月不下
八月初敵皆逃脫
庫車河
庫車
輪台
庫爾勒
焉耆
清軍都統雅爾哈善率萬兵自吐魯番西征回疆
拜城
穆蘇爾河
大小和卓木自葉爾羌城起兵取捷徑東援庫車城
烏什
阿克蘇
阿克蘇河
塔里木河
喀什噶爾河
葉爾羌河

附圖十六—六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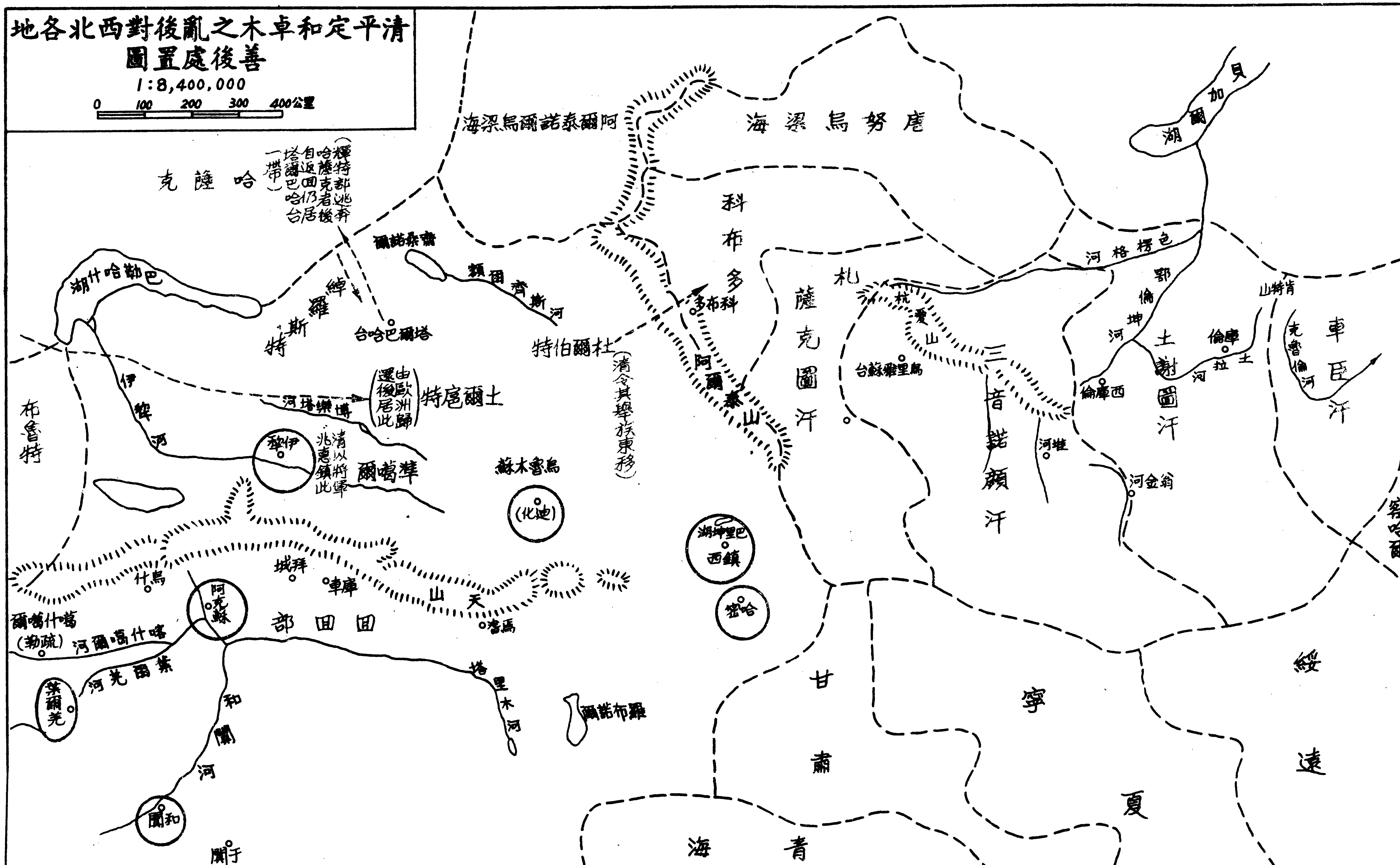

清軍征大小和卓木葉爾羌河之戰
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九月至年底)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烏什
副將軍富德守此
阿克蘇
兆惠率四千人輕進
進攻葉爾羌城
大和卓木布羅尼敦守此
喀什噶爾
喀什噶爾河
葉爾羌河
愛隆阿守禦於此
清兆惠軍被圍困於黑水營
葉爾羌
小和卓木霍吉占
守禦於此
計誘兆惠出營逐利而擊破之
鄂對逾沙漠赴和闐
和闐

附圖十六—六七七


清軍解黑水營圍之戰
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三年西元一七五八年十二月至翌年正月)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阿克蘇
副將軍富德率三千人於十二月底冒雪赴援
正月初六與敵五千騎戰於此，四晝夜且戰且前
呼爾璊
楚巴
葉爾羌河
將軍納木札爾急速往代兆惠戰歿於途中
大和卓木布羅尼將軍
富德軍已被阻止而阿里袞解馬二千駝一千趕至遂追敵退
黑水營
兆惠被困在黑水營
葉爾羌
小和卓木霍吉占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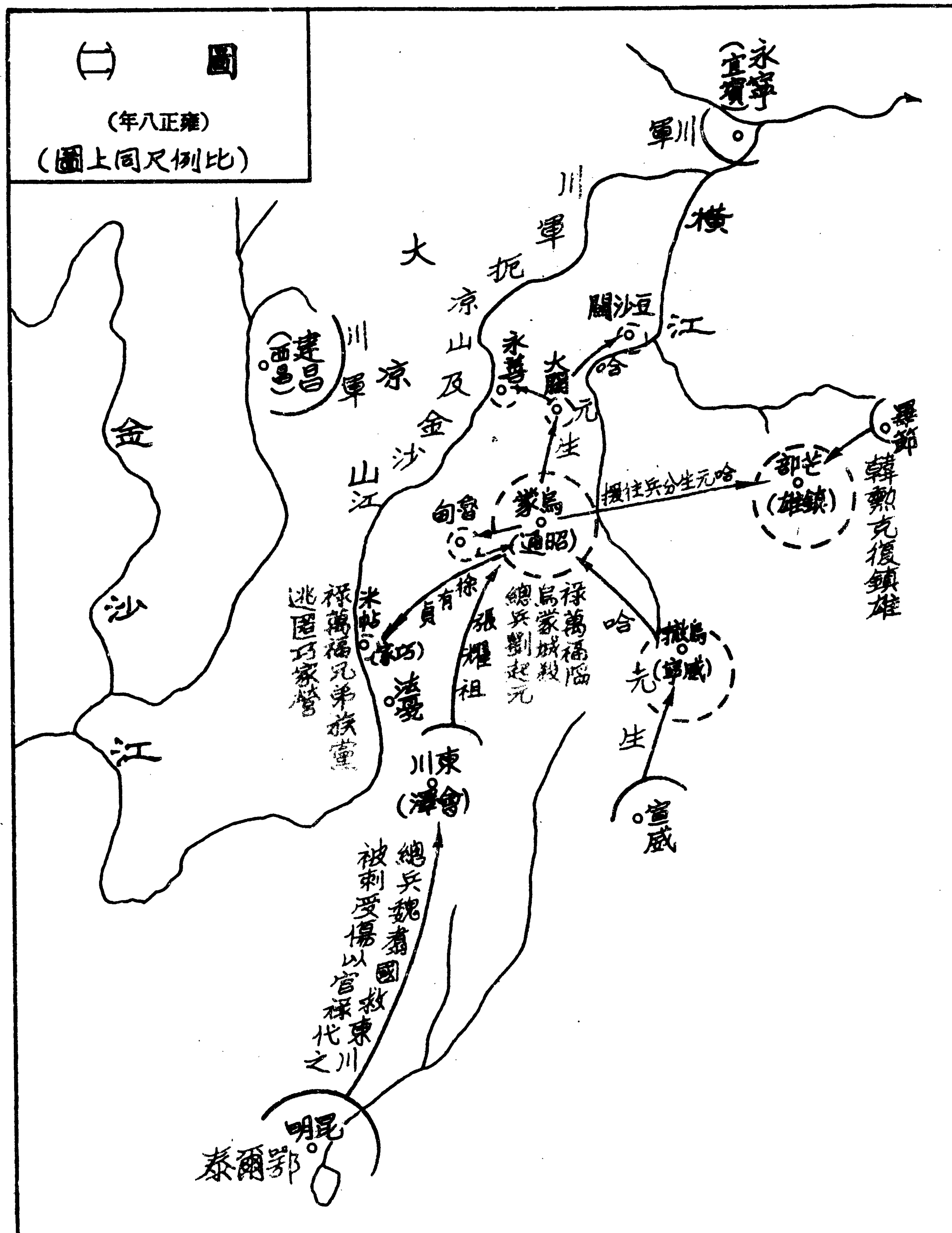

清帝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戰
作戰經過圖
(乾隆二十四年西元一七五八年四月至七月底)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伊犁
乾隆二十四年四月清集中各軍於阿克蘇
阿克蘇
兆惠率主力軍進攻喀什噶爾城
庫車
焉耆
鄯善
哈密
西安
因家離心迎降大和卓木因而西逃
喀什噶爾
將軍兆惠命富德率萬五千騎越大戈壁以援和闐
和闐
小和卓木援和闐失敗
葉爾羌
小和卓木棄城西逃
黑龍池
六月底烏赤別里山口之戰
七月初七日阿爾楚山之戰
七月初十日伊西洱庫河之戰
博洛爾
乾竺特
布魯特
敖汗(浩罕)
巴達克山
巴達克山國起兵擒大小和卓木於阿爾渾楚嶺函其首以獻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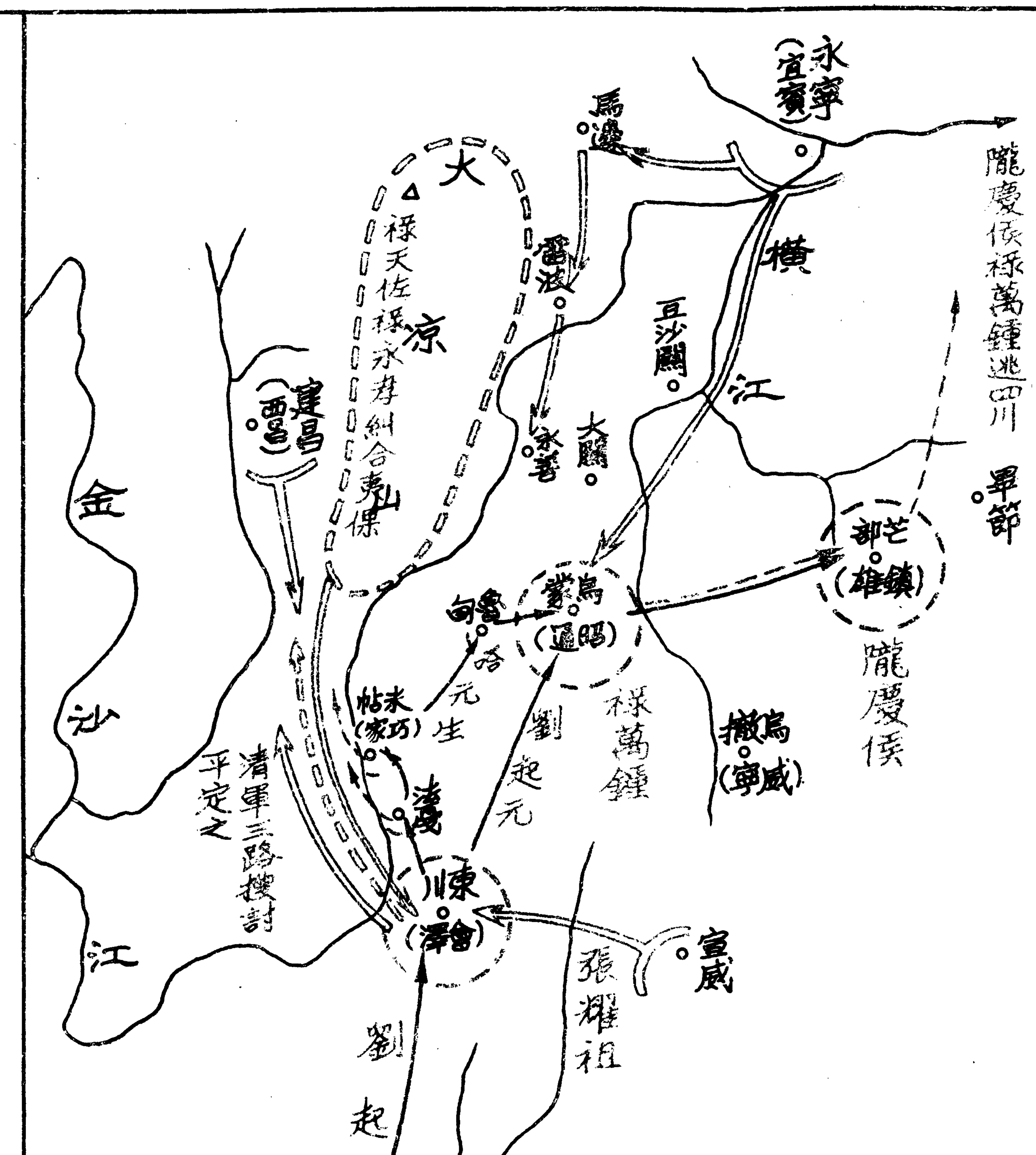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七八


清平定和卓木之亂後對西北各地善後處置圖
1:8,400,000
0 100 200 300 400公里
阿爾泰諾爾烏梁海
唐努烏梁海
哈薩克
(輝特部逃奔哈薩克者後自返回塔爾巴哈台仍居一帶)
貝加爾湖
色楞格河
科布多
札薩克圖汗
三音諾顏汗
土謝圖汗
車臣汗
巴勒哈什湖
綽羅斯特
塔爾巴哈台
齋桑諾爾
額爾齊斯河
杜爾伯特
(清令其舉族東移)
土爾扈特
(由歐洲歸還後居此)
博樂塔河
伊犁
伊犁河
布魯特
準噶爾
烏魯木齊
迪化
巴里坤湖
鎮西
哈密
阿爾泰山
杭愛山
烏里雅蘇台
庫倫
西庫倫
土拉河
肯特山
克魯倫河
翁金河
推河
天山
拜城
庫車
烏什
阿克蘇
回回部
焉耆
喀什噶爾
(疏勒)
喀什噶爾河
葉爾羌
葉爾羌河
和闐河
和闐
于闐
塔里木河
羅布諾爾
甘肅
寧夏
綏遠
青海
察哈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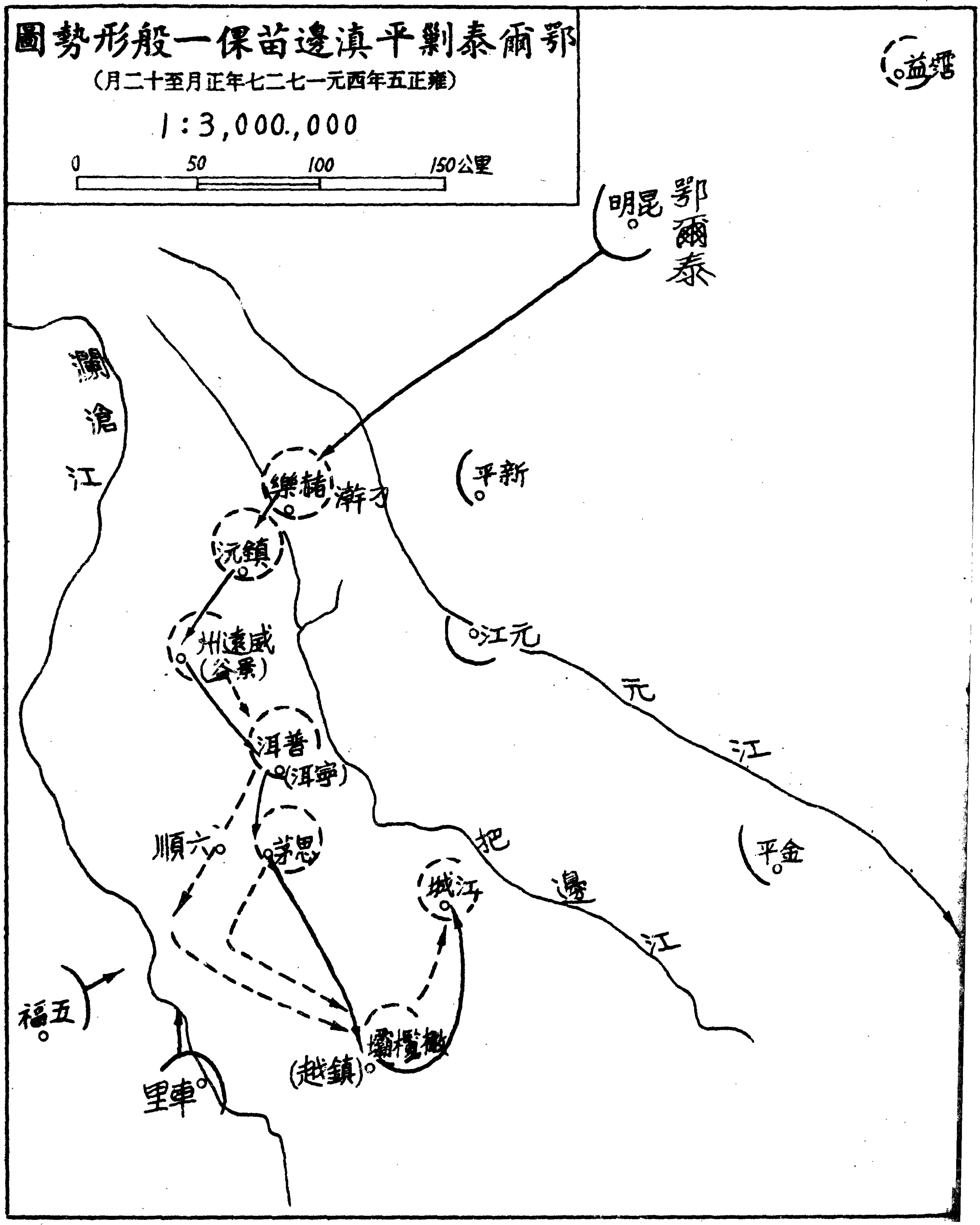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八〇

圖（二）
（雍正八年）
（比例尺同上圖）





鄂爾泰平定東川三府
作戰經過圖（一）
（雍正四年至六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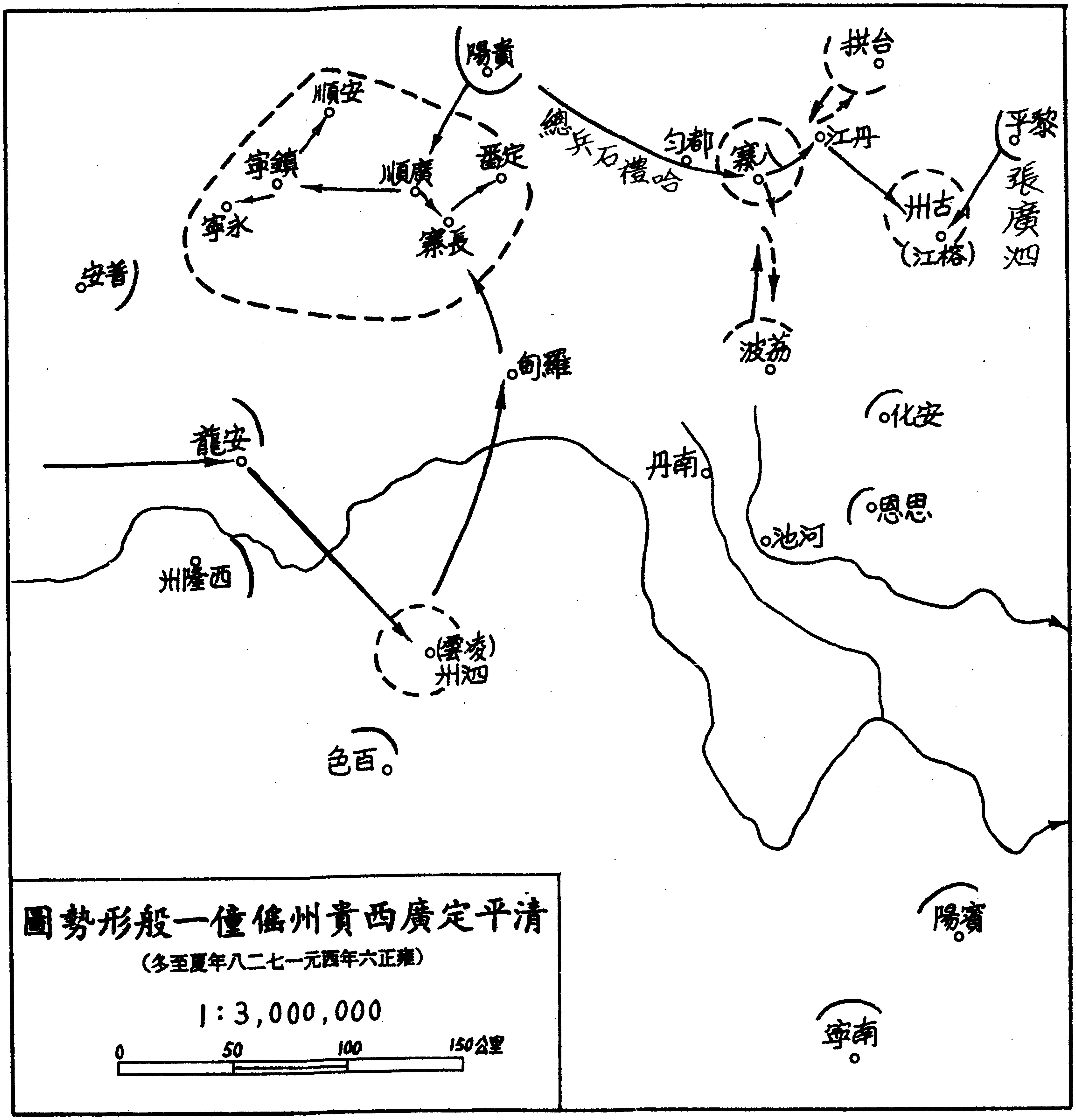
鄂爾泰劃平滇邊苗倮一般形勢圖

(雍正五年西元一七二七年正月至十二月)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六—六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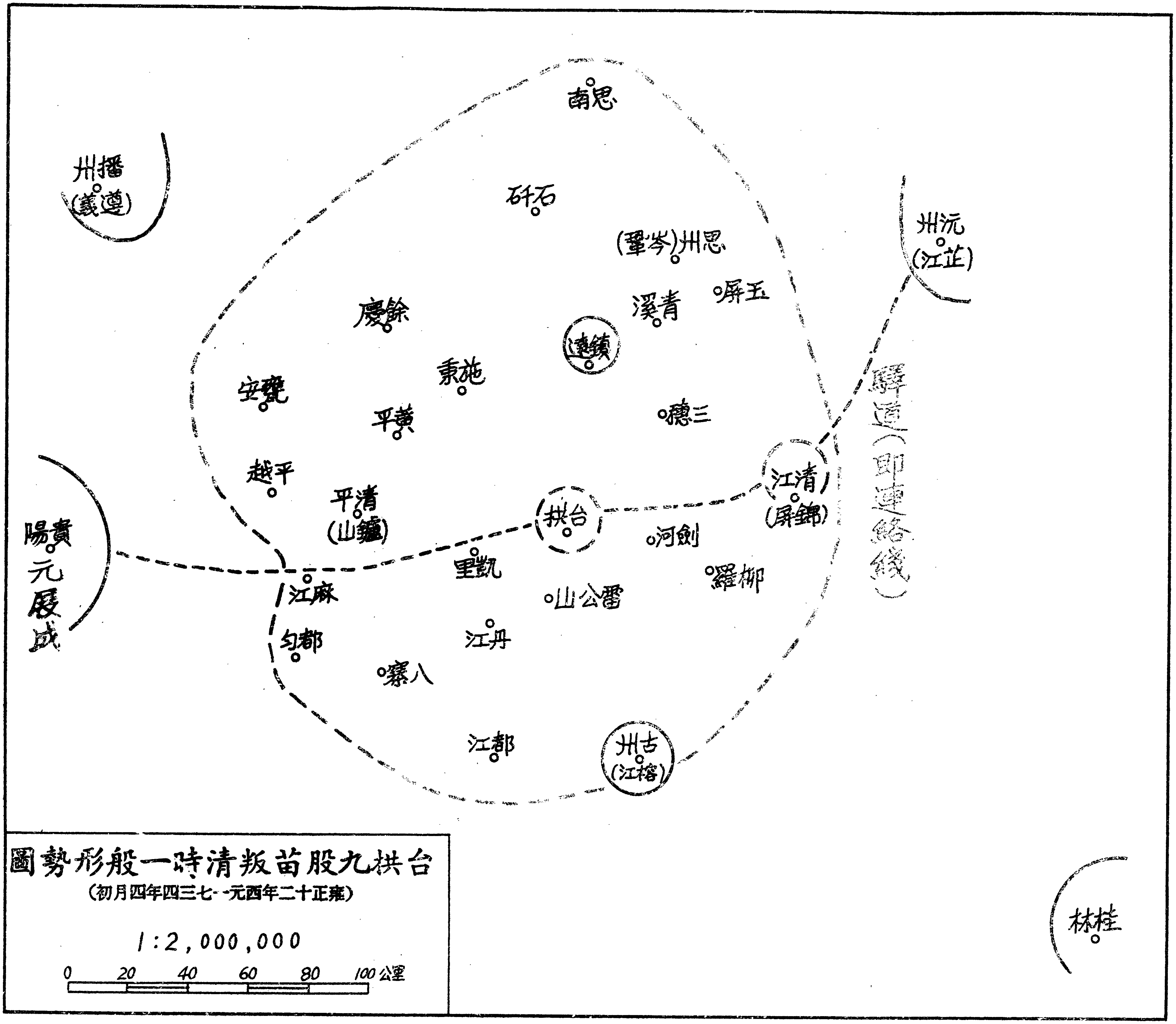


清平定廣西貴州猺獞一般形勢圖

(雍正六年西元一七二八年夏至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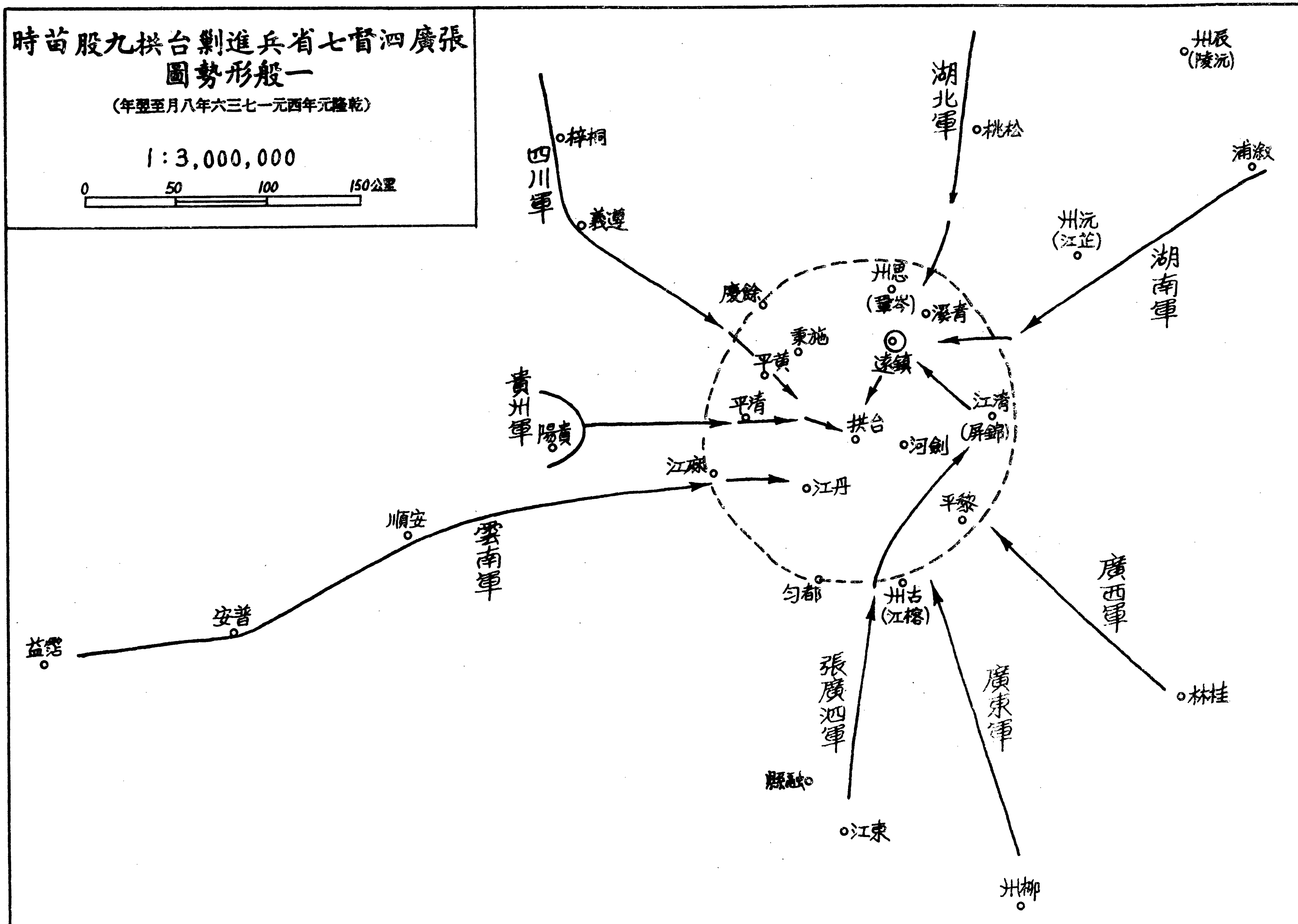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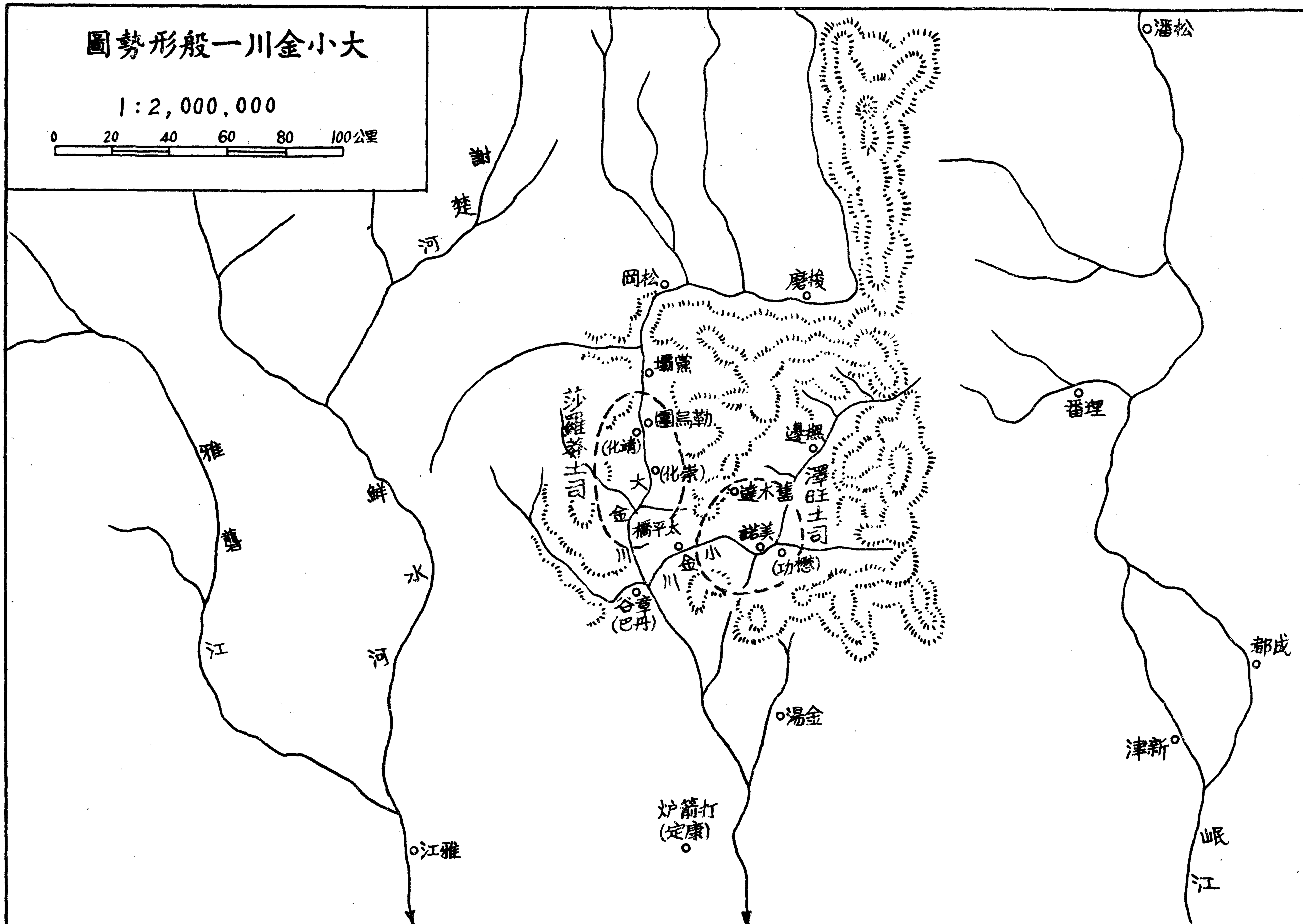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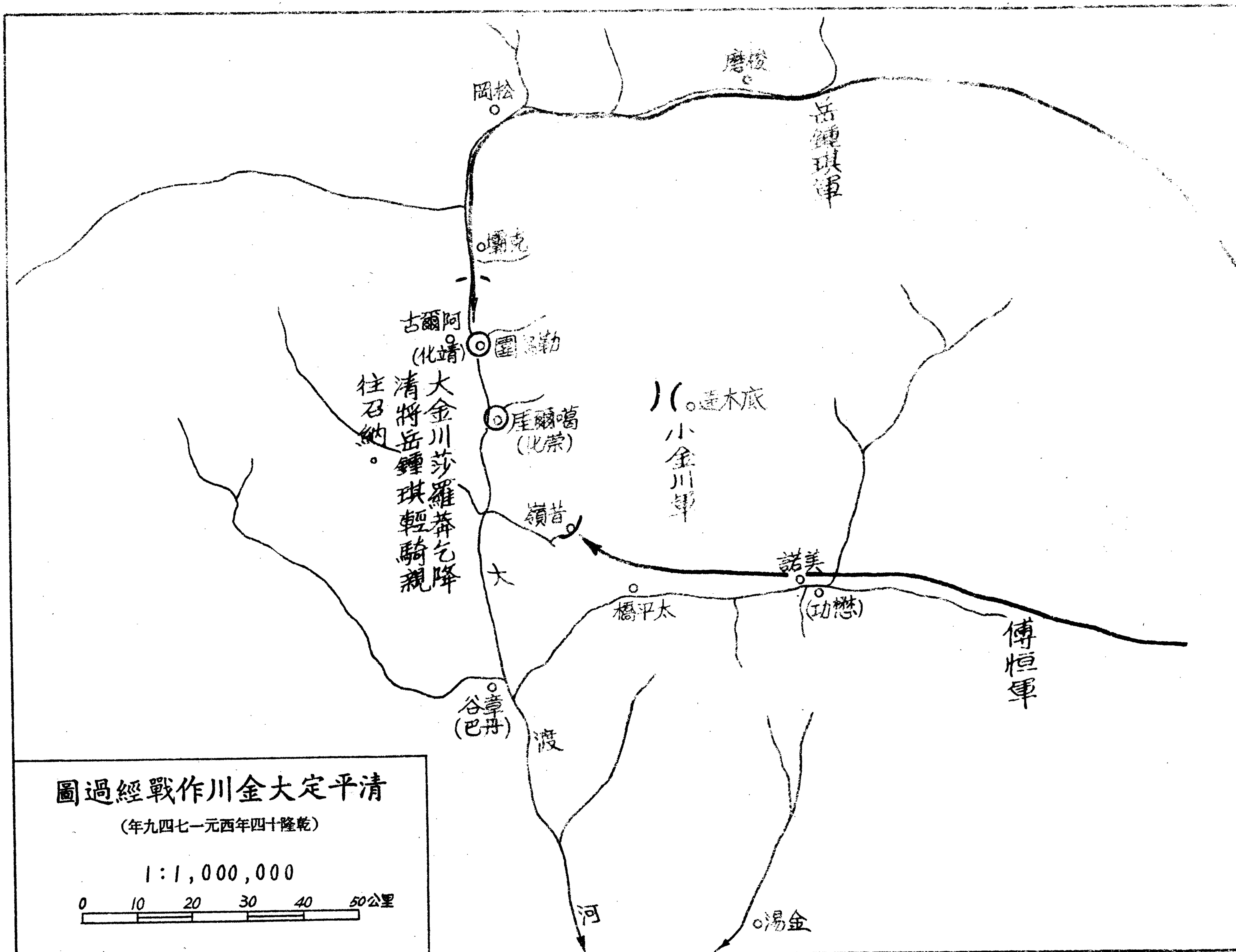
台拱九股苗叛清時一般形勢圖
(雍正十二年西元一七三四年四月初)
1:2,000,000

附圖十六—六八四


張廣泗督七省兵進剿台拱九股苗時一般形勢圖
（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年八月至翌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四川軍
湖北軍
湖南軍
貴州軍
雲南軍
廣西軍
廣東軍
張廣泗軍
桐梓
遵義
餘慶
施秉
黃平
清平
貴陽
麻江
丹江
台拱
鎮遠
思州（岑鞏）
青溪
沅州（芷江）
辰州（沅陵）
松桃
溆浦
清江（錦屏）
劍河
黎平
都勻
古州（榕江）
安順
普安
霑益
融縣
東江
柳州
桂林


大小金川一般形勢圖
1:2,000,000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松潘
松岡
梭磨
黨壩
勒烏圍
撫邊
沙羅奔土司
(靖化)
(崇化)
大金川
太平橋
美諾
(懋功)
澤旺土司
小金川
章谷
(丹巴)
金湯
打箭炉
(康定)
理番
成都
新津
岷江
雅礱江
鮮水河
謝楚河
雅江

附圖十六—六八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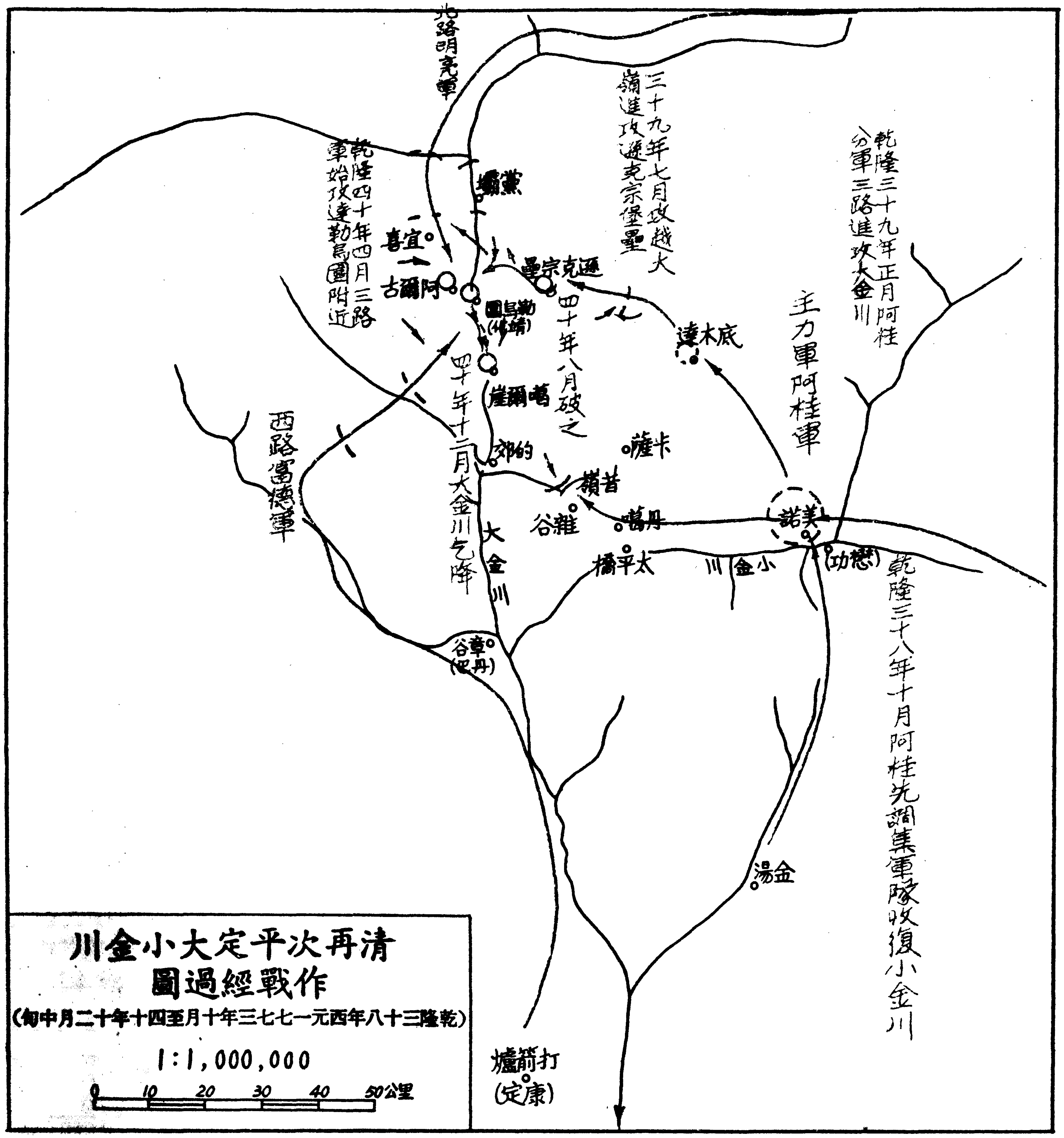


清平定大金川作戰經過圖

(乾隆十四年西元一七四九年)

1:1,000,000

附圖十六—六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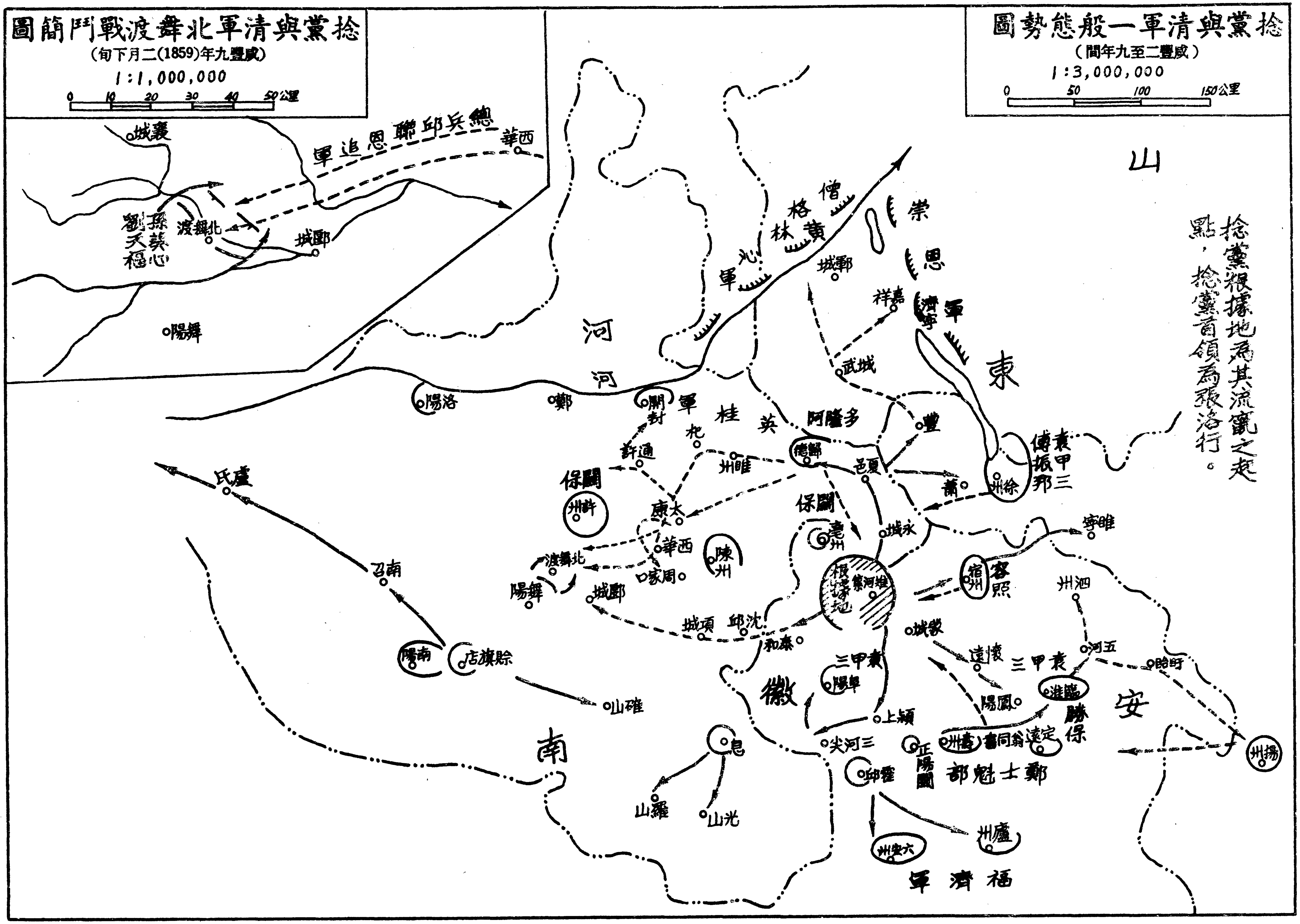


清再次平定大小金川作戰經過圖

(乾隆三十八年西元一七七三年十月至四十年十二月中旬)

1:1,000,000

附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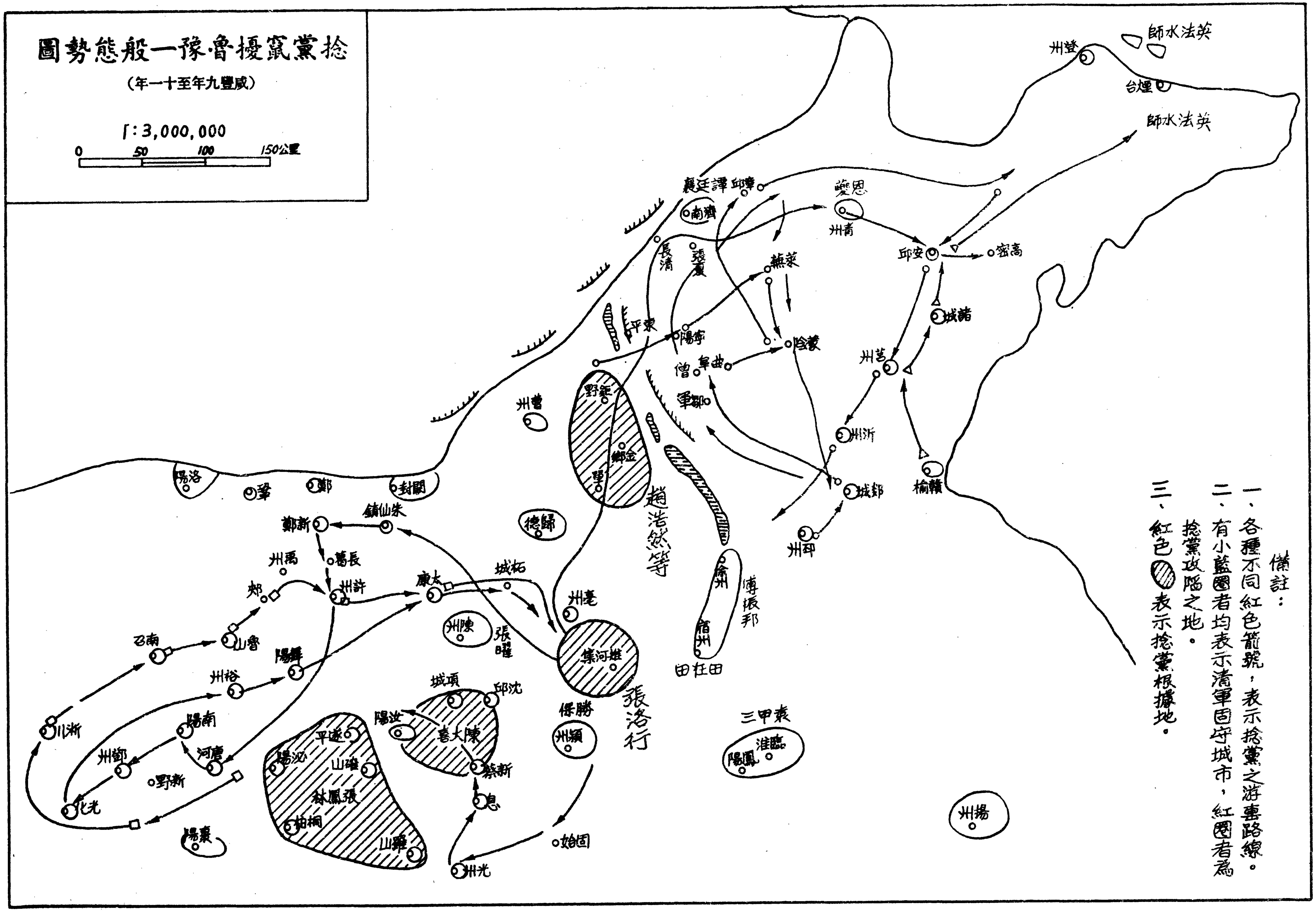
捻黨與清軍一般態勢圖
（咸豐二年至九年間）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捻黨與清軍北舞渡戰鬥簡圖
（咸豐九年(1859)二月下旬）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總兵邱聯恩追軍
西華
襄城
劉天福
孫葵心
北舞渡
郾城
舞陽
捻黨根據地為其流竄之起點，捻黨首領為張洛行。
山
東
河
南
安
徽
河
僧格林沁軍
黃河
崇恩
濟寧
嘉祥
武城
郾城
豐
袁甲三
傅振邦
徐州
洛陽
鄭
開封
英桂軍
杞
睢州
歸德
多隆阿
夏邑
蕭
永城
睢寧
通許
太康
許州
關保
西華
周家口
北舞渡
舞陽
郾城
陳州
亳州
關保
根據地
雉河集
宿州
容照
泗州
蒙城
項城
沈邱
太和
懷遠
袁甲三
五河
盱眙
鳳陽
臨淮
勝保
阜陽
袁甲三
潁上
三河尖
正陽關
壽州
翁同書
定遠
揚州
霍邱
鄭魁士部
息
羅山
光山
六安州
廬州
福濟軍
盧氏
南召
南陽
賒旗店
確山

附圖十六—六八九

捻黨竄擾魯豫一般態勢圖

（咸豐九年至十一年）

1:3,000,000




備註：

一、各種不同紅色箭號，表示捻黨之游竄路線。

二、有小藍圈者均表示清軍固守城市，紅圈者為捻黨攻陷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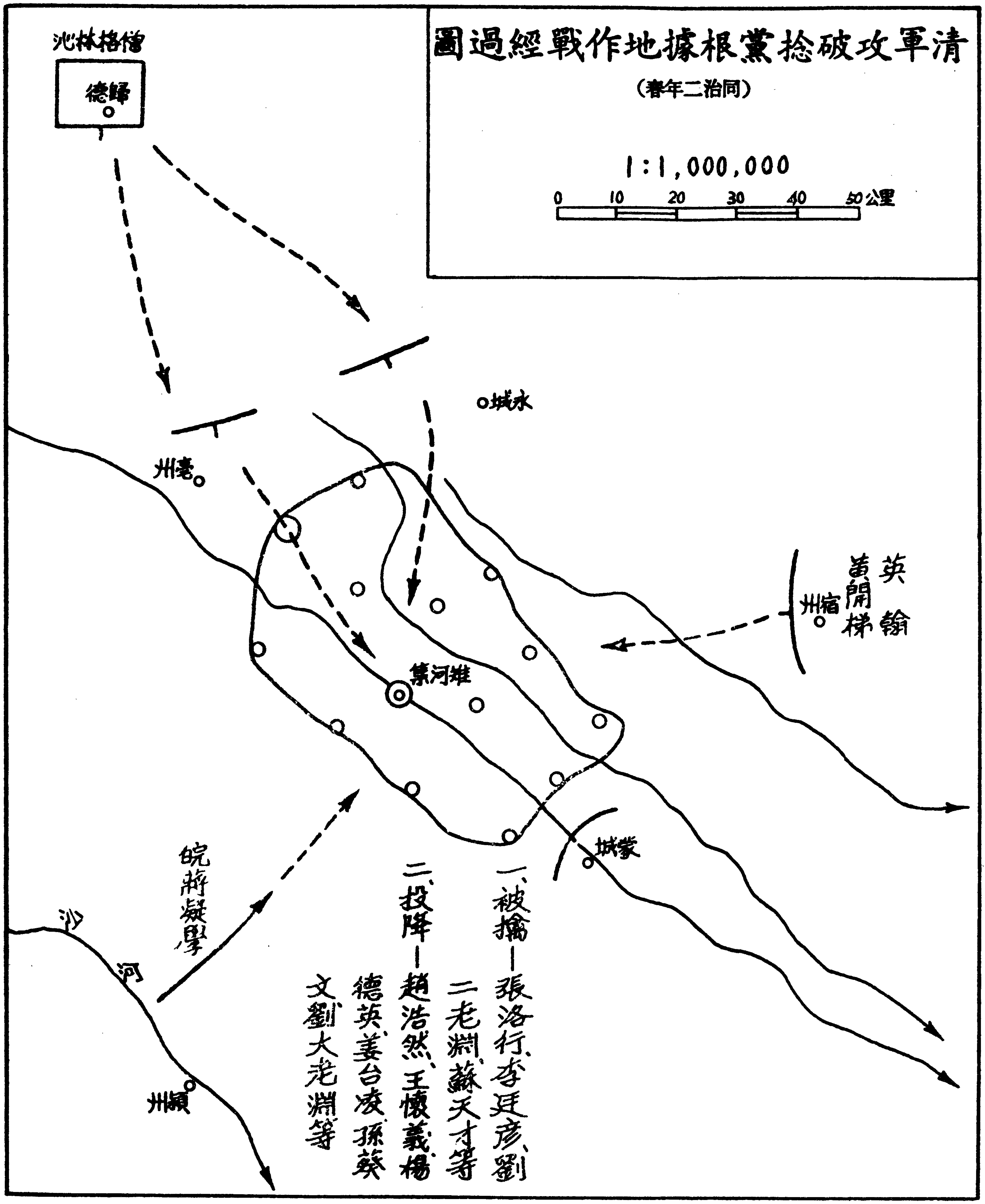
三、紅色▨表示捻黨根據地。

附圖十六—六九〇



捻黨竄擾豫陝一般態勢圖
(咸豐九年至同治元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黃河
曾軍
兗州
單
嶧
獨山湖
徐州
宿州
傅振邦
田在田
開封
慶廉
杞
亳州
陳州
周家口
渦河
雉河集
蒙城
北淝河
潁州
勝保
李續宜
賈臻等
張洛行
姜台凌
馬融
臨淮
袁甲三
廬州
石清吉
張宗禹
商水
舞陽
葉
汝州
勝保
安奎(調陝)
洛陽
新安
宜陽
永寧
楊飛雄部
嵩
盧氏
雒南
孝義廳
陳得才會
潼關
托明阿
西安
南召
南陽
淅川
泌陽
桐柏
光化
樊城
多隆阿
隨州
往亳州
曾企圖東下援天京被阻
張忠禹游擊起點
備註
一、張宗禹游擊路線
二、清軍固守城市
捻黨攻陷城市
三、代表回軍
四、代表捻黨根據地
已放棄之根據地

附圖十六—六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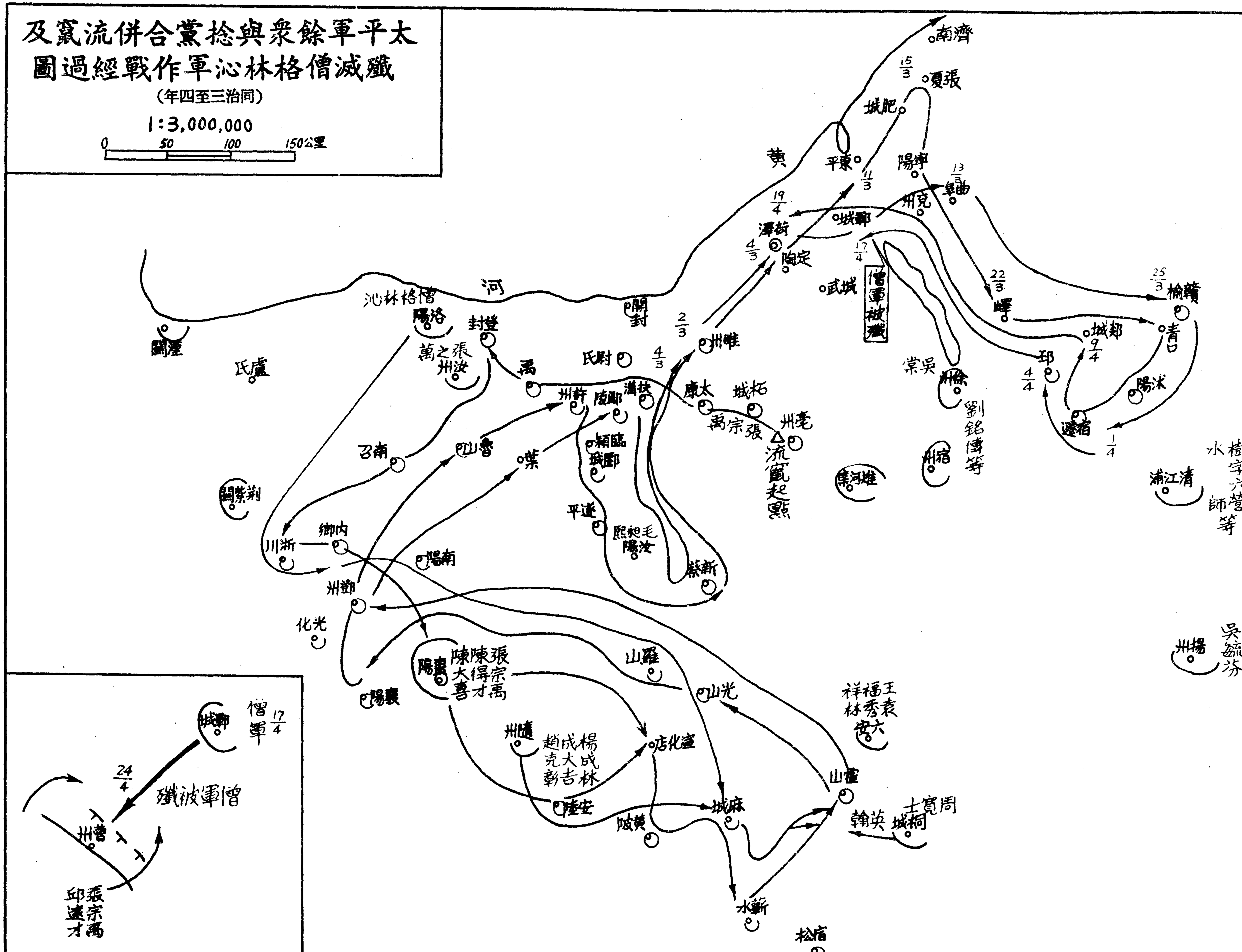

清軍攻破捻黨根據地作戰經過圖
(同治二年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僧格林沁
歸德
永城
亳州
雉河集
英翰
黃開榜
宿州
蒙城
皖蔣凝學
沙河
潁州
一、被擒—張洛行、李廷彥、劉二老淵、蘇天才等
二、投降—趙浩然、王懷義、楊德英、姜台凌、孫葵文、劉大老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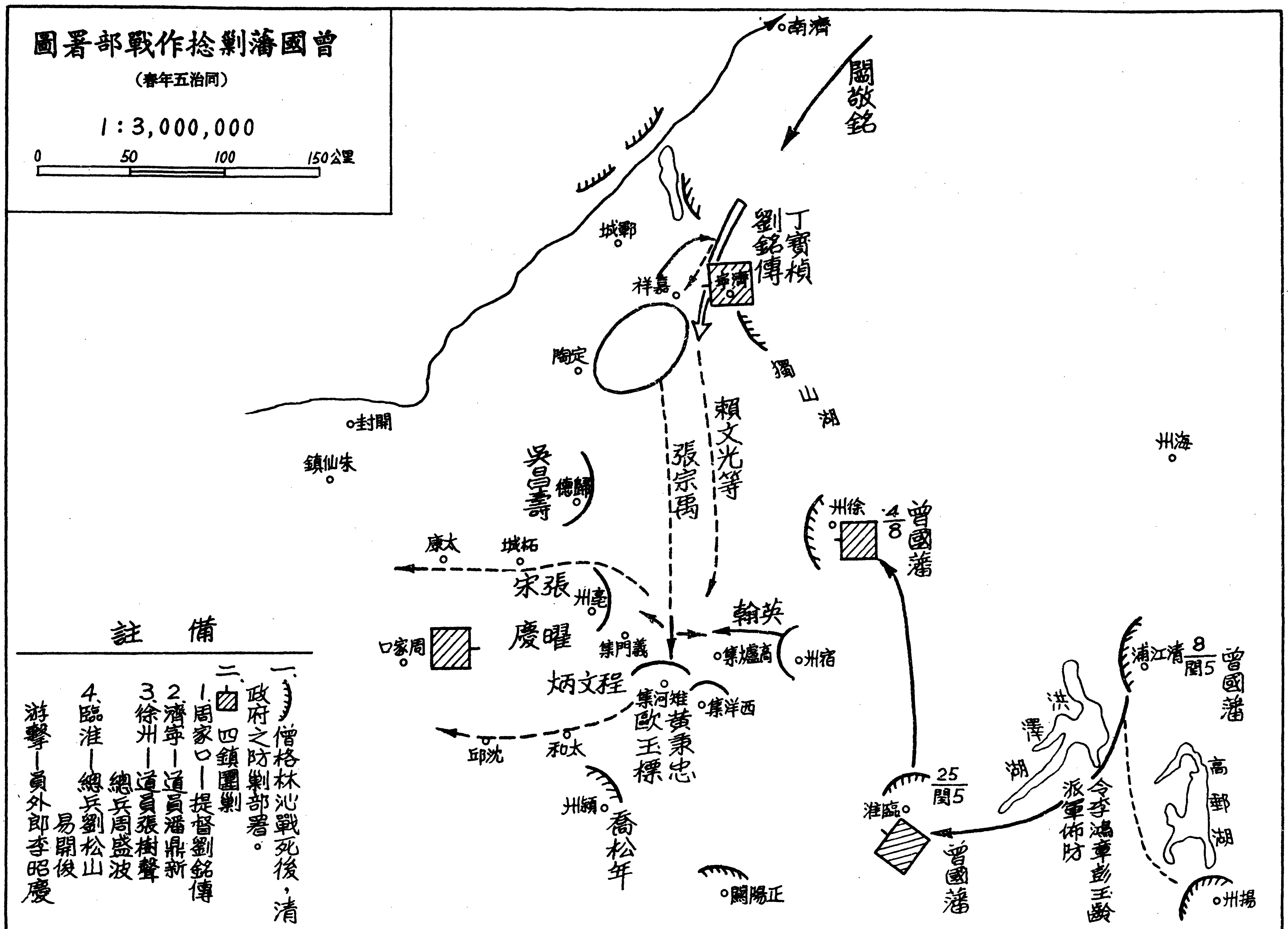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六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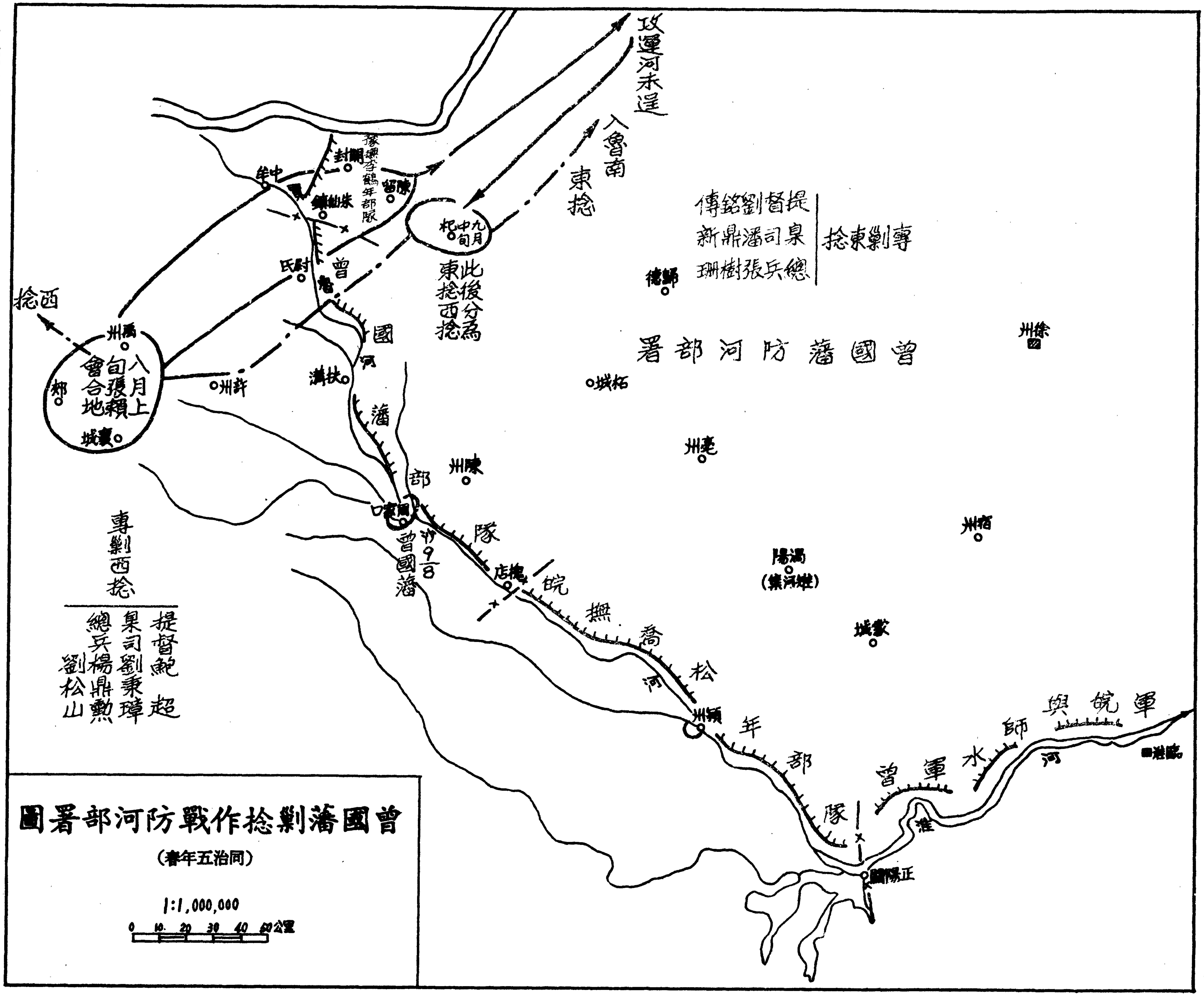
太平軍餘衆與捻黨合併流竄及殲滅僧格林沁軍作戰經過圖

（同治三至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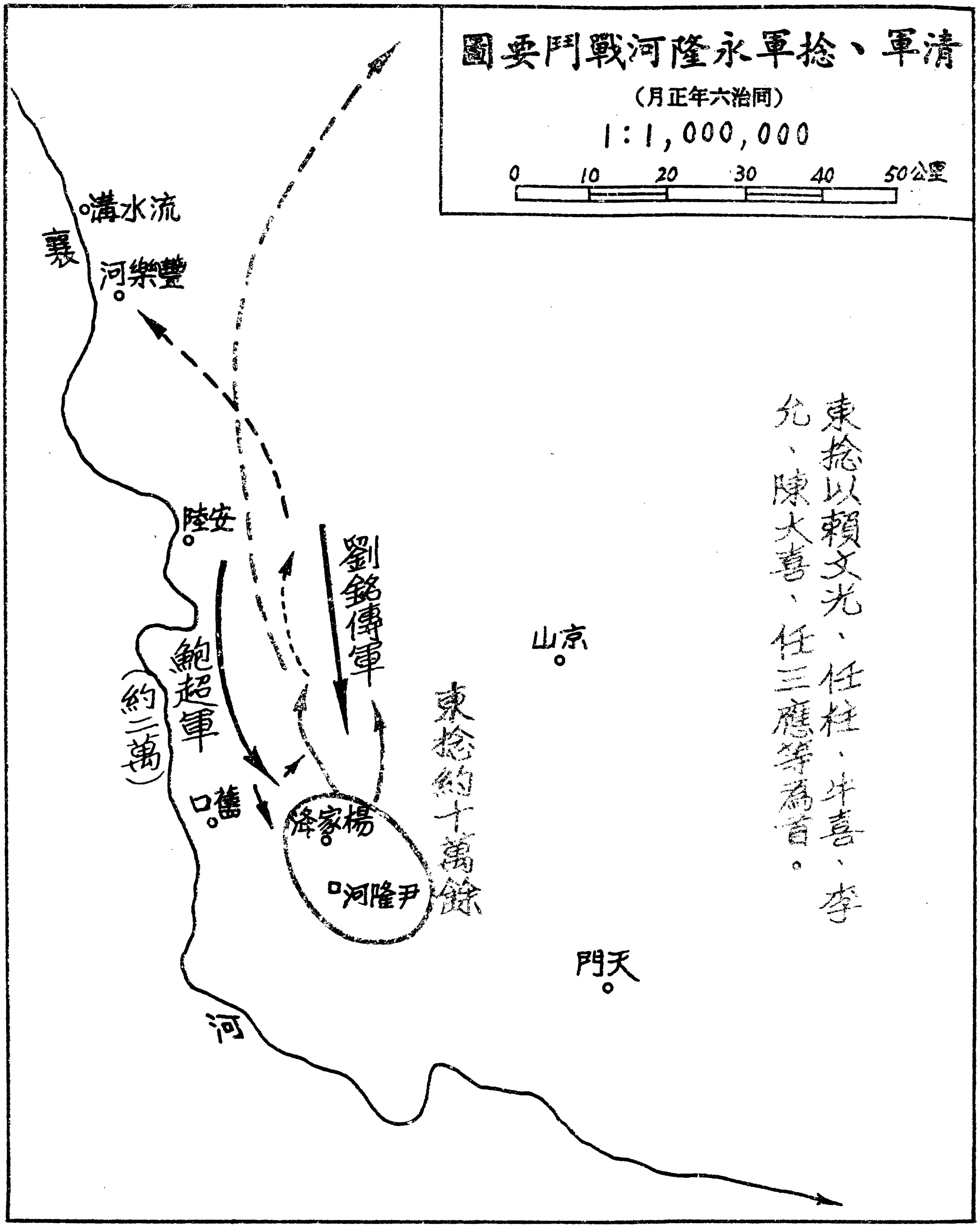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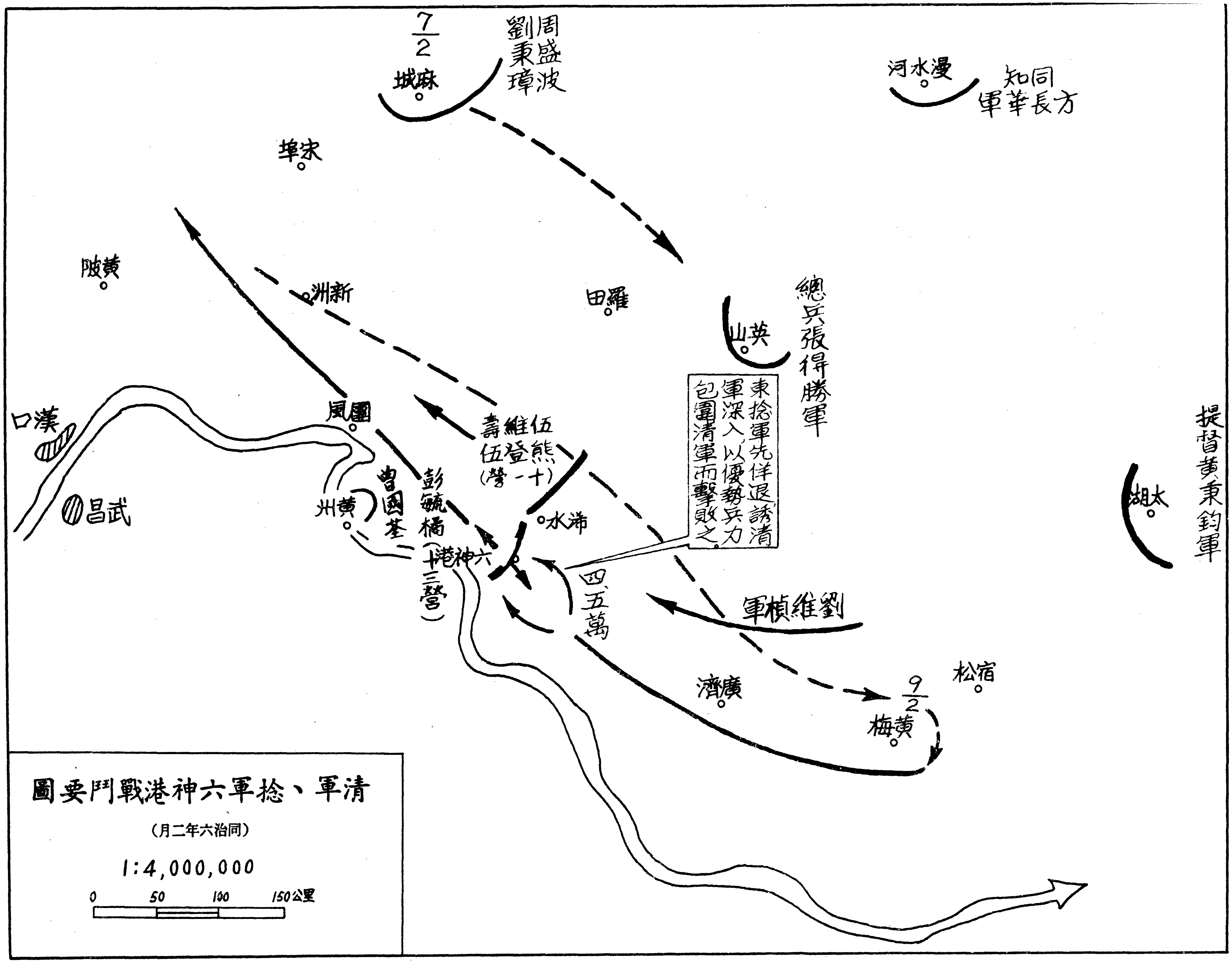

曾國藩剿捻作戰部署圖
（同治五年春）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濟南
閻敬銘
鄆城
丁寶楨
劉銘傳
嘉祥
濟寧
定陶
獨山湖
賴文光等
張宗禹
開封
朱仙鎮
吳昌壽
歸德
太康
柘城
張曜
宋慶
亳州
英翰
義門集
高爐集
宿州
周家口
程文炳
雉河集
西洋集
黃秉忠
歐玉標
沈丘
太和
潁州
喬松年
正陽關
徐州
4/8
曾國藩
海州
清江浦
8/閏5
曾國藩
洪澤湖
高郵湖
臨淮
25/閏5
曾國藩
令李鴻章彭玉麟派軍佈防
揚州
備註
一、僧格林沁戰死後，清政府之防剿部署。
二、四鎮團剿
1.周家口—提督劉銘傳
2.濟寧—道員潘鼎新
3.徐州—道員張樹聲 總兵周盛波
4.臨淮—總兵劉松山 易開俊
游擊—員外郎李昭慶


曾國藩剿捻作戰防河部署圖
(同治五年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60公里
攻運河未逞
南會入
東捻
提督劉銘傳
臬司潘鼎新
總兵張樹珊
專剿東捻
此後分為東捻西捻
九月中旬
杞
西捻
八月上旬張賴會合地
禹州
郟
襄城
許州
尉氏
中牟
開封
陳留
朱仙鎮
豫撫李鶴年部隊
扶溝
周家口
曾國藩部隊
曾國藩
陳州
歸德
柘城
亳州
曾國藩防河部署
徐州
宿州
渦陽
(雉河集)
蒙城
槐店
皖撫喬松年部隊
潁州
河
曾軍水師與皖軍
淮
臨淮
正陽關
專剿西捻
提督鮑超
臬司劉秉璋
總兵楊鼎勳
劉松山

附圖十六—六九四


清軍、捻軍永隆河戰鬥要圖
（同治六年正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流水溝
襄
豐樂河
安陸
劉銘傳軍
鮑超軍
（約二萬）
舊口
楊家垮
尹隆河
京山
東捻約十萬餘
東捻以賴文光、任柱、牛喜、李允、陳大喜、任三應等為首。
天門
河

附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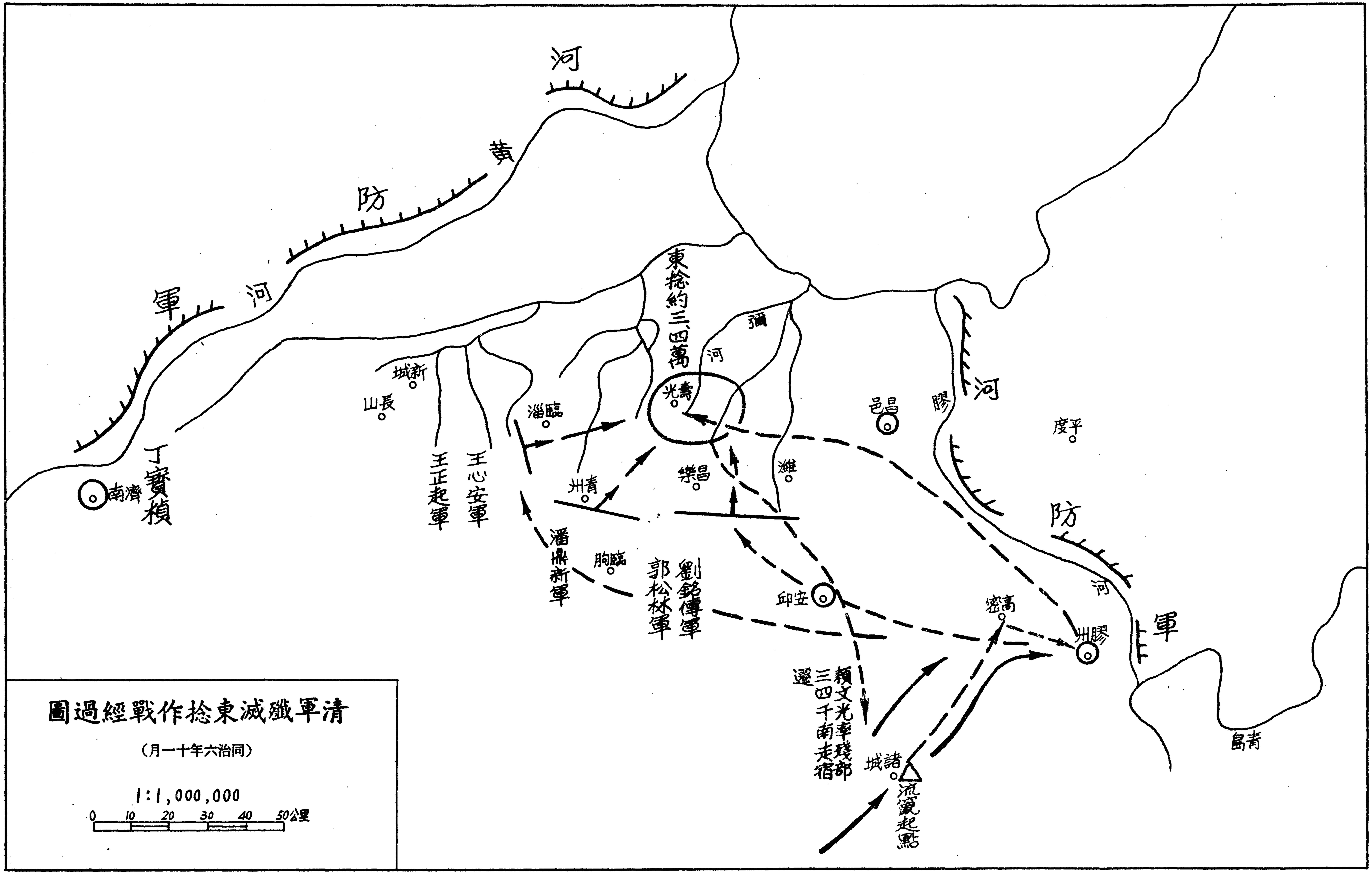
清軍、捻軍六神港戰鬥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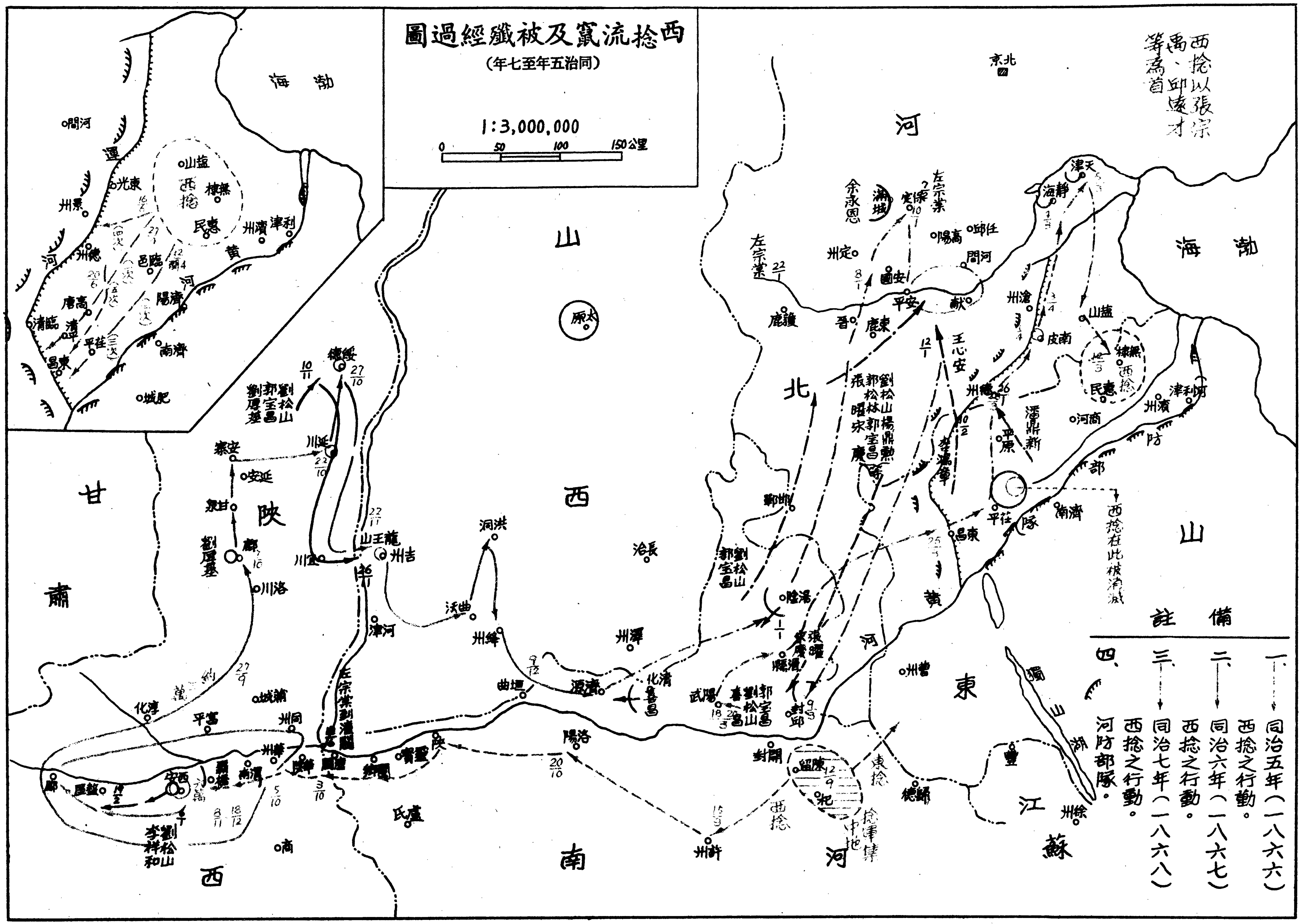
(同治六年二月)

1:4,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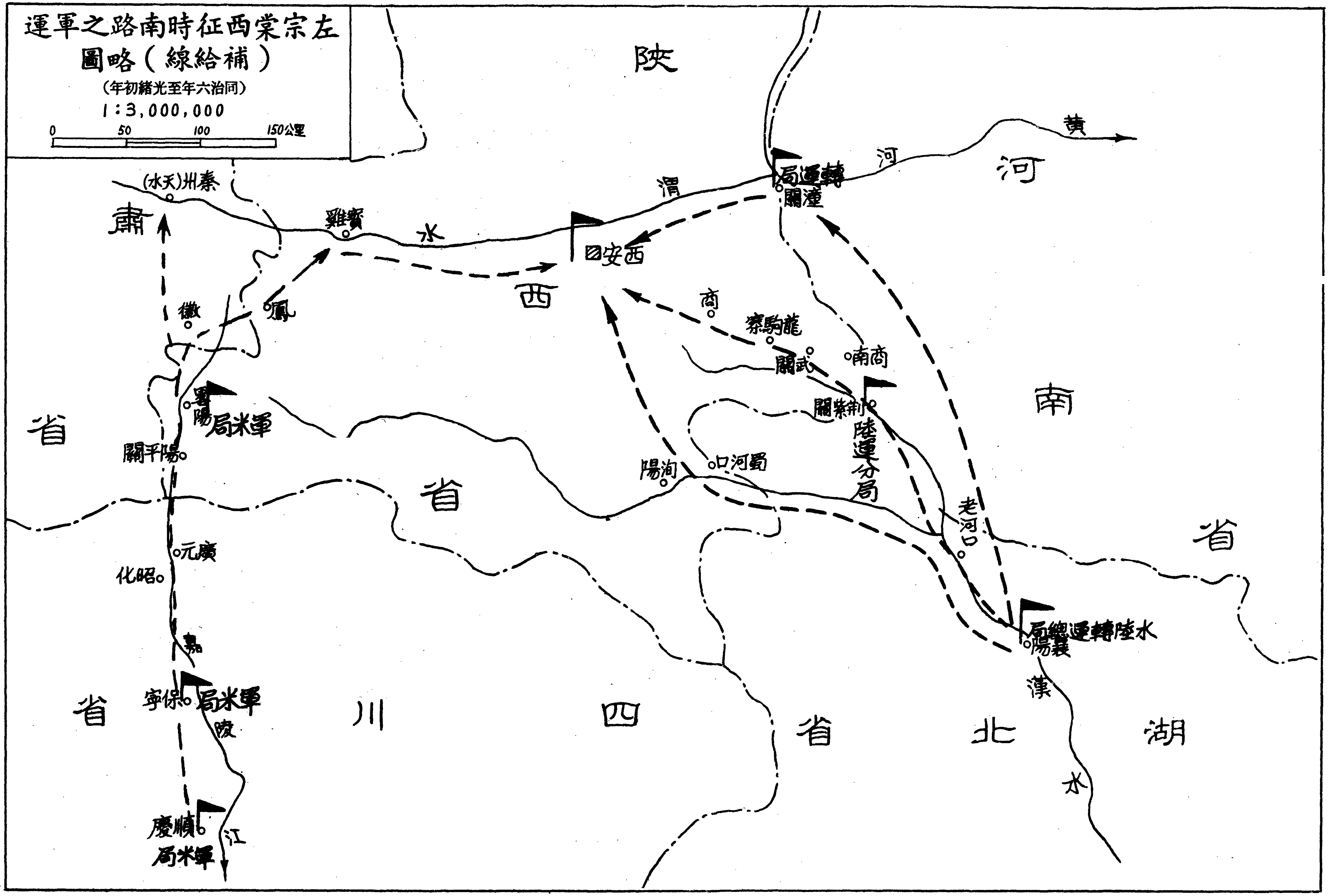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六—六九七


清軍殲滅東捻作戰經過圖
(同治六年十一月)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黃河
防軍
河
河軍
濟南
丁寶楨
長山
新城
王正起軍
王心安軍
臨淄
青州
東捻約三四萬
壽光
彌河
昌樂
濰
昌邑
膠河
防軍
河軍
平度
潘鼎新軍
臨朐
劉銘傳軍
郭松林軍
安邱
高密
膠州
賴文光率殘部三四千南走宿遷
諸城
流竄起點
青島


西捻流竄及被殲經過圖
（同治五年至七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西捻以張宗禹、邱遠才等為首
備註
一、同治五年（一八六六）西捻之行動。
二、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西捻之行動。
三、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西捻之行動。
四、河防部隊。
西捻在此被消滅
山西
陝西
甘肅
河南
河北
山東
江蘇
渤海
北京
太原

附圖十六—六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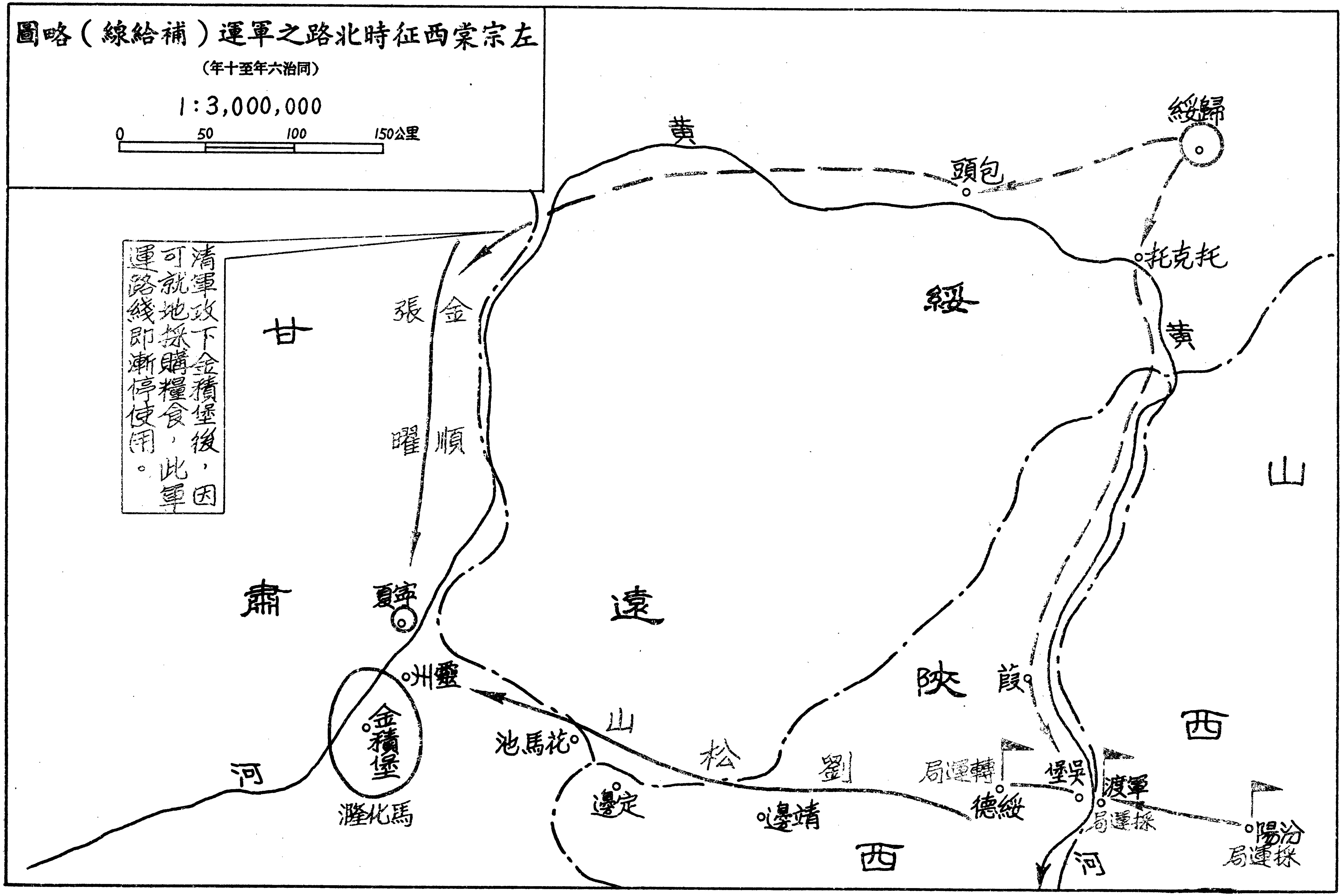


左宗棠西征時南路之軍運
(補給線)略圖
(同治六年至光緒初年)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陝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四川省
甘肅省
黃河
渭水
漢水
江
秦州(天水)
寶雞
西安
轉運局
潼關
鳳
徽
略陽
軍米局
陽平關
廣元
昭化
嘉陵
保寧
軍米局
順慶
軍米局
商
龍駒寨
武關
商南
荊紫關
陸運分局
洵陽
蜀河口
老河口
水陸轉運總局
襄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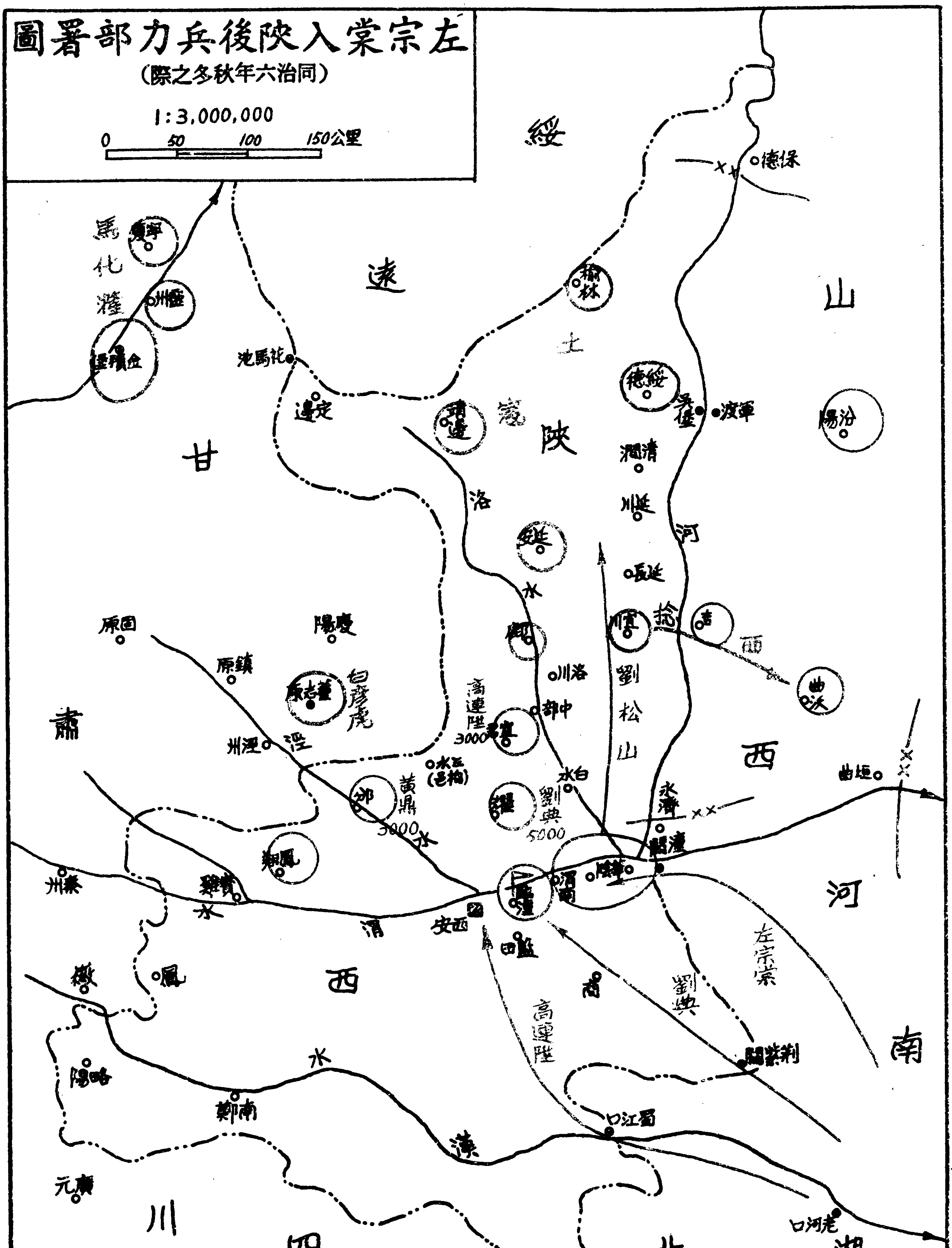
左宗棠西征時北路之軍運(補給線)略圖

(同治六年至十年)

1: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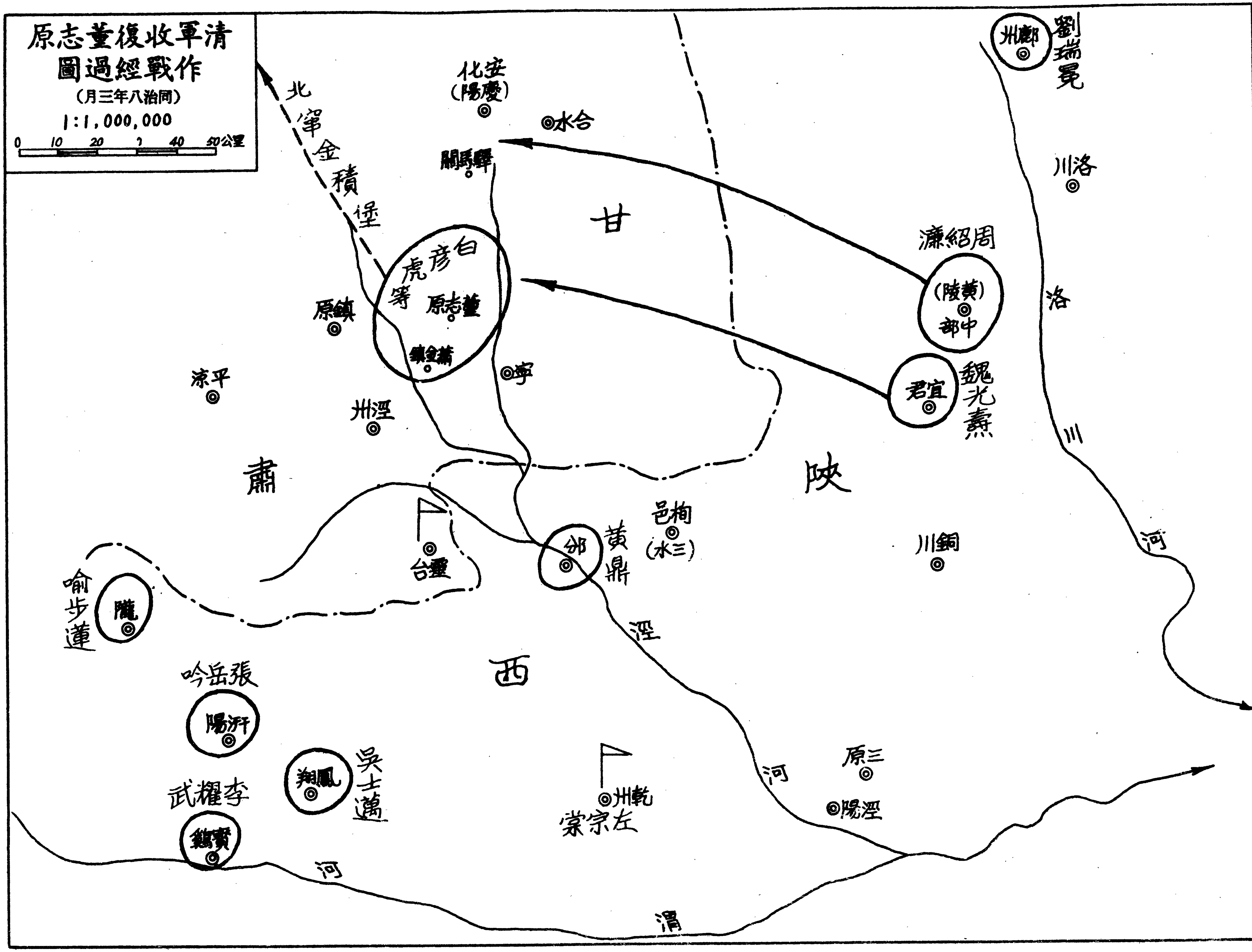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七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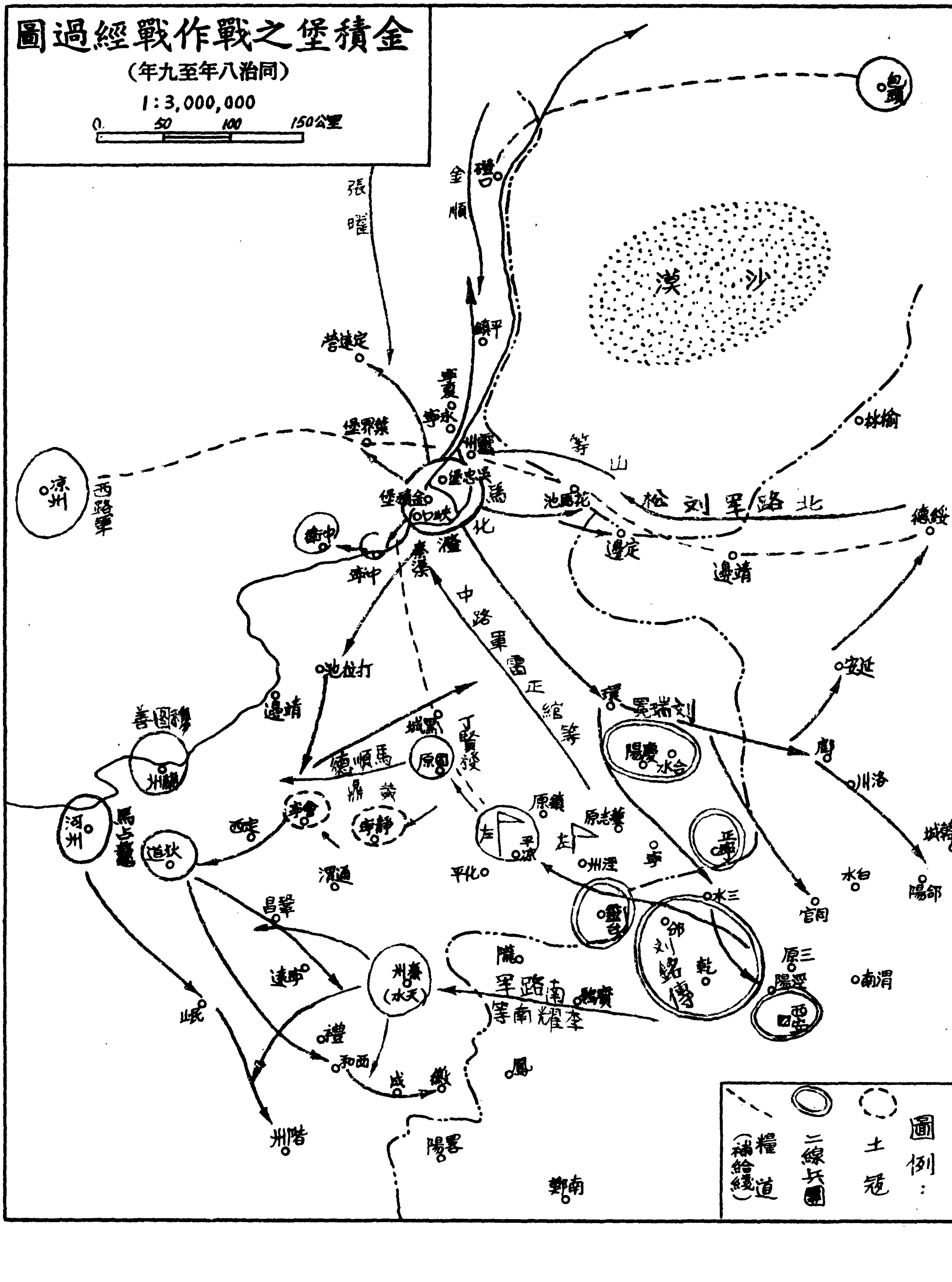


左宗棠入陝後兵力部署圖
（同治六年秋冬之際）

附圖十六—七〇二


清軍收復董志原作戰經過圖
(同治八年三月)
1:1,000,000
0 10 20 40 50公里
北竄金積堡
安化(慶陽)
合水
驛馬關
甘
肅
陝
西
白彥虎等
董志原
鎮原
蕭金鎮
寧
平涼
涇州
周紹濂
黃陵(中部)
宜君
魏光燾
鄜州
劉端冕
洛川
洛川河
邠
黃鼎
栒邑(三水)
銅川
靈台
隴
喻步蓮
張岳吟
汧陽
鳳翔
吳士邁
李耀武
寶雞
乾州
左宗棠
三原
涇陽
涇河
渭河

附圖十六－七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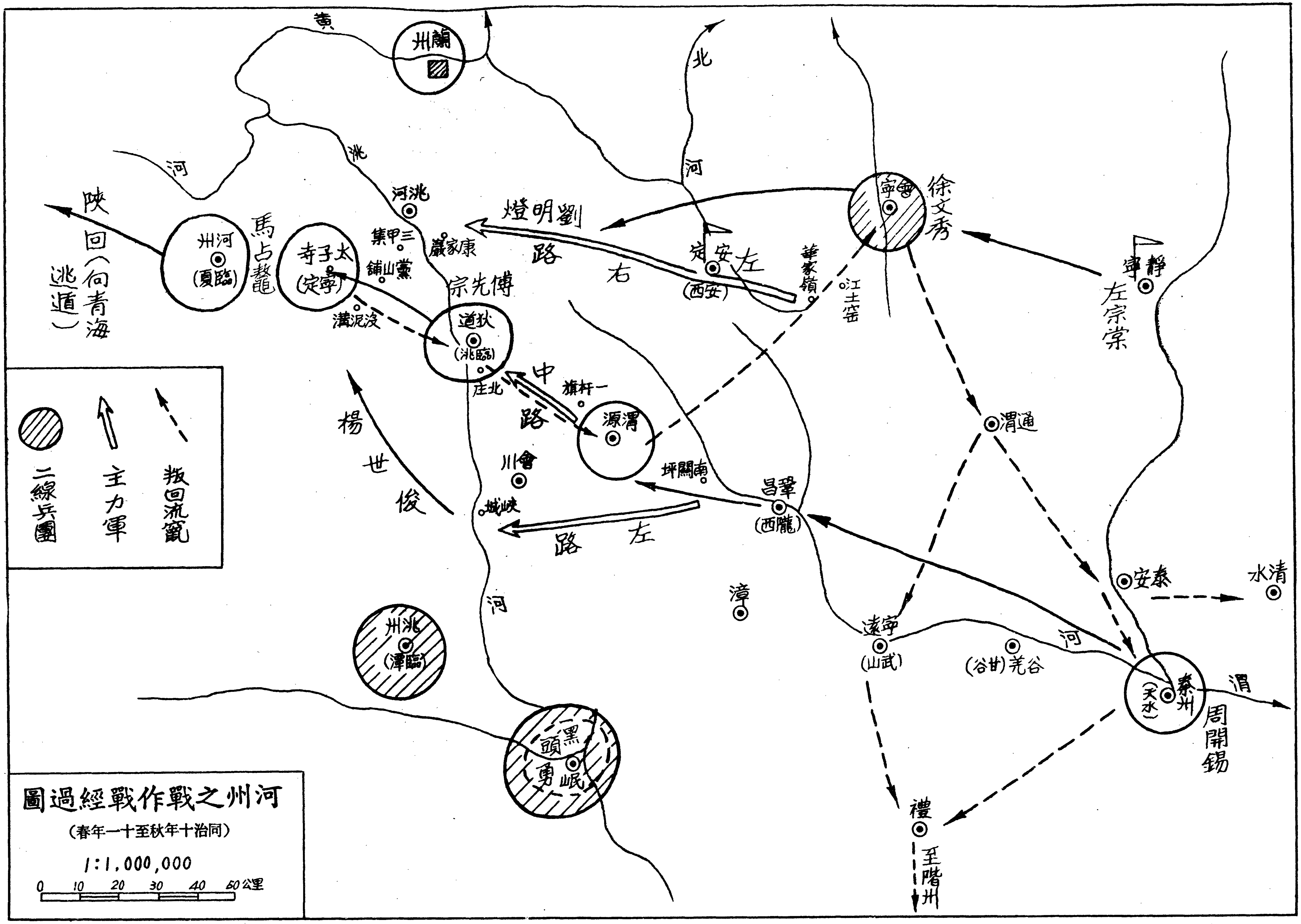
金積堡之戰作戰經過圖

(同治八年至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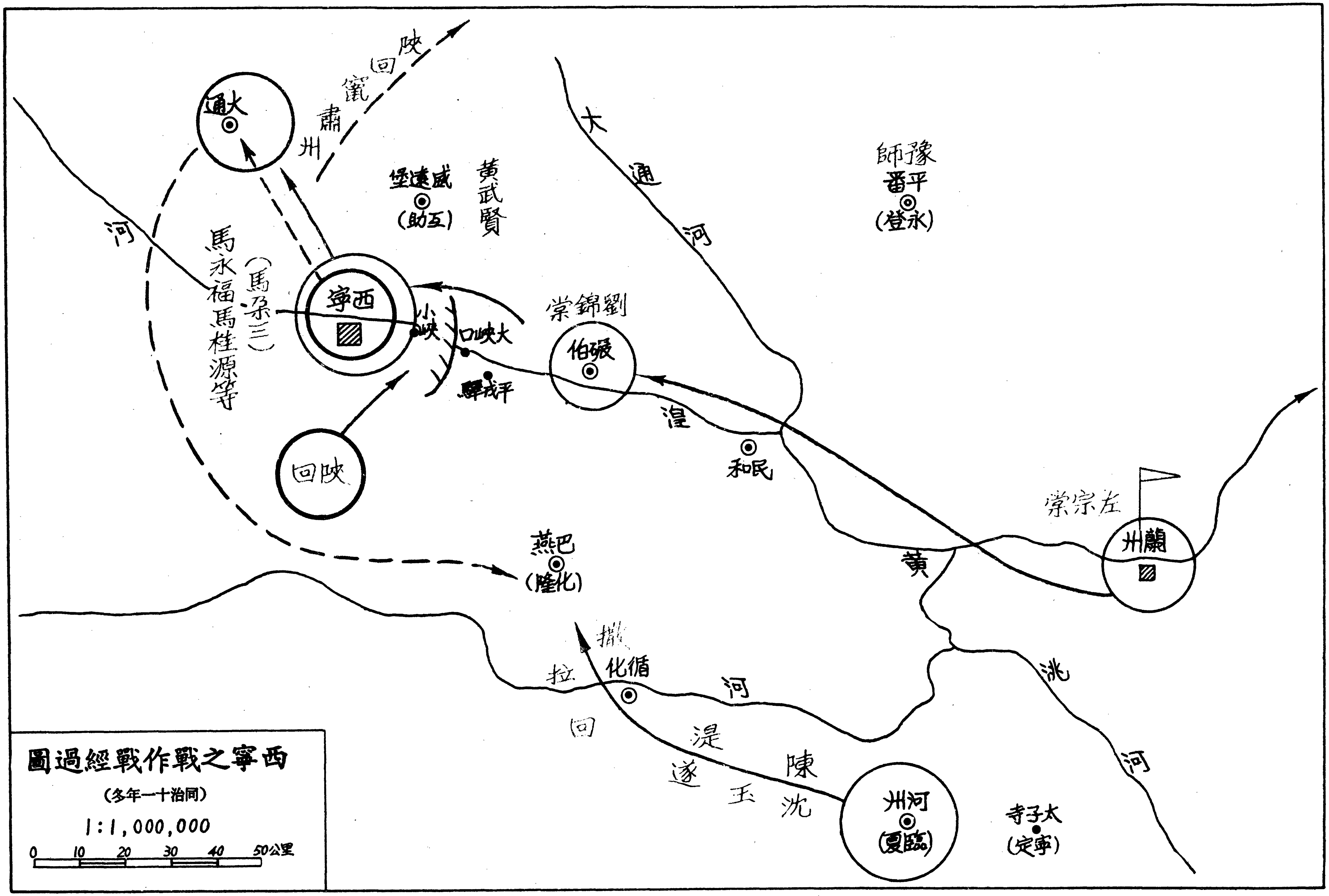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附圖十六—七〇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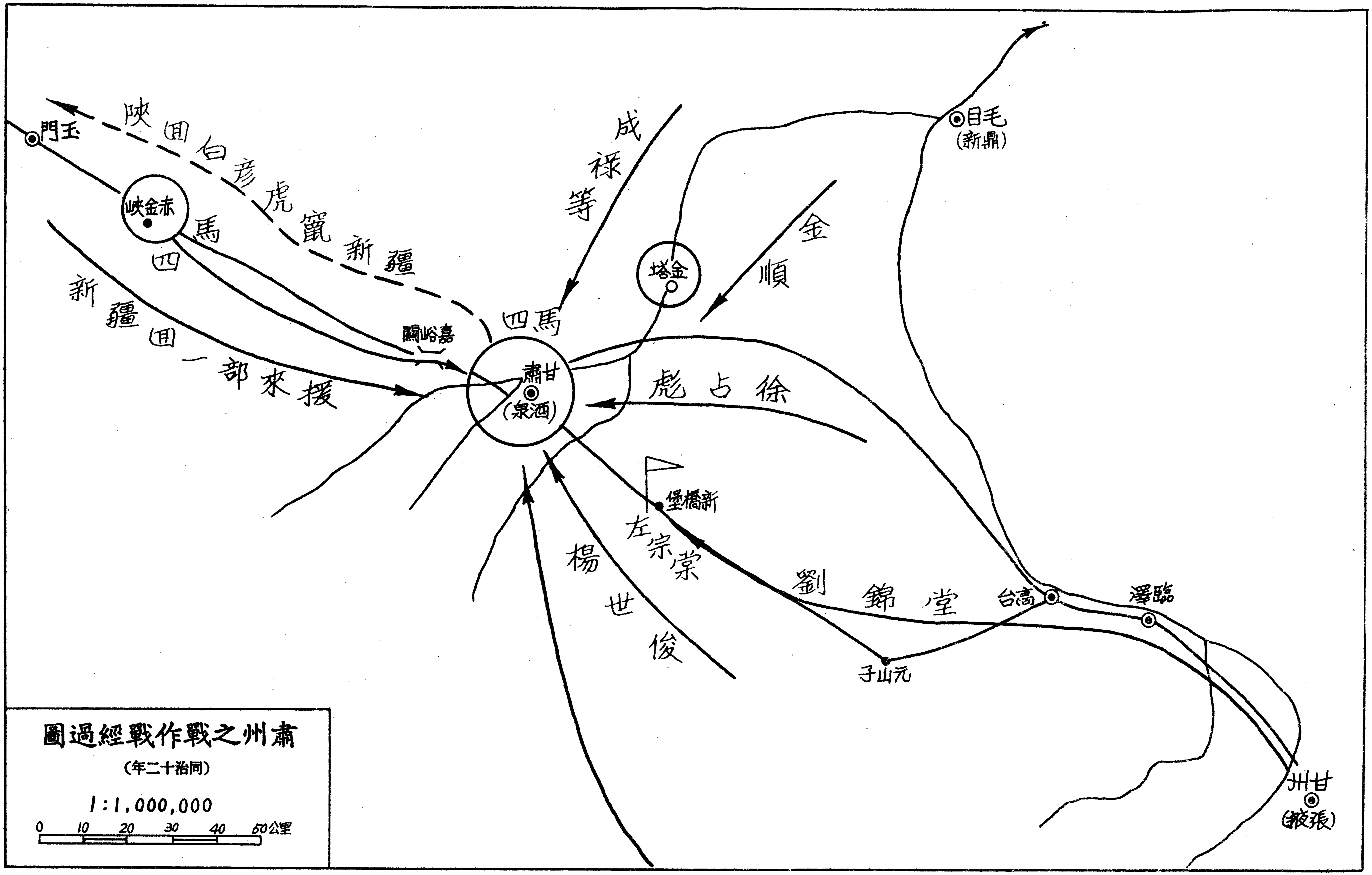

河州之戰作戰經過圖
(同治十年秋至十一年春)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叛回流竄
主力軍
二線兵團
蘭州
河州(臨夏)
太子寺(寧定)
狄道(臨洮)
渭源
會寧
安定(安西)
靜寧
秦州(天水)
鞏昌(隴西)
寧遠(武山)
伏羌(甘谷)
通渭
秦安
清水
禮
至階州
洮州(臨潭)
岷州
黑頭勇
漳
會川
峽城
南關坪
一杆旗
北庄
沒泥溝
三甲集
黨山舖
康家巖
華家嶺
江土窑
馬占鰲
傅先宗
劉明燈
徐文秀
左宗棠
周開錫
楊世俊
陝回(向青海逃遁)
右路
中路
左路
左
黃河
洮河
北河
渭河
河

附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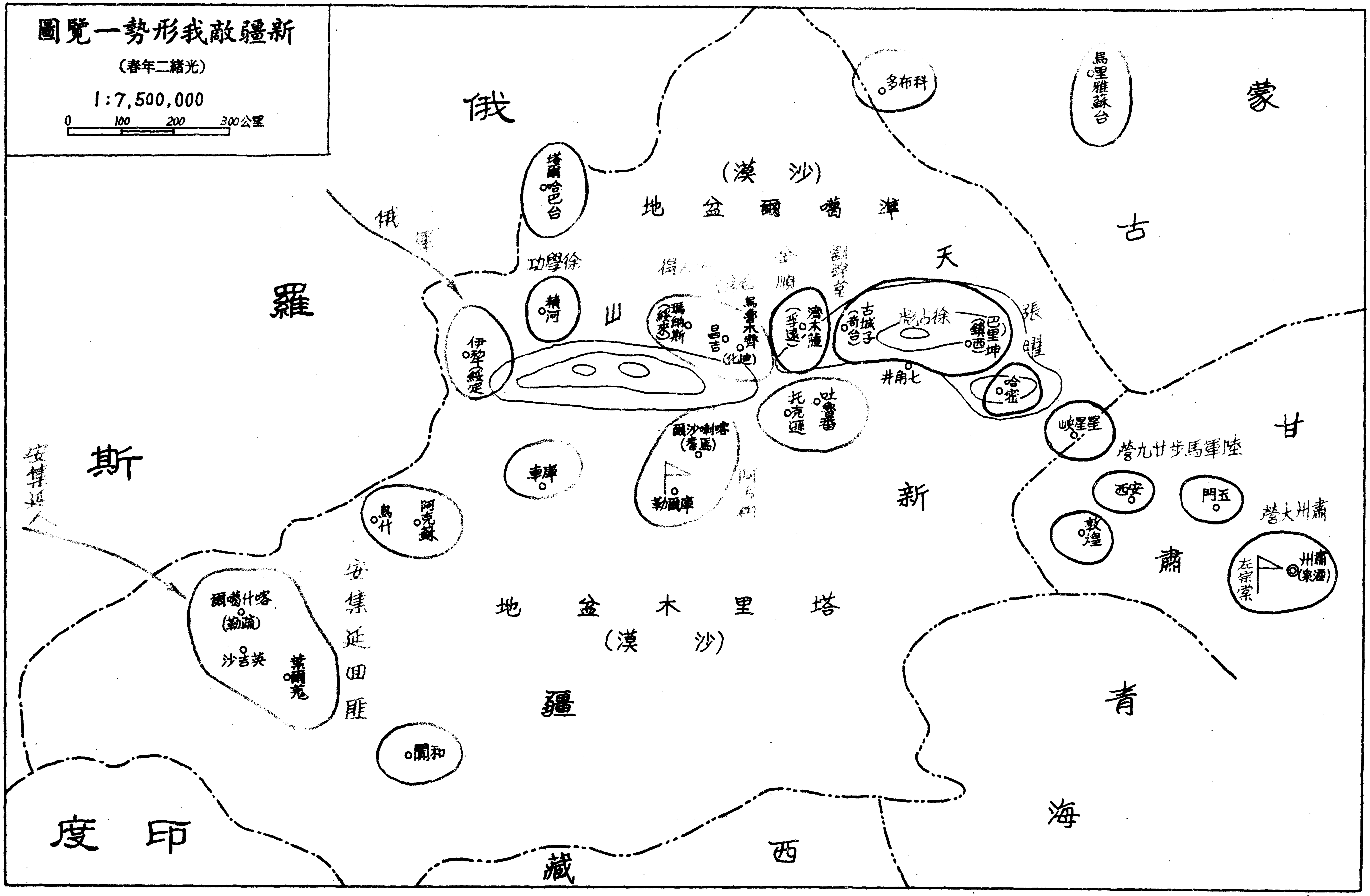
西寧之戰作戰經過圖

附圖十六—七〇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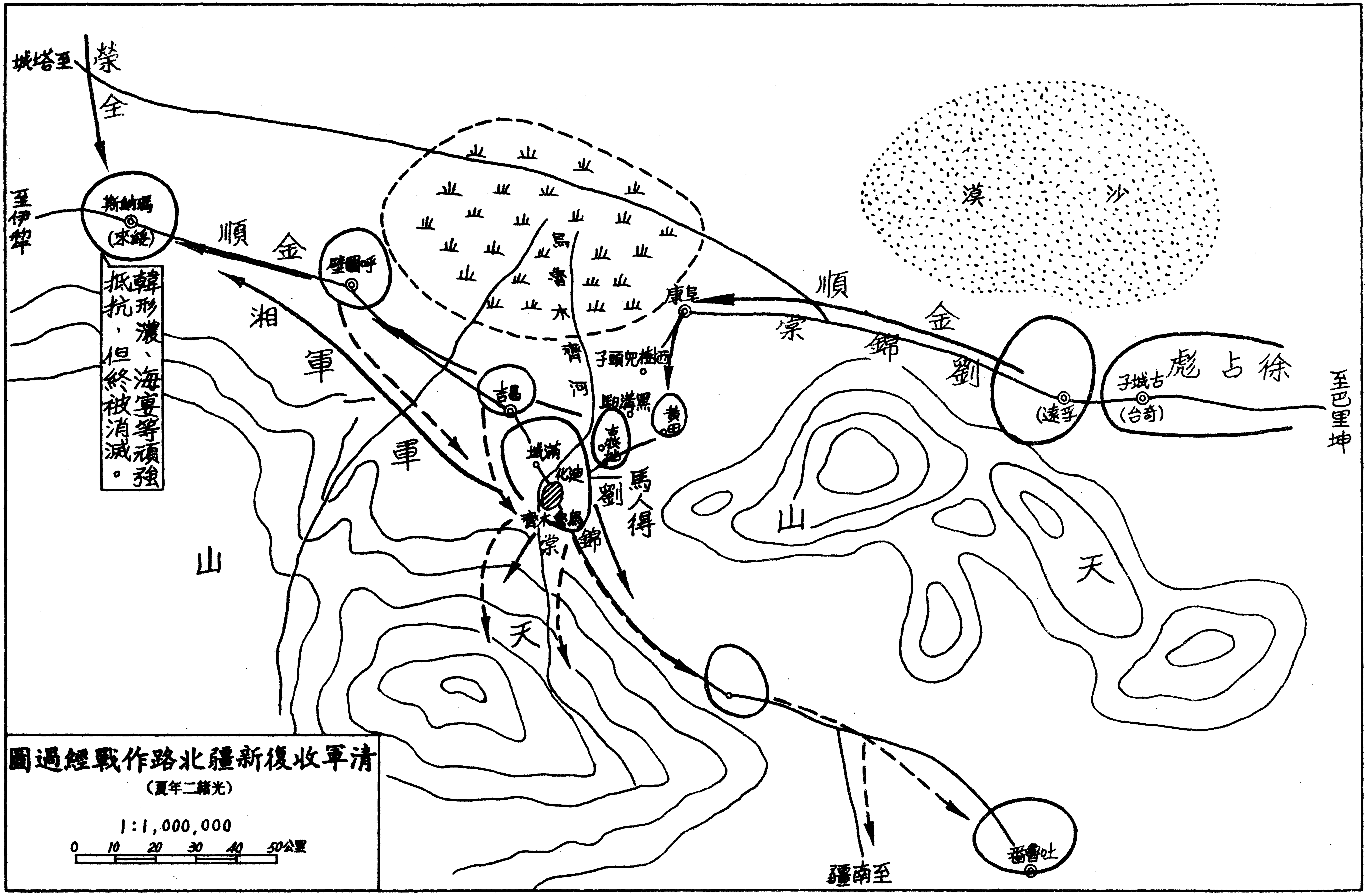
肅州之戰作戰經過圖

(同治十二年)



新疆敵我形勢一覽圖
(光緒二年春)
1:7,500,000
0 100 200 300公里
俄羅斯
蒙古
甘肅
青海
西藏
印度
新疆
天山
準噶爾盆地
(沙漠)
塔里木盆地
(沙漠)
俄軍
安集延人
安集延匪
塔爾巴哈台
烏里雅蘇台
科布多
徐學功
精河
伊犁(綏定)
瑪納斯(綏來)
昌吉
烏魯木齊(迪化)
金順
劉錦棠
濟木薩(孚遠)
古城子(奇台)
徐占彪
巴里坤(鎮西)
張曜
七角井
哈密
吐魯番
托克遜
喀喇沙爾(焉耆)
庫爾勒
庫車
阿克蘇
烏什
喀什噶爾(疏勒)
英吉沙
葉爾羌
和闐
星星峽
陸軍馬步廿九營
安西
玉門
敦煌
肅州大營
左宗棠
肅州(酒泉)

附圖十六－一七〇七



清軍收復新疆北路作戰經過圖


(光緒二年夏)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附圖十六—七〇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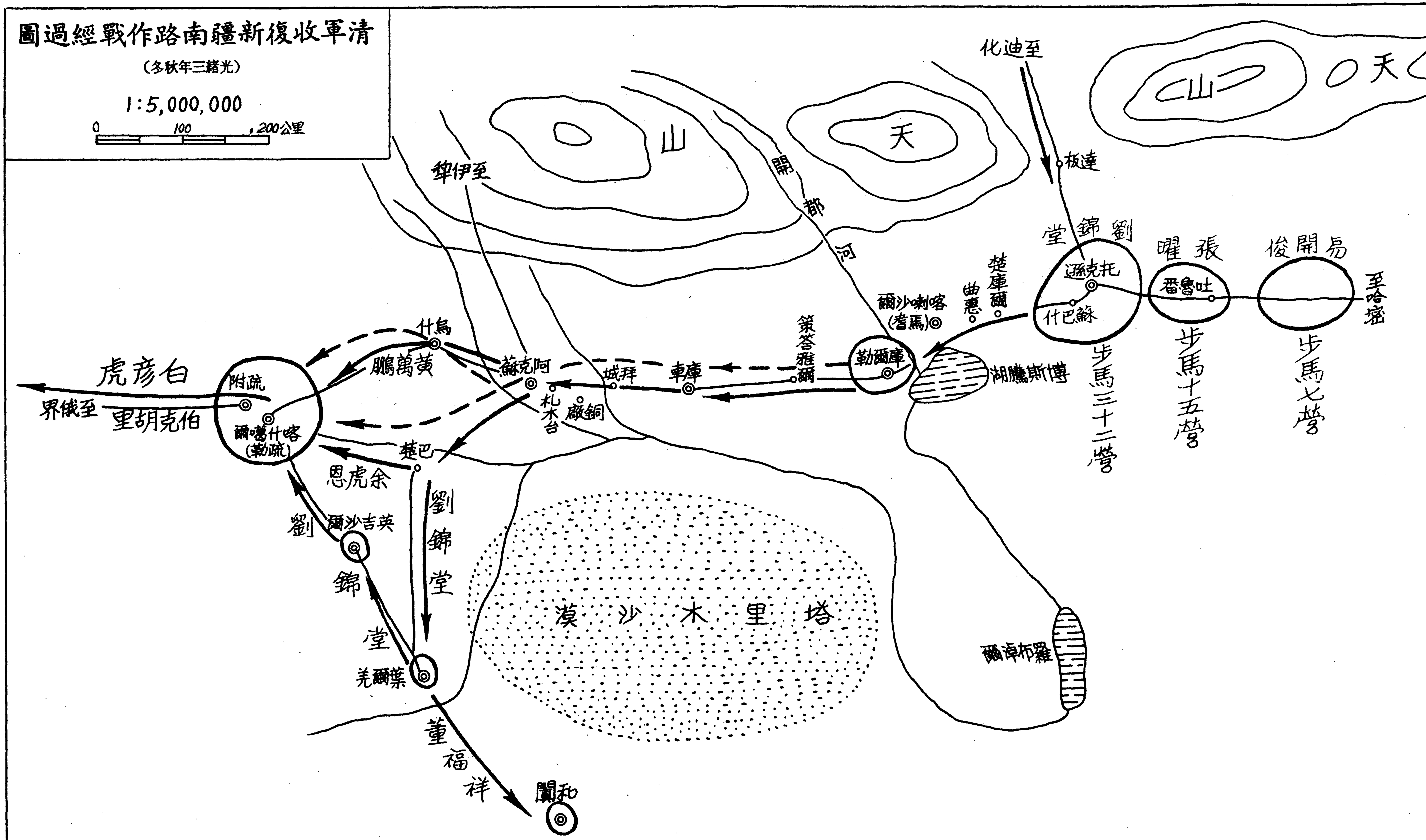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七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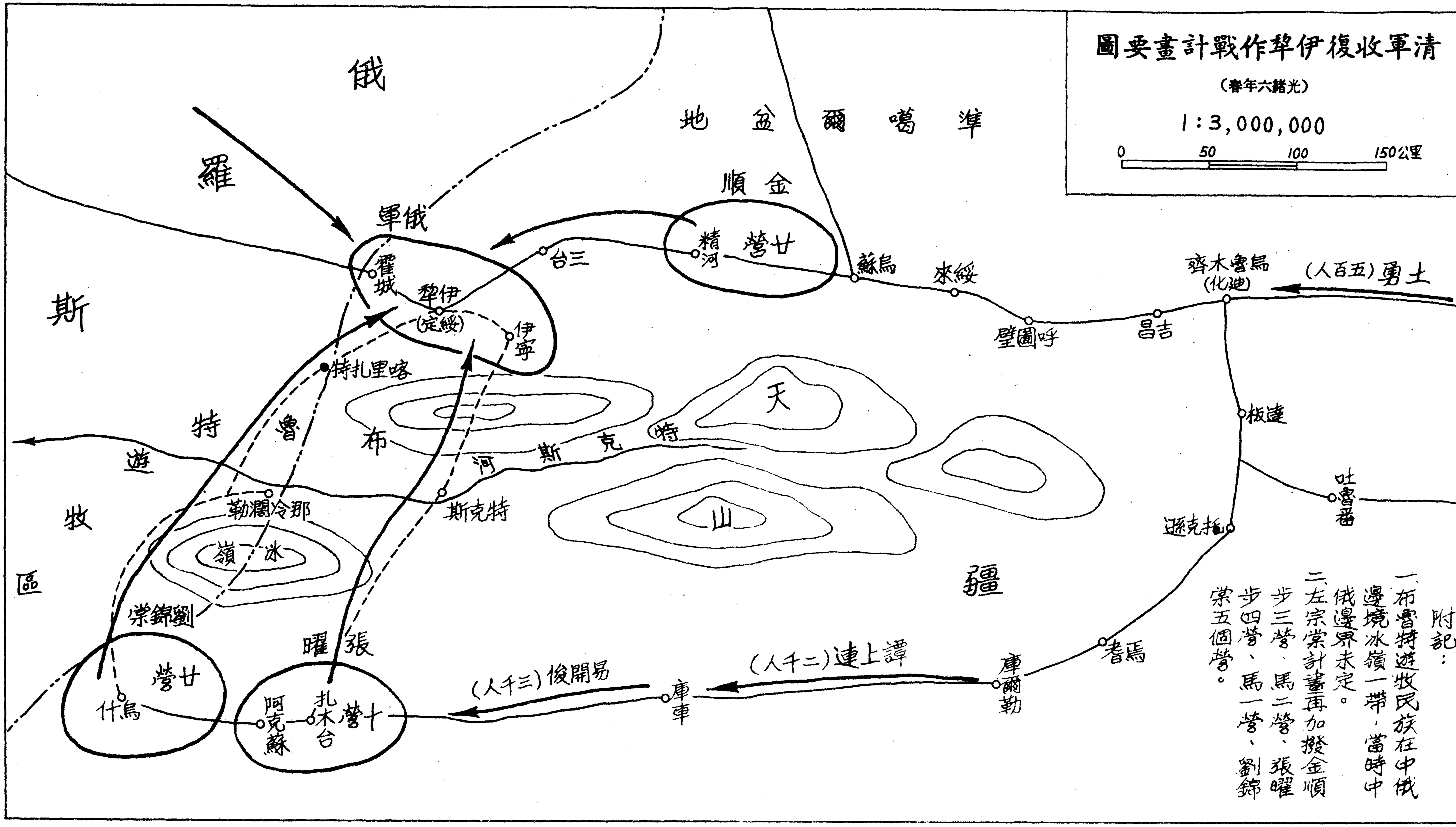
清軍收復吐魯番作戰經過圖

(光緒三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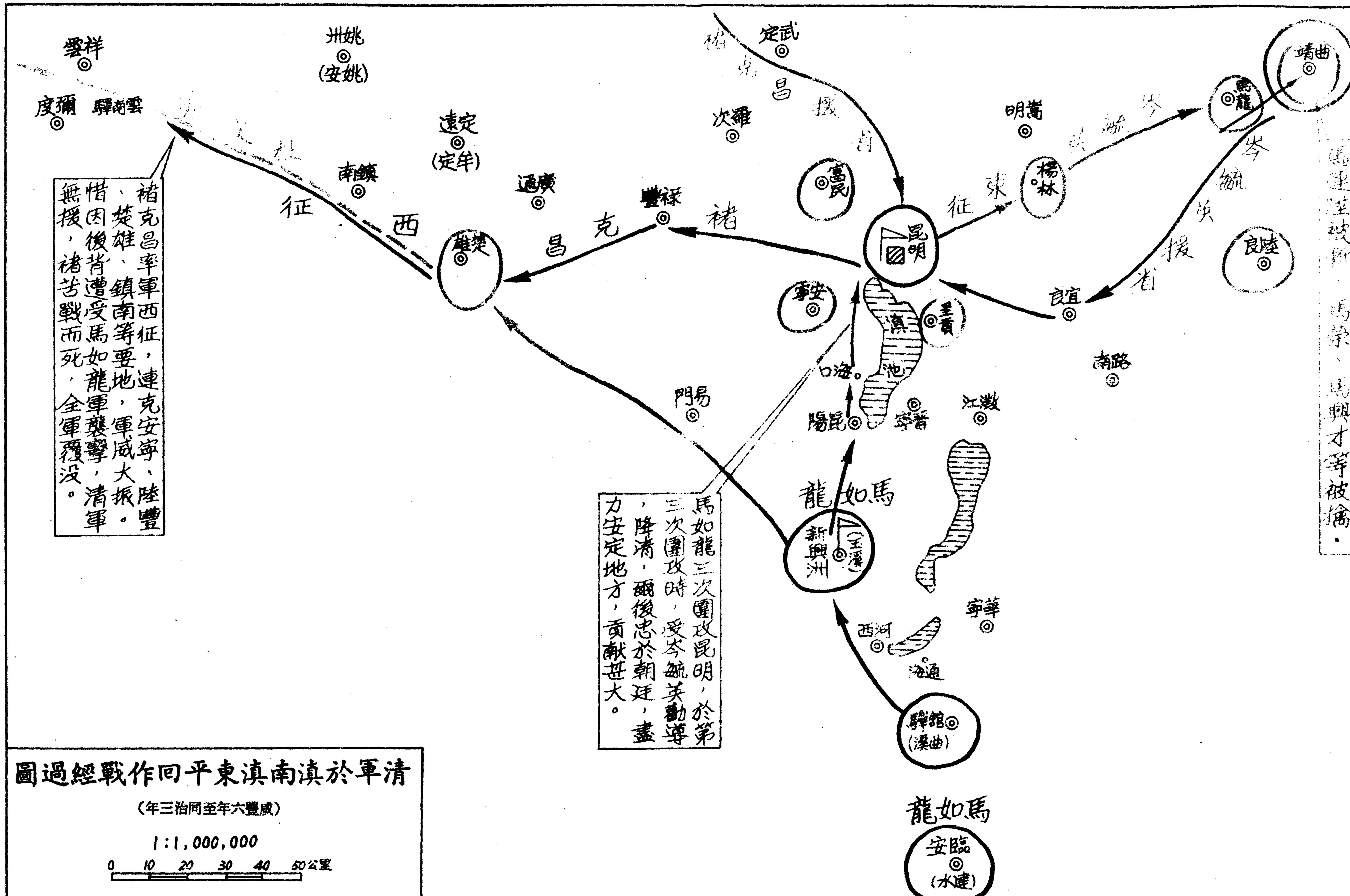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七一〇


清軍收復新疆南路作戰經過圖
(光緒三年秋冬)
1:5,000,000
0 100 200公里
至迪化
板達
天山
天山
開都河
劉錦堂
托克遜
什巴蘇
張曜
吐魯番
易開俊
至哈密
步馬三十二營
步馬十五營
步馬七營
楚庫爾
曲惠
喀喇沙爾
(焉耆)
庫爾勒
博斯騰湖
策達雅爾
車庫
拜城
阿克蘇
至伊犁
烏什
黃萬鵬
札木台
銅廠
白彥虎
疏附
至俄界
伯克胡里
喀什噶爾
(疏勒)
巴楚
余虎恩
劉錦堂
英吉沙爾
劉錦堂
葉爾羌
董福祥
和闐
塔里木沙漠
羅布淖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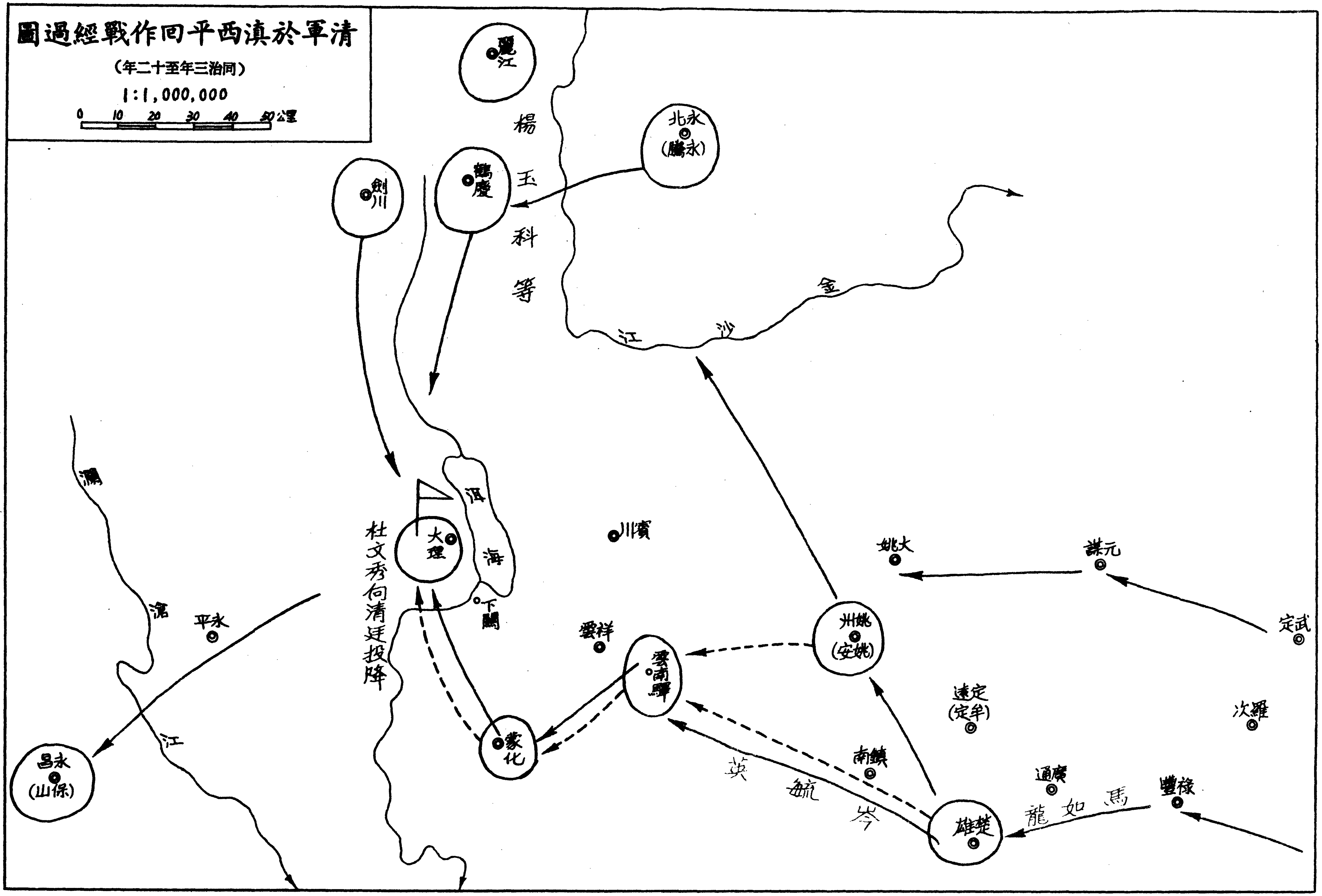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七一一



清軍收復伊犁作戰計畫要圖
（光緒六年春）
1:3,0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俄羅斯
準噶爾盆地
金順
廿營
精河
烏蘇
綏來
呼圖壁
昌吉
烏魯木齊
（迪化）
土勇（五百人）
三台
俄軍
霍城
伊犁
（綏定）
伊寧
喀里扎特
布魯特遊牧區
特克斯河
那拉冷勒
特克斯
冰嶺
劉錦棠
張曜
廿營
烏什
阿克蘇
扎木台
十營
天山
新疆
達板
吐魯番
托克遜
馬耆
庫爾勒
譚上連（二千人）
易開俊（三千人）
庫車
附記：
一、布魯特遊牧民族在中俄邊境冰嶺一帶，當時中俄邊界未定。
二、左宗棠計畫再加撥金順步三營、馬二營，張曜步四營、馬一營，劉錦棠五個營。


清軍於滇南滇東平回作戰經過圖
(咸豐六年至同治三年)
1:1,000,000
0 10 20 30 40 50公里
褚克昌率軍西征，連克安寧、陸豐、楚雄、鎮南等要地，軍威大振。惜因後背遭受馬如龍軍襲擊，清軍無援，褚苦戰而死，全軍覆沒。
馬如龍三次圍攻昆明，於第三次圍攻時，受岑毓英勸導，降清，爾後忠於朝廷，盡力安定地方，貢獻甚大。
馬連陞被斬，馬榮、馬興才等被擒。
褚克昌西征
褚克昌援省
岑毓英東征
岑毓英援省
祥雲
姚州
(姚安)
彌度
雲南驛
定遠
(牟定)
鎮南
廣通
祿豐
羅次
武定
嵩明
楊林
馬龍
曲靖
富民
昆明
安寧
呈貢
滇池
宜良
陸良
路南
楚雄
易門
海口
昆陽
晉寧
澂江
馬如龍
新興州
(玉溪)
華寧
河西
通海
館驛
(曲溪)
馬如龍
臨安
(建水)

附圖十六—七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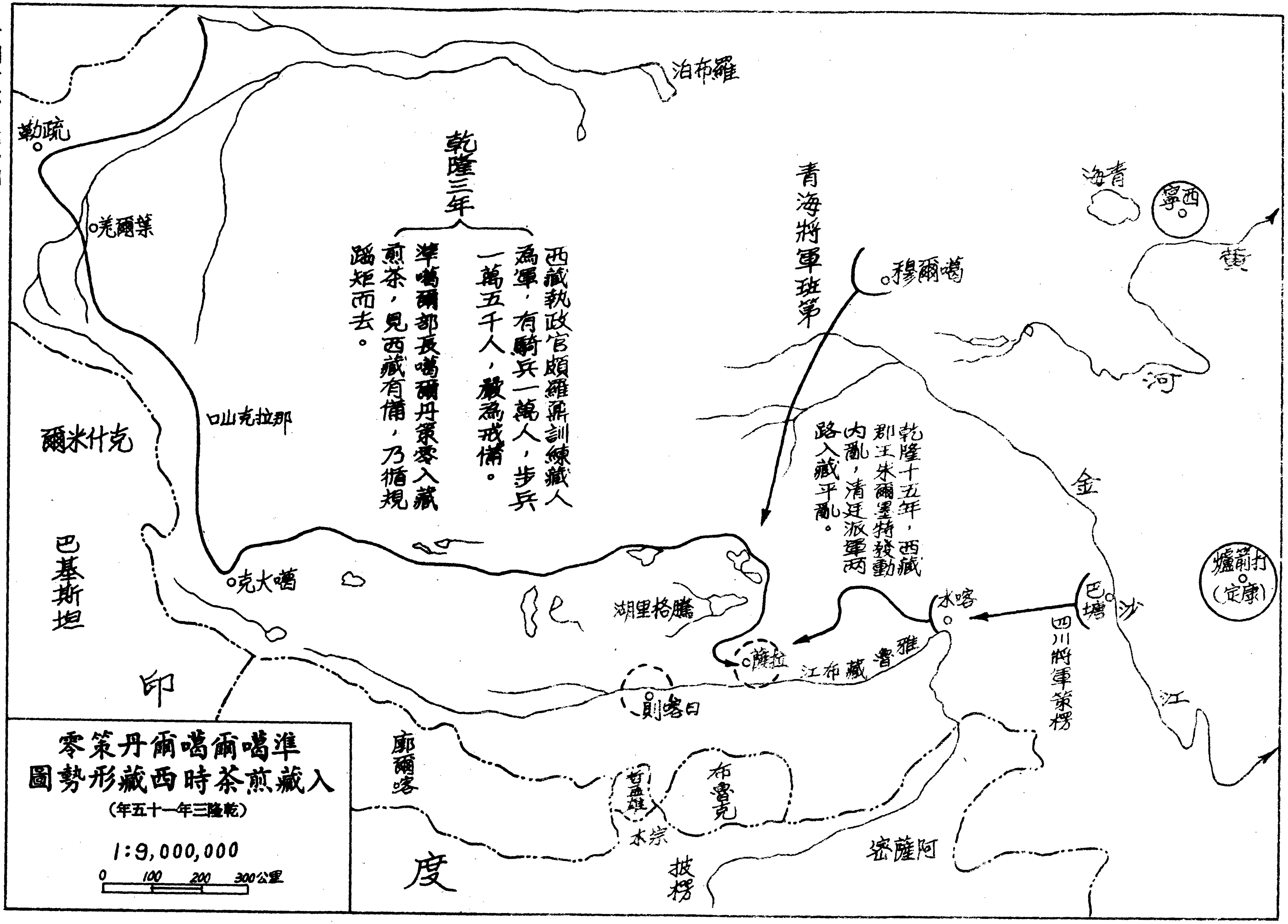


清軍於滇西平回作戰經過圖

(同治三年至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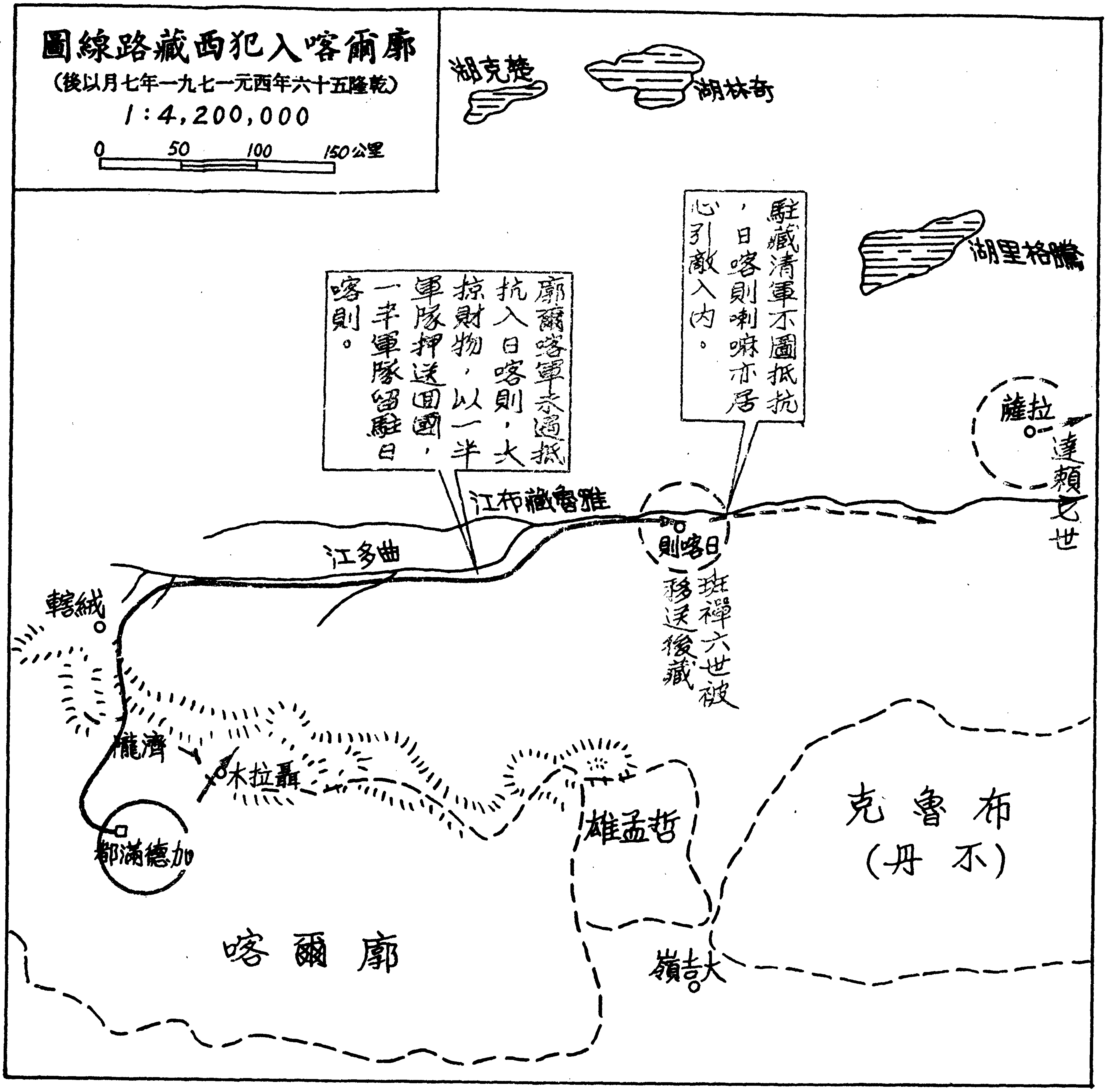
1:1,000,000

附圖十六—七一四



準噶爾噶爾丹策零入藏煎茶時西藏形勢圖

(乾隆三年—十五年)


廓爾喀入犯西藏路線圖
(乾隆五十六年西元一七九一年七月以後)
1:4,2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楚克湖
奇林湖
騰格里湖
拉薩
達賴七世
雅魯藏布江
曲多江
日喀則
廓爾喀軍不遇抵抗入日喀則，大掠財物，以一半軍隊押送回國，一半軍隊留駐日喀則。
駐藏清軍不圖抵抗，日喀則喇嘛亦居心引敵入內。
班禪六世被移送後藏
絨轄
濟隴
聶拉木
加德滿都
哲孟雄
布魯克
(不丹)
廓爾喀
大吉嶺


附圖十六—七一五

清軍遠征廓爾喀（尼泊爾）進軍路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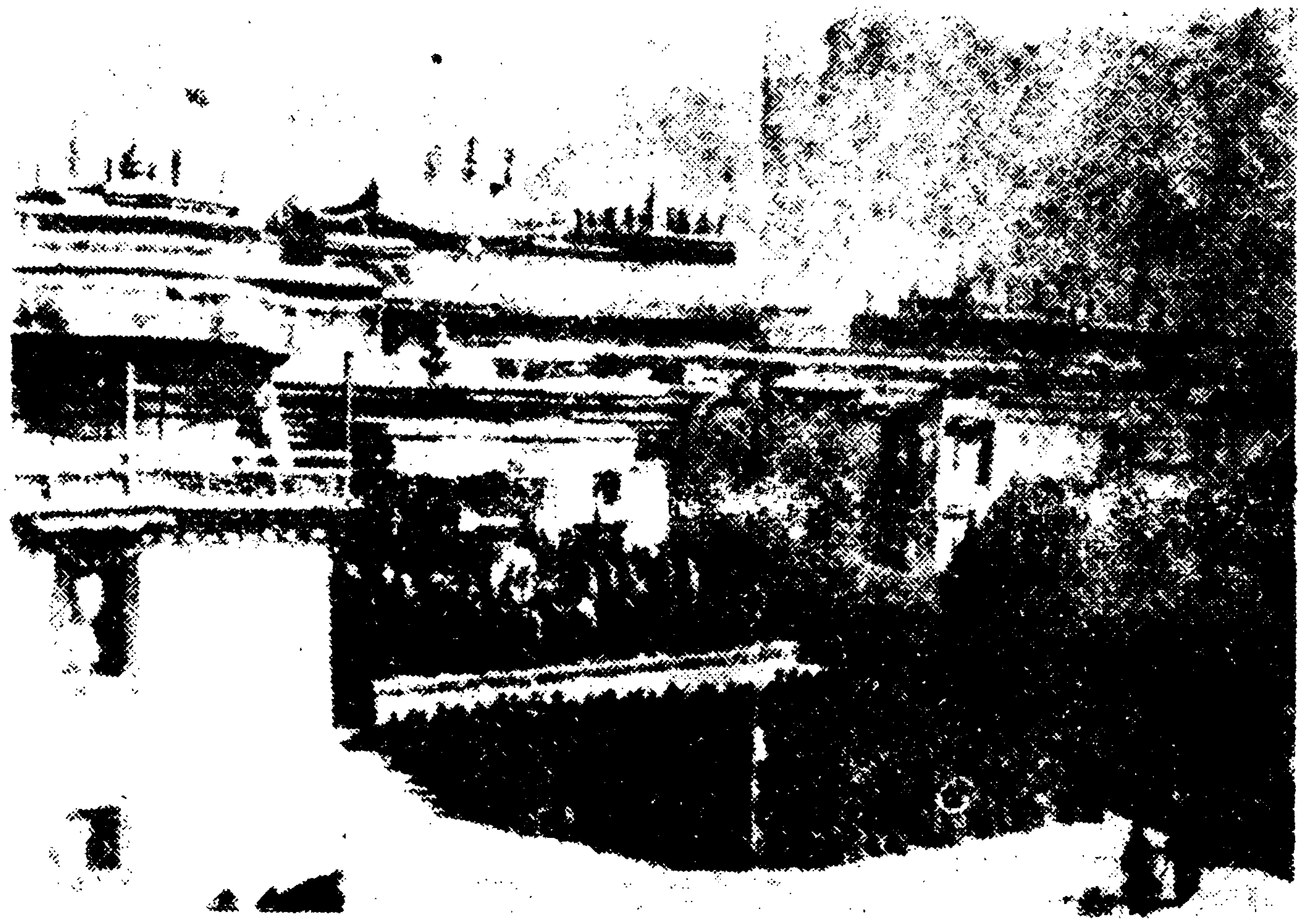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九二年二月至同年八月)

1:4,200,000

0 50 100 1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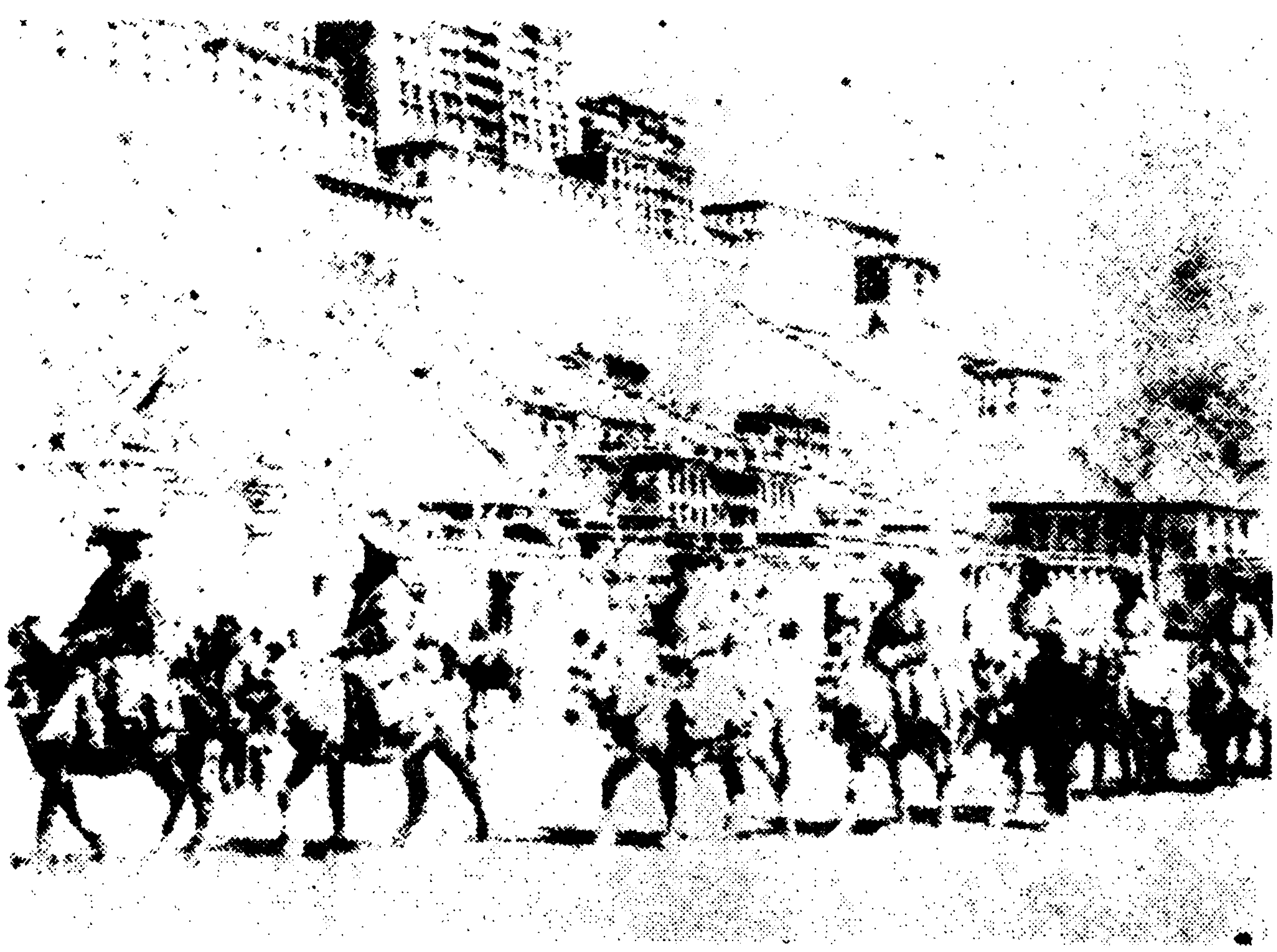


附圖十六—七一七　西藏拉薩大昭寺圖



拉薩大昭寺前僧衆恭聽講經情形，此寺為唐文成公主所建。

附圖十六—七一八　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圖



布達拉宮，為全藏政教中心，創建於唐太宗之時，於清初重建而成今日規模。騎馬者為西藏官員。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争史 第十六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6